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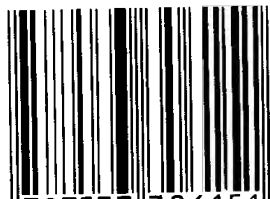
第二九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LIB 27/0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九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開本 48.625 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九九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古雋八卷

〔明〕楊慎編
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一

風雅逸篇十卷

〔明〕楊慎輯
吉林省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至八年廣漢鍾登甲樂道齋刻函海本

.....一〇四

嘉樂齋三蘇文範十八卷首一卷

〔明〕楊慎選
廣西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二年刻本

.....一四三

李杜詩選十一卷

〔明〕張含輯 楊慎等評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朱墨套印本

.....六〇五

發賢文軌四卷拾遺一卷

〔清〕戚雄選
福建省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八年戚龍常熟縣學刻本

.....六九六

古雋八卷

〔明〕楊慎編

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雋八卷》

提要

古雋卷第一

成都楊慎編

孫宗吾校

卷第一

五帝銘

衍湯言

古遣將禮

求后古禮

后夫人進御禮

古雋目錄

魯師春姜說

虞巡狩傳

洪範五行傳

孔子讀詩

荀子論詩

毛萇說詩

文中子論幽風

劉更生論春秋

何邵公乘馬制

孔子論御

列子說御

淮南子說御

荀子論聖人

荀子引古傳

荀子引孔子遺言

卷第二

周齊侯鍾銘

周齊侯罍鍾銘

古傳目錄

二

姜鼎銘

六合解

九土解

括地象解

五音解

七觀解

山書

井田記

事始

客說周公

管仲辭桓公觴

叔向對晉平公

翟使對楚

惠盎諫宋康王

諒毅使秦

樂懷子諫田獵

柳下季對岑鼎

赤章蔓枝諫夙繇

古傳目錄

三

宛春諫衛靈公

狐援說齊湣王

無鹽女說齊宣王

虞史伯夷曆術

卷第三

雍門周以琴說孟嘗君

或謂楚王

蘇子說齊閔王

蘇代約燕王策

蘇代說淳于髡

荀卿謝春申君書

汗明說春申君

鄒子折公孫龍

家語致思篇

子張論哀公不好士

韓非子論龜策鬼神

賢良說奢侈踰制

荀子對應侯論秦

師曠論齊桓公

淮南論五遁

南宮邊子論周公封魯

呂覽論封建 察言

楊子雲論秦并六國

荀子論義利

荀子論強弱

荀子論諸子

荀子論精藝

荀子論發辭賞

孫伯論吳亡

八公論秦亡

楊子雲論李仲元

宋玉荅或問

宋玉讓友

卷第四

敘湯使伊尹就桀

敘武王使人候殷

敘武王定殷

敘周宣王殺杜伯

敘韓褐子不祈河

敘王孫商反趙

敘宋就瓜亭息爭

敘楚屠羊就辭賞

敘趙襄子襲代

敘士尹池規宋

敘郈成子卹右宰穀臣

右二十篇 論義之辭

公孫龍進善呼

田鳩說秦王

薛燭說劍

李園納媚

禮八音解

八風辯

卷第五

上秦皇言韓可舉書

上韓王書

古傳目錄

六

由余對秦穆公

宋人以玉爲楮葉

趙襄子學御

悍者隣

晏子對哀公

文勝蘭櫃

宋人謳唱

周君畫莢

造父御馬

延陵卓子

楚人矛盾

劍馬

通變論

可淺可深章

論赦

堂上遠於百里

管仲復於桓公

桓公外舍而不昇饋

古傳目錄

七

天有常象

四稱

水樞

聖君說度

敬靜定性

執靜道定

廐史論傳棧

婢子論詩

草十二衰

蛟龍虎豹
抵國距國
立賢
畝鍾之國
衛籍
參患
主德
中央之人
治國

古雋目錄

八

正靜
放春
明王
黃帝問伯高
地均
國機
戰略
卷第六
文仲子論祀祭享

正本
左儒死諫
田饒諫宗衛不能用士
五本
漆雕馬人論三臧
魯石公說劍
許綰諫起中天臺
武王伐紂
仁人之兵

古雋目錄

九

盡性致志
孔子見客
庸人
關雎
下民瘁痺
東海之魚
德輶如毛
養性持命
孔子過康子

阿谷處子

天子出入之樂

天地有合章

孔子論五美質

三苗貫桑

繭郊喻性

卜商折公孫恂

盍胥對晉平公

君子避三端

古雋目錄

十

卜莊子

李克論吳亡

卷第七

分職

任地

辨土

審時

卷第八

古律呂書文

太公論五音

齊威王使人說越王

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

農器

越女對越王劍術

陳音論射

范蠡苦成對越王

中黃伯矜勇

天老說鳳

古雋目錄

十一

春秋元命包論五藏

兵形象水

窺敵三十二術

兵勢

司馬法仁本篇

應劭記十反

淳于髡斗酒說

九方臯相馬

解蔽篇

論俗世輕今重古

古夢書

相見經

祖饌祝

雜陰陽書

春秋元命包九州解

宋何承天達性論

後漢孔融汝南優劣論

魏晉文質論

古傳目錄

十二

應瑒文質論

汜勝之書

古傳卷第一

成都楊慎編

孫宗吾校

五帝銘 皇覽

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尚父曰黃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爲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敗多事多害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

古傳卷一

乙

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熖熖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塞終成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豪末不札機也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

不徒內藏乃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
我害惟能於此也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
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堯之
居民上也振振如臨深淵舜之居民上也
慄慄恐夕不見旦武王曰吾并殷民居其
上也翼翼懼懼不敢息尚父曰德盛者守
之以謙威強者守之以恭武王曰如尚父
言因是爲戒隨躬

衍湯言 說苑

古傳卷一

二

湯曰藥食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先
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乎卑然後
至乎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
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
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是以明
王之言必自他聽之必自他聞之必自他
擇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聚之必自他藏
之必自他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爲明以數
行之爲章以數施之萬物爲藏是故求道

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

古遣將禮 淮南子

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
在將軍卽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
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
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
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
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
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

古傳卷一

三

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荅曰
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
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旣以受
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
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
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瓜鬻設明衣
也鑿內門而出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累
若不勝其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
若戰勝敵奔畢受功賞吏遷益爵祿割地

而爲調決於封外卒論斷於軍中言有罪而誅顧及於國放旗以入斧鉞報畢於君曰軍無後洽乃縞素辟舍請罪於君君曰赦之退齋服大勝三年反舍中勝二年下勝期年兵之所加者必無道之國也故能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將不夭死五谷豐昌風雨時節戰勝於外福生於內是故名必成而後無餘害矣

求后古禮

白虎通德論

古雋卷一

口

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諸侯昏禮以履二兩加琮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珣之琮不珣之履禮夫人真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論於傳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

后夫人進御禮

尚書大傳

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

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鷄鳴大師奏鷄于陛下然後鳴玉佩於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辟也然後少師奏質明于陛下然後夫人入廷君出朝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于王所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望後反之凡進御君

古雋卷一

五

所女史必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著于右手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爲天使婦從夫放月紀

魯師春姜說

古師春

婦人之事夫有五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受期必誠則有朋友之

信寢息之交而後有夫婦之際

虞巡狩傳 虞夏傳

維元祀巡狩四嶽八伯壇四奧沉四海封
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樂正定樂名元祀
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東嶽陽伯之樂舞
係維其歌聲比余謠名曰哲陽儀伯樂舞
贊哉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中祀大交
麓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舞謾或其
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義伯之樂舞將陽

古雋卷一

六

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于秋祀柳穀華山
貢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舞蔡傲其歌聲
比小謠名曰苓落和伯之樂舞玄鶴其歌
聲比中謠名歸求陶都山祀貢兩伯之
樂焉冬伯之樂舞齊落歌曰綬綬并論八
音四會歸假于爾祖用特五載一巡狩羣
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

洪範五行傳

維王后元祀帝令人禹步于上帝維時洪

祀六沴用咎于下是用知不畏而神之怒
若六沴作見若是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
怒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六沴作見若不
共禦六代既侵六極其下禹乃共辟厥德
受命休令爰用五事建用王極長一事一
曰貌貌之不恭是爲不肅厥咎狂厥罰恒
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
有鷄禍時則有下體生於上之病時則有
青雚青祥次二事曰言之不從不義厥咎

古雋卷一

七

厥罰恒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
蟲之孽時則有大禍時則有口舌之病時
則有白雉白祥維木沴金次三事曰視視
之不明是謂不慈厥咎眚厥罰恒燠厥極
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保蟲之孽時則有
羊禍時則有目病時則有赤雚赤祥維水沴
火次四事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
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
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病時則有黑

青黑祥維火沴水次五事曰思心之不睿
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恒陰厥極凶短折
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
禍時則有心腹之病時則有黃青黃祥時
則有金木水火沴土皇之不極是謂不建
厥咎眚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
則有蛇龍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
伐上之病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逾行維
五位復建辟厥沴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

古傳卷一

八

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
八月九月維聽是司十月十一月維思心
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王極是司凡六沴
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
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
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其二辰以
次相將其次受星辰莫同是離逢非沴維
鮮之功禦貌於喬忿以其沴其禮祭之參
乃從禦言於訖衆以其沴其禮祭之參乃

泛禦視於忽似以其月泛其禮祭之參乃
泛禦聽於怵攸以其月泛其禮祭之參乃
泛禦王極於宗始以其月泛其禮祭之參
乃泛六沴之禮散齊七日致齊新器絜祀
用赤黍三日之朝於中庭祀四方泛東方
始卒於北方其祀禮曰格祀曰某也方祀
曰播國率相行祀其祀也曰若爾神靈洪
祀六沴是合無差無傾無有不正若民有
不敬事則會批之六沴六事之機以縣示

古傳卷一

九

我我民人無敢不敬事上下王祀

孔子讀詩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南
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栢舟見匹夫
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爲
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
木瓜見苞苴之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
至也於鷄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
伐檀見君子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

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幽公之所以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羊羔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芣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古雋卷一

十

荀子論詩

國風之好色也盈其欲而不愆其正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小雅不以汚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昔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

毛萇說詩

巷伯云哆兮哆兮成是南箕侈之言必有因也斯人自謂避嫌之不審也昔者顏叔子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

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爲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有男子獨處其室隣之娶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爲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學柳下惠然嫗不建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

古雋卷一

十一

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

文中子論幽風

程元曰敢問幽風何也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元曰幽居變風之末何也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

之者也故終之以幽風言變之可正也嗟
周公能之故幽之以正歌幽曰周之本也
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變而克正危而
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幽
遠矣哉

劉更生論春秋 說苑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
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
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

古詩卷一

十二

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
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
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
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
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
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
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
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善救
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

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占春秋無通義此之
謂也

何邵公乘馬制

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
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

孔子論御 韓詩外傳

孔子曰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
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親其正而愛其
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騶

古詩卷一

十三

也至於顏倫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
知上有人而敬之親其正而敬其事如使
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其人之使我也至
於顏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
有人而畏之親其正而畏其事如馬能言
彼將必曰騶來騶來女不騶彼將殺女故
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
歡道得則民安而進詩曰執轡如組兩騶
如舞此之謂也

列子說御

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氏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

古雋卷一

十四

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於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廻旋

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淮南子說御

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歛諧投足調均勞佚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安勞樂進馳驚若滅左右若鞭周旋若還世皆以爲巧然未見其貴也若夫鉗且大丙之御除轡銜去鞭策車莫動

古雋卷一

十五

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動星耀而玄運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見朕垠故不指招不咄叱過歸鴈於碣石軼鸛鷄於姑餘騁若絕矢躡風追焱歸忽朝發搏桑日入落棠此假費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非慮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胸中而精神踰於六馬此以弗御御之者也

荀子論聖人

井井乎其有條理也嚴嚴乎其有終始也

獸獸兮其能長久也樂樂兮其執道不殆也炤炤兮其用知之明也脩脩兮其用統類之行也綏綏兮其有文章也熙熙兮其樂人之臧也隱隱兮其恐人之不當也如是則可謂聖人矣

荀子引古傳

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議則天子恭已而已

古雋卷一

十六

矣

荀子引孔子遺言

知者之知固已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已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

古雋卷第二

成都楊慎編

孫宗吾校

周齊侯鍾銘

惟王五月辰在戊寅師于淄陲公曰汝及余經乃先祖余既敷乃心汝小心畏忌汝不墜夙夜官執而政事余命汝朕于朕三軍肅成朕師旗之政德諫罰朕庶民左右母諱及不敢弗敬戒虔卹乃死事穆和三

古雋卷二

乙

錫休命公曰及汝康能乃有爭率乃敵僚余用登純厚乃命汝及母曰余小子汝敷余於艱阻虔卹不易左右余一人余命汝城差正饗繼命於外內之事中敷溫刑汝以敷戒公家應卹余于命刻伐履司敗乃靈司保少臣惟輔咸有九處禹之都不顯穆公之孫其配徽公之妣而餗公之女季生叔是儔于齊侯之所是小心共齊靈乃考虎謹恪其政事有共于桓武靈公之所

桓武靈公錫乃吉金鐵鑄玄錫鑒鑪乃用作鑄其寶鍾用享于其皇祖皇妣皇母皇考用祈眉壽命難老不顯皇祖其作福元孫其萬福純魯和協而九事畏若鍾鼓外內斷辟都俞造而屏臬母或承類

周齊侯鑄鍾銘

惟王五月辰在戊寅師于溜隄公曰汝及余經乃先祖余既敷乃心汝小心畏忌汝不墜夙夜官執而政事而弘厥乃心余命

古傳卷二

二

弘政于朕三軍成朕師旗之政德諫罰朕庶民左右母諱及不敢弗敬戒虔此乃死事穆和三軍徒衡雩乃行師慎中乃罰公曰及汝敬共辭命汝應肅公家汝恐恪朕行師汝肇勲于戎攻余錫汝釐都騰爵其祿三百余命汝佑辭釐造國徒僕爲汝敵寮乃敢用拜手稽首弗較不對揚朕辟皇君之錫休命公曰及汝康能乃有事率乃敵寮余用登純厚乃命汝及母曰余季汝

敷余于艱卹虔卹不易左右余一人余命汝差饗爲大事繼命于外內之事中敷溫刑汝以敷戒公家應卹余于溫卹汝以卹朕壽令命難老不顯皇祖其作福元孫其萬福純魯和協而九事俾若鍾鼓外內開辟造而屏臬母或承類汝壽考萬年承保其身俾百斯男而執斯宇盡義政齊侯左右母央已至于葉曰武靈成子子孫孫永保用享

古傳卷二

三

姜鼎銘

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惟嗣政先姑公晉邦余不辱安寧經雍明德宣邲我猷用昭君辭辟委揚乃先烈虔不墜諸單享以寵我萬民嘉清錫我虎賁千兩勿廢文侯顧命俾貫通弘征繇湯原取乃吉金用作寶尊彝用康西夏安懷遠廷君子晉姜用靳綽綽眉壽作敷爲國萬年無疆用享用德峻保其子孫三壽是利

六合解

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孟春始嬴孟秋始縮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季春大出季秋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仲夏至短季夏至不藏三月風不哀九月無降霜四月雷不見十月蟄虫行五月陽暑不蒸十一月

古雋卷二

四

不合凍六月浮雲不布十二月草不喪七月白露不降正月有微霜八月浮雲不歸二月雷不行九月物不凋三月草木傷十月流火不定四月昆蟲不育十一月寒不降五月雨雹十二月凋類不見六月五穀不貫此謂月衡

九土解

東南神州曰晨土正南邛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弁州曰并土正中翼州

曰中土西北括州曰肥土正北玄州曰成

土東北咸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信土此神

農九州也神農地過日月之表蓋數倍於禹貢之九州按晨土淮南子作農土高注可據此或係御覽所引邛州各本俱作次州

括地象解

地南北三億三萬五千五百里地之部位起形高大者有崑崙山廣萬里高一千里神物之所生仙人聖人之所集也出五色雲氣五色流水其泉南流入中國名曰河

古雋卷二

五

也其山應于天最居中八十城布繞之中國東南隅居其一分是層城也中國之地左濱海右通流沙方而言之萬五千里堯舜土萬里禹時七千里隨德優劣也秦前有藍田之鎮後有胡苑之塞左嶠幽右隴蜀西通流沙險阻之國也蜀漢之土與秦同域南跨邛笮北阻褒斜西即隈礙隔以劍閣窮險極峻獨守之國也周在中樞西阻峭谷東望荆山南面少室北有太嶽三

河之分雷風所起四險之國也魏前枕黃
河背漳水瞻王屋望梁山有南田之寶浮
池之淵趙東臨九州西瞻恒嶽有沃瀑之
流飛壺井陘之險至於頴陽涿鹿之野燕
却背沙漠進歸易水西至君都東至於遼
長蛇帶塞險陸相乘也齊南有長城巨防
陽關之險北有河濟足以爲固越海而東
通于九夷西界岱嶽配林之險坂固之國
也魯前有淮水後有岱嶽蒙羽之向洙泗

古傷卷二

六

之流大野廣土曲阜丘衛南跨于河北
得洪水南過漢上左通魯澤右指黎山宋
北有泗水南迄睢渦有孟諸之澤碭山之
塞也吳左洞庭右彭蠡後濱長江南至豫
章水戒險阻之國也楚後背方城前及衡
嶽左則彭蠡右則九疑有江漢之流實險
阻之國也南越之國與楚爲隣五嶺以前
至于南海負海之邦交趾之土謂之南裔
東越東海處南北尾間之間三江流入南

海通東沿嵩海深險絕之國也

兗九州之涯地也亦

出括地象今附此

五音解

管子

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
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窳中凡聽商如離羣
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

七觀解

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人呂
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

古傷卷二

七

事畢陶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

文心雕龍云標七觀

山書

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
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川谷爲
牝蚌蛤龜珠與月盈虛是故堅土之人剛
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沙漠土之人細息
土之人美托土之人醜羽蟲三百六十而
鳳爲之長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爲之長甲
蟲三百六十而龍爲之長倮蟲三百六十

而人爲之長

井田記

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洩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貨財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

事始

大槲作甲子黔如作虜首容成作曆羲和

作占曰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則作舟伯益作井赤翼作臼乘雅作賀安義作御王氷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

客說周公

韓詩外傳

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旦也客曰在外卽言外在內卽言內入乎將母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卽言義坐卽言仁坐

乎將母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母周公唯唯旦也踰明日興師而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故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揀人之急也大詩曰 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管仲辭桓公觴

桓公禮仲公而將飲之掘新井而柴焉十日齊戒召管仲管至公執爵大夫執尊觴

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齊戒十日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爲脩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鮑叔隰明趨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以進中庭公不與言以進中堂公曰寡人齊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免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聞之沉於樂者治於憂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者危於社稷是以

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爲脩也
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
父也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偷順天
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非一朝之
萃君柰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君以賓客之
禮再拜送之

叔向對晉平公

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
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綉衣而豹裘者有

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
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
君爲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
鍾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
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翟使對楚

翟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
高三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
者曰否翟寡國也堂高三尺壞階三索茆

茨弗剪采椽弗括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大
佚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盖悒如也

惠盎諫宋康王

惠盎諫宋康王康王蹀足警歎疾言曰寡
人之所悅者勇有力矣不說爲仁義者也
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
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
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
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

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
力弗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
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
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四累之上也
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
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
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
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
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其賢於

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諒毅使秦

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王使賀三反不得通王憂之左右曰使者三往而不得通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諒毅者辯士也大王可試使諒毅至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

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權若使者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則使者歸來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寡居之

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于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噍於口未嘗不分於葉與涇陽君二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皇不翔刳胎焚天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行無乃傷葉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

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

樂懷子諫田獵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薨武子謂樂懷子曰子亦知吾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吾亦以卒獵而後吊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品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品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品哉遂輟田

柳下季對岑鼎 呂覽

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信而反之爲非使人告魯侯曰柳下季以爲是請因受之魯君請於柳下季柳下季對曰君之賂以欲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之所難也於是魯君乃以真岑鼎往也且柳下季可謂此能說矣非獨存已之國也又能存魯君之國

古雋卷二

十四

赤章蔓枝諫夙繇 呂覽

中山之國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爲鑄大鍾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鍾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則以得是於智伯夫智伯之爲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爲大鍾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鍾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大國爲權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赤章蔓

枝曰爲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夙繇亡

宛春諫衛靈公

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狐裘坐熊席取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也而令罷之福將歸

古雋卷二

十五

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見未其德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固無任而以讎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靈公以下

呂覽贊

狐援說齊湣王

通鑑狐喧正議斷之檀齊陳舉直言殺之

東園喧卽援也

狐援說齊湣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其社蓋於周之屏其千戚之音在人之遊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庭所以爲戒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鼎陳之庭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無使齊音充人之游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三日其辭曰先出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圉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

曰新王曰行法吏陳斧質於東閭不欲殺之而欲去之狐援聞而蹶往過之吏曰哭國之法新先生之老歟昏歟狐援曰曷爲昏哉於是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鯢居使人之朝爲草而國爲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新之東閭每新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

呂覽

無鹽女說齊宣王

新序

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其爲人

也曰頭深目長壯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膺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衞嫁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一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盛德願備後宮之掃除頃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拊口而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於是宣王乃召而見之謂曰昔先王爲寡人取妃匹皆已

備有列位矣寡人今日聽鄭衛之聲嘔吟感傷揚激楚之遺風今夫人不容鄉里布衣而欲千萬乘之主亦有奇能乎無鹽女對曰無有直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矣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惟之不能得明日復更召而問之又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

四宣王曰願遂聞命無鹽女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外有三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湏以

古雋卷二

十八

夜續朝女樂俳優從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掩然無聲意入黃泉忽然而昴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吾今乃一聞寡人之殆寡人之殆幾不全於是立停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闢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顯隱女拜無鹽君爲王后而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

虞史伯夷曆術

昔自在古歷建正作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蜚百草奮興稊鳩淖物乃歲具生於東次
曆四時卒于冬分時奮興大戴記作權興稊鳩淖物戴記作瑞雉

無釋

古雋卷二終

十九

古雋卷第三

成都楊慎編

孫宗吾校

雍門周以琴說孟嘗君

桓譚新論

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富而今貧擯壓窮巷不交四隣不若身材高妙懷質抱真逢讒羅謗怨結而不得信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怨而生離遠赴

古雋卷三

乙

絕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見出以野澤爲鄰入用掘穴爲家困於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聞飛鳥條則傷心矣臣一爲之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厦高堂連闔洞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諂諛侍側楊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娛耳練色以淫目水戲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鈞手不測之淵野游則登平原馳廣囿強弩下高鳥勇

士格猛獸置酒娛樂沈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然臣竊爲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即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疆而報弱薛猶磨簫斧而伐朝菌也有識之士莫不爲足下寒心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

古雋卷三

二

血食高臺旣以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狐狸穴其中游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君遂爲之增歎歎流涕狼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國之人也

或謂楚王戰國策

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天下臣願大王

之聽也夫因諛爲官奮患有成勇者義之攝禍裁少爲多知智者官之天報報之反墨墨之化惟六君能之禍與福共貫生與亡爲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以載大名無所冠艾不足以橫世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噬口利幾上于主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蘇子說齊閔王 國策

古術卷三

三

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籍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籍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籍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籍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于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剗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籍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

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邇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劒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籍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籍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墜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

古術卷三

四

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

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爲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戚也大國之義莫若

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諍而寡卜信諸侯謹諍則四隣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畜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

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原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莒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驚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

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能衆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亡天下可跼足而湏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理之形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同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于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

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其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輪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賜士則是路君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翫釀通都小縣置社

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棄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鏑鉉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

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禱蔽舉衛檣家襍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替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攻戰而滅二子

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壯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啻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也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

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止勝而守必不拔則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事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

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中兵不出於君而國勝衛魯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兵北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箏瑟之音不絕地

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人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

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櫟中爲戰具競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

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收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之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

兵於國而東次于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于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此策凡二千四百六十八

字極其長衍而典折精神互應明哲讀之惟恐其終篇千載而下猶若抵掌蘇秦文筆妙古今可以泣鬼神矣

蘇代約燕王策 國策

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秦楚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中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

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王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大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王告魏曰我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下軹道道南陽封冀色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羈弩在前欽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楊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

河內才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
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
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
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
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
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
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
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
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

古集卷三

十三

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
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
陵塞郢阨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
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郢阨爲楚罪兵困
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
於趙趙得講於魏質公子延因犀首屬行
而攻趙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馬陽而重魏
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却魏不
爲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爲和庸則然欺勇

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葉蔡
適楚者曰以塞郢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
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
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
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
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
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
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
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

古集卷三

十四

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
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伐厲皆
以壽死名顯諸侯

蘇代說淳于髡

蘇代欲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用蘇代不
肯見代代乃說淳于髡曰人有駿馬欲賣
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知之往見伯樂曰
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于市一莫與
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

之價伯樂乃如其言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足下有意爲伯樂乎臣獻白璧一雙黃金十鎰以爲馬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於王而見之果善蘇代

荀卿謝春申君書 國策

荀子爲書謝曰孺疾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也此爲刼殺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制以知奸則

古傷卷三

十五

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已也故殺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欲莊公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牆外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

懸於其席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服下比近代未至握筋而餓死也夫刼殺死亡之主也其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寶玙隋珠不知得兮韋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妹子奢莫知媒兮媒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療也

古傷卷三

十六

汗明說春申君 國策

君亦聞騷乎夫騷之齒至矣搯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肘潰漉汁洒地白汗交流外坂遷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幕之騷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沉淪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渝被僕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

鄒子折公孫龍

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與其徒
綦母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辨以問鄒子
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辨有五勝三至而
辭正爲下辨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
使不相亂舒音舒也意通旨明其所謂使人
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
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辨不可爲也及
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巧譬以相移

古尚卷三

十七

引入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矣夫
繳糾音糾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
皆稱善劉向別錄

家語致思篇

孔子北遊登於農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
侍側孔子四望喟然嘆曰登高望下使人
心非心於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
言尔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赤羽
若曰白羽若月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旌旗

續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繫之必也攘
地千里舉旗執馘唯由能之使夫二子從
我焉夫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進
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濟瀆之野兩壘相
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綈
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
唯賜能之使夫二子從我焉子曰辨哉士
乎僇僇者乎顏回退而不言孔子曰回來
汝獨無願乎回曰文武之事二子以言之

古尚卷三

十八

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
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
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而
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
不脩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
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聞之
患如此則由無所施其勇賜無所用其辨
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
抗手而問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

害民不繁辭則顏氏之子有矣

目 子張論哀公不好士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鈎以寫龍鑒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弃而

古傳卷三

十九

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

韓非子論龜策鬼神

鑒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鑒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騶衍之事燕無功

而國道絕趙代先得意於燕後得意於齊國亂節高自以爲與提衡非趙龜神而燕燕龜欺也趙又嘗鑒龜數筮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龐拔榆兵而南則鄣盡矣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寶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利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龜神而趙

古傳卷三

二十

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行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搶歲星非數年在西也又非天缺派逆熒惑刑星奎台非數年在東也故曰龜策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

孟子天時地利之說亦是此意孟子之言簡而明韓子之言曲而盡亦同而意也

賢良說奢侈踰制

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

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故聖人爲之制
度以防之間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
義故百姓倣倣頗踰制度今故陳之曰古
者穀物菜果不時不食鳥獸魚鼈不中殺
不食故繳罔不入於澤雜毛不取今富者
出驅殲罔員掩捕麀斂鮑沉猶鋪百川
鮮羔羝幾胎扁皮黃口春鵝秋鷄冬葵溫
韭浚芑蓼蘇豐弈耳菜毛果蟲貉古者采
椽茅茨陶桴複穴足禦寒暑蔽風雨而已

及其後世采椽不斷茅茨不剪無斲削之
事磨礱之功大夫達棧楹士頡首庶人斧
成木構而已今富者井幹增梁雕文檻脩
堊憂壁飾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
不粥於市今民間雕琢不中之物刻畫無
用之器玩好玄黃雜青五色繡衣戲弄蒲
人雜婦百獸馬戲闢虎唐錦迫人奇蟲胡
娼古者諸侯不秣馬天子有命以車就牧
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故行則

服柅止則就犁今富者連車列騎驂貳輶
輶中者微輿短轂煩尾掌蹄夫一馬伏櫪
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古者
庶人耄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
命曰布衣及其後則絲裏枲表直領無禕
襌合不緣夫羅紈文繡者人君后妃之服
也繭紬縑練者婚姻之嘉飾也是以文繪
薄織不粥於市今富者縹繡紈中者素錦
錦冰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

之飾夫紈素之賈倍縑練之用倍紈也古
者椎車無柔棧輿無植及其後木幹不衣
長轂數幅蒲薦苴藿盡無染絲之飾大夫
士則單複木具盤草柔草常民染輿大輅
蜀輪今庶人富者銀黃等左極結緩鞞杠
中者錯鏤塗采珥靳飛鈴古者鹿裘皮冒
蹄足不去及其後大太士狐貉絁腋羔鹿
豹祛庶人則毛袴衫彤撲毼皮傳今富者
廳麗狐白鳬翥中屬衣金縷燕颺代黃古

者庶人賤騎繩控革鞮皮薦而已及其後
革鞮釐成鐵鑣不飾今富者賴耳銀鑣鞮
黃金琅勒屬繡弁汗垂珥胡鮮中者染韋
紹系采畫暴乾古者汗尊坏飲蓋無爵觴
樽俎及其後庶人器用卽竹柳陶匏而已
唯山瑚璉豆而後彫文彤漆今富者銀口
黃耳金壘玉鐘中者舒王紆器金錯蜀杯
夫一文杯得銅杯十賈賤而用不殊箕子
之譏始在天子今匹夫古者燔黍食稗而

燂豚以相饗其後鄉人飲酒老者重豆少
者立食一醬一肉族飲而已及其後賓婚
相召則豆羹白飲蒸膾熟肉今民間酒食
殺旅重疊燔炙滿案臠鼈膾腥麇卵鷄鷄
拊拘鮐醢醢醢衆物雜味古者庶人春夏
耕耘秋收冬藏昏晨力作夜以繼日詩云
晝爾于茅宵爾索陶函其乘屋其始播百
穀非腴腠不休息非祭祀無酒肉今賓昏
酒食接連相因折醒什半棄事相隨慮無

乏日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腴膾
祭祀無酒肉故諸侯無故不殺牛羊大夫
士無故不殺犬豕今閭巷縣佰仟屠沽無
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
一豕之肉得中年之牧十五斗粟當丁男
半月之食古者庶人魚菽之祭春秋脩其
祖祠士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于五祀蓋
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推牛
擊鼓戲唱舞像中者南居當路水上營臺

屠羊殺狗鼓瑟吹笙貧者鷄豕五芳衛保
散臘傾蓋社場古者得行求福故祭示而
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
而求於鬼怠於禮而篤於祭嫚親而貴勢
至妄而信日聽訛言而幸得出實物而亨
虛福古者君子夙夜孳孳思其德小人晨
昏孜孜思其力故君子不素食小人不空
食世俗飾僞行詐爲民巫祝以取釐謝堅
碩健舌或以成業致富故憚事之人釋本

相學是以街巷有巫間里有祝古者無杠
櫛之寢牀移之案及其後世庶人即采木
之杠葉葉之櫛士不斤成大夫葦莞而已
今富者黼黻帷幄塗屏錯附中者綿綿高
張采畫丹漆古者皮毛草蓐無茵席之加
旃蒨之美及其後大夫士復薦草緣蒲平
單莞庶人即草蓐索經單藺邊蔭而已今
富者繡茵翟桑蒲子露林中者獐皮代旃
闔坐平莞古者不粥絰不市食及其後則

有屠沽沽酒市脯魚鹽而已今熟食徧列
殺施成市市業墮怠食必趣時楊豚韭卵
拘脍馬脰煎魚切肝羊淹鷄寒蜩馬駱日
蹇捕脯羔豆賜驚臙鴈羹自鮑甘瓠熟栗
和炙古者土鼓缶枹擊木拊石以盡其歡
及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瑟琴往者民間
酒食各以黨俗彈箏鼓缶而已無要妙之
音變羽之轉今富者鍾鼓五樂歌兒數曹
中者鳴竿調琴鄭儻趙謳古者瓦棺客尸

木板望周足以收形骸藏髮齒而已梓棺
梗槨貧者畫荒衣袍繒囊緹橐古者明器
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及其後則有醢醢
之藏桐馬偶人彌祭其物不備今厚資多
藏器用如生人郡國繇吏素桑椹偶車轎
輪匹夫無貌領桐人衣紕綈古者不封不
樹反虞祭於寢無壇宇之居廟堂之位及
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
上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

增樓中者祠堂屏閣垣闕果思古者隣有
喪春不相杵巷不歌謠孔子食於有喪者
之則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今俗
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於小坐而責辨歌
舞俳優連笑伎戲古者男女之際尚矣嫁
娶之服未之以記及虞夏之後蓋表布內
絲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尚褻而已今
富者皮衣朱貉繁路環佩中者長裾交褱
壁端簪珥古事生盡愛送死盡哀故聖人

爲制節非虛加之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稱以爲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故黎民相慕効至於廢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有姪婦九女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曠怨失時男或放死無匹古者凶年不備豐年補敗仍舊貫而不改作今工

異變而吏殊心壞敗成功以匿厥意意極乎功業務存乎面目積功以市譽不恤民之急田野不辟而飾亭落邑居丘墟而高其郭古者不以人力徇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糠糟不接而禽獸食肉古者人君敬事愛下使民以時天子以天下爲家臣妾各以其

時供公職今古之通義也今縣官多畜奴婢坐稟衣食私作產業爲姦利力作不盡縣官失實百姓或無斗筲之儲官奴累百金黎民昏晨不釋事奴婢垂拱遨遊也古者親近而疏遠貴所同而賤非類不賞無功不養無用蠻貊無功縣官居肆廣屋大第坐稟衣食百姓或日暮不瞻蠻夷或厭酒肉黎民泮汗力作今蠻夷交脛肆踞古庶人鹿非草芟縮絲尚韋而已及其後則

綦下不借鞵鞵革舄今富者革中名工輕靡使容紈裏紉下越端縱緣中者鄧里間作蒯苴秦堅婢妾韋沓絲履走者茸芟狗官古聖人勞躬養神節欲適情尊天敬地履德行仁是以上天歆焉永其世而豐其年故堯秀眉高彩亨國百載及秦始皇覽怪迂信祲祥使盧生求羨門高徐市等入海求不死之藥當此之時燕齊之士釋鋤耒爭言神仙方士於是趣咸陽者以千數

言仙人食金飲珠然後壽與天地相保於是數巡狩五嶽濱海之館以求神仙蓬萊之屬數幸之郡縣富人以貲佐貧者築道旁其後小者亡迹大者藏匿吏捕索煩不以道理名官之勞廬舍丘落無生苗立樹百姓離心怨思者十有半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已非正道不禦於前是以先帝誅文成五利等宣帝建學官親近忠良欲以絕怪思之

端而昭至德之塗也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之食五穀之蠹也口腹從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墮成變故傷功工商上通傷農故一杯捲用百人之力一屏風施萬人之功其爲害亦多矣目脩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極甘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

急口腹不可爲多故國病聚不足即政急人病聚不足則身危

荀子對應侯論秦

應侯問荀卿曰入秦何見孫卿曰其固塞險形勢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朴其聲樂不流汚其服不褻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桀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

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問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然則甚有其謬也無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耶故

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師曠論齊桓公 新序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功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絳賈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賈賁無善齊和之羹

古偶卷三

三十一

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疆之亦君之力也

純音準
絲音怨

淮南論五遁

凡亂之所由生者在流通流通之所生者五大構駕興宮室延樓棧道雞棲井幹櫓林樛樞以相支持木巧之飾盤紆刻儼羸鏤雕琢詭文回波淌游瀼瀼菱杼紵抱芒繁亂澤巧偽紛拏以相摧錯此遁於木也鑿汙池之深肆畛崖之遠來谿谷之流飾

曲岸之際積牒旋石以純脩碕抑減怒瀨以揚激波曲拂逶迤以像渦沕益樹蓮菱以食魚鼈鴻鵠鸕鷀稻梁饒餘龍舟鷁首浮吹以娛此遁於水也高築城郭設樹險阻崇臺榭之隆侈苑囿之大以窮要妙之望魏闕之高上際青雲大厦曾加擬於崑崙脩爲牆垣甬道相連殘高增下積土爲山接徑歷遠直道夷險終日馳騫而無蹟蹈之患此遁於土也大鍾鼎美重器華蟲

古偶卷三

三十二

疏鏤以相繆紵寢兕伏虎蟠龍連組焜昱錯眩照燿燿煌偃蹇蓼糾曲成文章雕琢之飾鍛錫文鏡乍晦乍明抑微滅瑕霜文沈居若簞籩蔭纏錦經穴以數而疏此遁於金也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荆吳甘酸之變焚林而獵燒燎大木鼓橐吹埵以銷銅鐵靡流堅鍛無厭足日山無峻幹林無栢梓燎木以爲炭燔草而爲灰野莽白素不得其時上掩天光下殄地財此遁

於火也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

南宮邊子論周公封魯

說苑

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知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不若營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慙不能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南宮邊子南宮邊子曰昔周成

古尚卷三

三十三

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無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俠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后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

呂覽論封建

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天下之地方千里以爲國所以極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便勢全威所以博義義博利則無敵無敵者安故觀於上世其封建衆者其福長其名彰神農十七世有天下與天下同之也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

古尚卷三

三十四

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以大使小以少使輕以衆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室也故曰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以宋鄭則猶倍日而馳也以齊楚則舉而加綱旃而已矣所用彌大所欲彌易湯其無鄆鄆湯之本國武其無岐賢雖十全不能成功湯武之賢而猶籍知乎勢又況不及湯武者乎

呂覽論察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

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爲樂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食之節也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而傳之曰丁氏穿

井得一人國人道之聞於宋君宋君使人問之丁氏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是已亥也已與三相近亥與豕相近至於晉而問之曰晉師已亥渡河也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此聖人之所慎也

楊子雲論秦并六國

或問六國並其已久矣迄始皇三載而成

句時激地保人事乎曰具請問事曰孝公以下強兵力農以蠶食六國事也保句曰東溝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雍梁北鹵涇渠便則申否則蟠保也激句曰始皇方斧將相方刀六國方木將相方肉激也

荀子論義利

義與利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

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爲治世利克義者爲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鷄豕冢卿不脩幣大夫不爲場園從士以下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然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竄乎

荀子論強弱

用強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則傷人之民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必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聞人之城守人之力戰而我以力勝之則傷吾民必甚矣傷吾民甚則吾民惡我必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爲我聞人之民日欲與我聞吾民日不欲爲我聞是強者之所以反弱也地來而民去累多而功少雖守者益所以守者損是以

古集卷三

三七

大者之所以反削也

右出荀子王制篇攷論王霸強三者之不同全篇皆奇偉而此段議論精確又關密敘如寶塔層出王環無端可日誦之以爲警策也

荀子論諸子

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羣衆不化

天論篇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智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也由俗謂之道盡噍也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勢謂之道盡便矣由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此而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偶不足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猶未之能

古集卷三

三十八

識也解蔽篇

荀子論精藝

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一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奚仲作車乘杜作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有兩能而精者也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乎

荀子論子發辭賞

公孫子曰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歸

致信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屬二三子而理其地既楚具賞子發辭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徒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衆威也臣舍不且以衆威受賞譏之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人之爲也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應也治必由之古今也古者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

博大功已立則君享其成羣臣享其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祿庶人益地是以爲善者勸爲不勝者沮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發獨不然反先王之道亂楚國之法墮與功之臣恥受賞之屬挾獨以爲私靡豈不過甚矣乎故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

孫伯論吳亡

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

孫伯曰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爲不知石益曰然則子何不以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干之心袁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之怒弃之夫亡者豈斯人知其過哉

八公論秦亡

秦皇挾錄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萬使蒙公楊翁將築脩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中國內郡車而

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塞鐔城之領一軍守嶷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郡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施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虜相置桀駿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

當此之時男子不得脩農畝婦人不得刈
麻考縷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病
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
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下劉項
與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
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城以備亡不知
無備城之所亡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
難從中發也夫鵠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
木而巢扶枝大人過之則探轂嬰兒過之

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
備也烏鵠之智也

楊子雲論李仲元

或問子雲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
其爲人也柰何曰不屈其意不累其身曰
是夷惠之徒歟曰不爽不惠可否之間也
如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
之餓夫與東國之縉臣惡乎聞曰王陽貢
禹遇仲尼乎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曰

若是則奚爲不自高曰皓皓者已也引而
高之者天子也子欲自高邪仲元世之師
也見其貌者肅如也聞其言者愀如也觀
其行者穆如也但聞以德誥人矣未聞以
德詘於人也仲元畏人也或曰育賁曰育
賁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請條曰非正不
視非正不聽非正不言非正不行夫能正
其視聽言行者昔吾先師之所畏也如是
視不視聽不聽言不言行不行雖有育賁

其猶侮諸

宋王荅或問 新序

宋王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
顏色或謂曰先王何談說之不揚計畫之
疑也宋王曰不然子獨不見夫玄蟻乎當
其居桂林之中峻葉之上從容游戲超騰
往來龍興而鳥集悲嘯長吟當此之時雖
弄逢蒙不得正目而視也及其在枳棘之
中也恐懼而掉慄危視而躡行衆人皆得

意焉此皮筋非加急而體益短也處勢不便故也夫處勢不便豈可以量功校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曰譬無膚其行趲起此謂謂也

宋王讓友新序

宋王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王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

古雋卷三

四十三

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王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兔曰東郭婉蓋一旦而走五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遙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免之塵若躡迹而縱縹則雖東郭婉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縱縹與遙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樂奔我如遺此之謂也其友人曰僕人有過僕人有過

古雋卷第四

同文

成都楊慎編

孫宗吾校

叙湯使伊尹就桀呂覽

桀爲無道暴戾頑貪天下顛恐而患之言者不同紛紛分其情難得于辛桀之任諛臣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賢良鬱怨殺彼龍逢以服羣凶衆庶泯泯皆有遠志莫敢直言其生若驚大臣同患弗周而畔桀愈自

古雋卷四

乙

賢矜過善非主道重塞國人大崩湯乃惕懼憂天下之不寧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由親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衆衆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相與

聞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商
涸旱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令師泛東
方出於國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

敘武王使人候殷呂覽

武王使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
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匪勝良武王曰尚
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
至對曰賢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
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

古傷卷四

二

不敢誹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曰讒慝
勝良命曰戮賢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
誹怨命曰形勝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選
車三百虎賁三千至鮪水商使膠鬲候周
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
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竭也何
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殷郊子以是報
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
軍師皆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

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
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其主必殺之吾
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

敘武王定殷

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
太歲至汜而汜至懷而懷至其頭而山隧
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
周公曰剝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
夫又烏有不可焉遂選馬而進朝食子戚

古傷卷四

三

暮宿於百泉厭旦於牧之野厭掩也夜掩
以前○猶云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
而進誅紂

敘周宣王殺杜伯

周杜國之伯名爲恒爲周大夫宣王之妾
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
曰恒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于焦使
薛甫與司工錡殺杜伯其有左儒九諫而
王不聽左儒死之杜伯既死卽爲人見王

曰恒之罪何哉召祝而以杜伯語告之祝
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工錡也
祝曰何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殺錡使祝
以謝杜伯錡與伯皆爲人而至曰臣何罪
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與我謀而殺人
吾所殺者又皆爲人而見當柰何乎皇甫
曰殺祝以謝宣王乃殺祝以無謝焉又無
益也皆爲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柰何
以此爲罪而殺臣也後三年遊於圃田從

古傳卷四

四

人滿也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衣司工錡爲
左祝爲右朱衣朱冠起于道左執朱弓朱
弓射宣王中心折脊伏于弓衣而死

右出類之推宛然此解之世豈有此筆力
哉蓋國語刪去之餘而之推撫書之耳當表出之

敘韓褐子不祈河

韓褐子濟於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
未有不快俛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
祭其祖禰福也未得事河伯也津人申楫
舟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役人固已告矣

夫子不聽役人之言也今舟中水而運甚
殆治裝衣而下遊乎韓子曰吾不爲人之
惡我而改吾志不爲我將死而改吾義言
未已舟泆然行韓褐子曰詩云莫莫葛藟
施于條枚豈第君子求福不回鬼神且不
回况於人乎

敘王孫商反趙

說苑

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於鄆澤
靈公未喋盟成何涉他拔靈公之手而搏

古傳卷四

五

之靈公怒欲反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
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若何對曰請命臣
令於國曰有姑姊妹女者家有一人質於
趙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
三日遂徵之五日而令畢國人巷哭君乃
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爲無道反之可乎大
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
涉他而斬之以謝於衛成何走燕子貢曰
王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之而能害之有患

而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敘宋就斥亭息爭 新序

梁大夫有宋就者嘗爲邊縣令與楚隣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斥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劬力數灌其斥斥美楚人竊而稀灌其斥斥惡楚今因以梁之美怒其亭斥之惡也楚亭人心惡梁亭之賢已因往夜竊搔梁亭之斥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

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斥尉以請宋就就曰惡是何可構怨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禍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爲楚亭夜善灌其斥勿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暮夜竊灌楚亭之斥楚亭旦而行斥則又皆以灌矣斥日益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楚王聞之愀然愧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徵搔斥者得無有他罪乎此梁

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楚王時稱則祝梁王以爲信故梁楚之歡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爲功因禍而爲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也夫人既不善胡足效哉

敘楚屠羊說辭賞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

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及存國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說

曰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敘趙襄子襲代 呂覽

趙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太子敬諾簡子死已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曰願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諫曰登夏屋以望是遊也服衰

以遊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敢廢羣臣敬諾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歸慮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姊妻之代君許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馬郡宜馬代以善馬奉襄子襄子謁於代君而請觴之馬郡畫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先具大金斗代君酒酣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舞者

操兵以聞盡殺其逆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妻遙聞之狀磨笄以自刺

敘士尹池覘宋 呂覽

士尹池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壻犖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徑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輓百也 輓輓 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輓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輓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

吾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庫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入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脩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宋在大三萬乘之間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相平公元公

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

敘郈成子卹右宰穀臣 呂覽

郈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鼻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懼今侯也漂過而弗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懼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之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

古詩卷四

十

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返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再過謂之漂過

公孫龍進善呼者 淮南子

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

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使善呼之一呼而航來故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

田鳩說秦王 同上

墨者有田鳩者欲見秦惠王約車申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王因見子

古詩卷四

十一

之將軍之節惠王而悅之出舍喟然而歎告楚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楚楚也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絙者

薛燭說劍

昔者越王勾踐有寶劍五聞于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燭王召而問之曰吾有寶劍五請以試之薛燭對曰愚理不足以言大

王請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取毫曹薛燭對曰豪曹非寶夫寶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勝豪曹擅名矣非寶劍也王曰取巨闕薛燭曰非寶劍也寶劍者和同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于露臺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馬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穿銅斧絕鐵鑊胥中央如粢米故曰巨闕王取鈍鉤薛燭聞之忽

如敗有頃懼如悟下階而深帷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莘梓如芙蓉始出觀其鉅爛如日星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溢於塘觀其斷山巖如瑣石觀其財煥煥如水釋此所謂純鉤耶王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董之山破而出錫茗邪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繫橐蛟龍捧鍾天帝裝炭太一下

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巧造爲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二純鈞三曰勝邪魚腸湛盧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湛盧之劍將首魁漂而存焉秦王聞而求不得與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劍還師去汝楚王不與時闔廬又以魚腸之劍刺吳王僚使披腸夷之甲三事闔廬使專諸爲秦矣魚者引劍而刺之遂弑王僚此其小試於敵邦未見其大用於天下也赤

塵之山已合若邪溪深而不測羣神不下歐冶子即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王竭河猶不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何足言哉

李園納媚

昔者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園園女弟女環謂園曰我聞王老無嗣可見我與春申君我欲假於春申君我得見於春申君徑得見於王矣園曰春申君貴人也千里

之佐吾何託敢言女環曰卽不見我汝求
謁于春申君才人告遠道客請歸待之彼
必問汝汝家何等遠道客者因對曰園有
女弟魯相聞之使使者來求之園才人使
告園者彼必有問汝女弟何能對曰鼓音
讀書通一經故彼必見我園曰諾明日辭
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請歸待之春申君
果問汝家何等遠道客對曰園有女弟魯
相聞之使使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曰能

鼓琴讀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明
日使待於離亭園曰諾既歸告女環曰吾
辭於春申君許我明日夕待於離亭女環
曰園宜先供待之春申君到馳人呼女環
到昔昏女環至大縱酒女環鼓琴曲未終
春申君大悅留宿明日女環謂春申君曰
妾聞王老無嗣屬邦於君君外淫不顧政
事使王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兄不負於
夫人爲之柰何無泄此曰君召而戒之春

申君以告官屬莫有聞淫女也皆曰諾與
女環通未終月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
老無嗣今懷君子一月矣可見妾於王幸
產子男君卽王公也而何爲佐乎君戒念
之五日而道之邦中有好女中相可屬嗣
者烈王曰諾卽召之烈王悅取十月產子
男十年烈王死幽王嗣立女環使園與春
申君相之三年然後告園以吳封春申君
使備東邊園曰諾卽封春申君於吳幽王

復懷王使張儀詐殺之懷王子頃襄王秦
始皇帝使王翦滅之

禮八音解 魏明帝

金音鏗鏘以立橫橫以勁武故金音正則
人思武矣石聲硜硜以致死故石音正則
人思守節矣絲音哀哀以立蕪蕪以立志
絲音正則人將立操矣竹音濫濫以立會
會以取衆竹音正則人思和浴矣土音濁
濁以立太太以含育土音正則人思寬厚

矣華音謹謹以進衆華音正則人思毅勇
矣匏音啾啾以立清清以忠志匏音正則
人思愛恭矣木音直直以立正正以寡欲
本音正則人思潔已矣

八風辯服虔

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
廣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
音率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
風涼兌音金其風間闔易緯通卦驗云立

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
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間闔風至
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風體一也
逐天氣隨八節而爲之立名耳調與融一
風二名昭十八年傳曰是謂融風是其調
融同也樂緯云坎主冬至樂用管艮主立
春樂用埴震主春分樂用鼓巽主立夏樂
用笙離主夏至樂用絃坤主立秋樂用磬
兌主秋分樂用鍾乾主立冬樂用祝敵此

八方之音既有二說未知孰是故兩存焉
立春至春分爲震春分至立夏爲巽立夏
至夏至爲離夏至至立秋爲坤立秋至秋
分爲兌秋分至立冬爲乾立冬冬至爲坎
冬至至春分爲艮每節四十五日

古雋卷第五

成都楊慎編

孫宗吾校

上秦皇言韓可舉書

韓非子

以下十四則皆屬

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聞焉不可悔也詔以韓客之所上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甚以爲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虛處則怏然若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夫韓雖

古雋卷五

臣於秦未嘗不爲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爲難荆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強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爲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峭塞之患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爲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割闕

陛下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爲計矣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納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爲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今象武發東郡之卒闕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是我

古雋卷五

二

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荆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

上韓王書

同前

秦遂遣斯使韓也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世五諸侯嘗

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爲鴈行以嚮秦軍於關下矣諸侯兵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先攻荊荆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爲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爲鴈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

不可知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臣之浮說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爲事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唇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彘姦臣

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見請歸報秦韓之交絕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逾賤臣者耶臣斯願一得見前進道愚計退就殛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於耳而乃用臣

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強秦夫棄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聚散則無軍矣使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難必謀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游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下有

計也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圖察之而賜臣報決

由余對秦穆公

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王得國失國何常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嘗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

古傳卷五

五

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鋤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脩之迹流漆墨其上輸之於宮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爲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爲茵蔣席額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

三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爲大輅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墜墀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

宋人以玉爲楮葉

宋人有爲其君以象爲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列子聞

古傳卷五

六

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一葉之行也

趙襄子學御

趙襄子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王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以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

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夫
誇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於
臣尚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 悍者隣

有與悍者隣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
將滿也遂去之或曰勿之矣子姑待之答
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故曰物之
幾者非所靡也

晏子對哀公

古傳卷五

七

晏子聘於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
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
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
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
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
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
三哉

○ 文媵蘭櫃

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

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
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未爲善嫁女也楚
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桂椒
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
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
謂善鬻珠也

宋人謳唱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
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

古傳卷五

八

之謳又賢於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
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
謳不勝如癸美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癸
四板射稽八板槌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

周君畫莢

客有爲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
繇莢者同狀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
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
上而觀周君爲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

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畫筵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莢同

造父御馬

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恣欲於馬者擅轡筵之制也然馬驚於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筵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彘也王子於期爲駙駕轡筵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

於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咤叱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其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楫下而不能成曲亦其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夷臣共權以爲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其臣共勢以成功乎

延陵卓子

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前則有錯飾後則利鋸筵進則引之退則筵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脚造父見之而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嘆曰筵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鋸在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

所由此聖人之所爲泣也

楚人予盾

今語曰自相予盾出處在此然皆用之各若而問之不知也

楚人有鬻楯與予者譽之曰吾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予曰吾予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予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予不可同世而立

劍馬

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劒水擊
鵠屬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
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
未塗則臧獲不疑驚良觀容服聽辭言仲
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
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
州部猛將必發於平伍

此漢宣統核名實
京房舉功考課之
所祖也

通變論 公孫龍

古雋卷五

十一

曰他辨曰青以白非黃白以青非碧曰何
哉曰青黃不相與而相與反對也不相隣
而相隣不害其方也不害其方者反而對
各當其所若左右不驪故一於青不可一
於白不可惡乎其有黃矣哉黃其正矣是
正舉也其有君臣之於國焉故強壽矣而
且青驪乎黃而白不勝也白足之勝矣而
不勝是木賊金矣木賊金者瑋瑋則非正
舉矣青白不相與而相與不相勝則兩明

也爭而明其色瑋也與其白寧黃黃其馬
也其與類乎瑋其鷄也其與暴乎暴則君
臣爭而兩明也兩明者不明非正舉也非
正舉者名實無當驪色章焉故曰兩明也
兩明而道喪其無有以正焉

可淺可深可章 管子以下三十則皆同

可淺可深可沉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
此言指意要功之謂也天不一時地不一
利人不一事是以著業不得不多人之名

古雋卷五

十二

位不得不殊方明者察於事故不官于物
而旁通於道道也者通乎無上詳乎無窮
運乎諸生是故辯于一言察於一治攻于
一事者可以曲說而不可以廣舉聖人由
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爲之治而計其
意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爲之說而况其
功歲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
暮夜有晷晨半星辰序各有其司故曰天
不一時山陵岑巖淵泉閎流泉淪瀝而不

盡薄承瀝而不滿高下肥瘠物有所宜故曰地不一利鄉有俗國有法食飲不同味衣服異采世用器械規矩繩准稱量數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各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

論赦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犇馬之委轡毋赦者痊睢之

礦石也

堂上遠於百里

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情人而不出謂之戚

出而不入謂之絕入而不至謂之侵出而道止謂之壅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

管仲復於桓公

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此謂道之榮桓公退再拜請復此言

桓公外舍而不昇饋

桓公外舍而不昇饋中婦諸子謂宮人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汝言聞吾有行也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昇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昇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吾是以語汝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爲之奈何中婦諸

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耶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

天有常象

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體一說而不更此謂三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分而職之人臣之事也君失其道無以有其國臣失其事無以有其位然則上之畜下不

妄而下之事上不虛矣上之畜下不妄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上明下審上下同德代相序也君不失其威下不曠其產而莫相德也是以上之人務德而下之人守節義理成形於上而善下通於民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下盡力於農矣故曰君明相信五官肅士廉農愚商工願則上下體而外內別也民性因而三族制也夫爲人君者廢

德於人者也爲人臣者仰生於其上者也爲人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爲人臣者受任而處之以教布政有均民足於產則國家豐矣以勞授祿則民不幸生刑罰不頗則下無怨心名正分明則民不惑於道道也者上之所以道民也是故道德出於君制令傳于相事業程於官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動者也

四稱後三段補在後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惛愚不通諸侯四鄰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辱令桓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惛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社稷宗廟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固其

武臣宜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飭刑政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侯臣服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爲式法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旣以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今若吾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旣官職美道又何以聞惡爲

桓公曰是何言耶以繒緣繒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以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爲善也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有家不治借人爲圖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譬若野獸無所朝處不脩天道不鑒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衆所怨詛希不滅亡進其併優繁其鍾鼓流於傳塞

戲其工讐誅其良臣敖其婦女獫狁畢弋暴遇諸父馳騁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旣輟刑罰則烈內削其民以爲攻伐辟猶漏釜豈能無竭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旣以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以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爲臣不宿事左右君知則仕不知則已若

有事必圖國家徧其發揮循其祖德辨其順途推育賢人讒慝不作事君有義使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於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爲拂遠君爲輔義以與交庶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辭不謗其君不諱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服之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

桓公曰仲父既語我以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爲臣賓事左右執說以進不斬亡已遂進不退假寵鬻貴尊其貨賄卑其爵位進曰輔之退曰不可以敗其君皆曰非我不仁羣處以攻賢者見賢若貨見賤若過貪於貨賄競於酒食不與善人惟其所事倨敖不恭不友善士讒賊與鬪不彌

古雋卷五

十九

人爭唯趨人詔湛酒於酒行義不從不修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爲令迷惑其君生奪之政保貴寵矜遷損善士輔援貨人入則乘等出則黨駢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其君君若有過各奉其身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臣乎桓公曰善哉

水樞

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

水濁重而泊故其民愚疾而妬秦之水洳最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諛諛諛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簡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汚民心易則行無邪是以聖人之治于世也不人告

古雋卷五

二十

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

聖君說度

故聖君說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故令往而民從之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復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是以羣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彼幸而得

之則主日侵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夫日
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

敬靜定性

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
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
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
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

執靜道定

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憂則失紀怒則失

端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愛慾靜之遇亂正
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彼道自來可籍與
謀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
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爲
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
屯泄何中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

文皆用韻

廐史論傳棧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
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圉人矣傳馬棧

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
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
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

婢子論詩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
育育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
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
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吳于戰未亂不
得入軍門國子擿其齒遂入爲于國多百

里奚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
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
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
浩浩乎育育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
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
子其欲室乎

草十二衰

凡草木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下各有草
土葉下於鬻鬻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

蕭蕭下於萑萑下於叢叢下於井井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各有所歸

蛟龍虎豹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

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抵國距國

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衝國以百乘

衝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衝處壤削少半萬乘衝處壤削大半何謂百乘衝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衝處危攝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爲杆格蔽固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繫繫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藏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于爲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爲託食之君然

則大國內欸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噐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

立貲

管子曰請立貲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

外外皆爲質壤被鞅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宮室械器非山無所仰然後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爲柴揜把以上者爲室奉三圍以上爲棺槨之奉柴揜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槨之租若干

畝鍾之國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塆諸侯畝鍾之國也饋山諸侯之國也河塆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塆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歛蔬蒧菜此之謂豫戒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鎡金程諸

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鎡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釜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亡君廢其所宜得而歛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

衡籍

桓公曰寡人所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及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賔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爲吾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

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澤之萌也
漁獵取薪蒸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
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
息之萌九百餘家賔胥無馳而南反報曰
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斷
輪軸下采杼粟田獵而爲食其稱貸之家
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
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賓戚馳而東反
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

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爲食其稱之家丁惠
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千鍾其出之中
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
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涕
爲鹽梁濟取漁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
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百二
十萬也受息之萌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
出泉參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四子已
報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

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
得哉

參患

故凡用兵之計三警當一至三至當一軍
三軍當一戰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
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今交刃接兵而攻
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則
攻之自援者也是以聖人小征而大臣不
失天時不空地利用日惟憂其數不出於

計故計必先定而兵出於竟計未定而兵
出於竟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得衆
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兵不完利
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無甲者同實
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
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
實將徒人與伐者同實短兵待遠與坐而
待死者同實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
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

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積務于兵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敵心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衆所謂無敵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衆者知衆必散故曰無聚衆

晁錯上言兵事本此

主德

古雋門卷五

二十九

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于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兵亂內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

中央之人

中央之人卽史記所謂關說孟子之所謂龍斷也

中央之人臣主之參也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爲急急可以取威以急爲緩緩可以惠民威惠遷於

下則爲人上者危矣賢不肖知之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肖而可威黨於下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爲勞於下兼上下以環其私爵制而不可加則爲人上者危矣

治國

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

古雋門卷五

三十

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徙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爲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毆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

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治國之道也

正靜

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

古雋卷五

三十一

強乃能戴大圓而履大方鑒於太清視於大明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是謂內得然而不反此生之忒凡道必周必密必寬必舒必堅必固守善勿舍逐淫澤薄既知其極反於道德全心在中不可敵匿和於形容見於膚色善氣迎人親於兄弟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于雷鼓心氣之形明于日月察于父母

此即戒慎恐懼

放春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桓公曰何物可比于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道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煦煦乎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土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兒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古雋卷五

三十二

卿諸賦之祖

明王

天冬雷地冬霆草木夏落而秋榮蟄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菹多騰墓山多蟲蠹六蓄不蕃民多夭死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羽劒珠飭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窟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

矣

黃帝問伯高

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荒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

古雋卷五

三十三

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廬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是歲相蕪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蕪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頻戟壹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地均二段

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雜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鎌纏得入焉十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爲材可以爲軸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爲棺可以爲車斤釜得入焉五而當一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

古雋卷五

三十四

距國門以外第四境之內丈夫二犂童五尺一犂以爲三日之功正月令農始作服於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萃焉士聞見博學意察而不爲君臣者與功而不與分焉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爲官賈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不爲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不可使而爲工則視貨離之實而出夫粟是故知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

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爲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爲大功是故非誠賈不得食於賈非誠工不得食於工非誠農不得食於農非信士不得立於朝是故官虛而莫敢爲之請君珍車珍甲而莫之敢有君舉事臣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已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

國機

古雋卷五

三十五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筴陽也壤筴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墨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此二五者亡其勢民失

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

戰賂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爲之出賂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于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阜而曲防之戰賂足矣

古雋卷五

三十六

古雋卷第六

成都楊慎編

孫宗吾校

文中子論祀祭享

陳叔達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三者不同古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薛收曰敢問天神人鬼何謂也周公其達乎子曰大哉周公遠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故悉本於天

古雋卷六

乙

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近則求諸已也已者非他也盡性者也卒歸之人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享禮接焉古者觀盥而不薦思過半矣薛收曰敢問地祇子曰至哉百物主焉萬類形焉示之以民斯其義也古祇字示旁作民形者非他也骨肉之謂也故以祭禮接焉收曰三者何先子曰三才不相離也措之事業則有主焉圓丘尚祀觀神道也方澤貴祭察

物類也宗廟用享懷精氣也收曰敢問三才之蘊子曰天者統元氣焉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隣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元首方足之謂也乾坤之蘊汝思之乎

正本

豐牆塹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樹本淺根芟不深未必擗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于是國不崇仁義不

古雋卷六

二

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始乾喉焦唇仰天而嘆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亂于末也

左儒死諫說苑

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于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

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田饒諫宗衛不能用士

宗衛罷齊相歸舍召門尉二千七人問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皆伏而不

古雋卷六

三

對宗衛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田饒曰非難用也是君之不能用也厨中有腐肉則門下無死士今三升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紕素綺繡靡麗堂楯從風雨敝而士曾不得以緣衣果園梨栗後宮婦人捩以相撻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財而欲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

五本說苑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用能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至而禍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窒大都王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

古雋卷六

四

高山之爲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爲谿谷君子爲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爲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霜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柰何無戒而不慎五本哉

漆雕馬人論三臧說苑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

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上乎

魯石公說劍 說苑

魯石公劍迫則能應感則能動吻穆無窮

變無形像復柔委從如影與響如麗之守戶如輪之逐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閭不及軫呼不及吸舉足不及集相離若蟬翼尚在肱北眉睫之微曾不可以大息小以小况大用兵之道其猶然乎此善當敵者也 如觀舞劍

許綰諫起中天臺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鍾入曰聞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

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綰曰雖無力能商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商既如是其趾頃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爲臺趾古者堯舜建諸天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爲臺趾林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數以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

給王之臺者具以備乃可以作魏王默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 此與莊子螭角蠻觸之語意同

武王伐紂

韓詩外傳 以下二十一則俱同

武王伐紂到于邢丘楯析爲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折爲三者軍當分爲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武王曰然何若矣太公曰愛其人及屋上鳥惡其有人者憎其所與咸劉厥敵靡使有餘

武王曰於戲天下未定也周公趨而進曰不然使各度其宅而佃其田無獲舊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於戲天下已定矣乃脩武勒兵於寧更名邢丘曰懷寧曰脩武行克紂于牧之野

仁人之兵

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居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允居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圓居則若丘山之不可移

古雋卷六

七

也方居則若盤石之不可拔也觸之角摧折節而退爾夫何可詐也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謂湯武之兵也

盡性致志

韓詩外傳

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其暇日多者出人不遠矣夫巧弓之見手也傳角被筋膠漆之和卽可以爲萬乘之寶也及其被乎而賈不數銖人同材鈞而貴賤

相萬者盡性致志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孔子見客

韓詩外傳

孔子見客客去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今其心願兮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夫形體也色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

古雋卷六

八

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鼓鍾于宮聲聞於外

庸人同上

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乎善言心不能知先王之法動作而不知所務止立而不知所定日選於物而不知所貴不知選賢人善士而托其身焉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藏爲政心從而壞遂不反是以動而形危靜則名辱詩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關雎同上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
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
幽幽冥冥德之所載紛紛沸沸道之所行
雖神龍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
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
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至則關雎之事
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
盖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

古雋卷六

九

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
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
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
天地之基也詩曰鍾鼓樂之

下民瘁瘵同上

登高而臨深遠見之樂臺榭不若丘山所
見高也平原廣望博觀之樂沼池不如川
澤所見博也勞心苦思從欲極好靡財傷
情毀名損壽悲夫傷哉窮君之反於是道

而愁百姓詩曰上帝板板下民瘁瘵

東海之魚同上

東海之魚名曰鰈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
達北方有獸名曰婁更食而更視不相得
不能保南方有鳥名曰鷦比翼而飛不相
得不能舉西方有獸名曰麀前足鼠後足
免得甘草必樹以遺蛭蛭距虛其性非能
蛭蛭距虛將爲假之故也夫鳥獸魚猶相
假而况萬乘之主而獨不知假此天下英

古雋卷六

十

雄俊士與之爲伍則豈不病哉故曰以明
扶明則升於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瞽
相扶下傷牆木不陷井阱則其幸也詩曰
惟彼不順征以衆垢闇行也

德輶如毛同上

得也者包天地之美配日月之明立乎四
時之調覽乎陰陽之交寒暑不能動乎四
時不能化也斂乎太陰而不濕散乎太陽
而不枯鮮潔清明而備嚴威務疾而神競

清而福乎天地之間者德也微聖人其孰能與於此矣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養性持命 同上

聖人養一性而御大氣持一命而節滋味奄治天下不遺其小存其精神以補其中謂之志詩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孔子過康子 同上

傳曰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

古傷卷六

十一

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于夏辭色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論議耶徐言問問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信可好嚴乎塊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義自是言人之非瞋目盭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噍噍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

阿谷處子 韓詩外傳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

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泥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負然而棄之促流而挹之負然而溢之坐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

古傷卷六

十二

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嚮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悖我語和暢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絺絺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于此有絺絺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然乖久分其資財棄

之鄙吾年甚少何敢授子子不早去今竊
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
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此事厚誣也而文辭

天子出入之樂韓詩外傳

古者天子左五鍾將出則撞黃鍾而右五
鍾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
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

古雋卷六

十三

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蕤
賓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
肌膚安蕤賓有聲鵠震馬鳴及僕介之蟲
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
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卽席告入也
此言音樂相和物類相應同聲相應之意
也詩云鍾鼓樂之此之謂也

天地有合章同上

傳曰天地有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

則變化有時矣時得則治時失則亂故人
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
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微的而後能見七月
而生齒而後能食期年齔就而後能行三
年齔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
陰陽相反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
而生齒八歲而齔齒十六而精化小通女
七月生齒七歲而齔齒十四而精化小通
是故陽以陰變陰以陽變故不肖者精化

古雋卷六

十四

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化是以
天壽亟夭而性不長也詩曰乃如之人兮
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
精氣闡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不見道端
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
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悠
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辭也是
故稱之日月也說苑作急時之辭也甚焉故稱之日月也

孔子論五美質同上

孔子曰士有五有執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知惠者有貌美好者有執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敖家富厚者不以賑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鬪心智惠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奸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蒞民而以蠱女縱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詩曰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古傳卷六

十五

三苗貫桑同上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滿車長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比期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于周公道路悠遠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達也故重譯而來周公曰吾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

意者中國殆有聖人蓋往朝之於是來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詩曰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 繭卵喻性同上

繭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絲卵之性爲雛不得良鷄覆伏孚育積日累久則不成爲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納之以道則不成君子詩曰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

古傳卷六

十六

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也

卜商折公孫悃同上

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悃道遭行人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悃子夏曰微悃而勇若悃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爲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悃而勇若悃者可乎臣曰可卽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

召公孫惛至入門伏劍疾呼曰商下我有
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內劍吾將與若言
勇於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
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被髮杖矛而
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
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
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
邪我邪惛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
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韜

而坐吾君單韜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
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掄其
一韜而去之者子邪我邪惛曰子也子夏
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圃
中於是兩寇眉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
邪我邪惛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
三矣所謂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
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
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

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
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
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
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
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
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卜
先生也

○ 盍胥對晉平公 同上

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

此也船人盍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
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岷山無足而至
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
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
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
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
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
六翮爾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
爲加高損一把飛不爲加下今君之食客

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就

君子避三端 同上

傳曰鳥之美羽勾啄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瞻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詩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與

古傷卷六

十九

卞莊子 同上

傳曰卞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卞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師卞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於母處是以戰而北也辱吾身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走敵而聞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雪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雪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雪三北將軍止

之曰足請爲兄弟卞莊子曰夫北以養母

也今母沒矣吾責雪矣吾聞之節士不以

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君子聞之曰

三北已雪輔世繼宗國家義不衰而神保

有所歸是子道也死節小具矣而敬孝未

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君子以下是斷辭清

婉而切中

李克論吳亡 同上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

古傷卷六

二十

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文侯曰數勝國之福

也其獨亡何也李克對曰數戰則民疲數

勝則主驕驕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

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此夫差所

以自喪於干遂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波淵全在重疊綱目去數句便不成文

古雋卷第七

成都楊慎編

孫宗吾編輯

分職 呂覽

先王用非其有如有之通乎君道者也
夫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
也智反無能故能使衆能也能執無爲故
能使衆爲也無智無能無爲此君之所執
也人主之所惑者則不然以其智彊智以

古雋卷七

乙

其能彊能以其爲彊爲此處人臣之職也
處人臣之職而欲無壅塞雖舜不能爲武
王之佐五人武王之於五人者之事無能
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王
取非其有如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
道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
辯者語矣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
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
則知所乘矣今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琴吹

竽明日不拜樂已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
也先王之立功名有似於此使衆能與衆
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
使之也譬之若爲宮室必任巧匠奚故曰
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
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爲宮室爲圓必以規
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不
知規矩準繩而賞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
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

古雋卷七

二

此不可不察也人主之不通主道者則不
然自爲人則不能任賢者則惡之與不肖
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國家之所以危
棗棘之有裘狐之有也食棘之棗衣狐之
皮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已有之湯武一日
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
商之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以其
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說以其財賞而天下
皆競無費乎鄴與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

大義通乎用非其有白公勝得荆國不能
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不能
分人則焚之母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
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與衆出高庫
之兵以賦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
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
爲人又不能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
嗇若梟之愛其子也衛靈公天寒鑿池宛
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

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
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
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
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曰春之
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而怨將
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
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
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春之善非
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

矣君者固無任而以職受任工拙下也賞
罰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則受賞者無德而
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而已此治之至也

任地 呂覽

后稷曰子能以窒爲突乎子能藏其惡而
揖之以陰乎子能使吾土靖而畊浴土乎
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藿夷毋
淫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爲冷風乎子能使
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

子能使粟圓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
食之疆乎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
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
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溼者欲
燥燥者欲溼上田棄畝下田棄畊五耕五
耨必審以盡其源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
不生又無螟蟻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是以
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耨八寸所以成
畊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

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使
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
草端大月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
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孟夏之昔殺
三葉而穫大麥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而樹
麥與菽此告民地實盡死凡草生藏日中
出犂首生而麥無葉而從事於畜藏此告
民寃也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天
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有年瘞土無年瘞

土無失民時無使之治下知貧富利器皆
時至而作渴時而止是以老弱之力可盡
起其用曰半其功可使倍不知事者時未
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當時而薄之使
其民而鄰之民既鄰乃以良時慕此從事
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民乃逾處種
稂禾不爲稂種重禾不爲重是以粟少而
失功

辨土 呂覽

凡耕之道必始於墾爲其寡澤而後枯必
厚其耨爲其唯厚而及鎗者莖之堅者耕
之澤其耨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
盡其汗無與三盜任地失四序叅發大剛
小畝爲青魚肚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
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
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
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
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

多蓄實其爲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
見風則儼高培則拔寒則雕熱則修一時
而五六死故不能爲來不俱生而俱死虛
稼先死衆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
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
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
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也故晦
欲廣以平剛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
後成生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慎其種

無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熟有穧也必務其培其穧也植者其生也必先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是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莖生有行故邀長弱不相害故邀大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夫心中央帥爲冷風苗其弱也欲孤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爲族乃多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

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疏樹境不欲專生而族居肥而扶疏則多粃境而專居則多死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粗上下安則禾多死厚土則孽不通薄土則蕃輻而不發壚埴真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

審時 呂覽

凡農之道厚之爲實斬木不時不折必穗

稼就而不穫必遇天苗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據之容手此之謂耕道是以得時之禾長稠而穗大本而莖殺疏穧而穗大其粟圓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之疆如此者不風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穗鉅而方奪稻米而不香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末穧穗闊而青零多粃而不滿得時之黍芒莖而微下穗芒以長搏米而薄糠舂

之易而食之不喂而香如此者不飴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葉藁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香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稠疏穧穗如馬尾大粒無芒博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短稠短穗多粃厚糠米多粃厚糠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粃虎辟米而不時特定熟叩天而死得時之麻必芒

以長踈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杲以均
後時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墮得時
之菽長莖而短足其美二七以爲族多枝
數節競葉蕃實大菽則圓小菽則搏以芳
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先時者
必長以蔓浮葉踈節小莢不實後時者短
莖踈節本虛不實得時之麥稠長而頸黑
二七以爲行而服薄糕而炎色稱之重食
之致者以息使人肌澤且有力如此者不

古雋卷七

九

蚰蛆先時者暑雨未至胼動蚰蛆而多疾
其次手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
而美芒是故得時之稼與失時之稼約莖
相若稱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量粟相若而
春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得時
者忍饑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
氣章百日食之耳目聰明心意廣智四衛
變疆殫氣不人身無苛殃黃帝曰四時之
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

古雋卷第八

成都楊慎編

孫宗吾校

古律呂書文

音始于宮窮于角數始于一終于十成于
三氣始于冬至周而復生神生無形成于
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就形
形理如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別故
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

古律呂書文

乙

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情核其華道者
明矣非其聖心以乘聰明孰能載天地之
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
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
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

太公論五音

武王問太公曰音律之聲可以知三軍之
消息勝負之決乎太公曰夫律管十二其
要有五音宮商角徵羽此正聲也五行之

神道之常也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也古者三皇之世無有文字皆有五行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其法以天清靜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徧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成敗之機武王曰

古傳卷八

二

善太公曰微妙之音皆有外候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抱鼓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鐵之音者商也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寂寞無音者宮也此五音者聲色之符也易曰師出以律

周禮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其吉凶左傳師曠吹南風不競知楚必無功太史遷曰六律萬事律本焉其於兵械

所係尤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國語伶州鳩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展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大簇之下宮布令于商

古傳卷八

三

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及反羸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于百姓故謂之羸所以優柔容民也此皆可考吹律聽軍之事

齊威王使人說越王

史記

當楚威王之時越比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爲不伐楚者爲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

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故三
晉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汙之力
不効所重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
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況於攻城圍邑乎
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
地以聚當郟之境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
之間不東商於析鄆宋胡之地夏路以左
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則
齊秦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

地不耕而穫之不此之爲而頓刃於河山
之間以爲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柰
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
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
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
過是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汗馬之
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
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柰
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以

至無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軍北
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
者閼晉楚也晉楚不閼越兵不起是知二
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
大不王小不伯復讎龐長沙之粟也竟澤
陵楚之材也越窺兵通無假之關此四邑
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
敵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
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劉

漢曰齊使亦奇略戰國策士亦何多陳軫蘇秦之外猶有不知而雄辨若此者

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史記

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悅而舍之右
室須至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
琴王勃然不悅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
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
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
深擘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
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

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悅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爲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醕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

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保全昌失保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勿離前淳于髡曰猗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傳合䟽鐸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

民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無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脩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嚮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暮年封下邳號曰成侯

農器 六 破

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耒耜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耰之具其子戟也蓑蓐笠笠其甲冑于櫓也鑊鍾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也鷄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紵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鋤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堅守也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

長其將師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取芻其廩庫也春秋治城郭脩溝渠其塹壘也故用兵之具盡於人事也管子禁藏篇曰什伍以爲行列賞誅爲文武繕農且當器械耕農當攻戰推引鉋耨以當劔戟被簣以當鎧鑠苴笠以當盾櫓故耕器具則戰器備農事習則功戰巧矣又輕重已篇云張耜當弩鉋耨當劔戟獲渠當芻月軻簣苴當楯櫓

故耕械具則戰備矣合而觀之可見古人寓兵於農之意

越女對越王劔術

越有處女出於南林越王乃使使聘之問以劔戟之術處女將比見于王道逢一翁自稱曰袁公曰吾聞子善劔願一見之於是袁公即杖篠簳竹竹枝土頡橋末墮地女即捷末袁公則飛上樹化爲白猿遂別去越王越王問曰夫劔之道則如之何女

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手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騰兔追形逐影光若彷彿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橫逆順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王欲試之其駭即見

陳音論射

越王問陳音曰願聞正射之道音曰夫射

之道身若戴板頭若激中左蹉右足橫向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舉弩望敵翕心咽咽與氣俱發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教豈况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

范蠡苦成對越王

越王問伐吳之策范蠡對曰臣聞峻高者隕葉茂者摧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不並盛五行不俱馳陰陽更倡氣有盛衰故

溢堤之水不淹其量燭乾之火不復其熾
水靜則無漚漚之怒火消則無熹毛之熱
今吳乘諸侯之威以號令於天下不知德
薄而恩淺道狹而怨廣權懸而智衰力竭
而威折兵挫其壞敗隨而襲之兵不血刃
士不旋踵吳之君臣爲虜矣臣願大王匿
聲無見其動以觀其靜大夫苦成曰夫水
能浮草木亦能沉之地能生萬物亦能殺
之江海能下谿谷亦能朝之聖人能從衆

古傳卷八

十

亦能使之今吳承闔閭之軍制子胥之典
教政平未虧戰勝未敗大夫誣狂佞之人
迷於策慮輕于朝事子胥力於戰聞死於
諫議二人權必有壞敗願王虛心自匿無
示謀計則吳可滅矣

中黃伯矜勇尹子

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孫而右搏彫虎
惟象之未與吾試焉有力則又願爲牛欲
與象聞以自試今二三子以爲義矣將器

乎試之夫貧窮者太行之孫也疏賤者義
之彫虎也而吾曰遇之亦足以試矣昔國
有石焦原者廣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
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莒子獨却行齊踵焉
所以稱于世矣夫義之爲焦原也亦高矣
賢者之於義必且齊踵所以服一時也

天老說鳳

天老對黃帝曰西申之國丹穴之山爰有
神鳥名爲鳳焉鳳之象也鴻前麟後蛇頸

古傳卷八

十一

而魚尾鸛頰而鴛思與肥同龍文龜身燕頤

而雞喙頭上青戴仁白抱義斧赤負禮胷

黑蘊智足下黃履信有六象九苞頭象天

目背象月翼象風足象地尾象緯九苞口

苞命眼合度耳聽達舌詘申色光彩冠短

周宋均云周當作朱周朱古同音距允鈞音激揚腹文戶

不妄納故曰文戶天爲生食積石之山其樹名瓊

枝以琦玕琅玕爲實天又爲生离珠一人

三頭逋卧逋起以伺琅玕與琦玕子其鳴

也小音金大音鼓音如簫自歌幹如干自舞昏鳴曰歸昌節節足足啗啗邕邕其音英英淒淒鏘鏘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與八風氣應時雨徊鬱鵬翔懸圃過崑崙軼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風穴食有質飲有儀住即文始來即嘉成惟鳳爲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

古傳卷八

十三

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止則騶于閣司晨爲羣夜率行則翔于車以節路驅

春秋元命包論五藏

元命苞曰目者肝之使肝木之精蒼龍之位也鼻者肺之使肺者金之精白虎之位也耳者心之候心者火之精精上爲張星陰者腎之謁腎者水之精上爲虛危口者脾之門戶脾者土之精上爲北斗主變化

者也

兵形象水 孫子虛實篇節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治氣治心 軍爭篇節

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

古傳卷八

十三

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

窺敵三十二術 行軍篇節

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

而條達者樵采也少而往來者管軍也辭
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駐者退也輕
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
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
仗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
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
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
也殺馬食肉者軍無糧也懸瓶不返其舍
者窮寇也諄諄喻喻徐與人言者失衆也

古方略卷八

十四

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
衆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

兵勢 全文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闢衆如
闢寡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
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礮投卵
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
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
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聲不過

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
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
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
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
之哉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勢也驚鳥之
疾至于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
節短勢如彊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閉亂
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圜圜而不可敗亂生
於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強治亂數也勇怯

古方略卷八

十五

勢也強弱形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
之與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故
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
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
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
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司馬法仁本篇 節

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
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

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
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
所以無愛民也

文法如竿頭進步吾民其民已見彼此又加一夫尤

此句尤難下

應劭記十反

伯夷讓國以采薇展禽不去於所生孔子
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偶耕墨翟摩頂
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爲干木息偃以蒲
魏包胥重繭而存郢夷吾朱紘以三歸平

古傳門卷八

上六

仲辭邑而濯纓惠施從車以百乘桑扈徒
步而裸形甯戚商歌以干祿顏闔踰垣而
遁榮高柴趣門以避難季路求入而隕零
端木結駟以貨殖顏回屢空而弗營孟獻
高宇以美室原思蓬門而楮盈

淳于髡斗酒說

史記

齊威王置酒後宮召淳于髡賜之酒問曰
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
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

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
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
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恭鞞
鞠脆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
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
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
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
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
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

古傳門卷八

上七

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
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
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
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
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
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
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其後百
餘年楚有優孟

東坡曰男女襍坐幾於勸矣而何諷之

有以吾觀之蓋有微意以多方之無常
知飲酒之非我觀變識妄而平生之嗜
亦少衰矣是以托於放蕩之言而能已
荒主長夜之飲蓋未有知其趣者

九方臯相馬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
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
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
此者絕塵弭躐臣之子皆不才也可告以

古詩卷八

十八

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
擔繆薪禾者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之
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
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
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
悅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
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
樂喟然太息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
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

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
見不見其所不見其視其所視而遺其所
不視若臯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
果天下之馬也

解蔽篇 節文

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之有也宣而成隱
而敗闇君無之有也故君人者周則讒言
至矣而直言反矣小人遁而君子遠矣詩
曰墨以爲朗狐狸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

古詩卷八

十九

君子者宣其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
遁而小人矣詩云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
言上明而下化也

宋人作朋黨論
千言不及此

論俗士輕今重古

世俗率神貴古昔而賤黷同時雖有追風
之駿猶謂之不及造父之御也雖有連城
之珍猶謂之不及楚人之泣也雖有擬斷
之劍猶謂之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起
死之藥猶謂之不及和鵲之所合也雖有

超群之人猶謂之不及竹帛之所載也雖有益世之書猶謂之不及前世之遺文也是以仲尼不見重於當時太玄見嗤於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曜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於今之才士不減古之枯骨重所聞輕所見非一世之患矣昔之破琴斲絃者諒有以乎

古夢書 御覽引

夢者像也精氣動也魂鬼離身神往來也陰陽感成吉凶驗也夢者語其人預見造過失如其賢者知之自改革也夢者告也告其形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鼻不喘嗅口不言也魂出遊身獨在身心所思念忘身也受天神戒還告人也受戒不精忘神言也名之爲寤告符臻也古有夢官世相傳也昔聖帝明王之世神氣昭然先見故堯夢乘龍上泰山舜夢擊天鼓禹夢其手

長湯夢布令天下其後皆有天下桀夢疾風壞其宮紂夢大雷擊其首齊襄夢爲大禽所中秦二世夢虎噬其馬其後皆失天下

相貝經 御覽引

相貝經者朱仲受之於琴高琴高乘魚浮于河海水產必寃朱仲學仙于琴高而得其法獻珠于漢武云不知所以獻助爲會稽太守仲又遺助以徑尺之貝并致此文於助曰黃帝堯舜夏禹三代之真瑞靈奇

之祕寶其有次此者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珠貝有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紫愈疾珠明目綬消氣鄮霞伏蛆蟲不能延年增壽其禦害一也復有下此者鴈喙蟬脊以逐溫去水無奇功貝大者如輪文王請大秦貝徑半尋穆王得其殼懸之昭觀秦繆公以遺燕龜可以明目宜金宜玉貝如珠璣或曰駿其性寒其味甘已水毒浮貝

使人寡無以近婦人黑白各半是也濯使
善驚無以近童子黃唇黥齒有赤駁是也
頤貝使人病瘡黑鼻無皮是也瞬貝使人
胎消勿以示孕婦赤帶通脊是也慧貝使
人善忘勿以近熾內穀赤絡是也營貝使
童子愚女子淫青唇赤鼻是也碧貝使人
盜脊上有縷句脣是也雨則重霽則輕委
貝使人志強夜行伏迷鬼狼豹百獸赤中
員是也雨則輕霽則重

祖餞祝

蔡氏

今歲淑月日吉辰良爽應孔嘉君當遷行
神吉兆休氣燿燿卦著利貞天見三光鸞
鳴雍雍四牡彭彭君既升輿道路開張風
伯雨師灑道中央陽遂求福蚩尤辟兵蒼
龍來轍白虎扶衡朱雀引輓玄武作朋勾
陳居中厭伏四方君往臨邦長樂無疆

雜陰陽書

禾生於棗或楊九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

禾生於寅壯於丁午長於丙老於戌死於
申惡於壬癸忌於乙丑凡種五穀以生長
壯日種者多實老惡死日種者收薄以忌
日種者敗傷又用成收滿平定日爲佳大
豆生於槐九十日秀秀後七十日熟豆生
於申壯於子長於壬老於癸死於寅惡於
甲乙忌於卯午丙丁小豆生於季六十日
秀秀後六十日成成後忌於大豆同麻生
於楊或前七十日花後六十日熟種忌四

季辰戌丑未

秀後五十日成麥生亥壯於卯長於辰老
於巳死於午惡

二百一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忌與大麥
同蟲食杏者麥貴稻生於柳或楊八十八
秀秀後七十日成戊巳四季日爲良忌寅
卯辰惡甲乙

春秋元命包九州解

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州之爲言

殊也合同類異別其界也昴畢間爲天街散爲冀州分爲趙國立爲常山牽牛流爲揚州分越國立爲揚山軫星散爲荊州分楚國荆之爲言強也陽盛物堅其氣急悍也虛危之精流爲青州分爲齊國立爲萊山天弓星主司弓弩流爲徐州別爲魯國徐之爲言舒也言陰牧內安詳也五星流爲兗州兗之言端也隄精端故其氣纖殺分爲鄭國鈞鈴星散爲豫州豫之爲言序

也言陰陽分布各得處也東井鬼星散爲雍州分爲秦東距殺坂西有漢中南含高山北阻居庸得東井動深之萌其氣險也觜參流爲益州益之爲言隘也謂物數並決其氣急切夾列也箕星散爲幽州分爲燕國幽之爲言窈也言風出入窈冥敏勁易曉故其氣躁急榮室流爲并州分爲衛國之鎮立爲明山弁之爲言誠也精舍交弁其氣勇抗誠信也

宋何承天達性論

夫兩儀既位帝王叅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材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稟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智周萬物妙思窮幽蹟制作倖造化歸仁與能是爲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王燭揚暉酸鹹百品備其膳羞絲紵玄黃供其器品服

文以禮度娛以八音夫物儉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有餘則情治秦樂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務於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乾坤以易簡示物慤慤若此之篤也安得與夫飛沉喘蠕並爲衆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漁候射獮祭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麝卯庶人不數畧行簞作歌宵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

尉不遜五犯是翼殷后改祝孔鈞不綱所以明仁道也

後漢孔融汝穎優劣論

孔融以爲汝南士勝穎川士陳長文難之答曰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武皇帝共於道中穎川士雖抗節未有韻頡天子者也汝南子伯與其友人共說也俗將壞因夜奔聲號哭穎川雖憂時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府許椽教太守鄧晨高開

古詩卷八

十八

稻陂數萬頃累世獲其功夜有火之瑞韓元長雖好地里未有成功見効如許椽者也汝南張元伯身死之後見夢范巨卿穎川士雖有奇異未有能神者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穎川士雖多聰明未有能離婁並照者也汝南李洪爲太尉椽弟煞人當死洪自劾詣閣乞代弟命便飲酖而死弟用得全穎川雖尚節義未有能煞身成仁如斯者也汝南翟子威爲東

郡太守始舉義兵以討王莽穎川士雖疾惡未有能破家爲國者也汝南袁公著爲甲科郎上書欲治梁冀穎川士雖慕忠謹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

魏阮瑀文質論

蓋聞日月麗天可瞻而難附群物著地可察而易制夫遠不可識文之觀也近而得察質之用也文虛質實遠䟽近密援之斯至動之應疾兩儀通數固無攸失若乃陽

古詩卷八

三十七

春敷華遇衡風而墮落素葉變秋既究物而定體麗物若偽醜器多牢華壁易碎金鐵難陶故言多方者中難處也術饒津者要難求也意弘博者情難足也性明察者下難事也通士以四奇爲人必有四難之忌且少言辭者政不煩也寡知見者物不優也專一道者思之散也混濛蔑者民不備也質士以四短爲人必有四安之報故曹叅相齊寄托獄市欲令姦人有所容立

及爲宰相飲酒而已故夫安劉氏者周勃
正嫡者周勃大臣未強不至華言孝文上
林苑欲拜嗇夫釋之前諫意崇敦朴自是
以降其爲宰相皆取堅強一學之士安用
奇才使變典法

應場文質論

皇窮肇載陰陽初分日月運其光列宿曜
其文百穀麗于土芳華茂于春是以聖人
合德天地稟氣淳靈仰觀象于玄表俯察

式於羣形窮神知化萬國是經故否泰趨
道無攸斁二政代序有文有質若乃陶唐
建國成周革命九官咸人濟濟沐令火龍
黼黻曄曄于廊廟交晃旂旒曷奕乎朝廷
冠德百王莫參其政是以仲尼嘆煥乎之
隆從郁郁之盛也夫質者端一玄靜儉嗇
潛化利用承清泰御平業循軌量守成法
至乎應天順民撥亂夷世摘藻奮權赫奕
丕烈紀攄協律禮儀煥別覽墳丘于皇代

建不刊之洪制顯宣尼之典教探微言之
所蔽若夫和氏之明壁輕縠之桂裳必將
遊玩于左右振飾于宮房豈爭牢僞之勢
金布之剛乎且少言辭者孟僖所以不能
荅郊也寡智見者慶氏所以困相鼠也今
子棄五典之文闇禮智之大信管望之小
尋老氏之蔽所謂循軌常趨未能釋連環
之結也且高帝龍蜚豐沛虎據秦楚唯德
是建唯賢是與陸鄺摘其文辯良乎奮其

權譎蕭何創其章律叔孫定其庠序周樊
展其忠教韓彭列其威武明達天下者非
一士之術經營宮廟者非一匠之矩也逮
至高后亂德損我宗劉朱虛軫其慮辟疆
釋其憂曲逆規其模酈友詐其遊襲據北
軍實賴其疇冢嗣之不替誠四老之由也
夫諫則無義以陳問則服汙沾濡豈若陳
平敏對叔孫據書言辯國典辭定皇居然
後知質者之不足文者之有餘

汜勝之書論

凡耕之本在於趣時和土務糞澤旱鋤穫
春凍解地氣始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氣和
以此時耕田一而當五名曰膏澤皆得時
功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強地黑墾土輒平
摩其塊以生草草生復耕之天有小雨復
耕和之勿令有塊以待時所謂強土而弱
之也春候地氣始通柵櫟木長尺二寸埋
見其二寸立春後土埋散上沒掘陳根可

古傳卷八

拔此時二十日後和氣去即土剛以此時
耕一而當四和氣去耕四不當一杏始華
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花復耕耕輒藺之
草生有雨澤耕重藺之土甚輕者以牛羊
踐之如此則土強此謂弱土而強之也春
氣未通則土歷適不保澤終歲不宜稼非
糞不愼無旱耕須草生至可種時有雨即
種土相親苗獨生草穢爛皆成良田此一
耕而當五也不如此而旱耕塊硬苗穢同

孔出不可鋤治反爲敗田秋無雨而耕絕
土氣土堅塔名曰脂田及盛冬耕泄陰氣
土枯燥名曰脯田脯田與脂田皆傷田二
歲不起稼則一歲休之凡愛田常以五月
耕以當三六月耕一當再若七月耕五不
當一冬雨雪止輒以藺之掩地雪勿使從
風飛去後雪復藺之則立春保澤凍蟲死
來年宜稼得時之和適地之宜田雖薄惡
收可畝十石

古傳卷八

三十

古傳八卷終

古雋八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楊慎編雜採周秦漢諸子之文惟末數篇爲孔
融阮瑀應瑒諸人雜文每篇各立標目不甚分類
亦不甚敘時代蓋隨手鈔記之本後人取而刻之
耳前有王象乾楊太史別集序稱慎遺書自詩文
以外約七十餘種懼有湮沒檄取其家得餘冬序
錄古今諺詞品謝華啓秀韻寶古雋各種合爲
一集付之梓云云則此其所刻之一種而冠以七
種之序也

風雅逸篇十卷

〔明〕楊慎輯

吉林省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至八年廣漢

鍾登甲樂道齋刻函海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風雅逸篇

十卷》提要

風雅逸篇序

風雅逸篇錄中古先秦歌詩也楚鳳魯麟風之逸也
堯衢舜薰雅之逸也載在方冊矣易以名之逸外三
百篇皆逸也粵稽魯論兩引逸謂侈止兩韻約僅五
言後素昭文何遠興仁聖咨賢焉賢起聖焉於是乎
取之以此其存概彼其餘豈必無主文誦諫之旨民
彝物理之訓哉惜夫世遠籍湮不能舉其全也然其
餘句散見諸書若二戴禮若春秋內外傳若汲冢沉
文若諸子環語網羅放失綴合綴殘尙多有之吐珠
於澤誰能不含聖詒所遺而後人拾以爲己寶茲類
風雅逸篇序

之謂乎孔子曰詩三百又曰誦詩三百墨子曰誦詩
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司馬遷曰古詩
三千餘篇孔子刪之爲三百篇由前言之則太師所
職數止此由後言之則今所存十一千百耳自逸詩
外若因事造歌異裁別體若舞首驚誦蠶蜩龍蛇後
代詞人刻意莫追其宛轉附物怡悵切情葢不啻驚
心動魄一字千金而已若是者雖多所軼沒而謹其
遺者粹之卒矣啻足爲更僕之誦哉故錄首黃帝彈
歌至伯夷薇歌爲第一卷錄琴操歌謠詞曲三十一
篇爲第二卷錄石鼓詩十章爲第三卷錄逸詩篇名

斷章存者十篇有句亡篇名者四十四條爲第四卷
錄經傳所載孔子歌辭及諸事涉孔子者廿二篇爲
第五卷錄魯衛齊晉鄭宋吳趙成徐秦楚君臣民庶
婦女胥靡併優雜歌謳操曲誦祝相曲爲第六卷第
七卷錄古諺古語古言鄙詩鄙語野語俗語故語民
語不恭之語百五十條爲第八卷錄荀卿成相雜辭
三章俛詩一章附蘇秦上秦王詩爲第九卷錄葛天
氏八闕訖于師延滌角有篇目逸其辭存其名義爲
風雅逸篇十卷終焉錄成有過而問者謂之曰子知
富翁有好古者乎牟鼎區軒彌厥穿穴圖籍繪障皆
風雅逸篇序

三

彼辨裂罄已懷資受市魁嘔子所爲嗜古辭者將無
類茲吹映之吟則穿穴也糟粕之拾則罅裂也心力
之玩則罄而資依託之售則受若強請刊落之其尚
有盈辭于投筆而起負序以謝曰然業已成子不忍
廢也子之言予不敢忘則書之以終策新都楊慎撰

風雅逸篇卷一

新都楊慎輯 綿州李調元校定

彈歌 劉勰云黃歌斷竹實之至也又曰斷竹之
歌乃二言之始。黃黃帝也。

越陳音曰彈起於古之孝子不忍其親葬之

野爲禽獸害故作彈以守之故歌曰

斷竹續竹飛土逐犬 宋古肉字今吳越春秋作害非

康衢歌 列子

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擊壤歌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

風雅逸篇卷一

何有哉

神人暢操 琴操云唐堯作

清廟穆兮承予宗百寮肅兮于寢堂醑禱進福求年

豐有諒 古辭 在坐敕子爲害在元中欽哉昊天德不

降承命任禹寫中宮 室徒紅切。吳才老韻引楊諫
議銘太尉在懷四世以公於陵

正直僕射於唐可叶公則堂
亦當爲此叶。○害亦本作害

箕山歌

夏侯元云許由作箕山歌

登彼箕山兮瞻望天下山川麗崎萬物運普日月運

照靡不記暗游技其間何所却慮歎彼唐堯獨自愁

言勞心九州憂勤后土謂予欲明傳禪易祖我樂如
何葢不盼預河水流兮緣高山甘瓜施兮葉綿樂高
林肅兮相錯連居此之處傲唐君

帝舜庸作歌

勅天之命惟時惟幾

乃歌曰乃者繼事之辭歌已復歌曰乃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阜陶虞歌歌 廣即古文續字見說文

元首明音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阜陶又歌曰

鳳雅進篇卷十

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卿雲歌

尙書大傳曰惟五祀奏鍾石論人聲乃及鳥

獸咸變於前諛然乃作大唐之歌歌者二年

昭然乃知乎王世明有不世之義招爲賓客

而雍爲主人始奏肆夏納以孝成舜爲賓客

而禹爲主人樂正進贊曰尙書大室之義唐

爲虞賓至今衍於四海成禹之變垂於萬世

之後帝乃唱之曰

云 入伯成進稽首曰 云

云於時入風循道卿雲鼓縈蟠龍憤仰於其

臧蛟龍躍踊於其淵龜賁咸出於其穴遷虞
而事夏也

八伯歌

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予一人

帝乃哉歌

日月有當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子論樂
配天之靈遷於賢聖莫不咸聽鼓乎鼓之軒乎舞之
菁華已竭寒衰去之

南風歌

鳳雅進篇卷一

三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

阜吾民之財兮

南風歌琴操以爲舞作

反彼三山兮商岳巖巖天降五老兮迎我來歌有黃

龍兮自出於河負書圖兮委蛇羅沙案圖觀識兮閑

天嗟嗟繫枌拊韶兮淪幽洞微鳥獸跄跄兮鳳凰來

儀凱風自南兮喟其增悲

思親操

陟彼歷山兮崔嵬有鳥翔兮高飛瞻彼鳩兮徘徊河
水洋洋兮清涼深谷鳥鳴兮嚶嚶設置張弓兮思我

父母力耕日與月兮往如馳父母遠兮吾將安歸

舜祠田辭 文心雕龍

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

包山謠

揚方吳越春秋○今吳越春秋無之蓋揚方趙翼俱著此書今所行者疑之書而方所著亡矣○沈懷遠南越志曰牛女之分揚州之末土也爰有大山實口素望又有石簪峨起壁立內存金簡玉字

禹得金簡玉字書藏在洞庭包山湖

襄陵操 琴操云大禹作

嗚呼洪水滔天下民愁悲上帝愈恣三過吾門不入

父子道哀嗟嗟不欲煩下民

鳳雅逸稿 卷一

塗山歌 琴操

四

川八上

綏綏白狐九尾龍麗我家嘉夷來賓爲王成于室家
我郁攸昌天人之際於茲則行明矣哉

五子歌

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甯予視
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
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爲人上者奈
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
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末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
有此冀方今失厥道左傳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

日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詒厥子孫關石和

鈞王府則有荒陞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

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嘯依鬱陶乎予心敦厚有

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禹王懌辭

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

夏人歌

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趨歸於毫毫亦大兮

樂兮樂兮四牡騶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

樂兮蓋觀乎薄薄亦大兮 毫作薄從舊本

鳳雅逸稿 卷一

五

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

秣金闕歌

韋昭三五歷紀云闕龍逢作

秣馬金闕

殷末謠

帝惑姐已玉馬走

麥秀歌

史記云其子過殷故墟作詩書大傳曰微子
過殷故墟見麥秀之野斷禾黍之烟燧也乃
爲麥秀之歌

麥秀薪薪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史

麥秀薪薪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仇傳

傷殷操琴操亦以爲微子

麥秀薪薪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我好仇

箕子操

嗟嗟紂爲無道殺比干嗟重復嗟獨奈何漆身爲鴆

被髮以狎狂今余宗廟何天乎天哉欲負石自投河

嗟復嗟奈社稷何

拘幽操

殷道溷溷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別兮迷亂聲色

風雅逸篇卷一

六

信讒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幽閉牢耕由其言兮

遭我四人憂勤勤兮勤叶音虔

文王操

翼翼翔翔彼鳳凰兮唧書來遊以會昌兮瞻天察圖

殷將亡兮蒼蒼之天始有萌兮五神連精合謀房兮

興我之業望羊來兮

採薇歌

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

農虞夏忽焉沒兮我適安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採薇操琴操

登彼高山言採其薇以亂易亂不知其非神農虞夏
忽焉沒兮我適安歸

風雅逸篇卷一

風雅逸篇卷一

七

八十八

風雅逸篇卷二

新都 楊慎輯 錦州 李調元 校定

克商操 武王

上告皇天兮可以行乎

辟離辭

舟張辟離鶴鶴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 尚書大傳

有昭辟離有賢汧官田里周行濟濟銷銷相從執質

有族以文

敕爾瞽率爾眾工奏爾悲誦肅肅離離 無怠無凶 周官注

風雅逸篇卷二

後慕歌 太平御覽 泰伯作

先王既徂長賈異都哀喪腹心未寫中懷 懷音集御

其一不知其他于生二追念伯仲我季如何梧桐 波傳人知

姜生於道周高歸魂于切三國志李興表孔明閣文漢

魁之彷彿冀宮舒徘徊 舒古 臺閣既除何爲遠去使

此空虛支骨離別垂恩南隅瞻望荆越涕淚交流伯

兮仲兮逝肯來遊非此二人誰祈此憂

越裳操 樂錄

越裳獻白雉周公作歌

於戲嗟嗟非旦之力乃文王之德

神鳳操

周成王時鳳凰來儀成王作歌

鳳凰翔兮於紫廷于何德兮以感靈賴先人兮恩澤

臻于胥樂兮民以甯

黃澤辭 穆天子傳下同

天子東遊于黃澤使官歌謠曰

皇之陀其馬歟沙皇人威儀皇之澤其馬歟玉皇人

壽穀 沙叶音莎儀叶音儀

白雲謠

天子賜西王母於瑤池西王母爲天子謠曰

風雅逸篇卷二

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于無死

尙能復來

穆天子謠

予歸東土和洽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比及三年

將復而野

黃竹歌

天子於黃竹遇雪作

我徂黃竹 缺一 員閔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家

卿皇我萬民旦夕勿忘

我徂黃竹 缺一 員閔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家

卿皇我萬民旦夕勿窮

有皎者路翩翩其飛嗟我公侯勿則遷居樂甚寡人
不如遷土禮樂其民

西王母吟

徂彼西土爰居其所虎豹爲羣鳥雀與處嘉命不遷
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將去予吹笙鼓簧中心翔翔
世民之子惟天之望

宣王時童謠

史記作童女謠

靡弧箕服實亡周國山桑曰靡弧弓也箕木名服矢
箕箕蓋矢房舊說以爲箕蓋之箕非

鳳雅遺集卷二

履霜操

尹吉甫之子伯奇無罪爲後母所讒而見逐
乃集芰荷以爲衣採梓花以爲食晨朝履霜
自傷見放於是援琴鼓之而作此曲

履朝霜兮採晨寒考不明其心兮聽讒言孤恩別離
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衍痛沒不同兮息有偏
誰諫碩兮知我冤

越人歌

劉向曰越人歌者楚王之弟鄂君子皙泛
翰舟於新波之中榜櫓越人鼓掉而歌此詞

以感鄂君鄂君聞之掄修袂而擁之舉翠被
而覆之

今夕何夕兮蹇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
蒙修被好兮不嘗垢恥心幾頑而不絕兮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欲君兮君不知

越謠歌

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簦我跨馬他
日相逢爲君下

河上歌

伍子胥

同病相憐同憂相拯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瀕下之水
鳳雅遺集卷二

因復俱流胡馬望北風而立越燕向日而照誰不愛
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

烏鶯歌

吳越春秋

越王夫人去國降吳時作

仰飛鳥兮烏鶯凌元虛兮號翩集洲渚兮優恣啄蝦
蟭翻兮雲間任厥性兮往還妾無罪兮負地有何辜
兮譴天飄獨兮西往孰知反兮何年心懷懷兮若割
淚泣泣兮雙懸

彼飛鳥兮鶯鳥已回翔兮翕蘇心在專兮素蝦何居
食兮江湖徊復翔兮遊颺去復往兮於乎始事君兮

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來遇兮何辜離我國兮去吳
妻衣褐兮爲婢夫去冕兮爲奴歲遙遙兮難極冤悲
痛兮心惻腸千結兮服膺於平哀兮忘食願我身兮
如鳥身翺翔兮矯翼去我國兮心遙情惋傷兮誰識

采葛婦歌 同上

葛不連蔓菜台白我君心苦命更之嘗膽不苦甘如
飴令我採葛以作絲女工織兮不敢遲弱於維兮輕
罪罪號絺素兮將獻之越王悅兮忘罪除吳王觀兮
飛尺書增封益地賜羽奇機杖齒尊諸侯儀羣臣拜
舞天顏書我王何憂能不移

風雅逸篇 卷二

五

漁父歌

子胥逃楚適吳有漁父渡之因歌而呼之曰

日月昭昭乎侵已馳與子期蘆之漪

又歌曰

日已夕乎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不可渡爲事浸急兮

將奈何

又歌曰

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

又漁父歌

出越絕與吳越春秋不同

日昭昭侵以施與予期市蘆之碕

子胥諫吳王辭

於呼哀哉遭此默默忠臣掩口讒夫在側政敗道壞
諛諛無極邪譴僞辭以曲爲直舍讒攻忠將滅吳國
宗廟既夷社稷不食城郭邱墟殷生荆棘

窮劫之曲

楚樂師卮子傷吳師入郢掘平王墓昭王出
奔乃援琴爲之曲

王耶王耶何垂吳不顧宗廟聽讒尊任用無忌多所
殺誅夷白氏族幾滅二子東奔適吳越吳王哀痛助

風雅逸篇 卷二

六

初怛垂涕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
王奔發留兵縱騎虜宗闕荆楚骸骨遺掘發輓辱腐
尸恥難雪幾危宗廟社稷滅莊王何罪國幾絕卿士
悽愴民惻悵吳軍雖去怖不歇願王更隱撫忠節勿
爲讒口能謗褻

別離相去辭

越王伐吳軍士所作

躁躁摧長而兮摧戰馭及所離不降兮以泄我王氣
蘇三軍一飛降兮所向皆徂一士判死兮而當百夫
道祐有德兮吳卒自屠雪我王宿恥兮威振八都軍

五難更兮勢如貌癯行行各努力兮於乎於乎

吳夫差時童謠

梧宮秋吳王愁

河梁歌

越勾踐伐秦作河梁之歌

渡河梁兮渡河梁舉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
霜隆冬道路誠難當陳兵未濟秦師降諸侯怖懼皆
恐惶聲傳海內威遠邦稱伯穆桓齊楚莊天下空甯
壽考長悲歸去兮河無梁

河梁歌 列女傳

風雅逸篇卷二

七

趙河津吏女女娟作

升彼河兮而觀清水揚波兮冒冥冥禱求福兮醉不
醒 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澹乃清妾持楫兮
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楫兮行無疑

段干木歌 呂氏春秋

魏文侯禮段干木國人誦之曰

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

卞和獻玉退怨之歌

悠悠沂水經荆山精氣鬱洽谷岩岩中有神寶灼明
明穴山采玉難為功 功叶音先於河獻之楚失王遇王暗

昧信讒言斷截兩足雖餘身悅仰嗟歎心摧傷紫之

亂朱紛墨同空山獻歎涕龍鍾天鑒孔明竟以彰沂
水滂沛流于汶進寶得則足離分斷者不續豈不怨

楚人誦子文歌

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悔惡萌
正公平

思歸引 琴操 衛女作

涓涓淇水流于淇兮有懷於衛靡日不思執節不移
兮行不詭隨坎珂何辜兮離厥茨

狐唱哭國辭 呂氏春秋

風雅逸篇卷二

八

先出也衣赭紵後出也滿圜吾見今之人洋洋東
走而不知處所

風雅逸篇卷二

風雅逸篇卷三

新都 楊 慎 輯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石鼓詩

石鼓詩周宣王獵碣也於詩體屬小雅或以爲周成王時詩以左傳成有岐陽之蒐證之亦一說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我車既好我馬既驍君子受福
爰獵爰遊鹿速速君子之求鬱鬱弓弓茲以時
我騶其時其來趨趨趨趨矣矣卽卽時鹿鹿趨趨
其來大空我騶其僕其來趨趨射其豚屬

風雅逸篇卷三

右甲鼓

汎汎汎汎丞彼湖淵鰈鰈處之君子漁之漫漫有鰈
其鰈趨趨白魚鰈鰈其鰈底鮮黃白其鰈有鰈有白
其鰈孔庶鰈之羹羹洋洋趨趨其魚惟何惟鰈惟鰈
何以棄之惟楊及柳

右乙鼓

田車孔安鑒勒騁騁六師旣簡左驂翻翻右 騶騶
我以騁于原我戎止陸宮車其寫秀兮時射麋豕孔
庶鹿鹿雉兔其原有廸其戎奔奔大車出洛亞猷白
澤我執而勿射多庶趨趨君子乃樂

右丙鼓

帥彼鑿車忽速填如秀弓孔碩彤矢笑笑四馬其寫
六轡沃若徒駢孔庶廓騎宣博酉車載行如徒如章
原隰陰陽趨趨六馬射之簇簇有羆如虎獸鹿如兕
怡爾多賢迪禽奉雉我兕允異

右丁鼓

我來自東靈雨奔流逆湧盈盈溱溱君子旣涉我馬
流汧汧繫泊淒淒丞士駕言西歸舫舟自廓徒駢連連
惟舟以行或陰或陽極深以戶出于水一方丞徒徨
止其奔我以阻其乃事

風雅逸篇卷三

右戊鼓

宜猷作原作周道過我辭攸除帥彼陂田莽爲世甲
希微微微乃呂漆栗柞械其援機格庸庸鳴條亞篇
其華何爲所旂翬翬水塾導旨樹幽昭

右己鼓

徒我蹕蹕然而師旅填填然會同又釋以左戎障弓矢
孔庶滔滔是識射夫寫矢具奪舉擘其徒肝來或羣
或友悉率左右燕樂天子來嗣王始振振復古我來
攸止

右庚鼓

彼走騶騶馬廐哲華華雉位多庶微我師氏憲
憲文武可其一之

右辛鼓

我水既淨我道既平我行既止嘉樹則里天子永甯
日惟丙申旭旭杲杲我其旁導乘馬既迎敵夏康康
駕彼四黃左驂騶騶右驂騶騶載以奕汝不執德
旂翰黎黎旂旂施公謂大來余及如茲邑曷不余
及

右王鼓

吳人憐亟朝夕微惕載西載北勿奄勿伐若而出奇

風雅遺篇卷三

三

進獻用特歸格執祖告于大祝禘嘗受享致其方藝
寓逢中囿孔庶應鹿原隰既坦疆理蕃蕃大田不蒐
君子何求有謀有始周爰止于是

右癸鼓

慎按此詩其體雅也刻于石鼓史籀書之羊
欣書錄云史籀石鼓文韓退之云張生手持
石鼓文皆謂字而言若論其辭當云石鼓詩
而不當曰石鼓文也今特易文爲詩云

風雅遺篇卷三

風雅遺篇卷四

新都楊慎輯 綿州李調元校定

支

國語武王克殷作此詩以爲飢歌名之曰支
立成者爲飢蓋
飢時所歌也

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也亦不可支也

狸首

禮注

諸侯之射狸首爲節蓋遺詩也

魯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
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饗

風雅遺篇卷四

一

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

轡之柔矣

左傳有其篇名汲冢周書載其辭

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熙熙
取與不疑

徵招角招

孟子

招與韶同齊有韶音之遺故孔子在齊聞韶

畜君何尤

祁招

左傳

祭公謀公作

祁招之暗暗實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王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孔子家語形作刑謂虐用民力而不知極也

驪駒大戴禮 漢書注

王式曰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

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

白水管子列女傳

甯戚母之見管仲也亟稱曰浩浩乎儵儵乎管

子不解歸而不自有少妾問焉仲曰非而與知

也妾曰母少母賤賤仲以語之妾曰甯子殆

欲室也古有白水之詩云

風雅遺篇卷四

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

從我焉如列女傳

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名我安居

麥秀

史記箕子作麥秀之詩詩已見首卷

無射

遺周書云師曠爲太子晉歌無射

國誠甯矣遠人來觀修義經矣好樂無荒

嘯太子晉答師曠

何自南極至於北極絕境越國弗愁道遠

以上逸詩篇名斷章存者凡十篇

逸詩句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論語唐棣之華

李也毛詩有兩棣唐棣之華與此唐棣不同黃公紹曰唐

棣亦棣也常棣白棣也反遠二字亦兩讀一讀及遠

皆如字陸佃云其花反與後合凡木之華皆先合後

開此華先開後合一讀反與翻同言花之搖動也遠叶與元切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雖有絲麻無弁營蒺雖有姬姜無弃蕉莫不代置蕉草既難梓古蕉字音微字列子覆鹿於蕉殷敬順注蕉與樵同薪者以柴覆鹿於

風雅遺篇卷四

理爲

周道挺挺我心扁扁講事不令集人來定

侯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詞多職競作羅周詩有之

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辭之故民卒流亡

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

淑慎爾止無載爾僞

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左傳

相彼盍旦尚猶患之禮記

相彼鴉旦尚猶患之鹽鐵論論孟旦既鴉日夜鳴求陽之鳥也月台作鴉鳴或作渴

昔吾有先王其言明且清國家以甯都邑以成誰能

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禮記 子思子

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爲報其德家語

四牡翼翼以征不服

九變復實知言之選漢書

鴻鵠將將唯民歌之濟濟多士殷民化之管子 歌音

良馬易道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歌化山宜切

鳳皇秋秋其翼若于其聲若蕭有鳳有皇樂帝之心

秋音

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爲之則存不爲之則

鳳雅逸篇卷四

四

亡

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

長夜漫兮永思寤兮太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

何恤人之言兮

涓涓流水不壅不塞戰既破碎乃大其輶事以敗矣

乃重大息

墨以爲明狐狸而倉荀子

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路之必高舉之

唯則定國

若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

無過亂門呂氏春秋

魚在在藻厥志在餌大戴禮

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莊子

必擇所堪必謹所堪

魚水不務陸將何及墨子

樂矣君子直言是務墨子 春秋

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心者危其

國尊其臣者卑其主

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傳以行教少以學

義之經也

鳳雅逸篇卷四

五

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

行百里者半於九十

大武遠宅不涉戰國策

綿綿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

枯死于野

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史記 伯夷叔齊作歌 太史公

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列子

得人者興失人者崩史記

皎皎練絲在所染之後漢書 楊終傳

羽觴隨波晉書宋哲傳音音周公管洛實始為浮觴其詩曰云云

掩雉不得更順風淮南子

佞人如蟬集韻

于嗟曷分呂覽

風雅逸篇卷四

風雅逸篇卷四

六

上十

風雅逸篇卷五

新都 楊慎 輯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息鄉操

孔叢子曰趙簡子聘孔子將至河聞殺鳴

犢當輦迴車而旋之衛遂為操曰後衛孔廟碑迴車作闕車

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

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然心悲

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齊

運轅息鄉傷于道窮哀彼無辜翔翔于衛復我舊廬

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風雅逸篇卷五

將歸操

琴操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返作將歸操

翔翔于衛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榮操事與前同又名息鄉操

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鳳不翔留慘予心悲

還原息陬

臨河歌水經注

斯 秋之水兮風揚波舟楫顛倒更和和歸來歸來胡為

臨河歎了華子

美哉水洋洋乎邱之不濟此命矣夫

邱陵歌 孔叢子○陸賈新語作邱公陵歌

哀公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用夫子作此歌

登彼邱陵窺施其阪仁道在近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歎涕實潺湲

猗蘭操

孔子自衛反魯

風雅通篇卷五

二 1118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王不得其所迢迢九州無所定處時人聞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

龜山操

季相子受女樂孔子去魯所作

子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

去魯歌

齊歸女樂孔子行歌曰云云相子聞之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

彼婦人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收蓋優哉游

哉聊以卒歲

楚聘歌

楚武王聘夫子夫子作歌

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

獲麟歌

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螭蛄歌

詩含神霧曰孔子歌云云政尚靜而惡譁也

風雅通篇卷五

三 1119

與碩鼠通意

蓬山十里螭蛄之聲猶尙在耳

鵲鵲歌

衝波傳有鳥九尾孔子與子夏見之人以問

孔子曰鵲也子夏曰何以知之孔子曰河上

之歌云云○羅端良曰鵲警霜鵲警露

鵲兮鵲兮逆毛哀兮一身九尾長兮

孤鵲歌

類要曰孔子遊于隅山見取薪而哭長梓上有孤鵲乃承而歌之

號彼鳴鶴在巖之陰

歸耕歌

琴操曰曾子事孔子十有餘一晨覺蒼然年

衰養之不備也于是援琴而歌之曰

耨來歸耕歷山盤兮以吳父母我心博兮琴操

獻歆歸耕來兮安所歸耕歷山盤兮琴高英

夢奠歌禮記

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

楚狂接輿歌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見來者猶可追已而

風雅逸篇卷五

四

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莊子衍楚狂接輿歌

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

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

世僅免刑焉禍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

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

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

謗歌

孔子為魯司寇其初人歌以謗之三月政成

化行民歌以誦之

麋裘而朝投之無戾朝之麋裘投之無郵

誦歌

呂氏春秋謂之翳誦或曰翳人名

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

魯童謠

天將大雨商羊起舞

楚童謠

楚王渡江得萍實其大如拳赤如日而食之甜如

蜜

風雅逸篇卷五終

風雅逸篇

卷五

五

風雅逸篇卷六

新都 楊 慎 輯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飯牛歌 齊寧戚

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鼂

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矸音岸

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鯉魚長尺半弊布單衣裁至

鼂清朝飯牛至夜半黃犢上坂旦休息吾將捨汝相

齊國

又飯牛歌 劉向別錄所載與諸本不同

出東門兮厲石班上有松栢清且闌粗布衣兮縕纓

風雅逸篇 卷六

時不遇兮堯舜主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

將與爾適楚國

齊人歌

魯人之皁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爲二國

憂

菜人歌

齊景公無太子夢後羣公子皆奔他國國人

之曰

景公死乎不與理三軍之事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

之手

采芑歌 史

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

見

穗歌 晏子諫景公

穗乎不得獲秋風至兮殫零落

晏子春風齊民歌

陳水洗我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

齊民歌

歲已暮矣而禾不獲忽忽矣若之何歲已寒矣而役

不能輟輟矣若之何

風雅逸篇 卷六

青陵歌 九域志

宋康王欲奪其舍人韓憑之妻其妻義弗從

作歌見志自投臺下而死

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自高飛羅當奈何

韓憑妻答夫歌

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

康王得書自問蘇賀賀曰雨淫淫愁且思也

河深深不得往來也日當心有死志也俄

而憑自殺妻亦死

紫玉歌

吳王夫差女子王作歌以與韓重

南山有鳥北山張羅意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成疹
沒命黃墟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皇
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羣鳥不爲匹雙故見鄙恣
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曾暫忘

龍蛇歌 介子推

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入其宇一蛇獨
怨終不見處所

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飢無食
一蛇割股龍及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
一蛇無穴號於中野

風雅逸篇 卷六

三

有龍矯矯遭天譴怒三蛇從之一蛇割股二蛇入國

厚蒙罔土餘有一蛇弃於草莽

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既入淵

得其安所蛇脂盡乾不得甘雨介推歌史記推載龍欲上天一章說苑及

樂操所錄及有不

成人歌 檀弓

蠶則績而蟬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皇
爲之哀

徐人歌

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兵墓

楚人歌

莊子築臺諸御已諫止之楚人歌曰
薪乎菜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菜乎薪乎無諸御已
訖無人乎

野人歌

宋朝與夫人南子會于洮野人歌之

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豕

朱儒歌

邪敗魯師於狐貍國人誦之曰

滅之狐裘敗我於狐貍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

風雅逸篇 卷六

四

儒使我敗于邾

女貞木歌 樂錄 魯處文作

菁菁茂木隱獨榮兮變化垂枝含蕤英兮修身養志

建令名兮厥道不同善惡并兮屈身身獨去微清兮

懷終見疑何貪生兮

黃鵠歌 魯女問嬰作

悲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不與眾

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婦

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飛尙然

兮况于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 雙音聰

原壤歌

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

暇豫歌

晉優施通于驪姬欲害申生而難里克優

施乃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曰云云里

克懼乃定中立之計

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

優孟歌

史記楚相孫叔敖死其子貧困往見優孟孟

見楚王曰叔敖為相楚得以霸其子無立

風雅遺篇卷六

五

錐之地必如此何以楚相為因歌云云

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貪鄙者餘財不顧

恥辱身死家大畜又恐受賊在法為姦觸大罪身死

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

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按此無音韻章句而吏以為

換借聲以成之賦史不能述其音但見其義也

優孟抗慨歌

文章別流孫叔敖碑

貪吏而可為而不可為廉吏而可為而不可為貪吏

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汚名而可為者子孫以家成廉

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披

褐而負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廉潔不受錢

河內歌

史記○起魏文侯時人

史起為鄴令引漳水溉鄴民歌之曰

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焉肉兮

子產歌

鄭人

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

又歌曰

風雅遺篇卷六

六

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

誰其詞之

庚癸歌

佩玉褰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

之

答庚癸歌

公孫有山氏答申叔儀

鼓瑟歌

史記

趙武靈王夢處女歌詩鼓瑟其辭曰

美人熒熒兮顏若蓓之榮命乎曾無我虞

夢歌 左傳

聲伯夢涉洹水歌 云

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

彈鋏歌 三首

長鋏歸來乎食無魚

長鋏歸來乎出無車

長鋏歸來乎何以爲家

松柏歌 戰國策

秦誘齊王建入秦遷之其處之松柏之問俄

而死齊人歌之曰

風雅逸篇 卷六

七

松柏相邪住建其者客邪 一本作住共建者

王子思歸歌 怨錄

楚之王子質于秦作

洞庭兮木秋洩陽兮草衰去千乘之家國作咸陽之

布衣 庚信哀江南賦霸陵夜徹猶是舊時將軍咸陽思歸無復當時王子蓋用此事

被衣歌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 云 齧缺熟睡被

衣大說歌而去之

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

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楊子雲

季梁疾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

朱曰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楊朱歌 云

俄而季梁之疾自瘳

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

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

相和歌

子桑戶死孟子反子琴張鼓瑟相和而歌

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

猗

風雅逸篇 卷六

八

又孟子反歌

父邪母邪天乎人乎

又子桑和歌

引聲歌 高士傳 莊周作

天地之道近在胸臆乎喻精神以養九德渴不求飲

飢不索食避世候道志慤如玉卿相之位難可直當

巖巖之石幽而清涼枕理寢處樂在其央寒涼周迴

可以長久

南蒯歌 左傳南蒯將叛

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

者取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

風雅逸篇卷六終

八雅逸篇

卷六

元

風雅逸篇卷七

新都 楊慎 輯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痛子歌 孟子楚辭同

滄浪之水濯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文子載滄浪歌

混混之水濁可以濯我足乎冷冷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

鼓缶 淮南子

君子有酒小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

風雅逸篇卷七

宋城者謳

華元自鄭逃歸宋城者謳曰

睚其目睚其腹弃甲而復于思于思弃甲復來

驂乘答歌

華元使驂乘者答之

牛則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則那

役人答歌

從其有皮丹漆若何

宋築者謳

澤門之皙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

軍邑中

輿人誦不歌

晉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輅輿人誦之曰

侯之見伐果喪其田詐之見詐果喪其賂得國而狃
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

輿人誦

晉楚城濮之役輿人之誦曰

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恭世子誦

惠公改葬世丁中生臭達於外國誦之

風雅逸篇卷七

二

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貞為不聽信為
不識國所無刑媮居幸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威兮
懷兮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猶兮違兮心之哀兮歲
之二七其靡有微兮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鎮撫國
家為王妃兮翟子重耳

琴曲百里奚哭

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鷄炊屢屨今日富貴忘

我為

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臨當別日烹乳鷄今日富

貴忘我為

百里奚百里奚母已死葬南谿墳以瓦覆以柴春黃
紫搯伏西入秦五沒皮今日富貴損我為

雉朝飛崔豹古文注齊牧猶作

雉朝飛兮鳴相和雌雄羣游於山阿我獨何命兮未
有家時將暮兮可奈何嗟嗟莫兮可奈何

別鵲操商陵牧子

將乖北翼兮隔天端山川悠遠兮路漫漫攬衣不寐
兮食思餐

攻秋謠戰國策

田單攻狄不下童謠曰

風雅逸篇卷七

三

大冠若箕修劍拄頤攻狄不能下疊枯邱邱社其切
左傳史記

相士卒

田單在即墨躬使鍾以相士卒云云

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尚矣歸何黨矣

趙童謠

趙殺李牧童謠曰

秦為笑趙為號以為不信視土上生毛笑平聲

晉童謠

晉伐虢圍上陽童謠云云

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號之旂鵠之黃黃天策燭焰火中成軍號公其奔

鵠鵠謠左傳昭公廿五年

鵠之鵠之公出辱之鵠鵠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鵠鵠疎疎公在乾侯微袞與鵠鵠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鵠鵠鵠鵠往歌來哭

晉昭侯投壺辭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

齊景公投壺辭

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君中此與君伐契

風雅逸篇卷七

四

田青祝

齊威王使淳于髡于趙請兵齎金百斤車十駟髡大笑王曰先生少之手髡曰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種田者操豚蹄孟酒而祝曰云

云臣笑其持者狹而所欲者奢也

甌窶滿篝汚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

田者祝

荀子注載此事其辭全異

蠃蠃者宜禾汚邪者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蠃地也

秦皇時民歌楊泉物理論

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柱

秦始皇歌

古今樂錄曰秦始皇祠洛水作歌云云

洛陽之水其色蒼蒼祠祭大澤倏忽南臨洛濱醴醑色連三光

易水歌荆軻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琴女歌

荆軻刺秦王右手執匕首左手把其袖秦王曰乞聽琴聲而死琴女奏曲云云王從其計

風雅逸篇卷七

五

軻不解琴故及於難

羅縠單衣可製而絕三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飢可負可拔

采芝操琴操 四皓作

皓天嗟嗟深谷逶迤樹木莫高山崔嵬岩居穴處以爲幄茵鴟鵂紫芝可以療飢唐虞往矣吾當安歸

紫芝歌九州春秋

莫莫高山深谷逶迤鴟鵂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騶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若貧賤之肆志

茅君謠歌 太元貞經

始皇三十年九月茅君駕龍上升民謠云云
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太清時下元洲戲赤
城繼世而往我壽盈帝若舉之瞻嘉平

蘇漢國詩 華陽國志

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穀可以養父野惟阜邱
彼稷多有嘉穀旨酒可以養母惟月孟春願登彼崖
永言孝思享祀孔嘉彼稷既潔彼儀既澤蒸命良辰
祖孝來格日月明明亦惟其名誰能長生不朽難哉
惟德實貴當貴何長我思古人令德令望

風雅逸篇 卷七

六

峽中歌

遙預大如馬瞿唐不可下遙預大如象瞿唐不可上

樂府所載

遙預大如僕瞿唐不可觸蜀王本記○南史庾黔婁

水退爲庾公李白詩五月不
可觸猿聲天上哀皆用此事

風雅逸篇卷八

新都 楊慎輯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賈子引黃帝語

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
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熒熒不救災災奈何
兩葉不去將用斧柯爲虺弗推行將爲蛇賈子書
曹操刀必割二句其餘見太公兵
法蓋卽漢藝文志黃帝中機銘也

孟子引夏諺

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劉熙曰存
行曰豫左傳季氏有嘉樹魯宣子嘗之服虔曰樂
與豫同游於樹下也唐宋之間詩有豫池近

風雅逸篇 卷八

曾子引諺

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左傳羽父引周諺隱十一年

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則擇之度音完

虞叔引周諺桓十年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士蔣引諺閔元年

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

官之奇引諺僖五年

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輔頰也車牙車又曰頰車牙下
骨之名也輔爲外表車是內體

鄭彥 值七年 ○鄭大夫孔叔言子鄭伯

心則不競何憚於病言心既不能自強何畏難於甲
合又不能受命也左傳

宋諺

庇焉而縱尋斧焉人尺曰尋所以量木也借木之庇而縱放尋以量之斧以伐之

鄭子產引古言非謂前代之人有此言也據今
時而適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鹿死不擇音音當作陰

晉伯宗引古言宣十五年

風雅逸篇卷八

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言非所

伯宗引諺

高下在心川澤含汚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

羊舌職引諺宣十六年

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

韓厥引古言

殺老牛莫之敢尸

謝息引人有言昭七年

挈餅之知守不假器

子彥引古言昭七年

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子服惠伯引諺昭十二年

臣一主二

子產引諺昭十九年

無過亂門後昭二十二年宋對楚遣越

楚令尹子取引諺昭十二年○宋

室於怒市於色戰國策怒於

宋對楚遣越昭二十二年宋人

唯亂門之無過

風雅逸篇卷八

子太叔對范獻子昭二十四年

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

魏子引諺昭二十九年

唯食忘憂國語作唯食

國語周太子晉諫雍殺洛人有言曰云云

無過亂人之門亂人狂悖怨亂之人

佐雖者實焉佐聞者傷焉

禍不好不能為禍助色之禍

單穆公引諺

眾心成城眾口鑠金

衛彪奚引諺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單襄公引諺

獸惡其網民惡其上

鄭叔詹引諺

黍稷無成不能為榮黍不為黍不能蕃蕪稷不為稷

不能蕃殖所生不疑惟德之基

越諸稽程引諺

狐狸之而狐損之是以無成功

越王引諺生於俗之善語也

風雅逸篇卷八

飮飯不及壹盛饌未具不如壹

列子楊朱篇引古語

生相憐死相捐

又引古語

人不婿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

又引周諺

田父可坐殺

荀子引民語

欲富乎忍恥矣

荀子引古言上道篇

衣與膠與不女聊與音軟繆網言雖衣服我縞繆

戰國策引語曰齊策

駟駿之衰也駕馬光之孟賁之倖也女子勝之

楚策引諺曰註傳言曰諺

見君之乘下之見杖起之

楚策莊辛引鄙語

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籬未為遲也俗語

同

荀卿謝春申君

鴉人憐王韓非子厲王此不恭之語也

風雅逸篇卷八

孟嘗君引鄙語

借車者馳之借衣者披之

鬼谷子引古語

女愛不敵席男歡不盡輸戰國策龍女不敵

齊語七畧

天目駢談天衍雕龍更炙較輟史記無天目駢

蘇秦說楚臣聞之云云

荆林掘俱無禍隣禍乃不存

蘇秦說韓引鄙語

甯為雞口無為牛後

韓策張儀引諺曰

貴其所以貴者貴所以貴人所同貴

韓策周最引語

怒於室者色於市與左傳同

燕王書謝樂間引諺曰

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也

孟子引齊人言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賈逵曰鎡基時也呂氏春秋曰得六寸所以開隊

說苑鄒穆公引周諺

風雅逸篇卷八

六

管子諷桓公

不行其野不遠其馬言馬以行野路不行

墻有耳伏寇在側

鵠冠子

中流失舡一壺千金舡音循釋名舡循也水循而行也文子曰上下掛而下致舡上

言若絲下

師春引古語

斧小不勝柯

牟子引古諺

少所見多所怪見襄駝言馬腫背

汜勝之書引古語

土長冒概陳根可扳耕者發

四民月令引農引語

三月昏參星夕杏花盛桑葉白

河射角堪夜作犁星没水生骨

易緯引古語

一夫兩心拔刺不深

躡馬破車惡婦破家

詩流引洛諺

風雅逸篇卷八

七

洛鯉伊魴貴於牛羊

詩疏引齊諺

山上斫檀椹椹音湛與三木相似

斫檀不諦音得得繫迷向可得駁馬駁音如塗抹之抹檀與繫迷三

月令注引里語

蜻蛉鳴衣裘成蟋蟀鳴婦驚

春秋緯引古語

吐珠於澤誰能不含

月麗于畢雨滂池月麗于箕風揚少

詩疏引上黨人調

問婦人欲買豬不謂竈下有黃土欲買釵不謂山中自有搭

河圖引蜀謠

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

三秦記民謠

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孤雲雨角去天一握山水險阻

黃金子午蛇盤烏樞勢與天通

詩疏引齊語

疲馬不渡漚水漚水之流迅疾

風雅選篇卷八

列女傳引古語

食石食金鹽可以支常久食石食玉豉可以得長壽

秦彥虞書志林 卽彥字

秦穆公夢之天帝所奏鈞天樂賜以金策祚

世之業當時有謠曰

天帝醉秦暴金誤隕石墜

文選張衡西京賦昔者天

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賜用此上而竊議

首卽此說也李義山詩自是當時天帝醉不關秦地

有山

泗上諺水經注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泗水經注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泗水經注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

稱樂太早絕鼎系

臯魚引古語

枯魚御索幾何不露索音索古索索同音中庸索隱卽索隱

古諺

孤犢羣乳驕子罵母

魯仲連引古諺

百足之蟲三斷不功馬子亦引此百足作馬功馬子亦引此百足作馬

馮功之蟲三斷不僵僵讀精

劉向別錄引古語

唇亡而齒寒河水崩其壞在山

風雅選篇卷九

鄒子引古語

截趾適屨郭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

魯定公記載古語

甯得一把五加不用黃金滿車甯得一把地榆不用

明月寶珠

韓非子引諺

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奔音備

之選注引古諺

越阡度陌互爲主客

列女傳引古諺

力田不如遇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刺繡門不如倚市門

尉繚子引諺

千金不死百金不刑史記千金之市不死千金之

劉子引古諺

深不絕涓泉惟于谷其淵高不絕邱陵跛羊滋其顛

莊子引野語

聞道百以為莫己若

莊子引古語

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

風雅選篇卷八

十

賈子引鄙諺

不習為吏視已成事

又引里諺

欲投鼠而忌器

鄒陽引古語

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武帝賢良策問引古語

良玉不琢

中山主引

肚臍不潰屋鼠不薰韓詩外傳作腹解不薰

公孫宏引古語

操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

司馬相如引鄙諺

家聚千金坐不垂堂

袁盎傳引

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衛

東方朔引古語二條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列子察見淵魚不祥知料隱見有殃後漢

書水清無大魚

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挺撞鐘史記扁鵲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

風雅選篇卷八

十一

韓安國傳引古語

衝風之哀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漢

強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起鴻毛

史記

路溫舒引俗語

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

劉輔引里語

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

王嘉引里諺

千人所捐無病而死

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

馮衍說廉丹

漢書以下後

人所歌舞天必從之

此本古語人所歌舞天必從之

馬廖引長安語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

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半帛

李固引語曰

周舉傳

曉曉者易缺皦皦者易汚陽春之曲州者必寔盛名

之下其實難副

李業傳

風雅選篇卷八

三

鼓弩射市薄命先死

鮑永傳

機事不密禍倚人壁

王符引諺

一歲數赦好見嗜啞

桓譚引諺

人之相去如九牛毛

二人同術誰昭誰冥二虎同穴誰死誰生

本選

韓嬰詩傳引古語

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

完如金城

康卿贊引鄙諺

利令智昏

黃欣傳引語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蔡澤

長袖善舞多錢善賈

本韓非子

韓信傳

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

六韜

風雅選篇卷八

士

野禽雖走太京敵國破謀臣亡

史記

屍錯傳語曰

變古易常不死則亡

韓安國傳引語曰

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

李廣傳引諺曰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郭解贊引諺曰

人貌榮名豈有既乎

貨殖傳引諺曰

千金之子不死於市

史記趙世家二條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

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御今者不達事之變時死者復生生者不愧時

后妃傳引諺

姜女八室惡女之仇

王陵傳引諺

兒婦人口不可用

王夫人傳

風雅逸篇卷八

西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皆黑魯子書作諺曰

衛鞅傳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

張儀傳

積羽沉舟羣輕折軸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中山王傳臣聞眾口

鑠金積毀銷骨羣輕折軸羽沉舟

甘茂傳

禽困覆車

王陵傳引諺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古諺古語載籍通引

終身讓車不枉一舍

莫三人而迷又曰莫

惑者知反迷道不迷

仕宦不止車生耳

心誠憐白髮元情不怡色媚魯連

不班自語道失

白刃交前不顧

堂上不羹除郊草不瞻耘

風雅逸篇卷八

五

一淵不兩蛟又曰一橋不兩雄又曰兩雄不並

井水無大魚新林無長木

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

觸露不招葵日中不煎韭

乳犬獵虎雞搏狸

金可作世可度

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

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

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踞將噬者爪縮將文者且朴

猛虎不虎卑勢勁鷹不立垂枝

中規不密用墜禍辟

鐸以聲自穴膏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狡狴之提

求獨

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

遁關不可復亡狂不可再

無鄉之社易為黍肉無國之稷易為求福

生男如狼猶恐其冠生女如鼠猶恐其武

商師若鳥周師若茶商用少周老也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

飛矢在上走驛在下左傳昭三年宴于左傳昭三年宴于

非宅是卜惟隣是卜左傳昭三年宴于

風雅逸篇卷八

民保於信左傳定十五年戲陽速引謬

居者無載行無理呂覽引齊鄙人謠言生不謬謀死不謬忠也

四足之美有鹿兩足之美有鶴詩正義引語曰

黛我東牆償我白梁東牆似蔡

山川而能語葬師無所肺腑而能語醫師色如土方

山經引

相冢書

妍皮不裏癢骨

福至心靈禍來神昧並史炤通鑑

足寒傷心民怨傷國並史炤通鑑

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梁史

峴山張蓋雨滂沛關州志

室無滯貨不為潤屋

驚棺者欲歲之疫

有病不治常中醫漢書引

括糠及米

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漢書引楚人謠

誰為之孰令聽之司馬遷

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史記

引

賈易交富易妻

風雅逸篇卷八

作舍道傍三年不成後漢書引

關東出相關西出將虞翻傳

智如禹湯不如常耕以下齊民要術引語

耕而不勞不如作暴

子欲富黃金覆漢書引

夏至後不沒狗但兩多淫棄蛇五月及澤父子不相

借夏至前種

羸牛劣馬寒食下言其乏食瘦

風雅逸篇卷八

風雅逸篇卷九

新都 楊 慎 輯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成相雜辭

荀卿作漢藝文志名曰成相雜辭相者助也
舉重勸力之歌檀弓所謂春不相是也

請成相世之殃愚闇愚闇墮賢良人主無賢如瞽無
相何偃偃請布基慎聖人愚而自專事不治主忌苟
勝羣臣莫諫必逢災慎讀作順人叶音滋論臣過反其施
尊王安國尚賢義拒諫飾非愚而上同國必禍過叶音
義叶平聲 愚叶計見反曷謂罷國多私比周還主黨與施遠賢

風雅逸篇卷九

近讒忠臣蔽塞主勢移曷賢明君臣上能尊主愛下
民主誠聽之天下爲一海內賓賢叶胡主之尊讒人
達賢能遁逃國乃蹶愚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爲桀世
之災妬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卑其志意大其園囿
高其臺能叶奴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啓乃下武
王善之封之于宋立其祖世之衰讒人歸比干見剗
子累累與同武王誅之呂尚招麾殷民懷世之禍叶
規惡賢士子胥見殺百里徙穆公得之強配五伯六
卿施叶也之愚惡大儒逆斤不通孔子拘展禽三
紬春申道綴基畢輸綴讀請收基賢者思堯在萬世

如見之讒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其必施辨賢罷

諂文武之道同伏羲由之者治不由者亂何疑爲凡

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極復後王慎墨季惠百家之說

誠不祥治復一修之吉君子執之心始結眾人貳之

讒夫弃之形是詰結吉形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

象聖人而有執直而用桻必參天天叶綴世無王窮

賢良暴入芻豢仁人糟糠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術

行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修百姓甯明德慎罰國家

既治四海平治之志後執富君子誠之好以待處之

敦固有深藏之能遠思思乃精志之榮好而壹之神

風雅逸篇卷九

以成精神相反一而不貳爲聖人治之道美不老君

子由之校以好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成相竭

辭不蹶君子道之順以達宗其賢辨其殃孽

右一章

請成相道聖王堯舜尚賢身辭讓許由善卷重義輕

利行顯明堯賢以爲民記利兼愛德施均辨治上下

貴賤有等明君臣堯授能舜遇時尚賢推德天下治

雖有賢聖適不遇世郭知之堯不德舜不辭妻以二

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面而立萬物備德叶音帝辭

爲受四舜授禹以天下尚德推賢不失序外不避

風雅逸篇卷九

三

又川

仇內不阿親賢者予禹勞心力竟有德下戈不用三
苗服舉舜訓畝任之天下身休息訓與得后稷五谷
殖變為樂正鳥獸格契為司徒民知孝弟尊有德禹
有功抑下鴻辟除民害逐其工北決九河通十二波
疏三江禹溥土平天下躬親為民行勞苦得益阜陶
橫革直成為輔溥一作傳契元王昭明居於砥石砥石即
也遷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天乙湯舉當
身讓卜隨舉牟光道古賢聖基必張牟或作務願陳辭世
亂惡善不此治隱諱疾賢良由姦詐鮮無災患難哉
阪為先此一節有脫誤忠難哉聖知不用愚者謀前
阪為先此一節有脫誤忠難哉聖知不用愚者謀前

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謀叶不覺悟不知若迷惑
失指易上下忠目塞門戶門戶塞迷惑悖亂昏莫不
不上達蒙掩耳目塞門戶門戶塞迷惑悖亂昏莫不
終極是非反易比周欺上惡正直正是惡心無度邪
枉辟回失道途已無郵人途叶我獨自美豈無故不
知戒後必有恨後遂過不肯悔讒夫多進反覆言語
生詐態人之態不如備爭寵嫉賢利惡妬忌功毀賢
下歛黨與上蔽障上壅蔽失輔勢任用讒夫不能制
孰公長父之難厲王流於毓周幽厲所以敗不聽規
諫忠是害嗟我何人獨不遇當時亂世欲對哀言不
從恐為子胥身難凶進諫不聽到而獨鹿弄之江觀

風雅逸篇卷九

四

川

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亦可議託於成相以喻意

右二章

請成相言治方君論有五約以明君謹守之下皆平
國乃昌臣下職莫游食務本節用財無極事業聽上
莫相得使一民力守其職足衣食厚薄有等明爵服
利往印上莫得擅與孰私得君法明論有常表儀既
設民知方進退有律莫得貴賤孰私王君法儀禁不
為莫不說善名不移修之者榮離之者辱它師師刑
稱陳守其銀銀下不得用輕私門罪禍有律莫得輕
重威不分請牧治用有基主好論議必善謀五聽循

領莫不理讀主執持聽之經明其請請當參伍明謹
施賞刑顯者必得隱者復顯民反誠言有節叶音楷
其實信誕以分賞罰必下不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曰
上通利隱遠至觀法不決見不視耳目既顯吏敬法
令莫敢恣君教出行有律吏謹將之無鉞滑下不私
請各以宜舍巧拙與與同音臣謹修君制變公察
善思論不亂以治天下後世之成律貫

右三章

侂詩荀卿

天下不治請陳侂詩天地易位四時易鄉列星隕墜

旦暮晦育幽暗登昭日月下藏入正無私反見縱橫
志愛公利重樓疏堂無私罪人懲革二兵道德純備
讒口將將仁人紂約敖暴擅強天下幽顯恐失世英
螭龍為蜺蜺鳩巢為鳳凰比干見剗孔子拘匡昭昭
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
禮義之大行也閤乎天下之晦育也皓天不復變無
疆也千秋不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聖人
拱手時幾將矣與愚亦疑願聞反辭其小歌也念彼
遠方何其塞矣仁人紂約暴人愆矣忠臣危殆讒人
般矣琬玉瑤珠不知佩矣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閤歟

風雅逸篇卷九

五

子奢莫之媒也媒母刀父是之喜也以盲為明以聾
為聰以危為安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

戰國策載荀卿與春甲書書後有賦云

寶珍隨珠不知伴兮禕衣與綵不知異兮閤妹子奢
莫知媒兮媒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為明以聾為
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謂其同按戰國策及韓非子荀卿為書詩春申君書後有此賦即荀子書中
危詩之少歌也危詩其為春申君作乎何書後之賦
止陳其少歌而全其文豈著策者刪其半乎抑亦
鄉與春申書自節之乎不可知也又按春秋後語載
蘇秦上秦王書後亦有韻語一節而後世類書引
之以為蘇秦之詩豈戰國文體固若是乎秦語今附
後此

蘇秦上秦惠

言語相結盧藏用春秋後語注曰結音吉古韻叶也下文悉然天下為一合從
連橫音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
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偽態音態書策稠濁
慮日濁百姓不足上下想愁民無所聊音聊明言
章理甲兵愈起辨言偉服音服戰攻不息繁稱文
辭天下不治音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
音折天下不親

風雅逸篇卷九

風雅逸篇卷九

六

風雅逸篇卷十

新都 楊 慎 輯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葛天氏歌八闋 呂氏春秋葛天氏之樂三

載民一元鳥二遂草木三禽五穀四敬天常五

達帝功六依地德七總萬物之極八

伏羲駕辨 楚辭伏羲駕辨楚勞

網罟 晉夏侯氏元辨樂論

神農氏豐年詠 辨樂

黃帝龍衮頌 樂

黃帝桐鼓曲 歸藏啓蒙曰聖出自羊水疏首

風雅逸篇卷十

之野作桐鼓之曲雲笈云黃帝出師此處絕響之野以桐鼓爲警衛其曲有十並各

有辭其辭考

震雷驚一猛虎駭 以下闕

吼五鵬鄂爭六壯 以下闕

崖九波盪整十以下闕

伶倫渡漳歌 水經注黃帝命伶倫使于夏作

咸聖九招歌 劉勰云帝嘗之世

虞舜大賁歌 論人聲然乃作大賁之歌

招雍肆夏孝成 尚書大傳招爲賓客雍爲

胥陽南陽初慮

纓纓 尚書大傳維元祀巡守四岳入伯嶧四史

伯樂名元祀代泰山真兩伯之樂焉東岳陽

儀伯樂舞其歌聲此中謠名曰初應義伯之樂

中祀或交其歌聲此中謠名曰初應義伯之樂

舞樂將陽其歌聲此中謠名曰初應義伯之樂

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謠名曰初應義伯之樂

元鶴其歌聲此中謠名曰初應義伯之樂

纓纓王應麟曰其

九德之歌 夏禹周禮

候人兮歌 呂氏春秋禹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令

風雅逸篇卷十

九辨 九歌于天得九辨九歌以下

燕往飛歌 呂氏春秋日昔古娥氏二女居九成

玉篴既而發視之遺五色卵二而北飛於

彼斧歌 孔甲呂氏春秋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

后乃來乃良口也或曰不勝之子是必有殃

逐其守者以歸而子之命矣夫乃作破

晨露 湯詩緯曰湯命伊尹振鳥陵歌晨露

洛魄 帝辛造

武宿 武王禮記舞莫重於武宿夜武曲

夜上章皆敬樂歌義得曰故武王伐紂

前歌

九夏

周禮注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

王夏

肆夏

族夏

七 祓夏 八 蕤夏 九

繁過渠

國語先案全奏肆夏繁過渠天子所以享元候也註肆夏一名樊招夏一名過

采薺

周禮行以肆夏趨以采薺注薺詩禮記作采薺

新宮

儀禮燕禮上管新宮注小雅進篇左傳宋公賦新宮大射義乃管新宮三終註管謂

鳩飛

或曰思則斯于詩注謂小苑之首章

風雅逸篇

卷十

三

川八十三

河水

左傳晉公子賦河水國語注河當作河

明明

崇禹 生開 逸周書世係篇論人奏萬明明三終奏崇禹生

辛餘

靡歌 呂氏春秋周昭南征荆石遷涉漢梁北齊王乃封之于西漢固道恩故處賈始

為西

音之乃封之于西漢固道恩故處賈始

茅鷗

左傳刺不敬

北里

靡靡 文曲中子開龍舟五更轉無

滋楚

鹽文選上林賦

流風

陽阿

延露

梁元帝詩要曰皆古曲

折楊

皇琴 莊子太音不入於鼓耳折楊皇考則蓋然而笑

引商

刻羽

流徵

楚宋玉對

邪許

歌舉重勸

噓噓

歌舉邪許同劉書曰伏臘合歡必

涉江

采菱 陽阿 按波道新歌涉江采菱發句所云造新歌也誤作楊發倚解者云涉

風雅逸篇

卷十

四

川八十四

嘯喻

揚太江入湖池采菱菱發揚荷此何異兒童之語乎

于遮

于遮注于遮歌曲名

顛歌

土林賦文成顛歌注文成意西縣其縣人善歌顛益州縣縣其人能作西南夷歌

凱歌

周官樂師凡軍大獻教凱司馬法曰

耀歌

韓詩內傳所以樂享也漢志

歸雅

之曲 歸雅之曲 蜀王本紀蜀王如思其父母

幽偶

之曲 幽偶之曲 水土而死葬之石鏡王追思之作幽

曲

之 曲 幽偶之曲 水土而死葬之石鏡王追思之作幽

離鴻 去鴈 蘋三曲

明晨 焦泉 朱華 流金四曲

商颺 白雲 落葉 吹蓬四曲

嚴凝 流陰 沉澱三曲。王于年日師消當

代之贊述此諸曲重公吐而志之遂伯玉
詠曰此雖發揚氣鋒終為沉瀾靡曼之音
無會于風雅靈公乃去
新聲師消梅之退而隱

輕風流水之詩

昭露秋霜之詩 王于年日洞庭二山浮于水上

時覺管之清音金石之度吸微于山抄楚
嶽王與翠臣環山遊晏各舉節氣以為樂
章

風雅逸篇卷十

五

木客吟 吳越春秋吳王好起宮室越勾踐選名

伐木皆有望怨之心而歌木客之吟水經
注勾踐使工人伐棠櫨以獻吳久不得歸
工人要思
作木客吟

勞商 楚辭

靖角 師職作

流徵 絳角 師延

右自葛天氏八闕訖于師延絳角有篇日亡其
辭者存其名義為風雅逸篇終焉

風雅逸篇卷十

風雅逸篇後序

是編乃太史楊升菴先生所編集也亦讀而說之蓋
謂六經之言精而不弊故常也言辭之精粹者為言
辭之和平者為風雅風雅至聖賢而止也聖人之道
主之以淵微出之以禮讓而養之以風雅欲補風雅
不取近古則其失滋遠是編總十卷凡先秦以上歌
謠聲詩其巨細短長歡呼悲怨之類悉以收錄不遺
下逮諺語亦在采獲益雖或雜於後世所引而淵源
固古人之遺也其間雖以一言再言而足一韻再韻
而足百字累百字而足要之皆至理所寓人不皆聖

風雅逸篇後序

賢至其言或喜或樂或憤迅或感慨悲歌或激烈或
貞靜或幽隱元微靈惟奇可異驚可訝及其歸皆不
越乎彝倫日用是亦聖賢之徒而還風雅者所不棄
也是編既出則風雅當有所補而典籍亦全矣先儒
謂三百篇後當續以楚辭予謂楚辭辭肆而怨又謂當
續以陶詩予謂陶詩詩偏而隱有一者而不流此編是
也升菴復古之志廣且勤又虞夫文體靡下而用其
意者也業詩者試並觀焉正德戊寅二月慶陽韓奕
大之序

風雅逸篇十卷

浙江吳玉
輝家藏本

明楊慎編是編採錄古來有韻之文上起古初下迄戰國末又附載有篇目而無其辭者自葛天氏八闕訖於師延流徵滌角馮惟訥風雅廣逸卽據此書爲藍本而紕漏之處亦卽沿此書之訛末一卷所載逸詩諸名尤多牽合既有詩紀此無庸複錄矣

嘉樂齋三蘇文範十八卷首

一卷

〔明〕楊慎選

廣西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二年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三蘇文範

十八卷》提要

刻三蘇文序

李太史亦寧嘗論子瞻

之詩文事得贖乃其以爲

文則似未嘗讀書者嗟乎

此子瞻之以爲讀書者已

明允學孟子者也即似未

嘗讀孟子子瞻學莊子

者也即似未嘗讀莊子

者以未嘗用其一語然而首

標嚴左氏戰國策固時

惟伺於長公之筆端左右
麾斥更相易奪存亡之富
人貴富而富者多捐瞬
及躡而多已辦主不勞以
未嘗及令人者矣未嘗
進士不中第取以爲文數百
篇焚之益閉戶讀書者五
六年子由以著書若老解古
史詩春秋傳收精孰貫嘗
能若是盛矣夫種民之世

其文世世其文乃世其讀書
耳愚嘗妄論端明之才
子載一人彼即不以已爲
有以異於人而治弓不揜其
良璫錦覓相爲和寧才固
不殊於也美李宏甫靈心
快筆寧自謂學坡仙然而
坡僊矣袁石公辨銳振聲
寧自謂學溫陵然而溫陵
矣以視老之賢之子與大之賢

之子位則已。有古今人之別。
焉。此其故不可思。是集也。
雕坊翁。其本云。經用修。
之手。出中郎之帳。因憶雲。
語。位腕題此。強名。翁事。
集四

臣
天啓壬戌三月初。望寓。庫
丘之鐵花卷。陳元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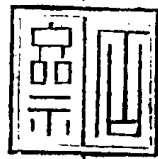
吳郡車錄刻

評

眉山三公之文。其標神所
自。本秦兩漢。如權書策
略等篇。則蘇陳虞范之雄
談也。如衡論幾策。上皇帝
等書。及君術以下諸策。則
董賈鼂枚之絕響也。如文
甫說。从鶴亭。大悲閣記。則
蒙莊之蟬蛻也。雖其所至
各殊。變化離合。不可名物。

要皆冥搜玄解於先秦兩漢之間而獵取其精髓之所融液者心成一家言蓋自寶元慶曆以來絕調也使覽者的而射之準而則焉又安可以弗傳哉

成都楊廷和題



序

楊用修嘗語人曰。資性不足恃。日新德業當自心力中來。故其好學窮理。老而不倦。因而益堅。生平著述幾二萬餘種。獨留意于三蘇。由其父石齋公。登上第。居首輔。兩朝除患定策。皆清是書之力也。石齋生西子。兩舉高第。一舉鄉魁。長

即用修。用修年十二。受三
蘇。凡五年。檢練研窮。篇中
疑義。更為註釋。詳明。年十
八。應省學試。省學奇之。曰。
吾不能為歐陽公。乃得子。
如蘇賦。是秋。擢易魁。辛
未。擢會試第二。殿試及第。
制策援史。融經。敷陳弘
劉。讀卷官李文正。楊文襄。
稱其得蘇家衣鉢。是三蘇

之與用修也。父子兄弟。後
先濟美。母德合也。博通經
史。名擅天下。女譽合也。豫
論卓越。大節挺然。意氣合
如。子瞻謫黃。恣遊娛。耽詩
酒。用修成滇。戀聲伎。甘落
鬼。用晦合也。楊與蘇隔幾
百載。若一轍然。皆宋乾德
丁卯五星聚奎。寶儀招為
天祚文廟之址。而余惟三

蘇足以當之。三蘇已往而
其神日新其行日益遠宜
用修獨留意于三蘇也。謂
蘇氏即楊氏之前身可也。
謂楊氏即蘇氏之後身可
也。

東坡

公安袁宗道玉端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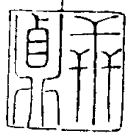


題為

天下以四姓目文章大家
獨三蘇文最為便矣而論
策之類於時為最近故搢
紳之士鮮不習三蘇者三
蘇才甚高蓄甚博而出之
甚達甚易韻則溫韋讓其
莊諧譁則侯白遜其雜諧
牘題署則黃豫章遜其高
游墨法書則顏平原李北

海之難弟心是律三君子
 有一字否也玉赴義立
 功策溢而為風調木技子
 予心寔有焉焉故置之山
 房之几暇日抽一事佐一
 觴其不冥於山腴海錯者
 幾希

瑯琊王世貞題



嘉樂齋選評註三蘇文範全集

三蘇考實

蘇洵

按本紀蘇洵字源明號老泉眉山人祐曾孫
 年二十七始發憤為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
 二子軾輟同舉進士父子文章遂擅天下宰
 相韓琦奏於朝除校書郎尋以為文安簿纂
 修禮書卒贈光祿寺丞所著有文集十二卷
 諡法三卷傳世初王安石名始盛洵以不近

蘇軾

非

人情作辯義論及安石用事人服其先見云

蘇軾

按本傳蘇軾字子瞻小字同文洵長子弱冠
 博通經史為文渾涵光芒雄視百世舉制科
 累官至翰林學士兵部尚書初軾貶黃州築
 室東坡號東坡先生卒諡文忠軾器識宏偉
 議論卓越挺然大節群臣無出其右所著有
 唐書辯疑及易書傳論語說東坡集奏議內
 外制數百卷行於世

蘇轍

按本傳蘇轍字子由小字同叔洵次子爲人沉靜簡潔爲文汪洋澹泊而有秀傑之氣與兄軾同登進士又同舉制科累官翰林學士門下侍郎致仕居許州號穎濱遺老卒謚文定所制有古文五十餘卷及詩傳春秋傳古文樂城集行於世云

批三蘇古今大方姓氏

先朝

三蘇文粹

考實

二

朱熹

號元晦

真德秀

號西山

胡安國

號敬齋

呂祖謙

號東萊

曾子固

號南豐

李塗

字性學

洪邁

號潘州

羅大經

字景倫

文天祥

號文山

樓昉

號迂齋

謝枋得

號疊山

黃震

字東發

王應麟

字伯厚

金履祥

字二山

唐庚

號子西

楊維禎

字廉夫

虞集

字伯生

東澗老人

國朝

陶安

字主敬

方孝孺

字希古

解縉

字大紳

胡廣

號晃菴

楊士奇

字東里

于謙

字廷益

宋濂

字景廉

周述

字宗道

鄒智

字叔魯

丘濬

號瑞山

劉定之

字主靜

周旋

號長菴

諸燮

號理齋

楊鼎

字宗器

蔡清

號虛齋

姚夔

字大章

林希元

字茂貞

陳獻章

號白沙

商輅

號素庵

胡居仁

號敬齋

周洪謨

字堯佐

岳正

字季方

崔銑

號孟亮

何喬新

字廷秀

曹端

號月川

彭時

號可齋

吳興裔

字高士

李東陽

號西涯

李材

字見羅

何洛文

字汝昌

陳鑑

字編黑

章懋

號楓山

林俊

字見素

田汝成

號藝衡

楊廷和

號石齋

程敏政

號篋叟

羅楠

號近溪

洪英

字實夫

羅倫

號一峯

陸簡

字廉伯

吳寬

號抱卷

王鏊

號守溪

王庭相

號浚川

王畿

號龍谿

邵寶

號二泉

姜寶

號鳳阿

謝遷

字子喬

梁儲

字叔厚

費宏

號魯湖

王維禎

號槐野

張寧

號方洲

錢福

號鶴灘

趙寬

字栗夫

倫文叙

字伯璣

康海

號對山

孫樓

號伯川

董玘

號中峰

顧鼎臣

號味齋

鄒守益

號東原

袁煒

號元峰

三蘇文粹

考實

三

三蘇文範		姓氏		四	
陸樹聲	號平泉	楊慎	號一庵	羅洪先	號念庵
霍韜	字渭先	舒芬	號國蒙	王守仁	號陽明
凌約言	字季默	唐順之	號荆川	瞿景淳	號昆湖
胡纘宗	號可泉	唐寅	號伯虎	薛應旂	號方山
歸有光	號震川	李春芳	號百蘿	汪道昆	字伯玉
楊循吉	號南峰	張之象	字玄超	宗臣	字子相
徐中行	字子與	張勉學	號水菴	顧充	號迴瀾
孫繼皋	號栢潭	王應選	號午山	孫鑛	號月臺
蕭良有	號漢冲	王世貞	號鳳洲	王世懋	號麟洲
馮夢禎	號開之	余有丁	號同祿	茅坤	號鹿門
唐文獻	字元徵	袁宗道	號玉蟾	皇甫汈	號百泉
許國	號海岳	李贄	號卓吾	胡時化	號秋宇
李維楨	號聖軒	玉敬臣	號少湖	顧憲成	號涇陽
陶望齡	號石簣	董其昌	號思白	焦竑	字弱侯
袁宏道	號中郎	雷思霈	號何思	陳繼儒	號眉公
張以誠	號澹海	張鼐	號伯初	張述	號涇溪
王納諫	號觀清	鍾惺	字伯敬	張世偉	號真度
陳元素	字古白	張桂芬	號言若	茅維	字季若

三蘇文範		書目	
大方批評三蘇文選書目		古文載選三蘇書目	
劉主靜選	羅一峰選	楊石齋選	
程篁墩選	林見素選	丘瓊山選	
王守溪選	錢鶴灘選	康對山選	
蔡虛齋選	鄒東郭選	唐荆川選	
李崆峒選	羅念菴選	何仲默選	
姜鳳阿選	李于鱗選	許海嶽選	
錢文登選	湯霍林選		
文苑英華	文章正宗	文章精義	
文選心訣	古文類抄	崇古文訣	
古文關鍵	妙絕古今	文壇列祖	
文章軌範	名世文宗	八大家鈔	
中原文獻	古文拔萃	名文珠璣	
歷朝文鑑	古文四如	史海淘珍	
文寶會編	容齋隨筆	蘇王摘成	
必讀古文			
王午山選四大家文粹	章佩山選蘇王米三奇		

鄒立齋選蘇軾同調 徐子與選同大方抄

汪伯玉選蘇米合璧 唐荆川選歷代文編

刻蘇文各成集者

蘇老泉全集 蘇源明外紀

蘇文忠公全集 蘇長公大成集

岳季方選蘇長公集 蘇長公合作

蘇長公外紀 陶主敬選于瞻集

曹舍齋選東坡集 李卓吾批坡仙集

許石城選蘇長公集 王鳳洲選蘇文正宗

鍾伯敬選蘇文 毛孝若選蘇文

王觀海選蘇長公集 蘇東坡二妙

蘇頌選全集 蘇子由樂城集

蘇氏譚數

宋孝宗曰：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節。立天下之大節，非其氣足以塞天地者，未之能焉。語詞云：養其氣以剛大，尊所聞而高明。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又觀表啓諸作，始玉振而金聲。知言自況於孟軻論事肯

卑於陸勢，方嘉祐全盛，管庸特起之詔至，熙

寧紛更，乃陳長治之策，欺與人之間，出驚讒

口之中，傷放浪嶺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

而若幹造化，不可奪者，巋然之節，莫之致者

自然之名，經綸不究於生前，議論常公於身

後，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

金履祥曰：曾子固之古雅，蘇老泉之雄健，皆文

章之傑然者

羅大經曰：莊子之文，以無爲有，戰國之文，以曲

作直，東坡平生熟此二書，故其爲文，橫說堅

說，惟意所到，俊辯痛快，無復滯礙

葉水心曰：蘇文架虛行危，縱橫倏忽，數百千言

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自來，古今議

論之傑也

朱元晦曰：二蘇以精深敏妙之文，煽傾色變幻

之習，又曰：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

粕，此二十八字之彈文也

元脫脫丞相曰：公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

名赫然動於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宏，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偉，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操爲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爲。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爲也。

商素菴曰：三蘇文大約宗軻氏。軻氏理中文學士，研其理，不暇標其文。蘇氏文中理學士賞

三蘇文範

筆彙

八

其文尤貴根其理。其家傳學脈之正。父子兄弟並有浩然氣在。故理溢而文鮮。澄爽徹復。隻秦漢以來作者莊之幻。馬之覲。陶之逸。白之超。蘇氏蓋集大成云。

楊東里曰：高山巨川，巉巖萬狀，浩漫千頃，可望而不可竟者，蘇之大也。名園曲檻，繞翠環碧，十步一停，百步一止，而不欲去者，蘇之細也。疎雨微雲，吸清茗，白雪濃淡，總相宜者，蘇之閒雅也。風濤烟樹，曉夕百變，刻鑿夷曲，轉入

轉佳。令人驚顧錯愕，而莫可控揣者，蘇之奇怪也。知此而三蘇之品定矣。

羅一峰曰：眉陽三蘇，歐陽公首推轂之一日，而父子名重朝野。由其氣之弘毅，文之卓越，所以當世稱之後世傳之。至其父之重子，子之重父，父子之交相重，讀其書者，疑心澄慮，以神會神，於是書始有所得云。

董中峰曰：子瞻之文，橫口所發，皆爲文章。肆筆而書，無非道妙。神奇出之淺易，纖濃寓於澹

三蘇文範

筆彙

九

泊。讀者人人以爲已之所欲言，人人所不能言。蓋其心遊乎六通四闢之途，標的不立，而物無畱礙。所謂有所自得，而唯道之合者，子瞻是也。

楊升菴曰：評三蘇者，以奇崛評文安，以雄偉評文忠，以疎宕評文定。又謂子得之父弟受之兄，而不知三賢之文，其致一也。奇正相生，冥明互藏，虛實代投，疾徐錯行，岐合迭乘，順逆旋宮，方圓遞施，有無相若，倘亦五行之無常。

勝耶四時之無常位耶而其變又如神無迹而水無剗耶眉陽氏之文也又以爲非眉陽氏之文而漢以上之文也雖以奇偉疎宕名之也可雖不以奇偉疎宕名之也可

焦弱侯曰古今之文至東坡先生無餘能矣引物連類千轉萬變而不可方物卽不可摹之狀與甚難顯之情無不隨形立肖躍然現前者此千古快心也

陳仲辭曰長公起自西裔中更擯竄流落於蜃

三蘇文範

評蘇

十

塢獠洞之間出入掉弄於悍相獄吏刀筆之手幾不能以身免而所遭在人文極盛之時且以文安先生爲之父文定爲之弟先輩則韓范歐富蜀公溫公後輩則秦黃張晁四學十以朝雲琴操爲達生友以元章伯時與可爲書畫友以趙德麟王晉卿爲賞鑒友以參寥辯才爲禪友以佛光覺道士爲長生友卽有對而與之角者非理學之正叔則經術之介甫而天地之人文至此極矣人之湊合如

五星相聚而長公必奎壁之精麗之諸君子而當長公不得五色相宣長公而當諸君子亦不得不八面受敵三鼓而氣不衰百戰而兵益勁此天授亦人力也微至於風流調笑大至於患難死生非惟不足爲公困而反足以爲文章翰墨之助公誠千古一人哉

袁中郎曰余嘗謂坡公一切雜文圖融精妙千古無匹活祖師也惟說道理評人物脫不得宋人氣習

三蘇文範

評蘇

十一

茅孝若曰長公文猶雲霞在天江河在地日遇之而日新家取之而家足若無意而意合若無法而法隨其亢不迫其隱無諱澹而腴淺而蓄奇不詭於正激不乖於和虛者有實功汎者有專詣殆無位而據隆中之抱無史而畢龍門之長至乃羈愁瀕死之際而居然樂香山之適享黔婁之康偕柴桑之隱也者豈文士能乎哉

三蘇文贊

孫月峰曰：戰國之言，非縱橫則名法，于先王之仁義，迥治禮樂刑政，無當焉。而其文終古不廢者，以其雄博高逸之氣，紆回峭拔之情，常存于天地間也。有文于此，能全持其雄博高逸之氣，紆回峭拔之情，以出入于仁義道德禮樂刑政之中，取不窮而用不敝，體屢遷而物多交者，其惟三蘇文乎。

楊復所曰：三蘇文自然驚天動地，世人祇以文章稱之，不知文章直彼餘事耳。未有其人，不能早之而文章垂不朽者，故其篇中洪鍾大

三蘇文範

譚鼓

三

臣大扣大鳴，小扣小應，俱繫彼精神骨髓所。在平生心裏，宛然如見。若對三蘇拔襟面語，朝夕共遊也。今舉業家置在案頭，初場二場三場畢具矣。

陶石簣曰：余每閱三蘇文，不禁神往。及閱升菴集，亦然。及閱中郎集，亦然。矧茲三蘇文始評註於升菴，再潤色於中郎者乎？真世寶也。我

題首

○○○

題首三圈者上上選

○○○

題首二圈者上選

○○○

或一圈或三點次選

文旁

○○○○○○○○

密圈者文中妙境

○○○○○○○○

逐句讀圈者佳境

、、、、、、、、

密點者亦文佳境

——

緊要處或時事之綱

——

或轉或提或連

|||

援引古人姓氏

□

係一篇中字母

◎◎

係篇中主意或照應

○○

係全篇中字眼

●●

係全篇中關鍵

○

係波瀾或虛歇

—

大段落或譬喻佳處

—

係段落中枝節處

承上起下一篇岐路處

凡文上文末有標識某公某公者俱係中郎先生將升菴先生原本又博采諸大方選群書批詞大都品題精覈者輯

凡上無標識者皆中郎先生批評即一圈一點一抹一斷一勾一畫皆有深意總之出自先生十之五六出自諸大方者十之三四

一集中註釋非盡出時刻皆升菴先生得之石齋少師庭訓又以已意增益而中郎先生又

三蘇文範

凡例

四

略增益之遇典故註釋必詳以見子史經傳

所從出庶可解後學之疑義云

一茲集未可盡蘇文特石齋少師授之升菴昆季相繼取高第中郎昆季得之亦相繼取高第故其文似近舉業者輯於舉業遠者則不輯

一三蘇集近世難於善本茲集取中郎先生抄本一一校讎易無差謬

一三蘇文老泉頴濱止見長於論策而東坡則

篇篇具錦字字夜光故集中三蘇多選論策誠制科奏對之先資當今廟堂之石畫也其書啓雜著老泉頴濱居十之三東坡居十之七知此則三蘇偏全之槩定矣

嘉樂齋選評註三蘇文範凡例畢

三蘇文範

凡例

五

蘇樂齋選評三蘇文範目錄

卷之一

蘇洵

論

○ ○ 易論

○ ○ ○ 禮論

○ ○ 樂論

○ ○ 詩論

○ ○ 書論

蘇文範

目錄

○ ○ ○ 春秋論

○ ○ 史中

○ ○ ○ 諫論上

○ ○ ○ 諫論下

○ ○ ○ 明論

○ ○ ○ 魯妃論

○ ○ ○ 管仲論

○ ○ ○ 辯姦論

卷之二

權書

○ ○ ○ 心術

○ ○ ○ 法制

○ ○ 疆弱

○ ○ ○ 攻守

○ ○ ○ 用間

○ ○ 高祖

○ ○ 項籍

○ ○ ○ 六國

蘇文範

目錄

衡論

○ ○ ○ 御將

○ ○ ○ 任相

○ ○ 廣士

○ ○ ○ 兵制

○ ○ ○ 田制

卷之三

幾策

○ ○ ○ 守勢

時務

時務

時務

時務

時務

斷制

斷制

斷制

時務

時務

時務

時務

時務

時務

○ ○ ○ 審敵	時務
卷之四	
書	
○ ○ 上仁宗皇帝書	
○ ○ ○ 上韓樞密書	
○ ○ ○ 上富丞相書	
○ ○ ○ 上歐陽內翰書	
○ ○ ○ 上田樞密書	
○ ○ 上徐青州書	
目錄	五
引	
○ ○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 族譜引	
記	
○ ○ ○ 蘇氏族譜序記	
○ ○ 張益州畫像記	
○ ○ 木假山記	
說	
○ ○ 仲兄文蔚字說	

○ ○ ○ 名二子說	
卷之五	
蘇軾	
論	
○ ○ ○ 刑賞忠厚之至論	省試時務
○ ○ ○ 孔子從先進	學士院試
○ ○ ○ 禮以養人爲本	理學
○ ○ ○ 王者不治夷狄論	時務
○ ○ 易論	理學
目錄	四
○ ○ 詩論	理學
○ ○ 中庸論上	理學
○ ○ 中庸論中	理學
○ ○ 正統論上	斷制
○ ○ 正統論中	斷制
○ ○ 正統論下	斷制
○ ○ ○ 物不可以苟合論	時務
○ ○ ○ 觀過知仁論	理學
○ ○ ○ 讀楚語	斷制

卷之六

論

○○○思治論

斷制

○○○勢論

斷制

○○○大臣論上

斷制

○○○大臣論下

斷制

○○○續歐陽子所黨論

斷制

○○○論養士

時務

○○○秦始皇扶蘇論

斷制

二蘇文範

四目錄

五

○○○秦始皇帝論

斷制

○○○魏武帝論

斷制

○○○伊尹論

斷制

○○○孫武論一

時務

○○○孫武論二

時務

○○○荀卿論

斷制

卷之七

論

○○○孫武論

時務

○○○韓非論

斷制

○○○雷侯論

斷制

○○○張釋之論

斷制

○○○賈誼論

斷制

○○○晁錯論

斷制

○○○霍光論

時務

○○○諸葛亮論

時務

志林

○○○武王

斷制

上秦文範

四目錄

本

○○○平王

東遷之謬

斷制

○○○范蠡

斷制

○○○范增

斷制

○○○伍子胥

斷制

○○○范文子

斷制

○○○商君

斷制

○○○周瑜雅量

斷制

○○○顏觸巧於安貧

斷制

卷之八

制科	
○○○應試策	時務
○○○擬對士策	時務
、、、策略并序	
○○○策略一 自勵	時務
○○○策略二	時務
○○○策略三 任人	時務
○○○策略四 破庸人之論	時務
○○○策略五 孫結天下之心	時務
卷之九	七
制科	
、、、策別并序例	
○○○厲法禁 課百官之一	時務
○○○抑僥倖 課百官之二	時務
○○○決壅蔽 治府史之屬	時務
○○○專任使 官府久任	時務
○○○無責難 課百官之四	時務
○○○無沮善 課百官之五	時務
○○○無沮善 課百官之六	時務

制科	
○○○敦教化 先實後名	時務
○○○勸親睦 復小宗	時務
○○○均戶口 安萬民之二	時務
○○○較賦役 安萬民之三	時務
○○○教戰守 安萬民之四	時務
○○○教戰守 安萬民之五	時務
卷之十	
制科	
○○○去姦民 安萬民之六	時務
○○○省費用 厚貨財之一	時務
○○○定軍制 厚貨財之二	時務
○○○蓄財用 訓軍旅之一	時務
○○○練軍實 訓軍旅之二	時務
○○○倡勇敢 訓軍旅之三	時務
○○○策斷上	時務
○○○策斷中	時務
○○○策斷下	時務
○○○關隴游民私鑄錢與江淮漕卒為盜之由	時務

卷之十一

表

、、○謝賜御書詩表

○徐州謝獎諭表

、、、謝中書舍人表

○謝宣召入院表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謝對衣金帶馬表

、、、徐州賀何平表

○○○乞常州居住表

疏

○道德疏

○刑政疏

○○○代滕甫辯謗乞郡疏

劄子

○○○乞授正陸贄奏議進劄子

○○○辯舉王翬劄子

狀

○○○代李琮論京東盜賊狀

○○○議學校貢舉狀 俱時務

制

○除范純仁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左

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高平郡開

國侯加食邑實封餘如故制

○○○呂惠卿責授建寧節度副使本州安

置不得答書公事

卷之十二

書

○○○上神宗皇帝書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上富丞相書

○○○上曾丞相書

○上王刑部書

○○○答李端叔書

○○○答謝民師書

○○○答舒堯文書

○○○黃州上文潞公書

○○○上文侍中論推鹽書

卷之十三

書

○○○應制舉上兩制書

○○○上梅直講書

○○○上韓太尉書

○○○答黃魯直書

○○○上劉侍讀書

○○○上王兵部書

○○○與劉官翁書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

○○○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

○○○與李方叔書

○○○答范蜀公

○○○答張文潛書

○○○與黃魯直

○○○與李公擇

○○○與毛維瞻

○○○答質耘考

啓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賀楊龍圖啓

○○○賀時宰啓

○○○謝制科啓

○○○謝館職啓

○○○答試館職入啓

○○○答李寶文啓

○○○杭州謝執政啓

卷之十四

記

○○○蓋公堂記

○○○喜雨亭記

○○○凌虛臺記

○○○超然臺記

○○○醉白堂記

○○○王君寶繪堂記	○○○張君寶墨堂記	○○○放鶴亭記	○○○大悲閣記	○○○四菩薩閣記	○○○淮陰侯廟記	○○○靈壁張氏園亭記	○○○文與可畫篋簞谷偃竹記	○○○仁宗飛白御書記	○○○思堂記	○○○石鐘山記	○○○睢州遠景樓記	○○○傳神記	卷之十五	序	○○○六一居士集序	○○○范文正公文集序	○○○錢塘勸上人詩集序
-----------	-----------	---------	---------	----------	----------	------------	---------------	------------	--------	---------	-----------	--------	------	---	-----------	------------	-------------

○○○牡丹記序	○○○書黃子思詩集後	○○○書韓魏公黃州詩後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書樂全先生文集後	○○○書東臯子傳後	○○○書柳子厚牛賦後	○○○書孟德傳後	碑	○○○表忠觀碑	○○○潮州韓文公廟碑	○○○司馬溫公神道碑	○○○李太白碑陰	銘	○○○漢鼎銘	○○○三槐堂銘 <small>并序</small>	○○○德威堂銘 <small>并序</small>	○○○九成臺銘
---------	------------	-------------	-------------	-------------	-----------	------------	----------	---	---------	------------	------------	----------	---	--------	---------------------------	---------------------------	---------

○ ○ ○ 夢齋銘 <small>并序</small>	○ ○ ○ 參寂泉銘 <small>并序</small>	○ ○ ○ 文與可琴銘	○ ○ ○ 却鼠刀銘	○ ○ ○ 王定國硯銘	○ ○ ○ 又	○ ○ ○ 丹石硯銘 <small>并引</small>	○ ○ ○ 龍尾石月硯銘	○ ○ ○ 邁硯銘	○ ○ ○ 卵硯銘	卷之十六	賦	○ ○ ○ 天慶觀乳泉賦	○ ○ ○ 前赤壁賦	○ ○ ○ 後赤壁賦	○ ○ ○ 黠鼠賦	傳	○ ○ ○ 率子廉傳
-----------------------------	------------------------------	-------------	------------	-------------	---------	------------------------------	--------------	-----------	-----------	------	---	--------------	------------	------------	-----------	---	------------

○ ○ ○ 方山子傳	○ ○ ○ 萬石君羅文傳	祭文	○ ○ ○ 祭歐陽公	○ ○ ○ 祭韓魏公	○ ○ ○ 祭文與可	○ ○ ○ 禱雨蟠溪文	○ ○ ○ 鳳祥太白山祈雨文	○ ○ ○ 藥誦	問	○ ○ ○ 問養生	說	○ ○ ○ 剛說	○ ○ ○ 稼說	喻	○ ○ ○ 日喻	引
------------	--------------	----	------------	------------	------------	-------------	----------------	----------	---	-----------	---	----------	----------	---	----------	---

○ ○ ○ 民政九 制二 廟

時務

書

○ ○ ○ 上樞密韓太尉書

記

○ ○ ○ 齊州閔子祠堂記

○ ○ ○ 黃州快哉亭記

嘉樂齋選評註三蘇文範目錄畢

目錄

十九

嘉樂齋三蘇文範卷之一

成都楊 慎用脩甫原選

公安袁宏道中郎父參閱

論

易論

蘇老泉

後起下分篇
子瞻子由二
公作策論多
用此法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
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為
之明而易為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
無長幼不耕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

三蘇文範

卷一

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轉謂只承上語
與止齊家同法

允說聖人部
編論論有本
且勢即流注
激滯

而聖人者獨為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為之
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為之兄弟而使天下長
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

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
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

肯棄逸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為君師而遵蹈其

法制者禮則使然也句讀上文如千丈洪波
一謂截斷此蘇家法也

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

此文即見禮
不謂之知天

法明性可謂

前半段即是論禮後半段乃是論易

此身合易禮為一而性德為二而性德為三

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

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

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

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

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

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

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為之明

也。此解出得。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棄。棄則易

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

易。觀天地之象。以為爻。通陰陽之變。以為卦。考

鬼神之情。以為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

之。白首而不得其原。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

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

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為之幽也。此解

易而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

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

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

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

三蘇文範

卷一

二

易

三蘇文範

卷一

三

易

此下詳論易而聖道之所

出則謂卜師

人務為新奇秘怪。以誇後世。聖人不因天下

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

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

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荊而鑽之

方功義弓。惟其所為。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

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

以或為陽。或為陰者。必自分而為二。始掛一。吾

知其為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為四

而揲之也。歸奇於扚。吾知其為一。為二為

三為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為二。吾不知其為

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

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

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

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楊升菴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與神物以全民

用。老泉先得此意。故謂易為神教。使人

尊之。而不敢廢。用以濟禮於無窮。意思

精深。議論高古。文勢轉折。曲盡其妙。學

士家達此機括下筆自是出人頭地

茅鹿門曰蘇氏父子於論六經處支離旁午特

其文燭燭百折似屬烟波耳

李卓吾曰老泉六經論大都強詞軋見渺茫不

根非經術正論特其行文縱橫往往空

中布景絕處逢生令人有憑虛御風之

態故竝輯之

錢豐震曰言易道之神所以救禮之衰禮不變

則易不作作易者聖人機權所寓也

禮論 蘇老泉

老泉六經論
項禮論起

有禮則有
注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為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一段長調截以短語句極洒然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有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厭服其心也彼為吾君彼為吾父彼為吾兄聖人曰彼為

此禮以生立
科禮之禮禮
止是哉

此為禮所

吾君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以立於其旁且俛首屈膝於其前以為禮而謂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嗤笑以為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為其君父兄於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禮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

以法而治
聖人無如此
用心

得齒字宛
得此言妙

出機

聖人無此
等語更無轉

三蘇文範

卷一

太

何故難

位多不
用此意

禮治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
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
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
而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
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
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為
吾君彼為吾父彼為吾兄聖人之拜不用於世
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於此無
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挺而搏逐之可也
何則彼其心常以為吾儕也不見其異於吾也
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
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為逸而立且拜者之為勞
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
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
此吾嚮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
固使之逸而使我勞是賤於彼也奮手舉挺以
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為人朝夕而拜之
他日折之以為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末焉已

指畫一義說

歸功聖人其
明其微權有
按此

三蘇文範

卷一

七

拜之猶且不敢以為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
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
之以短語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
安其尊而至於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
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體之末也不知聖人其
始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之勞也此聖人之所
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
楊升菴曰字多重復若可厭然駕空布調員活
清駭熟之不難作論
錢豐寰曰老蘇論禮不若長公之論精吾特取
其行文滾滾以為作時論者壯筆鼓氣
之助
湯霍林曰文字止兩大段前一段言拜起坐立
之禮不可強以行諸世於是舉而先之
吾身所謂恥之之術也後一段言拜起
坐立體之末也聖人以之教天下者乃
其微權所在欲天下緣禮之末而不忍
犯其君父兄也

樂論

蘇老泉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難易兩字

為兄而聖人為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

父兄而聖人為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

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

難矣解出始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

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

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

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解出易既行也

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

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

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

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

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

時雖易而難久解出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

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

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

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

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

莊子

樂論

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董董即鴆頭也切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為諱去其鴆微其董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

蘇文範

卷一

九

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為樂兩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欲欲散物感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感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雨日風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為樂為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

末和以中投
死生勢逆之
能自開釋有
意味

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楊升菴曰。禮非窮而後有樂。然一段議論。一篇

章法。員轉健逸。熟之最利場屋。

王龍谿曰。轉折開闔。已見妙手。至其文勢澎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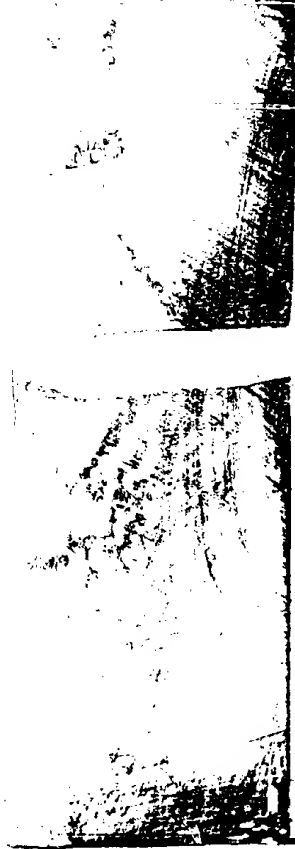
尤若長江萬里。且論樂以輔禮之不及。

却又精鑿不磨。

三蘇文範

卷一

十



起語作盡通
章
出聲字

詩論

蘇老泉

起筆如驚龍
跳騰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為也。為人臣。為人子。為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毆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

三蘇文範

卷一

十

通篇四五轉
處絕佳

反別權字

極其流弊見
詩不可缺

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為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為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此論死生之權。不足以禁人。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

又生出此類
二字來

此出最通二
字後論等

三蘇文範

此說詩之
極極其透

此說詩之
極極其透

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此段隱隱論詩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識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之不能也。斷之始生於

此說詩之
極極其透

此說詩之
極極其透

三蘇文範

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為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彊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益詳。

王陽明曰。詩理性情。大要只好色而不淫。怨而不叛。老泉論詩。以禮禁人。嚴得詩以通

三蘇文範

之。識見出入意表。且窺得聖人作經。原是一理。探本之論。

羅近溪曰。易禮樂詩四篇。只是一篇文字。

唐對山曰。只以色怨二字。反覆成文。意多而不

重。詞煩而不雜。中間轉入詩處。筆力更

高。

楊升菴曰。語意如片雲凌亂。長空風生。捲而為

一。

書論

蘇老泉

方且易要

出得字

見後世相承
不可無聖人
擊端新注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此首段爲冒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

三蘇文範

卷一

五

以三代志實

文之與尚言

風俗之變

文注謹亮至
點處九見
思

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

以詩爲湯文
得天下之真
風俗之變

不爲聖

三蘇文範

卷一

五

之無王者也。此段提唐虞夏商周之變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授天以神之舉。已以

死之爲亦所

事

受其風俗心

固之也。此段叙唐虞夏商周之變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已悅也。則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一人之罪。無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耳。吁。亦既薄矣。此段叙商至於武王而自言其先祖父偕有顯功。既以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此段叙武王之伐紂

照處如常山
蛇首動无應

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此段兼商周而帶及伊尹則公之與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此總收法程篁墩曰。此篇奇處在借聖人立言。駕空生議。

筆法流快

羅一峰曰正意只在腹中兩段。及後三段。而文

三蘇文範

卷

士

更有次第。其前一頭。後一尾。虛發。更得

首尾相應之妙

一事問答纔
聯到底以公
私二字作主
以天子之權
與魯竹主意

位與道字又
是對眼

春秋論

蘇老泉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

一篇公。私。二字是注。位之所在。此下應。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

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關鎖夫子以其權是

非天下可也。一句收上意而春秋自此開說賞人之功。赦

人之罪。二句是賞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三句

是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

卷二

法惟其意止於得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

看他辨別看
他解釋看他
鑒空立論看
他行文一節

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

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又勸公也。道私也。私不勝

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

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

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

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自周之衰也

此是第一

且不盡說出

略錄宋說

王蘇文範

六經以權作
有而此云賞
罰之權在魯
得孔子作春
秋本意

辨言夫子不唯是曰此略解上夫子豈誠賞罰
非人且賞罰人之意再難起夫子豈誠賞罰
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此三句是第一解
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為
善某為惡可也繼之曰某為善吾賞之某為惡
吾誅之則人不笑我者乎難二夫子之賞罰何
以異此似已窮然則何足以為夫子何足以
為春秋我非君也至此是第二曰夫子之作春
秋也方入木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
也賞罰之權不得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說
魯作之也二解到此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
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一篇主意何以知
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此是言孝謂之孝
經皆自名之在下一篇根本則夫子之也而春秋
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
上面其有力若不如此公之以魯史之名而賞
承接如何稱得上面大子之作春秋也至此是第
賞罰之權固在魯矣一解言賞罰縱是真亦是魯
人也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
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

此五句是第三辨言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
賞罰之權安可與魯
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
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
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說得此以賞罰天下以
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
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
公之國也居魯之地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
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
與之也天子之權在周至此是第三解然則假
就魯使周公事說出與魯之意

至此方盡說
出與魯之意
乃一篇正意

王蘇文範

三蘇文範

用此一段大
見前意不虛

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
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何
也此二句是第五辨齊桓晉文陽為尊周而實
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說齊
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
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
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兩句鎖此其
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又生一段此魯
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顧其心以為今之

<p>引田恒事記 夫子以實到 與魯論說得 去乃諸其款 視樂征伐自 諸侯出則失 天子雖世不 言</p>	<p>三蘇文範 公孫二字校 拾遺錄且甚 生活 史臣之體宜 下正以起天 下有君則春 秋不當作之 是 說到律世春 初不若無君 吾不知其誰 所以爲當 則此意亦得 則此意亦得</p>
--	---

天下無周公故至此。總領前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此一段真是動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爲且自先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恒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齊桓晉文陽爲尊周至此是第心存王室。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獨可與意。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

<p>春秋之日後 之春秋亂耶 散耶散耶何 等光顯</p>	<p>三蘇文範 卷一 注</p>
--	--------------------------

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呂東萊曰此篇須看首尾相應。枝葉相生。如引繩貫珠。大抵一節未盡。又生一節。別人意多而雜。惟此篇意多而不雜。
謝疊山曰此文有法度。有氣力。有精神。有光燄。緊嚴而華藻者也。讀得孟子熟。方有此文。
胡思泉曰此論有五辨五解。每辨中先立公案。然後起辨。解則隨辨而解之也。既解完。又起後辨。既後辨。又起別解。一似庖丁解牛。讀者須細心體會之自得。
吳獻臣曰位之權得以賞罰。道之權不過是非。夫子有其道。無其位。乃不徒是非而欲行賞罰焉。所以託於春秋。春秋爲魯史。與魯以假天子之權也。所以與魯者。魯爲周公之子孫。如周公乃可假天子之權也。
楊升菴曰此論大意三段。自賞罰至何足以爲

集 299—177

一力十之論
設得志則表
即大都君子
待天下以忠
厚者理亦
如此則安國
所謂春秋之
法亦善也長
惡者也須益
謂善矣

主蘇文範
筆法相與雖
清嚴以經名

意
後集其意居

外史之自注
然曰矣

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
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
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
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
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
室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者也故於傳
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
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
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
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
而載之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胡安國曰定公以來晉失伯業不主正盟夫差暴橫勢傾上國自稱周室子已為長而黃池之會聖人書法如此者訓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於鄆書十二年公會吳於蒙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吳子於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越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

吳自文撰
史法妙

主蘇文範
考定精熟

力
論史法處甚
當可見其泉
源乎心力

考定精熟
是看到精細
處故往往得
古人筆法
臨讀正字
陰陽四之第
而論其筆
法之妙

越敗吳於檣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初書于在相舉之後再書于越敗吳在黃父之後因事屬辭之意見矣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侯某武功臣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諡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諡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耶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耶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為二上則曰號諡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諡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偽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之歸於臣雖同姓

全此一收
與法而時得
仲尼遺意者

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彰。則後人樂得為善之利。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慚。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義之為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強臣專制之為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為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其為春秋繼句正與篇首時得仲尼遺意

句相照應故曰
遷史繼獲麟

楊升菴曰。老泉以史才自負。且漢唐三百年無

其人。意在駕韓。又自言曰。遷固之雄。則

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故此篇叙遷固之

得處却勘破。

王鳳洲曰。此篇論班馬二史有道與法立四項

意。下各據事分段應。詳核精嚴。有類策

體。

始無論純就
只以衡字翻
一篇文字
是筆力高處

諫論上自註云賢君不時有忠臣蘇老泉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孔

為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諫有五義一諷諫二諷諫三諷諫四直諫

楚王淫益甚。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

卑。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

衣危論。秦帝立。悟。秦太后與繆毒通。始皇誅毒。

茅焦諫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耶。車裂假

衣。伏鎮王下。殿手接之。迎太后歸。諷固不可盡

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

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

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

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况虛已

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

諫而百不聽矣。况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

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

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

思。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

持說客之術
以補天子諫
諫之論不免
于從橫之病
然亦是一說

此等文字極
欲看細

人臣因事納
忠以此五法
行其術亦足
正當議論不
可以言時

後引古事說
核詳切而而
不贅

此三節是理

此三節是理

其人吾歎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

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

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

也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論之勢禁之利誘

之激怒之隱諷之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

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秦攻趙趙求教

曰趙君為賢兵乃出太后不肯左師觸龍見太后

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甘羅

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秦使張

燕謀伐趙唐不肯行甘羅見唐曰唐侯欲或

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趙卒以兩賢王

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趙王武臣為燕君所得

王使者往燕輒殺之有兩養卒請往說燕將曰

欲曰欲得其王耳養卒笑曰兩人名為求王實

欲其殺之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况以

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此理而論之也子

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田常作亂移

貢往說田常曰吳強晉弱不如伐吳田常忿然

令君憂在內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

君上無強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王制齊者

引上理論勢
禁等說亦自
有理由所幾
者不過春秋
戰國人品而
不及漢唐重
漢唐重臣一
無足稱者乎
此蘇公所以
不允于戰國
而稱之也
然亦打頭一
數字也

此三節是理

此三節是理

此三節是理

此三節是理

唯君也武公以麋鹿脅項襄而楚不敢圖周

常曰善武公使東周武公謂楚昭子曰西周之地不

過百里名為天下共主而攻之者名為弑君然

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今子欲誅廢

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楚

乃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垣衍說

趙欲共尊秦為帝魯仲連往見衍曰秦棄禮義

而上下功之國也帝則將行天子之禮以號令

天下又使女子嬖妾為諸侯妃姬梁王安得此

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

營陵侯劉澤高祖從昆弟也呂后時齊人田生

游之貴以畫干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斤為田

生壽田生如長安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將

者張卿居數月田生說張卿曰太后欲立呂產

為王恐大臣不聽卿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張

卿乃風大臣曰太后封劉澤張卿于金田生因

說之令言于太后太后并封劉澤張卿朱建以富貴

卿入言之乃遂立澤為齊王朱建以富貴

幸臣閻籍籍說之曰辟陽侯幸呂太后而更道

路皆言君欲殺之今日辟陽侯幸呂太后而更道

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于帝出鄒陽以愛幸

悅長君而梁王釋梁王以殺袁盎故謀反事敗

解罪于上者陽見王美人兄王長君曰今袁盎

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并誅切齒側

此三節是說

此三節是說

三蘇文範

此三節是說

牛後今以大王之賢快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竊為大王羞之王按劍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范雎秦昭王伴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宦者曰王至雎曰秦安得王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聞之遂延迎謝罪屏左右王曰生以助跪而請問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

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鄧公謂沛公方保生長揖不拜曰足下欲誅無道秦此激而怒之不宜保見長者沛公輟洗謝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秦昭王問孟嘗君賢使嘗君將入秦蘇代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于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無為

土偶人所笑乎楚人以弓繳感襄王楚人有好孟嘗君乃止繳加歸焉之上者項嬰王召而問之對曰此何足為大王道也昔三王以代道德五霸以代義國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崩通以娶嬪悟齊相齊悼惠王相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二人隱居不仕崩通見相國曰願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嬪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隱居不嫁未嘗平節以求仕此隱而諷之也也願使人體之相國以為上賓此隱而諷之也

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論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

得此一說文

此三節是說

三蘇文範

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急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者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鄒守益曰此篇議論精明文勢圓活引喻典實如老吏斷案一字不可增減後生熟此下筆自驚世駭俗矣

呂雅山曰老泉習從橫家故以從橫之術矯孔子之論然其說亦不可廢

唐荆川曰老泉諫論上可稱千古絕調道有道術仁有仁術術字善看亦無病

錢豐寰曰議論的確筆力精研而疏越之氣未嘗不存真國手也

詞非虛構
有仰影

此段論論與
但山欲人君
和顏色以受

臣此欲人君
置刑賞以求

諫也余謂求
諫必自受諫

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
字是主

三蘇文粹

卷一

諫論下

就人情則其
切處

宗子相曰此
下文詞似粗

而取喻明切
讀者當自得
之

諫論下

蘇老泉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
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

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

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

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

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異與

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

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

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

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

哉自非性忠義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

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

人焉一人勇一人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

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為

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

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

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

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

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

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

執驅之耳此一段最似莊子戲謔之

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畏賞不畏罪

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

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

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為千金以刑為猛

虎使之前有所越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

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

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

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

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

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

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

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所無則諛者

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

獲吾不信也

上見廷虎所
跳如願莊
之意

丘瓊山曰言君欲使臣之必諫在於賞以勸之

刑以威之蓋以人之常情不賞則不勸

不刑則不懲也結復歸重於刑便見議

論疊疊

楊碧川曰此特末世意耳彼性忠義不悅賞不

畏刑者自當別論

陸貞山曰余每讀此篇至顧見猛虎之論輒爲

解頤所謂以又爲戲足資談笑者此類

是也以喻相形悠揚爽逸用喻者當法

之

三蘇文範

卷一

五

明論

蘇老泉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

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

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

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

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

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

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

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

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

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

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

嘗可以一日無焉此段言明得及者及之不得

之常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

擊之雷霆固不能爲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

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此

言雷擊得及者及之不得及者不使雷霆日轟

轟然遠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

又添出常字
時字觀上兩
段下舉日月
雷震以爲譬
喻乃闡發此
三字意助其
以其所及濟
其所不及也

三蘇文範

卷一

五

日月者造化
之常

雷霆者造化
之時

只一句提開
聖人此文字
緊後用舍之

之則雷霆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藪乎前意
未盡又反說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分量也即
此段以盡之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有及不及
說者可以用其明矣收住有力聖人之明吾不
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
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
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
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
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
笑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

三蘇文範

卷一

五

引齊威事是
以其所及濟
其所及賢人
之治天下以
府也

震懼二十年是何脩何管耶夫齊國之賢者非
獨一卽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
與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卽墨
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
卽墨者幾人易知也齊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
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
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
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
田野不闢人民貧餓趙攻鄆子不救衛取薛陵
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
阿大夫及左右官譽者于是羣臣莫敢飾非務
盡其情齊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
國大治

此是以其所
及濟其所不
及之喻文機
道乃世情若

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物十焉吾舉其一而
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
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
九也
樓迂齋曰此等議論自戰國策來曲盡事情
吳康齋曰主意謂常人之明本是有限所以用
其明者常示之以不測雖未免挾數用
術之說然理亦如此兵法攻堅攻瑕亦
然

三蘇文範

卷一

五

陸貞山曰日月雷霆喻賢者日月不用小明卒
不可一日無雷霆不能盡擊卒不敢犯
喻賢者之用心約而成功博也故過脉
處除却聖人之明不論卽接下云吾獨
憂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此
句接得甚緊又把愚者形之何等春容
錢曲堂曰議論俱是從橫之術宜平方正學非
之然筆勢踴躍恣態無窮足稱神逸

聖妃

蘇老泉

故事起大有
古

奇

王蘇老泉

聖妃下度
更清

何等

史記載帝嚳元妃曰姜嫄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為商始祖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為周始祖胡峰斷曰天有氣化有形化姜嫄履天帝之武而有子不可謂怪至謂慶都感赤龍之精而生堯簡狄吞玄鳥之卵而生契其祖商周信矣其則評矣故儒者莫要于窮理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濫不亦甚乎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祿以能久其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眾庶也吾以為天地必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嫄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簡狄姜嫄為姪洸無法度之甚者帝嚳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妃鳥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人時惟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精意以享以弗無子非被也核

此奇怪之說
所由起

三蘇老泉

引証甚詳此
斷案也

設發亦好

與轉引辨委
理周旋若然
可掬

子履帝武敏歆履踐也帝上帝也武跡也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介大也震振也時惟后稷而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妃鳥降為祀郊禘之候郊禘天子未子履帝武為從高辛即帝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起於信遷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夏之衰二龍戲於庭厥其榮至周而發之化為龍以生褒姒以滅周周幽王因寵褒姒出奔申使簡狄而吞卵姜嫄而踐跡則其生子當如褒姒以妖惑天下奈何其有稷契也或曰然則稷何以棄曰稷之生也無箇無害姜嫄自生后稷如羊子之或者姜嫄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棄之而牛羊避遷之而飛鳥覆字之實之寒水而飛鳥覆之吾豈惡之哉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吾則

不惡夫異也

楊升菴曰巨跡之說先儒疑之但天地之始未

嘗生人則人固有化而生者蓋天地之

氣生乎嘗觀麒麟之生與犬羊異蛟龍

之生與魚鼈異而神人之生與凡人異

何足怪哉

王陽明曰此篇辯駁明確援引切當而牽調翻

翻味溢言外

王陽明

卷一

生

生

管仲論

歸老泉

管仲相威公威公即桓公因避欽宗諱故改桓為威霸諸侯攘夷

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敢叛管仲死堅刁

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

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公子武孟公子元公子潘公子開公子商公子子孫公子昭

昭立是為孝公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

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

非義有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

及其亂也吾不曰堅刁易牙開方而

曰管仲何則堅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

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

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合音

不說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

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下之

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堅刁易牙開方三

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威公果能

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

之為人矣乎威公聲不絕於耳色不絕於目而

類者有無二
字意

所流威公
下後意自出
一辭意

為仲威公得
當

王蘇文範

到此意已竭
却無文來
照齊桓方知
管仲無所逃
其

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轉換緊策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承接眼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此段是代管仲為謀文章最高處。既攻擊之。位為管仲之事。當如何處置。必有一五伯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孤偶。趙襄先。靈公。文公。之虛。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為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

如此是仲以
為管仲無賢
天

引二人俱臨
沒時進賢切
証

管仲加破竹
一句緊一句

王蘇文範

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管子對桓公曰。鮑叔之為人。也好直而不能用。以國強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誦。事見管子。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誣謾不足信也。吾觀史欽以不能進。蓬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先得此二事為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証然後立論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一句結謝疊山曰。議論精明。而斷制文勢。圓活而委曲。有抑揚。有頓挫。有擒縱。丘瓊山曰。通篇責管仲不能臨沒薦賢。起伏伏。有許多筆法。許多光景。學者須熟讀。暗記。方盡其妙。陸貞山曰。韓非子言。管仲薦隰朋。而桓公不能用。則仲亦未可深罪。方明齋曰。老泉諸論中。唯此論盡純正。開闔抑

揚之妙。責管最深切處意在言外。

蘇文解

卷一

辯

辯效

蘇老泉

開端三句言安石必亂天下但靜以觀之自見及安石用人服其先見云

引兩人比安石無私毫末

三蘇文範

卷一

聖

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唐德宗以楊炎盧杞同悅之時郭子儀每見賓客嫗妾不離側惟杞至子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對曰杞貌醜而心險媚人見之必笑他日杞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得志吾族無遺類矣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伎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

善其篇龍驤虎步在此老
中
惟介甫常曰
管今可望者
人又曰草子
厚力極高但
為流俗所忌
耳有若人燕
之羽翼安得
不產瑞康之
 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
未必然也。翻語見衍杞之制未甚特其遇惠帝
德宗而為亂耳正形安石為經軒
 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
 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
 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
 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
明指介甫前
 面垢不忘洗。把面垢不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
時號藍面鬼
 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盧之衣。韓之走狗食犬
為韓盧
 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
 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豎刁易牙開
 方是也。豎刁易牙開方非人情以蓋世之名而
不可見老泉管仲論中
 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
 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
有。不。然。是。
 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
 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
 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
 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右紀事。○張文定公撰老蘇先生墓表云。嘉祐

三蘇文範
 卷一
 王陽明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長孫道生一熊
 皮障泥數十年。蓋貴而能儉。若淵明十
 年著一冠。則貧也。安有面垢不洗。衣垢
 獨不往。作辯姦一篇。
 玉露云。介甫名始盛時。老蘇作辯姦論。譏其不
 近人情。厥後新法煩苛。毒流寰宇。晚歲
 歸鍾山。作放魚詩云。物我皆畏苦。捨之
 寧啖茹。其與梁武帝窮兵嗜殺。而以麪
 代犧者何殊。余嘗有詩云。錯認蒼姬六
 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疎。幅巾投老鍾山
 日。辛苦區區活數魚。此亦可見其大姦
 慝處。老蘇之論。信為有見。
 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
 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至
 以為幾於聖人。歐陽脩亦善之。勸先生
 與之遊。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
 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
 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往弔。先生

不粹者乎。故老蘇曰。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蓋至論也。

李西涯曰。知介甫於未用者。蘇明允。知介甫於方用者。呂獻可。雖廬陵涑水皆在其下。知人難哉。

嘉樂齋三蘇文範卷之一

卷一

哭

嘉樂齋三蘇文範卷之二

成都楊 慎用脩甫原選

公安袁宏道中郎父參閱

權書

心術 論將

蘇老泉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此左傳叩之戰。樂伯射麋。然後可以制。

利害可以待敵。此第一段言為將當先治心。凡兵上義。不義。

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為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

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

百戰。此第二段言舉。三。段。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

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

斥候。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

卹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

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為。所以養其心。故士常

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

盡則有餘食。故雖并天下而土不厭兵。此黃帝

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

之

之

山中見劉
謙曰何開
之傍人痴兒
焉牛無有人
者蓋乃欺曰
便法之無
妙雅人謂之
必死也則人
其敢犯天
不敢犯則臂
獨領諸隨所
東西何功不
可立何事不
可就也老泉
將提士惠之
論本此

士蘇文範
卷二
三

勝不可用矣。此第三段言議凡將欲智而嚴。凡
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已
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
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
於險。鄧艾遣兵於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
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
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此
四段言將與
士當得智愚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用兵。知理
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
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
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
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
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
此第五段言主將
當知理勢節三者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
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
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
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
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此第六
段言主

尺筆二句喻
有所待從手
二句喻無所
恃
此喻不可徒
恃此喻更
深一層

將當善用。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
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
尺筆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音悉變
易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
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胄衣甲。據兵而寢。則童
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
固。則力有餘矣。此第七段論有備無患之道
而以善用兵者以形固終焉
羅大經曰。按郭仲晦云。用兵以持重為貴。蓋知
彼知己。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
百戰百勝之術也。昔韓范二公在五路。
韓公力於戰。范公則不然。曰。吾唯知練
兵。選將。積穀。豐財而已。正與老泉之論
合。
宋景濂曰。老於孫武子。一句一理。如串八寶珍
瑰。間錯而不斷。文字極難學。惟蘇老泉
數篇近之。心術篇之類是也。
倫伯疇曰。此篇多名言。逐段為束結。蓋本兵書
典要。案古今而雜言之者。非一片起伏

首尾議論也。

楊升菴曰篇中凡七段。各不相屬。然先後不紊。由治心而養士。由養士而審勢。由審勢而出奇。由出奇而守備。段落鮮明。井井有序。文之善變化者。

法制

蘇老泉

分附特乘二字
善謀者不論刑賞與怒自能使人知方
向善

將戰必審知其將之賢愚。與賢將戰則持之。與愚將戰則乘之。持之則容有所伺而為之謀。乘之則一舉而奪其氣。雖然非愚將勿乘。乘之不動。其禍在我。分兵而迭進。所以持之也。并力而一戰。所以乘之也。一段見竄將之賢愚而異其所處古之善軍者以刑使人。以賞使人。以怒使人。而其中必有以義附者焉。不以戰。不以掠。而以備急難。故越有君子六千人。韓之戰。秦之鬪。士倍於晉。而出

善謀者在孫士氣不主求

穆公於淖者。赦食馬者也。一段引古之以義附者見當得義附之士兵或寡而易危。或衆而易叛。莫難於用衆。莫危於用寡。治衆者法欲繁。繁則士難以動。治寡者法欲簡。簡則士易以察。不然則士不任戰矣。惟衆而繁。雖勞不害為彊。以衆入險阻。必分軍而疎行。音抗夫險阻必有伏。伏必有約。軍分則伏不知所擊。而其約攜矣。險阻懼蹙。疎行以紓士氣。一段論處兵之衆寡兵莫危於攻。莫難於守。客主之勢然也。故城有二不可守。兵少不足以實城。城小不

此背城之要

此背城之要

先自正以正

此背城之要

三蘇文範

卷二

六

七

足以容兵。夫惟賢將能以寡為衆。以小為大。當敵之衝。人莫不守。我以疑兵。彼愕音鄂不進。雖告之曰。此無人。彼不信也。度彼所襲。潛兵以備。彼不我測。謂我有餘。夫何患兵少。偃旗仆鼓。寂若無氣。嚴戢兵士。敢諱音花喧者斬。時令老弱登堙音皮城上。示怯。乘懈突擊。其衆可走。夫何患城小。一段見兵少。城小者亦可。背城而戰。陣欲方。欲踞。欲密。欲緩。夫方而踞。密而緩。則士心固。固則不懾。背城而戰。欲其不懾。面城而戰。陣欲直。欲銳。欲疎。欲速。夫直而銳。疎而速。則士心危。危則致死。面城而戰。欲其致死。一段背城。夫能靜而自觀者。可以用人矣。吾何為則怒。吾何為則喜。吾何為則勇。吾何為則怯。夫人豈異於我。天下之人。孰不能自觀其一身。是以知此理者。塗之人皆可以將。一段見當自觀。以觀人有筆力。平居語人言。一語不循故。猶且愕而息。敵以形形我。恬而不怪。亦已固矣。是故智者視敵有無故之形。必謹察之。勿動疑形。二。可疑於心。則疑而為之謀。

此意靜應一

三蘇文範

卷二

七

心固得其實也。可疑於目。勿疑彼敵疑我。是故心疑以謀應。目疑以靜應。彼誠欲有所為耶。不使吾得之目矣。一段見觀人可疑之形而應之有術。姚大章曰。此篇論兵變態。思意玄微。語尤警敏。楊升菴曰。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今觀此論。則老泉先生亦然。羅近溪曰。非八陣五花。六韜三略。爛熟胸中。不能道片語隻字。

破奇策一篇
大意在此

疆弱

蘇老泉

知有所甚愛。知有所不足愛。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將者。以其所不足愛者。養其所甚愛者。士之不能皆銳。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利。固也。處之而已矣。重一處字後兵之有上中下也。

是兵之有三權也。孫臏有言曰。以君下駟與彼

可作十三篇
法疏

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此兵銳也。非馬銳也。下之不足以與其上也。吾既知之矣。吾既棄之矣。中之不足以與吾上也。

主蘇文範

卷上

八

之不足以與吾中。吾不能再勝矣乎。得之多於棄也。吾斯從之矣。彼其上之不得其中下之援

一權在攻取

也。乃能獨完耶。故曰。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三權也者。以一致三者也。一段見下

攻取

兵之

愛者亦足以養上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疆敵也。漢高帝之憂在項籍耳。雖然。親以其兵而與

之角者。蓋無幾也。隋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齊。然後高帝起而取項籍。夫不汲汲於

權在攻
存此
妙處多

其憂之所在。而彷徨乎其不足恤之地。彼蓋所以孤項氏也。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

取。楚最疆。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諸葛孔明一

出其兵。乃與魏氏角。其亡宜也。取天下。取一國。

取一陣。皆如是也。一段論兵當先攻取引漢高

事見攻堅而范蠡曰。凡陣之道。益左以爲牡。設

右以爲牝。春秋時楚伐隋。李梁曰。楚人上左。君

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

衆乃攜。蓋一陣之間。必有牡牝左右。要當以吾

主蘇文範

卷上

九

疆攻其弱耳。唐太宗曰。吾自興兵。習觀行陣形

勢。每戰視敵疆其左。吾亦疆吾左。弱其右。吾亦

弱吾右。使弱常遇疆。疆常遇弱。敵犯吾弱。追奔

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

以是必勝。後之庸將。既不能處其疆弱以敗。而

又曰。吾兵有老弱雜其間。非舉軍精銳。以故不

能勝。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無。無之。是

無以耗敵之疆兵。而全吾之銳鋒。敗可俟矣。故

智者輕棄吾弱。而使敵輕用其疆。忘其小喪而

志於大得。夫固要其終而已矣。此論固然要之未見仁義之兵

無敵于天下我爲堅而彼皆取也

佐一籌

蘇文範

卷二

十

蘇

攻守

蘇老泉

原書甚高可與孫武子並觀

鄭康成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夫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攻

一段見攻守之妙亦兵家尚論

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

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轂擊人肩摩出

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

兵攻其南銳兵出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出其

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

鳴金不擗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

伏道故兵出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

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

一段

守之兵有正伏奇分詳明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

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

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

道與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

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木偶人是也今夫

盜之於人。扶音決門斬關而入者有焉。他戶之
不肩鍵也。鍵音實壯也。而入者有焉。乘外垣坎牆
趾而入者有焉。扶門斬關而主人不之察。幾希
矣。他戶之不肩鍵而主人不之察。大半矣。乘壞
垣坎牆趾而主人不之察。皆是矣。爲主人者宜
無曰門之固而他戶牆隙之不卹。卹一作焉論正
兵易察而奇。夫正道之兵扶門之盜也。奇道之
兵他戶之盜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盜也。所謂正
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劔閣是也。昔
者六國嘗攻幽谷矣。而秦將敗之。事見周慎
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走之。見漢獻帝建
會嘗攻劔閣矣。而姜維拒之。安十三年鍾
爲之守備者素也。劉濞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
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濞會武關。
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沂都江破侯丹。
兵徑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
距成都數十里。見光武建李愬攻蔡。蔡悉精
卒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自文成破張柴。疾

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見唐憲宗元
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
船牂牁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
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至油江
而降馬邈。至縣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
孜守潼關。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之備。林言尚
讓入之。夾攻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
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猶有正兵奇兵伏兵
三者以取勝。況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
係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
陳白沙日前虛叙以兵家之要。後引證以實之。
整整有律。是熟韜鈴者。
林見素曰。大凡文字緩證固難。疊疊緩證尤難。
蓋疊疊緩證。懼傷於枯淡無味。此篇中
考證凡幾。言錯而辯。文宕而嚴。粧點得
精采煥發。非若今之勦襲舊文者。
茅鹿門曰。攻守之革。無踰此篇。讀者不可草草
放過。夏止軒先生嘗曰。欲識經濟。不可

不看輿地圖。亦讀此篇要括。

許海嶽曰蘇老泉謂用正道而不知奇者其將
木偶人余謂純任奇而不正者亦非善
將兵者也司馬遷云兵以正合以奇勝
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故孔明不用子
午谷之計非惡奇也謂其純任奇耳

用間

蘇老泉

孫武既言五間則又有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
周之興也呂牙在商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
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二軍所恃而動也
文事設疑起按書伊尹適夏醜夏歸亳史太公嘗事
紂去之歸周所謂在夏在商誠矣然以爲間何
也湯文王固使人間夏商耶伊呂固與人爲間
耶紂固待間而後可伐耶是雖甚庸亦知不
然矣筆力極警敏然則吾意天下存亡寄於

一人伊尹之在夏也湯必曰桀雖暴一旦用伊
尹則民心復安吾何病焉及其歸亳也湯必曰
桀得伊尹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安視民病
遂與天下共亡之呂牙之在商也文王必曰紂
雖虐一旦用呂牙則天祿必復吾何憂焉及其
歸周也文王必曰紂得呂牙不能用必亡矣吾
不可以久遏天命遂命武王與天下共亡之然
則夏商之存亡待伊呂用否而決語有思有調
甚可誦法今夫問將之賢者必曰能逆知敵國之勝

此直發上智之篇

此一段言用間及以間取而議論尤自確然

間不慮有三敗見非上智之篇

未更也

三蘇文範

卷上

去

敗間其所以知之之道必曰不愛千金故能使
 人爲之出萬死以間敵國或曰能因敵國之使
 而探其陰計嗚呼其亦勞矣伊呂一歸而夏商
 之國爲決亡使湯武無用間之名與用間之勞
 而得用間之實此非上智其誰能之一段見上智不在用
間而在用人夫兵雖詭道而本於正者終亦必
 勝今五間之用其歸於詐成則爲利敗則爲禍
 且與人爲詐人亦將且詐我故能以間勝者亦
 或以間敗吾間不忠反爲敵用一敗也不得敵
 之實而得敵之所爲示者以爲信二敗也受吾
 財而不能得敵之陰計懼而以僞告我三敗也
 夫用心於正一振而羣綱舉用心而詐百補而
 千宄敗智於此不足恃也故五間者非明君賢
 將之所上明君賢將之所上者上智之閒也是
 以淮陰曲逆義不事楚而高祖擒籍之計定左
 車周叔不用於趙魏而淮陰進兵之謀決嗚呼
 是亦間也結句證上智之閒婉而巧更有味歟
 楊升菴曰此篇議論甚正筆仗甚爽未引高祖

三蘇文範

卷上

主

亮

淮陰事見上智之閒巧心妙手可愛可誦

袁中郎曰篇中凡六段前以商周起議後以漢
 事故而其一貫之脉次序起伏之法尤
 不可測識

高祖

蘇老泉

第此門曰此
成敗非富漢
行文却目縱
漢可受

一語斷盡漢
高

三蘇文範
卷二

高帝紀身
呂氏之禍
此句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知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嘗先為之規畫處置。使夫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此一段如帝嘗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方是時。劉氏安矣。勃又將誰安邪。故臣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此一問可見安劉氏必勃。帝知勃厚重。可當大事。誰能思量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邪。耶。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四句蘇老。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如武庚祿父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為諸侯大臣

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又揣摩高帝不

一段議論皆是駕空憑虛。自出新意。無中。呂后既有文法。最高。此一段如論之原題。呂后既不可去。故創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

疑。嗚呼。彼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為不少。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譙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

夫噲之惡。未形也。惡之者誠偽未必也。且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接得緊。見新噲之由。且善出。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卸。獨噲豪傑。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者矣。本以高帝病中命平

遂作高祖論。前面不說破。必逐節。夫高帝之視呂后。猶醫者之視毒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不至於殺人。而巳。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

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方是時。劉氏安矣。勃又將誰安邪。故臣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此一問可見安劉氏必勃。帝知勃厚重。可當大事。誰能思量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邪。耶。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四句蘇老。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如武庚祿父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為諸侯大臣

卷二

本

三蘇文範

卷二

尤

其憂者也。帝欲使平勃斬噲而平呂氏。乃執噲之死於惠帝之六年。天也。使之尚在。則呂祿不可給。音也。太尉不得入北軍矣。忍于去噲以制呂氏。此帝善處呂。或謂噲於高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爲親。幸然及高祖之未亡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惟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得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此段舉親幸相繼以逆見。噲當先去。○如論之結尾。

高帝死而呂氏。此帝善處呂。或謂噲於高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爲親。幸然及高祖之未亡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惟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得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此段舉親幸相繼以逆見。噲當先去。○如論之結尾。

呂東萊曰。此篇須看抑揚反覆過接處。將無作有。以虛爲實。

主蘇文範

卷二

主

主

有。以虛爲實。

曾南豐曰。老泉之文。侈能使之約。遠能使之近。

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

能不流。作高祖論。其雄壯俊偉。若決江

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

也。

樓迂齋曰。老蘇因斬噲一事立論。斬噲如一篇

題目。命勃爲太尉一事。如論之原題。高

帝不去呂后者。正爲惠帝計。斬噲可以

李方叔

曰。文字要駕空立意。蘇明允春秋論。描

摩以天子之權與魯之意。作一段議論。

高祖論。描摩不去呂后之意。作一段議

論。當時夫子與高祖之意。未必如此。皆

駕空自出新意。文法最高。熟之必長於

論。

高季迪

曰。人所壯噲者。不過以其擁盾提劍。脫

戲下之急耳。余竊以噲有可賢者。初沛

公入咸陽也。見秦宮室帷帳寶貨。嬾女

欲畱之。因噲諫。遷屯霸上。此真有帝王

施爲氣象。及高帝既老。托疾絕羣臣。噲

排闥數語。有大臣風。非灌絳諸人比也。

而或者乃以帝嘗欲殺噲。恐百歲後從

呂氏叛也。嗟夫。噲起屠狗。至封侯亦足

矣。況其賢如是乎。論者誠刻矣哉。

主蘇文範

卷二

主

主

本論項籍而
傳則謂以論
亦定一修已
斷制於句和
章法井然

項籍

蘇老泉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
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才
劉備有
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
故三人者終其
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
言取天下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
言取
必有慮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
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
所為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
此段影說籍不能
并且忍故無成

三蘇文範

卷二

三

入題雖立斷
語解極有法

有絕略

通篇百意正

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
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
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
方籍之渡河沛
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
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
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
章邯王離既全鉅鹿而
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
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離籍則其勢不得
強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

有筆力

有議論有識
見有筆調讀
之令人心寒
神怡

三蘇文範

卷二

三

妙論切實

精核

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
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
之戰也
此段論籍無取天下之量或曰雖然籍
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
兵伐趙有輕楚心
項梁雖丘之戰既斬李由而
章邯擊楚軍大破于定陶斬項而良將勁兵盡
梁梁死乃輕楚而北渡河擊趙
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
師人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
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
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
之然則秦之守籍不能入哉
此段論籍當先入
而設論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
喻章邯圍趙罷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
于鉅鹿
子于鉅鹿
而返喻項羽及秦章邯返則碎於罷明矣軍志
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
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
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
於秦也
言此舉不惟可得全關之利而戰國時
趙圍亦且自解乃為羽處置

引曰思作註
又補入宋義
少以客形主
之法

老泉非不知
孔明所處時
勢特至意重

關中故說則
謂不足為關
見天下大勢

帝王霸全則
然在彼不在
此非孔明明

也

主蘇文範

卷二

蓋

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

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

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

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

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且

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為劍門者可以不亡也

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

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此段論

却入孔明事乃是老泉真情欲說若夫秦漢之

關中險于劍門之意為可都也

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

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

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

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積

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

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茅鹿門曰老泉此論亦雄矣以余觀之亦事後

按成敗立一家之說耳當時秦兵之強

勁者大略盡之鉅鹿鉅鹿敗則關中已

搖故高帝得以重壁請和矚其怠而擊

之也苟如老泉之說籍且釋趙之救而

遽為入秦秦強兵在外未挫關中守如

故章邯輩尾其後而內外夾攻之恐未

必得志也即如籍能入秦以彼叱咤之

資豈能一朝破秦之後即可以東嚮而

制諸侯哉亦過矣

吳勉菴曰此篇議論精當筆法古健而引喻處

具見逸思作史論者當法

謝于喬曰此借項羽事論宋時當都關中故說

羽急於救趙而失於入關終以此失天

下之勢而兆垓下之死老泉之為宋慮

深矣

錢鶴灘曰譏項籍不能審知天下之勢乃急無

用之鉅鹿而忘要害之關中所以死於

沛公之手文字有鋒芒有機軸

考實○二世二年秋七月章邯擊趙圍趙王於

鉅鹿楚以宋義為上將軍救之遂書楚

主蘇文範

卷二

蓋

三

遣沛公伐秦至二年又書冬十一月楚
次將項籍矯殺宋義而伐之大破秦軍
虜其將王離至本年八月沛公入武關
冬至霸上除秦苛法遣兵守函谷關籍
攻破之沛公見羽鴻門遂屠咸陽殺子
嬰掘始皇塚大掠而東

六國

蘇老泉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
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
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全故曰弊
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
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
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
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
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此言制子孫視之
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此言失今日割五
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
秦兵又至矣申說韓魏楚賂秦而然則諸侯之
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
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然矣至於顛覆理固宜
然此言諸侯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
不盡火不滅此喻六國之土地未此言得之齊
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
五國也正應前不賂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

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

申說齊燕趙失

至丹以荆卿為計始速禍焉

燕太子丹質于秦

歸欲報之遣荆卿人秦刺秦王取樊將軍首與

起環柱而走拔劍斬軻益發兵伐燕趙嘗五戰

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

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

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

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三國謂楚魏韓也各愛其地

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

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

此下至劫

上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

心禮天下之賢才奇謀之才并力西嚮則臣

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喻言秦悲夫有如此

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

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

皆諸侯也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

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夫六國破亡之

蘇文範

卷二

王

蘇文範

卷二

王

其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陳克菴曰老泉論六國賂秦其實借論宋賂契

丹之事而宋卒以此亡可謂深謀先見

之智未可以文士目之

陶石黃曰六國從約特欲擯秦曾不能出一師

以為秦患故秦得以閉關避敵養其全

力者十五年故能制勝而無弊諸侯所

以擯之適以成其王業耳老泉曰封謀

臣禮賢才以并力西向則恐秦人食之

不得下咽也可謂至論

袁中郎曰此篇論六國之所以亡乃六國之成

案其考證處開闔處為六國籌畫處皆

確然正議未影宋事尤妙

衡論

御將

蘇老泉

前篇論將以是相此篇論相以是將皆足請齊世主之體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為也不以智不以術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此句一篇主意以下論才將六畜不可有御用之術何如耳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

主蘇文範

卷二

三

此段解折得妙更看下文說先王處又聯接其理且得先王聖將之意

漢性一龍光
周性一三
思則宋惟一
為則有三代

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繼觸者可拘以輻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驎終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况為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

將帥策

先為此兩端以後已所見

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先翻說大將之才大之將為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為我用先翻說失御之才小之將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大小傑然於

主蘇文範

卷二

三

又生出一志
文字警喻如
易立象寓不
詞之入自有
六字來明喻
其善乎莊子
次則西家萬
不則蘇氏父
十耳

後賞之論實
人君御將之

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志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為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驎者豐其芻粒繁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驎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隅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為我用才大者騏驎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驎

者。餓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為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平。而三

王蘇文苑

卷十

重

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此證先賞之說。施之才大者。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為事故也。此證不先賞之說。施之才小者。

更作一番波瀾
老泉志在才大之將。雖當復從三人中。獨舉韓信為言。而以知大計一句收之。筆力最富。

小意。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彭可齋曰。老泉之學。多出於縱橫。故其論諫也。以說術。其論御將也。以智術。夫術之一字。可施之君臣之間哉。然文章自是絕人。

王蘇

卷工

重

廉伯曰。通篇言御將之難。於才大之將。當先賞而邀其成功。於才小之將。當後賞而責其成功。是老泉善讀史處。看破漢高。馭英雄之術。故立此論。
陳白沙曰。此篇議論弘博。筆調清揚。引喻處尤見風逸。末以韓信事結束。有咏歎。亦有趣味。
楊升菴曰。此篇有格局。一步進一步。不似他篇各為片段。

任相

蘇老泉

過常只以隆
禮重責轉展
立論筆巧而
意不窮

應得有力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
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
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
一日輕相賢耶則群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
賢耶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
司耳非相侔也一段見相任相之道與任將不
同為將者大槩多才而或頑鈍無恥非皆節廉
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禮貌而其有不

王蘇文範

卷上

論

論

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
趨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此段說任將者正武
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宛殺
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
必節廉好禮者為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為
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此句是一古者相見
於天子天子為之離席起立此句是一古者相見在道為之下輿有
病親問不幸而死親此句是一古者相見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
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

王陽明曰此
等議論可以
為輔政之資
不可為人臣
開一線之路

正意結東于
此下復說

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
他失而棧車牝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
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
以禮而不為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
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
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
勉其怠而後為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卹
其私此段論隆禮重責之意字有少吾觀賈
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為

王蘇文範

卷上

論

論

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為無禮獨周
勃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
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
子皆知其為聖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為師友
焉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
顧以師友之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勿責於
此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
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
官趨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

此段感概近世夫既不能待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一官而出之大藩鎮此其弊皆始於不為之禮隆禮重責前而平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

宋臣願結謂高宗曰請罰大臣既有大罪止後取寬

故當德足以新平水帝至其際帝之言其間雖好殺之語也然亦衆人之論非罪實誼之論自報者別此其更高于

更耳。雖臣子為此亦不過然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此段感概近世夫既不能待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一官而出之大藩鎮此其弊皆始於不為之禮。隆禮重責前而平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故其臣有所不為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多事朝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怪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後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為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為

事收一句題便且利害顯極四字機得恰好

王蘇文範

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截勸人主并及宰相各自計其報効之輕重後失感假警動之意躍然楊升菴曰此篇論人主當禮宰相而重責之其禮宰相則引賈誼勸文帝御坐而起在輿而下之事其責宰相則引文帝中罪自弛大罪自裁之事以諷當時而自裁之事則漢仲長統宋西山論之詳矣仲長統曰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可悲也夫真西山曰賈誼所陳者特漢法耳三代必不然也王守溪曰老泉此篇議論純正蓋謂當時待相之薄而責相之重故云然陳應求嘗告李宗曰近時宰相罷去則所用之人不商賢否一切屏棄此鈞黨之漸非國家之福觀此言則宋時待相之薄可知

廣士

蘇老泉

此篇大意欲
擇吏而用之
賊夷狄之士
可爲也

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古之人非以盜賊夷狄之士可爲也以賢之所在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貴而貴取焉賤而賤取焉是以盜賊下人夷狄異類雖奴隸之所恥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國而不以爲非而繩趨尺步華言華服者往往反擯棄不用何則天下之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者衆也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趨尺步華言華

主蘇文範

卷上

三

服然而其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此段

何新

夫者不過曰齊與秦也而管夷吾相齊賢也而舉二盜焉穆公霸秦賢也而舉由余焉是其能

果於是非而不牽於衆人之議也未聞有以用

盜賊夷狄而鄙之者也今有人非盜賊非夷狄

而猶不我用吾不知其故何也夫古之用人無

擇於勢布衣寒士而賢則用之公卿之子弟而

賢則用之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巫醫方技而

此段自是正
文法有賴
性有數數

唐荆川曰一
篇注意全在
此

主蘇文範

卷上

三

賢則用之胥史賤吏而賢則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紙書聲病剽竊之文而至享萬鍾之祿卿大夫之子弟飽食於家一出而驅高車駕大馬以爲民上武夫健卒有洒掃之力奔走之舊乃久領藩郡執兵柄巫醫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舉以爲吏若此者皆非賢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進之之塗多於古也而胥史賤吏獨棄而不錄使老死於敲榜趨走而賢與功者不獲一施吾甚惑也不知胥吏之賢優而養之

則儒生武士或所不若此段古今相形通論貴賤用以及胥史之獨棄老泉所寃者以此人亦

愧昔日漢有天下平津侯樂安侯輩皆號爲儒

宗而卒不能爲漢立不世大功而其卓絕俊偉

震耀四海者乃其賢人之出於吏胥中者耳夫

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此尹廉帝時趙廣漢爲京

民守關流泣者數萬軼代死竟坐腰斬百姓追

思歌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尹翁歸亦漢宣時

廉平矣此賢將不可干以私入爲右扶風用

張敞太守之卒史也。張敞亦漢宣時人為京兆尹上罷上方待詔後
倭使候察案事辭私曰五日京兆尹安能復
案事倭因殺倭後辭家告免為庶人冀州盜起
復詔為刺王尊涿郡之書佐也。王尊漢成帝時為京兆尹有能
史盜息。名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謂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俱有名也是皆雄
俊明博出之可以為將而內之可以為相者也
而皆出於吏胥中者有以也。此段見古夫吏胥
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老姦大豪畏憚
攝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官之
則豪民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於外無所逃
遁而又上之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
自知得自奮於公卿故終不肯自棄於惡以賈
罪矣而敗其終身之利故當此時士君子皆優
為之而其間自縱於大惡者大約亦不過幾人
而其尤賢者乃至成功如是。此段見胥吏可用處今之吏
胥則不然始而入之不擇也終而遇之以大疑
也長吏一怒不問罪否袒而笞之喜而接之乃
反與交手為市其人常曰長吏待我以大疑我
何望而不為大疑哉是以平民不能自棄為犬

氣之行不肯為吏矣。况士君子而肯俯首為之
乎。然欲使之謹飭可用如兩漢亦不過擇之以
才待之以禮恕其小過而棄絕其大惡之不可
貫忍者。然後察其賢有功而爵之祿之貴之勿
棄之於冗流之間則彼有冀於功名自尊其身
不敢苟奪而奇才絕智出矣。此段可變用夫人
固有才智奇絕而不能為章句名數聲律之學
者。又有不幸而不為者。苟一之以進士制策。是
使奇才絕智有時而窮也。使吏胥之人得出為
長吏。是使一介之才無所逃也。進士制策網之
於上此又網之於下。而曰天下有遺才者吾不
信也。
楊升菴曰。崔蒲之化敦本也。求才及於不善。漢
武魏武業已行之。老泉此議襲其故智
耳。今之伏穴而磨旗。涸淵而唱棹者。在
在有焉。苟取士不廣。則若人者不帶牛
佩犢。則南越北胡矣。往者劉烈。藍瑞卿
鄆本恕。齊彥名。以華訥。華喜寧。田小兒

宋素卿莫登庸以華入夷是可鑒也策士者每抵掌談之。

周畏齋曰軫轂繆形枳櫛互味以猗離葳蕤辨木或收散木而失文材以文華甲乙取士或羅虛浮而落沉毅乃若貲郎牧豎小吏降胡前代或以階牧伯而享茅土聲烈著而不磨則甲乙文華之科未必勝雜流之得士也科名取士之條未必如延攬之多效也余於是乎有感

唐荆川曰我朝用人自科貢二途外雜流異等不得伍立薦紳議功名於世況盜賊夷狄也然舉囚舉虜舉盜之事使貪使詐使愚之言班班傳記可攷鏡焉故有請收京東狂謀之士者有請開五路豪杰仕進之門者有請用嚴懲二郡奸民者有請招瀕海土豪者即老泉廣士之說亦以泛駕之馬跼蹐之士用各有所宜焉耳

錢豐豪曰老泉平日鐫腎鏤骨以求其至者在

戰國策故權書衡論諸篇多似戰國策然其行文出沒變化錯綜吞吐處自不同試取蘇張陳樓虞范諸人之文參對之自當了了

兵制

蘇老泉

起同語三
代之兵與秦
漢得失異致
之由

好議論

三蘇文範

卷二

墨

承法古健

筆法古健

三代之時。舉天下之民皆兵也。兵民之分自秦漢始。三代之時。聞有諸侯抗天子之命矣。未聞有卒伍叫呼衡行者也。秦漢以來。諸侯之患不減於三代。而御卒伍者。乃如畜虎豹。圜檻一缺。咆哮四出。其故何也。三代之兵。耕而食。蠶而衣。故勞。勞則善心生。秦漢以來。所謂兵者。皆坐而衣食於縣官。故驕。驕則無所不為。三代之兵。皆齊民。老幼相養。疾病相救。出相禮讓。入相慈孝。有憂相弔。有喜相慶。其風俗優柔而和易。故其兵畏法而自重。秦漢以來。號齊民者。比之三代。則既已薄矣。況其所謂兵者。乃其齊民之中。尤為兇悍桀黠前此者也。故常慢法而自棄。此段政推原兵得失之故夫民耕而食。蠶而衣。雖不幸而不給。猶不我怨也。今謂之曰爾毋耕。爾毋蠶。為我兵。吾衣食爾。他日一不充其欲。彼將曰。嚮謂我毋耕。毋蠶。今而不我給也。然則怨從是起矣。此段申言耕蠶與不耕蠶者夫以有善心之民。畏法自重而不

經斷有力

意微中感德
林甫

三蘇文範

卷二

墨

此正見慢法
自弊而肇虞
刑

我咎欲其為亂。不可得也。既驕矣。又慢法而自棄。以怨其上。欲其不為亂。亦不可得也。此段又承上而結斷且夫天下之地。不加於三代。天下之民。衣食乎其中者。又不減於三代。平居無事。占軍籍。畜妻子。而仰給於斯民者。則徧天下。不知其數。奈何民之不日割月割。以至於流亡而無告也。其患始於廢井田。開阡陌。一壞而不可復收。故雖有明君賢臣。焦思極慮。而求以救其弊。卒不過開屯田。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耳。此段論兵之為害嗚呼。屯田府兵。其利既不足以及天下。而後世之君。又不能循而守之。以至於廢。陵夷及於五代。燕帥劉守光。又從而為之。黥面涅手。此段論墨之制天下遂以為常法。使之判然不得與齊民齒。故其人益復自棄。視齊民如越人矣。此段論教弊之法既廢而法益煩則兵亦慢法自棄而驕太祖既受命。懲唐季五代之亂。聚重兵京師。而邊境亦不日無備。損節度之權。而藩鎮亦不日無威。周與漢唐邦鎮之兵彊。秦之郡縣之兵弱。兵彊故未大不掉。兵

雅訓有味

要語有概歎

三蘇文範

卷二

聖

弱故天子孤睽。自漢及唐。或開屯田。或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而民猶且不勝其弊。今屯田蓋無幾。而府兵亦已廢。欲民之豐阜。勢不可也。國家治平日久。民之趨於農者日益衆。而天下無萊田矣。以此觀之。謂斯民宜如生三代之盛時。而乃戚戚嗟嗟。無終歲之蓄者。兵食奪之也。三代井田。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復。雖然。依倣古制。漸而圖之。則亦庶乎其可也。一段見兵。富做井田遺。食因民而意以足民。方今之兵。毋黥其面。毋涅其手。毋拘之營。三時縱之。一時集之。授之器械。教之戰法。而擇其技之精者。以爲長在野督其耕。在陣督其戰。則其人皆良農也。皆精兵也。此段言當痛懲時弊。寓兵于農。以復三代之盛。或曰。昔者歛其半。今三分而取一。其無乃薄於吏與公平。曰。古者公卿大夫之有田也。以爲祿。而其取之亦不過十一。今吏既祿矣。給之田則已甚矣。况三分而取一。則不既優矣乎。民之田不幸而籍沒。非官之所待以爲富也。三分而取一。不猶愈於無乎。且不如是。則彼

也。同府兵此爲良家

三蘇文範

卷二

聖

不勝爲兵故也。或曰。古者十一而稅。取之薄。故民勝爲兵。今三分而取一。可乎。曰。古者一家之中。一人爲正卒。其餘爲羨卒。田與追胥竭作。今家止一夫爲兵。况諸古則爲逸。故雖取之差重。而無害。此與周制稍甸縣都役少。輕而稅十二無異也。夫民家出一夫。而得安坐以食數百畝之田。征徭科歛。不及其門。然則彼亦優爲之矣。薛方山曰。議論精確。不可磨滅。而頓挫起伏。照應開闔。種種臻妙。節制之兵也。

從說雖起於
見古今家樂
相述有自來

田制

蘇老泉

曲盡其情
狀極切時勢

士蘇文範

卷三

哭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當周之時。天下之民。歌舞以樂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戚戚不樂。常若擢筋剝膚以供億其上周之稅如此。吾之稅亦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之相遠也。其所以然者。蓋有由矣。先起此段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為之耨。秋為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疆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疆之利。猶且不可。而况富疆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歎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稅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

總紐好則銷

井田之利如此見不可不復

士蘇文範

卷三

哭

稅猶用十一之稅。然也。况今之稅。又非特止於十一而已。則宜乎其怨歎嗟憤之不免也。見井田廢而民所由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饑富民坐窮極切民弊而飽且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饑。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此段言復井田之制既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伏。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為而不為。以是為恨。吾又以為不然。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為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非塞谿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為也。縱使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為井田。盡為溝洫。

一載一掃同
生安

空國至計

即休之論論不
行于漢武老

三蘇文範

卷之五

論精利

已而又為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
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

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
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啓之至於夏商

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
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

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為而其實便於今
今誠有能為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

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

民名田以贍不足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功刊

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

而遂因此以為變也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

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

利雖周之舊田何以遠過於此哉此段言井田

楊升菴曰老泉此論全為當世厚歛而發今之

居要路者何不書一通以聞當寧

嘉樂齋三蘇文範卷之三

成都楊慎用脩甫原選

公安袁宏道中郎父參閱

幾策

審勢

蘇老泉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萬千年而不
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

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存至七八百年夫豈
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

祖宗之法而為據採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

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

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

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

公為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說
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

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

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

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

新而得

李

宋

七

10

系也

樓閣益公衆
大政來文公

云如今是大

四君子湯

益于病耳鳴

實者之用

大承氣湯

張平定聖如
孔子而富而

下大八五湯
固是許大

五經卷之六

湯信文公
之爲名言也

老康見及此
矣

學府政經學

張政強八字
于曉廷案

1

不

以強濟強所以周拘於惠而不知惟秦勇於威弊皆在健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者也秦力說周入宋夫用字亦有輕重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此段指宋勢似強而弱而又弱政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知嚴也多贖數放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強盛凌壓中國而邀金緡增幣

帛之恥不為怒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為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此一段論不能用力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敵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為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可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此段言及今之弱惟在用威是主意夫齊古之強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主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為強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走請和而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此段印証用威濟弱之說極停妥其承接數語方得他引齊王事是

真宋以忠厚立國似失之弱而蘇氏父子往一注意於此以矯當世况今以天子之尊。精郡縣之勢。言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為焉。有為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知此。然後平民益務檢儆。而奸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欲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為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懼。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為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此段言及今當用惠以養。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為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

至若秦之甚可也。回舉而棄之。過矣。此段言今之世若秦云可若秦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也自說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刑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為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情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為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怠情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為本。而號亦為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此段言今之用威亦度然則今之勢何為不可用刑用刑何為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

下之務難矣

樓迂齋曰看他筆勢句法回護轉換救首救尾

之妙縱橫之習亦見於此

李西涯曰論治體論時弊警切可誦

邵二泉曰老泉自負其才如質生故先正亦謂

此策如質生而文彩過之

唐荆川曰文勢一步緊一步

審敵

蘇老泉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蓋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為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

此一校原稿
第八四節

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此段

北虜為內憂非如古者匈奴之強不過冒頓之夷狄為外憂者

當暴秦刻剝劉項戰奪之後中國渙然矣以

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環然

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

強固皆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

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唐苟一時之利以

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強大孺子繼

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難刃而京師

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

以為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

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

勝則扭扭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扭石晉之

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

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

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雖屈而

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

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

此處打一疑
以東上天下
復翻起

原條之情後
路而不欲戰

靖康之禍雖
出于女直然
此物力之屈
體柔之漸不
可謂無自老
來之謀也乎

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

後足以有為也天生壯狄謂之大戎投骨於地

信音淫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

上豈無可乘之覺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

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

志非小也將以畜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大

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為

虺弗摧為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矣矣今也柔

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

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

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

支其怒也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無有如

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

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

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

足以成其所欲為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其

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

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驚鳥將擊必屈其形

此又疑敵既
無大變何以
不計少屈邀
而後欲以邀
厚賂耳

此處欲作言
言中

反復議論

此言敵之欲
在遠厚而與
之教無害大

此言

此一段詳言
軍旅之策凡
四節

以下援引其
微發宗朝事

昔者冒頓欲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
兵法曰辭卑者進也辭強者退也今匈奴之君
臣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
廬之人楚也因唐蔡勾踐之人吳也因齊晉匈
奴誠欲與吾戰耶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
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
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呼彼
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
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
今無乃與此異乎此段言造勢之理有自且匈奴
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欲大欲而奪一郡殺掠
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路而已
勿路而彼以為辭則對曰爾何功於吾歲欲吾
路吾有戰而已路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
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路之為害而勿
路之為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為不然當今夷狄
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
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

自從七國反
至國內騷動
膠東漢之得
之於膠濟
實莫不有帝制之心

此言

引七國反
事未實証其
言

此合時事

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
國高祖懼其且為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
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絳皆誅死而吳楚齊趙
之強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為臣而其
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
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匕首
交於京師罪至彰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
且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
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
景之世有謀臣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
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
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
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吁七
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
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
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
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
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為一

此言其大也

身謀則愚而為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此段引七國事來反戰之為今者匈奴之無不滅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為無事而愚以為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敝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為解

此言其大也

卷三

五

者是固大覆溺之道也此上論宋路匈奴之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禍而為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為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令庸人之意此最錯所以為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為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

此言其大也

此言其大也

此言其大也

卷三

卷三

五

半為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為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為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為利也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剪棘多為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此論破匈奴在于戰而不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踉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鬪者也雖然蓄全

此又以四來
論戰則切動
人
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蹢踉者
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
不然。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
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
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為盜耶。有
以相待。無為虛言。滑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
公安無恐。或告除道剪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
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愚故曰。彼計出
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
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
鄰國之難。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
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
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
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為安。雖堯舜不
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楊升菴曰。此篇言國勢憂在北虜。原於強有自
來。志不在小。又推其不欲戰。惟驕傲以
邀厚賂。為今之計。即當勿賂以激彼之

嘉樂齋三蘇文範卷之四
成都楊 慎用脩甫原選
公安袁宏道中郎父參閣
書
上仁宗皇帝書
蘇老泉
臣洵自結髮讀書。至於今茲。犬馬之齒。幾已五
十。而猶未敢廢者。其意亦欲效尺寸於當時。以
快平生之志耳。今雖未能奔伏闕下。以累有司。
而猶不忍默默卒無一言而已也。
臣聞利之所在。天下趨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
所為。則百家之市無寧居者。古之聖人。執其大
利之權。以奔走天下。意有所嚮。則天下爭先為
之。今陛下有奔走天下之權。而不能用。此由陛
下輕用其爵祿。使天下之士。積日持久而得之。
譬如傭力之人。計工而受直。雖與之千萬。豈知
德其主哉。是以雖有能者。亦無所施。以為謹守
繩墨。足以自致高位。官吏繁多。溢於局外。使陛
下皇皇汲汲求以處之。而不暇擇其賢不肖。以

此段論不學
有以激發其心
臣聞古者之制爵祿必皆孝悌忠信脩潔博習
聞於鄉黨而達於朝廷以得之及其後世不然
曲藝小數皆可以進然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
其弊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
謂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官而又任其
子弟子將復任其孫孫又任其子是不學而得
者常無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失之也不甚惜
以不學之人而居不其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
也

此段論不學
有以激發其心
臣聞古者之制爵祿必皆孝悌忠信脩潔博習
聞於鄉黨而達於朝廷以得之及其後世不然
曲藝小數皆可以進然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
其弊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
謂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官而又任其
子弟子將復任其孫孫又任其子是不學而得
者常無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失之也不甚惜
以不學之人而居不其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
也

此段論不學
有以激發其心
臣聞古者之制爵祿必皆孝悌忠信脩潔博習
聞於鄉黨而達於朝廷以得之及其後世不然
曲藝小數皆可以進然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
其弊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
謂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官而又任其
子弟子將復任其孫孫又任其子是不學而得
者常無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失之也不甚惜
以不學之人而居不其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
也

此段論不學
有以激發其心
臣聞古者之制爵祿必皆孝悌忠信脩潔博習
聞於鄉黨而達於朝廷以得之及其後世不然
曲藝小數皆可以進然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
其弊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
謂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官而又任其
子弟子將復任其孫孫又任其子是不學而得
者常無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失之也不甚惜
以不學之人而居不其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
也

病陛下之民而耗竭大司農之錢穀此議者所
欲去而未得也且天下無事雖庸人皆足以無
過一旦改官無所不為其舉者曰此廉吏此
能吏朝廷不知其所以為廉與能也幸而未有
敗事則長為廉與能矣上下相蒙請託公行泄
官六七考求舉主五六人此誰不能者臣愚以
為舉人者當使明著其迹曰某人廉吏也嘗有
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
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紀之狀其特
曰廉能而已者不聽如此則夫庸人雖無罪而
不足稱者不得入其間老於州縣不足甚惜而
天下之吏必皆務為可稱之功與民興利除害
惟恐不出諸已此古之聖人所以驅天下之人
而使爭為善也聖人必觀天下之勢而為之法
方天下初定民厭勞役則聖人務為因循之政
與之休息及其久安而無變則必有不振之禍
是以聖人被其苟且之心而作其怠惰之氣漢
之元成惟不知此以至於亂今天下少惰矣宜

此段論不學
有以激發其心
臣聞古者之制爵祿必皆孝悌忠信脩潔博習
聞於鄉黨而達於朝廷以得之及其後世不然
曲藝小數皆可以進然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
其弊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
謂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官而又任其
子弟子將復任其孫孫又任其子是不學而得
者常無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失之也不甚惜
以不學之人而居不其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
也

此段論不學
有以激發其心
臣聞古者之制爵祿必皆孝悌忠信脩潔博習
聞於鄉黨而達於朝廷以得之及其後世不然
曲藝小數皆可以進然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
其弊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
謂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官而又任其
子弟子將復任其孫孫又任其子是不學而得
者常無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失之也不甚惜
以不學之人而居不其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
也

此段論不學
有以激發其心
臣聞古者之制爵祿必皆孝悌忠信脩潔博習
聞於鄉黨而達於朝廷以得之及其後世不然
曲藝小數皆可以進然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
其弊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
謂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官而又任其
子弟子將復任其孫孫又任其子是不學而得
者常無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失之也不甚惜
以不學之人而居不其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
也

此段論不學
有以激發其心
臣聞古者之制爵祿必皆孝悌忠信脩潔博習
聞於鄉黨而達於朝廷以得之及其後世不然
曲藝小數皆可以進然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
其弊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
謂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官而又任其
子弟子將復任其孫孫又任其子是不學而得
者常無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失之也不甚惜
以不學之人而居不其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
也

有以激發其心使踴躍於功名以變其俗
臣聞古者之制爵祿必皆孝悌忠信脩潔博習
聞於鄉黨而達於朝廷以得之及其後世不然
曲藝小數皆可以進然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
其弊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
謂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官而又任其
子弟子將復任其孫孫又任其子是不學而得
者常無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失之也不甚惜
以不學之人而居不其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
也

考其所屬
長考課之
人

此段論材官
隨卷不待取
錄于臨時

此段論
考其所屬

為便也。蓋天下之官皆有所屬之長。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刺。如必人人而課之於朝廷。則其長為將安用。何者。其位尊。故課一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齊。其數少。故可以盡其能。而不謬。

今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守令丞尉賢不肖混淆。而莫之辨也。夫守令丞尉賢不肖之辨。其各在職司之不明。職司之不明。其咎在無所屬。而莫為之長。今莫若使職司知有所懲勸。則其下守令丞尉不容復有所依違。此所謂用力少而

成功多。法無便於此者矣。第四條則

臣聞為天下者必有所不可。是以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幸其倉卒。而取其祿位。唯聖人為能然。何則。其所素用者。緩急足以使也。臨事而取者。亦不足用矣。傳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時。購方略。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武。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休兵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乎升之祿。

應不可親妙

中間無誤
灑亦有無誤
起

預養人材之
策

此段論
法即古法
不當誤其
以說

臣恐天下有以親朝廷也。今之任為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陛下之老將。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為可復武舉。而為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疎矣。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強引重。市井之麤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取人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甚輕。故其所得皆貪汚無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

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略之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得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
臣聞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而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有其大略。而濟之以至誠。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

見當時御臣
任法而無誠
拘于繩墨之
內。故臣下有
懷而不伸也
詞意懇切仁
宗劉病之樂

上林文苑

卷四

本

此段言臣
若以重明

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人君御其大臣不可
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待法而後能御也。
則其疎遠小吏。當復何以哉。以天下之大而無
可信之人。則國不足以爲國矣。臣觀今兩制以
上非無賢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職。無過而已。莫
肯於繩墨之外。爲陛下深思遠慮。有所建明。何
者。陛下待之於繩墨之內也。君臣之道不同。人
臣惟自防。人君惟無防之。是以歡欣相接而無
間。以兩府兩制爲可信。耶。當無所請。屬以爲不
可信。耶。彼何患無所致其私意。安在其相往來
耶。今兩制知舉不免用封彌磨錄。既奏而下御
史親往。泄之。凜凜如鞠大獄。使不知誰人之辭。
又何其甚也。臣愚以爲如此之類。一切撤去。彼
稍有知宜不忍負。若其猶有所欺也。則亦天下
之不才無恥者矣。陛下赫然震威。誅一二人。可
以使天下奸吏重足而立。想聞朝廷之風。亦必
有個儆。非常之才爲陛下用也。
臣聞爲天下者。可以名器授人。而不可以名器

切中時弊

上林文苑

卷四

本

諫論筆力出
人意表

辭大得應
文極能如此

許人。人之不可以一日而知也久矣。國家以科
舉取人。四方之來者如市。一旦使有司第之。此
固非真知其才之高下大小也。特以爲姑收之
而已。將試之爲政。而觀其悠久。則必有大異不
然者。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爲卿
相。彼以其一日之長。而擅終身之富貴。舉而歸
之。如有所負。如此。則雖天下之美利。亦或怠而
不脩。其率意恣行者。人亦望風畏之。不敢按。此
何爲者也。且又有甚不便者。先王制其天下。尊
尊相高。貴貴相承。使天下仰視朝廷之尊如秦
山喬嶽。非拔援所能及。苟非有大功與出羣之
才。而不可以輕得其高位。是故天下知有所忌
而不敢覬覦。今五尺童子。斐然皆有意於公卿。
得之則不知愧。不得則怨。何則。彼習知其一旦
之可以僥倖而無難也。如此。則匹夫輕朝廷。臣
愚以爲三人之中。苟優與一官。足以報其一日
之長。館閣臺省。非舉不入。彼果不才者也。其安
以入爲彼果才者也。其何患無所舉。此非獨以

愛惜名器。將以重朝廷耳。

此段言山使
得人亦足以
壯敵國之威

秦伐戰中國
之天而不與
者其心必
有所恃而
無恐也

臣聞古者敵國相觀。不觀其於山川之險。士馬之衆。相觀於人而已。高山大江。必有猛獸怪物。時見其威。故人不取。襲夫不必戰勝而後服也。使之常有所忌。而不敢廢。使吾常有所恃。而無所怯。耳。敵國有事。相待以將。無事相觀。以使。今之所謂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爲此官也。則以爲此使也。今歲以某。來歲以某。又來歲當以某。如縣令署役。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

三蘇文範

卷四

八

不可彊。其專對捷給勇敢。又非可以學致也。今必使彊之。彼有愴惶失次。爲夷狄笑而已。

此段言不可
彊之

臣聞刑之有赦。其來遠矣。周制八議。有可赦之人。而無可赦之時。自三代之衰。始聞有肆赦之

令。然皆因天下有非常之事。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汙之餘。於是。有以沛然洗濯於天下。而猶

不若今之因郊而赦。使天下之凶民。可以逆知

此段言因郊
而赦之

而僥倖也。平時小民畏法。不敢趨趙。當郊之歲。盜賊公行。罪人滿獄。爲天下者。將何利於此。而

此者最然矣

劉至之談

又摩散帑庫。以賞無用冗雜之兵。一經大禮。費以萬億。賦歛之不輕。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以陛下節用愛民。非不欲去此矣。顧以爲所從來久遠。恐一旦去之。天下必以爲少恩。而凶豪無賴之兵。或因以爲辭。而生亂。此其所以重改也。蓋事有不可改而遂不改者。其憂必深。改之則其禍必速。且此出於五代之後。兵荒之間。所以姑息天下。而安反側耳。後之人相承而不能去。以至於今。法令明具。四方無虞。何畏而不改。

三蘇文範

卷四

九

此段言去小
人當盡其
深恩遠慮
思者當盡之
庶右

今不爲之計。使奸人猾吏。養爲盜賊。而後取租賦。以啖驕兵。乘之以饑饉。鮮不及亂矣。當此之時。欲爲之計。其猶有及乎。

此段言去小
人當盡其
深恩遠慮
思者當盡之
庶右

臣聞古者所以採庶人之議。爲其疎賤而無嫌也。不知爵祿之可愛。故其言公。不知君威之可畏。故其言直。臣請僭言之。陛下擢用俊賢。思致太平。今幾年矣。事垂立而輒廢。功未成而旋去。陛下知其所以乎。陛下知其所以。則今之在位者。皆足以自立。若猶未也。雖得賢臣千萬。天下

切要語

最切微刺之
語

行誅多情

長虎知類

証據事明確

乃說子鈞

通鑑綱目

終不可爲何者。小人之根未去也。陛下遇士大夫有禮。凡在位者。不敢用褻狎戲嫚。以求親媚於陛下。而讒言邪謀之所由至於朝廷者。天下之人皆以爲陛下不疎遠宦官之過。陛下特爲耳目玩弄之臣。而不知其陰賊險詐。爲害最大。天下之小人無由至於陛下之前。故皆通於宦官。珠玉錦繡。所以爲賂者。絡繹於道。以開關。齟齬賢人之謀。陛下縱不聽用。而大臣常有所顧忌。以不得盡其心。臣故曰小人之根未去也。古之小人。有爲君子之所抑。而反激爲天下之禍者。臣每痛傷之。蓋東漢之衰。宦官用事。陽球爲司隸校尉。發憤誅王甫等數人。磔其尸於道中。常侍曹節過而見之。遂奏誅陽球。而官之用事過於王甫之末誅。其後竇武何進又欲去之。而反以遇害。故漢之衰。至於掃地而不可救。夫君子之去小人。惟能盡去。乃無後患。惟陛下思宗廟社稷之重。與天下之可畏。既去之。又去之。既疎之。又疎之。刀鋸之餘。必無忠良。縱有區區之

引證見已往
言宜用確意
晚推

三秦文苑

卷四

七

小節。不過闢閹灑掃之勤。無益於事。惟能殄絕其權。使朝廷清明。而忠言嘉謨。易以入。則天下無事矣。惟陛下無使爲臣之所料。而後世以臣爲知言。不勝大願。天下無事。臣每每狂言。以迂闊爲世笑。然臣以爲必將有時而不迂闊也。賈誼之策。不用於孝文之時。而使主父偃之徒得其餘論。而施之於孝武之世。夫施之於孝武之世。固不如用之於孝文之時之易也。臣雖不及古人。惟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而忽之。不勝越次憂國之心。效其所見。臣今老矣。恐後無由復言。故云云之多。至於此也。惟陛下寬之。

楊升菴曰。以明允之才。而有可擯落之。至五十始見召。向非歐陽公所奏。安知不以眉山布衣終也。人生遇合。蓋其難哉。

湯霍林曰。中多議論。切於今日者。取之以備場屋。

上韓樞密書

蘇老泉

出口起立
事主自宅

私情委曲

以木實兵

不待
注淮酒匯為洪波瀾為大湖萬世而不溢者

勇於殺伐

不待
注淮酒匯為洪波瀾為大湖萬世而不溢者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又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未進未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有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剛。而無責其纖悉。蓋士者非用兵決勝之為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為溝。膝之為沼。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

切論

一句鎖住

切論

敘事而置說
敘雄壯而筆
力遒勁可法
倉然步驟井

蘇老泉

蘇老泉

蘇老泉

力。則思以為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為為。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為詐。於是天下之患。雖然出矣。此言養兵不用之時。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至子。潰亂而收之。難。蛇蝎終日而不螫。則毒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為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關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

啓其心也。天下無變二句應養兵不用可。雖然一轉便見筆力。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餽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宰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此來涼師遊阡陌聞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土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耨畚築列於兩河之堤。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瞋瞋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此段說當時兵驕卒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後樹恩而拔名於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肅心而不求名

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奸名而懼謗奸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韓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韓公適承其後韓公繼秋青掌樞府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軍所以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及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鍊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

處之不厚不
平子錢一第
教拾處
首尾相屬
全不盡意

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事。夫於急與不忍

小忿。故群小人亦急逐去之。一去遂不復用以

歿其身。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

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

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

一見於堂上。伏惟閣下深思之。無忽。

樓迂齋曰。此篇須看抑揚開闔處。秤停得斤兩

好。富公為相。頗欲更張庶事。羣小人多

不樂者。故預為之憂。

卷四

楊升菴曰。此書全是論體。昌言直諫之中。寓委

曲柔和之意。讀之者但見其可悅。不見

其可憤。

上歐陽內翰書

蘇老泉

洵布衣窮居。嘗竊自歎。以為天下之人。不能皆

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

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

慶曆三年。相仲富公為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

蔡公為諫官。尹公馳聘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

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

起。合而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

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

卷四

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此段言不幸

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慶曆四年夏。陳留介

宗仲淹出行。遂以撫。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

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元豐間。洛陽諸

者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皆老矣。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

忽忽仰天歎息。以為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

足以為榮也。此段言既復自思念。往者眾君子

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

有小人焉間之。按仲淹之相。由歐陽公之推揚

手案此書敘
此君子之合
應便有忻慕
此種之意

賢人前長之
會其可畏也
漢老蘇此書
能不惻然

此書須看他
字次段用一
文字三四段
用一知字轉
其曲折此文
其針線處

蘇老二句是
一篇把柄通
篇所言莫不
出此

賢君之之辭
處便而強然
自去之意請
此世可兒老
無胸中有許
大想負在

爲下文建言
其本

此段叙所由
必見之意

只此幾語無
限悲歌見老
鮮天分筆力
品度

參與上富承
相書同一機
軸可以參看

通入歐公處
曲如兩

大綱目處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者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至和二年劉人爲牛草事而余靖亦牛智高之屬于廣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此段又言其合既又反而思其嚮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潛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問之以言而微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死自至於執

總結上意極
成說

此下稱道歐
公之文見已
之所欲見者
如此

人謂見如此
然此段文字
甚佳

歐公

其次莫如德
子固三介甫
許光顯門亦
皆江西人朱

事之庭。未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而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截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龜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疎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

子固能得如已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已，洵亦不為也。而其所
此亦知其不可向。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
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
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
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托於執事，將使執
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下自叙平生經
歷，其意之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
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
古人自期，而視與已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
為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
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
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
曩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
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
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惛然博觀於其外，
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
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甘其

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
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
然猶未敢以為是也。近所為洪範論史論凡七
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
將以為自譽以求人之知已也。不知者，云云，皆
自出，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
而察之，此書凡二千言，此書凡二千言，
而察之，此書凡二千言，
朱晦翁曰：韓子與李翺書，老蘇與歐公書，說他
學做文時工夫甚細密。
姜鳳河曰：老泉此書所以求知於歐文忠者，只
是文章一脈相得，故叙其平日學文之
既成又適當數君子合而離離而合之
際，正見用之時也。其所抱負不在韓歐
下。
黃五嶽曰：前半感慨悲哀，後半委曲紆徐，熟之
可無艱澀之弊。

通釋

上田樞密書

蘇老泉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一篇之骨在此一

我者占得地步高亦從論說天之所以與

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此變化始

有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

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

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

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

天固用之我實竊之其名曰棄天此言且

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

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棄天此言儀

我之罪也棄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棄而人不

我而不我之罪也其名曰逆天此言人不我

然則棄天幾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

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為者以塞夫

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後世之議

此言欲在人者吾何知焉吾知免夫一身之責

之不暇而暇為人憂乎哉此說用孔子孟軻之

不過老於道途而不倦不慍不忤不沮者夫固

知夫道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

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

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

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

然則孔子孟軻之日將不暇於地下矣夫聖人

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

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為天沉而為淵流

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此見

得天之與無切怪夫後之賢者不能自處其身

也此一段饑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此是說

嗚呼使吾誠死於饑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

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為憂亦用

繳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今洵之不肖

何敢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輕者

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

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

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

世間已得
 天之所與爲
 可重文有氣
 老泉與歐內
 新書說他學
 於工時工夫
 其難與田權
 欲言却說得
 其甚有若
 或起之若成
 相之之妙可
 見老泉學力
 到五
 前贈千金
 之子天子之
 宰相意恩歸
 老翁自任大
 文章亦大
 如此詳論然
 永當分明是
 以爲證自奉
 未見其人猶
 三子然而無
 有子論意

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此一段筆力尤高。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論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已。故其心有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材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

上余青州

蘇老泉

以令尹子文
與楚令尹公

此轉法無跌
宕有致

承蒙自得處
胸次洒然有
莊列之思

蘇老泉集

余公由言
而自戰由言
而自戰由言
而自戰由言

洵聞之楚人。爲令尹子文之行。曰三以爲令尹而不喜。三奪其令尹而不怒。其爲令尹也。楚人爲之喜。而其去令尹也。楚人爲之怒。已不期爲令尹。而令尹自至。翻上意再說夫令尹子文豈獨惡夫富貴哉。知其不可以求得而安其自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爲之歡囂。嗟夫。豈亦不足以見已大而人小耶。脫然爲棄於人。而不知棄之爲悲。用前意變文法紛然爲取於人。而不知取之爲樂。人自爲棄我。取我而吾之所以爲我者。如一則亦不足以高視天下而竊笑矣哉。昔者明公之初自奮於南海之濱。而爲天下之名卿。當其盛時。激昂慷慨。論得失。定可否。左摩西羌。右揣契丹。奉使千里。彈壓疆悍。不屈之虜。其辯如決河流。而東注諸海。名聲四溢於中原。而磅礴於戎狄之國。可謂至盛矣。及至中廢。而爲海濱之匹夫。蓋其間十有餘年。明公無求於人。而人亦無求於明公者。其後適會南蠻縱橫放肆。

言于富貴之
榮而子文食
之辱也此
意却不脫破
直至後面始
發明

言當人不知
余公自任
之意

信微子言貴
祿下賤者
氣象之卑小
以形余公之
高遠有感慨
有議論

充斥萬里。而莫之或救。明公乃起於民伍之中。折尺筆而答之。不旋踵而南方又安。夫明公豈有求而爲之哉。適逢事變。以成大功。功成而爵祿至。明公之於進退之事。蓋亦綽綽乎有餘裕矣。此段鋪張余公事功而不求爵祿見悲夫世與子文同自得之妙。有頓挫有起伏。俗之人紛紛於富貴之間。而不知自止達者安於逸樂。而習爲高岸之節。顧視四海饑寒困窮之士。莫不嘖蹙嘔噦而不樂。窮者藜藿不飽。布褐不暖。習爲貧賤之所摧折。仰望貴人之輝光。則爲之顛倒而失措。此二人者。皆不可與語於輕富貴而安貧賤。何者。彼不知貧富貴賤之正味也。夫惟天下之習於富貴之榮。而扭於貧賤之辱者。而後可與語此。翻上文引下今天下之所以奔走於富貴者。我知之矣。而不敢以告人也。富貴之極。止於天子之相。而天子之相。果誰爲之。名。豈天爲之名耶。其無乃亦人之自相名耶。夫天下之官。上自三公。至於卿大夫。而下至於士。此四者。皆人之所自爲也。而人亦自貴。

自註不足
其意所歎
君子當有
其志而後
其言自任
之

之天下以爲此四者絕群離類特立於天下而不可幾近則不亦大惑矣哉蓋亦及其本而思之夫此四名者其初蓋出於天下之人出於私意以自相號呼者而已矣夫此四名者果出於人之私意所以自相號呼也則夫世之所謂賢人君子者亦何以異此有才有爲賢人而有德者爲君子此二名者夫豈輕也哉而今世之士得爲君子者一爲世之所棄則以爲不若一命士之貴而況以與三公爭哉且夫明公昔者之

三才集

卷四

七

方集

伏於南海與夫今者之爲東諸侯也君子豈有間於其間而明公亦豈有以自誣而自重哉洵以爲名公之習於富貴之榮而狃於貧賤之辱其嘗之也蓋以多矣收前意是以極言至此而

自註不足
其意所歎
君子當有
其志而後
其言自任
之

無所迂曲洵西蜀之匹夫嘗有志於當世因循不遇遂至於老然其常所欲見者天下之士蓋有五六人五六人者已略見矣而獨明公之未嘗見每以爲恨今明公來朝而洵適在此是以不得不見伏惟加察幸甚

楊升菴曰寫出有道者胸次優游獨得超然物

表之致令人擊節歎賞

王陽明日老泉行文多各自爲片段與東坡文體不同此書獨一意到底氣勢弘放有一瀉千里之態

三才集

卷四

七

引

送石昌言為北使引

蘇老泉

議論新筆力
頓挫而雄偉
曲盡事物情
狀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

昌言其意甚相
與兩人相過
處甚相親厚
至之情勝於
名勝於太史
公其也

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推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

王蘇老泉

卷四

事

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為文，中心自慙，又聞昌言

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為天子出使萬里外，疆悍不屈之虜，建大

能勇健聯合
凡四聯而感
於你之

大雅諸壯亦
在泉平日

施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為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為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

老泉與昌言
故人也故教
昌言多為所
所感謂其為
規也

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先露說大人意，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為狄夷笑。嗚呼，何其不畏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

不於二字極
有分曉不然
似以夷狄為
大人便不可
況於夷狄四
字結得盡

無能為也。此說冒頓欺漢而敗漢，以見今虜之。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應中國之請以為贈。

王蘇老泉

卷四

事

呂東萊曰：王氏之文，如海外奇香，風水齧蝕，已千餘祀。樹質將盡，獨真液凝結，斷然而

猶存。愚謂老泉此作足以當之。楊宗器曰：此作叙與昌言相遇本末，而離合悲

歡具見。末述彭任之言，似說開去，乃是欲教昌言。其曰虜無能為，又見其自負

不小，立意既高。文字復點偏頓挫而蒼古，真巨手也。

族譜引

蘇老泉

譜以族名公之也而濁吾之親之詳與蘇氏又似不

蘇氏族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莫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年卒。皆書而他。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詳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

此以下皆假設問答是譜之所以與人

詳字字是作譜至意此以重親結之意味爲承

尊吾之所自出也。諸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

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

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情。如足如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楊升菴曰。文至經傳。文之至也。此篇引似穀梁體。詩似鵲鵲詩。亦是老泉文之至。

王鳳洲曰。此引前一段言作族譜之例。後一段言作族譜之意。蓋以勢言之。一人之身。未有不相視如塗人。而以吾譜之意言之。苟思爲一人之身。則雖分派疎遠。必不忍相殘害。以至不慶不弔。相視如塗人也。

王鳳洲曰。此引前一段言作族譜之例。後一段言作族譜之意。蓋以勢言之。一人之身。未有不相視如塗人。而以吾譜之意言之。苟思爲一人之身。則雖分派疎遠。必不忍相殘害。以至不慶不弔。相視如塗人也。

記

蘇氏族譜亭記

蘇老泉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
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
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爲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
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脩而得
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
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
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

以示吾鄉黨鄉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于高
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
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
而無歸則富者救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
讓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列坐於亭
其老者顧少者而歎曰是不及見吾鄉鄰風俗
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爲不義者則衆相與疾
之如見怪物焉慄焉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
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

其人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族焉是故其

誘人也速其爲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

孤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

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悌之行

缺自斯人之爲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

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

自斯人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謹譁不嚴也

而閭門之政亂自斯人之賣財無厭惟富者之

爲賢也而廉恥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

大慙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

也猶且爲之其輿馬赫奕婢妾靚麗足以蕩惑

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其矯

詐脩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

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髮髻於斯

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而請書

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他人觀之則

不知其爲誰而夫人之觀之則內熱內慙汗出

而食不下也且無彰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

記之

楊升菴曰匹夫而化鄉人者必自教族人始此

鄉人之有不善公不敢以告鄉人而私

以戒族人也末後數語藹然君子張者

之心非特可見公之愛族人而所以化

鄉人亦在是矣

姜鳳阿曰譜亭記本書美惡為勸戒實無是人

而借此以形容之乃司馬相如之子虛

賦體也韓文公送窮文蘇東坡亡是史

卷四

皆得此體最文章之妙訣處

袁玉蟠曰讀族譜引便令人有水木本源之思

讀族譜亭記便令人有修身齊家顧名

惜檢之念

錢文登曰此篇剴切明爽最當人情先後鋪列

俱有次第此又九明集中之變體也

張益州畫像記

蘇老泉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邊軍夜呼野

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

母養亂母助變衆言冊與朕志自定外亂不作

變且中起既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

一二大吏孰為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

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

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嚴守

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

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

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

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

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

可以無亂弛武有亂急無亂弛可即前而不可以

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欲未墜於地惟爾張

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

然而退無矜容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

爾緊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為我言民無常性

爾緊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為我言民無常性

尊張益州。如何回互蜀人。以未亂既亂

為易治。將亂為難治。見得為有功於蜀

人。亦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見得蜀人易

於從張益州。未一段說像處。先抑而後

揚。蓋作畫像記故也。是之謂善尊題。

樓迂齋曰。詞氣嚴整有法度。說不必有像。而亦

不可無像。此三四轉奇甚。最好處是善

回護人。公蜀人也。所以尤難。

李卓吾曰。這等文字。從虞典商謨中脫化來。而

氣槩春容。詞調老蒼。類聖世君臣都俞

氣象。非後來學操觚者所能彷彿也。

許海嶽曰。此段前叙事。後議論。叙事古勁。而議

論許多。幹旋回護尤高。

木假山記

蘇老泉

以幸不幸

多體立說

乃變化文字

文勢如雲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為梁

棟。則伐。不幸而至於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

折或腐。幸而得。不破碎不腐。則為人之所材而

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

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

山者。則為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為山。然後可以

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泉也。如此者

幾何。不為好事者所見。而為樵夫野人所薪。何

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

有三峰。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

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為梁棟而不伐。風拔水

漂而不破碎不腐。不破碎不腐。而不為人所材

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為樵夫野人

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

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有所為焉。非

徒惑之。而又有有所敬焉。中峰。自泉。魁嶸踞肆。意

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峰。比二三峰者。莊

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峰而岌然若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有所感也夫。

方正學曰。首尾不過四百以下字。而起伏開闔有無限曲折。此老可謂妙於文字者矣。其終蓋以三峰比父子三人。

林次崖曰。說一木假山。必經歷許多磨折跌宕。然後至士君子之生於憂患者。率如是也。母亦見二子之終身坎坷而為此言。樂終之田有所感。意可見矣。文字嚴急。

峻整無一句懈怠。愈讀愈不厭。

楊升菴曰。大意言天之生材甚難。而公父子乃天意所與。如此切磋琢磨。自為師友。此公所以自重不偶然也。

吳勉菴曰。作時論鋪叙轉折照應之法。盡在此篇中。學之得其深。下筆當自過人。

說

仲兄文甫字說

蘇老泉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白渙其群。元吉。曰。嗟夫。群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以是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為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流。渟回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天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移蛇蟻。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陵。舒而如雲。感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緬。緬音免。微。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穀。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于滄浪之濱。滂薄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網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瀆旋傾側。宛轉膠戾。回

者如輪者如帶直者如繩齊者如蹤跡者如
 驚躍者如舞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搖颺爾矣故
 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
 物者豈有求於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
 而文生焉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
 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
 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今
 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為文刻鏤組紃
 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
 營而文生之者惟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
 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成功則天下以為賢
 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說出則天下以為口實嗚
 呼此不可與他人道唯吾兄可也
 妙絕古今云老泉仲兄文甫字說本論文而以
 功言竝論兩者相形詞愈健而意愈明
 一篇之旨收拾只在此數句其放之也
 有萬斛之奇其收之也有萬鈞之重嗚
 呼此亦天下之至文也已

名二子說
 蘇老泉
 輪輻蓋軫國轉者曰輪轉于輪曰輻皆
 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軾在車前與然去軾則吾
 未見其為完車也喻天下無軾乎吾懼汝之不
 外飾也深覺長公不合世天下之車莫不由輹
 而言車之功輹不與焉不與功亦雖然車仆馬
 斃而患不及輹或可免禍是輹者禍福之間輹
 乎吾知免矣逆知少公
 楊升菴曰字數不多而婉轉折旋有無限意思
 此文字之妙觀此老泉之所以逆料二
 子之終身不差毫釐可謂深知二子矣
 與木假山記相出入

嘉樂齋三蘇文範卷之五

成都楊 慎用脩甫原選

公安袁宏道中郎父參閱

論

刑賞忠厚之至論省說 蘇東坡

起道君子長者之近有咏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正是忠厚處一篇主
意在此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歎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

一蘇文範

卷五

胡氏

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戚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皋陶爲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皋陶曰二句諸主文不知其出處及入謝日引過諸兩制模次故天下畏皋陶執法

皋陶無殺人之事他把握蘇東坡取出此形案通
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繇可用。堯曰。不可。繇方命圯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繇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

精銳之氣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

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以下纔入本來話頭
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之以爵祿。是賞之

三蘇文範

卷五

二

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到
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

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宋引詩引春秋亦見同歸厚

右紀事○按子由作公墓誌云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寘公第二。

楊升菴曰此東坡所作時論也天才燦然自不可及○每段述事而斷以婉言警語且有章調。

王鳳洲曰此篇只就本旨從疑上全寫其忠厚之至一意翻作三段非長公筆力不能如此敷暢。

惟景倫曰莊子之文以無為有東坡平生極熟此書故其為文駕空行危惟意所到其論刑賞也曰殺之三等議論讀者皆如

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來將無作有是古今議論之傑然者。

錢文登曰東坡嘗言凡文章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絢漸老漸熟乃造平淡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觀東坡此論是何等氣象何等采色初學讀之下筆自滂沛無窒塞之病。

三蘇文範

卷五

四

將進生發出
在當以正議
論不關不
非天子不
三欲字是發
明微起字
總擊對語於
此看下面修
分總析
伊管下手便
欲王欲伯所
二蘇文範
以見商鞅之
三變其說為
欺其君
以伊尹論王
信其力並
以管仲論相
則一變其
其說以入
其說以入
孔子從先進論學士 蘇東坡
君子之欲有為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
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論古
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其有欲以其君霸者也
有欲強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
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為不可
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
素定也以上論承未有進以強國而能霸者也
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
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為堯舜之君而吾民為
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然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
之策士以已度伊尹也君子疾之丹鉛要錄尹
謂負鼎鼎之才于湯也說者遂指負鼎以于湯
為以滋味說湯乃是借聖以自文耳管仲見桓
公於繫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夷狄
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為霸者之
佐是故上無後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知明
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鞅見孝
公言事後

以商鞅論強
以商鞅論強
此句尤絕
此論雖與來
証不合然地
從先進意說
得聞活
亦是各一意
見各一機動
十二蘇文範
其理均有微
當文字可法
卷五
六
也後又見公公與語不自知其勝之前其矣鞅
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
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
能從是故設為高論以術之君既不能是矣則
舉其國惟吾之所欲為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
而每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
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到此方說出孔其
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
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
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
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凌遲而大
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
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
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冰炭之不相入也
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
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
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
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

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亦重始。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為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為而為，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論腹止此，以下論尾。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為是。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已所欲為，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世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既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為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

羅景綸曰：莊子之文以無為有，戰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坡平生熟此二書，故此論橫說豎說，唯意所至，俊辨痛快，無復滯礙。

斯誠古今議論之傑然者。

宋景濂曰：一破立大意，下段段發之，妙語迭出，而氣脉融暢，佳哉！佳哉！

鄒東郭曰：此文有論破，論承，論腹，論尾，絕是科場程論。

唐荆川曰：此論後世始進不正，無救於後。如唐垞于安石，始則附之以自售，終欲勅之以自新，難矣。故綱目貶之，削去其官，誅始進之不正也。特因其悔悟，故不書有罪耳。

一起直慨禮之夕廢

好頌性

見禮之易為文勢學說有

主蘇文範

足議禮者不果

領法整果

禮以養人為本

蘇東坡

三代之衰，至於今，且數千歲，豪傑有意之主，博學多識之臣，不可以勝數矣。然而禮廢樂墜，則相與咨嗟發憤，而卒於無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學之不至，過於論之太詳，畏之太甚也。是夫禮之初，緣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為之節。凡人情之所安而有節者，舉皆禮也。則是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於人情之所不安，則亦未始無定論也。執其無定以為定論，則

卷五

九

塗之人，皆可以為禮。一段可補和為貴註今儒者之論，則不然，以為禮者聖人之所獨尊，而天下之事最難成者也。牽於繁文，而拘於小說，有毫毛之差，則終身以為不可論。明堂者惑於考工，呂令之說，議郊廟者泥於鄭氏，王肅之學，紛紜交錯，累歲而不決，或因而遂罷，未嘗有一人果斷而決行之。此皆論之太詳，而畏之太甚之過也。夫禮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嚴君臣，篤父子，形孝悌，而顯仁義也。今不幸去聖人遠，如有毫毛不

如提勁筆

新筆有味

左案師東

主蘇文範

緣事本不之所有議論有要詞

整頓如西人取影無用而

其自思也

卷五

十

合於三代之法，固未害其為明天下之分也。所以嚴君臣，篤父子，形孝悌，而顯仁義者，猶在也。今使禮廢而不脩，則君臣不嚴，父子不篤，孝悌不形，仁義不顯，反不足重乎。此段正見禮不容廢昔者西漢之書，始於仲舒，而至於劉向，悼禮樂之不興，故其言曰：「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然有司請定法令，削則削，筆則筆，而至禮樂，則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而范曄以為樂非夔襄，而新音代作，律謝臯，蘇而法令亟易，而至於禮，獨何難歟？夫刑者末也，又加以慘毒繁難，而天下常以為急。禮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簡易，而天下常以為緩。如此而不治，則又從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則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此段怪人平居失于禮法治氣養生，宣故而納新，其行之甚易，其過也無大患。然皆難之而不為，悍藥毒石以搏去其疾，則皆為之。此天下之公患也。嗚呼！王者得斯說而通之，禮樂之興，庶乎有日矣。

陶主敬曰商彝周鼎古色嫵然

楊東里曰感慨淋漓筆調新警卓有老蘇氣味

岳季方曰說本末緩急之辯處朗朗如明月入

懷

湯霍林曰見禮出於人情本易爲又怪人皆急

於爲法而不急於爲禮末以治生者例

之有味

王者不治夷狄論

蘇東坡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

大治必至於大亂句有氣力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

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說大起

春秋書公會戎於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

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此是冒頭夫天下之至嚴

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

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爲諸侯其臣得爲大夫者

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

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爲諸侯其臣不得爲大

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立二設若

無處結便不成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

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此段提齊

以形秦楚四國事皆是放散錯蓋亦出於詐力而

參之以仁義是齊晉亦未能純爲中國也此是設中

有力秦楚者亦非皆貪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

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

爲夷狄也此二段說得中國齊晉之君不能純

爲夷狄也所以不與夷狄處

此段開架甚好正是爲發難張本且得夫子尊夏權表本意

爲中國而春秋之所與者常在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爲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爲夷狄而春秋之所不與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

此數句聯合前後有千鈞之力

此二句應上純不純字幹下意

王蘇文範

卷五

三

者莫如春秋此是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好處在此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於潛公無所貶而戎爲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此輕說過使見後不治夫以戒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固亦幸矣又况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彼自中國

爲中國而春秋之所與者常在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爲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爲夷狄而春秋之所不與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

謝疊山曰此是東坡制科程文六論之中一有冒頭有原題有講題有結尾當熟讀暗記始知其巧

王蘇文範

卷五

中

貝清江曰此篇前面且說春秋尊中國賤夷狄以疑本題却方折入本意議論出人意表乃筆力高處讀至末後兩句解釋盡寄其褒貶况戎是純夷狄也而可以深治之乎故春秋書公會者姑且以不治治之也陳仲醇曰東坡嘗自稱應舉文字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觀斯文可見矣

易論

蘇東坡

保舊之法可致

易者卜筮之書也。挾策布卦以分陰陽而明吉凶。邵康節曰：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後世有以效法，定猶豫不迷于吉凶。悔吝特氣數之自然形。此日者之事而非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存乎其爻之辭，而不在其數。

數非聖人之所盡心也。然易始於八卦。劉歆曰：河圖而畫八卦是也。四方之正以爲乾坤至

朱文公曰：學

於六十四卦。八卦每一卦衍出八。此其爲書未離

上會得卦

之贊泥于象

不知象者

有失之物若

理說易者則

又象數已明

不細說故

今人知象

數而不知象

者何哉

蓋易有老少

進退之理

正者老少

進退之理

正者老少

卷五

主

主

王蘇文範

卷五

本

錢伯敬曰：透

少而九爲老。至於老陰，苟以爲以極者而言也。則老陰當十而少陰當八。今少陰八而老陰反當其下之六，則又爲之說曰：陰不可以有加於陽，故抑而處之於下，使陰果不可以有加於陽也。而易不曰：老陰八而少陰六，且夫陰陽之數。此天地之所爲也。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予奪哉？此其尤不可若也。夫陰陽之有老少，此未嘗見於他書也。而見於易，易之所以或爲老或爲少者，爲夫揲蓍之故也。故夫說者宜於

蘇西山曰：揲

蓍是天地則

虛一而用四

十九在萬物

則據一而用

四十八此聖

人所以知變

化之道也

其揲蓍焉而求之。揲蓍之法曰：掛一歸奇，三揲之餘，而以四數之，得九而以爲老陽，得八而以爲少陰，得七而以爲少陽，得六而以爲老陰。然而陰陽之所以爲老少者，不在乎七八九六也。七八九六徒以爲識焉耳。老者陰陽之純也，少者陰陽之雜而不純者也。陽數皆奇而陰數皆偶。易大傳云：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胡王肅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四數者，天下莫知其所爲如此者也。或

老陽也即坤
少陰也即乾
少陽也即離
少陰也即兌

之子皆二陰而坤之女皆二陽老陰老陽者乾
坤是也少陰少陽者乾坤之子是也揲著者其
一揲也少者五而多者九其二其三少者四而
多者八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一爻而三揲者譬
如一卦而三爻也陰陽之老少於卦見之於爻
而於爻見之於揲使其果有取於七八九六則
夫此三揲者區區焉分其多少而各為處果何
以為也今夫三揲而皆少此無以異於乾之三
爻而皆奇也三揲而皆多此無以異於坤之三
爻而皆偶也三揲而少者一此無以異於震坎
艮之一奇而二偶也三揲而多者一此無以異
於巽離兌之一偶而二奇也邵康節曰乾坤縱
而六子橫易之本
也先天圖乾南坤北于象為縱離東坎西震
兌西巽西南兌東南艮西北于象為橫又曰震
兌離巽六卦縱易之用也後天圖震東兌西
離南坎北艮東北巽東南坤西南乾
西北于象為橫離東坎北艮東北巽東南坤西南乾
西北于象為縱
鍾伯敬曰余嘗謂叙事理幽蹟處能使不甚解
音讀之了然此文章之妙

呼離曉近俗
學士

鍾伯敬曰此
一段文字曲
折之妙多
之始見

詩論
蘇東坡
自仲尼之亡六經之道遂散而不可解蓋其患
在於責其義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經
之道惟其近於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而世之
迂學乃皆曲為之說雖其義之不至於此者必
彊牽合以為如此故其論委曲而莫通也夫聖
人之為經惟其禮與春秋合然後無一言之虛
而莫不可考然猶未嘗不近於人情至於書出
於一時言語之間而易之文為卜筮而作故詩
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說此其於法度已不如春
秋之嚴矣而況詩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婦霸臣
賤隸悲憂愉佚之所為作也夫天下之人自傷
其貧賤困苦之憂而自述其豐美盛大之樂上
及於君臣父子天下興亡治亂之迹而下及於
飲食牀第昆蟲草木之類蓋其中無所不具而
尚何以繩墨法度區區而求諸其間哉此亦足
以見其志之無不通矣夫聖人之於詩以為其
終要入於仁義而不責其一言之無當是以其

喝出一興字
是一篇骨子
無此字伏案

自應如此

漢儒說詩亦
有此病

三蘇文範

卷五

九

三九十五

虛黑出此物
下實發之

此方係明
一與之不
同

意可觀而其言可通也。今之詩傳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出自北門，憂心殷殷，揚之水，白石鑿鑿，終朝采綠，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若此者，皆興也。而至於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葛藟荒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嘒嘒草蟲，趯趯阜螽，若此者，又皆興也。其意以爲興者有所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見其事，故凡詩之爲此事而作其言，有及於是物者，則必彊爲是物之說，以求合其事，蓋其爲學亦已勞矣。且彼不知夫詩之體固有比也，而皆合之以爲興，夫興之爲言，猶曰：其意云爾，意有所觸乎當時，時已去而不可知，故其類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非有所取乎雷也，蓋必其當時之所見而有動乎其意，故後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說此其所以爲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比興若夫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是誠有取於其摯而有別是以謂之比，而非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

與此一事一

觀於詩其必先知夫興之不可與比同而無彊
爲之說以求合其當時之事則夫詩之意庶乎
可以意曉而無勞矣

而皆可以說詩。

蘇文範

卷五

幸

62

中庸論上

蘇東坡

甚矣道之難明也。論其著者。鄙滯而不通。論其微者。汗漫而不可考。其弊始於昔之儒者。求爲聖人之道。而無所得。於是務爲不可知之文。庶幾乎後世之。以我爲深知之也。後之儒者。見其難知。而不知其空虛無有。以爲將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恥其不能。則從而和之。曰然相欺以爲高。相習以爲深。而聖人之道。日以遠矣。自子思作中庸。儒者皆祖之。以爲性命之說。嗟。夫子思者。豈亦斯人之徒歟。蓋嘗試論之。夫中庸者。孔氏之遺書。而不完者也。其要有三而已矣。三者。是周公孔子之所從以爲聖人。而其虛詞蔓延。是儒者之所以爲文也。是故去其虛詞。而取其三。其始論誠明之所入。其次論聖人之道所從始。推而至於其所終極。而其卒乃始內之於中庸。蓋以爲聖人之道。略見於此矣。記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夫誠者何也。樂之之謂也。樂之則自信。故曰誠。

三蘇文範

卷五

三

三

三蘇文範

卷五

三

三

夫明者何也。知之之謂也。知之則達。故曰明。夫惟聖人知之者未至。而樂之者先入。先入者爲主。而待其餘。則是樂之者爲主也。若夫賢人樂之者未至。而知之者先入。先入者爲主。而符其餘。則是知之者爲主也。樂之者爲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行。知之者爲主。是故雖無所不知。而有所不能行。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者與樂之者。是賢人聖人之辨也。好之者是賢人之所由以求。誠者也。君子之爲學。慎乎其始。何則。其所先入者重也。知之多而未能樂焉。則是不如不知之愈也。人之好惡。莫如好色而惡臭。是人之性也。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是聖人之誠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孔子蓋長而好學。適周觀禮。問於老聃。師襄之徒。而後明於禮樂。五十而後讀易。蓋亦有晚而後知者。然其所先得於聖人者。是樂之而已。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問於子路子貢。二子不悅。而子貢又欲少貶焉。是二子者非不知。

詩人俗學
看孔子太高
以爲則弟
以爲則弟
以爲則弟

學問不難
難於行

三蘇文範

也其所以樂之者未至也。且夫子路能死於衛而不能不慍於陳蔡。是豈其知之罪耶。故夫弟子之所爲從孔子游者。非專以求聞其所未聞。蓋將以求樂其所有也。明而不誠。雖挾其所有。俛俛乎不知所以安之。苟不知所以安之。則是可與居安而未可與居憂患也。夫惟憂患之至。而後誠明之辨乃可以見。由此觀之。君子安可以不誠哉。

卷五

三

鍾伯敬曰。只是將聖賢言語。句句說得有用。

鍾伯敬曰
句意起

鍾伯敬曰
字前然說
妙合

三蘇文範

卷五

西

中庸論中

蘇東坡

君子之欲誠也。莫若以明。夫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皆出於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觀之。於其末。則以爲聖人有所勉彊力行。而非人情之所樂者。夫如是。則雖欲誠之。其道無由。故曰。莫若以明。使吾心曉然。知其當然。而求其樂。今夫五常之教。惟禮爲若。彊人者。何則。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惡勞。若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而磬折百拜。以爲禮。人情莫不樂富貴。而羞貧賤。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卑讓退。抑以爲禮。用器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貴。褻衣之爲便。而衮冕之爲貴。哀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禮之所以爲彊人。而觀之於其末者。之過也。蓋亦反其本而思之。今吾以爲磬折不如立之安也。而將惟安之求。則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偃伸。偃伸而不已。則將裸袒而不顧。苟爲裸袒而不顧。則吾無乃亦將病之。夫豈吾獨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婦。莫不病之。

何等勢

結前二句莫

主蘇文範

應前段明字

而之以隱字

也苟為病之。則是其勢將必至於磬折而百拜。由此言之。則是磬折而百拜者。生於不欲裸袒之間而已也。夫豈惟磬折百拜。將天下之所謂彊人者。其皆必有所從生也。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於其所終極。是之謂明。故記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推其所從生而言之。則其言約。約則明。推其逆而觀之。故其言費。費則隱。君子欲其不隱。是故起於夫婦之有餘。而推之。至於聖人之所不及。舉天下之至易而通之。於至難。使天下之安其至難者。與其至易。無以異也。孟子曰。簞食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噍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向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朋友妻妾之奉而為之。此之謂失其本心。且萬鍾之不受。是王公大人之所難。而以行道乞人之所不

卷五

主

首出誠字到

屑而較其輕重。是何以異於匹夫匹婦之所能行。通而至於聖人之所不及。故凡為此說者。皆以求安其至難。而務欲誠之者也。天下之人莫不欲誠之。不得其說。故凡此者。誠之說也。楊升菴曰。篇中總發前所未發。而意實一貫。前篇以大學論語發明。此以孟子發明處

見得。

鍾伯敬曰。經之為言。常也。對曲字反說。看出極直。寫來極曲。此又文章之妙。然有此筆

主蘇文範

卷五

主

下之曲。乃能寫得胸中之直。

五夫子輕器
而重仁義
故曰
仁義
爲
聖
王
之
本
也
仁
義
爲
聖
王
之
本
也

蘇東坡

正統者何耶名耶實耶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二人者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爲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得此實也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實重不以貴傷名而名卒不能傷貴故名輕而實貴不以亂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不從而貴之恃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於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

見十代是正
統七代非正
統而不以實
重結之極了
捷

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吾欲重天下之實。於是乎名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序其可得者。亦以有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爲賢於後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之者。亦無以爲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

鍾伯敬曰一總論正統之說幾無餘矣。要知何
以便有辨論篇。了此可以論文。

上蘇文範

卷五

未

正統論中

蘇東坡

指如非虛

是刻上篇

以正統爲

三蘇文範

不能一天下亦無有如魏之彊者

卷五

左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爲霸統之說起於章子
二子之論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辨以
全歐陽子之說歐陽子之說全而吾之說又因
以明章子之說曰進秦梁失而未善也進魏非
也是章子未知夫名實之所在也夫所謂正統
者猶曰有天下云爾名耳正統者果名也又焉
實之知視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
章子以爲魏不能一天下不當與之統夫魏雖
不能一天下亦無有如魏之彊者吳雖存非兩
立之勢奈何不與之統章子之不絕五代也亦
徒以爲天下無有與之敵者而已今也絕魏魏
安得無辭哉正統者惡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
故天下雖不合於一而未至乎兩立者則君子
不忍絕之於無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
也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於一德既無以相過
而弱者又不肯臣乎於是焉而不與之統亦
見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章子曰

見蘇軾

左

三蘇文範

分公私二字

卷五

左

鄉人且恥與盜者偶聖人豈得與篡君同名哉
吾將曰是鄉人與是爲盜者民則皆民也士則
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皆坐乎苟
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則鄉人何恥耶聖人得
天下篡君亦得天下顧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
聖人何恥耶吾將以聖人恥夫篡君而篡君又
焉能恥聖人哉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
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相遠也且章子
之所謂正者何也以一身之正爲正耶以天下
有君爲正耶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
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無取乎私正也天下
無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湯武既沒吾安所取正
哉故篡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章子曰祖與孫
雖百歲而子五十則子不得爲壽漢與晉雖得
天下而魏不能一則魏不得爲有統吾將曰其
兄四十而死則其弟五十爲壽弟爲壽乎其兄
魏爲有統乎當時而已章子比之婦謂舅嬖妾
爲姑吾將曰舅則以爲妻而婦獨奈何不以爲

一轉後放
起首歐陽子
伯統之說

鍾伯敬曰
步

又歐陽子

到末方說出
重與輕與
故

三蘇文範

卷五

主

姑乎。以妾爲妻者。舅之過也。婦謂之姑。蓋非婦
 罪也。舉天下而授之魏晉。是亦漢魏之過而已。
 矣。與之統者。獨何罪乎。雖然。歐陽子之論。猶有
 異乎。吾說者。歐陽子之所與者。吾之所與也。歐
 陽子之所以與之者。非吾所以與之也。歐陽子
 重與之。而吾輕與之。且其言曰。秦漢而下。正統
 屢絕。而得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爲名甚
 尊。而重也。嗚呼。吾不喜夫少也。幸而得之者少。
 故有以尊重其名。不幸而皆得。歐陽子其敢有
 所不與耶。且其重之。則其施於篡君也。誠若過
 然。故章子有以啓其說。夫以文王而終身不得
 以魏晉梁而得之。果其爲重也。則文王將有愧
 於魏晉梁焉。必也使夫正統者。不得爲聖人之
 盛節。則得之爲無益。得之爲無益。故雖舉而加
 之篡君。而不爲過。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晉
 梁之所得者。皆吾之所輕者也。然後魏晉梁無
 以愧文王。而文王亦無所愧於魏晉梁焉。
 鍾伯敬曰。凡文章曲折處。腕力須先極健。極重。

三蘇文範

卷五

主

故曰。百折不回。百折者勢也。不回者力
 也。重而後貴。能折。輕則弛矣。何折之有。
 讀正統三論知之。

論語注疏

正統論下

蘇東坡

又以首篇名實論歐陽子意子二說分附生發多

姿

一句折倒

主蘇本範

卷五

五

一轉三關著歐陽子章子

三德方力執

吾以章子為過乎聖人。聖人不得已。則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能之。且吾豈不知居得其正之為正。如魏受之於漢。晉受之於魏。不如至公大義之為正也哉。蓋亦有不得已焉耳。章子之說。吾將求其備。堯舜以德。三代以德與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以力。晉梁以弒。不言魏者。以章子之說。而與之辨。以實言之。則德與功不如德。功不如德。與功。力不如功。弒不如力。是堯舜而下。得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於晉梁。

論語注疏

而章子以為天下之實盡於其正統霸統之間矣。歐陽子純乎名。故不得實之所在。章子雜乎實。故雖晉梁弒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反不過乎霸。彼其初得正統之虛名。而不側其實罪之所至也。章子則告之曰。爾霸者也。夫以弒君得天下而不失為霸。則章子之說固便乎篡者也。夫章子豈曰弒君者其實止乎霸也哉。蓋已舉其實而晉之名。雖欲復加之罪而不可得也。夫王者沒而霸者有功於天下。吾以為

造

借章子口設問一番是變換處

主蘇本範

卷五

五

鍾三傳甚

鍾三以增補而全其正論

評語正是實處

在漢唐為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晉漢周得之。吾猶有憾焉。奈何其舉而加之弒君之人乎。嗚呼。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實也。霸之於王也。猶兄之於父也。聞天下之父嘗有曰堯者。而曰必堯而後父。少不若堯而降為兄。則瞽瞍懼至僕妾焉。天下將有降父而至於僕妾者。無怪也。從章子之說者。其弊固至乎此也。故曰莫若純乎名。純乎名。故晉梁之得天下。其名曰正統。而其弒君之實。惟天下後世之所加。而吾不為之齊

蘇東坡
蘇東坡曰義
信禮義國之
不王者動必
內之非有所
為而為也
犯為賢文謀
必曰示之義
示之信示之
禮則其有為
而為矣
子曰王若
奉若天道王
追也以其力
持天下伯道
也此王伯道
也

重焉。於是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天下。實於此。反不重乎。章子曰。堯舜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曰人。古之人輕重其君有是也。以為其霸。統之說。夫執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說而不可。吾亦將曰。孔子刪書。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為皆曰正統之說。其誰曰不可。聖人之於實也。不傷其名而後從之。帝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傷。若章子之所謂霸統者。傷乎名而喪乎實者也。

者也。

卷五

重

袁中郎曰。論上辯名實輕重。以賢不肖發之。論中引歐陽子章子二說以正之。公私折辯之。論下根上二篇正統伯統以德功力弑發之。全歸重於實。正繳明上二篇結尾意。
鍾伯敬曰。深而明曲而透。故能字字服人。斯之謂辭。

蘇東坡
蘇東坡曰義
信禮義國之
不王者動必
內之非有所
為而為也
犯為賢文謀
必曰示之義
示之信示之
禮則其有為
而為矣
子曰王若
奉若天道王
追也以其力
持天下伯道
也此王伯道
也

物不可以苟合論

蘇東坡

昔者聖人將欲有為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為。詳於其始者。非為其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失。敗也。非為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為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節文之。綢繆委曲而為之。表飾是以至於今。不廢及其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勑於遲久。故其欲成也。止於其足以成。欲得也。止足其足以得。欲合也。止於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則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嗚呼。此天下治亂。享國長短之所從出歟。聖人之始制為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為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凌也。於是為之車服采章。

以別之朝觀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贊心非不相信也而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屨以為安飲食以為養此足以為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褻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為朝夕省問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為歡而異居以為別合食之為樂而異膳以為尊此所以久而不相褻也生以居於室死以葬於野此足以為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於是先之以幣帛重之以媒妁不告於廟

有類挂有開

聖者不必告廟以妻之

分卑不同子聖者之義也

主蘇文範

卷五

五

可察在此四

聖出題

以別之朝觀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贊心非不相信也而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屨以為安飲食以為養此足以為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褻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為朝夕省問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為歡而異居以為別合食之為樂而異膳以為尊此所以久而不相褻也生以居於室死以葬於野此足以為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於是先之以幣帛重之以媒妁不告於廟而終身以為妾書居於內而君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為黨急難以相救此足以為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至於相侮也於是戒其群居遊嬉之樂而嚴其射御飲食之節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擯相之詔禮口非不能言也而待介紹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瀆也天下之禍莫大於苟可以為而止夫苟可以為而止則君臣之相凌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久矣聖人憂焉是故多為之飾易

曰孝文為此四年之立

直至結尾說

曰藉用白茅無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世之所謂迂闊也又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盡矣

楊升菴曰魏了翁謂此論是處人倫之常若處

人倫之變當以三百篇為正考槃小宛

之為臣小弁凱風之為子燕燕谷風之

為婦何人斯之為友皆優柔諄切怨而

不怒憂而不敢疎也予謂東坡論乃虔

主蘇文範

卷五

五

始之道魏鶴山論乃厚終之規惟虔始故能厚終

鄉立齋曰易以賁坎噬嗑而此論發出君臣父

子夫婦朋友苟合之弊故聖人制為之

禮以飾其合遂隊引事來歷經典尤深

得易之旨誰謂文士非明經之儒耶

鍾伯敬曰苟可以為而止一語商韓一輩人自

禍禍人其學問作用全在此每為老蘇

看破說得索然○文氣多從潛

大論衛中來

觀過知仁論

蘇東坡

以形過妙

把難知立論

仁正印

校是動後文

此後今學莊

主蘇文範

卷五

五

校性原松

卷五

禮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蓋人之難知也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險浮雲不足以比其變楊雄有言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夫苟有其作而不見其毀雖盜跖爲伯夷可也然古有明知人者其效如影響其信如著龜此何道也故彼其觀人也亦多術矣委之以利以觀其節乘之以猝以觀其量伺之以獨以觀其守懼之以敵以觀其氣故晉文公以壺餐得趙衰晉侯問原對曰晉趙衰以壺餐郭林宗以破甑得孟敏孟敏而帶食故使處原郭泰問之曰甑已破是豈向甑望地不餽而去郭泰問之曰甑已破是豈矣類之何益泰知其德性因勸令游學一道也哉夫與仁同功而謂之仁則公孫之布被與子路之緼袍何異陳仲子之蠶李與顏子之簞瓢何辨何則功者人所趨也過者人所避也審其趨避而真偽見矣古人有言曰放麇違命也推其仁可以託國孟孫獵得麇使秦西巴持歸麇母隨之而號西巴弗忍而縱之孟孫怒逐之居一年取

以爲子爲左有日西巴有罪今以爲子傳何也

國斯其爲觀過知仁也歟

鄒東郭曰此篇明學莊子全不蹈襲一字當與

九徵並看

唐荆川曰其味黯然而長其光煥然而幽俯仰

揖讓有嫵媚之態

卷五

半

蘇子之言
足以死中行
但之心矣

宋引按石以
美其毒多孟孫
子精解百位
有筆力有開

王蘇文範

卷五

聖

聖

於齊者有如此河時伐齊未成功故懷子乃眠
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為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
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為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
比之美。疾藥石曰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毒滋
多。左傳臧孫曰李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藥石大石猶生我疾之
美其毒多孟孫。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
疾之美。子木之違父命為藥石也哉。

鄒東廓曰。字字句句全用左氏文法。而意思層

疊不惟說出子木心事。而人子追思其

親之禮。庶幾盡之矣。

姜鳳阿曰。屈建去姜。柳子非之。見非國家語書

第六十二條。柳子自言此書以明大中

之道。而後世有詬予者。無憾焉。是固不

恤坡公之議也。而坡公論之極精。當如

是觀。述文陽序。則韓極詆柳。觀論史書

則柳極詆韓。今觀續楚語。則蘇又極詆

柳。此正文人詞鋒競長之際。學者尤宜

潛玩

王蘇文範

卷五

聖

胡思泉曰。屈建亦忍人哉。到嗜姜無害於義。祭
而荐之。不忘本也。曷忍去之哉。况屈到
不以姜而遂廢其羊。屈建當以禮而兼
致其情。何忍心若是耶。柳子非之宜矣。
蘇子謂其有大不忍者。果信然耶。
錢豐寰曰。闢左氏之說。破子厚之論。道理最是
且筆勢變化。意見反覆。作辯難攻擊之
文。此其正印也。

嘉樂齋三蘇文範卷之六

成都楊 慎用脩甫原選

公安袁宏道中郎父參閱

論

思治論

蘇東坡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厭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顧而莫肯爲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

此段內含規
模意通篇主
意在此

勸戒

主蘇文範

卷六

○通鑑人精

三

三思正古今
通弊

非其才識謀慮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於不立也苟立而成矣此段虛言天下之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

三思川曰三
杜于思深望
利乃

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興錢幣鹽茶之法壞加之以師旅而天下

此段不盡之
思

常患無財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遊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澶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臣之變而邊陲

此段不盡
之思

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而天

此段更不
之思三思
如前例

下常患無兵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遊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彊兵者不可勝

閑應繁廣

數矣而兵終不可彊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不志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

主蘇文範

卷六

三

先定規模是
一篇主意

勸不肖者無所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

此段言天下之患
在無財夫

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彊吏之不可擇是豈真不可耶故曰其治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

便事一敗
一敗俱言
規模先定

厭之而愈不立也此段言天下之患夫所貴於立者以其規模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

便事一敗
一敗俱言
規模先定

形象人以爲是汗漫而不可知而君子以爲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是故其

便事一敗
一敗俱言
規模先定

用力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

便事一敗
一敗俱言
規模先定

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產以爲

予庭門曰引
古人之言而
又辭其辭而
出之其爲痛
疾

引喻而進
新朕

聖訓

三蘇文範

言當辨不先
定規模

四選

名不虛傳
之公信實

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今夫富人之營宮室也。必先料其財資之豐約。以制宮室之大小。既內決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爲屋若干。度用材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材章。吾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常。則規模之先定也。此段言要立而成當先定規模先引事後設喻

卷六

三

決於衆寡。故萬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責。而所發之政。無成效。此猶適千里不齋糧。而假丐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當用之藥。而百藥皆試。以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此段言當時不定規模故有三患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世之後。子孫之強弱。風俗之好惡。皆可得而逆知之。太公封于齊。周公問太公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尊賢而親親。太公曰。後世衰弱矣。

卷六

四

何者。其所施專。則其勢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爲政。而至於伯。其所施設。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復也。舅犯之在晉。范蠡之在越。文公勾踐。嘗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爲不可及。以其爲可用也。則破楚滅吳。如寄諸其鄰。而與之。此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與明者熟策之而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強。如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模之發之。以勇守之以

然若轉調

其曲折

鍾伯敬曰數語是一篇主意

相通語法

王蘇文範
轉上二牧字
尤有見

見舉事者常
退讓于人故
難收

名言切中
公情弊

聖言古人之
能收者

專達之以彊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模之內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模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此段是引古人為治皆專一而定規模者今世亦如是可矣財之不豐兵之不彊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獨擅而兼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其得失固不可知也雖不可知而此三者決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收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蓋世有好劍者聚天下之良金鑄之三年而成以吾劍天下莫敵也劍成而狼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鑄而不知收也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之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雖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上之人方且眩瞶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哉此段再提治天下不可無財而古之人有犯其至艱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且非特聖

提引有關係有相涉

成字照應

王蘇文範
卷六

起伏抑揚極極照應

轉到規模上極有下落

又提世情亦破之

人而已商君之變秦法也攫萬人之怒排舉國之說勢如此其逆也蘇秦之為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為同聯六姓之疎以為親計如此其迂也淮陰侯請於高帝求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亦言於世祖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為落落難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謀人之圖功如此其疎也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然出於其口成於其手以為既已許吾君則親挈而還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為之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十六年於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歟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無所收歟故為之說曰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先定者何以謀人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況於謀人乎此段歷言古人之能收者乃今則不然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

劉氏議

又耶前富人
之喻轉展不

二蘇文範

從衆則浮議
可見

又進一步
入人情

二下餘言一
氣貫之

服於朝廷者不篤而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於是非而不知其所從從之則事舉無可爲者不從則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衆也富人之謀利也常獲世以爲福非也彼富人者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爲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衆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襲其氣也欲事之易成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天下之事不可以力勝力不可勝則莫若從衆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從衆也衆多之口非果衆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有非其私說者也於吾爲衆於天下爲寡彼衆之所不言而同然者衆多之口舉不樂也以衆多之口所不樂而棄衆之所不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者衆矣古之人常以從衆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衆失之不知夫古

建伯敬曰極

大頭腦照極

微事實而意

在言外此古

文之法之力

諸實山至言

知之

又罕一什極

大極難的作

結

二蘇文範

卷六

八

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謂逆衆斂怨而不可行者莫若減任子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嘗有一言何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然也從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恤矣故爲之說曰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苟知此三者非獨爲吾國而已雖北取契丹可也

呂東萊曰此作凡三大段而規模二字是一篇

卷六

三五

主意第一段言天下之患在於無財無兵無吏惟其始之不立故有此三患第二段言欲立者在於先定規模而歎當時不能第三段首言專一次言能收三言黜浮議皆所以定規模按此篇作於嘉祐八年故所言皆變法事

陶主敬曰讀此文如登千層寶塔層層壯麗令觀者應接不暇

楊東里曰有議論有援引有筆法時策中可引

用。

周堯佐曰此篇立論言天下之病於難成而不

立者在無財無兵無吏則當先定其規

模而後從事要惟從衆之所同然以令

天下信服是爲知備即有成篇中屢轉

屢援意自相生融洽

茅鹿門曰首尾二千五百言如一串念佛珠其

深入人情處如川雲嶺月

雷何思曰不言如何豐財強兵擇吏而直窮所

三蘇文範

卷六

九

以成不成之原其文體大而識精誼贊

以後所未有也

此蘇東坡說理之文

勢論

蘇東坡

天下有當然之理君子因當然之理而行當然

之事初無有不平者惟心小有不平焉則亦以

不平應之矣凡有血氣之屬心之相感捷於風

雨有忤心則忿氣報之有競心則爭氣報之逆

而爲戕搏而爲鬪判而爲讎潰而爲叛皆心之

報也今吾任理而無容心於其間我無忤心彼

何爲忿我無競心彼何爲爭狷急偏隘之心已

絕故其貌寬閑而不躁狠愎驕暴也驕音鑣大

三蘇文範

卷六

十

不可戾之心已絕故其言溫潤而不傷封閉吝

驕之心已絕故其量宏深而不迫其發也徐其

動也安理所予則予之未嘗於理之外加一毫

之喜也理所奪則奪之未嘗於理之外加一毫

之怒也陟降褒貶抑揚之際皆從其天而不以

人參焉故箴規過失而人不以爲訐推賢揚善

而人不以爲黨正罰明刑而人不以爲暴聞之

者信見之者服非信服其人信服其天也舜極

鯀於羽山復用禹爲司空親戮其父而子安受

天下唯理可
以服人湯也

文勢樂二如
貫珠

突出一天字
管理字又是
用字變幻處

伐天子尹也
放天子武也
斯天子舜殺
人父解人子
禹用其仇而
忘怨之君
周公乃同胞
之兄弟無戚
容是何名何
解阿忠何義
哉夫亦以理
而已不與焉
耳蘇公之論
可謂有見

關上不費一
開字

三蘇文範

卷六

三

至此方露
字

夫爵祿蓋以理殛之而舜不與焉。三家專魯遠
墮其都。以羈臣而能披巨室之腹心者。蓋以理
墮之。而孔子不與焉。如殛。蘇。蘇。不出於理。而出於
舜。墮。都不出於理。而出於孔子。則再忍以身立
其人之朝。彼三家之悍。豈亦碌碌受人控御者
哉。殛之墮之。付於理。是舜雖殛。蘇。而實未嘗殛
蘇也。孔子雖墮都。而實未嘗墮都也。舜未嘗殛
蘇。故禹不知所怨。孔子未嘗墮都。故三家不知
所忌。天下之讎莫難解於父子之讎也。此而可
解。則世所謂讎者。無不平矣。應前初無有不平
者句回復細密
天下之害。莫難制於巨室之害也。此而可制。則
世所謂害者。無不平矣。君子之於斯也。亦何憂
乎。勢之不回也哉。於是。以吾之真平。而治小人
之偽平。不動衆不駭俗。而天下之勢已潛回於
冥冥之中矣。

方三山曰。東坡此文。反覆辨折。曲盡其妙。其推

究君子小人之情狀。昭如目擊。及說殛

蘇。墮。都不與大舜。孔子。正如程子所謂

舜誅四凶。舜何與焉。彼此相類。豈未立
黨之前。嘗面論邪。

李廷機曰。只得理字作骨。下筆便一氣呵成。

王龍谿曰。此論與定性書言聖人喜怒不繫於
心同。皆公未立黨時。與二程講論。故其
文之粹如此。間引殛蘇墮都之事來證。
而天下之最難平者。亦無不可平。見理
之可以御勢也。故以勢名題。

三蘇文範

卷六

三

大臣論上

蘇東坡

此小人不可
擊也
勝不勝之說
其言也然
人臣處此亦
難矣夫亦惟
大人之格者
心乎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

三蘇文範

卷六

三

計其後而為
可居之功
以義正君而
無害於國

者。必先計其後。而為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知而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則離于日。夷門之癭。人頭沒于脾。而癭代為之。死之元口。日鼻耳俱不能為用。野封人憐而為之。死國之人。尤焉。辭曰。吾知去其害耳。今雖死癭亦

上言小人不可
擊也
漢唐諸人擊
小人者是不
能計其後而
為可居之功
非以義正君
而無害於國
則法不可
擊一說

亡矣。國人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為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武謀誅曹節。節乃梟武首于都亭。紹擊之而勝。紹聞進死。乃引兵捕斬趙忠。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

三蘇文範

卷六

五

漢唐諸人擊
小人者是不
能計其後而
為可居之功
非以義正君
而無害於國
則法不可
擊一說

惟宦官之為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元載舒元與字也。訓召仇士良。兵士良等。圍門殺王涯。賈諤。元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昌遐。崔胤之字也。胤召朱全。內外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纍然者。癭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為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為袁為崔。敗則為何竇。為訓。注。然則

成敗二字卷
勝才勝字便
此生活
此道論賢子
注故只以
進言而訓
注可知

忠臣義士亦何取於此哉。夫實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楊升菴曰。此論大臣憤擊宦官。不勝則身死。勝之則國亡。故司馬溫公曰。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豈元祐之日。而坡公與溫公嘗相與講論者乎。

三蘇文範

卷六

主

袁元峰曰。立論言大臣去小人不勝。則禍身。勝則亡天下。故當計其後爲可居之功。不可不顧其君。僅幸于一快爲也。而引漢唐事爲鑒證。
王麟洲曰。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是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大臣之所爲也。反是而逞於一擊之間。成則爲袁爲崔。敗則爲何爲訓。注而已。大臣處小人當路之際。可不戒哉。

前論言小人不可輕擊此論擊之之術起四句總提前論大意

大臣論下

蘇東坡

三蘇文範

卷六

主

以候其成不
在急遽以速
其起求引平
勃相和事尤
奇特峻偉
言遠之所以
爲東乃深識
當時弊端也
說透
爲君子遭制
小人一策居
中機會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道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吳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救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愈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

此千古經綸
手王曾計除
丁謂似得此
意

再說小人
易散之狀而
君子不可意
之以合其交

說出漢唐宜
者情狀誠不
難除

十一蘇文範

平勃是龍
交而無為不
能之合其
交而推見之
以待其變

談及交難和
謂實是路重
自因其君子
之六之去小
人之不

就事馬事結
得配提

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
扭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
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堅而挽
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為之先故君
不怒而勢不偏如此者成功而天下安之今夫
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
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
禮不能不相資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
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
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為君子之計者
莫若深交而無為苟不能深交而無為則小人
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
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出劉氏平日縱酒
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
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
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
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
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可以為大臣矣

三蘇文範

卷六

太

唐荆川曰回幹精神變態百出首尾相救曲盡
人情前篇文字得此篇方有歸着中間
寬之使不吾疾等語真是名言漢唐宋
之衰豈盡小人之罪乃諸君子激之之
過耳不然何陳寔郭泰優游黨綱之時
士良雖橫曾無一辭及裴度明道之至
誠于洗之守法安石為之屈服也哉
董玄宰曰此論漢唐雖亡於宦官實資武崔胤
欲急誅之以成其變故君子只當寬除
小人得易以把包瓜之道最有識
陳仲醇曰前一段言急之以合其交後一段言
寬之以待其變末引平勃事作結最的
當

續歐陽子朋黨論

蘇東坡

此論與大臣
高爵相元
此說不行而
君子受禍非
天

呼國之將忘此其微與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
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
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
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唯予言
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
難勝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
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微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

三蘇文範

卷六

九

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植之
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
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爲
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
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
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屏息譬如斷蛇不死刺虎
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
魯之執事莫非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
而卒之簡公弑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

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漢桓帝逮捕黨人下李

百餘人范滂至獄吏請祭畢陶滂曰舉陶古之
直臣滂無罪祭之何益乃止時皇甫規自以西
川豪杰恥不得與乃自陳唐白馬之禍唐昭宗
忠聚裴樞獨孤損等三十餘人干白馬驛一夕
盡殺之李振曰此輩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
爲濁流全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
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
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
多也小人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
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

三蘇文範

卷六

三

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爲
門人之選在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
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爲
唐名臣矣元和柳宗元劉禹錫程昇陳諫韓泰
敗皆敗遠韓曄凌準韋執誼皆附王叔文叔文
州司馬昔樂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
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刑廟勇士也宣子
曰彼樂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樂
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蚤從王鮒之言豈獨
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爲治道

除其惡則其
家日散乃是
的

此段見小人
力不可以威
勝

復使事作結

三蘇文範

卷六

三

按引作結

去太甚耳。苟出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
富貴。不才者無以致憾。將為吾用之不暇。又何
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為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
市人。焉保其不為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能
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
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墮其
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為所噬。昔曹參
之治齊。曰。慎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
此則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
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
牛僧孺之黨。偏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
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惟讎人
之禍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
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為君子小人
之戒。
歐陽子曰。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
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
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

三蘇文範

卷六

三

進朋黨之說。又曰。可奪國而與人者。由
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者。由以朋
黨而去之。蓋宋自慶曆。皇祐。來。朋黨之
說漸興。故歐陽公每致意云。至蘇公時
則黨禍成。而天下岌岌矣。後章惇蔡京
盡驅君子之朋。而宋卒以北轅。朋黨之
說其可畏夫。
楊升菴曰。歐公在諫院。進朋黨論。則啓其君以
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其言美
矣。坡公續之以教君子。引進小人之
才。勇。如劉柳州。綽邢。蒯之流。而用之。此
正夫子不為己甚之疾。以杞。包。瓜。而可
以回天命者也。於世道最有補矣。
錢豐寰曰。前言朋黨之禍。後言散朋黨之術。此
是東坡整齊莊重文字。其意與大臣上
下二篇。同當參看。
茅鹿門曰。此文真可補歐陽子之不足。

蘇東坡

論養士

蘇東坡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

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平原君門下士公孫龍等

為堅白異。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孟嘗君使客善盜者。盜秦藏中狐白裘。使客善為雞鳴者。假雞鳴。來雞聞之。皆鳴。秦關吏以雞鳴開關。因逃歸。

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

數。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信陵君齊田

文。孟嘗君趙勝。平原君黃歇。春申君呂不韋。皆有客三

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

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

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

養。皆天下豪俊。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田橫聚于海島中。不歸。漢上召之。未至。三百自殺。其略從二客亦自殺。餘五百人在海中。皆自殺。

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

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

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猶鳥

獸之有鷙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

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

三蘇文範

卷六

三

蘇東坡

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

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

四者皆天民之秀傑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

皆役人以士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於

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

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

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

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

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

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

秀傑者。皆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

皆稚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

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

之言而止。李斯說秦。拜為客卿。大臣建言求仕。李斯上秦王。逐客書。中引穆公。孝公。惠王。昭王。皆客之功。遂去逐客令。

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

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

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

三蘇文範

卷六

三

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

稿項黃臆。臆音窟。黃即黃髮也。而老死於布褐乎。抑將

輟耕歎息以俟時也。秦之亂成於二世。然使始

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

不至若此之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

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

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

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帝之世

法令至密矣。然吳王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

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

爵祿不能盡廢。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

於此也邪。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

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

所及也哉。

雷何思曰。看得寬。寫來切。

鍾伯敬曰。論事之文。將古今利害前後總算一

過。小小拘礙。自不能犯其筆端。

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

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

上郡。始皇東遊會稽。竝滿浪海走音瑯琊。次子

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

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

恬蒙毅卒以亡秦。

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

禁奸備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

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

奸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

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此轉最高。便

相。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

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

出於智之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

恃其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

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也。自有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此二

秦始皇扶蘇論一正一 蘇東坡

卷六

三

好了又將三
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取必亡之
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
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沉於趙高恭
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薰腐之餘
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此段言
扶蘇由用趙高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
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
謂不智。扶蘇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
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詩重兵在外。使二人
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
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
來矣。豈獨鞅高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為幸。
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
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
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
所舍。舍居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
亦悔之矣。形容商鞅之慘刻。秦荆軻之變。持兵
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而莫之救者。以法重故

三蘇文範

卷六

主

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
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答前一二人之不敢復
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
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
而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
易為政。則上易知。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
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
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易彼。蘇東
此篇精采正生其人之時。居其人之位。遇其人之事。當如何
再說商鞅
見得非平易
忠恕
以法毒天下
二司乃上粘
商鞅始變法
法從老泉傳來。今人作場屋文
論當以此為法。凡議論好事。須要一段及說。凡
議論不好事。須要一段正說。文勢
亦圓活。義理亦精微。意味亦悠長。商鞅立信於
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傳則惻容積威。
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
可測識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而後致刑。今至
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可。太子亦不敢請。則威
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
身及其子孫。皆是至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
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

三蘇文範

卷六

主

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此段言扶蘇不敗請者由秦法有自
來又以漢武作講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
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謝疊山曰此論主意有兩說斯高矯詔立胡亥

殺扶蘇蒙恬蒙毅其禍不在於蒙毅之

去左右而在於始皇之用趙高後世人

主用宦官者當以爲戒一說李斯趙高

敢於矯詔殺扶蘇蒙恬而不憂二人之

復請者其禍不在於斯高之亂而在於

商鞅之變法始皇之好殺後世人主之

果於殺者當以爲戒前一段說始皇罪

在用趙高附入漢宣任恭顯事後一段

說始皇之果於殺其禍反及子孫附入

漢武殺太子事此文法尤妙

顧迴瀾曰此作與范增論俱是東坡晚年文字

筆法更高無衰憊之態

程篁墩曰前半論始皇任趙高以亡國而漢宣

竝言之後半論始皇果於殺以禍其子
而以漢武竝言之皆有關國事且章調
新雅而每段結句有力可式

秦始皇帝論

蘇東坡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捫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然朝不謀夕。憂死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為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于人情。而適于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為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于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蓬豆簠簋。其耕以耒耜。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為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

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為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由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恥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禮者為無用。贅疣之物。

疣之物。莊子云。附贅縣疣。出何者。其意以為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為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不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蚪斗為文。伏義氏德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仰觀象于天。俯觀法于地。中觀萬物。于人始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始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為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

今本建古皆
中便利一開
初為月始故

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偽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利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于詐也悲夫

陶主敬曰此論見先王之禮不可一日無便利之法不可一日行治天下以便利而不恥于無禮乃秦所以亡也

楊升菴曰論導民以便利而民愈詐故聖人制

主蘇文範

卷六

禮

禮以及其詐極知世變知大意

王浚川曰賈誼過秦在于失攻守之勢子瞻過

秦在于破壞先王之法

鍾伯敬曰以極迂起以極切收如此文字方是

有原委

田漢處人
濟處

魏武帝論

蘇東坡

文字最机處

下直發而更
其功輕為而
至于敗伏案
于此

主蘇文範

卷六

孟

世之所謂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是而已矣此其為智猶有所窮唯天下之利而為之唯其害而不為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攻吳緩于取蜀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

一段引據入
起微婉

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下莫能敵之昔者晉荀息知虞公必不能用宮之奇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不出于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不可以冒害而就利此段言古人能知以人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傑竝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卓袁紹袁術爭為強暴而

老健	曹公成案	重發而喪其	勢恐喝取也	主蘇文範	晉上志	茅鹿門曰此	新造之蜀乃可以逞
孫權劉備又以區區于一隅其用兵制勝固不足	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為而至于	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	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于	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	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于赤壁以成吳之強此	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	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此段再翻正故夫魏武重
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于分裂訖魏之世而不	能一蓋嘗試論之魏武長于料事而不長于料	此時不取而其後遂至于不敢加兵者終其身	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于	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	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于赤壁以成吳之強此	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	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此段再翻正故夫魏武重
孫權劉備又以區區于一隅其用兵制勝固不	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為而至于	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	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于	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	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于赤壁以成吳之強此	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	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此段再翻正故夫魏武重

人必以權以	雄強而未見其能一也	方正學曰坡公論大智明利害得失之計而權	天下然劉之有孔明孫之有公瑾以輔	三蘇文範	唐荆川曰此文用正不用奇	錢豐霖曰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為而至	處首尾只以此意發揮文勢來得整肅
不亦長于料事而不長于料人之過歟此魏武	雄強而未見其能一也	方正學曰坡公論大智明利害得失之計而權	天下然劉之有孔明孫之有公瑾以輔	三蘇文範	唐荆川曰此文用正不用奇	錢豐霖曰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為而至	處首尾只以此意發揮文勢來得整肅
不亦長于料事而不長于料人之過歟此魏武	雄強而未見其能一也	方正學曰坡公論大智明利害得失之計而權	天下然劉之有孔明孫之有公瑾以輔	三蘇文範	唐荆川曰此文用正不用奇	錢豐霖曰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為而至	處首尾只以此意發揮文勢來得整肅
不亦長于料事而不長于料人之過歟此魏武	雄強而未見其能一也	方正學曰坡公論大智明利害得失之計而權	天下然劉之有孔明孫之有公瑾以輔	三蘇文範	唐荆川曰此文用正不用奇	錢豐霖曰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為而至	處首尾只以此意發揮文勢來得整肅

一爲眼目主
意在大節二
字議論高氣
魄亦高可想
見當日阿衡
事矣

伊尹論

蘇東坡

○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
之大節者○挾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
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
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亦知潔廉忠信之
爲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
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
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
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

七蘇文範

卷六

三

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
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
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一段見簞
食豆羹之微○以動心而足辦一鄉之事○正讓天下與讓簞食
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
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
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
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
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

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
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

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以形天下○即
辦一鄉之事○以形辦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
天下之事○有筆法○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
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蒂
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
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
至于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即古之君子爲案

七蘇文範

卷六

三

然孔子叙書至于舜禹皋陶相讓之際○蓋未嘗
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
安取哉○取其不汲汲于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
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
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
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
者○足以取信于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眴然不足
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文法
放下一語○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惟不免

於天下。一爲希闊之行。則天下群起而誦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咏歎。結之。

羅大經曰。伊尹祿之以天下。不顧也。繫馬于輟。

弗視也。天下信之久矣。故事湯事桀。廢。

辟復辟。不惟天下不以爲疑。而桀與太。

甲亦無一毫疑忌之心。東坡公之論。辦。

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

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云。而大。

事有不足辦者矣。此論甚當。後世唯諸。

葛武侯有伊尹風。咏止草廬。三顧而後。

起。與耕莘聘幣已畧相類。觀其告後主。

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枝。薄田十五頃。子。

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

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庫。

有餘帛。廩有餘粟。以負陛下。觀此言則。

其視富貴爲何等物。故先主臨終謂之。

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然。君可自取。

信之。

呂東萊曰。伊尹事功。莫大於相湯。又莫難於相。

太甲。放之復之。而人不疑。其耕莘之節。

素取信於人故也。論伊尹無踰此篇。

周崇述曰。林少穎解孟子。人有不爲也。而後可。

以有爲。因言東坡作伊尹論。出於此義。

雖不曉。然學此實用。以敷衍前輩作文。

多類此。平日讀書。涵詠其骨髓。收拾其。

英華。故自然隨筆舒露。非特意以彰淺。

拙也

林尚默曰此篇以大節二字作主言伊尹得至

放君能辦天下之大事者以其耕莘一

節有天下之大節也議論確當用文法

錯綜波瀾

徐子與曰通篇過渡處圓活流轉真是角宣徵

應不期然而然非神解不能到此

李卓吾曰自孟子議論變化來根帶之所以胎

伏波瀾之所以神馳者極有獨得之妙

三蘇文範

卷六

聖

孫武論一

蘇東坡

古之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奇正

之相生戰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雖欲加之而

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

其所以用智此豈非其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

而逆之為形勝無常處而多為之地是以其說

屢變而不同縱橫委曲期于避害而就利雖然

舉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是故不難于用而難

于擇擇之為難者何也銳于西而忘于東見其

利而不見其所窮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

說也此豈非用智之難歟夫智本非所以教人

智而教人者是君子之急于有功也變詐汨其

外而無守于其中則是五尺童子皆欲為之使

人勇而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于難則有之矣

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無意于寶者得之操舟

于河舟之逆順與水之曲折忘于水者見之是

故惟天下之至廉為能貪惟天下之至靜為能

勇惟天下之至信為能詐何者不役于利也夫

智有餘而不知所以用之

用字又生一擇字而轉指更便利可愛

三蘇文範

卷六

聖

智一用則三

杜工部詩所

不役于利乃

孫子

孫子兵法
孫子廣聖
人之事以見
其

三蘇文範
即左篇反

孫子
之不足信

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古之善用兵者見其害而後見其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其心閑而無事是以若此明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臨事而惑雖有大利尚安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然不然二字只承上四句來居天下於貪而自居於廉故天下之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於勇而自居於靜故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於詐而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欲有功於此而即以此自居則功不可得而成是故君子居晦以御明則明者畢見居陰以御陽則陽者畢赴夫然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君子方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終身焉者及其發也不終日而作故曰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論則不然曰兵者詭道也非貪無以取非勇無以得非詐無以成廉靜而信者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說行則天下

卷六

聖

三蘇文範

卷六

聖

紛紛乎如鳥獸之相搏嬰兒之相擊强者傷弱者廢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呂東萊曰先說用智之難智一用則三患皆至
惟出於三患之外方可用即聖人之事
可見而或者之言不足信
宋景濂曰此篇論用智之難必不役于利如聖人乃可以用智總是斷孫武之書皆教人貪詐勇不過智術之私耳立論高邁
筆思流利
楊升菴曰用兵者皆祖孫子然以孫子自爲書尚不能自用以取敗如鞭平王尸暴兵伐楚皆怒敵久暴師之類故此論言擇而用之之難雖孫子復生亦無詞矣
鍾伯敬曰論一人必身處一人之前論一事必眼出一事之外如子瞻此等文是也

此篇與前篇
又一篇案

孫武論二

蘇東坡

二句道破

提綱

三蘇文範

卷六

三

三

前一段是天
下之兵莫大
于御將後一
段是天下之
兵莫大于是
使天下樂戰而
不好戰

唐之亂始于
安祿山不
君臣相親
不恤民而

夫武戰國之將也。知為吳慮而已矣。是故以將
用之。則可以君用之。則不可。今其書十三篇。小
至部曲營壘。芻糧器械之間。而大不過於攻城
拔國。用間之際。蓋亦盡於此矣。天子之兵。天下
之勢。武未及也。其書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為
君而言者。有此而已。竊以為天子之兵。莫大於
御將。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
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賊。亦不在於敵國。患在
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賊敵國之勢。內邀其君。
是故將帥多而敵國愈強。兵加而寇賊愈堅。敵
國愈強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將帥之
權愈重。則爵賞不得不加。夫如此。則是盜賊為
君之患。而將帥利之。敵國為君之讎。而將帥幸
之。舉百倍之勢。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
利於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昔
唐之亂。始於明皇。自肅宗復兩京。而不能乘勝
并力。盡取河北之盜。肅宗元年。廣平王俶與回
紇葉護郭子儀等克復東

將帥每至
京上入西

德宗收洛博。幾定魏地。而不能
斬田悅於孤窮之中。德宗詔馬燧等討田悅。戰
于臨洛大破之。後田悅且

此先設後收
之法

三蘇文範

卷六

三

三

當何思曰觀
此通論大略
作文之法從
源排子來

者。終不能盡去。夫唐之所以屢興而終莫之振
者。何也。將帥之臣。養寇以自封也。故曰天子之
兵。莫大於御將。御將之術。開之以其所利。而授
之以其所忌。如良醫之用藥。烏啄蝮蝎。皆得自
效於前。而不敢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所畏也。
憲宗將討劉闢。以為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
潼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闢之不克。將潼
實汝代。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闢。憲宗討
劉闢。而
難用。兵杜黃裳曰。高崇文勇略可用。願以軍事
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崇文克其都
擒劉闢。送京師。斬之。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
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
為先。遽納婦人。以求媚。豈天下之意耶。此天子
崇文義不為此。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此天子
御將之法也。此段言天子之夫使天下樂戰。而
不好戰者。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可與從事於
危。好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安。昔秦人之法。使吏
士自為戰。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即以

當何思曰古
人雖過目以
性議論之
可勝其實
之亡不則于
其之好戰也
子路諸論者
是知此

是武之矣
即桓文不及
矣

二蘇文範
無別是

有之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由取

也故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雖

已歷名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

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于亡若夫

王者之民要在乎使之知愛其上而離其敵使

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爲我也

是以樂其戰而甘其死至於其戰也務勝敵而

不務得財其賞也發公室而行之於廟使其利

不在于殺人是故其民不至于好戰夫然後可

以作之於安居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與

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此段言

事其大于使天下

樂戰而不好戰

楊升菴曰兩扇平說意自錯綜

唐荆川曰借題說自家意思

鍾伯敬曰其審勢落筆皆有一段機貫于其中

而氣出乎其外

以孔子作
八篇卿大夫
好讀見

叔孔子立言
平易正直而
及聖門四子
便爲李斯張
本

三蘇文範
子瞻文有氣
骨蘇其文壯
非若于枚葉
上粉澤者

此非聖人意
此東坡持假
此以立論

本李斯形道
卿老吏斷獄
手絕高

荀卿論

蘇東坡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

規矩不敢放言高論一篇言必稱先王然後知

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而非遠

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

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

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

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見孔子

論以啓後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

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過接處不

意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說顏淵默然

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

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哉應不亦觀

其意之所向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

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一篇主

二是在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

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此言夫子不敢放言高論意

者嘗怪李斯事荀卿既焚而滅其書欲說荀卿

李斯盡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

世字獨字下得極好見荀卿為其論處

定中色相此是美公于生

以黑就高論同之宋史

李斯盡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

引說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

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

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主其言愚人

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

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

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

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

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

者又特甚者耳據卿之言今夫小人之為不善

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

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

三蘇文範

卷六

罪

以其所傳及其所說荀卿

結法似韓非

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自知其禍之至於此

也見斯之惡其父殺人報讎其子必且行劫荀

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

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

下卒無有及者荀卿天下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

異為哉又照上面孔子無放言高論以結之

呂祖謙曰此篇前面說荀卿不好了後面略放

一步與他言荀卿亦是箇賢者大抵作

文體式要如此頭使孔子起後仍舊使

孔子結又見文字不苟亦自相應

三蘇文範

卷六

幸

孔子結又見文字不苟亦自相應

文文山曰此論說李斯焚書坑儒出於荀卿最

是實前人未發此等文字人間不可無

謝疊山曰孔子立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

可喜之論故其道歷萬世而不可易荀

卿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

歷詆天下之賢聖以是之李斯學其學

無忌憚有甚於荀卿者

士人妨廢耕戰。至始皇遂有焚書坑儒之事。此論蓋不獨出於李斯也。荀卿論法後王在審其所貴其言曰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猶舍已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李斯曰事不師古。而是古非今者。其禍水之源乎。鍾伯敬曰寫出千古來一執拘乖戾之人。皆爲荆公而發。

論

樂毅論

蘇東坡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或者之論曰。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嗚呼。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是猶行湯武之仁義。將求亡之不暇。雖欲霸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則王。小用則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充其所欲也。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言王矣。范蠡留侯雖非湯武之佐。然亦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爲者也。觀吳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於勾踐。勾踐欲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爲不可。援桴進兵卒刎其頸。項籍解而東。高帝亦欲罷兵歸國。

中問家此
意不在下面
轉入處有力

論惠王相持
之辭及為殺

上蘇文範
卷七

此責殺不知
行王道

此責殺不知
行王道

雷侯諫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此段引范張急
不能此二人者。以為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
之大計也。嗟夫。樂毅戰國之雄。未知大道而竊

嘗聞之。則適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論者以為燕

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劫代將。卒走樂生。此其

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當時

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敗。何者。

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

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於外。此必有乘

其虛者矣。諸侯乘之於內。齊擊之於外。當此時。

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然樂毅以百倍之衆。數

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

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

人苦滑王之彊暴。樂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

寬其賦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使齊人無復鬪

志。則田單者。獨誰與戰哉。奈何以百萬之師。相

持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為之謀也。

當戰國時。兵強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衆。

壓其城而急攻之。可滅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
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審所處。無使兩失焉。而
為天下笑也。

呂東萊曰。此篇在罪毅當破齊時。不急攻而欲

行區區仁義。以至於敗。蓋由來稱殺善

用兵。罪惠王不用之過。故為此辯。難攻

擊之。亦一見。令人每於論斷處。務索一

段獨紉。以貶斥人類。祖此。

陶主敬曰。此篇責毅不合行王道而敗。果若所

言。則王道之累人國甚矣。然攻擊排難

令人不可辯。自是東坡筆力。昔蒯徹讀

樂毅書而泣。孔明在隆中。亦援之余。每

不得其故。及玩索其書。有云。以天之道

然後廢書而歎曰。此固武侯之所擬。蒯

生之所泣也。戰國所為無天久矣。樂毅

知之。雖非純王。亦王道也。以成敗論。至

東坡亦不免何耶。

王浚川曰。嗟乎。湯武之仁義。順天而應人也。如

赴水火故大賚四海而萬姓悅服殺特
外假仁義之聲而不能反潛王之強暴
弔齊之孤撫齊之老稚顧特舉百萬之
兵翱翔上下內之不能乘燕人之憤外
之不能邀齊人之悅卒之師老衆懈而
遺田單以深謀曲間焉豈非毅之仁義
不終以范蠡留侯之時而願外假徐偃
宋襄之過歟嗟乎

王陽明日此篇主意只是議其不能急攻而失

之緩圖其緩圖而不急以乘之者乃慕
區區之仁義而失之也然則王伯其可
以雜用者哉子瞻所指王道蓋仁義之
小者非湯武之仁義也又曰使齊桓晉
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亡之不暇雖欲
霸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
則王小用則亡蓋以爲有湯武之心然
後可以行湯武之事無湯武之心而行
湯武之事者則如徐偃如宋襄而已矣

此段議論儘高而世之儒者多不察而
非之夫不察其意而徒泥其辭則文之
可非者豈獨子瞻已耶

韓非論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目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段連老莊之學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

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此段叙韓非之學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此段言申韓之禍由老聃莊周一誤罪案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

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此段言老莊之罪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

天下惟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此段正深老莊之罪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渺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戮少思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不可相謀而相感者段中一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

之所也

楊升菴曰此論韓非之禍原於老莊卽是論李

斯之禍出於荀卿皆坡公衛道之文。

胡敬齋曰此言非之慘刻由本老莊以虛無輕

天下來亦本太史公原道德之意而發。

與論李斯禍由荀卿同一公案。

屠長卿曰東坡謂韓非得老子所以輕天下者

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此意好。

鍾伯敬曰讀荀卿韓非論知中庸所爲小人而

三蘇文範

卷七

八

忌憚正指此一輩人微獨荀韓卽老莊亦在其中。

留侯論

蘇東坡

一處及後到

漢中問上校

生蘇愈出愈

此一段俱是

此一段俱是

此一段俱是

此一段俱是

此一段俱是

此一段俱是

此一段俱是

此一段俱是

此一段俱是

此一段俱是

此一段俱是

此一段俱是

此一段俱是

此一段俱是

此一段俱是

此一段俱是

此一段俱是

此一段俱是

此一段俱是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

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

足爲勇也能忍不能忍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

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以挾持者

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圜上之老

人也其事甚怪此言圜上之老志黃石公秦之隱君也著素書

六篇知秦之將亡漢之將興因以是然亦安知

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

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

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

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此言秦

其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

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徒木示信其鋒不可犯而

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

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

間不能容髮蓋亦危矣此時子房尚不能忍此

鐵鑊更三百斤以擊秦始皇事見子房傳沙中千金

誤中則幸始皇怒大索天下十日竟不獲

士

士

集 299—300

教之能忍以成漢元勳全令名乃是發
千古未有之論非鑿空者昔漂母飯淮
陰因其重報之言答曰吾哀王孫而進
食豈望報乎蓋淮陰區區必報母蓋灼
知其有所不能忍終必自矜以取禍也
與石公意同

楊升菴曰東坡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至其
渾浩流轉曲折變化之妙則無復可以
名狀而尤長於陳述叙事畱侯一論其

立意超卓如此

張釋之論

蘇東坡

張釋之論秦之敝曰其敝徒文具亡其制隱之
實嗚呼文具之敝非特秦之所以患實古今之
通患也昔之爲治者實未具則文亦不具未能
防民之僞則不敢爲制禮之文未能約民之侈
則不敢爲恭儉之文未能行惠民之事則不敢
爲寬恤之文以至政教賞罰有毫釐之不備誠
心惻然務從施惠初未嘗虛飾焉故其過人得
以議之其失人得以指之見其偏則可以矯之
使正見其闕則可以備之使全猶按脉治病虛
實燥濕浮沈無錙銖之不見然後隨其病而投
之湯劑加之鍼石其不瘳者鮮矣此一段言尚
實行者人可
補其不足至於末年之敝無其實而有其名家扶周
孔之書而俗益薄人治司馬之法而兵益懦人
誦夷齊之清而行益汙人負龔黃之名而政益
亂問其詔令則堯舜之典謨也問其典章則成
周之禮樂也入其國觀其朝其文煥然雖治國
之時有所不及然徐考其實乃與桀紂幽厲同

從微末起下
發明之

行文深遠不
淺如珍珠

上古誠實之
治果不出此
數語是也

看此處
此論中
此論中

此論中
此論中

此論中
此論中

此論中
此論中

此論中
此論中

此一輪上以虛文欺下下以虛文欺上上下相欺以罔天下雖有忠臣義士欲正言極諫亦無所容其喙矣欲言任賢則君已先言舉元凱矣欲言去邪則君已先言流共鯀矣欲言勤勞則君已先言日昃不食矣欲言厚朴則君已先言茅茨不剪矣獵取諫諍之辭而出自言之閉其口而奪其氣覆藏潤飾使無過之可譏無失之可指無偏之可矯無闕之可脩偃然自以為得計必至於魚爛瓦解然後不能文焉此一段言尚虛名者

三蘇文範 卷七 五

日自見釋之之言誠天下之公患也嘗以西漢觀之文宣之世漢之盛也平帝之世漢之季也以文帝之寬仁有野不加闕之詔有水旱疾疫之詔有結難連兵之詔以宣帝之明決有屯成木息之詔有百姓失職之詔有盜賊不止之詔豈非有惻隱之實而不為文具耶乃若平帝之世觀其文辭興滅國繼絕世立明堂辟雍休祥喜應頌聲竝作而大業潛移於王莽文具之害乃至於此後之為治者其知所去取矣宋引文宣元平

証上兩段作結

王鳳洲曰東坡文章於舉業最利不唯驟讀之精采煥發色色可人即三四讀亦愈玩而愈有味學為發科文字當由此進

茅鹿門曰長公見紹聖間章蔡之徒紛紛言紹述禍及雞豚而元祐諸賢擯斥殆盡故借釋秦之敝而發此胸臆蓋憂世之極思是有關繫文字

張侗初曰言古之治天下者有此實則有此名

三蘇文範 卷七 五

故人得因其不足而補之而末世務為粉飾太平之具其上之人自以為有餘而莫之能論諫以至於亡其論良深且切

蘇東坡

賈誼論

蘇東坡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青之
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
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
負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
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
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
用死班固云道以天年終雖然則是天下無竟
舜終不可有所為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

三蘇文範

卷七

六

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免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
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之
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
畫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
此其厚也此見其惓惓不忍棄君之餘意公
孫丑問曰夫子何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
我其誰哉而吾何為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
其至也公孫丑至如此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
天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

賈誼論

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終笑
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
決劉呂之雌雄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
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年少欲使其一朝之

賈誼論

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此言其上為
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

賈誼論

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
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

賈誼論

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為

三蘇文範

卷七

七

賦以平屈原有范化相流今榮紆鬱悶超然有
遠舉之志其有子獨抑鬱其誰語鳳經經其後卒
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
謀之一不見用則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
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
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
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智不惑之主則不能
全其用古今稱符堅得王猛於草莽之中一朝
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

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為賈生者。亦謹其所發哉。

陶主敬曰。通篇只是此意。言不能深交。絳灌以有為。不能隱忍。濡徐以自愛。乃致抱奇而不用。末節歸過於君。更有不盡之意。于廷益曰。此論賈生有用世之才。卒廢死於好賢之主。其病原欲疎間絳灌舊臣。而為

三蘇文範

卷七

太

之痛哭。故自取疎廢為長沙傅。召至宣室。又復為梁王傅。不一年而梁王墮馬。自傷哭泣以死。皆不能慎其所發。而終以符堅用王。獨盡棄其舊臣。責人君以全賈生之才。一轉最妙。

楊升菴曰。東坡以不知默默罪賈生。然觀東坡彼謫如茲。遊最高絕。所欠惟一死之類。詞氣甚不平。烏臺之勘。赤壁之貶。卒亦不免觀其獄中詩曰。夢繞雲山心似鹿。

魂飛湯火命如雞。亦可哀矣。然纔出獄。便賦詩云。却對酒杯疑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略無懲艾之意。何也。

鼂錯論

蘇東坡

前一段把後一段連貫起來

一處錯處

上蘇文範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暗說景帝時諸侯強大削亦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此兩段分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暗說鼂錯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暮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暗說鼂錯天下治平暗說鼂錯無故而發大難之端暗說鼂錯吾發之吾能救之然後有辭於天下暗說七國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暗說鼂錯欲使天子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此哀盎所以進昔者鼂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爲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繫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

乃有之字

此數句發得

上蘇文範

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削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景帝之怒錯錯之受禍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在此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各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此一段判罪至公至平錯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無爲恐雖有百盎可得而問哉此一段最中生有死中求活方成議論凡作史評判斷古今之功罪須要思量使我生此人之時居此人之位處此人之事當如何處置必有一長策如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

此是高見遠識。深謀主論。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此是高見遠識。深謀主論。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呂東萊曰此篇前面引實事說景帝時雖名為治平有七國之變體製好大槩作文要漸漸引入來

謝疊山曰此篇先立冒頭然後入事又是一格老於世故明於人情者有憂深思遠之

上蘇文範

卷七

主

主

智有排難解紛之勇不特文章之工也林希元曰鼂錯之死古今歎息然未有說出被殺之由者東坡此論前人所未發此等文字實天地間不可少者

楊升菴曰此篇文字安頓調度最佳

湯霍林曰東坡文字最服人處全是於劈空中發議論於死煞處着精神如鼂錯論若徒說鼂錯不是便不服人必須為錯開一線之路方見作手

霍光論

蘇東坡

古之人惟漢武帝號知人蓋其平生所用文武將帥郡國邊鄙之臣左右侍從陰陽律曆博學之士以至錢穀小吏治刑獄使絕域者莫不獲盡其才而各當其處然猶有所試其功效著見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至於霍光先無尺寸之功而才氣數術又非有以大過於羣臣而武帝擢之於稠人之中付以天下後世之事而霍光又能忘身一心以輔幼主處於廢立之際其舉措甚闊而不亂此其故何也夫欲有所立於天下擊搏進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則必有卓然可見之才而後可以有望於其成至於捍社稷託幼子此其難者不在乎才而在乎節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天下固有能辨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則有僥倖之心以一時之功而易萬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在乎節古之人有失之者司馬仲達是也天下亦有忠義之士可託以死生之間而不忍負者矣然指介廉潔不為不忠

上蘇文範

卷七

主

主

他人論到此
必指霍光之
家何若而
城公及略之
只指出其
技處可以托
孤而引書證
之故

三蘇文範

卷七

圭

鍾伯敬曰亦
是此一層之
言

有歸對

古傳書

則輕死而無謀能殺其身而不能全其國故曰
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古之人有失之者晉荀息
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氣節有餘此武帝之
所為取也書曰如有一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
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人之
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
以保我子孫黎民嗟夫此霍光之謂歟使霍光
而有他技則其心安能休休焉容天下之才而
樂天下之彥聖不忌不克若自己出哉才者爭
之端也夫惟聖人在上驅天下之人各走其職
而爭用其所長苟以人臣之勢而居於廊廟之
上以捍衛幼冲之君而以其區區之才與天下
爭能則對臣小人何以乘其隙而奪其權矣霍
光以匹夫之微而操生殺之柄威蓋人主而貴
震於天下其所以歷事三主而終其身天下莫
與爭者以其無他技而武帝亦以此取之歟
姜鳳阿曰坡公論霍光惟取其氣節而不取其
才其上劉侍讀書亦曰天下之事所以

三蘇文範

卷七

圭

成者氣所以敗者才蓋坡公親見王曾
韓琦定策之功皆其氣節過人不在於
區區之才智故其言如此
林見素曰文勢平暢筆力便捷
李卓吾曰總見武帝能用光以光不矜已能筆
氣雄健有力
雷何思曰霍光得大臣之道武帝偏識得豈不
是千古大聖不可矮人觀場此論甚透

諸葛亮論 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

信然哉

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姦孔明恥之欲信信讀作伸大義於天下當此時曹公威震四海東據許充南牧荆豫孔明之所恃以勝之者獨以其區區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夫天下廉隅節概慷慨死義之士固非

一蘇文範

卷七

主

主

一蘇

不能全信義以服天下之心

心服曹氏也。特以威劫而疆臣之聞孔明之風宜其千里之外有響應者如此則雖無措足之地而天下固爲之用矣。此段且夫殺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爲而後天下忠臣義士樂爲之死劉表之喪先主在荊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逆迎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曹操之不敵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操

信然哉

不能盡信以激曹氏之心

手足

一蘇文範

卷七

主

主

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忠信也。孔明遷劉璋既以失天下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爲仁義之師東嚮長驅而欲天下響應蓋已難矣。此段曹操既死子丕代立當此之時可以計破也。何者操之臨終召丕而屬之植未嘗不以譚尚爲戒也。而不與植終於相殘如此此其父子兄弟且爲寇讎而况能以得天下英雄之心哉。此有可間之勢不過捐數十萬金使其大臣內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籍也。孔明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智謀以絕曹氏之手足安在其屢戰而屢却哉。故夫敵有可間之勢而不間者湯武行之爲失義非湯武而行之爲失機此仁人君子之大患也。呂溫以爲孔明承桓靈之後不可強民以思漢欲其播告天下之民且曰曹氏利汝吾事之害汝吾誅之不知蜀之與魏果有以大過之乎苟無以大過之而又決不能事魏則天下安肯以空言竦動哉。嗚呼此書生之論可言

而不可用也。

茅鹿門曰：間不兄弟一着，似有本末，但植於是

時，特以詩文自沈酣，原無與不爭立之

意。

錢豐寰曰：言孔明既不能行仁義於始，又不能

行密計於終，所以匡復之功終於無成。

雖非純正之說，然議論風生，英藻駿發。

自足以膾炙人口，信一代文宗也。

志林

武王

蘇東坡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以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

宋。

開曰：非武王十年以來大歷文。

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為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此是東坡處乃文中，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

此篇有他無中生有。

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弑君，至恥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子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為聖人之止，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

就山居脫

文王未嘗稱
王亦未嘗行
天子事其爲
西伯傳其德
若亦文而天
子之命不然而
何以爲文王

三蘇文範

卷七

手

子應曰文
若生於此
是使天下
今語何得
無王者之
德之尊漢
非亦本諸
何得而之
以漢之

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爭必以叛書牧
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
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
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
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
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
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
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爲二王後以祀
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
而歸紂若不改過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
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
歸之聖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
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竝起荀文若聖人之
徒也以爲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
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
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目至將不得
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工之道文若之心
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首以文若爲

祇恐南校又
接得無一
其近

晏子口吻

聖人字樣
妙

三蘇文範

卷七

手

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族而道似伯夷也
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
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
棄疾爲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旣而殺子南其徒
日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
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
鉞斬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
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武庚
蓋亦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
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俗未盡滅也三分
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
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
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楊升菴曰文有筆力前面虛引作証後而突入
武庚俱緊匠心國手特其深非武王過
于文若於義理不當
王鳳洲曰通篇將無作有轉脈不窮大略多從
戰國口辯中來世之業舉子者能如此

平王 東遷之謬

蘇京跋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鄴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

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斷自平

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顓王之神聖諸侯

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

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會營之周公既沒

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

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

於遷哉此言成周營洛初非為今夫富民之家

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

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來文

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

夏商之主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

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

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

卷七

七

七

王漢川曰以下
下叙二十年
是國事錯落
而詳

也是何也則不議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迂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度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於絳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盤庚古文公齊晉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

時楚大饑群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

徙於阪高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

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

亡矣宗廟宮室盡為灰燼溫嶠欲遷豫章三吳

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

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

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為墟矣且北

冠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

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楚

晉是有畏而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

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

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

項故筆收落

前雖引事在

在楚晉兩大

不果遷也

卷七

七

七

字分明是
宋南渡一段
宋
諸王王北
皆有終而遷

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如此反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

吳。遷於郢。項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

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

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

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發明曰。自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

繻葛一戰。首足倒懸。則王綱解紐。而世

已降為春秋矣。自威王失馭。而禮樂征

二蘇文筆

卷七

七

伐。得專於諸侯。晉侯一命。冠履倒置。則

王法掃地。而世已釐為戰國矣。斯時也。

東澤東蒲。西道茂草。其所以懷西歸之

好音者。誰歟。北方可圖。南方日兢。旒其

所以畏簡書之大義者。誰歟。

楊升菴曰。言周折而入於秦。自平王東遷。失計

始。此長公獨見處。蓋亦觀宋之都汴梁。

非策也。岌岌乎沒於虜矣。南渡尤謬。故

為是微論。

二蘇文筆

卷七

美

陸少石曰。此文大類韓諱辯。非東坡平日筆意。

茅鹿門曰。篇中以遷之一字為案。以無畏而遷

者五。以有畏而不果遷者二。以畏而遷

者六。共十三國。以錯証得失存亡處。如

一線矣。

范蠡

蘇東坡

蘇子曰。范蠡獨知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

烏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歛

積實者何。至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

散而復積。此何爲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

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勾

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烏喙亦非清淨無爲。以

老於越者也。吾故曰。蠡亦烏喙也。魯仲連既退

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爲壽。笑曰。所貴於

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卽有取

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

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

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仲連。則去聖人不遠

矣。嗚呼。春秋以來。用捨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

也。而不足於此。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

考實。越既滅吳。范蠡以爲勾踐爲人長頸烏

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乃以其

徒屬潛與浮海而行。至齊。變名陶朱公。

父子力營千金。散而復積。初臨行。以書
遺文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
烹。越王爲人長頸烏喙。云子可以去
矣。

程篁墩曰。巧於立言。貴蠡確當。筆調新雅。不羣

范增此篇與賈誼論

蘇東坡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有見曲折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

二蘇文範

卷七

王

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雪也增之去當以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義帝命宋義爲上將號曰卿子冠軍後爲項羽所殺陳涉初起兵假借義帝之名感動人心楚懷王入秦無罪而亡秦之罪在秦不在楚也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

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此一段最妙乃無增年已七十合則畱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結尾反詰之爲人傑正如韓文公評屈原論以擊不遺餘力結

二蘇文範

卷七

王

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此一段最妙乃無增年已七十合則畱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結尾反詰之爲人傑正如韓文公評屈原論以擊不遺餘力結

又論之曰
若斷人之過攻人之惡
及人之善皆非老手

謝疊山曰。凡作史評斷。古人是非得失存亡成敗。如明官判斷大公案。須要說得人心服。若只能責人。亦非高手。須要思量我若生此人之時。居此人之位。遇此人之事。當如何應變。當如何全身。必有至當不易之說。如奕棋然。敗碁有勝着。勝碁有敗着。得失在一着之間。碁師傍觀。必能覆碁歷說。勝者亦可敗。敗者亦可勝。乃爲良工。東坡作史評。皆得此說。人不能知。知此者必長於作論。

三蘇文範

卷七

聖

呂東萊曰。楚新破。其勢莫危於鉅鹿之戰。秦軍萬氣盛。其時莫難於鉅鹿之戰。宋義佩上將軍印。救趙戰鉅鹿。安危存亡。急在呼吸。此何等時也。乃頓兵四十六日。不進。遣子相齊飲酒高會。不恤士卒而徇其私。義固可斬也。義不斬。趙不救。趙不救而秦乘其危。則秦益強。而楚益斃。故

三蘇文範

卷七

聖

斬義不足以過羽。特羽非斬義之人。故萬世有遺議耳。至於范增。名雖爲義帝之臣。而其心寔爲羽用。嘗觀沛公西畧地入關。乃義帝所命。而先入關者王。又義帝之約。增何爲。而固欲殺之乎。觀其言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夫沛公。義帝之手足也。而義帝之手足而欲以天下歸項王。比其心何心哉。雖謂江中之弑。增與謀焉可也。謂羽之斬義。增之所贊成亦可也。而子瞻謂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余竊謂不得乎增之心。樓迂齋曰。項羽殺宋義。便是要迫義帝。弑義帝。便是要去范增。蓋宋義是義帝所愛。義帝是范增所立。三人死生去就。最相關涉。推原得出。筆力老健。楊升菴曰。此東坡海外文字。一字一句。增減不得。句句有法。字字盡心。後生只熟讀暗

記此篇義理融明音律諧和。下筆作文必驚世絕俗。其最好處在方羽殺卿子冠軍時。增與羽比肩事義帝一段。當與晁錯論並觀。

伍子胥

蘇東坡

蘇子曰。子胥種蠶。皆人傑。而楊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瑕疵此三人者。以三諫不去。鞭尸藉館。爲子胥之罪。以不強諫。勾踐而栖之會稽。爲種蠶之過。雄聞古有三諫。當去之說。卽欲以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而去。爲人臣交淺者言也。如宮之奇。洩治乃可耳。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受誅。

種蠶之以復父讎。又安可諫不聽而去。雄不知道者。

子復讎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獨非人子乎。至於藉館闔廬。與群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勾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千。若先戰而強諫。以死之。則雄又當以子胥之罪罪之矣。此皆兒童之見。無足論者。不忍三子之見誣。故爲一言。

信他反實楚有時

考實。楚平王既殺伍奢。伍尚而伍子胥亡入

吳。事吳王闔閭。及楚平王卒。子昭王立。後子胥與孫武興兵。及唐蔡伐楚。夾漢

水而陣，楚大敗。於是吳王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楚昭王出亡，吳兵入郢。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以報父兄之讎。

楊升菴曰：爲二子分疏得好。

范文子

蘇東坡

蘇子曰：料敵勢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率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范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卻誅厲，公弑，胥童死，栾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直提破晉之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也。明月之珠，夜光之璧，無因而至前，懦夫猶或按劍而况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予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主，銳於立事，忽於天戒，日尋于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知有所悔。天欲亡之，則必先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讎，而侮其民人，至於亡國殺身而不悟者，天絕之也。此段以天奪之意，論實指晉事，說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

到此說已
盡下轉漢書
開疏主

漢高乃得難
大亦難者

唐太宗乃得
易失亦易者

主蘇文範

上開說此數
語又收入題
最是有關合變
化

張公先在天
奪之是故立
此地

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遇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喪其所守哉由是言之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皇帝之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比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略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敗足以爲國之強弱而國之強弱足以爲治亂之兆蓋有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棲而勾踐以伯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號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虢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彼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

之智過於趙宣子遠矣

考實○鄢陵之役楚晨壓晉師而陣諸將請從

之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

目子及殞命

呂東萊曰議論最當援引極切有筆調可誦

方正學曰此因文子諫鄢陵之役而死而推極

晉之禍由於鄢陵乃天絕之也歸美文

子之智上

商素菴曰晉厲以鄢陵之功而驕夫差以黃池

主蘇文範

卷七

宋

之會而驕號公以桑田之勝而驕而三國衰亡之兆正在於勝之之日坡公平生議論每每歎賞范文子其愛國之意蓋可見也無亦爲介甫用兵而發此論乎

蘇東坡

論秦而罪及太史公亦極公之深文

蘇子曰此皆戰國之游士邪說詭論司馬遷闇於大道取以為史吾嘗以為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少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則司馬遷之罪也此段言鞅之變法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

三蘇文範

卷七

七

政刑十年不為聲色敗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强乎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狼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一段論鞅之罪而功罪各有歸極當至於桑弘羊斗筭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

許二子之術
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甚甘心焉

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一段論弘羊許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汚口舌書之則汚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甚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已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為商鞅桑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者專

三蘇文範

卷七

辛

以天下適已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其所為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服寒食散豈不幸哉而我獨何為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人主耳心於二子之術以用商鞅桑弘羊之術自禍即服寒食散者類也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考實○商鞅用於秦變法定命行之十年秦民

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

勇於公戰怯於私鬪素人富強天子致

胙於孝公諸侯畢賀

何巨川曰長公見當時執法之禍裂骨慘肝知

宋必播越也故借商君論明目張膽極

言人主用言利之臣未有不破國亡宗

者劉切痛烈

陸貞山曰論商君變法禍秦而及弘羊之言利

三蘇文範

卷七

辛

歸罪於太史公作傳之謬觀內外司馬

光一段話有激乎其言之也末用何晏

殺身事結證商鞅弘羊未有不亡國破

家議論酸刺痛切

蘇太史公叙
事法

周瑜雅量

蘇東坡

曹公操聞周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

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

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乃布衣褐巾自托私行

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幹字翼良苦遠涉江

湖為曹公作說客耶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

隔別遙聞芳烈故來叙闊并觀雅規而云說客

無乃逆詐矣乎瑜曰吾雖不及夔夔與虞時曠曠與虞時

師曠音之樂曠音之樂聞絃賞音足知雅曲後三日瑜請

三蘇文範

卷七

辛

幹同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燕示

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

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

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嬰復出猶將

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小生所能移乎幹笑

而不言還稱周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

之士以此多之蘇子曰曹孟德操字孟德所用皆為人

役者也以子房待文若然終不免殺之豈能用

公瑾瑜字公瑾之流度外之士哉

楊升菴曰余平生最愛這一段慷慨風度因欲
廣蒐此類著一書名英雄覽有志未就
也東坡亦同此心故錄之耳

顏觸巧於安貧

蘇東坡

顏觸與齊王遊食必大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
麗都觸辭去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實貴
也然而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
尊遂也遂達然而形神不全觸願得歸晚食以
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真正以自
娛嗟乎戰國之士未有如魯連者仲連不肯帝
欲封之辭乃以千金為連壽連曰所貴天下顏
士者為能排患難解紛亂而無取也遂辭去顏
觸之言者也然而未聞道也晚食以當肉安步

一揚一抑

三蘇文範

卷七

七

此是事議處
說奇觸此
東坡自為地
步
刺進出心
事

以當車是猶有意於肉與車也晚食自美安步
自適取其美與適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為哉雖
然觸可謂巧於居貧者也未饑而食雖入珍猶
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珍惟晚食為然觸固巧矣
然非我之久於貧不能知觸之巧也

楊升菴曰顏觸巧於安貧此文亦巧於說意

嘉樂齋三蘇文範卷之七

嘉樂齊三蘇文範卷之八

成都楊 慎用脩甫原選

公安袁宏道中郎父參閱

制科

應試策

蘇東坡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
惟寡昧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
夜寐於茲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
關政尚多和氣或整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

朕承祖宗至
治不加進作
第一段
夙興夜寐至
於數者多作
第二段

三蘇文範

卷八

十一

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
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
罕可封之俗士忽偕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
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
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
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縲繫者衆愁歎者
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蝕於朔
淫雨過節燠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勝溢永
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事

京師諸夏至
治差不展作
第四段

推尊前世至
治差不同作
第六段

王政所由至
義之小雅作
第七段

卷八

十一

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
脩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
月伐鼓教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因
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則王教
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治當
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摘姦或曰不可
撓獄市推尋前世探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
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
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由形於詩道周公豳詩
王業也而繫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
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
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
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
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
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國法有九府之名
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疆國尊君重朝彌災
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
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

王政所由至
義之小雅作
第七段

王政所由至
義之小雅作
第七段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此段見言

引有議論

主蘇文範

名不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此段見言勢之方其無事也雖齊威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豎才易牙至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疎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程元振思功官能致上狼狽出幸及徵兵禦吐蕃李光弼等是元振居中莫有主者博士柳伉

主蘇文範

主

言為真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求名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為是名也臣敢不為是實也自首至此是策冒以下將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為志勤道遠治不加進此速策問語臣竊以為陛下即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偽不為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為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為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為哉今也猶以道遠為歎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盡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耶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居而無為耶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之不勤者竊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

主蘇文範

四

此古今通意

金書有傳

三蘇文範
卷八
五

此古今通意

此古今通意

夷則兵不强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第一端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為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為聳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謂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躡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第二端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其事未治其人未用雞鳴而起日吾今日為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為某事其事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

此古今通意

三蘇文範
卷八
六

此古今通意

此古今通意

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此止是伏惟制策有風興夜寐於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蓋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微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偕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縲繫者衆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為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為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向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向之數十條為已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常若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

翻刻欲仙

長野集經調

蘇文範

錢佐敬日役
米飽得之
即能化之
也初和托出
千古老奸何
處在法

八筆開經

文口

輻是也。威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有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為。則夫向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已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以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已。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政不舉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為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要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奈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此第二段前

凡以此也。又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畫作十條。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

正是切要事

民無地則利子則地廣
人稱則害在
關此古今不
易之規也

蘇文範

八筆開經

通破諸事
皆是難也

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為臣。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關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整乎。第一條對

至四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饑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為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徒饑寒之民。則無有不愧矣。第二條對田野

雖開邊境已安而兵不得徵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為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為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之為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

今之不振河
亦坐此

不人其計
痛故苦境

敵兵一開獨
詳

蘇文範

卷八

九

為絕域異方。曾不敢近。而況於取之乎。然臣以為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疆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腿。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若未始有

見諸原書則
方今河套工
止以注此事

益盡有開修

八葉開計

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沿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為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沿邊之民盡為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期。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暇乎。第三條對邊境雖安二句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為外有不得已之

論者數百相

八葉開計

入葉開計

蘇文範

卷八

十

二處。內有得已。而不得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銀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為費豈勝計哉。今不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第四條對利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過。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為敗也。第五條對軍冗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

從違者官
三覆其戶

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為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為差。而以難易為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為其難。而不才者常為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為此者。固有待也。使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為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

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其
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第六條對官冗序

序與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為庠序者禮樂既

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

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為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

此而求其可封責其偕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

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

而況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

況從而罰之乎今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

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為賞罰者

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

第七條對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至文法為拘八句夫禁防未至於煩多

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為市也叙法不為寬濫而

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而論其久近也縲繫

者眾愁歎者多凡以此也此三條對禁防繁多

二條風興與解至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

數見乃六月壬子日蝕於朔淫雨過節煥氣不

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爰

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爰

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
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

傳五行志以為對直以意推之夫日蝕必是陽

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

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為一交交常朔則食交

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蝕或不蝕則陽氣

之有強弱也今夫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

必其弱者也其不疾者必其強者也道之險一

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蝕非食之日而

後為蝕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

其未蝕也為無災而其既蝕而復也為免咎臣

以為未也特出於險耳此對仍歲夫淫雨大水

者是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為

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

為噓噓之氣溫然而為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

為噏噏之氣冷然而為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

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噏也夏

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

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

即此歸筆於
野政

前分二項對
又以二句總
括實下有所
結杜生之致
○入案問語

三蘇文範

卷八

五

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為淫雨大水
猶人之噓而不能喻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
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驚驚而益加其禮蕩然
與天下為咻响溫煖之政萬事墮壞而終無威
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喻此淫雨大
水之所由作也此對注兩天地告戒之意陰陽
消伏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
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脩而
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
抹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因報重其考
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
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
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
欲以立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為
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五事
一者也是故有眚而有蒙有極而無福日五
福皆應五福一壽二富三康寧四攸好德五考
終命六極一凶短折二疾三憂四貧五

參千古疑意

正六之篇

三蘇文範

卷八

五

此亦自知其疎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
之論備矣以為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
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人事也若夫祭音社
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
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奮夫馳
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
鼓揀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
之以為仲尼誅齊優之月孔子相魯定公會齊
司請奏四方之樂孔子進曰孫君會好夷狄之
樂何為至此景公麾之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
優倡侏儒戲而前孔子進曰匹夫樊惑諸侯罪
歸還魯魯固君子之所無疑也對仍歲以來至
此止是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根本則正教
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
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純
為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為汙雖
無禁令又何憂乎對京師諸夏之根本至豪右
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
撓姦或曰不可撓獄市而此皆一偏之說不可

此論極快絕

人策問房

有折焉

引治安策點

此在如此

此在如此

此在如此

此在如此

此在如此

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為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為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為撓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為撓姦則夫曹參者是漢通逃主也。對治先內至不可撓獄。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探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頌。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竊以為不然。孝文之所以為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而其所以為失者。則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於興禮樂。繫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其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不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

明皇天寶十
五年四月
北與安祿山
逼上竄費如
而不疑以祿
山東河東節
度使領三鎮
逐及陷東京
稱帝此病聖
安微無防之
驗也

王肅末範

勸勇了義
人策問房

見孝文之富頌而以為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為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徹去禁防。而為天寶之亂也。對推尋治奚不同在此。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於詩止是第六段。道周公幽詩。王業也。而繫之國風。宣王北伐。大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為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幽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為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二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大小也。對王政所由至載之小。伏惟制策有雅在此止是第七段。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眾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貢之內史。宰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為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虛贏利害。陳平所

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鎛。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爲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爲有宰相之風矣。
對周以家宰制國用至不宜兼于宰相有此止是第八段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扶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

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國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昭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大府。

據伯敬曰此策但作留不復作結仍舊策結之小作一收一起筆端變化

小府。泉府。王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周成王七年太公望立九府國法古今便之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土。以爲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爲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對錢貨之制至五均之凡義在此止是第九段陛下之所以策臣。堵大略如此。而於其未復策之日。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彌災致祥。收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爲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

此是出下權好則知議自

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舉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對富人強是第十段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退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進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舉。

借物議以攝
切人主

主蘇文範

卷八

主

之總

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為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為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難入，以為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宮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臣謹對。

夫天下者君有也，至末是一篇

東坡云：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久；真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也。東坡之自名如此，觀此文可以知其蘖矣。至其披瀝忠盡，真言人之所不敢言者，而又區處周密，切中事情，即劉蕡賈誼何以

主蘇文範

卷八

主

過之。仁宗讀東坡伯仲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仁宗之能受盡言如此。豈漢唐之主所可比擬者哉？王槐野曰：東坡制科策，及上神宗皇帝書，其綜核世務，切中人情處，學賈誼治安三策，其柔行緩步，感發警悟處，學范雎上秦王書。

鍾伯敬曰：語激而氣平，意廣而事確，告君之體，自宜如此。○長篇若不可了，使人讀之，唯恐其了。又未嘗不了。篇法濤泊，化工之妙，不可思議。

擬對士策

蘇東坡

一舉後者傾
囊則出而
有山焉海
之亦可為
劉松樓

鍾伯敬曰
心無可奈何
之言却是至

珠

潘震林曰
學兩漢家
步驟而無
擬之建所以

士蘇文範

入矣而况於
疏遠愚陋者
乎此臣之所以
大懼

亦見之義之

入策問語

志當於大雅

亦當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
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
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
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
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先
君虛靜然後聽言今臣竊恐陛下先入之言已
實其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
欲豈切語皆
指安石事則雖有皋陶益稷為之謀亦無自
入矣而况於疎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
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語以亡軀則非臣之所
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
事得其序上三句問語下以一及一大百官之
所以得其職者豈聖主人人而督責之萬事之
所以失其序者豈聖主事事而整齊之哉亦因
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今刑獄舊法不以
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
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

入策問語

至當之言不
虛之理

實真至

士蘇文範

入矣而况於
疏遠愚陋者
乎此臣之所以
大懼

亦見之義之

入策問語

志當於大雅

亦當

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
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謂
夫其序矣聖策曰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
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之言及此是天下
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為之未服而
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成不以言
理之所在以為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
則信今為政不務脩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
之威劫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
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
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
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
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
諸役並興號為新法詔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
而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
此夫陛下苟誠心乎為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
信苟誠心乎為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信且事
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賄枉法入必謂之賊非其
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

極言寤悟

錄曰冷語正
可折刑公物

凡書苗不可
欺天下有為

三蘇文範

引事安切不
為浮談

銅伯敬曰勇
以上于信不

不欺

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

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令出息。凡人為善。不自

譽。而人譽之。為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為善

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

下以為利。陛下以為義。天下以為貪。陛下以為

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

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為文書。以曉告

四方。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小

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為之。則其弊必至於

不敢為。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

世有好走馬者。一為墜傷。則終身徒行。何者。慎

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

出於慎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

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

人不信。陛下亦不自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

訓注。其志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

不能復振。唐文宗與李訓鄭注密謀誅宦官。計

即從橫山一

事見經發者

必歟

風指時弊即

大沙彌來流

薄風度

三蘇文範

應上信不信

應安石不信

君以慎重

而甚切

人其間語

行文書。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

而。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

過者。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童

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曆以來。莫之敢發者。誠未

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

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

民。困於飛輓者。三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

復為之歟。為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

則橫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

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

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卹人言。持之益

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

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

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

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

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

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

此段引王于
運漸通境

移引四事
差而整

上蘇文範
所與謀更用
八正仁宗病

是不當連連
是官官爭執
時所也

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
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免首領
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
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
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贄曰將相和
調則士豫附劉向曰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
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返求
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眾也久矣古
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
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眾言不過斥逐異
議之臣而更用人耳心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
起東漢黨錮之獄漢桓帝時張成教子殺人李
交通官宦官教成弟子等上書告廣等與
案經三府遂下獄連杜密多士何畏而不言哉
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
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疎哉古之求治
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群
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以

段段分疏意
極詞古且極
變化錯綜之
文

申明上致和
致刑

上蘇文範
辯劉明倫如
深文光振吏
手

入渠問語
微得妙

人性為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說者又以
為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群飲
者殺勿失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臣請有
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
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及三族漢除肉刑
漢文帝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
少女緹縈上書曰父為吏稱廉今生法當刑
妾傷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
自新無由妾願沒入官為婢以贖父刑使得自
新天子憐之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
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陛下將變今之
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宥過無大
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於今守之豈獨
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群飲者意其
非獨群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
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遇者皆
執而殺之可乎上五句出夫人相與飲酒而輒
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
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眾矣擇之之道必有本
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

信子猛鄭公
以貴安石肯
為海有殊

上橫引此又
連筆

主蘇文範

每言安石之
不容于衆

信伯教曰此
為對公

明以猛為前書左丞李威勸堅以國事任之堅

兄事之而三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

信唐太宗初即位日今承大亂之後恐民未易

律漢雜伯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化而不欲耶

魏徵日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湯放桀武王

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耶上卒

從徵言是歲斗粟三錢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

取給于道路帝謂羣臣曰此魏徵勸我凡今之

人欲陛下達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而陛下

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歟臣願考

古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而謀

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

過數人固不言天下之不信且服也今天下有

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

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衆未有不

公而說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

不知所稅駕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

憂矣不遑假寐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

楊升菴曰忠懇惻款吐露殆盡且酷似徐幹劉

歆奏疏步驟

策略并序

蘇東坡

臣聞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

也蓋有以一言而興邦者有三日言而不輟

者一言而興邦不以爲少而加之毫毛三日

言而不輟不以爲多而損之一辭古之言者

盡意而不求於言信已而不役於人三代之

衰學校廢缺聖人之道不明而其所以猶賢

於後世者士未知有科舉之利故戰國之際

其言語文章雖不能盡通於聖人而皆卓然

近於可用出於其意之所謂誠然者自漢以

來世之儒者忘已以徇人務爲射策決科之

學其言雖不叛於聖人而皆泛濫於詞章不

適於用臣嘗以爲鼂董公孫之流皆有科舉

之累言有浮於其意而意有不盡於其言今

陛下承百王之弊立於極文之世而以空言

取天下之士繩之以法度考之於有司臣愚

不肖誠恐天下之士不獲自盡故常深思極

慮率其意之所欲言者爲二十五篇曰略曰

策

集

此口如此主
意方是不欺

別日斷雖無足取者而臣之區區以為自始
而行之以次至於終篇既名其略而治其別
然後斷之於終庶幾有益於當世

主蘇文範

卷八

主

六十二

策略一 自斷

蘇東坡

此先以人主
自斷為策略
之始下四篇
指其事而言

有國圖

主蘇文範
先見之識思
變之言

重發前語正
所謂不知其
然而然

謂慮慮好

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
人以為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
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
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
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
其於害民蠹國為不少矣然其所以為害者有
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此段言有亂之
形者易治以照
下難治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
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
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
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此
言有亂之勢無亂之
形者難治正補時事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
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
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
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
下不交民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
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

立論第六

醫論

扁鵲可及之
形可及之勢

三蘇文範

略說正意

引證痛切

夫醫之治病。察脉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為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為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日君之疾在肌膚。桓侯不聽。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腸胃。桓侯不聽。居十日。扁鵲復見。扁鵲復見。望桓侯而還走。居五日。桓侯病之所候。痛索扁鵲。扁鵲已逃之秦矣。其病之所

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為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疎乎。方今之世。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此段以醫治病喻今日。當振刷自立。不可怠惰。

西漢為戒。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橫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宴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

孟子之宗
法天之德
有根據論

明說正意

三蘇文範

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雖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為日月。其文為星辰。其威為雷霆。其澤為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此段言天之動而不息。人主當如天。然則斷然有立。正一篇主意。為人主不

先自斷於中。群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為先。而後論所以為立之要云。

文章精義曰。孟子公孫丑下篇首章起句。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下分三段。第一段說天時不如地利。第二段說地利不如人和。第三段說人和而歸之得道者多助。一節高似一節。此自是作文中大法度。予按東坡應詔集中所載論

二十五篇策二十五篇體段各變而間架結構多原於此特其行文飛揚出沒不可蹤跡耳

楊升菴曰韓退之云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為之禍至而不知此策則曰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皆臣子靖獻之格言而終則勸其君以如天之動於上而斷然有立不可如西漢之末怠惰而不振

也情理切到

屠長卿曰末一段是主意前面文勢暢達借客形主處及以疾喻治處俱好

策略二

蘇東坡

天下無事久矣以天子之仁聖其欲有所立以爲子孫萬世之計至切也特以爲發而不中節則天下或受其病當寧而太息者幾年於此矣蓋自近歲始柄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滌慮以聽朝廷之所爲然而數年之間卒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此其故何也二虜之大憂未去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此段言欲成天下之憂聞之師曰應敵不暇不可以自完自完不暇

不可以有所立自古創業之君皆有敵國相持之憂命將出師兵交於外而終不失其所以爲國者故其兵可敗而其國不可動其力可屈而其氣不可奪今天下一家二虜且未動也而吾君吾相終日皇皇焉應接之不暇亦且爲執事者不取也昔者大臣之議不爲長久之計而用最下之策是以歲出金繒數十百萬以資強虜此其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也而議者方將深罪當時之失而不求後日之計亦無益矣臣雖

歲時空費而
卒無益故所
以待三虜者
不可不早為
之計

漢中宋弊

此當時醒夢

唐制川日不
用雖然二字

不肖竊論當今之弊蓋古之為國者不患有所
費而患費之無名不患費之無名而患事之不
立伏下勾今一歲而費千萬是千萬而已事之
不立四海且不可保而奚千萬之足云哉今者
二虜不折一矢不遺一鏃走一介之使馳數乘
之傳所過騷然若人為之不寧大抵皆有非常
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以觀言之所答於是
朝廷洵然大臣會議既而去未數月邊陲且復
告至矣由此觀之二虜之使未絕則中國未知

三蘇文範

卷八

三

息有之所而况能有所立哉臣故曰二虜之大
憂未去則天下之治終不可為也中書者王政
之所由出天子之所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
其他者也非至逸無以待天下之勞非至靜無
以制天下之動是故古之聖人雖有大兵役大
興作百官奔走各執其職而中書之務不至於
紛紜今者曾不得歲月之暇則夫禮樂刑政教
化之源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嚮道者何時而議
也千金之家久而不治使販夫豎子皆得執券

新編

吳越春秋數
言此蓋此史
漢更老

趙盾與吳之
街有唯其事
各在王

八論下體俱
各在王

三蘇文範

卷八

三

以謀其所負苟一朝發憤傾圉倒廩以償之然
後更為之計則一簪之資亦足以富何遠至於
皇皇哉此段言欲免二虜之臣嘗讀吳越世家
觀勾踐困於會稽之上而行成於吳凡金玉女
子所以為賂者不可勝計既反國而吳之百役
無不從者使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春
秋貢獻不絕於吳府嘗竊怪其以蠻夷之國承
敗亡之後救死扶傷之餘而賂遺費耗則不可
勝計如此然卒以滅吳則為國之患果不在費
也應前為國者不彼其內外不相擾是以能有
所立使范蠡大夫種二人分國而制之范蠡曰
四封之外種不如蠡使蠡主之凡四封之外所
以待吳者種不知也四封之內蠡不如種使種
主之凡四封之內所以強國富民者蠡不知也
二人者各守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勞而滅吳
其所以賂遺於吳者甚厚而有節也是以財不
匱其所以聽後於吳者甚勞而猶時也是以本
不搖然後勾踐得以安意肆志焉而國固在

一經王意本

其不特策

領註

二十蘇文範

經以古人待

敘事得子夫

其指掌中矣。應前創聖本今以天下之大而中書

常有蠻夷之憂。宜其內治有不辦者。故臣以為

治天下不若清中書之務。中書之務清則天下

之事不足辦也。今夫天下之財。舉歸之司農。天

下之獄。舉歸之廷尉。天下之兵。舉歸之樞密。而

宰相特持其大綱。聽其治要而責成焉耳。夫此

三者。豈少於蠻夷哉。誠以為不足以累中書也。

今之所以待二虜者。失在於過重。此言欲清中書之務者在

十設行人古者有行人之官。掌四方賓客之政

當周之盛時。諸侯四朝。蠻夷戎狄莫不來享。故

行人之官。治其登降揖讓之節。牲芻委積之數

而已。至於周衰。諸侯爭強。而行人之職為難。且

重。春秋時。秦聘於晉。叔向命召行人子員。子朱

曰。朱也。當御。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

幸而集。秦晉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其後楚伍員

奔吳。為吳行人以謀楚。而卒以入郢。西劉之典。

有與屬國。故賈誼曰。陛下試以臣為屬國。請必

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管其背。舉

長壽後接

專設一官以

制屬國中書

之務可清而

應策勢

使若相知此

議何患二虜

之不來享來

王故疏廣出

金縢以資廣

者何果特餅

鉅以止兒啼

悔不止于亦

不止也

二十蘇文範

卷八

匈奴之眾。惟上所令。今若依倣行人屬國特建

一官。重任而後責之。使宰相於兩制之中。舉其

可用者。而勿奪其權。使大司農以每歲所以餽

於二虜者。限其常數。而預為之備。其餘者朝廷

不與知也。凡吾所以遣使於虜。與吾所以館其

使者。皆得以自擇。而其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

塞之請。亦得以自答。使其議不及於朝廷。而其

間服。則收羅天下之俊才。治其戰攻守禦之策。

兼聽博採。以周知敵國之虛實。凡事之關於境

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則天子與宰相。特因其能

否。而定其黜陟。其實不亦甚簡歟。今自宰相以

下。百官汎汎焉。莫任其責。今舉一人而授之。使

其日夜思所以待二虜。宜無不濟者。然後得以

安居靜慮。求天下之大計。唯所欲為。將無不可

者。

楊升菴曰。文字凡三大段。第一段言欲成天下

之治者。在於去二虜之憂。第二段言欲

釋二虜之憂者。在於清中書之務。第三

段言欲清中書之務者。在於設行人屬國之官。然文脉自相通。斷而不斷。

陳白沙曰。此策反覆。只處置二虜。蓋宋時之患。

在於歲奉綰幣。而不能弭其無厭之求。

故言患二虜。要在清中書之務。專行人

之官。中書之務清。使之得安坐議政。而

一切蠻夷事。不使與知。則內不擾而有

以制乎其外。行人之職專。不使宰相奪

其權。凡一切遣使館使之事。悉以付之

三蘇文範

卷八

聖

則外不擾。不至勞乎其內。如越之行成

於吳。使范蠡主四方之外。而大夫種主

四方之內。則何虜之足憂。意方而文圓。

大有筆力。

策略三 任人

蘇東坡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

不相爭。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踈。然後天

子得優游無爲。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

本非中國之大患。而每以累朝廷。是以徘徊擾

攘。卒不能有所立。今委任而責成。使西北不過

爲未誅之寇。則中國固吾之中國。而安有不可

爲哉。於此之時。臣知天下之不足治也。請言當

今之勢。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

三蘇文範

卷八

聖

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當立

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

某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

於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

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於覆敗死亡。相繼而

不悟。豈足怪哉。此段把任法任人二意說而昔

者漢興。因秦以爲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

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咨嗟歎

息。以立法更制爲事。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爲聖

唐荆川曰無
道善惡嚴密
此為疎務各
自為體

此拘泥不通
之說宜坡老
以為棄益也

不此說正中
即不用分石
之心矣

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
變改以惑世主臣竊以為當今之患雖法今有
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
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凡幾變矣天下之
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議患天下
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為之法曰
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患天下
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為之法曰
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為有罪此二者其
名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
致天下之大治臣竊以為過矣此段言變
法之弊夫法
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奸
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
存其大略而付之於人苟不至於害民而不可
強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
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用其心
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二人而已湯以伊尹文王
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

三蘇文範

卷八

聖

法

即是不測
不可信也但
不激激

此段轉入深
處

當時之任人
如此者惟尹
不信而臣難
測也

金石正如此
以切末事

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
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愛可
也其所欲誅雖其讐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
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
區區之小數以絕天下之豪傑故雖有國士而
莫為之用此段言用
人之弊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
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於人君顧恐功未及
成而有所奪祇以速天下之亂耳鼂錯之事斷
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
人主之威者是亦其所挾者不其大也斯固未
足與有為而沉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
苟人主不先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
孰從而發哉慶曆中天子急於求治擢用元老
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
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
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喧嘩以至於逐去曾
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
此推原所以
居今之勢而欲納天下之至治非
不敢輕發

三蘇文範

卷八

聖

法

宋之積弊盡此矣

古之人法不測而示可信者如此

好話只不切於度

上提引正信當時任人之

唐荆川云一

三蘇文範

卷八

策

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上三句皆看今不臣以為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是非。務盡其心。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諛言之所由興也。是故先主拒關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符堅斬樊世。逐仇騰黜席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

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而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此言任人之法當如古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執政之臣。所以欲為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為之信。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顧不然。雖得賢人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楊升菴曰。此策欲人君任人以立法。把立法任人。二意說得交錯盤繞。如奇花吐重華。惟見其妍。而不見其繁雜。

策略四 破庸人之論

蘇東坡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已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湧飄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駁駁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

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闕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而有水患也。而以爲沼沚之可以無憂。是烏知夫舟楫灌溉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爲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

三蘇文範

卷八

策

李卓吾曰。妙絕。

一發說得盡。

知篇解
其意却解切
中則解
善字是一篇
看能轉語每
用一句義起
三蘇文範
卷八
不為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辯其榮辱之等使之
踴躍奔走皆為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
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為而得則天子誰與
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
此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
下可為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為
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
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獵取其近
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為而已矣夫寬深不測

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
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
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
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
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為不測之量不
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
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為之謀才者得為
之用後之君子務為無間夫天下誰能入之此
言上之人不必託言寬深不測之古之所謂中
庸者蓋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
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為眾人之所能為
斯以為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謂鄉原也一鄉
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同乎流俗合
乎污世曰古之人何為蹢躅涼涼生斯世也為
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
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
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見欲得狃者而見之
曰狂者進取狃者有所不為也今日之患惟不

蘇文範

取於狂者。獨者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獨者而與之。然則浮鴈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獨者之賢也。此段言下之人不必借言中庸之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唐荆川曰。此篇前後各自為斷。落起伏與夾塞。蔽同。

陸貞山曰。音調清亮。筆勢雄傑。有穿雲裂石之

蘇文範

卷八

聖

聲有冲霄貫日之氣。

蘇東坡

策略五 深結天下之心

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為泰山。危而為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此段言理勢如結天下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歛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群臣相率為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為而

蘇文範

卷八

聖

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此段說天子但知其安而不知其危意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為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此句照上扞格而難操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為之朝聘會同宴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獵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為未也而五載一巡狩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為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扞格而難操也又照上扞格而難操及至後世壞先王之

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為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為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為議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佞倖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自昔有下至此皆翻前意言習之利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角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為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于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能舉而移之不用尺兵寸鐵而天下解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有嘗試擠投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此言漢高祖及其子孫生於深宮

之中而徂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
疎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為近憂而
常為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此言漢末世不習之
害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
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
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
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為崖岸當
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
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賢至今非有文
采綠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
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
臣愚以為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又安怠惰
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
天子所恃以為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
且以熟觀其為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
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為政民
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
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

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
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
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
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
然入主之為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率然召
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
務自激發為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
而不修飾此五事凡曰召論曰召問曰召見曰問曰訪皆所謂習也欲結天下之心策果無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卹民之
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
而不可與為不善亦將賢人眾多而姦吏衰少
刑法之外有以太慰天下之心焉耳
楊升菴曰宋勢趨乎弱矣人主少雄覽之權臣
下無卓犖之論尊卑相闊絕人法不相
得而朝廷鯁鯁過計惟二虜為憂奉虜
之使如奉驕子縉幣日增而司農帑儲
之費日若不足故長公發憤而為此論
其先後次第之間良有深意始乎獨斷

終乎泰交。自主德而外。又先倦倦於和虜一事。儘蒿心憂國者。嗟嗟斯患也。古今之通患也。獨宋室耶。

湯霍林曰。言射弊處。皆借古爲喻。凡三大段。文法甚巧。後五事亦叙得好。

袁中郎曰。此篇主意。通上下之情。間架整。波瀾闊。議論佳。可爲策格。作散文。生疎苦於斷續不連者。或語句費力者。熟讀不患不進。

成都楊 慎用脩甫原選
公安袁宏道中郎父參閱

制科

策別 并序例

蘇東坡

臣聞爲治有先後。有本末。嚮之所論者。皆當今之所宜先。而爲治之大要也。若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臣請列而言之。蓋其總有四。其列有十七。所謂其總四者。一日課百官。二日

安萬民。三日厚財貨。四日訓兵旅。此之謂其總有四。一日課百官。所謂課百官者。其別又有六焉。一日厲法禁。二日抑僥倖。三日決壅蔽。四日專任使。五日無責難。六日無沮善者是也。二日安萬民。所謂安萬民者。其別又有六焉。一日敦教化。二日勸親睦。三日均戶口。四日較賦役。五日教戰守。六日去姦民者是也。三日厚財貨。所謂厚財貨者。其別又有二焉。一日省費用。二日定軍制者是也。四日訓

兵旅所謂訓兵旅者其別又有三焉一日蓄財用二日練軍實三日倡勇敢是也別而言之十有七焉故謂之策別

厲法禁 課百官之一 蘇東坡

此以實事作對照說

以實事作一賓主

三蘇文範

卷九

三

昔者聖人制為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上之為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下之為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尚書註曰古之世官夫惟聖人為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於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所以為得者用法始於貴戚大臣而後及於疎賤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雖取商鞅韓非之刑但取其術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不止由此其故

將小形大

端摩大吏情
事委典

王蘇才範
精神眼目處

法以字行
不一大夫
口故此段特
解之與上段
其一節

也。此段援引總言聖人罰。今夫州縣之吏受賂以鬻獄其罪至於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至於嬰木索受笞箠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冒行之。下得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夫大吏之為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畏強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為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減者至於罰金蓋無幾矣夫過惡暴著於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鹵莽於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將有所不避而況木索笞箠哉。州縣之吏至此是發明小吏也。方今法令至煩觀其所以防姦之具一舉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於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

李卓吾曰此
公自己心事
安可與俗人
言哉

唐荆川曰
此言先與
推分兩四件
事說得如此

王蘇才範
變化

以下二段叙
首免勿推以
結屬法某

結後

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至重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隄防之者甚密夫所貴乎大臣者惟其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矣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為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其不疑而輕犯法則固已不容於誅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訊鞫論報如士庶人之法斯以為刑不上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蒞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其所謂歷者而至於館閣之臣出為郡縣者則遂罷去此真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奈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爵減罪此段詳言法不以小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開盜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歟天下惟無罪也是以罰不可得而加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罰則何以令天下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既以舉之而詔曰勿推此何為者也聖人為天下豈容有此曖昧

而不決故曰厲法禁自大臣始則小臣不犯矣。
楊升菴曰此篇段段警策。○宋家三百年誅戮
不及大臣所以遠過漢唐公此策大謬。

然其文字自佳。

王鳳洲曰奇構妙句超脫不群是蘇家得意文
字。

抑僥倖

譯百官之二

蘇東坡

關口便得大

此段范氣
極非蘇文本
色

王蘇文範

卷九

七

切中時事

論古今之弊
自強

夫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我而不牽於衆人之
論也。天下之學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貴如
從其欲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
是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
所吝也爵祿出於我者也我以爲可予而予之
我以爲可奪而奪之彼雖有言者不足畏也天
下有可畏者賦斂不可以不均刑罰不可以不
平守令不可以不擇此誠足以致天下之安危
而可畏者也我欲慎爵賞愛名器而囂囂者以
爲不可是烏足惜哉國家自近歲以來吏多而
關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
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三人者無事而
食也且其蒞官之日淺而開居之日長以其蒞
官之所得而爲開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
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古之用人其取之
至寬而用之至狹取之至寬故賢者不隔用之
至狹故不肖者無所容記曰司馬辯論官材論

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然則是取之者未必用也。今之進士自二人以下者皆試官。夫試官者豈一定之謂哉。固將有所廢置焉耳。國家取人有制策。有進士有明經。有詞科。有任子。有府史雜流。凡此者雖衆無害也。其終身進退之決在乎召見改官之日。此尤不可以不愛惜。慎重者也。今之議者不過曰多其資考而責之以舉官之數。且彼有勉強而已資考既足而

主蘇文範

卷九

人

三

舉官之數亦以及格。則將執文墨以取。必於我雖千百爲輩。莫敢不盡與。臣切以爲今之患正在於任法太過。是以爲一定之制。使天下可以歲月必得。甚可惜也。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於吏部。吏部以其資考之遠近舉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大臣維治之。參之以其才器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而奏之以詔天子廢置。度天下之吏每歲以物故罪免者幾人而增損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

陳法之弊古今一律至欲知其爲人而不取一日之試名者

主蘇文範

卷九

九

及數而止。使其子奪亦雜出於賢不肖之間。而無有一定之制。則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將自奮勵磨淬以求聞於時。而嚮之所謂用人之大弊者亦不勞而自去。然而議者必曰法不一定要以才之優劣爲差。則是好惡之私有以啓之也。臣以爲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綱。而其出入變化固將付之於人。昔者唐有天下。舉進士者群至於有司之門。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是故有司得以搜羅天下之賢士而習知其爲人。至於一日之試。則固已不取矣。唐之得人於斯爲盛。今以名聞於吏部者每歲不過數十百人。使一二大臣得以訪問參考其才。雖有失者蓋已寡矣。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夫一定之制臣未知其果不可以爲姦也。

委婉華潤。

揚升菴曰此策深切時弊。後一段區畫處更覺

明難起觀選

決壅蔽

治府史之屬
課百官之三

蘇東坡

鍾伯敬曰言人所已言若言人所未言則有心手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謂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苛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

主蘇文範

卷九

十一

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此一句意提起下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脉理相通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

意絕高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

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

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

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

有身運藏之
蘇文範時弊
止生此

此以上支解
傑然

以無法爲害
以法爲害此
二語何等壯
快

主蘇文範

卷九

十一

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畱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此第一段言治世無壅蔽之政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姦今夫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

吏欲有所嚮而未得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此上以漢唐無法爲姦姦見壅蔽之害當決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辦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麻

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

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畱事

者至於纖悉莫不皆然符堅以戎狄之種至於

霸王兵強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爲固宜其

援引有片敘
事簡明

大下小
段略其弊
為上引下
過路處

任人以事

主蘇文範
省事屬後
填老經承諸

事之以知

然也。此第二段正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為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者之眾。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於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於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折贏虛。至於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辯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於日出。則終日為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於私第。宰相日晏而不敢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

主蘇文範

卷九

圭

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於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宴朝。而稱舜之無為。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程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此上第三段言去壅蔽之術楊升菴曰。文勢累累相貫。如走盤之珠。

專任使省官之蘇東坡

夫吏之與民猶工人之與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不齟齬而不相得是故雖有長才異能之士朝夕而去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自漢至今言吏治者皆推孝文之時以為任人不可以倉卒而責其成功又其三歲一遷吏不為長遠之計則其所施設一切出於苟簡此天下之士爭以為言而臣知其未可以卒行也此段引漢文久任法以為夫天下之吏惟其病多而未有以處也

蘇東坡卷九

是以優優在此如使五六年或七八年而後遷則將有十年不得調者矣朝廷方將減任子清冗官則其行之當有所待而臣以為當今之弊有甚不可者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觀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衝兩河之交舟車商賈之所聚金珠錦繡之所積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織紉之勞富貴之所移貨利之所眩故其民不知有恭儉廉退之風以書數為終身之能以府史賤吏為鄉黨之榮故其民不知有儒術講習

之賢大是以獄訟繁滋而姦不可止此京兆為治者益以苟且而不暇及於教化四方觀之使風俗日以薄惡未始不由此也申上言京兆府之故今夫

為京兆者戴星而出見燭而入案牘咎筆交乎其前拱手而待命者足相躡乎其庭持詞而求訴者肩相摩乎其門憧憧焉不知其為誰一訊而去得罪者不知其得罪之由而無罪者亦不知其無罪之實如此則刑之不服赦之不悛獄訟之繁未有已也夫大司農者天下之所以贏

虛計計之所從受命也其財賦之出入簿書之交錯縱橫變化足以為姦而不可推究上之人不能盡知而付之吏吏分職乎其中者以數十百人其耳目足以及吾之所不及是以能者不過繼舉其大綱而不能者惟吏之聽賄賂交乎其門四方之有求者聚乎其家此段言大司農之弊天下之大弊無過此二者臣竊以為今省府之重其擇人宜精其任人宜久凡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故何則天下之賢者不可以多得而賢者之

蘇東坡卷九

集 299--356

此騎龍手也
門人能到

大似會走馬
小上將

王蔣文範

卷九

七

本歸結本

正折

效

中求其治繁者。又不可以人人而能也。幸而有一人焉。又不久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志於天下。而欲為長遠之計者。則其效不可以朝夕見。其始若迂闊。而其終必將有所可觀。今暮月不報政。則朝廷以為是無能為者。不待其成而去之。而其翕然見稱於人者。又以為有功而擢為兩府。然則是為省府者。能與不能。皆不得久也。以上二段指出京兆司農之弊。以見當精擇久任。此段又指出不精擇久任省府之弊。而胥吏因緣為效。夫以省府之繁。終歲不得休息。朝廷既以汲汲而去之。而其人亦莫不汲汲而求去。夫胥吏者。皆老於其局。長子孫於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吏。此其相視如客主之勢。宜其姦弊不可得而去也。省府之位。不為卑矣。苟有能者。而老於此。不為不用也。古之用人者。知其久勞於位。則時有以賜予勸獎之。以厲其心。不聞其驟遷以奪其成效。今天下之吏。縱未能一概久而不遷。至於省府。亦不可以倉卒而去。更知其久居而不去也。則其欺詐固已少衰矣。

矣。而其人亦得深思熟慮。周旋於其間。不過十年。將必有卓然可觀者也。

楊升菴曰。予深喜此文筆氣絕好。當置之座隅。唐荆川曰。覽至終篇。不獨文灑。而且切中時弊。經濟之文。

王蔣文範

卷九

七

鍾伯敬曰發端奇甚

鍾曰子論獲此言蓋用法嚴明者立法必簡易易從而後可責以不從也

莊子文法化來

主客分兩段不似溫溫若眾緒然

無責難

譯百官之五

蘇東坡

無責難者將有所深責也。昔者聖人之立法。使人可以過。而不可以不及。何則。其所求於人者。衆人之所能也。天下有能爲衆人之所不能者。固無以加矣。而不能者不至於犯法。夫如此。而猶有犯者。然後可以深懲而決去之。由此而言。則聖人之所以不責人之所不能者。將以深責乎人之所能也。首段提綱先暗說職司守令自猶犯者則當察其屬者爲易能若既易能而深加罪責也。後之立法者異於是。責人以其所不能。而其所不能者不深責也。是以其法不行。而其事不立。夫事不可以兩立也。聖人知其然。是故有所取。必有所捨。有所禁。必有所寬。寬之則其禁必止。捨之則其取必得。此段暗說欲得取舉主難知之罪欲嚴失人之事。今夫天下之吏。不禁則當寬行長官易察之事。今夫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舉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其過惡重者。其罰均。此段言今日法以見其責。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今

責人以其所不能

議當食辭情狀見前清後汚長吏安得違科之哉

主客分兩段其所不能者不深責

互相牽連之弊古今俱有之

卷九

九

日爲善而明日爲惡。猶不可保。況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此一轉就言人之難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強爲善以求舉。惟其既已改官而無憂。是故蕩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舉。而又安知其終身之所爲哉。故曰。今之法。責人以其所不能者。謂此也。一縣之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者。察其屬郡者也。此三者其屬無幾耳。其貪其廉。其寬猛。其能與不能。不可謂不知也。今且有人牧牛羊者。而不知其肥瘠。是可復以爲牧人歟。夫爲長而屬之不知。則此固可以罷免而無足惜者。今其屬官有罪。而其長不卽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爲失察。其去官者。又以不坐。夫失察。天下之微罪也。職司察其屬郡。郡縣各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罰之甚輕。亦可怪也。上責長吏保舉其州縣之終身。是以難能也。此言郡縣職司各舉其屬。則

貪不能之弊
如此可以責
其所不能乎

喻貪污蠶快
心

一篇主意

主蘇文範

到宋再論
此是結不可
責以所不能
當深責以所
能三忘

易能今之世所以重發賊吏者何也夫吏之貪

者其始必詐廉以求舉舉者皆王公貴人其下

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者莫不愛其

同類等夷之人故其樹根牢固而不可動連坐

者常六七人甚者至十餘人此如盜賊質劫良

民以苟求免耳為法之弊至於如此亦可變已

乎如臣之策以職司守令之罪罪舉官以舉官

之罪罪職司守令今使舉官與所舉之罪均縱

又加之舉官亦無如之何終不能逆知終身之

廉者而後舉特推之於幸不幸而已苟以其罪

罪職司守令彼其勢誠有以督察之臣知貪吏

小人無容足之地又何必於舉官焉難之

呂雅山曰蘇文所以為妙者全在流活不羈假

如此篇意重不責舉官者而配以職司

守令之當責無沮善篇意重不絕人善

而配以絕之則不用珠聯玉合筆勢悠

長蘇文諸如此類者多正蘇文妙處

茅鹿門曰宋之舉主之法五品以上皆推天下

主蘇文範

卷九

主

以定黜陟

湯霍林曰大意謂以一日之舉而必其人終身

此遠而難料者為舉官者之所不能也

以縣長察縣屬郡長察郡屬職司察其

屬縣此近而易見者為職司郡縣者之

所能也故輕舉至連坐法惟當重監司

郡縣之長以督察其所屬之吏此之謂

不責人以所不能而深責其所能故曰

無責難

起語直說破此意不似他篇云目頭

發錢無家際

亦術字作職

士壽文範

用一節來說便見用之不

通篇主意在

如此之人且不可集此篇

無沮善者不絕論官史胥入貴蘇東坡

昔者先王之為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為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為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拔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絕其塗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既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爲既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忿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爲善無所愛惜而不爲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爲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爲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

官三善乎

有他主客互發安機固執是無文

三蘇文範

符客形主

誠官而終焉不用

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爲君子者或至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效使天下無必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此數句議論見不可使亦爲州都吏府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爲術歟後之爲政者則不然與人以必得而絕之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爲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主意在不至於不可得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辭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前段提聖人有使人不自棄今爲政者無聖人之術在用之不絕此小段言而以制策等項來形之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爲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

吏者而待之
甚早

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爲國者知其不可關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群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

主蘇文範

卷九

三

人皆而仕者
不至高位

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賞而仕者。皆得使郡縣之吏。彼知其終身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楊升菴曰。大意言鼓舞人才。當使之可得而不使其必得。如州縣吏胥府入賞而仕者。皆宜用之而不絕。彼將欣然力行而無自棄。此無沮善之道也。○妙處在主客。

蘇文範

卷九

三

交互相形。錯雜中有條理。轉換處有節制。大蘇之文。此其極佳者。

鍾伯敬曰。說得盡情。又近情。子瞻論事往往如此。

敦教化先實後名蘇東坡
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爲牢固不拔者在乎
天下之民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也昔者三
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
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
爲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爲夫民知其
所不爲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
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饑可寒而不可以與叛下
三不可字又疊用四箇可字形不此三代之所
可字文勢如江濤海浪駭聽驚眸
三蘇文範卷九
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
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
巧僞變詐無所不爲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
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蕩然無復天子
之民矣此段提引三代敦教化
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
學校之制射御之節冠昏喪祭之禮粲然莫不
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
若此無恥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試以此等教

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効使民好文而益偷飾
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
爲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
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
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
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此
言今之教化如儒者所云乃昔武王既克商散
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後使天下知
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
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
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
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御而謹之以
冠昏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
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於今
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恥儒者乃
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
揖讓盤辟俯偻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
磬希夷曄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

唐荆川曰信
義三字總括
後而許多病

李九我曰將
前信義又生
出實其言去
其食六字文
字一節詳一
節

王蘇末範

去極曰曰信
義是教化之
信
去極曰曰信
義是教化之
信
去極曰曰信
義是教化之
信

其遷善遠罪不亦難乎此言武王先其實而後
無其實而徒有其名其化民也難更看末段
結有氣脈有關係此段再援引三代泰漢名
實得失以起下當先實臣愚以為宜先其實而
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
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
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
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
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
去其貪往者西河用兵而家人子弟皆藉以為
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
復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
來諸道以兵興為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為除
去夫如是也何止民之詐欺哉此段言上人之
夫所貴乎縣官明廷之尊者為其恃於四海
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
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
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唯舍之知今
雞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

康對山曰舉
說其至微至
賤者以見當
時設官之弊

蘇雙江曰此
古今通弊
之類然

東有餘譽終
不虛信義字

王蘇末範

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私毫之利古之設官
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歛有常
限而以先期為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為能
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
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此段言上之人貪利
臣愚以為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
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
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楊升菴曰此策言敦教化者在於務實而不務
名務實而不務名在於實其言而去其
貪暗指王介甫用兵歛民二事為根何
必粉飾教民之具好似魏徵見太宗語
王守溪曰讀杜甫石壕吏篇及坡公此論可見
籍民為兵之害不如收拾強悍者養之
為兵良民雖稅歛良厚而骨肉相聚無
別離之苦此豈小事宋韓魏公亦有此
說
許穎陽曰此文直叙體然却舒徐婉轉盡文游

刃之法。

李卓吾曰三蘇文字似俗儒口語而發出切實之論。及令人抵掌。乃知真道學雖說假道學話亦自不假也。

卷九

三

勸親睦

復小宗之安

蘇東坡

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畫為井田。使其比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賑。有喜相慶。死喪相恤。疾病相養。是故其民安居無事。則往來歡欣而獄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而緩急不離。自秦漢以來。法令峻急。使民離其親愛。歡欣之心。而為鄰里告訐之俗。富人子壯則出居。貧人子壯則出贅。一國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紛紛乎散亂而不相屬。是以禮讓之風息。而爭鬪之獄繁。天下無事。則發為欺詐相傾。以自成。天下有變。則流徙渙散。相棄以自存。嗟夫。秦漢以下。天下何其多故而難治也。此無他。民不愛其身。故輕犯法。輕犯法。則王政不行。欲民之愛其身。則莫若使其父子親兄弟和而妻子相好。夫民仰以事父母。旁以睦兄弟。而俯以卹妻子。則其所賴於生者重。而不忍以其身輕犯法。三代之政。莫尚於此矣。今欲教民和親。則其道必始於宗族。臣欲

三蘇文範

卷九

三

轉下推言其故

挽頤三代是蘇文善照應處

大尊在此

此段全錄禮文

叙百世不遷之宗

主蘇文範

叙五世則遷之宗

此續前五宗

禮文止此

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

大宗有小宗故禮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

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

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

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

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

者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為大宗

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為之服齊衰九

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

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

為後則為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

者親兄弟為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為之服其

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為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

兄弟為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

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

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

禰者與大宗為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

道嫡子既為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為其庶

出復小宗之大旨

應法

主蘇文範

原原本本之論

子之宗其法止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

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

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

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無

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

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

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

其家如古人之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

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

則為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

富貴不敢以加之冠昏必告喪必赴此非有所

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

孝悌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為之糾率其勢

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

冠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於父

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嗚

呼世人之患在於不務遠見古之聖人合族之

法近於迂闊而行之其月則望其有益故夫小

後小字附錄

宗之法非行之難而在乎久而不急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楊升菴曰論宗法獨詳而文不甚曲折茅鹿門曰三代之遺言深見而文亦爽

三蘇文範

卷九

語

河見解

三代定制如此安得如今之富貴者踰前賢賤者無立像

會荆川曰叙俗事極疎爽

三蘇文範

卷九

重

均戶口 安萬民之三

蘇東坡

夫中國之地足以食中國之民有餘也而民常病於不足何哉地無變遷而民有聚散聚則爭於不足之中而散則棄於有餘之外是故天下常有遺利而民用不足昔者三代之制度地以居民民各以其夫家之衆寡而受田於官一夫而百畝民不可以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以多得一介之民故其民均而地有餘當周之時四海之內地方千里者九而京師居其一有田百同而爲九百萬夫之地山林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爲六百萬夫之地又以上中下田三等而通之以再易爲率則王畿之內足以食三百萬之衆以九州言之則是二千七百萬夫之地也而計之以下農夫一夫之地而食五人則是萬有三千五百萬人可以仰給於其中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十三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故穀常有餘而地力不耗何者均

點出術字

悲憫淋漓

變提分應

夫民之為農
起是弊一

三蘇文範

卷九

策

凡人之情起
是弊二

變提分應

之有術也。自井田廢而天下之民轉徙無常。惟其所樂則聚以成市。側肩蹐足以爭尋常。挈妻負子以分升合。雖有豐年而民無餘蓄。一遇水旱則弱者轉於溝壑而強者聚為盜賊。地非不足而民非加多也。蓋亦不得均民之術而已。夫民之不均其弊有二。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忽故而重新則民不均。夫民之為農者莫不重遷其墳墓廬舍桑麻果蔬牛羊耒耜皆為子孫百年之計。惟其百工伎藝游手游食之民然後可以

因人情而
勢左均民之

宋時楚多騰
土故子由亦
有此議

三蘇文範

卷九

策

因人情而
勢二說只可
行於宋耳

為功必因時之勢故易為力。今欲無故而遷徙安居之民分多而益寡則怨謗之門盜賊之端必起於此。未享其利而先被其害臣愚以為民之情莫不懷土而重去。惟士大夫出身而仕者徂於遷徙之樂而忘其鄉。昔漢之制吏二千石皆徙諸陵為今之計可使天下之吏仕至某者皆徙荆襄唐鄧許汝陳蔡之間。今士大夫無不樂居於此者故恐獨往而不能濟。彼見其儕類等夷之人莫不在焉則其去惟恐後耳。此其所謂因人之情。夫天下不能歲歲而豐也則必有饑饉流亡之所。民方其困急時父子且不能相顧又安知去鄉之為戚哉。當此之時募其樂徙者而使所過廩之費不甚厚而民樂行此其所謂因時之勢。然此二者皆授其田貸其耕耘之具而緩其租然後可以固其意。夫如是天下之民其庶乎有息肩之漸也。

楊升菴曰說弊處與區畫處文皆雙關時策可用此體。

茅鹿門曰文甚疎峭其顧使天下之宦游者徒
之荆襄唐鄧許汝陳蔡之間其說難行
袁中郎曰坡公經濟之學盡見於此策

較賦役

安商民之四

蘇東坡

自兩稅之興因地之廣狹瘠腴而制賦因賦之
多少而制役其初蓋甚均也責之厚賦則其財
足以供署之重役則其力足以堪何者其輕重
厚薄一出於地而不可易也戶無常賦視地以
為賦人無常役視賦以為役是故貧者鬻田則
賦輕而富者加地則役重此所以度民力之所
勝亦所以破兼併之門而塞僥倖之源也及其
後世歲月既久則小民稍稍為姦度官吏耳目
之所不及則雖有法禁公行而无忌今夫一戶
之賦官知其為賦之多少而不知其為地之幾
何也如此則增損出入惟其意之所為官吏雖
明法禁雖嚴而其勢無由以止絕且其為姦常
起於貿易之際夫鬻田者必窮迫之人而所從
鬻者必富厚有餘之家富者恃其有餘而邀之
貧者迫於饑寒而欲其速售是故多取其地而
少入其賦有田者方其窮困之中苟可以緩一
時之急則不服計其他日之利害故富者地日

茅鹿門云今
江以北每戶
止開石數而
不開田之數
數江如此
切而詳察

坡公子民話
洞悉無遺語
過如見滿民

應直

必益而賦不加。多貧者地日以削而賦不加。少又其姦民欲計免其賦役者。割數畝之地。加之數倍之賦。而收其少半之直。或者亦貪其直之微而取焉。是以數十年來天下之賦大抵清亂有兼併之族而賦甚輕。有貧弱之家而不免於重役。以至於破敗流移而不知其所往。其賦存而其人亡者。天下皆是也。夫天下不可以有僥倖也。天下有一人焉。僥倖而免。則亦必有一人焉。不幸而受其弊。今天下僥倖者如此之衆。

三蘇文範

卷九

三

三

唐制川曰

量之法其難

予目觀之非

得廉明公直

之吏則不可

行

李卓吾曰

此丈量之所

以為庶政也

不

此丈量之所

則其不幸而受弊者從可知矣。三代之賦以什一為輕。今之法本不至於什一而取然天下嗷嗷然以賦斂為病者。豈其歲久而姦生偏重而不均。以至於此歟。雖然天下皆知其為患而不能去。何者。勢不可也。今欲按行其地之廣狹瘠腴而更制其賦之多寡。則姦吏因緣為賄賂之門。其廣狹瘠腴亦將一切出於其意之喜怒。而其患益深。是故士大夫畏之而不敢議。而臣以為此最易見者。顧弗之察耳。夫易田者必有契。

唐制川曰宋時稅契法甚嚴今稅契法

契必有所直之數。其所直之數必得其廣狹瘠腴之實。而官必據其所直之數。而取其易田之稅。契也。是故欲知其地之廣狹瘠腴。可以其稅推也。久遠者不可復知矣。其數年之間皆足以推較求之。故府猶可得而見。苟其稅多者則知其直多。其直多者則知其田多。且美也。如此而其賦少。其役輕。夫人亡而賦存者。可以有均矣。鬻田者皆以其直之多少而給其賦。重為之禁。而使不敢以不實之直而書之契。則夫自今

三蘇文範

卷九

三

三

以往者貿易之際。為姦者其少息矣。要以知凡地之所直。與凡賦之所宜多少。而以稅參之。如此則一持籌之吏。坐於帳中。足以周知四境之虛實。不過數月而民得以少蘇。不然十數年之後。將不勝其弊重者。日以輕輕者。日以重而未知其所終也。

方正學曰說透情弊後處置少疎。

楊升菴曰此策雖談宋室之弊。實切中今時之弊。昔漢主父偃有陳賈誼分王之策。而

行之武帝者。安知後世無其人乎。

耿楚侗曰。夫所謂契者。人能自增損之。以稅於官。則以田之多且美者。而加輕直者。亦有之矣。予謂此策不可行於今也。惟行丈量之法。以均田。其法為差便。獨恨不得其人耳。

蘇東坡

卷九

聖

教戰守

安萬民之五

蘇東坡

直起
提學見在他
日錄有九見
先王不去兵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為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攝。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

後世輕去兵

蘇東坡

卷九

聖

論唐志兵之弊痛切而有

儒之議。以去兵為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損弊。而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參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廢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為囚虜之不服。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此段引先王不開元天寶去兵。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

士公貴人具
大小民二喻
切當病源

言至此字字
通與

二語伏下案

三蘇文範

卷九

聖

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
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
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
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
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
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
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
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
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
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扭於寒暑
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此段以
以起民不知夫民亦然今者平治之日久天下
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
鬪之事則縮頸而股栗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
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
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此
言當時不知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
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

當時事勢不
可去兵

千古名言也

痛切極合科

沈瞻略曰子
子孫文範

卷九

聖

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萬計
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
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
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
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
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陷死地則
其爲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
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
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入之在官者教
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
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
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
爲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
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
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
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
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
其心以爲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

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王陽明日。宋嘉祐間。海內徂於宴安。而恥言兵。

長公預知北狩事。故發此議論。

宗子相曰。此篇文字絕好。詞意之玲瓏。神髓之

融液。勢態之翩躚。各臻其妙。

唐元微曰。坡翁此策。說破宋室膏肓之病。其後

靖康之禍。如逆睹其事者。信乎有用之

言也。至其文閎衍浩大。尤不可及。

蘇文範

卷九

罪

王槐野曰。通篇是大文字。一筆寫成。不加點竄。

嘉樂齋三蘇文範卷之九

嘉樂齋三蘇文範卷之十

成都楊慎用諸甫原選

公安袁宏道中郎父參閱

制科

去姦民

安萬民之六

蘇東坡

自昔天下之亂。必生於治平之日。休養生息。而姦民得容於其間。蓄而不發。以待天下之變。至於時有所激。勢有所乘。則潰裂四出。不終朝而毒流於天下。聖人知其然是。以嚴法禁督官吏。

蘇文範

卷十

十

以司察天下之姦民而去之。夫大亂之本。必起於小姦。惟其小而不足畏。是故其發也。常至於亂天下。今天夫世人之所憂。以為可畏者。必曰豪俠大盜。此不知變者之說也。天下無小姦。則豪俠大盜無以為資。且其治平無事之時。雖欲為大盜。將安所容其身。而其殘忍貪暴之心。無所發洩。則亦時出為盜賊。聚為博奕。群飲於市肆。而叫號於郊野。小者呼雞逐狗。大者椎牛發塚。無所不至。捐父母。棄妻子。而相與嬉遊。凡此者。

此
此民之患若

百今通生此

兩層故事
今容奸
者之非
周禮時傳
自寬而法

好
皆有流關

舉非小盜也。天下有繁鋤耕不務相率而剽奪

者皆嚮之小盜也。此段言大盜始必為小盜小

下之昔三代之聖王果斷而不疑誅除擊去無

有遺類所以擁護良民而使安其居及至後世

刑法日以深嚴而去姦之法乃不及於三代何

者待其敗露自入於刑而後去也夫為惡而不

入於刑者固已眾矣有終身為不義而其罪不

可指名以附於法者有巧為規避持吏短長而

不可詰者又有因緣幸會而免者如必待其自

入於刑則其所去者蓋無幾耳。此段引言古者

今容奸昔周之制民有罪惡未麗於法而害於

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重罪役之甚以次輕

之其下罪三月役使州里任之然後宥而舍之

其化之不從威之不格患苦其鄉之民而未入

於五刑者謂之罷民凡罷民不使冠帶而加明

刑任之以事而不齒於鄉黨由是觀之則周之

盛時日夜整齊其人民而鋤去其不善譬如獵

人終日馳驅踐蹂於草茅之中搜求伏兔而搏

王蘇文範

卷十

三

三

法實之弊如

此
建伯穀曰說
破庸人心事

第不知其所
訴者果當否

天下事言之
易行之難

王蘇文範

卷十

三

三

之不待其自投於網羅而後取也夫然故小惡

不容於鄉大惡不容於國禮樂之所以易化而

法禁之所以易行者由此之故也今天下久安

天子以仁恕為心而士大夫一切以寬厚為稱

上意而懦夫庸人又有僥倖務出罪人外以邀

雪冤之賞而內以待陰德之報臣是以知天下

頗有不誅之姦將為子孫憂宜明勅天下之吏

使以歲時糾察凶民而徙其尤無良者不必待

其自入於刑而間則命使出按郡縣有子不孝

有弟不悌好訟而數犯法者皆誅無赦誅一鄉

之姦則一鄉之人悅誅一國之姦則一國之人

悅要以誅寡而悅眾則雖舜亦如此而已矣天

下有二患而蠻夷之憂不與焉有內大臣之變

有外諸侯之叛有匹夫群起之禍此三者其勢

常相持內大臣有權則外諸侯不叛外諸侯強

則匹夫群起之禍不作今者內無權臣外無強

諸侯而萬世之後其可憂者姦民也臣故曰去

姦民以為安民之終云末段收言姦民之不可

楊升菴曰去姦民即今訪察風聞以蒐豪強點

猶作姦犯科之人也。○體真而意明

鍾伯敬曰子瞻論養士可以後亡此言去姦民

可以止亂意似相反不知養士則姦民

欲為亂而無主去姦民則豪傑欲倡亂

而無資其義一也

推本之論

後集二策皆所以厚貨財

俗已何人二語自若及民俱此法真至言也

主蘇文範

卷十

五

切中人情

痛快之論可為不知此輩

省費用財之盈絀在省不省蘇東坡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

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

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

方此之時關市無征而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

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

牧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此段是一篇冒頭由此

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已以

就人則易為功仰人以援已則難為力是故廣

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為易也臣請得

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

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

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

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

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為求之

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

其為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蓋亦反其始而思

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饑而不食乎此段以民家喻

此引太祖開國時費用之

如此三股象大才者

論世之計上

一時之計復可付安而已

三蘇文範

卷十

六

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為病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喘喘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

不終月之計。今日最下無策處

坡公文多壁。當惟以眼前。淺近事。決於出自有無。勞瘁味。

三蘇文範

卷十

七

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權。酒有課。茶有算。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為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為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此段指出今時廣取之弊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於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

宮使使

水使

言水監發運
可去

三蘇文範
卷十

水監切

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爲者也？天子之利爲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視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爲費豈勝計哉？此段言節取之利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廐長廐長立而馬益癯，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楊升菴曰：此篇造語頗平，然自痛暢明快。

茅鹿門曰：子瞻論節財處甚工，而所舉郊之賞與夫宮觀使及都水監二者，又特冗官之一。子瞻必有忌諱而未盡之說。

世之弊

雖伯敬曰：今日馬政如此

三蘇文範
卷十

雖伯敬曰：今日馬政如此

定軍制 訓士角禁兵 蘇東坡

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爲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千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閒田，則足以牧馬千駒，而不知其費聚千駒之馬而輪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此段指言當時兵制之弊聚內

而食貢賦如漢之食而不聚，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爲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漢兵無事而

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於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

漢唐之制
兵聚於京師
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

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有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其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此言唐兵聚而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京畿三輔者以三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吳蜀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於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歛之厚至於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兵戍於郡縣者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冑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於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而可以久而不變乎費莫大於養兵養兵

蘇文範

卷十

十

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餘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鬪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爲休息閒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爲爲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

錢伯敬曰邊防正生此

分鹿門曰宋兵聚而食故弱而又弱

蘇文範

卷十

十

群起而噪呼此何爲者也此下指其弊而言土得入三節天下一家且數十百年矣民之戴君至於海隅無以異於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妖賊與近歲貝州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爲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常用之矣蜀人之悍懦吳人之短小皆常以抗衡於上國又安得

兵驕之弊

唐制川口子弟兵以起事後禁兵以寧事

禁兵而用之。今之士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於賤吏僕夫之間，而將吏亦莫之訓也。苟禁兵可以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士兵，則彼固以歎欣踴躍出於意外。戴上之恩，而願効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夫士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饋之勞，費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楊升菴曰：大意言漢之踐更兵不聚於京師，唐之府兵雖聚於京師，而未嘗無事而食。今兼此二弊，不耕之兵既聚於內，而仰食之費盡出於官，其給已難支矣。矧引禁兵遠戍郡縣，卽無論其往來之擾，供億之煩，而以彼挾天子之威，得無驕悍以啓亂與？故必募土著之兵，且守且屯，不至於聚而耗食也。

張川曰：反覆辯明禁兵之不可出戍，而發土

兵一議，真經國之談。今人每言去客兵

而練土著，本此。

薛方山曰：明辯閭肆，字字皆經國之言。○此策

常與穎濱民政第四策參看。

蓄材用訓兵旅之一 蘇東坡

推原說起
支分起伏
先設時勢
律伯敵曰蓄
材用一事作
如此深原議
論論事之文
如說理惟子
聽能之

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歟抑為城郭不足守歟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於蠍蛇蠍音秋蜘蛛也蟠蟠音蟠蟻蟻音蟻豚豚音豚之所伏雖于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於外者不可欺也

三蘇文範

卷十

主

此下三段文
法錯綜可衍
之助論
今之世何以
與此

無材然以區區之二虜舉數州之眾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怨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衰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士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絕之義非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沿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嚮北支士未戰而先期於

一氣貫成規
安萬里涉遠
無隙
後起立議論
以無益之名
正致天下之
實者云學方
略是七以可
見之實而數
天下之虛名
者治兵是也

三蘇文範

卷十

主

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宋于西北二虜歲幣太重兵旅不振此策立此三段條陳剴切有實傳流涕之風蓋意欲蓄養人材罷歲幣而專事兵耳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為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為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唯求之實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為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終不可得而見也此段言當以武舉求才是以往者兩師之興也其先也唯不以虛名多致天

武科所取騎
則論策耳不
足得士也古
有不戰馬不
穿札而名者
將者矣古有
子不知書而
出大將者矣
創益洛陽侯
也宋允融河
其豪也錯足
焉一時輕重
豈謂當時無
才乎且東
坡嘗謂權擇
河北五路之

此其謀固可
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
強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豁然莫不自以為知
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於臨事終
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
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為武舉方略
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然不
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

三蘇文範

此段總結全
卷上下文

正考武舉要
略

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
耳為賈觀之以為剛而無禮知其必敗事見魯
公二

卷十

去

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
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試武舉購方略收
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
強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豁然莫不自以為知
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於臨事終
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
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為武舉方略
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然不
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

材美

全無新兵
目一隊將如

收抄

三蘇文範

卷十

主

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材也此段言當
材所謂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也武舉
試之于治兵乃一篇主意至此方露出武舉
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
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
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
強也故曰先之以無實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
之實才然後得而用也
姜鳳阿曰武舉之設固以名求士而試於治兵
可實觀其才如此然後可用之於戰坡
公得意之策也亦今時所當知
呂東萊曰此篇大意欲強兵在於蓄人材蓄人
材在於武舉之設先以名求之而治兵
之試後以實觀之
袁中郎曰長公當時廷對此策極自得意以宋
室諸儒習誠正議論者多藉有武舉方
略如孫武用婦人試戰者輩出何至南
渡哉

練軍實

訓兵族之二

蘇東坡

欲為擇兵而
其而又限以
年

此中暗含殺
人費用語而
不特露

三蘇文範

卷十

本

鍾伯敬曰一
篇主危
精兵為兵者
深切此篇

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
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
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為
閑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
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兵行而餽糧則未
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手易器械聰明
足以察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
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
用省而兵卒強此段言三代兵出于農之
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
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
獵其游卒歛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
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
為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
既分兵不得復而為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
既已募民而為兵其妻子屋廬既已託於營伍
之中而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為

商居不得為農而仰食於官第一至於衰老而

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

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第二凡民之生自三

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強

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

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於官也

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

兵十年則是五年為無益之費也此言今之兵民費用殺人

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

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

棄民第三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

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為兵兵不得休使老弱

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

屠於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為餌委

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

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

籍平民以為兵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

以及近歲青齊之饑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為

五十萬為兵

兵者日以益衆舉籍而接之近歲以來募兵之

多無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

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

不變者也第四意是凡民之為兵者其類多

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

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

可復者矣第五臣以為五十已上願復為民者

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為兵者皆三十以下則

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為兵十年而

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為終身之

計應第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為

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應第以無用之兵

終日坐食之費而為重募則應者必衆應第如

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

於無罪而死應第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為

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

以自棄於凶人應第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

知兵故兵常驕悍於民常怯賊盜攻之而不能

唐荆川曰上

此下二節是

一節是說說

一節是說說

一節是說說

一節是說說

一節是說說

一節是說說

一節是說說

一節是說說

兵者

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為兵

兵得復還而為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

戎狄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將以為十年而代

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

謂十年而代者豈其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

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

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末段言兵精

呂東萊曰變化錯綜處非口舌能言其妙

王陽明曰大意言今時兵民既分兵不得復為

民則有衰老之卒兵雖老而廩之終身

又有坐食之費去三代兵出於農之制

之善遠矣故必限年以擇之而又復聽

其為民則可無老弱之卒亦無坐食之

費人咸知兵而不憂其虜矣

袁元峰曰長公此策最是練軍實妙法而文字

節節聯絡段段照應錯綜組織却不見

一毫線索痕妙絕妙絕

上蘇文範

卷十

主

上蘇文範

卷十

主

上蘇文範

卷十

主

上蘇文範

諸策中第一
篇文字

一私二字是
他自宋書
他自宋書
處就難

三蘇文範

卷十

主

倡勇敢 訓兵旅之三

蘇東坡

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應相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挺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

謂之妙

一蘇如老婦
者力重而天

三蘇文範

卷十

主

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此段致勇有術，上結下承最妙。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搏，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警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此段勇莫先乎倡，上結下承。倡莫先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夫利之所在，爲孟賁人拾唾，爲孟賁人握鏑，所利在此，也昔越欲伐吳，而未知人心乃自焚宮室，下今日曰：吳之亡，當可以得士心如此。通知長公陰厚之說，可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

其一所持

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文
昔漢武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

不^レ文作

妙處 昔漢武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

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

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亡而

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

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

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

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已而私之則

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

卷十

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

心而責其爲倡也。此段倡莫善于私天下之禍莫大於

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

自止元氣之福口合不手是脚掛全詩不然見而痕空跡中作下時處論參者於當此于處此處處參參

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

命而士亦殫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

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

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說入宋事印證。其患。

遷正
意在此推原
出上面許多
託成一篇文

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心腹之士
此與天子必有所私之將一句相反是探本之論
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艱
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
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倡乎

熊磻洲曰致勇莫先乎倡蓋天子無皆勇之將

將軍無皆勇之士倡莫善乎私故天子

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

樓近齊巨匠精神變態百出首尾相救曲盡

人情物理看東坡文字。須學他無中生有。

有

唐荆川曰此篇體方而意圓。

王鳳洲曰文字止兩大段。而迴旋進退。極有巧

思讀之者自見其筆勢飛舞不可踪跡。

茅鹿門曰通篇行文如虬龍之駕風雲撼山谷。

而查不可測至於氣之一字尤中兵機

王曰長公見當時西戎用兵諸將無一人

爲天子致命者乃出於此而求利故

此論策別諸策此篇與陳軍實篇當爲第一。

雷何思曰論事之文極透徹極委曲極變化非求其文之工也不如此則其言不信不信不行而吾之論卒不能見於事而歸於無用故有用之文未有不工者也

鍾伯敬曰談兵食之病苦於不透透矣反覺使人索然自沮透而不使人索然自沮者處之有道而其言有歸着故也人臣進

言於君豈可徒務已言之透而不顧其君之索然自沮哉

上蘇文範

卷十

主

策斷上 蘇東坡

神宗子熙寧元豐開張于王安石之究紛制作同兵西北卒無成功故建此策

殺事議論虛虛實實極有少異

上蘇文範

卷十

主

二虜爲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欲有所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嚮者臣愚以爲西北雖有可勝之形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竊嘗以爲可特設一官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內事苟天下之弊莫不盡去紀綱脩明食足而兵強百姓樂業知愛其君卓然有不

可勝之備如此則臣固將備論而極言之上段俱發

論以下方是說起正意

夫天下將興其積必有源天下將亡其發必有門聖人者唯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子無道不與焉蓋有以諸侯强偏而至於亡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橫行而至於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執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內侵而至於亡者二晉是也二晉司馬氏石氏使此七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由亡之門而塞之則至於今可以不廢惟其諱亡而不爲之備或備之而不得其門故禍發而不

鍾伯敬曰無則治標之說

七代之君同第同亡皆由不得其發融之門耳

救下段應天子無夫天子之勢蟠於天下而結

於民心者甚厚故其亡者必有大隙焉而日潰

之其窺之甚難其取之甚密曠日持久然後可

得而間蓋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聖

人必於其全盛之時而塞其所由亡之門二句應上

聖人者唯知其門而塞之蓋臣以為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

西戎北狄而內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

狄不足以爲中國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內

之禍內之民實執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

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而繼之以吾民

臣之所謂可畏者在此而已昔者敵國之患起

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

待無厭而能久安於無事天下未嘗有也暗伏宋事

故夫二虜之患特有遠近耳而要以必至於戰

敢問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於倉卒而

備於一時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

危疑擾攘之間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

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

四之可畏

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和求和而自我則

其所以爲構者必重軍旅之後而繼之以重構

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加賦而不

已則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世矣

時弊道盡蓋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

必在此丁却吾蓋嘗聞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

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大小兵無強弱有小國弱

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於

三寸之童彌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

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我也我欲則戰不欲則

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此段言權我則

戰守由我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闢出征以攻諸

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

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

後應故諸侯常欲和而秦常欲戰如此則權固

在秦矣且秦非能強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

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

侯之利固在從橫也朝聞陳軫之說而令爲從

王蘇文範

卷十

天

王

王蘇文範

卷十

天

王

引宋書曰事
証尤難

暮間張儀之計而散為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
為橫從人之欲為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
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
此段論用兵有權
者勝引秦事來証嚮者寶元慶曆之間河西之
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
探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餽之惟恐其一日
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
常戰也特持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
用而屢得志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

三蘇文範

卷十

手

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
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而
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此段指出河西往事言
當用兵于虜使權在中
國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為禍始古之英雄之
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
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
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
而處強也當時羣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為敵國
無憂而我則發之夫為國者使人備已則權在

此段論用兵
事以秦事來
証尤難

方正學曰亦
是一議論但
王者有道守
在四夷何必
如此

我而使已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狼
顧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之則彼或
以執其權矣而我又鯁鯁焉惡戰而樂罷使敵
國知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於吾如此則雖有
天下吾安得而為之此段引唐太宗擊高麗事
見權在中國較用秦事更
切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戰一有敗衄則競
競焉縮首而去之是故姦臣執其權以要天子
及至憲宗奮而不顧雖小挫而不為之沮當此
之時天子之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為威舍
之則足以為恩臣故曰先發而後罷則權在我
矣

三蘇文範

卷十

至

楊升菴曰篇中雖見安民懷夷平說然能懷夷
即所以安民也意實相貫故後段只言
懷夷不復打轉安民處
吳匏菴曰宋於西北二虜歲幣太重而民力不
支威重太輕而兵旅不振此策欲其罷
歲幣而專用兵
陳白沙曰長公此策只斷於西北二虜罷歲幣

而專用兵以安天下之民通篇一氣寫成烟雲萬里渺茫無際。

鍾伯敬曰戰守之閒使權在我而不在敵千古情形皆然然終未易言故有下二篇以實其說

策斷中

蘇東坡

實一段如今之策

蘇軾得三

策斷中

臣聞用兵有可以逆為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鬪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為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勾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勾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間疎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為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鬪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提起用兵有是也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是也夫西戎北胡皆為中國之患而西戎冒此此是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為憂而臣以為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

以下反覆引喻總全言小

西戎者

齊荆川口叙
得疎美不雅

論新報

三蘇文範

國大不親小
國多則勢所
三此段皆
所出

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此段如今夫鄒與魯戰

則天下莫不以爲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

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爲大而小者忘其所

以爲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

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

分則強弱之勢將有所反此言分聚大國之人

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

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

常怯此言勇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

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此言

之心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

臣上下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

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

其手足此言離合若夫小國之民截然其若一

家也有憂則相恤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

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

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

怪哉此第二段言小國之且夫大國則固有所

先得孫武一
段意思故談
論分兵與戰
以制四戎

獨類而通且
自的實

三蘇文範

立分兵之議
論手語也

所謂分兵數
出者其法如

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

已譬之於物大而不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搏

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

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

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

而不戰則是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

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

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

財以罔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

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

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

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此第三段言

而小國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唯不

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

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

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

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

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

初二段向
出時務

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
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
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不侔勞逸之不
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
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
肆楚而隋之所以狃陳歟夫禦戎之術不可以
逆知其詳而其大略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未第
四段
言以吾所長而
乘其所短之術

虞伯生曰此策凡四段第一段是冒頭第二段

王蘇文範

卷十

三

三

言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第三段
言大國之所長而小國之所短第四段

言以吾所長而乘其所短之術

陶主敬口坡公爲宋謀者大略欲先用兵西夏

然用兵必先於足食又論生財許多話

不過一番倒王安石耳後來見安石潰

敗天下故代方平諫用兵書極陳其用

兵之禍此時則所見爲長矣然策文可

爲場屋之利

彭數五曰長公此策言西戎下策言北狄於西

戎要戰於北敵而謀其可乘良有深意

蓋戎小而敵大以宋之兵弱士懦倖而

角之力未必濟此最是量敵度勢處非

如王介甫紛紛生事及開生財枝節毒

禍中國也故至代張方平諫用兵書許

多譏刺之耳

王蘇文範

卷十

三

三

策斷下

蘇東坡

此文極其變
化橫發而不
可窮

御敵以無法
勝

三蘇文範

卷十

三

其次請論北狄之勢。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
大縣。賈誼疏云：臣計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
以天下之大，用于一縣之衆，臣爲執事者
羞。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
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維之勞。其法
令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
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
旃裘肉駱，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
自鬪，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
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
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紲也。故
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綰絮皆以馳草。
棘中使承袴敝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
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醢醢之便美也。由此
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
然是故，精脩其法而謹守之，築爲城郭，塹爲溝
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堠，使民知金鼓
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棄。此其所以

中國以法勝

鍾伯敬曰此
篇出田余
二六話

此去中國事
未說

唐書引入宋

三蘇文範

卷十

三

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前一段言匈奴以無法
勝，此一段言中國之以法勝
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爲便也。故夫各輔
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
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
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通波處今
人不覺
今夫佩玉服韞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
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爲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
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
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韞冕
而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
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
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
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
爭強。黃池之會，強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
於越。夫吳之所以強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
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
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氏羌之類紛紜於中國，
而其豪傑間起爲之君長，如劉元海，符堅，石勒

鍾伯敬曰此
篇出田余

歐陽修與公卿
期集辨如神
龍然

王應麟

主蘇文範

立其說者非
產後益亦豈
首類

此一字妙

八句此八之

慕容雋之儔西晉懷帝三年劉淵匈奴也居晉
成帝五年石勒魏也居上黨自立後趙天王行
皇帝事○穆帝八年慕容儁爵卑也居昌黎自
立為燕王即皇帝位○孝武八年符堅
氏也居堅渭自立為秦王大舉入寇皆以絕
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強者至有天下大

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
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
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
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
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

卷十

聖

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
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師觀中原之富麗廟社
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
焉山前諸郡既為所併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
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
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
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
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
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

二而數級公
王基句奴以
以入華所以
可制此意也

可乘之勢三
一是而其事
一是一下相
精一足是臣
相款

主蘇文範

卷十

聖

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此數句見東縛而中
于中國之法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
不復蠻夷之心以為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
且夫天下固有沉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
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其之與共秦之尉繚漢
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
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
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
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
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
鞭朴行於殿陛貴為將相而不免囚徒之恥宜
其有憤鬱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
可以致其心雖不為吾用亦以間疎其君臣此
由余之所以入秦也此段上幽燕之地自古號
下相猶多豪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
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觀
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
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謀者曰幽州士民

楊慶堃科疏

經前而詳多

歸重人三堂
守中國之法
策名言長

主蘇文範

卷十

聖

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
 且胡人以爲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
 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爲
 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
 此段君語有之曰鼠不容穴銜窠數也窠音貧
 臣相疑語有之曰鼠不容穴銜窠數也窠音貧
 穀音穀錢之數窠穀穀器也以貧盛物載于頭
 者盆盛物有飲食氣而鼠銜之不容穴者器大
 穴小故自妨而不得入穴彼僭立四郡分置守
 詳見漢書東方朔揚榘傳
 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員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
 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
 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此見東縛于然
 此○轉○尤○高○
 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
 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
 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
 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
 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
 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憚也氣者
 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苟去此三者而角
 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此段結言
 中國當守

主蘇文範

卷十

聖

法以爲制伏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爲之計其
 御之要○
 小者臣未敢言焉
 黃東發曰東坡之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至
 其渾浩流轉曲折變化之妙則無復可
 以名狀蓋能文之士莫之能尚也而尤
 長於指陳世事述叙民生疾苦方其年
 少氣銳尚欲汎掃宿弊更張百度有賈
 太傅流涕之風及旣懲創王氏一意忠
 厚思與天下休息其言切中民隱發越
 懇到使嚴廊崇高之地如親見閭閻哀
 痛之情有不能不測然感動者真可垂
 訓萬世嗚呼休哉
 呂雅山曰東坡策略策別策斷諸篇俱學戰國
 策故其論利害處深切著明婉展激發
 舉業家不可不讀
 袁中郎曰余觀東坡策略等二十五篇老泉幾
 策二篇穎濱君術諸篇而歎三蘇公見
 事之早也其所言者雖言言殊指而獨

關隴游民私鑄錢與江淮漕卒爲盜之由

蘇東坡

三代民
其後世民
論其由爲
上伏下案

三代之所以養民者備矣。農力耕而食。工作器而用。商賈資焉而通之於天下。其食無不義之食也。其器無不義之器也。商賈通人而不以不義資之也。夫以飲食器用之利而皆以義得焉。使民之所以要利者。非義無由也。後之世賦取無度。貨幣無法。義窮而詐勝。夫三代之民。非誠好義也。使天下之利皆出於義。而民莫不好也。

主蘇文範

卷十

畢

此承上起下
之法有條索

後之所以使民安利者。非詐無由也。前以不義以義字是故法今日滋而弊益煩刑禁甚嚴而姦不可止嗚呼久矣其如此也治其本朝令而夕從救其末百世不改也私治之弊始於錢輕使錢之直若金之直雖賞之不爲也今秦蜀之中又裂紙以爲幣符信一加化土芥以爲金玉奈何其使民不奔而效之也夫樂死而惡生者天下之至情也我且以死徇之然猶相繼而赴於市者饑寒驅其中而無以自生也曰等死耳

利之歸民
王此

而或免焉。此一段發關隴游民漕卒之愆生於私鑄錢爲盜之由

窮乏而無告。家乎舟楫之上。長子孫乎江淮之間。布褐不完。藜藿不給。大冬積雪。水之至澗而龜手。莊子天道篇云宋人有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以汧游統爲事客得之以說吳王吳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汧游統則所用之異也爛足者累歲不得代。不爲盜賊無所逞志。若稍優其結而代其勞。宜亦衰息。此段發江淮漕卒爲盜之由夫見利而不動者。伯夷叔齊之事也。窮困而不爲不義者。顏淵之事也。以伯夷叔齊顏回之事

主蘇文範

卷十

畢

而求之無知之民。亦已過矣。引好義以形故夫廷尉大農之所患者非民之罪也非兵之罪也上之人之過也

呂東萊曰。大意言鑄錢之盜。始於錢輕。漕卒之盜。由於不得代。惟在上之人有以區處之。令其錢直重。而漕運爲之優其給。而代其勞。斯盜息矣。
王守溪曰。此策片段規矩。詞意剴明。議論尤切。當是不朽至論。

嘉樂齋三蘇文範卷之十一

成都楊慎用脩甫原選

公安袁宏道中郎父參閱

表疏劄子狀制

謝賜御書詩表

蘇東坡

雲錦天章迴
映簡冊用事
引意尤確

御書詩一首者玉笋上尊霈若雲天之澤寶章

宸翰煥乎奎壁之文。喜溢心顏。先生懷袖。賜金。

書詩有云酒酣復拜千金賜一紙鸞鷟回厚
字蒼顏白髮便生光袖有璽珠三十四故云伏

蘇文範

卷十一

十

念臣猥緣末技，獲玷清流。早歲數奇，已老江湖。

之上餘生何幸得依日月之光入侍燕閒與聞

講學卒桓榮之業榮以太子經學成謝歸因人

而成登劉洎之床則臣豈敢

筆作飛白字賜群臣或乘酒爭取於帝手洎御座引手得之皆奏洎罪帝笑曰昔聞婕妤辭葦

今見常侍精床
夫何珍賜亦及微軀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本生知、才惟天縱、文不數於游夏、

書已遍於鍾王心慕手追陋文皇之曲學唐太宗親

少乎玩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

筆縱字大笑宋武之末工宋武書素拙劉穆之曰此雖小

事然宣祔四遠磨公絳筆爲力字知臣遭遇之
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

難欲以顯榮其老饁之金石庶傳玩於人人付

與子孫俾輸忠於世世

楊升菴曰：辭意莊嚴諄懇，可勒金華殿中。

袁中郎曰描寫御書典切流亮當是黃鍾太呂

之音大作錚錚細響

--

三蘇文範

卷十

十一

徐州謝獎諭表 熙寧十年 蘇東坡

端緒貼切
尤爲尋

引經據古

入時事務法

三蘇文範

卷十

三

臣軾言伏奉今月四日敕以臣去歲脩城捍水
粗免疎虞特賜獎諭者奔走服勤人臣之常事
褒稱勞勉學者之至榮自惟何人乃辱斯語伏
念臣學無師法才與世疎經術既已不深東事
又其所短東事言徐州累蒙優寄卒無異稱寬如定
遠之言平平無取班超爲西域都護封定遠侯
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宜寬小過總大綱
而已超去後尚曰我以班君有奇策今所言平
平耳尚至而西域拙比道州之政下下皆宜城
反亂如超所言

爲道州刺史自考其政曰然乃者河決澶淵
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然乃者河決澶淵
毒流淮泗百堵皆作蓋僚吏之劬勞三版不沈
尹鐸爲晉陽令智伯決本朝廷之威德而臣下
水灌之城不浸者三版

掠衆美上貪天功獨竊璽書之榮以爲私室之
寶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覆四海子養萬民哀無辜之遭罹
特遣使以存問既蠲免以賦調又飲食其饑寒
所以錄臣之微勞蓋將責臣之來効敢不躬親
奮筆益脩今歲之防安集流亡盡復平時之業

庶禪朽鈍少補絲毫

方希古曰公知徐州水患大作七月十七日河

決澶州曹村八月二十一日及徐州城

下公治亦有功至十月五日水漸退城

以全朝廷降詔獎諭

羅一峰曰四六對偶俱二所謂謝彼春花敦此

秋實非復徐庾輕薄之體矣

袁中郎曰用定遠道州二聯僚吏朝廷二聯最

得謝體

三蘇文範

卷十

四

典定可則

引機切當

天然對

主蘇文範

隊仗整齊

真通雅

謝中書舍人表

蘇東坡

臣軾言。伏奉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右史記言。已塵高選。西垣視草。復玷近班。皆儒者之至榮。豈平生之敢望。竊以詞命之職。古今所難。非獨取之於文。蓋將試之以事。至於機務。亦或與聞。雖四戶擅權。非當時之公議。南齊書中書舍人各作一省。謂之四。而五花判事。亦戶時呂文顯擅權。天象因失度。而五花判事。亦前代之美談。唐故事。中書有軍國重事。則中書花判。及夫三字之除。乃是一切之政。但謂內朝事。

卷十一

五

之法從安。知宰相之屬官。既任止於訓詞。故權移於胥吏。恬不知怪。習為故常。先皇帝宗神道冠百王。法垂萬世。建六官而脩故事。闢三省以待異人。典章一新。名實皆正。遂申明於四禁。六典中書舍人其禁有四。漏泄稽緩。違失妄誤。所以重王命也。俾分領於六曹。故事中書舍人六員分。遠則追直閣之司。近則通檢正。押尚書六曹。蓋須有德而有言。如臣之愚。無一而可。草創潤色。既非鄭國之材。除書德音。又乏唐人之譽。同時知制誥袁長于除書。

而炎善德音。自開元後。忽當此選。莫測其由。此制誥者。稱常楊云。

蓋伏遇

皇帝陛下。將聖與仁。能哲而惠。雖在三年不言之際。尚武丁居憂。書云。高宗諒陰三年。已有十日。並照之光。淮南子。堯時而有神宗之喪也。訪道仰天威之甚近。知聖鑒之難逃。謂臣嘗受先朝之知。實無左右之助。棄瑕往昔。責效將來。臣敢不益勵素心。無忘舊學。上體周公。煩悉之語。助成漢家深厚之文。苟無曠官。其敢言報。

主蘇文範

卷十一

六

考實。元祐元年。公年五十一。以七品服入侍。延和改賜銀緋。尋除中書舍人。表凡三辭不許。

陳汝賢曰。精緻雅妙。正始之音。

謝宣召入院表

元祐元年除中書舍人復遷翰林學士知制誥

蘇東坡

臣奉宣聖旨召入院充學士者詔語春溫再命

而僕正考父一命而僕再命而僇三命而僇使華天降一節以趨

王澤云且君召以三節以趨在故事以常聞豈平生

之敢望省循非稱愧汗交深竊以視草之官自

唐為盛雖職親事秘號為北門學士之榮以其

北門僚而祿薄地寒至有京兆掾曹之請姜公

進止也學士以母老願祿養求豈如聖代一振儒風非

兼京兆戶曹參軍事

徒好爵之廢兼享大烹之養玉堂賜篆仰淳化

之彌文淳化中太宗賜蘇易寶帶重金佩元豐

之新渥神宗令學士與公尚既厚其禮愈難其

入而臣以空疎冗散之材衰病流離之後生還

萬里坐閱三遷不緣左右之容躡處賢豪之上

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生資文武天胙聖神雖亮陰不言尚

隱高宗之德而訪落求助已啓成王之心見周書

首擇輔臣次求法從知人材之難得采虛名

而用臣敢不益勵初心力圖後効身不違古雖

慙內相之名志常在民庶免私人之請陸贄為

幸時號內相嘗抗疏云頃聞物議皆云翰林學

士是天子私人侵欺綱紀使聖朝虧至公之體

宰相有備位之名云云

袁元峰曰着意精核摘詞鏗鏘試一擲地必作

金聲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蘇東坡

與雅如出風

側對有法

臣軾言伏蒙聖恩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銀鞍轡一副馬一匹者命服斯皇詩詠周宣之德康侯用錫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易稱王母之仁介福于其惠澤所加臣工知勸伏念臣資材朽鈍學術空疎矧茲衰病之餘豈復光華之羨荷寵章之蕃庶人以爲榮顧形影之支離臣惟自愧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知人堯哲徧物舜仁時遣拾遺

王蘇文範

卷十一

九

出入履推居

補過之臣出爲承流宣化之任子永安吉詩不之永安不待請而得之我馬虺隤詩陟彼崔嵬且古今蓋知勞而賜者敢不勉思忠蓋務報國勤永惟廐庫之珍莫非民力無忘獄市之寄以副上心羅念菴曰廖廖數語具見工切

謝對衣金帶馬表

翰林學士時賜

蘇東坡

賜便登雅

與雅布更試

臣軾言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銀鞍轡馬一匹被三品之服章君子所以昭令德分六閑之駟駿朝廷所以旌有功顧惟何人亦與茲寵拜恩俯僂流汗交弁臣軾中謝伏念臣人微地寒性迂才短襲布韋而自薦偶忝縉紳駕款段以言巖終安猷猷豈謂便蕃之錫萃於衰病之軀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總攬衆工財成大化至誠樂與有緇

王蘇文範

卷十一

十

解衣日對

衣之好賢子又改爲今敝俊民用章出洪範無白駒於空谷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不逮以永今朝所謂伊人于焉道遠寒陋亦被光華其利舉鞭自誓敢忘希驥之心斷金袁王蟠日用語典據切題氣象亦軒偉

徐州賀河平表

蘇東坡

臣軾言竊聞黃河決口已遂閉塞者聖漢獨運天眷莫違庶邦子來民罔告病萬杵雷動役不逾時遂消東北莫大之憂然後麥禾可得而食人無後患喜若再生謝中伏以大河為災歷世所病禹治兗州之野十有三載乃同見尚書宣陳之宮二十餘年而定漢武塞狐于河禁宮其土名曰宣務宮未有收狂瀾於既潰復故道於將堙俯仰而成神速若此恭惟

三蘇文範

卷十一

主

皇帝陛下至神溥施神智無方乘四聰以來衆言尚書舜典云明四目達四聰廣大孝以安宗廟水當潤下河不溢流屬歲久之無虞故患生於所忽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復也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振古所無溥天同慶維豐沛之大澤實汴泗之所鍾伊昔橫流渠孤城之若堦始茲寧定蔚狄稼以如雲害既廣則利多憂獨深而喜倍雖官守有限不獲趨外庭以稱觴而民意所同亦能舒下情而作頌

方希古曰起語約而盡句句切河平不用他語

頌聖處亦自河平中發出得天助意尤佳

三蘇文範

卷十一

主

乞常州居住表

元豐七年量移汝州過金陵至泗州時除夜上此表

蘇東坡

曲盡情事猶寫筆下如見

鐘伯敬曰字字不肯饒人

十二蘇文範

卷十一

主

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棄物。枯槁餘生。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夕死無憾。臣昔者常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爲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積憂盡心。驚齒髮之先。變抱恨刻骨。傷皮骨之僅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入材實難。弗忍終棄之語。豈獨知免於縲紲。亦將有望於桑榆。但未死。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爲歎。更生僥覲之心。但以祿廩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怒。舉家重病。一子散亡。今雖已至泗州。而費用罄竭。去汝尚遠。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饑寒之

杜詩聖賢

下可分秀道李而前接

敘事如畫

十二蘇文範

卷十一

主

憂近在朝夕。與其強顏忍恥。干求於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餽粥。欲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又恐罪戾至重。不可聽從。便安輒叙微勞。庶蒙恩貸。臣先任徐州。日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臣日夜守捍。偶獲安全。曾蒙朝廷降勅獎諭。謝表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棐。令購捕凶黨。致獲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一十七人。亦蒙聖恩保明放罪。謝表皆臣子之常分。無涓埃之可言。冒昧自陳。出於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稍出羈囚。得從所便。重念臣受性剛褊。賦命奇窮。既獲罪於天。又無助於下。怨讎交積。罪惡橫生。群言或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惟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知。得天下之育才。已全二樂。躋斯民於仁壽。不棄一夫。勃然中興。可謂盡善。而臣抱百年之永歎。悼一飽之無時。

貧病交攻。死生莫保。雖鳬鴈飛集。何足計於江湖。而犬馬蓋帷。猶有求於君父。敢祈仁聖。少賜矜憐。臣見一面前去。至南京以來。聽候朝旨。孫栢川曰。文婉以麗。意悲而遐。在顛沛中。尚忠誠可掬。卽首一聯。便有回天之力矣。何事叙功勩耶。再讀與其忍恥於衆入。不若控告於君父。傷哉其言之也。是謂隻語酸心。片言墮淚。悲夫。

張水菴曰。懇到婉切。

主蘇文範

卷十一

主

鍾伯敬曰。觀子瞻乞恩君父處。不以一字低眉。權貴可知。今媚權貴而抗君父以爲名。眞罪人也。

疏

道德疏

神宗初卽位時上

蘇東坡

人君以至誠爲道。以至仁爲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堯舜之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爲非道。至仁之外。更作他德。皆爲非德。數語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毫僞也。絲毫之僞。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脉。如人飲酒。先見於色。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千里之外。

主蘇文範

卷十一

主

強者爲敵。弱者爲怨。四海之內。如盜賊之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此。一誠之外。更行何道。謂至仁。視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時使薄斂。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逆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起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深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害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矣。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文奸言以濟暴行。欲窮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

經術附會此
奸人所以能
動主處蓋明
指安石也

人主不從衆
而用已威福
便爲奸人所
竊矣

自古上則成
者未有不自
天下意最利

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曰吾以禁姦慝而
全善人欲虐使厚斂則曰吾以強兵革而誅暴
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亡國之言也此段發至仁之外更作秦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
經術附會其說此句指彼奸人書曰惟辟作福
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
不移於臣下則莫若捨已而從衆衆之所是我
則與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
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
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
於是違衆而用已已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
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
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爲人主之威
福而其寔左右之私意也奸人竊吾威福而賣
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侔矣此段言奸人竊主之威福以經術附會
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
威之謂也愛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
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

三蘇文範

卷十一

七

三蘇文範

卷十一

太

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君當
使威刑勝於惠愛如是則予不如奪生不如殺
堯不如桀而幽厲桓靈之君長有天下此不可
不辯也未段言奸人又以經術令人主尚刑威與上面意自關鎖
羅一峰曰此疏首雖以誠仁並提意却歸重仁
邊蓋見當時多不仁之事乃姦人竊主
之權而反導之尚刑威終未有不亡者
有感之論

王荆石曰觀經術附會其說一語隱然刺王荆

公

李卓吾曰當時有感之論

刑政疏 與道德疏同上 蘇東坡

書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昔漢高祖去秦苛暴約法三章高祖還軍灞上與父老約法三

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蕭何定律九篇而已至於文景

刑措不用歷魏而晉條目滋章斷罪所用至二

萬六千三百七十二條而姦盜不勝民無措手

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國初加以注疎情文備

矣今編敕續降動若牛毛今之耳目所不能周

思慮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臣竊謂當熟議而少

蘇文範

卷十一

九

寬之人主前旒蔽明黠黠音主黃色穢聰音悅細穢也

耳目所及尚不敢盡而况察人於耳目之外乎

今御史六察專務鈎考簿書摘發細微自三公

九卿救過不暇夫詳於小必略於大其文密者

其實必疎故近歲以來水旱盜賊四民流亡邊

鄙不寧皆不以責宰相而尚書諸曹文牘繁重

窮日之力書紙尾不暇此皆苛察之道也不可

以不變此段言當去苛察而行寬簡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

非曰義先王之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其辭正

則其取之也義三代之君食租衣稅而已漢武帝時

桑弘羊作平準法又令吏得人粟補是以辭正

而民服自漢以來鹽鐵酒茗之禁稱貸權易之

利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辭曲而民爲盜今

欲嚴刑妄賞以去盜不若捐利以予民衣食足

而盜賊自止夫興利以聚財者人臣之利也非

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國之

本而刑者民之賊興利以聚財必先煩刑以賊

民國本搖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賞近歲宮室

蘇文範

卷十一

十

城池之役南蠻西夏之師車服器械之資略計

其費不下五千萬緡求其所補卒亦安在若以

此積糧則沿邊皆有九年之蓄西夷北邊望而

不敢近矣趙充國有言湟中穀斛八錢漢宣帝時先零

諸羌畔充國陳屯田便宜十二策其第五策令

五策令王平循河湟漕穀示羌威武吾所謂

羅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不待煩刑賊民而

邊鄙以安然則爲人臣之計則無功可賞故凡

人臣欲興利而不欲省費者皆爲身謀非爲社

稷計也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憂而循人臣

之私計。豈不過甚矣哉。

此段言當薄斂以爲計

楊石齋曰此疏有二段意。首一段言當去苛察

而行寬簡之政。引書語爲案。後一段言

當薄斂以爲社稷之福。引易語爲案。皆

切中時弊之譚。

楊升菴曰時政之失。務摘發細微。諸曹競鉤校

而已。而雅沽鹽鐵言利之臣種種踏起。

夫興利則法刑愈煩苛。民重足而立矣。

故長公此疏言省刑而卽繼以薄斂。乃

窮源究弊之論。

袁中郎曰用書語爲案。又歷引前代用法繁簡

之得失。意極明剴。

主蘇文範

卷十

主

代滕甫辯謗乞郡疏

蘇東坡

起處便切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長天而嚴父。然而疾

痛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

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人臣之所患。不

止於疾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者。若不號呼於君

父。更將趨赴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憐察。中謝

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

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

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曰誅之。如鷹鷂之

逐雀鳥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前。謂

人如已。既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

其蠢愚。稍成讎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

潤之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

若依斯言。死未塞責。竊伏思宜。帝漢之英主也。

以臣言而誅楊惲。載長孝上書告光祿勳楊惲

惲會宗書曰。過大行府等語。時日食佐成。

唐之興主也。以單詞而殺劉洎。劉洎誅于其

洎而免。樂之。靖曰。洎自比伊霍。不能無罪。自古

今言洎罪。則先帝用刑不當矣。事遂寢。

此下辯謗

此段叙已所以致謗

主蘇文範

卷十

主

惟有忠義句
蓋占地步
滕甫輩亦自
道也
事見左傳

爲心哉。辨宗
能不憊然動
念

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皇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銷骨。巧言鑠金。市虎成於三人。韓非子云。羆恭與太子質于邯鄲。謂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羆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願王察之。投杼起於累至。戰國策魯人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曰吾子不殺人。繼自若有頃人又曰曾參殺人。母繼

自若又一人告之。其儻因疑似復致人言。至時尋俱投杼踰垣而走。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屢赦。是以及今無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辭。此段體古人不得遺遇連自己奉旨遣還所以顧動君心耳

晉王導乃王敦之弟也。而不害其爲元臣。晉司馬導王敦之從弟也敦作亂導見元帝稽首曰亂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近出臣族帝曰方寄卿百里之命是何言耶以爲前鋒大都督詔崔王導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飯之崔造源休之甥也造字云字安平人永泰中與韓會盧束美張正則三人友善始

地宗講造敢言能立事權中書門下平章事

不廢其爲宰相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

主蘇文
末終已辯謗
而所求恩澤

之朝爲臣終身之累亦可悲矣。此段辭已不黨
今乃受誘凡今游宦之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
爲可悲耳草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
交攻况臣受知於陛下中興之初效力於衆人
未遇之日而乃毀訾不忌踐踏無嚴臣何足言
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旣
安善地又添清班非敢別有倖求更思錄用患
難之後猜憂傷心風波之間怖畏成疾敢望陛
下憫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武乞移臣淮
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
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稱
老臣追叙始終之遭逢以詫鄉鄰之父老區區
志願永畢於斯伏願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赦
其罪臣無任感恩知罪激切屏營之至
錢文登曰字字迫切真能動人所謂長歌之悲
勝於痛哭

呂東萊曰東坡表啓制誥不下數百首各臻其
妙蓋對偶之文難於情詞圓轉東坡作

對偶文。能寓瀟灑於端嚴中。雖里言巷語。出其筆端。亦有情趣。余謂四六對偶文體。當採之六朝。初唐以收其葩麗。參之東坡以得其流暢。

姜鳳阿曰。時滕甫謫守在外。十有二年矣。正在元豐之五年。蔡確為相。具羅織之獄。無以自辯。而此書無一語辯其黨友縱罪之失。只引宣帝太宗事以悟其君。次引王導崔造事以証已誣。與江文通辯誣

書相似。可合而觀之。

王陽明曰。東坡作文。最長於鋪叙詞說。情意兼到。所以一纒篇章。歷歷動人。此文其大較也。初學作文字。到末切不可無此一著。

湯霍林曰。余觀子瞻所橫被淺構處。往往痛心。故代滕甫辯處。亦種種刻骨。

劄子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劄子

蘇東坡

時任翰林與呂希哲范祖禹同進

引喻切

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為。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於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

三蘇文範

卷十一

七

此數語有隱漏當時意

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此叙已借陸贄而贊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為術。而贊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贊以消兵為先。德宗好聚財。而贊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御

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此段言宣公奏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而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

此段勸勉仁宗意

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以陛下聖明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

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為之太息漢文帝問馮

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于鉅鹿下吾每飯未嘗

帝掛解曰我獨不得頗牧為將何憂匈奴哉唐

日陛下雖得之不能用也帝怒讓唐唐曰古王

者之遺將也跪而推轂曰聞以內寡人制之闔

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于外故李牧得

盡其智能而趙幾霸今魏尚守雲中匈奴不敢

犯塞上功高而差六級削其爵由此觀之雖

得頗牧不能用也帝悅會唐魏相條晁董之對

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魏相條晁董之對

則孝宜以致中興魏相好觀漢故事數條漢興

董仲舒晁錯等所言請施行之相還府觀

白四方異聞與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若陛

下能自得師則莫若近取諸賢夫六經三史諸

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為治但聖言幽遠未學

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賢

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

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

置之坐隅如見贊而反覆熟讀如與贊言必能

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

之意取進上

三蘇文範

卷十一

主

文

宋景濂曰說陸宜公事便學宜公文章坡老天

分韻異筆力神巧誠不可及

林次崖曰此文雖言陸贄之不遇於德宗其實

言自己事蓋規諷當時之君也語簡意

切而文又精粹如精金美玉愈讀而愈

不厭

羅一峰曰陸公當時不見知於德宗庶幾今日

受知於陛下與其觀經史子之崇深不

如讀陸公奏議之切當措語有斟酌議

三蘇文範

卷十一

主

文

論有開合

辯舉王鞏劄子

蘇東坡

李華曰妙

言其短長致人誣罔處

此即司馬光薦鞏爲宗正卿其非奸邪

三蘇文範

卷十

七

元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蘇軾劄子奏臣近舉宗正寺丞王鞏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竊聞臺諫官言鞏姦邪及離間宗室因詣事臣以獲薦舉奉聖旨除鞏西京通判謹按鞏好學有文強力敢言不畏強禦此其所長也年壯氣盛銳於進取好論人物多致怨憎此其所短也頃者竄逐萬里偶獲生還而容貌如故志氣益厲此亦有過人者故相司馬光深知之待以國士與之往返論議不一臣以爲所短不足以廢所長故爲國收才以備選用去歲以來吏民上書蓋數千人朝廷委司馬光看詳擇其可用者得十五人又於十五人中獨稱獎二人孔宗翰與鞏是也鞏緣此得減二年磨勘仍擢爲宗正寺丞則臣之稱薦與幾之擢用其事正同若果是姦邪臺諫當此時何不論奏鞏上疏論宗室之疏遠者不當稱皇叔皇伯雖未必中理然不過欲尊君抑臣務合古禮而已何名爲離間哉况鞏此

此一說又引光然鞏又說方若亦建言見出衆議非爲離間

此正見非鞏

此正見非鞏

此正見非鞏

三蘇文範

卷十

七

議執政多以爲非獨司馬公深然之故下禮部詳議又兵部侍郎趙彥若亦曾建言若果是離間光亦離間也彥若亦離間也方行下有司時臺諫初無一言及光沒之後乃有姦邪離間之說則是鞏之邪正係光之存亡非公論也鞏與臣世舊幼小相知從臣爲學三者之論了無一實上賴聖明不以此罪鞏亦不以此責臣止除外官以厭塞言者之意臣復何所辯論但痛司馬光死未數月而所賢之士變爲姦邪又傷言者本欲中臣而累及鞏誣罔之漸懼者甚衆是以冒昧一言

湯霍林曰溫公一代偉人時亦咸推重故長公爲舉王鞏辯全憑溫公來開拆自是歷歷倒人

鍾伯敬曰此等筆舌最傷小人之心然亦不能日止

狀

代李琮論京東盜賊狀 元 蘇東坡

右臣伏見自來河北京東常苦盜賊而京東尤甚不獨穿窬祛篋推埋發塚之姦至有飛揚跋扈割據僭擬之志近者李逢徒黨責徐妖賊皆在京東凶愚之民殆已成俗自昔大盜之發必有弊端今朝廷清明四方無虞而此等常有不軌之意者殆土地風氣習俗使然不可不察也漢高帝沛人項羽宿遷人劉裕彭城人為太尉

蘇文範

卷十

三

封宋王殷恭帝自黃巢宛胸人唐僖宗三年黃巢聚眾于人攻開宋皇帝為南宋宋開入長安稱帝朱全忠碭山人朱溫初從黃巢名全忠封梁王見後唐昭宗皇帝為後梁太祖其餘歷代豪傑出於京東者不可勝數故凶愚之人常以此藉口而其才力心膽實亦過人加以近年改更貢舉條制掃除腐爛專取學術其秀民善士既已改業而其朴魯強悍難化之流抱其無用之書各懷不逞之意朝廷雖敕有司別立字號以收三路舉人而此等自以世傳朴學無由復踐傷屋老

此引唐書
戒言當因重
材而用之以
振其心

此引唐書
戒言當因重
材而用之以
振其心

名言可獻
寧

蘇文範

卷十

三

死田里不入穀中私出怨言幸災伺隙臣每慮及此即為寒心楊雄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而班固亦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絕異之姿而惜其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朝之能臣亂世之姦惟使韓彭不遇漢高亦與盜賊何異臣竊嘗為朝廷計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嘗遣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至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為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時用酷吏東方盜賊起帝使范昆等衣繡衣持節捕之沈命法其後小吏畏誅有盜不敢發○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若朝廷因其材而用之殺二千石以下尤多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僭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材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背公死黨之士相與出力而輔之也至穆宗

引牛克融

王華文範

此語又指某
品當丁巳
年二月
正所謂其
打而用之者

之初劉總入朝而河北始平。

幽州大將談忠說

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四兵憑險自

以為深根固蒂天下莫能危然顧盼之間身死

家覆此天誅也況今天子神聖威武以養戰士

志豈須臾忘天下忠深為公憂之總位固聞先

生言吾心定矣總知河北之亂權在此輩於是

遂專意歸朝廷

盡籍軍中宿將名豪如朱克融之流薦於朝冀

厚與爵位使北方之人羨慕向進華其亂心而

宰相崔植杜元穎皆庸人無遠慮以為河北既

平天下無事克融輩久留京師終不錄用饑寒

無告怨忿思亂會張洪靖赴鎮遂遣還幽州而

克融等作亂復失河朔。

穆宗初即位兩河略定

已定漸宜銷兵軍士落籍聚山谷為盜及朱克

融時召募每戰多敗凡用兵皆禁中授方略故

雖以裴度元臣為重胤李光顏名將討之喻年

無成功由是再失河北今陛下鑑唐室既往之

咎當收京東河北豪傑之心臣伏見近日沂州

百姓程棐告獲妖賊郭進等竊聞棐之弟岳乃

是李逢之黨配在桂州豪俠武健又過於棐京

設此科以收
崇本真是

三華文範

引用為處最
難以見家
最可用
以臨時試用
之效其有力

選青鄆兩帥京東京西職司及徐沂兗單濰密

淄齊曹濮知州諭以意使陰求部內豪猾之士

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

富於財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

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於朝所獲盜賊量輕重

酬賞若獲真盜大姦隨即錄用若只是尋賞劫

賊即累其人數酬以一官使此輩歆其利以

為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

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材皆為我用縱

有姦雄哨聚亦自無徒但每州搜羅得一二十

人即耳目徧地盜賊無容足之處矣歷觀自古

奇瑋之士如周處戴淵之流皆出於群盜改惡

脩善不害為賢而況以捉賊出身有何不可若

朝廷隨材試用異日攘夷狄立功名未必不由

此塗出也

王鳳洲曰長公知徐州已詳奏京東盜賊為害

宜採唐舊法錄用胥吏牙校取其材力

逼人而不能從事于科舉者禱之此代

李琮論奏意却同

議學校貢舉狀

蘇東坡

神宗定科舉
法專以經義
策上從王
安石議也

四句提綱

詞意婉至
若之體自當
如此

三蘇文範

卷十一

五

此段言不必
再設學校只
因舊制可也

立學百有
年而向學
之風漸衰

熙寧四年正月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蘇軾狀奏。准勅講求學校貢舉利害。公直史館議貢舉與神宗意合。即召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公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進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帝悚然。令臣等各具議狀聞奏。臣等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知人責實。一篇之綱。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阜隸。未嘗無人。而况於學校貢舉乎。此段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反。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皆患無人。况學校貢舉乎。此段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興廢。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為功。強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為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更謂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曆之問。以為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

當時神宗正
此意舉

議論的確

三蘇文範

卷十一

五

此段被舉
提行而略文
意之詳

提起衆議下
而開之

宋仁宗慶曆三年。以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為
指密副使。仁宗銳意太平。開天章閣。引輔臣入
對。給以筆札。俾條陳其所欲為者。仲淹等入
進上十事。其三曰。精貢舉。上採用之。今陛下必
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收變
俗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
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
軍旅謀於是。又當以時簡不辜。教者屏之遠方。
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
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際何
異。故臣以謂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
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
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
舉之法。與今為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為孰優。所
得文武長才。與今為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為孰
辦。較此四者。而長短之議決矣。今議者所欲變
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
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
法取人以身言書判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計
資量勞。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貼墨

辯論痛快

鍾伯敬曰男
怯二字則其

動而風俗甚

確所謂官中

好長袖四方

全定府官中

野馬四方

高八尺官中

好袖四方

多短是也

此段雖難

賦而能詩

鍾伯敬曰

此段雖難

賦而能詩

而敗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

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

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

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

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孝取人

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傲車贏

馬贏音音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

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乎自文章而言之則策

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者故事言之則詩賦策

論均為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

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祖

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

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

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

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楊億

時為翰林學士兼知制誥朱真宗使楊億尚在則忠

賢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者古者

莫如孫復石介仁宗一年以泰山處士孫復為

國子直講復嘗著春秋尊主發

野蠻果如此

此段雖難

賦而能詩

鍾伯敬曰

此段雖難

賦而能詩

鍾伯敬曰

此段雖難

賦而能詩

鍾伯敬曰

此段雖難

賦而能詩

鍾伯敬曰

此段雖難

數二篇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故有是命

四年帝作太學謁孔子賜復五品服百舍萬

直講因夏竦傾之請外得補濮州通判使孫復

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

事之問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

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

史綴輯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

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

其為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

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

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

名取人厭服察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

托之害一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

為朋黨之論通榜取人又豈足尚哉唐憲以裴

事以皇甫鏐為相度在位知無不言皇甫鏐之

黨其擢之罷為河東節度使文宗朝同文章

事李德裕李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排擠諸科舉

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而為進士曉義者

又皆去以為明經其餘皆朴魯不仕者也至於

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

此語頗老
莊虛無之
實所除之

集學之害世
遠人心若此

三蘇文範

卷十一

老

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騁可謂博矣至於臨政
易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為虛器而欲使此
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能之長亦已
疎矣特願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
黜庸回總攬衆才經略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
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
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昔王衍好老莊
天下皆師之晉王衍惠帝時為尚書令懷帝時為司徒善清談風俗凌
夷以至南渡王綰好佛捨人事而脩異教大曆
之政至今為笑故孔子罕言命則為知者少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
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
士大夫至以佛老為聖人鬻書於市者非老莊
之書不售也使天下之士能為莊周齊死生一
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
砥世磨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況其實不
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敕有

三蘇文範

司試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通經術者雖朴

不廢稍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
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
下幸甚

楊石齋曰世變江河人心不古即欲放三代興

建學校紛紛滋擾耳至於變科目而復

古德行好實百出可勝詰乎此又難行

之說也故長公推極痛辯最酌時通變

處末指陳當去老莊却是崇正闢邪有

三蘇文範

卷十一

老

關繫議論

溫霍林曰長公此議於今世尤為對証之藥

鍾伯敬曰其心虛故其識曠其識曠故其言確

制

除范純仁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

兼中書侍郎進封高平郡開國侯加食

邑實封餘如故制

蘇東坡

門下朕惟朝廷之盛衰常以輔相為輕重若根

本強固則精神折衝故為呂臣奉已而不在民

則晉文無復憂色汲長孺直諫而守死節則淮

南為之寢謀漢武帝元年淮南王謀反曰漢廷

弘等如發蒙振落你謀泄自刎朕思得其人付之以政使天下

三蘇文範

卷十一

聖

聞風而心服則人主無為而日尊咨爾在廷咸

聽朕命申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上柱國高平縣

開國伯食邑九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

袋范純仁器遠任重才周識明進如孟子之敬

王退若蕭生之憂國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為

懷慶歷之元臣密副使○杜衍同平章事○歐陽修參

琦同平章事○呂夷簡同平章事○司馬光知諫院

強諫不忘喜臧孫之有後左傳臧孫達其有後

故用我心是似命召虎以來宣詩云方相召虎

虎來旬來宣

范公知樞密而守尚書僕射故用假兵恩民二意

兵政之與聞疑遠猷之未究坐論西省進貳文

昌段文增秩益封兼隆異數於戲時難得而易

失民難安而易危子欲守在四夷以汝為偃兵

之姚宋姚崇宋璟子欲藏於百姓以汝為思民之蕭

曹勉思占人以稱朕意可特授太中大夫守尚

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高平郡開國公加

食邑七百戶實封三百戶動如故

袁中郎曰此制典重莊偉可以為式

三蘇文範

卷十一

聖

原山傳集

四部指掌

魏此元有餘

三蘇文範

引帝聖孔子

呂惠卿資授建寧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
 得答書公事
 蘇東坡

勅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
 正滔天之罪永為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斗
 筭之才挾穿窬之智諂事宰輔王安石同升廟堂
 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
 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公有
 丞相論災傷手實詩云均稅之患行道之人舉
 知之乃用一切之法成于期月之間奪甲與乙
 其不均自同商賈手實之禍雖其條司不一然
 又甚矣

大抵特告許耳捐貲以求人遇者十常下及雞
 八九夫告許之人未有非凶姦無良者下及雞
 豚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
 宗求賢若不及從善若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
 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謫
 之輔郡尚疑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
 有礪山之貶反獲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
 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為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懼
 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
 攻幾半天下姦賊狼籍橫彼江東至其復用之

原山傳集

三蘇文範

卷十一

聖

年始倡西戎之階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
 生之謀馴至永樂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
 予踐祚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
 謀不圖渙汗之文止為款賊之具迷國不道從
 古罕聞尚寬兩觀之誅孔子誅少正薄示三危
 之竄三苗國有常典朕不敢私可
 楊升菴曰歷數惠卿顛末罪狀無一滲漏今千
 載而下讀之擊節後為呂黨黃慶基劾
 其誹謗而指斥之冤哉

嘉樂齋三蘇文範卷之十一

嘉樂齋三蘇文範卷之十二

成都楊 慎用脩甫原選

公安袁宏道中郎父參閱

書

上神宗皇帝書

蘇東坡

通諫實錄事
是日

熙寧四年二月日具位臣蘇軾謹冒萬死再拜
上書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
質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
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

主蘇文範

卷十二

十一

步

先師後諱

後

提出書

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
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
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
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
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
所謂知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
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可
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
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

鍾伯敬曰一
片苦心皆從
能透語裏透
是

此段言結人
心欲結人心
又在于去新
法之不便者

主蘇文範

卷十二

三

五

至不知其他前俱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
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蓋未信而
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
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
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
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
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此段過文人莫不有恃
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
故能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
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
人主也聚則為君臣散則為伏讎聚散之間不
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主人各有心謂之獨
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
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
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
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
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
可違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

見不可犯衆
以失人心而
文勢遂深

說商鞅變法
之痛疾快痛
疾

一段論失人
心之痛疾論
筆法俱佳

總論○
總切

主蘇文範

卷十三

三

征輕易喪亡。詎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
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
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
未信則以爲厲已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
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侵其民知利而不
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
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
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
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嘗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
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
之用諸桓。未必是。晉穆帝二年。桓溫以謝安爲
就爲布衣人。皆以公輔斯之。士大夫相謂曰。安
石不起。當如蒼生何。安赴溫。溫大喜。深敬禮
之。而衆之所樂。則國以又安。庾亮之召蘇峻。未
必非。晉成帝二年。中書令庾亮以蘇峻在歷陽
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
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
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
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

去三司條例
使方可以結
人心

近切

近日亦坐此

主蘇文範

卷十三

四

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
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
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
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
免於憂。小人則以意而度於朝廷。遂以爲謗。謂
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
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
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王店。議置監
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招收僧尼常住。減剋兵
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
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
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
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
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
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
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
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
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

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使求利之名

第三喻快心

宛曲

三蘇文範

卷十五

五

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

論簡捷

舊章足用何必額外增員

三語正中神

三蘇文範

卷十五

本

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鬬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武帝天漢二年暴勝千石以下尤多至渤海聞傳不疑賢見之不疑曰太尉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對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誅納其戒薦之爲青州刺史之

古人遺使之
皆見三司條
制而決不可
有

引五代事比
擬論

引唐事為証

王蘇本紀

卷十一

七

融治論

融治論

捨以奉使。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
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桓帝時。張與擊南匈奴。
以酒酹地。日使馬如羊。不以入廐。既金如粟。不
以入懷。還此八都尉。幸好貨財。為羌所患。苦及
與正身。潔已。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
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為郡縣遲緩。始
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
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
異。慕容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
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
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竝攝御史。分行天下。
招携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瑒。楊相
如。皆以為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千餘萬。
皆州縣希旨。以主為客。以少為多。及使百官集
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唐玄
年。宇文融為勸農使。監察御史融請括遷移
戶口。及籍外田。上以融充州縣。希旨虛張其數。
亦稱足百姓。若之。陛下試取其傳而讀之。觀
其所行為。是為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
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為謗。曾未數歲。

此八骨體中

融治論

王蘇本紀

卷十一

八

水利不可興

一轉指片神
宗是謂失流

是非輕發。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
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
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與爭。事少而
員多。則無以為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
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
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
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
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
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
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
曰長我梗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
千頃之陂。一歲至於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
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
下有意興作。上摩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
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
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
利。所謂即鹿無虞。易屯卦六三。即鹿無虞。惟人
而徒貪濟屯之功。名者。從逐鹿而無。豈惟徒勞
虞人。引導之。惟有陷人於林中而已。

應指罪狀加
心
亦見此意動

三蘇文範
卷十一

九

九

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
 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司格沮並重行黜降
 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辨興脩便許申奏替換賞
 可謂重罰可謂深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
 陳或官私誤阻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
 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
 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
 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
 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
 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
 多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
 必盡追收人心或搖其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
 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
 或指人舊業以為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
 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
 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桑麻濟
 川之必用舟楫打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
 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

錢伯敬曰近
情之言固可
據子厚父

學居吾同此
道學所以不
知人情也

三蘇文範
卷十一

十

十

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
 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
 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
 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
 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
 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
 情也若凋弊太甚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
 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為且
 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二
 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
 雇人為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
 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為其官長
 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
 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
 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
 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唐德宗
 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
 而賦于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
 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
 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夏徵無過六

孫思復唐制
孫心

月秋稅無過十二月取大曆十四年應於賦歛其租庸調雜徭悉省取大曆十四年應於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稅之外生出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谷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

王蘇文範

卷十一

十一

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大家之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矣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事故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

切面

有司之事

王蘇文範

卷十一

十一

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受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情願入戶必皆孤貧不濟之家若白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

官平法源一
良法假變者
壞之耳

此言樂充利
害

三蘇文範
卷十二

陳子壽曰而
何謂平法
人切

均輸之古

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上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悉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亦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客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唐玄宗十三年侍御史李密忠隱期賊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賈賤賣貴謂之均輸桑弘羊作平準法貴則賣之賤則買之使富商大賈無所

樂法之漸必
至于此

三蘇文範
卷十二

按舊人問
錢穀細事
深入曲中非
平日盡心民
瘼說不到此

又在此兩論
奇甚堪其

牟利而物不得騰踊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徒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取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苛直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

蘇文範

蘇文範

蘇文範

蘇文範

蘇文範

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

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為執德不一用人

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為過矣

古之英主出無漢高鄧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

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計陛下事去

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不可者八天下士從太

王遊者徒欲得咫尺之地立六國後名歸事其

主大王誰與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

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

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為可而行

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

必謂明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

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

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

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謂

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人心士之進言者為

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

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

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疆與弱曆數之所以長

短者在乎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

蘇文範

蘇文範

蘇文範

蘇文範

蘇文範

蘇文範

蘇文範

蘇文範

蘇文範

蘇文範

蘇文範

蘇文範

蘇文範

蘇文範

蘇文範

蘇文範

蘇文範

蘇文範

蘇文範

蘇文範

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

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

淺風俗誠薄雖富且強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

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人賢君不以弱而亡

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

以此察之齊至疆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弑之

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

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

將亂隋文既平陳陳主長城公聞隋兵至曰王

氣在此彼何為者耶不為深

備縱酒賦詩未幾賀若弼韓擒虎進房喬知其

不久元帝斬郢支漢元帝三年郢支單于殺漢

單于帝聽劉向言封延壽陳湯共斬郢支

壽義成侯賜湯關內侯朝呼韓匈奴呼韓耶單

于帝以後官良家子王猛字昭君賜之上書願

為塞諸罷邊備郎中應侯以為不可止十策論

之功多於武宣矣倫安而王氏之釁生五侯等

時後漢王房子宣宗收燕趙復河隍力彊於憲

武矣結兵而龐勛之亂起臣願陛下務深道德

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彊使陛

至

以人喻國正
是痛切處故
比前喻尤詳

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厄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厄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彊陽。根本已危。僵仆無日。天下

主蘇文範

卷十

七

新集事之
人不可用
見古人守已
之正

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眾。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此而易彼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為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崔祐甫為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

意治在寬厚
以培元氣

仁宗亦能用
人守法宜其
國本也

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相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為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僥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

主蘇文範

卷十

太

觀貼公語

又緊入漢事
比擬

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舍圻。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財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帝欲用虎圈嗇夫。釋之以為利口。傷俗。漢文帝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尉不能對。嗇夫代尉對。甚悉。帝曰。吏不當如是耶。欲拜為上林令。張釋之曰。陛下以周勃張敖相如何。人帝曰。長者釋之曰。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封口哉。今以嗇夫口辯而起。今若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也。乃不拜嗇夫。今若

直指介甫

不可驟于用人

又繁入漢事
比擬

使事妙若使
事無斯則腐
便可廢矣

三蘇文範

卷十一

左

又引漢事比
擬

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為能文以矯激不仕為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為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為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為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而況其他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為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為屬國欲繫單于賈誼上疏云臣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于一縣之衆為執事者羞之陛下試以臣為屬國之官而制匈奴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術孫固曰劉向稱誼通達國略施行欲施三表五餌以繫單于其術疏矣三表謂仁義力使其必至五餌謂以聲色車服珍財室宇娛幸壞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其耳目口腹心也

又引漢事比
擬

李卓吾曰文
帝亦心服

三蘇文範

卷十一

主

諫用必依傍
律之門無以
登原俗
健伯誠曰遠

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終濯豈蔽賢之士至於鼂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漢景帝二年內史鼂錯更闢一南門出南門者太上皇廟垣也丞相申屠嘉奏請誅錯錯恐夜入宮自歸至朝嘉請帝曰我使為之錯無罪嘉退曰吾紛更政令天悔不先斬錯乃為所賣噫血而死下擾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鼂錯七國後七國反袁盎見帝曰吳楚以錯制奪其地故反今斬錯赦七國則兵罷矣帝遂使中尉召錯衣朝衣斬東市謂者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趣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朝夕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沈淪為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

見傳述之門不可闕

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荐更險阻計折毫釐其間一事贅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荐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

主蘇文範

卷十一

主

見風俗之厚

此段厚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

射以酬其勞則其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據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此段厚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

得進規口吻

重內重之失必有姦臣指鹿之患秦二世立趙高故指鹿曰馬也或言鹿或言馬趙悉誅言鹿者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當先法以救弊國家租賦藉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臣所能億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日起陞許以風聞而無實風采所繫

三蘇文範

卷十一

主

用書陳體

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所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猶可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猶畜狗所以防姦不

臺諫關係
廷是非如此

切直

三蘇文範

卷十一

臺

臺

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
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綱紀
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
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
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
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
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
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
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
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
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
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
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
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
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
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
虛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唐德宗四
年李懷光與兵不通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
宗論定 亦答杞等上不等已貶杞爲新州司

馬其心

三蘇文範

卷十一

臺

臺

馬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
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忘
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狗義守死之臣苟
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
苟皆如此天下亦日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
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
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
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
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
歛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
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
覺臣之所謂存紀綱者此之謂也此段存 臣非
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減皇族恩例刊
定任子條式脩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
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辭然至
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
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
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

紀

以下三轉處
十分佳處

三蘇文範

卷五

重

酌於酒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為桀。
約劉毅以晉武為桓靈
晉武帝問劉毅曰。朕可
 日何至此。對曰。桓靈貴官。錢入官庫。陛下責官
 錢。入私門。殆不如也。帝笑曰。桓靈不聞此言。今
 朕有此臣。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
 固為勝之。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
 為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
 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
 不察。此段述古人進
戒以動神宗
 然而臣之為計。可謂愚矣。
 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
 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
 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為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
 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
 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
 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
 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
 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忠。但患求治
 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
 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孰思之。臣之
 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

謹請錄明方
 正不吝文忠
 公所以集處
 一勝心事露
 于篇末矣

三蘇文範

卷五

美

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
 者。譏刺既衆。怨讎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
 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
 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為戒。無復言者。是以思
 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於再三。感陛下
 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愚
 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臣軾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謹書。本段俱追述自己召
 對受誘以激發神宗
 樓迂齋曰。一篇之文。幾萬餘言。精采都在閑語
 上。有憂深思遠之意。有柔行巽入之態。
 當深切著明。則深切著明。當委曲含蓄。
 則委曲含蓄。真得告君之體。廷對當轍
 此。
 陶主敬曰。此書直當與賈太傅陸宣公相上下。
 蓋東坡少年喜讀二公之文。故獨得其
 至者如此。
 吳匏菴曰。博洽之才。經濟之學。忠愛之氣。爛爛
 於篇端。奇才之歎。良非虛語。

鍾伯敬曰長篇之文忠於散然必允留餘地令得寬然放步而後能不散愈促則愈散矣。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熙寧十年 蘇東坡

上安石百計家欲只欲用兵開拓漢唐故地而神宗信用之文忠公陳其利害深切得老臣言唐之體使其君相能聽之遂有靖康之禍哉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起首數句似論冒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其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

莊子云嘉兵者不祥之器此正陳用兵之禍

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前俱論兵非不可用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把一句提出臣今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勝者。此下歷舉秦皇漢武隋文唐宗用兵之事

以警

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戊役之患被

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

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

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

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

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妖星出長

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行師三十餘年死

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

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

三蘇文範

卷十三

手

帝雖悔悟自克而殺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

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

誅滅疆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

唐太宗神宗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

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

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凌遲不絕

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

厚克已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

此豈為善之報也哉自秦始皇既平六國至此大意論秦漢隋唐用兵之

總前四代用

害其顯然易見者則不旋踵而取滅亡即僅存

兵禍

而亡者畢竟羅亞之慘遺武氏之難蓋用

逃固如此也

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

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

勝而遂滅總結數語精神百倍以勝而僅存勝

勝者

之意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

之過也

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

衄衄反

郁反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

不至此

不幸每舉輒勝故使徂於功利慮患不

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

小不可不察也

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

兵將士情偷

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

安涇原麟府之間

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

海內晏然

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此

神宗不好

用兵以誠之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

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一句照上

情

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既仁以來繕甲

治兵伺候鄰國

群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

其始也

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

此時... 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職在臺諫之... 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 為橫山之謀薛向曲事安韓絳效深入之計... 石免存韓絳呂惠卿以自代二人守其成陳升... 現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人陳升... 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 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 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為之肝食者累月何... 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 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 主蘇文範 卷十一 三

主蘇文範 卷十一 三 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 憲之師復出於兆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 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 天意難測臣實畏之此一段凡四節言用兵且... 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 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 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 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 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 屠殺牛羊割鱗魚鼈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 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 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况... 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此一段痛言用兵之... 大者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 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况所在... 將吏罷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 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徵... 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賞

此以初舉

此古今通患

用兵係天心之向背見兵不可輕用

人工得遇于如難

三蘇文範

卷十二

奎

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此段言當時兵弱財匱如此安可用兵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歛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此段言用兵後必有大患不可用兵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背向可以見矣此段言當時天變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不可用兵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為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

一氣明成文

字到此纔是

消歇處却又

引廣二祖事

漢高祖意有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三蘇文範

卷十二

奎

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此段言望其改圖收拾結束上昔漢祖破滅群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漢高祖擊冒頓于代谷劉敬曰彼徒見老弱必欲見短伏奇兵以奇利耳請勿擊上怒繫敬至平城冒頓厚遺關氏乃解圍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漢光武二十二年東師等十八國俱遣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為過矣上意既盡此復稱說漢兩祖然人臣納不輕用兵以致叮嚀之意

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血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已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

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幸甚。

林次崖曰。說出用兵利害。曲折詳盡。痛切處。令人心腸俱軟。人主見之。得無動念。可謂忠告善道者矣。

陳芳洲曰。潛溪詩眼論坡老作文。工於命意。必超然獨立於衆人之上。如趙清獻碑。世間稱治郡者曰寬。立朝者曰直。蓋已大矣。則進於此者。又有說焉。故曰其在官

蘇文範

卷十二

書

守。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專於直。爲國愛人。厭其疵疾。如吾家蜀公。堅臥不起。人知其高而不稱其用。則爲碑銘曰。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之清。然後知其有功於世也。又曰。君實之功。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饑。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然後知其表裏廢一不可也。此皆非世人所宜到者。平日得意。

到處多如此。其原蓋出於莊子。故其論

劉伶。莊子阮千里。閭立本。皆出於世人意外。別立眼目。其平日取舍文章。多以此爲法。愚謂此書立意。亦如潛溪所論云。

王麟洲曰。按蘇文多圖。誰此篇及上神宗皇帝萬言書。間用方體。蓋對君之言。須端重莊嚴故也。

李空峒曰。古之諫用兵者。只說不勝之害。務以

蘇文範

卷十三

奏

避害而趨利。此書說雖勝其害。猶不可言。況以當今時事。天時觀之。動必不勝。如此立意。便高人一著。

上富丞相書

蘇東坡

韓伯敬曰
于涉世之言
起彼歸其說
難法

一轉有波瀾

此段叙得失

蘇文範
歷謂富公無
間凡三段變
化三樣格局

此段叙富公
之勇

與試校百萬
人仰功德何

試聞之進說於人者必其人之有間而可入則其說易行戰國之人貪天下之士因其貪而說之危國之人懼天下之士因其懼而說之是故其說易行古之人一說而合至有立談之間而取公相者未嘗不始於戰國危國何則有間而可入也居今之世而欲進說於明公之前不得其間而求入焉則亦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者矣地方萬里而制於一姓極天下之尊而盡天下之富不可以有加矣而明公爲之宰四夷不作兵革不試是明公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也方西戎之熾也狄人乘間以跨吾北中國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辭是明公之勇冠於天下也明公居於山東而傾河朔之流人父棄其子夫棄其妻而自歸於明公者百餘萬明公人人而食之旦旦而撫之仁宗時皇祐元年富弼知就食青州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又率山林川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攬取有活五十餘萬人仁宗褒勞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

敢受此百萬人者出於溝壑之中而免於烏鳶

實乎此百萬人者出於溝壑之中而免於烏鳶

豺狼之患生得以養其父母而祭其祖考死得

仁及其子孫葬埋祭祀不失其故常是明公之

仁及於百世也勇冠於天下而仁及於百世士

之生於世如此亦足矣今也處於至足之勢則

是明公無復有所羨慕於天下之功名也五帝

三代之事百家之書莫不盡讀禮樂刑政之大

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內地理之遠近山

川之險易土物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賢人

君子與未姦僞險詐之徒莫不盡究至於曲學

小數茫昧惶惶而不可知者皆獵其華而咀其

英泛其流而涉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辯不能傲

之以其所不知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畏憚於天

下之博學也名爲天下之賢人而貴爲天子之

宰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無羨於功名而無畏

於博學是其果無間而可入也天下之士果不

可以進說也軾也聞之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

公年九十有五猶日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

此段叙公之
仁

此段叙公之
勇

此段叙公之
博學

此段叙公之
博學

此段叙公之
博學

叙武公事簡
略不煩

太行言折意
劉康衡

偏全二字用
得野得趣溫
之

二蘇文範
卷十一
聖人二字壓
倒也

由夫下推倒
當公

公長孫則聖
門下

於官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朝夕。以
交戒。我猶以為未也。而作詩以自戒。其詩曰。抑
抑威儀。惟德之隅。夫術武公。惟居於至足。而自
以為不足。故其沒也。諡之曰睿聖武公。嗟夫。明
公豈以其至足而無間。以拒天下之士。則士之
進說者。亦何必其間之入哉。不然。軾將誦其所
聞。而明公試觀之。夫天下之小人。所為奔走輻
輳於大人之門。而為之用者。何也。大人得其全。
小人得其偏。大人得其全。故能兼受而獨制小
人。得其偏。是以聚而求合於大人之門。古之聖
人。唯其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以為非偏則
莫肯聚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偏。夫惟全者
之不可以多有也。故天下之偏者。惟全之求。今
以其全而責其偏。夫彼若能全。將亦為我而已
矣。又何求焉。昔者夫子廉潔而不為異眾之行。
勇敢而不為過物之操。孝而不徇其親。忠而不
犯其君。凡此者。是夫子之全也。原憲廉而至於
貧。公良孺勇而至於鬪。曾子孝而徇其親子路。

天下之全應
者夫子之全

又案出公之
得于天合者
全字

當公取士尚
中庸雖能具
故坡翁以此
論之

三蘇文範
卷十一
字

兼全字有力

是策公不心

又引范公此
處擬形公之全

忠而犯其君。凡此者。是數子之偏也。夫子居其
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巍巍也。若夫明公
其亦可謂天下之全矣。廉而天下不以為介。直
而天下不以為訐。剛健而不為彊。敦厚而不為
弱。此明公之所得之於天。而天下之所不可望
於明公者也。明公居其全。天下效其偏。其誰曰
不可。異時士大夫皆喜為卓越之行。而世亦貴
狡悍之才。自明公執政。而朝廷之間。習為中道。
而務循於規矩。士之矯飾力行為異者。眾必共
笑之。夫卓越之行。非至行也。而有取於世。狡悍
之才。非真才也。而有用於天下。此古之全人所
以坐而收其功也。今天下卓越之行。狡悍之才。
舉不敢至於明公之門。懼以其不能而獲罪於
門下。軾之不肖。竊以為天下之未大治。兵之未
振。財之未豐。天下之有望於明公而未獲者。其
或由此也歟。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
可用者。莫不咸在。雖其狂獩無行之徒。亦自效
於下風。而范公亦躬為詭時之操。以震之。夫范

案方錄

又述始初遇
合以結之

公之取人者是也。其自爲者非也。伏惟明公以天下之全而自居去其短而襲其長以收功於無窮。賦也。西南之匹夫求斗升之祿而至於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使與於制舉之末。而發其猖狂之論。是以輒進說於左右。以爲明公必能容之。所進策論五十篇。貧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觀其大略幸甚。

楊升菴曰。前一段誦美富公處亦明著。後一段

規諷富公處極微婉。

三蘇文範

卷十三

聖

鍾伯敬曰。收放處。賣弄手段。

上曾丞相書

蘇東坡

鍾伯敬曰。一
張字人已開
便看身分

漢評韓處是
一篇議論根
子

校便

三蘇文範

卷十三

聖

試問之。將有求於人。而其說不誠。則難以望其有合矣。世之奇特之士。其處也莫不爲異衆之行。而其出也莫不爲怪誕之詞。比物引類以搖撼當世。理不可化。則欲以勢劫之。將以術售其身。古之君子有韓子者。其爲說曰。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貧賤之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久其傳。雖其貴賤之闊絕。而其相須之急。不啻若左右手。嗚呼。果其用是說也。則夫世之君子所爲老死而不通者。無足怪矣。今夫扣之者急。則應之者疑。其詞夸。則其實必有所不副。今吾以爲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於此耶。昔者漢高未嘗喜儒。而不失爲明君。衛霍未嘗薦士。而不失爲賢公卿。吾將以吾之說而彼將以彼之說。彼是相拒而不得其歡心。故貴賤之間終不可以合。而道將不可以行。何者。其扣之急。而其詞夸也。需千金之璧者。不之於肆。而願觀者塞。

其門觀之歎息而主人無言焉非不能言知言

之無加也今也不幸而坐於五達之衢又啾啾

焉自以為希世之珍過者不顧執其裾而強觀

之則其所嚮者可知矣王公大人其無意於天

下後世者亦安以求為也苟其不然則士之過

於其前而有動於其目者彼將褰裳疾行而攘

取之故凡皇皇汲汲者舉非吾事也王公大人

則我不求彼而彼求我又昔者嘗聞明公之風

矣以大臣之子孫而取天下之高第才足以過

人而自視缺然嘗若不足安於小官而樂於恬

澹方其在太學之中衣繒飯糗若將終身至於
德發而不可掩名高而不可抑貴為天子之少
宰而其自視不加於其舊之鎔銖其度量弘達
至於如此此其尤不可以夸詞而急扣者也軾
不佞自為學至今十有五年以為凡學之難者
難於無私無私之難者難於通萬物之理故不
通乎萬物之理雖欲無私不可得也已好則好
之已惡則惡之以是自信則惑也是故幽居默

蘇文範

卷十一

王蘇文範

卷十一

聖

意甚微

宗子相曰此書與上富公書頗同大抵曾公之
為人未易以言語驟于者故長公發此
論無私通理之學雖長公自負亦以此
勗曾公
李卓吾曰翻案妙絕此與上富公文皆欲以無
意中之
鍾伯敬曰妙於取勢全在放倒自己

此書未編文
公上于張陽
書成文

上王刑部書

蘇東坡

用武字伏下
用兵事非奇

公孫助元

三蘇文範

卷十一

聖

伏審執事。移使湖北。竊以江陵之地。實楚之故國。巴蜀。甌越。三吳之出入者。皆取道於是。為一都會。其山川之勝。蓋歷代所嘗用。武焉。其間。吳蜀。魏氏。尤悉力爭之。宋有天下。王師平高繼冲。至於降孟昶。下周保權。又皆出此。宋太祖乾德元年。湖南將張文表。叛武平節度使周保權。請救于宋太祖。遣將討之。襲江陵。高繼冲以荆南降。時文表已為保權所誅。將慕容延釐。獲保權。湖南遂平。其人才之秀。風物之美。有屈宋伍禰之賦詠存焉。建節旄而使者。專有是

入用兵一節
話有曲折

意略

土。其見倚之重。為吏之榮。豈細也哉。然執事處之。則未足賀。誠以執事之材力地望。宜進任於時。不宜任此。或者以謂蠻反。南方用兵。湖北鄰也。宜擇人撫之。故以屬執事。使誠有是議。當出於廟堂。非愚所得知。所不敢臆定。所敢伏思者。人患材不足。施或不得施。豈以位之彼此大小。為擇哉。於執事之心。當亦若是。肆吾力。充吾職而已。豈以位之彼此大小。動吾意哉。固執事之所務也。

三蘇文範

卷十二

聖

揚升卷曰。王公以刑部移湖北。必快非其任者。故叙其土風人物之美。為見倚之重。為吏之樂。而勉王公當盡施其材。毋以位之大小為擇也。

宗子相曰。此書意主勉勵王刑部。話頭宛轉說入。

答李端叔書

蘇東坡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為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闕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弟音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為然耶。不肖為人

三蘇文範

卷十一

聖

用意闊活不
定如此

李端叔曰
人

叙宋履復實
話

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歠。楚屈到嗜甘。出牟棗。曾皙嗜。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為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眾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為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為實能之。故譏諛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為欲立異同。則過

上相語亦自
通語是也

長公到此似
悔以文詞指
禍人矣

三蘇文範
了結處有抑
揚無盡之意

三蘇文範

卷十一

聖

矣。妄論利害。譏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已。何足為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為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本有癭石有暈足。無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為多

於此也

宋景濂曰。悽惋無聊之言。却自澹宕灑趣。

楊升菴曰。情深筆老。反覆有餘味。此坡公之最

有詰者矣。以在得罪後故耶。

答謝民師書

蘇東坡

東坡論文約
約如此

李卓吾曰可
觀

三蘇文範
妙善作詩作
文俱此法脈

獨運原低
昂的此

文苑

賦啓賦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兄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恣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詞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達而求物之妙如繁風捕影能使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與手乎是之謂詞達詞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楊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止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

卷十一

完

李卓吾曰
知者

矣而乃以賦鄙之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陳白沙曰此書大抵論文曰行雲流水數語此長公文字本色至貶楊雄之太玄法言爲雕蟲却當

馮開之曰長公論文多以其人重指雄爲雕蟲美原之離騷近風雅蓋以莽大夫與沉汨羅者忠佞何啻霄壤也

三蘇文範

卷十二

子

答舒堯文書

蘇東坡

出本意第幾

用故曲作話柄今人每學步此

午睡昏昏使者及門授教及詩振永起觀頓爾醒快若清風之來得常之也大抵詞律莊重叙事精緻要非囂浮之作昔先零侵漢西疆而趙充國請行漢宣帝時先零諸羌皆畔上問誰可將者趙充國曰無踰老臣上問羌虜河如當用幾人充國曰兵難吐谷渾不貢於唐還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吐谷渾不貢於唐而文皇臨朝歎息思起李靖為將乃知老將自不同也晉師一勝城濮則屹然而霸雖齊陳大國莫不服焉今日魯直之於詩是已公自於彼

三蘇文範

卷十一

幸

乞盟可也奈何欲為兩屬之國則犧牲玉帛焉得而給諸不敢當即承來命少資溫燠溫音屋燠音脚

也

楊升菴曰此書稱頌舒公詩可與魯直齊盟情

懇而詞和

李卓吾曰有趣

黃州上文潞公書

蘇東坡

三引語切

軾再拜孟夏漸熱恭惟畱守太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曾孫之遇絕口不言漢衛太子之子史丹孫生子病已數月遣巫蠱事亦繫獄丙吉奉詔治獄哀其無辜乳養之望氣者言長安獄有天子氣武帝遣使一切殺之夜到郡邸獄丙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猶不可况親曾孫乎便者不得入以聞赦之昭帝無嗣立昌邑王賀淫戲無度霍光等議立未定吉日武帝曾孫病已通經術有美才行安而節和光白太台迎之即位吉深厚不伐善絕口而金勝之書因不道前恩上知之封為列侯而金勝之書因事自顯昔武王有疾周公負扈而輔之三叔與及成王幼立周公負扈而輔之三叔與

三蘇文範

卷十二

幸

武庚倡亂誣及周公公遂避居東土成王遇風雷之變親迎公歸及啓金勝之書乃公代武王來轉示所賜書教一通行草爛然使破甑敝帚復增九鼎之重軾始得罪倉皇出獄死生未分六親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顧平生所存名義至重不知今日所犯為已見絕於聖賢不得復為君子乎抑惟有罪不可赦而猶可改也伏念五六日至於旬時終莫能決輒復強顏忍恥節鄙陋之請近疇昔之眷以卜於左右

不扶柩云云
與軾始得罪
及就逮赴獄
二段俱使人
讀之相下
公與蔡子厚
云如某正復
洗濯取垢刻
磨朽鉅亦當
安所施用同
意
公與李端叔
云少時讀書
作文專爲應
舉及進士第
又舉制策其
三蘇文範
卷十二
聖
州無所用心。輒復殫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
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
作論語說五卷。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
一旦復淪沒不傳。意欲寫數本畱人間。念新以
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
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者莫若獻之
明公。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語說五
卷。公退閒暇。一爲讀之。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
不忘道。而能學也。軾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

明事蹟公像
此爲世道如
此
爲志。而察其人多凶俠不遜。因之以饑饉。恐其
憂不止於竊攘剽殺也。輒草具其事。上之。會有
旨移湖州而止。家所藏書。既多亡軼。而此書本
以爲故紙糊籠籠篋。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惘
然。如夢中事。輒錄其本以獻。軾廢逐至此。豈敢
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有益於世。既不復施
行。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者也。
公一讀訖。卽燒之而已。黃州食物賤。風土稍可
安。既未得去。去亦無所歸。必老於此。拜見無期。
臨紙於邑。
三蘇文範
卷十二
聖
宗子相日前頌潞公一段。卽自陳一段。中託所
傳一段。後帶說盜患一段。又接說藏書
有益於世一段。末以守黃州自分結之。
段段關繫世道。句句關繫君臣朋友。博
覽出處大節。學者宜坐臥讀之。自得其
迴環關生之妙矣。

上文侍中論榷鹽書

蘇東坡

留守侍中

文淵公

執事當今天下勳德俱高為主

上所倚信望實兼隆為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
宜與社稷同憂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
關於安危而非職之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
況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民者乎竊意明公必
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願效其愚頃者
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榷河北京東鹽朝廷遣使
按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惇之言曰河北

蘇文忠

卷十二

書

與陝西皆為邊防而河北獨不榷鹽此祖宗一
時之誤思也賦以為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
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既不可指以予民而
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
然猶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
北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
無異賦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
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姦民以兵仗護送
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為輩特不為他盜

故上下通知而不以開耳東北之人悍於淮浙

遠甚平居推剽之姦常甲於他路一旦榷鹽則
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南此視之祖宗以來獨
不榷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為誤哉且

榷鹽雖有故事然要以為非王政也陝西淮浙
既未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
人曰吾左臂既病矣右臂何為獨完則以酒色
伐之可乎今議者曰吾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
之民所以不免於私販而竈戶所以不免於私

蘇文忠

卷十二

書

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吾賤買而
賤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出之
鹽商私買於竈戶利其賤耳賤不能減三錢竈
戶均為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
犯法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兒童之見
東海皆鹽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煎
而不賣者也而近歲官錢常若窘迫遇其急時
百用橫生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竈戶有朝
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期月之後則其利必歸

明私販官課
不美也

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鹽。非若饑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乏。至於節口并日。而況鹽乎。故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月食無鹽者。今將權之。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鹹也。而望官課之不虧疎矣。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為本。一錢為利。自祿吏。購賞修築。教庠之外。所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哉。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為。況

三蘇文範

卷十一

五

論新法
論鹽之禍

民財兩失者乎。且禍莫大於作始作偏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鹽禁也。故變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收。眾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遲久如此。以明作始之難也。今既已權之矣。則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賣。有司以為熟事。行半紙文畫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獨明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蠶。永被天下。蠶不可無鹽。而議者輕欲奪之。

其安石思
謂見子厚之
論一編門

鍾伯敬曰
路上人不肯
開

三蘇文範
卷十一

五

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歟。或者以為朝廷既有成議矣。雖爭之必不從。竊以為不然。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際。試管論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府。莫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賴以少安。凡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以庶幾萬一或者又以為明公將老矣。若猶有所爭。則其請老也難。此又軾之所不識也。使明公之言幸而聽。屈已少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不幸而不聽。是議不中意。其於退也尤易矣。願少留意。軾一郡守也。猶以為職之所當憂。而冒聞於左右。明公其得已乎。

李卓吾曰可觀可感

鍾伯敬曰胸中眼中少有嫌疑沾帶不敢下如

此筆

嘉樂齋三蘇文範卷之十二

嘉樂齋三蘇文範卷之十三

成都楊 撫用脩甫原選

公安袁宏道中郎父參閱

書 啓

應制舉上兩制書

蘇東坡

城公兩制一
是翰林學士
一是中書舍
人皆知制誥

軾聞古者有賈賤之際有聖賢之分二者相勝
而不可以相參其勢然也治其賈賤之際則不
知聖賢之爲高行其聖賢之分則不知賈賤之
爲差昔者子思孟軻之徒不見諸侯而耕於野

三蘇文範

卷十三

十一

比問小吏一呼於其門則攝衣而從之至於齊
魯千乘之君操幣執幣因門人以願交於下風
則閉門而不納此非苟以爲異而已將以明乎
聖賢之分而不參乎賈賤之際故其攝衣而從
之也君子不以爲畏而其閉門而拒之也君子
不以爲傲何則其分定也士之賢不肖固有之
矣子思孟軻不可以人人而求之然而賈賤之
際聖賢之分二者要亦不可不知也世衰道喪
不能深明於斯二者而錯行之施之不得其處

由子思孟軻
沉入自家身
上承

大無佳口

氣勢湧而注
洋洋如劍江
河之水然者
於此等處須
要其妙

三蘇文範

卷十三

十一

故其道兩亡此段中隨今夫軾朝生於草茅塵
土之中而夕與於州縣之小吏其官爵勢力不
足較於世亦明矣而諸公之貴至與人主揖讓
周旋而無間大車駟馬至於門者逡巡而不敢
入軾也非有公事而輒至於庭求以賓客之禮
見於下執事固已獲罪於賈賤之際矣雖然當
世之君子不以其愚陋而使與於制舉之末朝
廷之上不以其疎賤而使奏其猖狂之論軾亦
自忘其不肖而以爲是兩漢之主所孜孜而求
之親降色辭而問之政者也其才雖不足以庶
幾於聖賢之間而學其道治其言則所守者其
分也是故踴躍然而來仰不知明公之尊而俯
不知其身之賤不由紹介不待辭讓而直言當
世之故無所委曲者以爲賈賤之際非所以施
於此也自首至此由于子思孟軻說入自己言其
提論軾聞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
不若治時時者國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
也周之衰也時人莫不苟煥而不立周雖欲其

才氣充通

聖人言曰陽
明神教此

主蘇文範

均處三代之
時以能名而

漢武帝之時
以能名而
主于無用

薦引無虛目前後相續送不得其適時而今天
為政務尚寬大當時政治有貞觀之風今天
下泛泛焉其有深思遠慮者皆任法之過也此
明用法太多何謂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昔者聖
人之為天下使人各致其能以相濟也不一則
不專不專則不能自竟舜之時而伯夷后夔稷
契之倫伯夷堯時為秩宗之官典三禮○后
夔為后稷之官教民稼穡○契為司徒之官教民稼穡○皆不過名一藝辦
一職以盡其能至於子孫世守其業而不遷變
不敢自與於知禮而契不敢自任於播種至於
三代之際亦各輸其才而安其習以不相犯躐
凡書傳所載者自非聖人皆止於名一藝辦一
職故其藝未嘗不精而其職未嘗不舉後世之
所希聖而不可及者由此故也下而至於漢其
君子各負其所長以相左右故史之所記武宣
之際自公孫魏丙以下皆不過以一能稱於當
世漢武帝四年公孫弘對策擢第一拜為博士
相與丙吉同心輔政○宣帝三年魏相為丞
魏宰翁丙吉為相夫人各有才才各有小大
大者安其大而無忽於小小者樂其小而無慕

此真朱儒區

謹言教曰痛

主蘇文範

以備是用法
太公因并是
好名太高

諸重上書意

於大是以各適其用而不喪其所長及至後世
上失其道而天下之士皆有恥心恥以一藝自
名而欲盡天下之能事是故喪其所長而至於
無用今之士大夫其實病此也仕者莫不談王
道述禮樂皆欲復三代追堯舜終於不可行而
世務因以不舉學者莫不論天人推性命終於
不可究而世教因以不明自許太高而措意太
廣太高則無用太廣則無功是故賢人君子布
於天下而事不立聽其言則侈大而可樂責其
效則汗漫而無當此皆好名之過深此段明好
實惟古之聖賢建功立業與利得患至於百工
小民之事皆有可觀不若今世之因循鹵莽其
故出於此二者歟伏惟明公才略之宏偉度量
之寬厚學術之廣博聲名之煒燁冠於一時而
振於百世百世之所望而正者意有所向則天
下奔走而趨之則其慰時憂世之心或有取於
斯言也軾將有深於此者而未敢言焉不宜軾
再拜

楊石齋曰此書以聖賢之分自負而欲其當時

諸公略貴賤之際不難以賓客禮之使

直言當世之故而無所委曲耳後指世

任法好名二項此正長公直刺時事處

楊升菴曰古今之士欲應人主之求或以道德

應或以縱橫應或以賢良應皆時也以

文字而應制苟有益於時則上書即紹

介雖獲罪於貴賤之際實無異於聖賢

之分長公惟看得破故款段壯論與時

三蘇文粹

卷十三

七

上下天高海沉方可喻其標致

屠長卿曰此是東坡少年文字故筆勢放達氣

象疎宕如水之赴海如珠之走盤

上梅直講書

蘇東坡

軾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

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弦歌之

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

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至此顏淵曰

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

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猶然而笑曰回使爾多

才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

相樂如此篇樂字一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

三蘇文粹

卷十三

八

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

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

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

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

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

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

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

自樂其樂也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求升斗之

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

叙歐公
按已之其
世點綴

子瞻萬少年
其意氣若此
宜其為一代
人豪也

王士禛文範
此書本敘遇
知已之樂未
而以樂字斯
應

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於禮部。執事
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試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
聞之。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
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是。以在此。不
能為世俗處。非左右為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
正。見知已。有情。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
為知已。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
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
僥一時之倖。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
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此言已之樂處。與
上其徒足以相樂
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
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
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
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楊升菴曰。此書叙士遇知已之樂。遂首援周公
有蔡管之流言。召公之不悅。乃不能相
知。以形容其樂。而自比於聖門之徒。
章楓山曰。看此書。長公之推尊梅公。與陰自負

王士禛文範

卷十三

十一

意亦甚高矣。梅公名位雖未極。而有歐
陽公與之遊。有長公為其門下士。此正
所謂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者矣。
長公不但尊梅。亦甚推尊歐。其議論足
破千古來俗腸妙妙。

錢文登曰。按嘉祐間。歐陽公知貢舉。梅聖俞作
參詳官。取東坡第二。時有聲如劉焯者
皆不預選。放榜後。士論洶洶。此書疑有
為而上。然與韓太尉書。即歐陽所稱老

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者也。

袁玉蟠曰。東坡嘗言。凡文章少小時。須令氣象
呼噉。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不
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觀東坡中式諸
公。及當年上諸公書。是何等氣象。何等
采色。初學讀之下筆。自然滂沛。無窒塞
拘滯之病。

上韓太尉書

蘇東坡

軾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歲知讀書及壯大

時風俗之變自三代以來頗能論著以為西漢

大夫多奇節而不循正道四句為一大指元成之間

天下無事公卿將相安其祿位顧其子孫各欲

樹私恩買田宅為不可動之計低回畏避以苟

歲月而皆依放儒術六經之言而取其近似者

以為口實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惡計以為直而劉歆谷永之徒漢成帝四年王根薦谷永徵入為大司農永前後上不親信之○王莽薦劉歆為侍中上令典領五經卒父劉向前業歆總群書而奏其又相與彌縫其闕而緣飾之故其衰也靡然如蛟龍釋其風雲之勞而安於豢畜之樂終以不悟使其肩披髮繫登於匹夫之俎豈不悲哉此一段言大略其後恒靈之君懲往昔之弊而欲樹人主之威權故頗用嚴刑以督責臣下忠臣義士不

容於朝廷故群起於草野相與力為險怪驚世

之行使天下豪傑奔走於其門得為之執鞭而

其自喜不啻若卿相之榮於是天下之士嚮然

皆有無用之虛名而不適於實效故其亡也如

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宮室之為安而號呼奔走

以自顛仆此段言士大夫多奇節而不循正道昔者太公治齊舉

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

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浸微矣漢之事迹

誠大類此豈其當時公卿士大夫之行與其風俗之剛柔各有以致之耶古人君子剛毅正直而守之以寬忠恕仁厚而發之以義故其在朝廷則士大夫皆知洗濯磨淬戮力於王事而不取為非常可怪之行此三代王政之所由興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天下之人幸而有不為阿附苟容之事者則務為倜儻矯異求如東漢之君子惟恐不及可悲也已軾自幼時聞富公與大尉皆號為寬厚長者然終不可犯以非義及來京師而二公同時在兩府愚不能知

王蘇文範

卷十三

上

王蘇文範

卷十三

上

太尉者古之
君子也
子而漢人物
之外者也

其心竊於道。望其容貌。寬然如有容。見惡不
怒。見善不喜。豈古所謂大臣也歟。夫循循者。固
不能有所為。而翹翹者。又非聖人之中道。是以
願見太尉。得聞一言足矣。太尉與大人最厚。而
又嘗辱問其姓名。此尤不可以不見。今已後矣。
不宣。軾再拜。

楊升菴曰。前數段若是沒緊要語。妙在後段結

束成文。如棋師勝人。全於結處用力。

李崆峒曰。此書借漢士來形。以推尊韓公。并及

三蘇文範

卷十三

七

富公言。昔西漢之士。徂於泰安。東漢之
士。務為驚世。而韓公與富公有寬厚長
者之度。而不可犯以非義。既非循循不
為。又無翹翹求異也。詞意淵遠。而極誦
美。

答黃魯直書

蘇東坡

新舊漢云
元武文章稱
蘇黃時二公
其名互相識
謂宜陽浮託
其名陰紛肯
其與耶抑友
久則莫有終
者鮮即差書
之以質疑

軾始見足下。試文於孫莘老之坐上。聳然異之。
以為非今世之人也。與木得古詩人莘老言。此
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為稱揚其名。軾笑曰。此
人如精金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將逃名而不
可得。何以我稱揚為然。觀其文。以求其為人。必
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後過
李公擇於濟南。山谷公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
而得其為人益詳。意其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

三蘇文範

卷十三

七

山谷為獨奇
若公與開
竹為古律自
成一家東坡
亦謂非學
中比得達磨
意不易之論
也

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非獨今世之君子
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棄。與世疎闊者。亦
安得而友也。今者辱書詞累幅。執禮恭甚。如見
所畏者。何哉。軾方以此求交於足下。而懼其不
可得。豈意得此於足下乎。喜愧之懷。殆不可勝。
然自入夏以來。家人輩屢臥病。忽忽至今。裁答
甚緩。想未深訝也。古風二首。託物引類。真得古
詩人之風。而軾非其人也。聊復次韻。以為一笑。
附錄魯直古風二首上蘇子瞻

其一天社注云前篇梅以屬東坡

江梅有佳實托根桃李場桃李終不言朝露

借恩光天社云此詩起四句言江梅為桃李所忌意謂東坡見嫌于當世獨為人

知耳孤芳忌皎潔冰雪空自香古來和鼎實

此物升廟廊歲月坐成晚烟雨青已黃得升

桃李盤以遠初見嘗東坡蜀人故日終然不

可口擲置官道傍二句言東坡棄但使本根

存棄捐果何傷

其二天社注云後篇松以屬東坡

三蘇文範

卷十三

五

况

青松出澗壑十里聞風聲天社云起句意謂東坡以大材而沉

下僚其蓋世之名則不可掩也上有百尺絲下有千歲苓自

性得久要為人制頽齡小草有遠志相依在

平生蘇隆云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此特借用以指龜絲言其不係附凡木所志

賢和不並世深根且固蒂意謂係阿賢者足以有樂至其

重難進而未嘗汲汲也人言可醫國何用太

早計大小材則殊氣味固相似

紀事去按黃庭堅字魯直分寧人其先居金華

五世楊瞻知分寧因家焉父亞夫有詩

名庭堅號山谷舉進士教授北京國子

監蘇軾見其詩文歎其獨立萬物之表

為著作佐郎神宗實錄成擢起居舍人

紹聖初知鄂州為章惇蔡京等所惡謫

授涪州別駕黔州安置移成州尋坐謫

宜州江西詩派祖庭堅世以其詩配軾

稱蘇黃云

楊升菴曰東坡云黃魯直詩文如蚌蟪江瑤桂

三蘇文範

卷十三

五

格韻高絕盤餐盡廢然不可多食多則

發風動氣山谷亦云有文章妙一世而

詩句不逮古人者此指東坡也今讀東

坡此書則二人相與企慕推重若此見

古人相期以意氣相勉以學問非泛泛

相與已也

上劉侍讀書

蘇東坡

鍾伯敬曰此一句可悟作文之法

氣字開說一番是天地配道義彰于

文字轉處不假助語而自通暢者為一

軾聞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才滿於天下而事不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何謂氣曰是不可名者也若有鬼神焉而陰相之今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辯能辯其小而不能辯其大則氣有所不足也夫氣之所加則已大而物小於是乎受其至大而不為之驚納其至繁而不為之亂任其至難而不為之憂享其至樂而不為之蕩是氣也受之

蘇文範

卷十三

七

於天得之於不可知之間傑然有以蓋天下之人而出萬物之上非有君長之位殺奪施予之權而天下環嚮而歸之此必有所得者矣多才而敗者世之所謂不幸者也若無能焉而每以成者世之所謂大幸者也夫幸與不幸君子之論不施於成敗之間而施於窮達之際故凡所以成者其氣也其所以敗者其才也氣不能守其才則焉往而不敗世之所以多敗者皆知求其才而不知論其氣也若夫明公其亦有所得

此下文勢便見其字宜字字玩索

形是劉公之位

筆與劉公如龍虎鳳舞正

見劉公有才處

卷十三

大

矣軾非敢以虛辭而曲說誠有所見焉夫天下有分得其分則安非其分而以一毫取於人則羣起而爭之天下有無窮之利自一命以上至於公相其利可愛其途甚夷設為科條而待天下之擇取然天下之人翹足跂首而羣望之逡巡而不敢進者何也其分有所止也天下有無功而遷一級者則衆指之矣遷者不容於下遷之者不容於上而況其甚者乎公功名之盛明公起於徒步之中執五寸之翰書方尺之簡而列於士大夫之上橫翔捷出冠壓百吏而為之表猶以為未也而加之師友之職付之全秦之地地方千里則古之方伯連帥所不能有也東障崤澠北跨河渭南倚巴蜀西控戎夏則古之秦昭王商君白起之徒所以殪身殘民百戰而有之者也奮臂而取兩制不十餘年而天下不以為速非有汗馬之勞米鹽之能以擅富貴之美而天下不以為無功抗顏高議自以無前而天下不以為無讓此其氣固有以大服於天

下矣。天下無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其氣之過人者。則誰實辨之。軼遠方之鄙人。遊於京師。聞明公之風。幸其未至於公相。而猶可以誦其才氣之盛美。此只以一句打轉氣。而庶幾於知言。惜其將遂西去。而不得從也。故請問於門下。以願望見其風采。不宜。

呂雅山曰。余少從呂涇野先生遊。見先生揭東坡上劉侍讀書於壁間。其中硃墨批評者。滿紙。大都稱其縱騁迴旋。不受羈制。

余屬觀焉。先生曰。小子志之。讀此文可融活文機。令筆別有意味。小子志之。

章楓山曰。此書言立天下之事。非才惟氣。而指出劉公之有得處。通篇以一氣字翻發。文勢如龍飛鳳舞。

皇甫百泉曰。自一命以上。至於公相。其利可愛。其塗甚夷。大抵劉公驟進而居此位者。故坡言此氣字。乃一篇命門。但曰所少者。非才也。氣也。分明欲劉公之有。其

上王兵部書
蘇東坡

荆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來之衝也。執事以高才盛名。作牧於此。起就丁公。蓋亦嘗有以相馬之說。告於左右者乎。聞之曰。騏驥之馬。一日行千里。而不殆。其脊如不動。其足如無所著。升高而不輕。走下而不軒。其技藝卓絕。而效見明者。至於如此。而天下莫有識者。何也。不知其相而責其技也。此段言無夫馬者。有昂目而豐臆。方蹄而密睫。捷乎若深山之虎。曠乎若秋後之兔。遠望目若視日。而志不存乎芻粟。若是者。飄忽騰蹕。卓去而不知所止。此段言馬是故古之善相者。立於五達之衢。一日而盼之。聞其一鳴。顧而循其色。馬之技盡矣。何者。其相溢於外。而不可蔽也。此段言善士之賢。不肖見於面顏。而發泄於辭氣。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之間。而必曰。久居而後察。則亦名相士者之過矣。此段出夫軾西州之鄙人。而荆之過客也。其足跡偶然。而至於執事之門。其平生之所治。以求聞於後。

集 299-455

此叙見論王
公者不一

此叙見論王
公者不一

三蘇文範

卷十三

三

世者又無所挾持以至於左右蓋亦易疎而難
合也然自蜀至於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一縣
三十有六取所見郡縣之吏數十百人莫不攷
攷論執事之賢而教之以求通於下吏且執事
何脩而得此稱也軾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
先後於仕進之門者亦徒以為執事立於五達
之衢而庶幾乎一日之盼或有以信其平生爾
夫今之世豈惟王公擇士士亦有所擇軾將自
楚游魏自魏無所不遊恐他日以不見執事為
恨也是以不敢不進

李卓吾曰好

袁中郎曰此書以千里馬自况言相馬者當知
其相不責其技而欲王公以一盼之顧
而信其平生云爾詞意豪偉却長公素
手

與劉宜翁書

蘇東坡

若若若若若
深意切

若若若若若
立卷

若若若若若
立卷

若若若若若
立卷

三蘇文範

卷十三

三

軾頓首宜翁使君先生閣下秋暑竊惟尊體起
居萬福軾久別因循不通問左右死罪死罪愚
闇剛不仕不知止白首投荒深愧友朋然定命
要不可逃置之勿復道也惟有一事欲謁之先
生出於迫切深可憫笑古之學者不憚斷臂剗
眼以求道今若但畏一笑而止則過矣某齟齬
自脩好道本不欲婚宦為父兄所強一落世網
不能自逭然未嘗一念忘此心也今遠竄荒服
負罪至重無復歸望杜門屏居寢飯之外度無
一事胸中廓然實無荆棘竊謂可以受先生之
道故託里人任德公親致死懇古之至人本不
吝惜道術但以人無受道之質故不敢輕付之
某雖不肖竊自謂有受道之質三謹今德公口
陳其詳伏料先生知之有素今尤哀之想見聞
此欣然拊掌盡發其秘也幸不借辭費詳作一
書付德公以授程德孺表弟令專遣人至惠州
路遠難於往返咨問幸與軾盡載首尾勿畱後

筆端有口
語誠為海外
妙言與交梨
六種之文

結神更奇

沈聖一編
附錄

時

段以俟憤排也。或有外丹已成可助成梨聚者。亦望不惜分惠。迫切之誠真可憫笑矣。夫心之精微口不能盡。而況書乎。然先生筆端有口。足以形容難言之妙。而軾亦眼中無障。必能洞視不傳之意也。但恨身在謫籍。不能千里踵門。北面握衣耳。昔葛稚川以丹砂之故求句嶠令。葛從孫號稚川家貧好學亦得其傳。吳興太守顧崇微為將兵都尉功遷伏波將軍元帝辟為丞。但後又以平寇封關內侯咸和初選為散騎常侍不就入羅浮。先生倘有意乎。嶠南山水奇絕。山著述不暇。先生倘有意乎。嶠南山水奇絕。多異人神藥。先生不畏嵐瘴可復談笑一遊則小人當奉杖屨以從矣。昨夜夢人為作易卦得大有上九及覺而占之乃郭景純。郭璞字景純有郭公精卜筮得之物其青囊中書知五行為卜筮其驗著萬卷元帝重之以為著作郎。許邁筮許邁不慕仕進立精舍于餘杭山。胡望時南海太守鮑照隱跡往探其至要入臨安。有西山不出千義之迹。彌日忘歸。為世對交。元吉自天祐之之語。遠作此書庶幾似之。楊升菴曰情殷意懇非模擬可得其一斑。李卓吾曰好好切切。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 蘇東坡

軾再拜。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為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至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為力致一官。軾私心以為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稟賦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道其饑寒窮苦之狀。以為幾死者數矣。賴公而存。又且薦我於朝。吾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其妹。若免喪得一官。又且有妻。不虛作一世。人皆公之賜。軾既為傳喜。且私憂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為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傳果死。悲夫。書生之窮薄。至於如此。其極耶。夫傳之材器固不通於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饑寒。要不可使在塗泥中。此公所以終薦傳。

[The page contains a large, dark, illegible mark or scan artifact.]

矣。然而民安其舊，無所歸愬。今乃用一切之法。

見許為古之弊法

判呂惠卿安之稿下及雜張果然

而民之怨始有所歸矣。今又行手實之法。雖其條目委曲不一。然大抵特告許耳。昔之為天下者。惡告許之亂俗也。故有不干已之法。非盜及強姦不得捕告。其後稍稍失前人之意。漸開告許之門。而今之法。揭賞以求人過者。十常八九。夫告許之人。未有非凶姦無良者。異時州縣所共疾惡多方去之。然後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賞招而用之。豈吾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歟。

三蘇文範

卷十五

五

楊升菴曰。此書力言京東蝗蟲之為災。而當蠲稅罷青苗錢。又并論均田手實之害民。望韓公之改除也。
屠長卿曰。長公極言新法為害。不行之於君。又望之於相觀。此書具見懇至。
李卓吾曰。可觀可感。

與李方叔書

蘇東坡

軾頓首。方叔定。先輩足下。累書見責。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墓表。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猶冀足下積學不倦。落其筆而成其實。深

主蘇文範

卷十五

五

願足下為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才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足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援。固多矣。軾非敢廢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譽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為世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傳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亦掛名其間。

時方叔賢城
公不勝引枚
治未及之

劉底語規方
叔見城公卷
卷之六古居
子厚自如

三蘇文範

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軾孤立言輕未
嘗獨薦人也辭祿祗世人主所專宰相猶不敢
必而欲責於軾可乎近秦少游有書來亦論足
下近文益奇明主求人如不及豈有終汨沒之
理足下但信道自守當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
恐喪失所有言切而盡臨楮悚息

歎

李卓吾曰此等人如何與說此言○可觀亦可

鍾伯敬曰真有一片誠心厚道乃可作此語未

卷十三

元

子

答范蜀公

蘇東坡

李卓吾曰有
超

直按無上善
提

三蘇文範

卷十三

五

承別紙示諭麴藥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
祟眼前妄見佛國公欲哀而救之問所以救者
小子何人固不敢不對公方立仁義以為城池
操詩書以為干楯此二句連公學本六經則舟
中之人盡為敵國雖公盛德小子亦未知勝負
所在願公宴坐靜室常作是念當觀彼能惑之
性安所從生又觀公欲救之心作何形段此猶
不立彼復何依雖黃面瞿曇亦須飲衽而况學
之者耶聊復信筆以發公千里一笑而已

紀事○宋哲宗元年起侍讀范鎮為門下侍郎
鎮辭不拜致仕鎮學本六經口不道佛
老申韓之說清白坦夷口不言人過臨
大節決大義色和而語壯雖在萬乘前
無所屈天下稱之曰范景仁司馬君實
不敢有所軒輊光思濟斯民任天下之
重而鎮巍然如山確乎其不可拔使之
易地則皆然也

答張文潛書

蘇東坡

謂文勝已此長公自謙

此游學子勝處

經處達生妙

三蘇文範

卷十三

圭

頓首文潛縣丞張君足下。惠示文編三復感歎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其為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桀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憤憤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指荆公王氏之文未必不

下論語無迹

謂後又游揚四人雖張君則子由亦在中央

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草。此則王氏之同也。近見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春秋學官。甚美。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鼂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如聞君作大學博士。願益勉。

三蘇文範

卷十三

圭

之德翰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愛莫助之。王陽明曰。此書大抵譏斥王氏之文。而自多其伯仲獨善耳。
邵國賢曰。篇中揚子由。抑荆公。未復以魯直數人形起文潛。文短而脉長。轉多而無迹。文體士風。俱有關繫者。
鍾伯敬曰。子由文自遜子瞻。然此亦非謬第之言。只是一片虛心伏善心腸。

與黃魯直

蘇東坡

此可悟作文妙法

用意簡款

鼉君寄騷細看甚奇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直以已意微箴之凡人文字務使平和至足餘溢爲奇怪蓋出於不得已爾鼉文奇怪似差早然不可直云耳非謂其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爲朋友講磨之語乃宜不知公謂然否

王觀濤曰此老遇不喜人妄意作奇

鍾伯敬曰深厚之言悲憫之念一氣流出

三蘇文範

卷十一

書

與李公擇

蘇東坡

此便清酒

鍾伯敬曰這記妙語

秋色佳哉想有以爲樂人生唯寒食重九慎不可虛擲四時之變無如此節者近有潮州人寄一物其上云扶劣膏不言何物狀似羊脂而堅盛竹筒中公識此物否味其名必佳物也若識之當詳以示可分去或問習海南者子由近作樓賢堂記讀之慘凜覺崩崖飛瀑逼人寒栗袁中郎曰語語卽境不掩其世外之想

三蘇文範

卷十一

書

與毛仲瞻

蘇東坡

歲行盡矣。風雨凄然。紙牕竹屋。燈火青燐。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繇持獻。獨享為愧。想當一笑也。

陳仲醇曰。猶古詩言。嶺上白雲。不堪持奉耳。

蘇文範

卷十三

重

答賈耘考

蘇東坡

今日舟中無他事。十指如懸。礎適有人致嘉酒。遂獨飲一杯。醺然徑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乃為作怪石古木一紙。每遇饑時。輒以開看。還飽人否。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為君月致米三石。酒二斗。終君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者。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以付之也。

王觀濤曰。為畫之妙。不堪自讚。故以調笑語多。

方寓意

蘇文範

卷十三

美

啓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蘇東坡

起請便切致仕
伏審杭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

之志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庥共增

慶慰伏以懷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

世靡不知人更相笑而道不勝欲私於爲身君

臣之恩繫縻之於前妻子之計推尊音之於後

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垂老而况廟堂之

舊欲使辭福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

而無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塗是以用舍行藏

仲尼獨許於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人

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安道足以忘物之

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孰能見機禍福之

先脫屣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其人伏惟致

政觀文少師全德難名巨材不器事業三朝之

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

難而節乃見縱使耄期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

乃力辭於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若

慶幸語尤有

怯大智若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而

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軾受知最深開道有自

雖外爲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

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冀爲時自重少慰

輿情

胡可泉曰走筆成對語必洞心長公此啓可稱

千古絕調

卷十三

三

賀楊龍圖啓

蘇東坡

此
李商隱曰
此
言者爲近
通者能分
與古今通

右軾啓。伏審新改直職。擢司諫垣。傳聞遐邇。竦動觀聽。咸謂國家之鉅福。乃用諫諍之真才。必能深言以補大化。方今朝廷之上。號爲無諱。而太平之美。終不能全。臺諫之列。歲不乏人。而衆弊之源。猶或未去。豈聽之者徒能容。而不能用。言之者但爲名。而不爲功。歷觀古人之效忠。皆因當世而用智。不務過直。期於必行。右尹子華。因墳典而道祈招之詩。祭公謀公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

三蘇文範

卷十三

三

王

度式如王式。如金形民。左師觸龍語。糧粥而及長安之質。趙以長安君爲質於齊。借齊師以却秦兵也。齊出兵秦師。還觸龍言於太后。曰。賤息舒視臣少子也。臣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及臣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大夫亦愛少子乎。對曰。某甚於婦人。徒盡拳拳之意。不求赫赫之名。此仁人及物之休功。忠臣愛君之至分。伏自頃歲所更幾人。席未煖而輒遷。踵相躡而繼去。一身之譏。固足以免矣。而積歲之病。當使誰去之。恐習慣以爲常。遂因循而不振。雖在僻陋。顧常隱憂。以爲必得朴忠憂國之人。而又加以辯

至此八手

用蘇軾等
論議城事
蘇軾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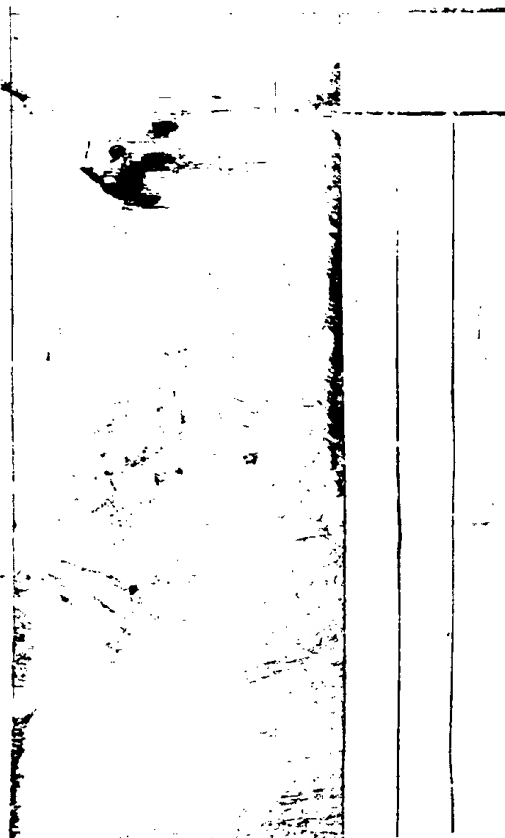
智得君之術。言苟獲用。國其庶幾。伏惟諫院。國才雄於世。而常若不勝。節過於人。而未嘗自異。素練邊事。深知兵騎。頃待銓衡。寔謙官冗。必於舉大體。而不論小事。務實效。而不爲虛名。軾最蒙深知。愧無少補。方傾耳以聽。願續書諫苑之篇。若有待而言。或能著爭臣之論。阻以在外。無由至門。踴躍之懷。實倍倫等。陸廉伯曰。此啓致賀。却規楊公當盡言。而無徒爲名。可謂忠告。

三蘇文範

卷十三

三

王



賀時宰啓

蘇東坡

見學問之博

見人品之高

二聯四喻四

三蘇文範

卷十三

聖

三

出當時事緊

練精切

奇語

言言盡有根

伏審光膺考慎峻陟宰司孚號揚廷士識上心之所尚置郵傳命人知聖澤之將流靡不欣愉至於鼓舞恭以某官直方以大廣博而良進以正而正邦異乎求之求政貫六經百子之學煥五代兩漢之詞昂稟自殊偉蕭侯之八尺斗南莫競渠梁公之一人加以絕識見微曠度舉遠清心省事則法可使復結繩之約強本節用則貨可使若流泉之長材無不可範而成也譬泥之在鈞俗無不可易而善也猶風之靡草是皆還至而有效安見爲事而無功蓋神考貽謀日完具而可按故成王纘要宜纖悉以勿加此大雅兼持而不移矧清衷圖任之愈篤豈繫疎遜所獨詠歌惟民罔知今語則聖凡有詔令率先惠慈固已遐邇爭傳室家胥慶顧此民逢此日之何幸謂吾相勸吾君以愛人歡聲格於九天乖氣消於萬彙在昔小國如彼景公損已一言退星三舍又况以禹湯大信之詔有變契同寅

出經入史略
蘇東坡大略
有在中故也

三蘇文範

卷十三

聖

三

之言悉爾憑生猶知助順赫然在上豈不降康軾愚有赤心老無佞舌輒忘犯分顧欲驗誠然有難言是在精智蓋無交而莫與苟好謀則必成不惡而嚴匪怒伊教終成大賴宣曰自私伏遭時休明賦命衰薄蚤粗蒙於遴選比久幸於退藏天雨何私笑流行之木偶滄溟不改歎自蕩之波臣重以傾歲周旋竊嘗撰屨永塗流落無復掃門豈賴補息剿黥彫污糞朽出鄙見日去益望天帳末力之將殫愧明恩之莫報乃利用安身之何有儻奉法循理之可爲民社非輕猶承宣而惴惴天淵靡外亦矣躍以欣欣楊升菴曰駢偶工緻識學淵宏真四六之祖也

制之文

五題

三蘇文範

卷十三

聖

謝制科啓

蘇東坡

右軾啓。今月某日。蒙恩授前件官者。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材。隨問。嚴言。誤占久虛之等。忍從佐縣。擢與評刑。內自顧於無堪。稟不知其所措。恭惟。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舍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才之未盡。故詳於採聽。而略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考試。而掩之於倉卒。所以爲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爲無失也。然而請屬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爲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爲多姦。惟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慎。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既已得其行已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於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

見制科之難

收斂有力

自叙

三蘇文範

卷十三

聖

與中書之召命。已爲天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效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考其素。一陷清議。輒爲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軾才不迨人。少而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爲文。不願於世。知特以饑寒之憂。出求升斗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羣豪而並遊。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譽。不知氣力之微。論事迂闊。而不能動人。讀書疎略。而無以應敵。取之甚媿。得而益慚。此蓋伏遇某官。德爲世之望人。位爲時之顯處。聲稱所被。四方莫不奔趨。議論一加。多士以爲進退。致茲庸末。亦與甄收。然而志卑處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爲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爲許國之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皇甫百泉曰。以議論入駢偶中。因方爲珪。遇圓

成璧無所不可

鍾伯敬曰敘事議論寓於四六之中。不難於圓而難於緊。

蘇文範

卷十三

聖

美

謝館職承

蘇東坡

從龍發論

有人材在願
養而用之

蘇時事

士蘇文範

卷十三

聖

利科之盛

蘇時多致筆
端微流

言附臨易起
人毀無如此

賦言無取。錫命過優。進貽朋友之譏。退有簡書之畏。視顏就列。撫已若驚。國家取士之門至多。而制舉號為首冠。育才之地非一。而冊府處其最高。觀其所以待之。莫亦可謂至矣。知寶玉璫。璠。難得而易毀。故篋積以養其全。知櫟楠豫章。積歲而後成。故封植以待其長。施等天地。恩均父師。恭惟先帝臨御以來。四十一載。所擢賢良方正之士。十有五人。其志莫不欲舉明立於三代之隆。其言莫不欲措天下於泰山之固。大則欲興禮樂以範來世。小則欲操數術以馭四夷。然而進有後先。名有隱顯。命有窮達。時有重輕。或已踐廟堂之崇。或已登侍從之列。或反流落於遠郡。或尚滯留於小官。或死生之乖睽。已為陳迹。或擯斥於罪戾。僅夷平民。雖曰功名富貴。所由之塗。潔為毀譽。得喪必爭之地。名重則於實難。副論高則與世常疎。故雖絕異之資。猶有不任之懼。賦之內顧。豈不自知性任已以直前。

負任之重精
刻之邪

道者不胡精
解百倍

主蘇文範

卷十三

聖

學師心而無法自始操筆知不道時會宗伯之
選論疾時文之靡弊擢居異等以風四方不知
滿溢之憂復玷良能之舉負賢者所難之任爭
四海欲得之求其為蠢愚可為危懼是以一參
賓幕輒蹈危機已嘗名挂於深文不自意全於
今日而況大明繼照百度惟新理財訓兵有鞭
笞戎狄之志信賞必罰有追述祖宗之風凡用
人歷試其能苟敗事必誅無赦此太平可待之
日豈不肖兼容之時而乃度越賢豪曲收微賤

縱不能力辭而就下亦當知非分以自慙此蓋
伏遇某官志在斯民仁為已任欲辦大事務兼
尺寸之長將求多聞故引涓埃之助致此忝冒
有踰等倫欲報無緣將何望於頑鄙遇寵知懼
庶不至於情偷

楊南峰曰勢撼山嶽氣沛江河

英宗欲以唐
故事召為翰
林宰相限以
近例名試稅
附皆入三等
得直文館

此武館職之

主蘇文範

卷十三

哭

答試館職人啓

蘇東坡

伏承射策玉堂方觀筆陣校文天祿漢劉向校書於天祿閣
逐秀儒林黨友增華縉紳共慶國家求賢之
道必於閒暇無事之時賢者報國之功乃在緩
急有為之際養之無素則一旦欲用而何由待
以非常則臨事欲辭而不可故納之於英俊相
從之地觀之以世俗不見之書非獨使之業廣
而材成抑將待其資深而望重某官學優而仕
行淳於名詞今從容議論慷慨追還正始文章

謙德可觀

為之一新傳寫都城紙墨幾於驟貴得士之喜

非我敢私軾衰病侵尋文思荒落職在翰苑當
發策而莫辭識匪通儒懼品藻之不稱過煩臨
覬寵以書詞永為申笥之珍愧乏瓊瑤之報

王守溪曰治平二年英宗在藩邸時聞長公名

欲用唐故事召入翰林時韓富二公當

國韓公以歐陽公力薦尚欲不次待之

富公獨持不可曰姑少待之故召試只

與館職歲此啓中養之有素二聯則長
公不能無銜意

詞話寶

會新

時寶多眉
山知府故
入所臨之地

三蘇文範

答李寶文啓

蘇東坡

伏審祇奉異恩遠臨全蜀奎文寶訓方入直於
 禁嚴井絡提封旋出分於憂顧風酸音所暨謠
 頌率同恭惟知府寶文望重縉紳材宜廊廟譬
 之金玉蓋聞然而日章浩若江河固窮之而益
 遠西南之俗信服已深民物子來氣復岷峨岷峨
 山在蜀嘉州之西峨眉山縣之南自西域來中國
 有兩峨眉山爲北飛之宗峨眉山爲南飛之宗江
 南之山皆宗焉從眉州視之舊舟車雲集惠通
 秦楚之商曾未下車已聞報政軾倦游滋久寤
 寐懷歸空詠甘棠召公聽政于甘棠之下公去
人懷棠樹不忍伐詠甘棠之
 詩之思莫展維桑之敬悵然永望言不寫心
 汪伯玉曰卽景合時簡當有法

卷十一

兗

有盡而更

無窮

切杭州

無贊野

城公通判杭
州故引陽城
出參三事相

三蘇文範

杭州謝執政啓

蘇東坡

右軾啓小器易盈宜處不爭之地大恩難報終
 爲有愧之人到郡浹旬汗顏數四湖山如舊魚
 鳥亦怪其衰殘爭訟稍稀吏民習知其遲鈍雖
 尚膺於寵劇庶漸卽於安閒顧此蠢愚亦蒙微
 俸此蓋伏遇某官輔世以德事君以仁嘉善而
 矜不能與人不求其備故令狂直得保始終指
 步武於夷途收桑榆之暮景軾敢不欽承令德
 推本上心政拙催科自占陽城之考陽城自著
其考曰撫
 寧心勞催科日拙姦容獄市敢師齊相之言曹參爲齊
相曰甚無
 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庶寡悔尤少償知遇
 袁中郎曰讀之具見誠懇

卷十一

幸

嘉樂齋三蘇文範卷之十四

成都楊 慎用脩甫原選

公安袁宏道中郎父參閱

記

蓋公堂記

蘇東坡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欬者。問諸醫。醫以為蠱不
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
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晷月而
百疾作。內熱惡寒而欬不已。纍然真蠱者也。此段

卷十四

一

喻治國。又求於醫。醫以為寒。受之以寒藥。旦朝

吐之。暮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

乳烏喙。雜然竝進。而漂疽癰疥眩瞤。音茂。目之

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此段言三易里

老父教之曰。是醫之罪。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

人之生也。以氣為主。食為輔。今子終日藥不釋

口。臭味亂於外。而百毒戰於內。勞其主。隔其輔。

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氣

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從

正意

之暮月而病良已。此段言謝醫而病已下遂昔

之為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以來。至於始

皇。立法更制。以錙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

曹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

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為也。是以一

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為齊相。召長老諸

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

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

言。使人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

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

言而齊大治。漢高時曹參為齊相。參聞蓋公善

治黃老言。師事之。用其治道。貴清

淨。而民自定之。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

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為膠西守。知公之為邦人

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

想見其為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新寢於黃堂

之北。易其弊陋。達其蔽塞。重門洞開。盡城之南

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僚吏

遊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曹參為

此兩轉有餘

未贊公正

漢宗臣而蓋公爲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紀其
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膠西東
竝海南。放於九仙。非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子。
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致。安知蓋公不往
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程篁墩日記者記事之文也。此篇先譬喻後記

事。亦記之變體。

焦弱侯日記蓋公堂。謂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

始安。大意只此一語。豈微荆公之擾天

三蘇文範

卷十四

三

下。而思飲醇之治歟。當與宛丘藥戒竝

看。按荆公詩云。華堂不着新歌舞。却要

區區一老翁。意却甚正。及當國斥諸君

子之論。曾不如參之師。蓋公何耶。此亦

蘇王之辯。

喜雨亭記

蘇東坡

此名字布景

以下凡八九

箇名字

叔孫在漢武

之先古人文

字不拘如此

叔孫在漢武

之先古人文

三蘇文範

卷十四

四

按公三年

春三月不

雨。六月不

雨。三書不

雨。考陸雨也

三書不雨

三書不雨

三書不雨

三書不雨

三書不雨

三書不雨

三書不雨

三書不雨

三書不雨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

也。解所以志。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書。唐叔得禾

之天子。周公領天。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元符六

年。夏得寶鼎。汾水上。叔孫勝敵以名其子。左傳

十一年。叔孫得臣獲長秋。其喜之大小不齊。其

示不忘一也。此節見說。予至扶風之明年。始治

官舍。爲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

爲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

爲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

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

乃止。書。春秋。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

市。農夫相與忭於野。慶歌忭。三憂者以喜病者

以愈。而吾亭適成。只一句幹上作亭。接得甚有

由。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

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

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薦饑。獄訟繁

興。而盜賊滋熾。則吾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

與。而盜賊滋熾。則吾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

與。而盜賊滋熾。則吾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

與。而盜賊滋熾。則吾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

與。而盜賊滋熾。則吾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

與。而盜賊滋熾。則吾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

與。而盜賊滋熾。則吾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

王鳳洲曰讀此亦可見蘇公心腸也蘇珠玉錦綉

蘇句是化無爲有

三蘇文範

卷十四

五

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早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此一段說得雨。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襦。短衣也。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爲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力。此句已包太守天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此一段則歌咏此亭之所以名而斷結之。

虞伯生曰此篇題小而語大。議論干涉國政。民生大體。無一點塵俗氣。自非具眼者未易知也。

易知也

林次崖曰說喜雨處切當人情。末雖似戲。然自太守而歸功天子造化。亦是實理。非虛美也。文字通徹流動。如珠走盤而不離平盤。他人雖有此意思。未必有此筆力。

真大家也

樓迂齋曰蟬蛻汗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所謂

以文爲戲

李性學曰子瞻喜雨亭記結云。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是化無爲有。凌虛臺記結云。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是化有爲無。

王鳳洲曰凡人作文。字須是筆頭上擇得數百鉤起。此篇與范文正公岳陽樓記看來筆力有千鈞重。

胡時化曰余令合肥值旱。見麥禾槁枯。五日十

三蘇文範

卷十四

本

日不雨。真無麥禾。乃知蘇公非空談也。

余以太守公命。禱於浮槎山神。獲雨。今誦此記。喜不自禁。併志之以見天不遺吾民也。

蘇伯敬曰此
其在此二字

臺因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

之山莫高於終南山而都邑之最麗者莫近於

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

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

不當然者識太此凌虛之所為築也方其未築

也太守陳公杖屨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

木之上者繫繫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

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為方池以其土築

臺出於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其上者恍然

不知臺之高而以為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公

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為

記此段叙名臺之意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

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

翳孤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

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野田皆

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

祈年臺泉也見左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

楊

若曰秦漢唐
之建遺後

漢武祈年臺宮以祀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

之九成也在壽州宮以祀神計其一時之

盛宏傑麗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

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髻髯而破瓦頽

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荆棘丘墟隴畝矣

而況於此臺與夫臺猶不足以恃長久而況人

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與而或者欲以跨世

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

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為之記

楊升菴曰喜雨亭記全是贊太守凌虛臺記全

是譏太守喜雨亭直以天子造化相形

見得有補於民凌虛臺則以秦漢隋唐

相形見得無補於民而機局則一也

李卓吾曰太難為太守矣一篇罵太守文字耳

文亦好亦可感

鍾伯敬曰後段說理反不精神

起鉄臺記

蘇東坡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

瑋麗者也。舖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爲求福而

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

戰於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

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盡之矣。

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盡之矣。

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盡之矣。

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盡之矣。

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盡之矣。

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盡之矣。

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盡之矣。

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盡之矣。

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盡之矣。

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盡之矣。

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盡之矣。

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盡之矣。

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盡之矣。

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盡之矣。

卷十四

九

七

此記因此發

秋食花久。食相公在膠西。與通守劉廷式。同遊古

城廢園。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因作後杞菊賦。

以自。人因疑予之不樂也。皆以公不樂此行。蓋

新法。況有人事。日處之期年。而貌如豐髮之白。

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

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

高密。之木。以脩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

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此段叙

樂處。不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

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

東則廬山。海求美門子高者。秦人盧敖。秦博

之所從道也。西望穆陵。關名。左傳。齊桓公曰。賜

此。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

者。北俯濰水。濰水與龍沮戰。夾。慨然太息。思淮

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

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

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之。酒。淪脫粟而

食之。日樂哉。遊乎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

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

卷十四

十

八

者蓋遊於物之外也。結句見超然之意

呂雅山曰此篇不惟文思溫潤有餘而說安遇

順性之理極為透徹此坡翁平生實際

也故其臨老謫居海外窮愁顛趣無不

自得真能超然物外者矣

宗子相曰東坡胸中本無軒冕故其風神筆墨

皆自瀟灑

唐荆川曰記內叙山川景象甚長叙四時景象

甚短蓋坡翁才氣豪邁故操縱伸縮無

不如意

姜鳳阿曰此記有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

常脫出塵寰之外之意故名之曰超然

此東坡之所以為東坡也

焦弱侯曰公時坐謫極困臺名超然用以自遣

記中言安遇自得甚徹真無聊中能達

觀者

居長卿曰按公後把菊賦序云予仕宦十九年

家日益貧移守膠西而齋厨索然坡老

當遷謫之餘適空乏之際能遊於物外而自樂其樂如此豈世之以身徇物患得失者比哉宜其節義文章照耀千古也

韓退公
有公辭
公力歸
公力歸
公力歸

投篇折舞入
題奇美

王鳳洲曰
以觀擊正
此段

王蘇文範

此觀公奏
天之意

讀韓公

致不如
致不如
致不如
致不如
致不如

醉白堂記

蘇東坡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美於樂天而不及者。此段氣題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既以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賦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推出願爲常人不可得意正聞。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此段發明韓公所以然以樂天之平昔而求之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爲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

七九

形容雖白有
無以五發見

王蘇文範

此觀公之意
又指一層

名實兩字
求上主有

致不如
致不如
致不如
致不如
致不如

致不如
致不如
致不如
致不如
致不如

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疆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謨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此段發明樂天勳業不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如韓公與韓公所以此。樂天之意。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此段發明醉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爲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爲聖。白圭自以爲禹。司馬長卿自以爲相。如長卿名犬子既學慕蘭相。如貴秦王。實城擊缶。一時義夫壯士也。司馬竊貨卓氏當壚市中以賦得幸。漢武開西南夷之

此句總上六
平撰國記刊石北人譜
此句總上六
平撰國記刊石北人譜

蘇文範

卷十四

五

乃泣而書之末段叙作記只一節

池上放言凡五首今錄數語見公所歌之意

禍福迴還車轉轂榮枯反覆手藏鈎龜靈

未免倒腸患馬疾應無失足憂

泰山不要欺毫末顏子無心羨老彭松樹

千年終是朽種花一夕自為榮

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才須待七年期北邙

未審畱閑地東海何曾有定波

虞伯生曰韓公雖以樂天自處而樂天功業實

陰及死章封禪書諸楊雄自以為孟軻之世成帝

雄以奏賦為郎給黃門三世不從官莽位轉

為大夫恬于勢利好古樂道欲以文章成名于

後世乃作太玄法言自比于孟軻時劉棻坐于

詠連及韓時枝書天祿閣乃從閣上投下死崔

浩自以為子房為南朝宋文帝六年魏主以崔浩

帥日此人想繼儒弱不能勢弓持矛然其胸中

所懷乃過于兵甲朕前後有功皆此人也十六

年撰國記刊石北人譜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

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此段引古人自

昔公嘗告其子思彥將求文於軾以為記而

未果公薨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為義不得辭也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不及韓公此篇雖提起韓公亦不放倒

樂天得體凡六段

李性學曰此文一段是魏公之所有樂天之所

無一段是樂天之所所有魏公之所無一

段是樂天韓公之所同方纔見是為韓

魏公作醉白堂記王介甫乃謂韓白優

劣論不亦謬乎

蘇文範

卷十四

未

此及題立說
標也一句立
於下數句發
明不可意

王君寶繪堂記

蘇東坡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畱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病。畱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病。雖尤物不足以爲樂。寓意於物樂字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稽康之達也而好鍛鍊。漢後

劉備字子龍
稽康字季子

三蘇文範

卷十四

主

不爲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晉成帝時丹陽尹阮孚曰江出爲廣州刺史性喜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畱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南宋文帝三十三

鍾繇字元常
王僧虔字僧虔

又自述其意

劉長遂棄官歸謀及卽帝位王涯之復壁皆以

三蘇文範

卷十四

本

爲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爲吾樂而不能爲吾病。附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未文以爲記。宋引到王晉卿身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樂病二字有熙寧十年七月二十日記。熊磻洲曰書畫本微物也寓意其間足以爲樂若畱意於其間如鍾繇宋孝武王僧虔桓玄王涯輩則足以爲病。今王君好畫

唐荆川口寫
臨漢書而後
拾得軒

結習意語極

合隱

後漢書下文

後漢書下文

後漢書下文

後漢書下文

後漢書下文

後漢書下文

後漢書下文

後漢書下文

後漢書下文

後漢書下文

後漢書下文

後漢書下文

後漢書下文

後漢書下文

而作堂以蓄之。未免留意也。不直謂王君當鑒往事。且就自家身上說去。文字有反覆回互處。

楊升菴曰。按呂誨叔言。謝上蔡目見二程先生。爲克己之學。有一研平生極愛惜。遂去之。然猶往來於心。其天資最高尚如此。以見克己之難也。

李西涯曰。此記王晉卿以戚里之貴。而能與寒士遊。獨用意於書畫。就此中生出二杜。

三蘇文範

卷十四

主

一言寓意則足以爲樂。一言留意則適足以爲病。其諷晉卿者微矣。坡公有道之言也。

唐荆川曰。墨寶堂與此二篇。皆小題。從大處起議論。有箴規之意焉。

錢豐寰曰。文字做得圓活。不爲題所使。錄之以破俗調。

張君寶墨堂記

蘇東坡

五轉其妙皆從空中翻出

文勢一步進一步可法

另名意伏下爲設案

三蘇文範

卷十四

主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人焉。日以爲高。而笑之。彈琴奕碁。蓄古書。法圖畫。客至出而誇觀之。自以爲至矣。則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見於後世者。以有言語文章也。是惡足好。而豪傑之士。又相與笑之。以爲士當以功名聞於世。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見於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爲也。而其所謂功名者。自知效一官等而上之。至於伊呂稷契之所營。劉項湯武之所爭。極矣。而或者猶不免乎笑。曰。是區區者。曾何足言。而許由辭之。以爲難。孔丘知之。以爲博。由此言之。世之相笑。豈有既乎。此一段凡五轉言古人之所。士方志於其所。欲得雖小物。有捐軀忘親而馳之者。故有好書而不得其法。則拊心嘔血。幾死而僅存。至於剖塚斷棺而求之。嘔血而剖。斷棺以求。古帖是豈有聲色臭味。足以移人方其樂之也。雖其口不能自言。而况他人乎。人特以己之不好笑。

在此方人
處此方人
等語

功名事
功名事

經學而仕者
經學而仕者

未錄爲政上
意高而語却

三蘇文範
有什

上見張君賢於人處不
然一好書何足重也

賢則願以予之所言者爲鑒

楊升菴曰此記全學韓文韓文公序開上人而

稱張加之神於書蘇文忠公記墨寶堂

而引鍾繇之溺於書皆含譏諷意

邵二泉曰真是文章中奪胎換骨皆從莊子變

化出來

唐荆川曰此文前後各自爲議論暗相照應

李卓吾曰前半截甚爲蒙莊所苦

人之好則過矣此一段轉言已有真好何恨于

毗陵人張君希元家世好書所蓄古今人遺

跡至多盡刻諸石築室而藏之屬予爲記予蜀

人也蜀人諺曰學書者紙費學書者人費此言

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奇功名者以其未試之學

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賢者之比乎今張

君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所

役其心智則以書自娛然以予觀之君豈久閑

者蓄極而通必將大發之於政此段記張公好

書却推到功名

王蘇文範
卷十四

主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放鶴亭記元豐元年十一月八日蘇東坡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

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

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

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

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

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

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

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係音素

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

佐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

而告之日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

與易也木可與易句極切題意言此鶴乃國君

與易也所不得好者而山人得專有其樂是一

篇綱

臯聲聞于天蓋其爲物清遠閑放超然於塵埃

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

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

其國許懿公好鶴出則鶴乘軒前行一日敵患

其國欲禦之皆曰公有鶴何不以此禦敵乃煩吾

此形家
中插入妙甚

劉伯敬曰
此言不知
上之六二
之六二

三蘇文範

日

卷十四

三

亡國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爲荒惑敗
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
名後世後世時劉伶阮籍崇尚虛無廢禮
樂王戎等亦爲竹林七賢引好鶴得上下亭
來酒誥後上飲酒來設此以見隱者所以爲
樂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開放如鶴者猶不得
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
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
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嗟夫一段結束上
二意何等筆力
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
翻然斂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
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
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履葛
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
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李性學曰文字請客對主極難獨子瞻此篇以
酒對鶴大意謂清閑者莫如鶴然前此

此形家
中插入妙甚

三蘇文範

卷十四

三

崔仲鳧曰他人記此亭拘於題目必極其所以
模寫隱士之好鶴有何意思公乃於題
外酒上說入好鶴隱然爲天下第一快
活固在言外矣

楊南峰曰東坡自海外歸移守彭城而此記皆
自赤壁賦後文字而疊山謂坡公自莊
子覺悟來良是
黃五嶽曰好文字得心應手處全在文機發動
讀此文最能發文機取之

大悲閣記

蘇東坡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於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指應而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眾，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為千萬億身，聚而為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耳。昔吾嘗觀於此，吾頭兼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為之動，拔一毛而身為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為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自佛引入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鴈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火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遊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

三蘇文範

卷十四

圭

有道即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下自人身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變河沙諸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之像未睹其像，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教，博通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為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之，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予遊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徒法震乞文為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異無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劍盾諸械，器經卷及香華

三蘇文範

卷十四

圭

以有心者反
說出無情
來之客則無
心之能應意
家言

公有杭州鹽
官安國寺大
悲閣記另出

一於至于四
五

三蘇文範

立境於名區
意即公于信
性二世中俱
入三昧矣

物真者。

卷十四

主

孟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自拂朱藤杖。所遇
無不報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
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
自相擾攘。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
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
皆具千手目。

樓迂齋曰。看拈起甚麼一種話頭。便被他對副

了。觀此文如生蛇活龍。不惟義理通徹

亦是佛書精熟之故。所謂信手拈來。物

物真者。

虞伯生曰。佛以像爲教。故佛徒造大悲像。千手

千眼。異執各視。以像夫泛應萬事之各

得其宜。而此記則推原其本於無心。故

能順應不失。若憧憧於思慮。以有心應

物。則得此遺彼。生東滅西也。坡公此文

說理精到。不可以佛記而忽之。

呂雅山曰。東坡作諸記。皆自立議論。意不粘帖。

情事躍如。經生熟此。而衍之於制舉策

論必能駕馭題目。不落色相。

方正學曰。按師民瞻云。佛印禪師。東坡久與之

遊。一日值師挂牌。與弟子入室。公便服

入。方丈見之。師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

處。公戲云。暫借和尚四大用作禪床坐。

師曰。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卽答。當

從所請。如稍涉擬議。所繫腰間玉帶。願

畱以鎮山門。公許之。便解玉帶置几上。

師云。山僧四大本無。五蘊非有。內翰於

何處坐。公擬議未卽答。師呼侍者云。收

此玉帶。永鎮山門。公笑而與之。緣公有

此胸襟。故有此意見筆力耳。

宋景濂曰。世傳東坡是戒禪師後身。東坡亦悟

其前生爲戒禪師。常衣衲衣。故大悲閣

記。多參禪語。當其自嶺外歸。次韻汪晦

叔詩云。浮雲時事改。孤月此心明。語意

高妙。真如參禪悟道之人。脫露胸襟。無

一毫窒礙也。

主蘇文範

卷十四

主

茅鹿門曰此等文字韓歐所不欲爲此等見解韓歐所不能及由蘇長公少悟禪宗心性超朗故其文獨得其至

鍾伯敬曰道理爛熟拈着卽是不知其爲佛爲儒也其文所以妙者不在引用佛典而其辯鋒圓熟直捷層疊變化不可謂不從楞嚴維摩諸經中出他人一學之便醜矣故拈此一篇可以示人

四菩薩閣記

蘇東坡

始吾先君於物無所好燕居如齋言笑有時顧嘗嗜畫弟子門人無以悅之則爭致其所嗜庶幾一解其顏故雖爲布衣而致畫與公卿等長安有故藏經龕唐明皇帝所建其門四達八版皆吳道子畫陽爲菩薩陰爲天王凡十有六軀廣明之亂爲賊所焚有僧忘其名於兵火中拔其四板以逃既重不可負又迫於賊恐不能俱全遂竅其兩板以受荷西奔於岐而寄死於烏牙之僧舍版畱於是百八十年矣客有以錢十萬得之以示軾者軾歸其直而取之以獻諸先君先君所嗜百有餘品一旦以是四版爲甲治平四年先君沒於京師軾自汴入淮泝於江載是四版以歸既免喪所嘗與往來浮屠人惟簡誦其師之言教軾爲先君捨施必所甚愛與所不忍捨者軾用其說思先君之所甚愛軾之所不忍捨者莫若是版故遂以與之且告之曰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而焚於賊者也而況於余

此所許林守
翻得下文起

此所許林守
翻得下文起

此所許林守
翻得下文起

此所許林守
翻得下文起

此所許林守
翻得下文起

三蘇文範

卷十四

三

三

乎余視天下之蓄此者多矣有能及三世者乎
其始求之若不及既得惟恐失之而其子孫不
以易衣食者鮮矣予惟自廣不能常守此也是
以與子子將何以守之簡曰吾以身守之吾眼
可霍吾足可斷吾口可斷吾舌吾畫不可奪若足
以守之歟軾曰未也足以終子之世而已簡曰
又盟於佛而以鬼守之凡取是者與凡以是予
人者其罪如律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世
有無佛而蔑鬼者然則何以守之曰軾之以是

子子者凡以為先君捨也天下豈有無父之人
歟其誰忍取之若其聞是而不悛不惟一觀而
已將必取之然後為快則其人之賢愚與廣明
之焚此者一也全其子孫多矣而況能久有此
乎且夫不可取者存乎子取不取者存乎人子
勉之矣為子之不可取者而已又何知焉既以
子簡簡以錢百萬度為大閣以藏之且畫先君
像於其上軾助錢二十之一期以明年冬閣成
東坡其善成又愛者歟善護佛法者歟

李卓吾曰趣

鍾伯敬曰明皇所不能守而僧守之子瞻之父
以布衣得之子瞻又為其父舍之而教
僧守之機緣節目步步不可思議○天
下豈有無父之人一語用世法說佛法
此善護佛法者也未段罵人亦復喚醒
人

三蘇文範

卷十四

三

三

淮陰侯廟記

蘇東坡

應龍之所以為神者以其善變化而能屈伸也

夏則天飛効其靈也冬則泥蟠避其害也當羸

氏問馬大善息封為附庸之君也于秦刑慘

網密毒流海內銷鋒鏑誅豪俊將軍乃辱身汗

節避世用晦志在鵲起豹變食全楚之租故受

餽於漂母下有漂母飯信信曰吾必報母母怒

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衣王孫而進食豈望

報乎後佐漢得天下封為楚王以千金報母抱

王霸之略蓄英雄之壯圖志輕六合氣蓋萬夫

故忍恥跨下初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能足刺

辱已少年為中尉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泊平山

時寧不能殺之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此泊平山

鬼反壁天亡秦族遇知己之英主陳不世之奇

策崛起蜀漢席卷關輔戰必勝攻必克掃強楚

滅暴秦平齊七十城破趙二十萬乞食受辱惡

兄累大丈夫之功名哉然使水行天下尚白

木須火流王尚亦猶潛將軍則與草木同朽

麋鹿俱死安能持太阿之柄雲飛龍驤起徒步

而取侯王噫自古英雄之士不遇機會委身草

莽

莽

三蘇文範

卷十四

孟

三蘇文範

卷十四

孟

受辱惡足累丈夫功名又別一感慨云

勝下寄飯時隱忍成元勳毅然烈丈夫

矣赤族之慘漢真寡恩薄德哉千載下

令人憤恨無盡長公固略此而曰乞食

如虎

焦弱侯曰予讀史漢定天下大抵淮陰侯方辱

書軌新邦英雄舊里海霧朝翻山烟暮起宅臨

舊楚廟枕清淮枯松折栢廢井荒臺我停單車

思人望古淮陰少年有目無睹不知將軍用之

如虎

焦弱侯曰予讀史漢定天下大抵淮陰侯方辱

書軌新邦英雄舊里海霧朝翻山烟暮起宅臨

舊楚廟枕清淮枯松折栢廢井荒臺我停單車

靈壁張氏園亭記

蘇東坡

記園亭而備
出處之入節
賦公則立言
不朽者也移
有之而後起
之論叙記者
之辭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
者倦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
陽其外脩竹森然以高喬木蒼然以深其中因
汗漫之餘浸以爲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爲巖阜
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倚桐檜楫有山林之氣
奇花美草有京洛之能華堂厦屋有吳蜀之巧
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
鼈筍茹可以饒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

三蘇文範

卷十四

臺

與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
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惟張氏世有顯人自
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靈壁
而爲此園作蘭皋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
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至今五十餘
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
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

自前至此記
下一段叙
古之君子
不必仕
不必不仕
必仕則
忘其身
必不仕則
忘其君
譬之飲食
適於饑飽

而已然士罕能蹈義赴節其處者安於故而難
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於是乃違親絕俗之譏
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爲其子孫
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
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
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跼步市朝之上閉
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
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
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義廉退之行蓋其先君

三蘇文範

卷十四

臺

君此絳雲
密也
諸論有風趣
結東意味

子之澤也余爲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
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
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
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
日矣

謝于喬曰篇中仕隱二字立義蓋因園亭間百
物備具推明其爲子孫慮令任不忘君
隱不忘親得出處之大節文字軒豁開
爽快人

唐荆川曰：「豈能長守山林終安簞笠，但居市朝軒冕時，要使山林簞笠之念不忘。」乃為全節耳。故記云：「不必仕，不必不仕。」又云：「開門而出仕，閉門而歸隱。」云云。如此胸襟，方不為功名所累。山谷云：「佩玉而心若枯木。」立朝而意在山東，亦此意也。



文與可畫篋管谷偃竹記 蘇東坡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蝻蛇蚹，蟻蝨蟻蚻，以至於劔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

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者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然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為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

莊子云：「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騞然騞然，莫不中音。應接之間，受質索暴肌，離膚絕脈，積微約之，已至是言，未始遇刑，且見其大，無所見也。」

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然文惠君曰：「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莊子云：「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斲者斲之，斲者斲之，斲者斲之，斲者斲之。」

之事觀之，得之于手而應之于心，口不能言，有焉。其間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

之體也。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

之體也。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

之體也。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

之體也。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

之體也。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

之體也。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

之體也。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

之體也。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

之體也。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

之體也。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

之體也。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

之體也。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

之體也。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

見與可以以竹爲意者大何能識之

前後曰字凡八見是處

有力

蘇文範

卷十四

記之爲極佳

之無暇

一語乃高平字漢臣湖州人其文法也

爲有道者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
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
自責重四方之人持綠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
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爲韞而士
大夫傳之以爲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爲
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
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韞材當萃於子矣書尾
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梢
萬尺長子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
疋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
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
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
與可笑曰蘇子辨則辨矣然二百五十疋吾將
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篋管谷偃竹遺余曰
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篋管谷在洋州與
可當令余作洋州三十詠篋管谷其一也余詩
云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
貧饒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

前以目字
移清滿此又
以美與與生
不戲

仍足發出爲
記意

王蘇文範

卷十四

平

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
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
七日余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
昔孟德祭喬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
與可疇昔戲笑之言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
如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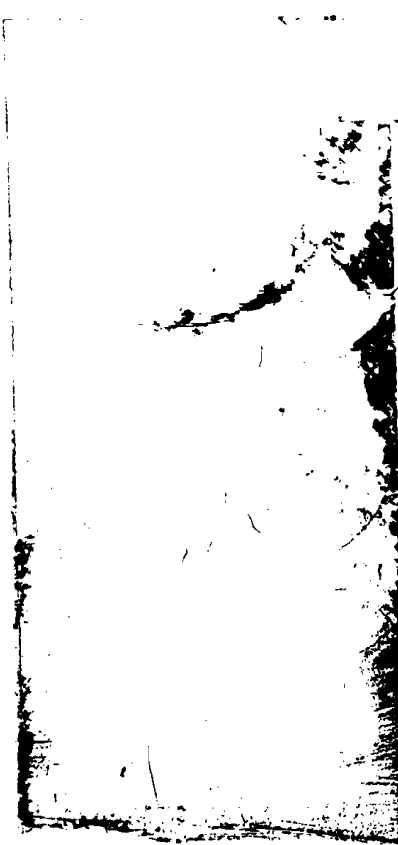
丘瓊山曰自畫法說起而叙事錯列見與可竹
法之妙而公與與可之情尤最厚也筆
端出沒却是仙品

趙栗夫曰人言此記類莊余謂有類司馬子長
體

何廷秀曰性學嘗云退之雖時有譏諷然大體
醇正子厚發之以憤激永叔發之以感
慨子瞻兼憤激感慨發之以諧謔此類
可見○坡公又贊與可竹云風梢雨箨
上傲氷霜霜根雪節下貫金石誰爲此
君與可姓文惟其有之是以好之

鍾伯敬曰前段便是莊子庖丁解牛全文因後

段添許多妙論所以隔一層。



仁宗飛白御書記

蘇東坡

人世二字眼

起論世數語不元矣

此段似仁宗

世三明臣公

龍伏先自賜王公事

士蘇文範

卷十四

聖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合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三家之市臣嘗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聖德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雋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敦朴愷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下歡心才智不同而道德有餘功業難明而福祿無窮升遐以來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有內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豈獨上之澤與凡在庭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為人其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誨出慶曆中所賜公端敏二字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

事若此而輕
若被後見也
原句不四不
若字涉動

此段言節疏
起

未應流涕
言竟

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太常職在太史於
法得書且以爲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保曲
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蠡以論音聲不若推
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歆以追嗜好不
若因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
流於四方凡所見者皆當發然而作如望旄頭
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爲忠厚而恥爲浮
薄或由此也夫

董中峰曰仁宗世主明臣良一時荷寵榮者斌

三蘇文範

卷十四

聖

斌稱盛記中却推本其上澤之及而王

公德業有以膺之立意正大未言其刻

石傳世可以勉來者尤進一步

袁中郎曰長公此記軒偉高敞令人有登廟廊

之思

鍾伯敬曰有本末之文才人文士自然僥倖不

來○開口似不切題說來字字情理相

關

詞意立見大
奇

此段自言
思文轉君子
非隨筆而思
上去

三蘇文範

卷十四

聖

思堂記

蘇東坡

定安章質夫築室於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
將朝夕於是凡吾之所爲必思而後行子爲我
記之嗟夫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
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
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言發於心而衝於口吐
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爲寧逆人也故卒吐
之君子之於善也如好好色其於不善也如惡
惡臭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
哉是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生
則戰必不力若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則吾有
命矣少時遇隱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
與欲若是均乎曰甚於欲庭有二盎屬也
畜水隱者指之曰是有蟻漏是日取一升而棄
之執先竭曰必蟻漏者思慮之賊人也微而無
聞隱者之言有會於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
樂不可名也虛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憚不處而
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思堂不

小引易與詩
論五結之
數數得好

亦繆乎。自昔至此幾轉因思堂而反發不思之妙下遂承轉思堂之名目有當非如俗

營者。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竝育而不相害。道

竝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言。其所謂思者。豈世

俗之營營於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為也。我

願學焉。詩曰思無邪。質夫以之。元豐二年正月

二十四日記。

謝疊山曰按坡公思無邪齋銘云夫有思皆邪

也。無思則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惟有

思而無所思乎。與此互相發。

三蘇文範

卷十四

聖

三

姜鳳阿日記思堂而專說無思之妙。辭若相繆。

而意實相通。所謂無中生有。以死作活。

射雕手也。

何仲默曰前面言不思處凡六段。中引隱者言

奇絕。結尾數語。卒歸之思堂本旨。更見

變幻。

雷何思曰此等學力。非子瞻不能有。此等議論。

非子瞻不能作。蓋先生嘗以告子不得

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為

學問。直受用於此。可思而得之。今人將
告子作一倔強人看耳。

三蘇文範

卷十四

聖

三

石鐘山記

蘇東坡

按水經起便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為下臨

伏下簡字案

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

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

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少室山人李渤唐順宗微

鍾伯敬曰從

政得失輒始訪其遺踪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

鍾伯敬曰從

之南聲函胡也官音北聲清越也角音枹音持鼓

鍾伯敬曰從

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

鍾伯敬曰從

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

鍾伯敬曰從

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

鍾伯敬曰從

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時公之長

鍾伯敬曰從

興縣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

鍾伯敬曰從

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硃硃

鍾伯敬曰從

然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

鍾伯敬曰從

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

鍾伯敬曰從

然欲搏人而上棲鵲焉聞人聲亦驚起磔

鍾伯敬曰從

磔音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

鍾伯敬曰從

者或曰此鶴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

以上周景王

水上嚼吹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

上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

湃而為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

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

有窾坎鏗鏘之音塔兵之聲與向之嚼吹者相應

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嚼吹者周景

王之無射鐘也窾坎鏘鏘者魏獻子之歌鐘也

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

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

三蘇文範

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

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

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為得其

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

也

楊升菴曰通篇討山水之幽勝而中較李渤寺

僧酈元之簡陋又辨出周景王魏獻子

之鐘音其轉折處以人之疑起已之疑

至見中流大石始釋已之疑故此記遂

爲絕調。

袁中郎曰予涉歷方內名山與同志探幽選勝

退必記之。閱坡公集中記述。恍遇千古

一知己。

鍾伯敬曰真窮理之言。所謂身到處不肯放過

也。○可見窮山水之情者。不是好事。真

是虛心細心。

睢州遠景樓記

蘇東坡

起首便言俗之近古是一篇主意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

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偶以相助。蓋

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此段句作提綱如論一篇之冒頭

此段言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

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爲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爲迂闊。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

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言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

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旣

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爲

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而

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

不以爲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以上言民畏法

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

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爲曹。立表下漏。鳴鼓以

致衆。擇其徒爲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

好鶴為天下第一樂事結之。記張氏園亭。則備士人出處之大節。記文與可竹。則敘生平相與之厚情。此記只發明風俗近古中。雖點出太守與樓其發揮處猶留為後日章本。以父母之邦。林下時可從容了結也。

傳神記

蘇東坡

傳神之難在目。顧虎頭云。傳形寫影。都在阿堵中。其次在額頰。吾嘗於燈下顧自見頰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為吾也。目與額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可以增減。取似也。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當於眾中陰察之。今乃使人具衣冠坐。注視一物。彼方歛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頭云。頰上加三毛。覺精采殊勝。則此人意。蓋在須頰間也。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至使人謂死者復生。楚相孫叔敖。見優孟言。我孫叔敖子也。數年其子負薪。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子也。數年其子負薪。逢優孟。言我孫叔敖子也。數年其子負薪。孟子曰。無去。即為孫叔敖衣冠。談笑。我見汝。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後為相。三日後為相。復來。請王曰。婦言楚相不足為也。如叔敖為楚相。忠廉而楚伯。今死。子無立。節負薪給食。如叔敖。不如日殺雞。王謝優孟。不叔敖子。封此豈舉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計世不絕。此豈舉體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人人可以為顧陸。吾嘗見僧惟真畫曾魯公。

得此頭終注
且服處得一
楊勛齊

至末方贊
立

初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矣
乃於眉後加三紋隱約可見作俛首仰視眉揚
而額蹙者遂大似南都程懷立衆稱其能於傳
吾神大得其全懷立舉止如諸生蕭然有意於
筆墨之外者也故以吾所聞助發云

楊升菴日本記懷立之傳神而前後引顧虎頭

僧惟真爲照應又以相法之得其天優

孟之得其似爲形容自首至遂大似止

若不贊懷立者到末方有意無意贊他

三蘇文範

卷十四

聖

三兩言篇中深得傳神之法深得題外

傳神之妙

鍾伯敬曰特識名言觀人用人之道俱不外此

文範卷之十四

嘉樂齋三蘇文範卷之十五

成都楊慎用脩甫原選

公安袁宏道中郎父參閱

序碑銘

六一居士集序

蘇東坡

此序言歐陽
之文有功于
世足以配韓
而士繼爲孔
孟之傳所爲
言大非誇也
一篇大主意
推尊文忠公
至矣

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
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當置酒一
壺客曰是爲五物之樂何居士曰以吾
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間豈不爲六一乎
夫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

三蘇文範

卷十五

一

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子拒楊墨蓋以

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

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亦誇乎自春

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道行而楊墨之道

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大其功孟子既沒

有申商韓非之學申申不害也商衛公孫商達

道而趨利殘民以厚生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

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

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

卷之九

伯敬曰此
段勸歐陽綜
其妙

至此始見其
言大非誇

自孔子孟子
說發韓子歸

結于歐陽子
主意在此一

蘇文範

卷十五

二

王

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是以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害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言追思孟子正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盛言楊墨之禍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自上古有太而非誇至此一段太史公曰即司馬遷蓋公言黃老蓋公善黃老言曹賈誼蓋公避正堂以舍之錯明申韓此語見太史公本傳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子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眾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王戎問阮咸之子瞻聖王衍樂廣善清談何晏等祖述梁以佛亡梁主老莊立論士大夫皆尚浮誕梁主梁武帝梁武帝所通惟談若空事佛之謹舍施之多無進梁武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或庶幾焉愈自太史公曰至此一段言韓愈愈正佛老之功以配孟子正愈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

此段論歐陽
子凡三節者
其居處處久
新其學處
始得

唐荆川曰體
大而思靜讓
論如走盤之
珠天之絕佳
者也

中開曰自歐
陽子存曰
自歐陽子出
曰歐陽子及
見得歐陽子
之存法出處

王蘇文範

卷十五

王

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者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合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悅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仁宗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敢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嘉祐仁宗崩時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二句應前天意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元祐士始為新學王介甫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聖明哲宗元祐初年詔脩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被意以王氏然後風俗一變考驗師友淵源析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三段始言其孔孟來繼言有功下嘉祐之士終言純子得其

前此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裴公四子發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唐陸贄字敬輿諡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

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兩言字應篇首言字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王恆叔曰東坡作潮州韓文公廟碑作六十居士集序皆精搆深思之文東坡得二公

之深故其於二公之文尤不肯苟作

唐子西曰凡爲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爲上句

公爲後工
七可謂有
進者也自一
居五居士猶
可見也與五
爲六居士不
可以也居士
始將隱矣更
爲見道之言

卷十五

四

五

壓倒畫錦堂記云仕宦而至將相富貴

而歸故鄉下云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

之所同也非此兩句莫能承上句六一

居士集序云言有大而非誇此雖一句

而體勢甚重下乃云達者信之衆人疑

焉非此二句載上句不起此爲文之法

呂東萊曰此篇曲折最多破頭說大故下面應

亦大今人文字上面言大下面未必言

大上面言遠下面未必言遠如以文章

配天以孔孟配禹果然言大非誇

謝疊山曰說申商之害以誦孟子之功此等議

論實關世教又不當以文論也韓歐雖

不可班於孟子然濂洛關閩未作之先

亦自少他不得

唐荆川曰歐陽公一代偉人也長公其門下士

尤宜如此發其體大而思精議論如走

盤珠文之絕佳者也

鍾伯敬曰有地步之文

主蘇文範

卷十五

五

范文正公文集序

蘇東坡

起祭使占地步以所項十一人說歸四人說歸文正公敘事體整而有原委

時子瞻方八歲便有六志豈非人傑

三蘇文範

卷十五

本

呂東萊曰文字不難于敷之而難于敘事蓋敘事在嚴整難也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彞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李德孺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爲序又十三年乃克爲之此段却自其素而與其子弟相識等語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

以魯爲文字而石守道下長公可謂高山仰止矣

以文正公配淮陰侯諸葛武侯言其平生經略素定

非偶得而勉取青見此集爲有用之書

至此方見主意

叙文正公之意

八歲知敬愛公故上始總角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故上始見知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故上恨子不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公之功德一段何等駕馭一一收拾上段意思以起議論關鍵有力時昔之願四字包含上意思許多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伯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先提此數人詞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淮陰劉項孔明孫曹諸論不止數言今約以數語真妙絕古今公在天聖中居大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此推尊范文正公處全在此萬言書上起意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

上其性此
公人品

伯敬曰此
其文

信孝弟。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范公在當時有軍中一范之謠。有大范老子之戒。故坡公元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以德見于怒。稱之。

楊升菴曰。前叙情中贊美後述意。

胡敬齋曰。范文正公百代殊絕人物。而東坡序

王蘇文範

卷十五

人

其文只就公萬言書發。蓋公終身事業盡在是矣。

孫伯潭曰。序文正公集。言其生平事業。皆此書

之發用。引淮陰諸葛事。隱然以二人擬

文正矣。

鍾伯敬曰。天下信其誠誠字。是一篇主意。此有

大人品大文章。有歸着處。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蘇東坡

引蘇公集卷
下

一。抑將一揚
前。而抑其延
將。以揚其
公也。作文須
知

茅鹿門曰。真
公。必有其
指有所底。故
子思子勤於
之

王蘇文範

卷十五

九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爲口實。然予嘗薄其爲人。以爲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爲小哉。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傑。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士之負公者。亦時有之。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爲好事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予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惟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已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此數語。歐公忠厚長者之意。翟公之客。負之於死。幾百年來。猶然可掬。翟公之客。負之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已。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下出脫歐公。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

上大夫有求
于公而每叛
公居氏乃
不忠忘公益
信惠勤之可
取

應荆川曰既
說詩非待文
而傳又說爲

王蘇文範

人大略非斯
文莫之傳不

唯美惠勤且
爲吾儒占地

步

餘年公嘗稱之爲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

詩公薨於汝陰

今西湖側六

子哭之於其室其

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

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

爲利也哉予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

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

都總在此一句士大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

夫讀此能無愧乎

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予文以傳於世予以

爲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爲人之大略則非

斯文莫之傳也

熊磻洲曰第一段言歐公之待士厚於翟公第

二段言歐公之門下士不能如惠勤然

則歐公之所以進惠勤與今日坡公所

爲勤作詩序者蓋有由矣大凡爲浮屠

人作記序最要占地步措語有斟酌

楊升菴曰以吾儒而序佛流最難獨韓序文暢

以其喜文章而與之遊蘇序勤上人以其

其治詩書而引進之最爲得體

唐凝菴曰作浮屠氏文既不可太興又不可不

貶此序只在惠勤不負歐陽公上立意

虛虛澹澹無中生有

王蘇文範

卷五

三

牡丹記序

蘇東坡

此記觀花之

此記觀花之

此記觀花之

此記觀花之

此記觀花之

此記觀花之

此記觀花之

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予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盤綵藍以獻於坐者五十有三人。飲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與臺早隸皆插花以從觀者數萬人。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記十卷以示客。凡牡丹之見於傳記與栽植接養剝治之方，古今詠歌詩賦下至怪奇小說皆在。之博而備。予既觀花之極盛，與州人共遊之樂，又得觀此書之精究博備，以為三者皆可紀。以起下文。而公又求予文以冠於篇。蓋此花見重於世三百餘年，窮妖極麗以擅天下之觀美，而近歲猶復變態百出，務為新奇以追逐時好者，不可勝紀。此草木之智巧便佞者也。言盛之。今公自耆老重德，而予又方忝迂闊舉世莫與為比，則其於此書無乃皆非其人乎。不勝應文意。然鹿門子常怪宋廣平之為人，意其鐵心石腸，而為梅花賦則清便艷發，得南朝徐庾

此記觀花之

體今以予觀之，凡託於推陋以眩世者，巧便佞又豈足信哉。予雖非其人，應無乃非其強為公記之。公家書二萬卷，博覽強記，遇事成書，非獨牡丹也。

楊升菴曰：昔坡公通判杭州，舊例有花會，每歲督民家盛植牡丹以供花會。會時官廨中棟宇遍植，庭階遍植，几卓遍供州人苦之。公至次年，即革此會。州人甚悅。是記中略不露此舉，蓋公係太守公屬下。

只以序譜一節成文，遇事成書為結，便見公留意者深也。

此記觀花之

此記觀花之

此記觀花之

書黃子思詩集後

蘇東坡

此篇作古
今詩案

予嘗讀書以謂鍾王_{之義}之迹蕭散簡遠妙在

筆畫之外_{其妙在筆墨之外一句伏下至唐顏真卿}

柳公權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

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

蘇李_{之天成曹植劉錫之自得陶淵明謝靈運}

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偉絕

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

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

王蘇文庫

卷十五

十四

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

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

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

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

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

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一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

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閩人黃子思慶曆皇祐

間號能文者予嘗聞前輩誦其詩每得佳句妙

語反覆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聖之言

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子既與其

子幾道其孫師是游得窺其家集而子思篤行

高志爲吏有異才見於墓誌詳矣予不復論獨

評其爲詩如此

李性學曰此題黃子思之詩未見得是如何其

評唐人詩如良工善貌極醒人眼所引

司空圖論詩尤起發人意

方希古曰古今詩凡三變虞夏以來漢魏爲一

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及唐初爲一等

自弱宋以後定着律詩及今日又一等

然李杜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瀟灑之

趣味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

揚升菴曰序止五百餘字立一古今詩案詩家

李杜爲宗固妙而漢魏有天成自得超

然於詩之外者亦所當知作文之法亦

猶詩也深於詩自深於文矣

書韓魏公黃州詩後

蘇東坡

黃人詩稱王
韓一公黃州
風氣自好

賢人君子
關于天下斯
民之重

主蘇東坡
卷十五
主

以公非施
而于黃州人
之則黃州
之則黃州

此處共公見

黃州山水清遠風土厚美其民寡求而不爭其
士靜而文樸而不陋雖門巷小民知尊愛賢者
曰吾州雖遠小然王元之韓魏公嘗辱居焉以
誇於四方之人元之自黃遷蘄州沒於蘄然世
之稱元之者必曰黃州而黃人亦曰吾元之也
魏公去黃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為詩夫
賢人君子天之所以遺斯民天之所以共有而
黃人獨私以為寵豈其尊德樂道獨異於他邦
也歟抑二公與此州之人有宿昔之契不可知
也元之為郡守有德於民民懷之不忘也固宜
魏公以家艱從其兄居耳民何自知之詩云有
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金錫圭璧之所在
瓦石草木被其光澤矣何必施於用奉議郎孫
賁公素黃人也而客於公公知之深蓋所謂教
授書記者也而軾亦公之門人謫居於黃五年
治東坡步雪堂蓋將老焉則亦黃人也於是相
與慕公之詩而刻之石以為黃人無窮之思而

吾二人者亦庶幾託此以不忘乎

表元峰曰黃人思王韓二公同而二公為德於

黃異書中却本二公並說破則魏公之

碩德重望聲所及者遠矣

宋景濂曰書黃人不忘魏公詩却併及元之蓋

魏公德業元之氣節皆長公所推重者

時長公謫在黃州五年矣以黃人知尊

愛賢者必以不忘黃韓二公者思已竊

自負意

主蘇東坡

卷十五

主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蘇東坡

此或人起以明其作圖之妙天機所合自通于道

一篇主意

此轉更精

主蘇文範

此出居士胸中合如此

或曰龍眠居士作山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遇山中漁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此豈強記不忘者乎曰非也畫日者嘗疑餅非忘日也醉中不以鼻飲夢中不以趾捉天機之所合不强而自記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畱於一物故其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雖然有道有藝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

卷十五

本

形於手吾嘗見居士作華嚴相皆以意造而與佛合佛菩薩言之居士畫之若出一人况自畫其所見者乎

羅一峰曰道形而上也藝形而下也泥之則下

矣化之則上矣道藝一者孔夫子之執

射執御也長公曰有道而不藝則物雖

形於心不形於手此語自有斟酌

書樂全先生文集

蘇東坡

此說明以此海孔明相擬見宋生之可重者非徒文也

此條緊繫有針線

主蘇文範

卷十五

五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鄒鴻豫書慨然有烈士大夫之風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爲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嗚呼

此一段言公志行見文章有本

公志行次明如四

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爲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喪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

此段言公萬
大危石一本
亦例等筆

此序其生平
見所以作序

三蘇文範

卷十五

主

再引自魯公
亦有餘波

下傳又進一
步

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公者衆然至言
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爲首公盡性知命體乎自
然而行乎不得已非鄆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
慶曆以來迄元豐四十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
事見於章疏者多矣或用或不用而皆本於禮
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敗有驗於後
及其他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爲
人信乎其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也軾年二
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今三十
餘年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無所效
尺寸於公者獨求其文集于校而家藏之且論
其大略以待後世之君子昔魯公嘗爲軾言
公在人主前論大事他人終日反復不能盡者
公必數言而決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
不盡用然慶曆以來名臣爲人主所敬莫如公
者公今年八十一杜門却掃終日危坐將與造
物者遊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聞而况其
又乎凡爲文若干卷詩若干首

楊升菴曰有德者必有言先生以德勝故其文
可傳立意自高

王鳳洲曰秦漢以來十君子固多至論英偉豪
傑則惟孔北海諸葛孔明器大任重故
志行文章爲可傳於世二人皆欲誅操
興漢古今文士之巨擘也宋張安道庶
幾似之此集必傳於世無疑也推尊之
意至矣

三蘇文範

卷十五

主

書東臯子傳後

蘇東坡

與醉處者活
范落第四子

好題應

坂公詩云白
酒釀成綠好
味黃金散盡

二三蘇文範
為牧書正此
息

此物其同
胸大非皆醉
獨醒也

道出自家事

小支子
亦大支子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引。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閒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當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猶善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為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為之酣適。蓋專以自為也。東臯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釀。日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臯子矣。然東臯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

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臯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為墓誌。予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楊石齋曰。東臯子戀五斗。刻期知死。却有仙風道骨。子瞻故友之於千載云。

陸貞山曰。長公性好飲。然不能四五合。已燂醉。不辭謝而就臥。鼻鼾如雷。少焉蘇醒。落筆如風雨至。謫海外。尤借酒自遣。故此篇純道真態。

蘇東坡

卷十五

三

黃貞父曰。東坡若曰。已不能飲。而喜人飲。則與東臯子意趣未睽也。以此寄尚友之意。鍾伯敬曰。一段大悲憫意。以歡喜心行之。自寫出大菩薩心行。

書柳子厚牛賦後

蘇東坡

鏡伯敬曰此
一牛便妙
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爲甚客自高化載牛
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饑相倚以死者無
數牛登舟皆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
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數
牛死者不復云幸而不死即歸德於巫以巫爲
醫以牛爲藥間有飲藥者巫輒云神怒病不可
復治親戚皆爲却藥禁醫不得入門人牛皆死
而後已地產沈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黎人得

三蘇文範

卷十五

三

近香之所自
水因想錄香
向異沈牛肉
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沈水香供佛
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子莫
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贊使以
曉喻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衰乎

李卓吾曰趣

袁中郎曰慘不忍讀

鍾伯敬曰癡心結習惟此謔可以解之一經正

論便失之矣

書孟德傳後

蘇東坡

子由書孟德事見寄子既聞而異之以爲虎畏
不懼已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見虎而不懼
者則斯言之有無終無所試之然曩子聞忠萬
雲安多虎有婦人晝日置二小兒沙上而浣衣
於水者虎自山上馳來婦人倉皇沈水避之二
小兒戲沙上自若虎熟視久之至以首舐觸庶
幾其一懼而兒癡竟不知怪虎亦卒去意虎之
食人先被之以威而不懼之人威無所從施歟

三蘇文範

卷五

五

有言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俟其懼
也○有人夜自外歸見有物蹲其門以爲猪狗類
也○以杖擊之○卽逸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
人非有以勝虎而氣已蓋之矣○使人之不懼皆
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時○則虎畏之○無足
怪者○故書其末以信子由之說

鄉東郭曰操之於漢遷太子弑伏后屠戮忠良

史謂其虎狼人室恐謂虎而翼矣何不

肆其搏噬之毒乎惜乎漢靈之不如沙

小兒醉人夜歸耳。

湯霍林曰。却有至理。不止一篇虎繪也。

鍾伯敬曰。妙理妙論。不必言如此。說來自妙。

碑

表忠觀碑

蘇東坡

古人嘗稱作
文秋事難干
讀此敘事
得體

文章精熟
史記文法多
有終極惟什
他人說未後
自已只說一
句此碑盡舉
此體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事臣抃中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

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

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穢不治父老過之

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音流始以鄉兵破走

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

以奉董昌而自居于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

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

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李景據福州仁

佐破之兼取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

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觀三世

四王與五代相終始五代梁唐晉漢周天下大亂豪杰

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

既復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子遺而吳越

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治鑄于山取地產之寶然終不失臣

臣之利家岸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

方而利者能
應處

此段又以他
國形容其
有功於朝廷

引漢故事
切

王蘇文範

卷五

天

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舞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大削平西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劉崇改名漢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醢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隗囂說河西竇融曰更始滅亡此一姓不再興之故

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帝報融書曰將軍欲輔微國當勉功業今之議者必有任焉教尉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因授涼州牧光武書至河西皆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大牢今錢氏功德殆過于融功德兩字教上有德于斯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恩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音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

西漢書

不說朝廷如
何處處只收
拾以制日可
三守

文忠能銘不
及此銘

三蘇文範

卷五

无

以付其院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植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墮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神宗降詔許可其妙音院改賜名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安吉若水出焉若水自天龍飛鳳舞萃于臨安郭璞地記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萃于臨安也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臨安古名杭州

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錢王仰天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殺劉漢宏奄有吳越金豸玉冊其功虎符龍節其忠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長江西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睥如神人玉帶毬馬以玉帶跨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筐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吝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共祠墳母俾

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然新宮。匪私于錢。惟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李性學曰。子瞻表忠觀碑。終篇述趙清獻公奏。

不增損一字。是學漢書。王介甫以爲諸

侯王年表則非也。

樓迂齋曰。發明吳越之功與德。全是以他國形

容。比竝出來。方見朝廷坐牧土地。不勞

兵革。知他是全了多少生靈。來墳墓上

蘇文範

卷十五

三

尤切意在言外。文極典雅。

林大崖曰。當艸昧之初。孰無覬覦之志。錢氏保

障一方。以待真主。可謂知義知命。有功

於國家生民矣。此碑鋪叙發揚大類歐

陽公豐樂亭記。而雄健光燄。又似過之

者。

楊升菴曰。東坡作表忠觀碑。王荊公置坐隅。葉

致遠楊德逢二人在坐。有客問曰。相公

亦喜斯人之作也。公曰。斯作絕似西漢

坐客歎譽不已。公笑曰。西漢誰人可擬。

德逢對曰。王褒蓋易之也。公曰。不可。草

草。德逢復曰。司馬相如楊雄之流乎。公

曰。相如賦子虛大人。洎論蜀文封禪書

耳。雄所著太玄法言。以准易論語。未見

其叙事典贍。若此也。直須與子長馳驅

上下。坐客又從而贊之。公曰。畢竟似子

長。何語。坐客悚然。公徐曰。楚漢以來諸

侯王年表也。

蘇文範

卷十五

三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東坡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起句健章
為聖天子太過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
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故申呂白
嶽降神甫及申傳說為列星莊子云傳說則
其生而比古今所傳不可誣也此四句承上起
天生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
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
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張良失其智責育孟

三蘇文範

卷十五

三

復失其勇儀秦張儀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
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
隨死而亡者矣此段言人有浩然之氣必是天
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
理也怪者以上一段論剛大之意自東漢以來
進士文辭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
舉杜姚宋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璟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
而不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公

三蘇文範

卷十五

三

之氣蓋嘗論天人之辯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
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此段言文公
之氣蓋嘗論天人之辯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
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汗賒之
之氣蓋嘗論天人之辯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
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汗賒之
之氣蓋嘗論天人之辯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
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汗賒之

三蘇文範

卷十五

三

之魚似可欺也而中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
之卦以孚信豚魚為貴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
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
愈有焉衡山南海詩云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
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
通須臾盡掃衆峰出仰天突兀而不能回憲宗
之惑能馴鱷魚之暴潮州鱷魚為暴公為文按
中數日水盡涸而不能彌皇甫鍾李逢吉之謗
而六百里謝表頗感悔欲復用之鍾思愈
是為兵部侍郎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
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

齊民以等
相齊者

至於今號

齊民以等
相齊者

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

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

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

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

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

卷十五

廟者聽聽乃聽其所令民歡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

里期年而廟成。此段見公之神無往不或曰公

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謂不及一

沒而有知其不眷念於朝也審矣。使公之沒而

吾生不能久留於潮。沒豈能。軾曰不然。

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

在也。而朝人獨信之。深思之。至點。請安倉。煮蒿

感動人者悽愴如漢書所
若或見之譬如鑒井

事至是豈理也哉元豐元年詔封

卷之五

辭日

1. The first step in the process of identifying a problem is to recognize that a problem exists. This involves gather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situation and identifying the specific issue that needs to be addressed.

謝靈運山日東
坡平生作詩
公昔騎龍白雲鄉
莊子乘彼白雲遊于帝鄉謂
公昔且騎龍作馬乘白雲于

不經竟音帝手扶雲漢分天章
謂公以手扶開雲漢分天

詩與程公祜之爲章者謂公之
道碑表忠觀文乃得之天生地
天孫爲織雲錦裳天孫織女
地言天孫

女爲文公襍就雲錦
 飄然乘風來帝旁
 公文強

高風而下來降下與濁世掃牴牾濁世批牾喻

吾道之西遊咸池扶桑離騷飲余馬于咸池

主蘇文範
卷十五
妻
妻

子曰日出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謂文公西遊咸池日浴之地而略過于扶桑日拂之方

草木衣被昭回光。文公之道光輝發越雖草木亦薦及之猶日用之器固于

天而有追逐李杜參翱翔李白杜甫唐之詩士

先後參列其間以汗流籍湜走且僵

公遊而不及遠甚亦自名于時汗流者言其愧

滅沒倒景不得望日月之行度有光影冲

下見日月之反從下照故其景倒謂世之

公道德作書氏佛幾王。佛骨表謂佛本胡人。

之也 作三言詩 作詩才三身死已久 枯朽之骨
 以政之餘 豈宜爲 要說 蘭每夏蘭 公被禍

卷之四
謝安
謝安

壯哉言即
文公丁酉年
後猶懷懷有
生

驪魚之狀龍
身虎爪鱗目
蓋有道人
蓋祝融為先
所經由也
大發大如其
即日徒去殆
若膠粘多子
小滴滴伏人
之食如象之
之食如象之

蘇文範

卷十五

三

馳上道終涉嶺海水陸萬里此歷舜九疑弔英
謂要觀南海窺衡山湘水之間歷舜九疑弔英
皇也山海經云蒼梧之山其中有九疑山九疑似
妻舜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從舜南狩三苗道死
衡湘之門文公歷行舜所巡之地弔娥皇女英
之祝融先驅海若藏融離騷云使湘靈鼓瑟今
令海若舞馮夷皆海神也文公之涉嶺外海道
蓋祝融為先驅前未而海若將率怪物以歛藏
所經由也約束蛟鯢如驅羊難遣而羊則易
即日徒去殆如驅羊群之易釣天無人帝悲傷
九天中天日釣天謂大釣之天無人輔佐謳吟
文公歿于長慶四年敬宗為之感傷也下招
下招遣巫陽者謂吟此詩招文公之魂下招犧牲雞
卜羞我觴犧牲者犁牛特雞骨卜如鼠卜焉謂
酒觴抑以素於餐荔丹與焦黃文公羅池廟碑
誠非厚儀也於祭文公亦如文公使柳人以此祭柳子
人以此祭文公亦如文公使柳人以此祭柳子
厚公不少畱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文公詩
也大荒被髮騎麒麟公乎
時有此語大荒地也
洪容齋曰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湜李漢皆稱頌
韓公之文各極其至及東坡之碑一出
而後眾說盡廢騎龍白雲之詩蹈厲發
越直到雅頌所謂若捕龍蛇而搏虎豹

者不可得而束縛大哉言乎

熊蟠洲曰公貶於潮而潮祀公為神蓋公之生

也參天地闢盛衰故公死也是氣猶浩

然獨存於是知公雖齟齬於人而能與

天貫通也

謝疊山曰後生熟讀此等文章下筆便有氣力

有光彩

黃東發曰韓文公廟碑非東坡不能為此非韓

公不足以當此千古奇觀也

蘇文範

卷十五

三

林次崖曰此碑自始至末無一懈怠佳言格論

層見疊出如太牢之悅口夜明之奪日

蘇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其闕

繫世道甚大又不當以文論矣

楊升菴曰按鶴山云東坡被謫在黃在惠在儋

不患不偉患其傷於太豪便欠畏威敬

怒之意如茲遊最奇絕所欠唯一死之

類詞氣甚不平又如韓文公廟碑詩云

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方

作諫書時亦冀諫行而跡隱豈故為詆訐要為南海之行蓋後世詞人多有此意如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之類是也不知君臣義重家國憂深聖賢去魯去齊不若是忍若非以一去為難也鶴山此論精矣

鍾伯敬曰大文字不可以平奇工拙間求之

先揭起一生大略

司馬溫公神道碑

蘇東坡

此荆川曰文勢如萬馬奔川動談然萬斛泉也

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公權判西京雷臺上疏曰臣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錫乞致仕上許之光既歸洛自是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絕口不論事

鍾伯敬曰說得動人不待其詞之畢尤在此段

此荆川曰叙事猶如龍

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已讐而疾之者莫不歛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公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與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坡公自登州召還綠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母去朝

忠之不可解

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擊踞流涕者不可勝

數也。公曰。洛入臨衛士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

也。所至民進道聚觀。日公無歸洛。而相天子

姓。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

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勅其邊吏曰。

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以司馬光爲

遼人聞之。救其邊吏曰。中國其後公薨。京師之

民罷市而往弔。粥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

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

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還。皆言民哭公哀甚。

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

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

尤哀。廷薨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

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光卒。太后爲之勸。即

爲之罷市。往弔。及如陝。葬送者如此。豈人力也。

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

誠一德。其孰能使之。所爲來有不可對人言者。

耳。誠心自然。天下敬。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爲能

化。陝洛間皆化其德。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爲能

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

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

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

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

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

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

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

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况公乎。故臣論公

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

二言曰。誠曰一。

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

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於

卿大夫。相與爲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

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已則親之。異已則疎之。未

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况於君臣之

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

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光爲知諫院。以二

大德有三。曰仁。明。武。二言致治之道。曰任官。信

賞。必罰。三言養兵之道。曰務精。不務多。又進五

規一保案二惜時三遠謀蓋自敵已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為左右輔弼之臣至為叙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為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畱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

三蘇文範 卷十五 聖

授以僕射乃出勣為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為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

楊升菴曰前一段叙事如九曲水勢隨地盤旋有自然形勝後一段議論如奇雲瑞靄飛洒空中瞻顧恍忽不可名狀妙哉斯

人之文

陸廉伯曰司馬溫公是宋朝殊絕人物東坡此作是宋朝殊絕文字學者須觀其全篇鍾伯敬曰讀司馬溫公富鄭公諸碑知宋世大臣猶自有人其以弱宋而能抗金元以此不若後之全盛而受困一隅之虜也

三蘇文範 卷十五 聖

李太白碑陰

蘇東坡

李太白碑陰

李太白碑陰

李太白碑陰

李太白碑陰

李太白碑陰

李太白碑陰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

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

士固有不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

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氣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

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唐明皇幸

丹盛開帝謂賞名花對妃子安用舊詞因宣李

白而白適被酒帝強勉召之至太真捧硯力士

脫靴屬進新詞白賦云一枝醺醺露凝香雲雨

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在昭

陽凡四章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

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夏侯

聲譽為散騎侍常贊東方生云開濟明幣包含

宏，大陵轅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跽藉貴

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

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

方之外者也。漢武帝時東方朔以詠諧得幸侍

詔金馬門故贊云頗頗以傲世詠

脇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

白識郭子儀之為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

如無千乘之

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辨。

按年譜云天寶十四載乙未安祿山反明年明

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臥廬山璘

脇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亡至宿松山

坐繫潯陽獄宣慰大使崔渙與御史中

丞宋若思驗治白以為罪薄宜贖宋中

丞有薦表云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

有七為璘脇行中道奔走即已陳首經

渙及臣推覆立審無辜白有經濟之才

請拜一京官獻可替否以光朝列不報

肅宗乾元二年己亥以璘事長流夜郎

半道承恩放還

楊廉夫曰白之從永王璘世頗疑之唐書載其

事甚略亦不為明辨是否獨白有贈江

夏韋太守良宰詩中自序甚詳云半夜

水軍來潯陽滿旌旆空名適自誤迫脇

上樓船從賜五百金疾之若浮烟辭官

不受賞翻謫夜郎天然太白豈從人為

亂者哉蓋其學本從橫以氣俠自任當中原擾攘時欲藉之以立奇功耳觀其東巡歌中之語亦可以見其志矣東坡此論吾取之爲左券

陶主敬曰按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云海上釣鰲客宰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鰲以何物爲釣線對曰以風浪送其竿乾坤維其志以虹霓爲絲明月爲鈎相又問曰以何物爲餌對曰以世間

三蘇文範

卷十五

聖

無義氣邪人爲餌丞相然然由此言之從璘之誣信不可不辨

鄒東郭曰此記爲太白失節於永王璘辨太白豪氣人高士也理必不然長公根極之論曰由迫脇若燭照矣

鍾伯敬曰太白狂士也五字拈得着忽尋出一氣字見狂者之用狂者之氣卽狂者之才也又尋出一識字見狂者之品狂者之識卽狂者之守也看得深說得透

銘

漢鼎銘

蘇東坡

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爲寶象物而飾之亦非所以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之洛邑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蓋已見笑於伯夷叔齊矣方周之盛也鼎爲宗廟之觀美而已及其衰也爲周之患有不

可勝言者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知九鼎之爲周之角齒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以問其輕重大小楚子伐陸渾之戎觀兵周

三蘇文範

卷十五

聖

鍾伯敬曰王使王孫滿勞之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憚憚焉視三虎之垂涎而睨已也絕周之祚不足以致寇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國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莫知所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爲之說也秦始皇漢武

帝乃始省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夫

吾丘壽王之說也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

夫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

三趾兩耳之謂哉予故作漢鼎銘以遺後世君

子其詞曰

惟五帝三代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茲

鼎鼎存而昌鼎亡而亡蓋鼎必先壞而國隨之

豈有異姓而猶傳者乎不寶此鼎而拳拳於彼

鼎孺子之智婦人之仁嗚呼悲矣

三蘇文範

卷十五

哭

楊升菴曰辨別周漢鼎若目睹曰鼎在正位凝

命不磨名言

三槐堂銘

蘇東坡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

乎仁者必有後三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

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

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

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

者也松栢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

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

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

三蘇文範

卷五

哭

見所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

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

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

王公王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

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

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

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王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

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

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

得有不。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券。交手相付。吾以是知天之果可必也。前言其可必也。審矣。此言天之果可必也。正是決詞。以應天可必乎之說。轉勝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素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與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

三蘇文範

卷十

辛丑

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輩。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紀事。王晉公祜。事太祖為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告曰。使還與卿王溥官

三蘇文範

卷十

主

職。時溥為相也。蓋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於京。祐別太宗於晉邸。太宗却左右欲與之語。祐徑趨出。至魏得彥卿家。僅一人。挾勢恣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無他意乎。祐曰。臣與符彥卿家各有百口。願以臣之家保符彥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致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為戒。帝怒其語直。貶護國軍行軍司馬。華州安置。七年不召。太宗即位。召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初祐赴貶時。朝賓送於東門外。謂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祐笑曰。祐不做。見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矣。已而果然。林次崖曰。從史記伯夷傳來。善惡報應之理。太史公疑之。此銘可以解矣。

孫栢川曰立意高造詞雅筆勢來得有次第說

天心福善之理甚透徹而王氏父祖子

孫之賢益彰蘇文之絕色者

姜鳳阿曰序中發明天人意好理致甚長銘詩

猶不可及學者須是看了序文掩卷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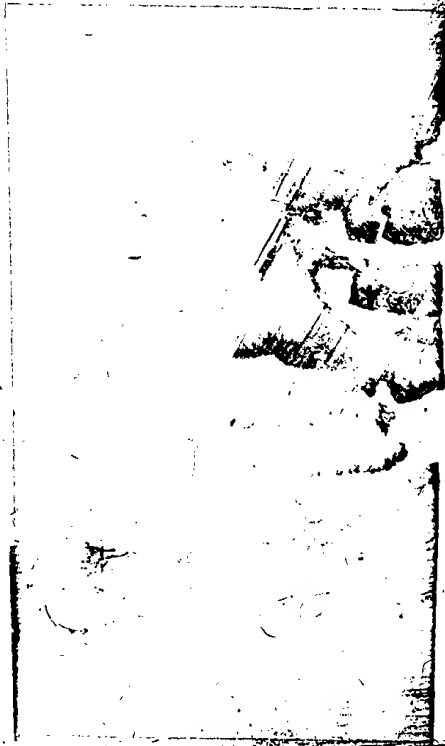
想銘文當如何下語却來看他所作方

有進益

三蘇文範

卷十五

奎



德威堂銘

并序

蘇東坡

元祐之初詔起太師潞公文彦博於洛命以重事

公惟仁宗英宗神考三聖眷倚之重不敢以既

老為辭杖而造朝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

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

者去之公自為謀則善矣獨不為朝廷惜乎又

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

穆宗文宗以宴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

亂之効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蓋復

三蘇文範

卷十五

奎

雷四年天下無事朝廷莫安乃力請而歸公之

在朝也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霽來聘軾奉詔館

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

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

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酌酢

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如貫穿古今洽聞彊記

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公既歸洛西羌首領有溫谿心者請於邊吏願

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公服天下至於

叙公公於契丹使改容西羌自領願獻馬事詳志以見其為德威處

二人歸除治亂由於上人之用不用如此

叙事詳志

潞公公於契丹使改容西羌自領願獻馬事詳志以見其為德威處

引書事出
到北地地別
德威二字是
前庭後實注

結發得德威
堂光景

三蘇文範

卷十五

臺

四夷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世所以守伯夷
之典用臯陶之法者以其德也若夫非德之威
雖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公脩
德於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萬里之外退居
於家而人望之如在廟廊前不謂德威乎公之
子及爲河陽守公將往臨之吏民喜甚自洛至
三城歡呼之聲相屬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
軾乃榜之曰德威而銘之曰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師潞公展也大成公在

洛師崧洛有光駕言三城河流不揚願公百年

子孫千億家於兩河日見顏色西戎來朝祇慄

公門豈惟西人四方其訓之

王鳳洲曰潞公爲相制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

建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立

朝端重臨事果斷有大臣風成功退居

朝野倚重坡公歷叙其行實而獨詳於

心服虜使一節云此方是其德中之威

也

三蘇文範

卷十五

臺

袁中郎曰書法云潞公以太師致仕復詔起平
章軍國事班宰相上朝廷之恩篤矣然
而無歲不求去其心卽伊尹罔以寵利
居成功之心也德威見矣

九成臺銘

蘇東坡

銘意為韶仁而有不忘者誠以字音間其聲相應發聲相應未嘗停息則韶自若也

計聲氣到

三蘇本範

卷十五

奏

四十一

昔孔子聞韶三月日不食為樂之至丁斯也斯則難言矣夫詩有云韶舞樂至子斯天馬行安任往還定何樂也然則七以韶為樂得之矣然則意安在也此上無旁所關謂韶也

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峰之下望蒼梧之渺莽九嶷之聯綿覽觀山川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若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蕭韶九成來鳳凰而舞百獸者既已燦然畢陳於前矣

揚升菴曰此篇玄思妙想當與超然臺六一居士傳後並觀蓋皆得莊騷之奇者

夢齋銘

并序

蘇東坡

因想二字說夢

三蘇本範

卷十五

奏

昔莊周夢蝶夢而栩栩然周也夢而胡蝶也栩栩然胡蝶也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此夢說恍惚然莊周夢蝶光景

至人無夢或曰高宗武王孔子皆夢而武丁夢以形旁求傳說于版築傳若之野武王代商飛熊入夢非狐非狸史臣釋夢曰瑞在得賢乃于謂演得太公望佛亦夢夢不異覺覺不異夢夢即是覺覺即是夢此其所以為無夢也歟衛玠問夢於樂廣廣對以想曰形神不接而夢此豈想哉對曰因也因也因之說東坡居士曰世人之心有未嘗獨立也塵之生滅無一念住夢覺之關塵塵相授數傳之後失其本矣則以為形神不接豈非因乎人有牧羊而復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為王公夫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乎居士始與之相識於夢中旦以所夢求而得之今二十四年矣而五見之每見輒相視而笑不知是處之為何方今日之為何日我爾之為何人也題其所寓室曰夢齋而子由為之銘曰

法身充滿處處皆一幻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

世人生非實中以寤為正以寐為夢忽寐所遇
執寤所遭積執成堅如丘山高若見法身寤寐
皆非知其皆非寤寐無虧遨遊四方齋則不遷
南北東西法身本然

謝疊山曰說夢乃因塵想良然予寢多夢神魄
徬徨無所不之醒而沉思蓋緣想生閱
長公集至此銘言人牧羊而夢為王公
爽然撫心謂公先得我心乎

參寥泉銘

并叙

蘇東坡

李卓吾曰夢

此夢夢之始

金符詩中意
且在九年終
之要奇

三蘇文範

予謫居黃參寥子不遠數千里從予於東城畱
基年嘗與同遊武昌之西山夢相與賦詩有寒
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之句語甚美
而不知其所謂其後七年予出守錢塘參寥子
在焉明年卜智果精舍居之又明年新居成而
予以寒食去郡實來告行舍下舊有泉出石間
是月又鑿石得泉加列參寥子潏新茶鑽火煮
泉而淪之笑曰是見於夢九年衛公之為靈也
久矣坐人皆悵然太息有知命無求之意乃名
之參寥泉為之銘曰

銘中點入序
中意尤妙

在天雨露在地江河皆我四大滋相所濡偉哉
參寥彈指八極退守斯泉一謙四益予晚聞道
夢幻是身真即是夢夢即是真石泉槐火九年
而信夫求何伸實弊汝神
李卓吾曰奇甚趣甚

文與可琴銘

蘇東坡

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釋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
噫然應之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惝然遺形而不
言者似僕。

袁中郎曰坡公有琴偈云若言琴上有琴聲。放
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
於君指上聽。各一意趣。同一機神。

三蘇文範

卷十五

李

却鼠刀銘

蘇東坡

起銘使自變
起字字有聲
小人室有所
感之言
野人有刀不愛遺予。長不滿尺。劒鉞之餘。文如
連環。上下相繆。錯之則見。或漫如無。昔所從得。
戒以自隨。畜之無害。暴點是除。有穴於垣。侵堂
及室。跳牀撼幕。終夕宰宰。叱訶不去。啖嚙棗栗。
振盃舐缶。去不遺粒。不擇道路。仰行躡壁。家為
兩門。窘則旁出。輕趨捷猾。忽不可執。吾刀入門。
是去無跡。又有甚者。聚為怪妖。晝出羣鬪。相視
睚眦。舞於端門。與主雜居。猶見不噬。又乳於家。
網殺都作

三蘇文範

卷十五

李

跌法為
至手方盤立
刀如經法
狃於永氏謂世皆然。亟磨吾刀。槃水致前。炊未
及熟。肅然無蹤。物豈有是以為不誠。試之彌旬。
為凜以驚。夫猶鷲禽。晝巡夜伺。拳腰弭耳目。不
及顧。鬚搖於穴。走赴如霧。碎首屠腸。終不能去。
是獨何為。宛然尺刀。匣而不用。無有爪牙。彼孰
為畏。相率以逃。嗚呼。嗟夫。吾苟有之。不言而諭。
是亦何勞。

王觀濤曰故須紀異。却亦多姿。

蘇東坡

又

丹石硯銘 并引

唐林夫遺子丹石硯粲然如芙蕖之出水殺墨

三蘇文範

卷十五

全

而宜筆盡硯之美唐氏譜天下硯而獨不知茲石之所出于蓋知之銘曰

彤池紫淵出日所浴詩云紫淵徑其北○淮南子云日出於暘谷浴于咸

池陽谷地名
取日出之義
丞爲赤霓以貫腸谷
春秋元命苞
日虹蜺者陰

陽之精雄曰虹雌曰蜺色鮮明者爲虹赤闇者爲蜺是生斯珍非石非玉

因材制用壁水環復耕予中洲蒔我玄粟投種

則獲不炊而熟

龍尾石月硯銘

萋萋兮霧縠石宛宛兮黑月白其受水者哉生

明。周書武城篇曰。厥四月哉生明。而暹黑者旁。

死魄武城云惟一月丑辰旁外魄忽玄雲之震

觀玉兔之沐浴玉兔月也月中有兔影集

幽光於毫端散妙迹於簡冊照千古其如在耿

此月之不沒

邁硯銘

邁往德興贊以一硯以此銘之

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以此治財

常思子以此書獄當思生

三蘇文範

卷十五

三

卵硯銘

東坡硯龍尾石開鵲卵見蒼壁與居士同出入

更嶮夷。無燥濕。今何者。獨先逸。從參寥。老空寂。

袁中郎曰六硯銘俱相題發揮無中生有熟看

之悟作文法自然小題大做枯題潤做

俗題雅做者。勿以銘言輕視之。

蘇文範卷之十五

嘉樂齋三蘇文範卷之十六

成都楊慎用脩補原選

公安袁宏道中郎父參閱

賦傳祭文雜著

天慶觀乳泉賦

蘇東坡

陰陽之相化。天一爲水。六者其壯而一者其穉也。大物老死於坤。而萌芽於復。故水者物之終始也。意水之在人。寰也。如山川之蓄雲。草木之含滋。漠然無形。而爲往來之氣也。爲氣者水之

三蘇文範

卷十六

十一

生而有形者其死也。死者鹹而生者甘。甘者能往能來。而鹹者一出而不復返。此陰陽之理也。吾何以知之。蓋嘗求之於身而得其說。凡水之在人者。爲汗。爲涕。爲淚。爲血。爲溲。爲矢。爲涎。爲沫。此數者。皆水之去人而外。驚然。後肇形於有物。皆鹹而不能返。故鹹者九而甘者一。一者何也。唯華池之真液。下涌於舌底。而上流於牙頰。甘而不壞。白而不濁。宜古之仙者。以是爲金丹之祖。長生不死之藥也。今夫水之在天地之間。

字理字後補
一華字奇妙
從通

以水喻水靈
活手自不必
題外借引

出乳泉

鍾云極力
寫

主蘇文範

卷十六

二

者下則爲江湖井泉。上則爲雨露霜雪。皆同一味之甘。是以變化往來有逝而無竭。故海洲之泉必甘。而海雲之雨不鹹者。如涇渭之不相亂。河濟之不相涉也。若夫四海之水。與凡出鹽之泉。皆天地之死氣也。故能殺而不能生。能稿而不能決也。豈不然哉。吾謫居儋耳。卜築城南。鄰於司命之宮。百井皆鹹。而醪醴鍾乳。獨發於官中。給吾飲食。酒茗之用。蓋沛然而無窮。吾嘗中夜而起。挈瓶而東。有落月之相隨。無一人之我同。汲者未動。夜氣方歸。鏘瓊珮之落谷。灑玉池之生肥。吾三嚙而遡返。懼守神之訶譏。却五味以謝六塵。悟一真而失百非。信飛仙之有藥。中無主而何依。渺松喬之安在。猶想像於庶幾。某海南作此賦。未嘗示人。既渡海。親寫二本。一以示泰少游。一以示劉元忠。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一日。

鍾伯敬曰。赤壁二賦皆賦之變也。此又變中之至理。奇趣故取此。可以該彼。○前無此說。一說後。便覺有此理。凡詩文皆然。

7

蘇東坡

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

三

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

子漁樵於江渚之上。客謂與子混漁人侶魚鰕。

四

又。何。羨。乎。此。一。段。卽。水。月。天。地。以。自。解。見。得。天。

七月十五日
蘇軾元節王
新涼之勝
舟以送四美
於美而乃及
於盡德之事
既係之以不
造物之清風
明月爲可共
適疎公自得
之趣能言之
而不從書之
乎讀者歎賞
黃蓋建議以
主蘇文範

風月可樂何事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
於悲憂感憤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

吾之所有謂軒冕冠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

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寓之而

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

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謝云此一段全客喜而

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

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赤壁有二唯蒲圻縣西

乃周瑜破曹操處東坡所遊則黃州之赤壁也

建安十三年曹操自江陵追劉備順流東下備

求救於孫權權將周瑜請兵三萬拒之瑜部將

黃蓋建議以蒙衝鬪艦載荻枯柴先以書遺

操詐言欲降時東南風正急蓋以十艦在前餘

船繼進去二里許同時發火火烈風猛燒盡北

石壁皆燒赤

龜補之讀離騷序云赤壁前後賦者蘇公之所

作也曹操氣吞宇宙樓船浮江目中已

無吳矣而周瑜年少黃蓋裨將一炬以

焚之公適黃岡數遊赤壁下忘意於世

矣觀江濤洶湧慨然懷古壯瑜功而賦

之云

草堂詩餘彙括前赤壁賦云壬戌之秋是蘇子

主蘇文範

卷六

木

三

與客泛舟赤壁舉酒屬客月明風細水
光與天相接扣舷唱月桂棹蘭橈堪遊
逸又有客能吹洞簫和聲嗚咽○追想
孟德困於周郎到今空有當時蹤跡算
惟有清風朗月取之無禁用不竭客喜
洗盞還再酌既已同醉相與枕藉舟中
始知東方晃然既白

呂東萊曰按子由墓誌云先生謫居於黃杜門

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

此二賦正先生文機充溢時所作也故

其豪思逸氣激壯雄飛超絕古今如此

謝疊山曰此賦學莊騷文法無一句與莊騷相

似非超然之才絕倫之識不能爲也瀟

灑神奇出塵絕俗如乘虛御風而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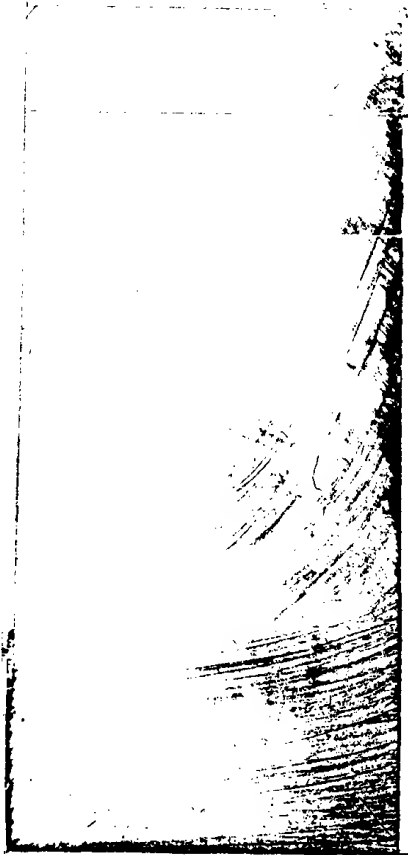
九霄之上俯視六合何物茫茫非惟不

掛之齒牙亦不足入其靈臺丹府也

文衡山曰東坡先生元豐三年謫黃州二賦作

於五年壬戌蓋謫黃之第三年其言曹

孟德氣勢皆已消滅無餘。識當時用事者嘗見墨蹟寄傳欽之者云。多事畏人幸無輕出。蓋有所諱也。然二賦竟傳不泯。而一時用事之人何在。又曰其中吾與子之共所適。舊多作食。余從親筆改定。按左傳食消也。坡集中有答人間食字之義云。如食邑之食。猶云享也。而朱文公又言史書食邑字。與此不同。未知孰是。



後赤壁賦

蘇東坡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望以大雪中為之。將歸於臨臯。公始至黃岡。定慧院後。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殺。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語吳都。金蓋玉綸。東南之佳味。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脫不可復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之狀。踞而登。虬龍。古木有類。虬龍。攀栖鵲之危巢。俯馮夷之幽穴。冷齋曰。馮夷。華陰人。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

按蘇長公年譜。公年四十一。在黃岡。寓居臨臯。亭。就東坡築雪堂。自號東坡居士。仍用風月作主。二字乃與公一生襟懷。

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

裳縞衣憂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

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跹過臨臯之下揖予

而言曰夢中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發問

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

過我者指鶴非子也耶得非汝道士顧笑予亦

驚悟開戶視之既夢而覺不見其處元豐六年

此賦後云江漢之間指赤壁者三焉一在漢水

之側竟陵之東即今復州一在齊安郡步下即

今黃州一在江夏西南二百里許今屬漢陽縣

子謂江夏之西南者正曹公所敗之地按三國

志操自江陵而下備與瑜等由夏口往而逆戰

戰則赤壁明非竟陵之東與齊安之步下也

茅鹿門曰予嘗謂東坡文中仙也讀此二賦令

人有遺世之想

草堂詩餘舉括後赤壁賦步自雪堂去望臨臯

將歸二客從予遵路木葉蕭蕭霜露降

仰見天高月吐共對影行歌頻顧月白

風清如此夜歎無肴有酒成虛度聞薄

暮網繪舉○歸而斗酒謀諸婦便攜鱗

載酒相從舊追遊處斷嘶橫江尋赤壁

不復江山如故但放舟中流容與客去

冥然方就睡夢蹁跹羽衣揖予語相顧

笑遂驚悟

呂東萊曰此賦結處用韓文公石鼎處彌明意

指鶴至戶爲道士亦暗使高道傳青城

山徐左卿化鶴事以比也

陸士衡曰賦體物而瀏亮坡公前赤壁賦已曲

盡其妙後賦尤精於體物如山高月小

水落石出皆天然句法末用道士化鶴

之事尤出人意表

虞伯生曰讀此作與石鍾山記乃知坡翁有山

水之癖者其於文也馳驟吞吐怪怪奇

奇殆得之山水間者乎

黠鼠賦

蘇東坡

明人不一之
出有殊十其
言之也

童子驚其之
狀如

蘇東坡之
恍然可即

主蘇東坡

見一人之
不及之點

人心不一上
之點

蘇子夜坐有鼠方齧拊牀而止之既止復作使
童子燭之有橐中空哆哆聲聲聲在橐中曰嘻
此鼠之見閉而不得去者也發而視之寂無所
有舉燭而索中有死鼠童子驚曰是方蓄也而
遽死也向為何聲豈其鬼耶覆而出之墮地乃
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蘇子歎曰異哉是鼠之
黠也閉於橐中橐堅而不可穴也故不蓄而蓄
以聲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脫也吾聞有生莫
智於人擾龍伐蛟登龜狩麟役萬物而君之卒
見使於一鼠墮此蟲之計中驚脫兔於處女烏
在其為智也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
曰女惟多學而識之望道而未之見也不一於
女而二於物故一鼠之齧而為之變也人能碎
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
無變色於蜂蠆此不一之患也言出於女而忘
之耶余俛而笑仰而覺使童子執筆記余之作
呂東萊曰鼠非可以言智人非可以言不智惟

用心不一於是鼠若有智於人公嘗有

詩云寄語山神停伎倆不聞不見我何

窮賦猶此意

謝疊山曰莊生之文以物追玄理如解牛承蜩

之類是作可駭駕

主蘇東坡

卷上

主

傳

率子廉傳

蘇東坡

張子名曰只
九字曰其
野之狀宛然

真

上蘇文範
妙語果是
朴不遜

來不可測

和連九無不
和連九無不

率子廉，衡山農夫也。愚朴不遜，眾謂之率牛。晚南嶽觀為道士，觀西南七里，有紫虛閣，故魏夫人壇也。道士以荒寂莫肯居者，惟子廉樂之，端默而已。人莫見其所為，然頗嗜酒，往往醉臥山林間。雖大風雨至，不知虎狼過其前，亦莫害也。故禮部侍郎王公祐出守長沙，奉詔禱南嶽，訪魏夫人壇。子廉方醉不能起，直視公曰：「村道士愛酒，不能常得，得輒徑醉，官人恕之，公察其異，載與俱歸。居月餘，落漠無所言，復送還山，曰：『尊師韜光內映，老大所不測也。』當以詩奉贈，既而忘之。一日晝寢，夢子廉來索詩，乃作二絕，句書板置閣上。眾道士驚曰：『率牛何以得此太平興國五年六月十七日，忽使謂觀中人曰：『吾將有所適，閣不可無人當速遣。』繼我者眾，道士自得王公詩，稍異之矣。及是驚曰：『天暑如此，率牛安往？狼狽往視，則死矣。』眾始大異之，曰：『率牛乃知

與率牛遇

止存杖屨事

傳率牛而併
及王公作文
妙處

上蘇文範

末以率牛
王公是及結
法

卷上

車

死，日耶葬之嶽下，未幾有南臺僧守澄自京師還，見子廉南薰門外，神氣清逸，守澄問何故出山，笑曰：「閒遊耳。」寄書與山中人，澄歸乃知其死。驗其書，則死日也。發其塚，杖屨而已。東坡居士曰：「士中有所挾，雖小技不輕出也。況至人乎？至人固不可得，識至人者豈易得哉？王公非得道，不能知率牛之異也。居士嘗作三槐堂記，意謂公非獨慶流其子孫，庶幾身得道者及見率子廉事，益信其然。公詩不見全篇，書以遺其曾孫。」
袁玉幡曰：「前傳率牛之愚朴不遜，中傳率牛之不可測識，末傳王公之獨知率牛，而以詩集結之，反覆無盡，變化不測，神於傳率牛者。」

方山子傳

蘇東坡

方山子名

只索俠氣樂
於下使酒好
銅駝財公案

方說山姓名

三蘇文範

卷十

五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
間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散讀書欲以此馳騁
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遜於光黃間曰岐亭菴君
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
中人莫識也見其所着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
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
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
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
余告之故僂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
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
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
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
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
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
今成敗自謂一時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
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
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

余索富而止
隱適季常意
無所得而然
必有其見而
然也

三蘇文範

卷十

五

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
疋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
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徃狂垢汙
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楊升菴曰按方山始席廬爲俠後隱光黃間零
落此傳却叙其棄富貴而甘蕭索爲有
自得回護他處然中述其少年使酒一
段結語云光黃人每徃狂垢汙自不可
掩
袁中郎曰方山子小有俠氣耳因子瞻用筆隱
見出沒形容遂似太俠
陳仲醇曰予每見野史有獬豸之說此云妻子
奴婢皆有自得之意野史於方山子何
讎而加以巾幗之名耶微此傳則季常
得無遺臭千載乎

萬石君羅文傳

蘇東坡

此似羅氏本
能故也甚矣

用典故語有
味

叙文得列上
大夫處

三蘇文範

卷六

十一

三

羅文欵人也。其上世常隱龍尾山。未嘗出爲世用。自秦棄詩書。不用儒學。漢興。蕭何輩又以刀筆吏取將相。天下靡然效之。爭以刀筆進。雖有奇產。不暇推擇也。以故羅氏未有顯人。及文資質溫潤。鎮密可喜。隱居自晦。有終焉之意。里人石工獵龍尾山。因窟入見文。塊然居其間。熟視之。笑曰。此所謂邦之彥也。豈得自棄於巖穴耶。君相從定交。磨礱成就之。使從諸生學。因得與士大夫游。見者咸愛重焉。武帝方向學。喜文翰。得毛穎之後。純爲中書舍人。純一日奏曰。臣幸得收錄。以備任使。然以臣之愚。不能獨大用。今臣同事皆小器。頑滑不足以置左右。願得召臣友人羅文以相助。詔使隨計吏入貢。蒙召見文。德殿上。望見異焉。因玩弄之曰。卿久居荒土。得被漏泉之澤。涵濡浸漬久矣。不自枯槁也。上復叩擊之。其音鏗鏘可聽。上喜曰。古所謂玉質也。今聲者。其是也。使待詔中書舍。久之拜舍

人房四寶相
與有成

叙文得傳厚
矣

三蘇文範

卷六

十一

三

人是時。墨卿諸先生。皆以能文得幸。而四人同心相得。歡甚。時人以爲文苑四貴。每有詔命典策。皆四人謀之。其大約雖出於上意。必使文潤色之。然後琢磨以墨卿。謀畫以毛純。成以受楮先生。使行之四方。遠夷無不達焉。上嘗歎曰。是四人者。皆國寶也。然厚重堅貞。行無瑕玷。自二千石至百石吏。皆無如文者。命尚方以金作室。以蜀文錦爲薦褥。賜之。并賜高麗所獻銅瓶。爲飲器。親愛日厚。如純輩不敢望也。上得羣才用之。遂內更制度。修律曆。講文祀。治刑獄。外征伐四夷。詔書符檄禮文之事。皆文等預焉。上思其功。制詔丞相御史曰。蓋聞議法者常失於太深。論功者常失於太薄。有功而賞不及。雖唐虞不能以相勸。中書舍人羅文久典書籍。助成文治。厥功茂焉。其以欵之祔門三百戶。封文號萬石君。世世勿絕。文爲人有廉隅。不可犯。然搏擊非其任。喜與老成知書者游。常曰。吾與兒輩處。每慮有玷缺之患。其自愛如此。以是小人多輕疾。

之或說於上曰文性貪墨無潔白稱上曰吾用
文掌書翰取其便事耳雖貪墨吾固知不如是
亦何以見其才自是左右不敢復言文體有寒
疾每冬月侍書輒面水不可運筆上時賜之酒
然後能書元符中詔舉賢良方正淮南王安舉
端紫以對策高第待詔翰林超拜尚書僕射與
文並用事紫雖乏文采而令色求可喜以故常
左右文浸不用上幸甘泉祠河東巡朔方紫常
扈從而文畱守長安禁中上還見文塵垢面日
三蘇文範 卷十
頗憐之此亦可見文之為人因進曰陛下用人誠如汲
黯之言後來者居上耳上曰吾非不念爾以爾
年老不能無少圓缺故也左右聞之以爲上意
不悅因不復顧省又乞骸骨伏地上詔使駙馬
都尉金日磾翼起之日磾胡人初不知書素惡
文所爲因是擠之殿下顛仆而卒上憫之令宦
者瘞於南山下子堅嗣堅資性溫潤文采縝密
不減文而器局差小起家爲文林郎侍書東宮
昭帝立以舊恩見寵帝春秋益壯喜寬大博厚

有顧堅器小斥不用堅亦以落落難合於世自
視與瓦礫同昭帝崩大將軍霍光以帝平生玩
好器用後宮美人置之平陵堅自以有舊恩乞
守陵拜陵寢郎後死葬平陵自文生時宗族分
散四方高才奇特者王公貴人以金帛聘取爲
從事舍人其亦與巫醫書算之人游皆有益於
其業或因以致富焉贊曰
羅氏之先無所見豈左氏所稱羅國哉考其國
邑在江漢之間爲楚所滅子孫疑有散居黔歛
間者嗚呼國旣滅亡而後世猶以知書見用至
今不絕人豈可以無學術哉結語是本意正謂蕭曹霍光等下學無術
袁中郎曰傳羅禹石君歷叙其家世得所以貴
顯顯末許多提轉起伏有關鎖有結束
巖健蒼老純學太史公而肖之贊亦然
張言若曰皆寓言也一篇中無限波瀾無數議
論讀之惜恐其盡

祭文

祭歐陽公

蘇東坡

六一居士集及此祭文長公抑尊歐陽其說蓋刑公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著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其畏而不為譬如大川喬嶽雖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庇而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為異端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為無與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譬如深山

此下凡五轉說歐陽公之係民望備矣

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百出舞鱗鱗而號狐狸昔公之未用也天下以為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為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於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之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遜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門下者十有六年於斯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乎

近述老泉公知有源之論

三九四之

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絨辭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楊石齋曰前二段見歐公之存亡關係朝廷國家否泰消長之運第三段倒說轉來自未用而既用即釋位而請老直至於死第四段知兩世通家之好却兩句括世道之感朋友之懷

羅念菴曰模寫小人情狀極其底蘊介甫門下觀之能無怒乎然歐陽公之存亡其關於否泰消長之運如此非坡公筆力不能及也

主蘇文範

卷十六

主

祭韓魏公時知定州 蘇東坡

天生元聖必作之配有神司之不約而會堯舜氏作禹稷自至仁宗龍飛公舉進士妙齡秀發秉筆入侍公於是時仲舒賈誼方將登庸盜起西夏四方騷然帝用不赦授公鈇鉞往督西旅公於是時方叔召虎入贊兵政出奠大邦恩威並行春雨秋霜兵練民安四夷屈降公於是時臨淮汾陽帝在明堂欲行王政羣后奏功罔底於成召自北方付之樞衡公於是時蕭曹魏丙

主蘇文筆

卷十

三

二帝山陵天下悽怛悽音計怛音凶心動而懼也呼吸之間

有雷有風有存有亡有兵有戎公於是時伊尹

周公功成而退三鎮偃息天下噉然曷日而復

畢公在外心存王室房公且死征遼是卹嗚呼

哀哉六月甲寅人之無祿喪我宗臣我有黎民

誰與教之我有子孫誰與保之巍巍堂堂寧復

有之公之云亡我無日矣慟哭流涕何嗟及矣

昔我先子沒於東京公爲二詩以祖其行文追

典誥論極皇王公言一出誰敢改評施及不肖

待以國士非我自知公實見許父子兄弟並出

公門公不責報我敢懷恩懷此涕泣實哀斯文

有肉在俎有酒在樽公歸在天寧聞我言嗚呼

哀哉

謝疊山曰首段詳序公之文章功業疊用此證

二段言公之死可哀三段言父子一門

受知之恩表思之情

主蘇文筆

卷十

三

祭文與可

蘇東坡

此文見韓文公集卷八
與可去冬三
祭文與可
歌婉轉

嗚呼哀哉與可能復飲此酒也夫能復賦詩以
自樂鼓瑟以自娛也夫嗚呼哀哉余尚忍言之
氣噎扼而填胸淚疾下而淋漓忽收淚以自問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乎道之不行哀我無徒
豈無朋友逝莫告予惟余與可匪亟匪徐招之
不來麾之不去不可得而親其可得而疎之耶
嗚呼哀哉孰能淳德秉義如與可之和而正乎
孰能養民厚俗如與可之寬而明乎孰能詩與

三蘇文範

卷十

五

爲知已而痛
哭泣者太
甚隨處切
如此

本傳又進一
步

楚詞如與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齊寵辱忘得喪
如與可之安而輕乎嗚呼哀哉余聞訃之三日
夜不眠而坐喟夢相從而驚覺滿首席之濡淚
念有生之歸盡雖百年其必至惟有文不朽與
有子爲不死雖富貴壽考之人未必有此二者
也然嘗聞與可之言是身如浮雲無去無來無
亡無存則夫不朽與不死者又安足云乎

李石麓曰第一節追想與可平日之所好第二
節寫朋友死生之情第三節有無人之

感第四節我雖極其哀痛而與可則素
視死生如晝夜之常此文長短調適音
節琳瑯聳人

蘇文範

卷十

五

禱雨磻溪文

蘇東坡

歲秋矣。物之幾成者。待雨而已。穡者已秀。待雨而實。三日不雨。則穡者不實矣。莢者已孕。待雨而秀。五日不雨。則莢者不秀矣。野有餘土。室有閒民。待雨而耕。且種。七日不雨。則餘土不耕。閒民不種矣。穡者不實。莢者不秀。餘土不耕。而閒民不種。則守土之臣。將有不任職之誅。而山川鬼神。將乏其祀。茲用不敢寧居。齋戒擇日。僉走羣望。而精誠不欺。神不顧答。吏民無所請命。聞之曰。號有周文武之師太公。其可以病告。乃用太禋之禮。禱而不詞。穀梁子曰。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師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天生而爲上公。沒而爲神人。非公其誰當之。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公之仁且勇。計其神靈。無所不能。爲也。吏民旣以雨望。公亦當任其責。敢布腹心。公實圖之。尚饗。

歲秋矣。物之幾成者。待雨而已。穡者已秀。待雨而實。三日不雨。則穡者不實矣。莢者已孕。待雨而秀。五日不雨。則莢者不秀矣。野有餘土。室有閒民。待雨而耕。且種。七日不雨。則餘土不耕。閒民不種矣。穡者不實。莢者不秀。餘土不耕。而閒民不種。則守土之臣。將有不任職之誅。而山川鬼神。將乏其祀。茲用不敢寧居。齋戒擇日。僉走羣望。而精誠不欺。神不顧答。吏民無所請命。聞之曰。號有周文武之師太公。其可以病告。乃用太禋之禮。禱而不詞。穀梁子曰。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師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天生而爲上公。沒而爲神人。非公其誰當之。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公之仁且勇。計其神靈。無所不能。爲也。吏民旣以雨望。公亦當任其責。敢布腹心。公實圖之。尚饗。

三蘇文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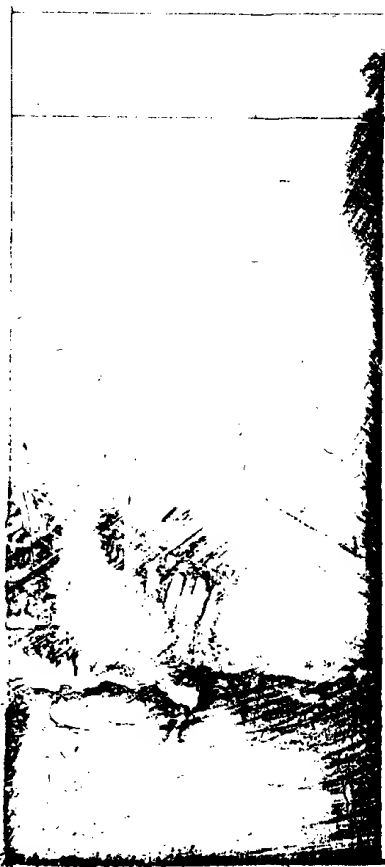
卷十六

主

三蘇文範

卷十六

主



鳳翔太白山祈雨文

蘇東坡

維西方指太白挺特英偉之氣結而為此山惟山之陰威潤澤之氣又聚而為湫潭餅罌罐勺可以雨天下而況於一方乎乃者自冬徂春雨雪不至西民之所恃以為生者麥禾而已今旬不雨即為凶歲民食不繼盜賊且起豈惟守土之臣所任以為憂亦非神之所當安坐而熟視也

凡祈雨之禮下邇

聖天子在上凡所以懷柔之禮莫不備至下至於愚夫小民奔走畏事者亦豈有他哉凡皆以

公祈雨吳山祭文云是以不能為神以不能為德即此意又新篇云雨

為今日也神其盍亦鑒之上以無負聖天子之意下以無失愚夫小民之望尚饗

袁中郎曰與禱稿漢文亦變換前文客跌此文

飄灝

老士

老士

老士

老士

老士

老士

老士

老士

老士

老士

老士

雜著

藥誦

蘇東坡

稽中散作幽憤詩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者悼此志之不遂也司馬景王既殺中散而悔鍾會聞之康不為之禮會深術使悔於未殺之前中散得免於死者吾知其掃迹滅景於人間如脫兔之投林也采薇散髮豈其所難哉孫真人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而得仙

稽中散事詳多端

引其人言有自華意鍾會曰佛經以煩惱得

王蘇文筆

老士

老士

老士

老士

老士

老士

老士

老士

老士

老士

老士

老士

老士

老士

老士

老士

老士

論絕奇
日備中散
人者三長
公到此不
詞賦指病
矣

所謂亦復何
須得食
落此二句時
應絕倒

不啻一物主人。枯槁則客自棄去。尚恐習性易
流。故取中散真人之言。對病爲藥。使人誦之。日
三。曰。東坡居士。汝忘逾年之憂。百日之苦乎。使
汝不幸而有中散之禍。伯牛之疾。雖欲采薇散
髮。豈可得哉。今食麻麥茯苓多矣。居士則歌以
答之曰。事無事之事。百事治兮。味無味之味。五
味備兮。茯苓麻麥有時而匱兮。有則食無則已
者。與我無既兮。嗚呼噫嘻。館客不終。以是爲愧
兮。

主蘇文範

卷六

三

楊宗器曰。昔畢仲游。長公門下士也。貽書與公。

曰。言語之累。不特口出者爲是。其形於

詩歌。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皆是也。

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則蒙非者。怨

或至敗公之事矣。嗟嗟。藉長公味此語。

而用韜晦。何至取中散真人對病之言。

日誦之者三哉。

陸貞山曰。逮繫得釋。至其謫儋耳時。幾不免爲

稽中散矣。此藥誦。幸其得免意。

李卓吾曰。有趣。

袁中郎曰。昔文中子云。非山黃公其善醫也。先

寢食而後鍼藥。是全得清淨之旨者。坡

公誦。不外此意。

主蘇文範

卷六

三

細玩亦本仁者靜養之說

一喻與著

袁中郎曰莊周庖丁之喻

余謂木嬰兒病疽神女之喻總一道理

二喻舟人

三蘇文範

此標嚴

三喻食極

極至之物非發精理

點一靜字透等小相

問養生

蘇東坡

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為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為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何謂安曰吾嘗自牢山浮海達於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桔槔而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反逆眩亂不可止而

吾飲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為故凡病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蛆人之見者必嘔也其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八珍者必噍言糞穢者必唾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唾與噍何從生哉果生於物乎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靜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而時

省觀焉

羅景綸曰當與庖丁解牛參看

楊升菴曰分析和安為養生道理純用譬喻大意言因其固然而已

李卓吾曰其透髓處尚在道理之間真養生之至也

袁中郎曰余向著廣莊養生主篇大略云天下無一物不養生無一刻不養生執執以範躬收視以衛目却聽以防耳恬澹以

約口虛無以葆性養生者傷生者也草木無知亦能養生嬰兒之生即知求乳以生之道與生俱來嗟夫養生之說起於貪生貪生亦大倏忽矣亦大烏有矣亦大勞碌矣亦大見戲矣一篇主意如此大約廣莊于意所不到聊為寓言不足為莊生坡老覆瓿也

陳眉公曰坡公養生倡起語云已饑方食未飽先止散步逍遙務令腹空每腹空時即

三蘇文範

卷十

語

便入定。不拘晝夜。坐臥自便。惟在攝身。使如水偶。此數語。蓋深於養生者。可與此問參看。

湯霍林曰。古語云。養生者未必得生。無伐天和。則疾疢不作。無反天常。則災害不逢。篇中全得此意。

鍾伯敬曰。從涉世看出養生。善讀莊子。

剛說

蘇東坡

鍾伯敬曰。相形處。始有精理。

鍾三章子厚。恐亦在其中。

點出剛說所作之旨。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嶮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爲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荊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爲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君爲鎮江軍書記。吾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東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爲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爲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鞠吏士。有

此語大有氣節。更合讀之。少意味。

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按且盡

鍾伯敬曰吾

王蘇文範

意

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按且盡
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
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
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
之我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
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是以
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
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日未見
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
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
懼之以折耶抑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爲此論者
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
事遺其子總勵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說
鍾伯敬曰讀書深涉世久見事多入理熟境到
意到觸手成文

稼說 卷二

蘇東坡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
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更迭也而地力
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歛之
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
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
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耰鉏艾相尋於其上
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歛之
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
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
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
弱者養之以待於剛虛者養之以待於充三十
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
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
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
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

兩語是本意
其詞雖繁密

之家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

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

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未收掉乃自表其相愛之情無思見弟兄

謝壘山曰首截托物發端以稼喻人才稼之美

者暗指有養之人而稼之不美者暗指

無養之人看後截議論自見措語更有

樓迂齋曰觀坡公此說豈以一世之盛名自居

主蘇文範

表士

美

者哉其朋友兄弟之相切磋者如此此

所以名益盛而學益進也

袁曰雋利雅逸讀其文可想見其人

鍾伯敬曰厚道之文

日喻

蘇東坡

生而眇者不識日聞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

狀如銅盤扣盤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為日也

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

籥以為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

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也道之難見也甚

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

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盤與燭也自盤而之

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

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

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與蘇子曰道可

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

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

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為致也與南方多沒

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

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

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

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

鍾金三說奇

如此悟頭差

之義蓋緣以

千里

妙處却自疑

子信未

主蘇文範

表士

美

引孔子語此

其日喻本旨

轉則起用法

深處而水之

法如

一解更確

公孫利底方
成出極得相
短意

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
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
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者以經術取
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
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維一峰曰有白首學道卒於道無取者所學差
也有一旦豁然若無所待學者學到至
處讀日喻令人惕然深省

楊升菴日日喻與稼說二作長公皆根極道理

十二蘇本範

卷十六

聖三六六

確非漫然下筆宋儒謂其文兼子厚之
憤激永叔之感慨而發之以諸謹如此
等文殆不然矣

陸貞山曰此明學道也起語設問日者說明道

不可過求後設學沒水一段話明道不

可不學有據之論

張玄超曰妙道不可以告人而可以告人以其

不可以告人者告人是真告人此篇引

而不發可謂方便濟人者矣

鼂君成詩集引

蘇東坡

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
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楊雄是也楊雄宜有後者
也此一節達賢者有後吾是以知蔽賢者之無
後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吾是以知其有
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也賢者民之所以生也
而蔽之是絕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
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絕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
乎故曰達賢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

蘇本範

卷十六

聖三六六

吾嘗誦之云爾乃老官於杭杭之新城令鼂君
君成諱端友者君子人也吾與之游三年知其
爲君子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亦未嘗有一
語及此者其後君既沒於京師其子補之出君
之詩三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夫詩之指雖
微然其美惡高下猶有可以言傳而指見者至
於人之賢不肖其深遠茫昧難知蓋甚於詩今
吾尚不能知君之能詩則其所謂知君之爲君
子者果能盡知之乎吾以進士得官所至民安

以已不知而
世且其知
所謂其者

叙後有後
亦以子之能
文故

引邵固事許
屬其父子亦
不淡

王蘇文範

鍾伯敬曰
鍾伯敬曰

樂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於人凡從仕

二十有三年而後改官以沒由此觀之非獨吾

不知舉世莫之知也君之詩清厚靜深如其為

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為人所共愛其勢

非君深自覆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

所不能博辯俊偉絕人遠甚將必顯於世吾是

以益知其有實而辭其名者之必有後也昔李

邵為漢中侯吏和帝遣二使者微服入蜀館於

邵邵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為漢中守而邵猶

為侯吏人莫知之者其博學隱德之報在其子

固李邵為漢中侯吏子李固少好學改名易姓

父母不令同業冠紫典籍為詩曰豈弟君子神

所勞矣世大儒始知為李邵子也

袁中郎曰此引詞氣溫淳結束却老手

鍾伯敬曰頓挫變化

怪石供

蘇東坡

下物而於以
大家慶其
小中見大

禹貢青州有鉛松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玉者

今齊安江上往往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

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

畫有不能及豈古所謂怪石者耶凡物之醜好

生於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

此則今之凡石覆為怪矣海外有形語之國口

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於口使吾

為之不已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人

真以為巧也雖然自禹以來怪之矣齊安小兒

浴於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既久得二

百九十有八枝大者徑寸小者如棗栗菱茨其

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為羣石之長又得

古銅盆一枚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盧山歸宗

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為供禪師嘗以道眼

觀一切世間混淪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尺璧

與瓦礫等而况此石雖然願受此供灌以墨池

水強為一笑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

三蘇文範

卷十六

墨

按公與蘇在
今人則原食
豆粟兒於已
矣

言怪石皆出
於自然而從
來亦遠

而力不能辦衣服飲食臥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爲供蓋自蘇子瞻始

楊升菴曰怪石以灌墨池水可耳以供禪師自法清淨法不然不幾於好怪乎首言其石之怪有自來皆天機之自然而成末叙其供禪師本意

陸貞山曰議論勝自是宋文而旨趣則清雅

袁中郎曰昔坡公東佛印云收得美石數百枚

戲作怪石供一篇以發一笑開却此例

三蘇文範

卷十

聖

山中齋粥今後何憂想復大笑也更有野人於古墓中得銅盆一枚買得以盛怪石并送上結緣按坡公此東與前供是大開喜舍法門者

後怪石供

蘇東坡

蘇子既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諸石蘇子聞而笑曰是安所從來哉予以餅易諸小兒者也以可食易無用予既足笑矣彼又從而刻之今以餅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與餅何異參寥子曰然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言者亦幻也夫幻何適而不可舉手而示蘇子曰拱此而揖人人莫不喜戟此而詈人人莫不怒同是手也而喜怒異世未有非之者也子誠知拱

三蘇文範

卷十

聖

我之皆幻則喜雖存而根亡刻與不刻無不可者蘇子大笑曰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凡三百五十并二石槃云

楊升菴曰因供參寥故再作此文却借佛印刻

石起本又假設參寥之言引入純用虛

機須是覷破

袁中郎曰昔米元章守漣水地接靈璧米蓄石

甚富日玩不治事時楊公次爲憲使在

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郡邑付公那得

終日弄石。不省郡事。米於袖中取一石。嵌空瓊瓏。峰巒洞穴。皆具示揚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不顧米。又出一石。疊嶂層巒。奇巧又勝。復出一石。盡天劃神鑿之巧。顧揚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揚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卽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去。米惘然自失。累月。今坡公得石。一以供佛印。一以供參寥。公非以怪石爲小物。若此游戲。卽解玉帶鎮山門。

一節非止結緣。實是相度。故予以米楊事入十集中。又以爲怪石供比。

王元之畫像贊

蘇東坡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予嘗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鄭魏公。汲黯六人中五人舉名而魏徵名與仁祖諱同音故稱魏公狄仁傑。皆以身殉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於朝。則豺狼狐狸。漢順帝時遺張綱等分行州郡理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梁冀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於將亡。使皆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胡廣而上三人而二人舉名獨公孫弘稱丞相以其名犯宣祖諱也此作文因雖累千百緩急。豈可望哉。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足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姦慝。然公猶不容於中。耿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處。於。眾。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爲。必。將。驚。世。絕。俗。使。斗。筭。穿。箭。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始。余。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畫。像。元之諱知長洲縣又知蘇州府故想其遺風餘烈。願爲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爲徐州而

所以除之入
預之職辭卽
罷去也

維昔聖賢。患莫已知。公遇太宗。允也其時。帝欲用公。公不少貶。三黜窮山之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爲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占之。有泚其頤。公能泚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愛莫起之。

樓迂齋曰器局大讀此可以想見公與元之之

爲人。

三蘇文範

卷十六

无

錢鶴灘曰坡翁雜著最多單言隻詞皆可人意不及俱入選學者須考其全集

徐子與曰。王元之之節操。誠俊偉卓越。坡公聞
發尤極諄懇。所以厲風教。非止論文而已也。

郭忠恕畫贊

蘇東坡

以忽走簡淨
不禁

連伯敬曰有見之言

右張夢得所藏郭忠恕畫山水屋木一幅忠恕字恕先以字行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室董裔爭事謝去周祖召爲周易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忤朝堂貶乾州司戶秩滿遂不仕放曠岐雍陝洛間逢人無貴賤口稱猶遇佳山水輒畱旬日或絕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氷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

三蘇文範

卷十六

五十一

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卽自爲之。郭從義鎮岐下。延止山亭。設絹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峰而已。郭氏亦寶之。岐有富人子喜畫。日給醇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恕先爲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富家子大怒。遂絕。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遊皆子類也。太宗聞其名。召赴開館於內侍省押班竇神興舍。恕先長髯而美。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曰。聊以效顰。神

預知死期而
死又止存矣
余忽先其半
子康之流乎

興大怒除國子監主簿出館於大學益縱酒肆

言時政頗有謗語語聞大杖配流登州至齊州

臨清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墜地爲穴度可容

面俯窺焉而卒藁葬道左後數月故人欲改葬

但衣衾存焉蓋屍解也贊曰

長松攬天蒼壁插水憑欄飛觀縹緲誰子空蒙

寂歷煙雨滅沒恕先在焉呼之或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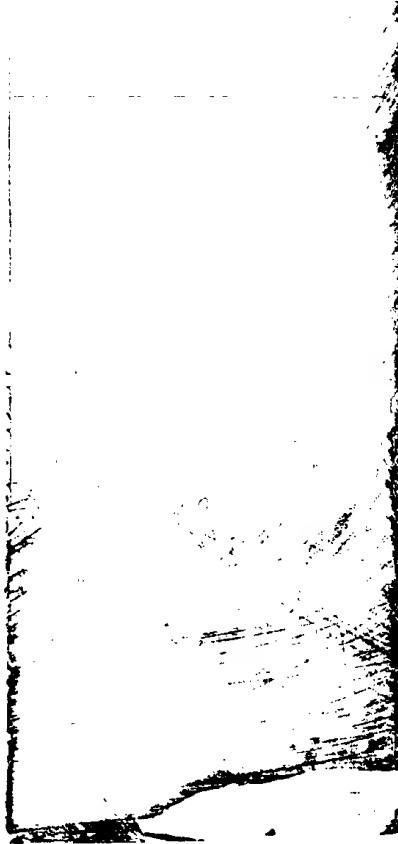
王聖俞曰叙狂態曲盡

鍾伯敬曰異人奇事却寫得有本領

三蘇文範

卷十六

至



孔北海贊

蘇東坡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

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

之雄者耳操臨終恐人竊聽惟分香其勢不兩

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

公負其高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此

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

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

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卑然皆以臨難不懼談

三蘇文範

卷十六

至

笑就死爲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啜嬰涕泣雷

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司馬溫公曰操身

遺令下至分香賣履靡不處置無一語及禪代

意若曰禪代是子孫所爲實以天下遺子孫而

身享漢臣平生姦僞死見真性世以成敗論人

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疎意廣豈

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已

爲喜天若昨漢公使備誅操無難也余讀公所

作揚四公贊楊彪與袁紹爲婚操惡收下獄欲

可以秦氏歸罪楊歎曰方操害公復有晉國一

漢書云文舉
高志如松足
以動義烈而
性雖心懷
爲臨終爲助
視玉林霜此
實可也

又舉忠貞如
揭日月

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乃作孔北海贊曰。
晉有羯奴盜賊之靡。後晉石敬瑭與後唐潞王
有隙乃借契丹兵以滅之
欺孤如操。又羯所恥。我書春秋與齊豹齒。文舉
在天雖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視公如龍。
視操如鬼。

楊升菴曰。一序一贊。使文舉流芳百世。使老瞞

遺臭萬年。

袁中郎曰。文舉名融。孔子二十世孫也。為北海

相。立學校。表儒術。獻帝都許。召拜大中

三蘇文範

卷十

五

大夫融。高談清教。可玩而誦。名重當時。

值漢室之亂。忘在靖難。然才疏意庸。訖

無成功。曹操忌其威望。害之。此序贊中。

揚文舉誅曹操。足垂千古矣。

家數語意
通淋漓

晉宋之君與臣下爭善。蘇東坡

人君不得與臣下爭善。同列爭善。猶以為妬。可

以君父而妬臣子乎。晉宋間人主率與臣下爭

作詩寫字。故鮑昭多累句。王僧虔用拙筆。以避

禍。悲夫。一至於此哉。漢文帝言久不見賈生。自

以為過之。今乃不及。非獨無損於文帝。乃所以

為文帝之盛德也。而魏明乃不能堪。遂作漢文

勝賈生之論。此非獨求勝其臣。乃與異代之臣

爭善。豈惟無人君之度。正如妬婦不獨禁其夫

以夫婦之妬
喻君臣之妬
照應絕好

三蘇文範

卷十

五

乃妬人之妾也。

楊升菴曰。與吁。拂之風天壤。

齊高帝欲等金土之價

齊高帝云吾當使金土同價

齊主蕭道成沉深有大量博學能文

性簡儉每曰使治天下十則善矣然物豈有此

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理者哉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巨屨小屨

金與土不可同價同者言也

同價人豈爲之哉而孟子亦自忘其言爲菽粟

如水火之論金之不可使賤如土猶土之不可

使貴如金也堯之民比屋可封桀之民比屋可

誅信此說則堯時諸侯滿天下桀時大辟徧四海也

蘇文範

卷十七

七

宗子相曰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所以重民生

也齊高帝欲使金土同價不如漢文景

之富庶黎民淳厚幾致刑措爲有實益

云

蘇文範卷之十六

嘉樂齋三蘇文範卷之十七

成都楊慎用脩甫原選

公安袁宏道中郎父參閱

論

商論

蘇穎濱

羽主客形貌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經世書自湯乙未至紂

而周之世三十有七經世書自武王已卯至東

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

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

蘇文範

卷十七

七

設此亦好

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

乃數百歲其故何也首段以周來與商相形辨起蓋周公之

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強之

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

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

其至柔之道以採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

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

振卒於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爲

久而不可以爲彊也次段言周以柔而久以起商之不若夫商

利本無之
其容出有未
目明也

分斷得野

以形事形容
確的之論也

王蘇文

卷十七

王

振也第四段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

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
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
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
以爲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
彊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
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第三段言商
之彊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
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彊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
可以有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

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彊能以
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
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
世必有篡弑之君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
曰後世寢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彊親親尊
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
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
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彊而魯弱魯未亡而

孫卿川文編
別卷一行

論尹就桀發
出與湯桀桀
有最動破觀
商以語與太
試自別近王
守漢諸公都
本此立論

王蘇文

卷十七

王

齊亡也

書稱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蓋伊
尹耕於莘野既以處士從湯矣及其適夏非其
私行也湯必與知之其君臣之心以爲從湯伐
桀以濟斯世不若使伊尹事桀以止其亂雖使
夏不亡商不興無憾也及其不可復輔於是捨
而歸耳其後文王事紂亦身爲之三公至將囚
而殺之然後棄之而西蓋湯之於桀文王之於
紂其不欲遽奪之者如此此其所以爲湯文王

而後世之所不及也

楊升菴曰堅強者死柔弱者生老氏之術耳少

公以此論商周之永短是求其說而不

得從而爲之辭也疋羸者壽者醫家嘗

言之周公之治豈醫國手耶讀此爲之

捧腹

瞿昆湖曰以周來形言商之不長不如周之久

存者蓋其政用彊與周之柔厚自不同

耳議論正當文字純雅

茅鹿門曰周之歷雖多二百年而東周以後特

空名耳天下之勢在諸侯諸侯不相一

故周得以亡為存

錢豐寰曰平平說去真味自存蓋文之最典雅

者也

六國論

蘇穎濱

公卿日用
此即連城之
說而反之者

名刀處正在
不知天下之
勢

據升龍曰六
國惟韓魏最
近秦故韓魏
為六國要衝

之勢

論韓魏之策
與上面不知
天下之勢相
應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
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
免於滅亡常為之深思遠慮以為必有可以自
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
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
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
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
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
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
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
攻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
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為憂然則秦
之所忌者可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
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
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
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
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

牛鹿門曰此
從人之初誠
好軍勢

子鹿門曰此
為至論然同
母兄弟三五
人斷不中猜
而江昔兄合
異姓之國使

為一心謀未
易也或曰秦
人何以十五
年不敢東進
函谷關曰由
蘇秦激張儀
入秦而從中
制之也

蘇文範

卷七

本

勢耶。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
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
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偏受其禍。夫韓
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
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
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
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
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為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
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

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為哉。不知出此。而
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
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
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楊升菴曰。蘇秦之說六國。意正如此。大略各因
其情。一為長短之說。說韓魏。韓魏者。秦
之近國也。則恐以割地說燕趙。燕趙於
秦稍遠矣。所怒者。韓魏折而入秦。則燕
趙隨之。於是恐以韓魏之不支。當時六

蘇文範

卷七

主

國之利。萬萬無出於親韓魏者。特六國
自失計矣。

李東陽曰。楊龜山嘗論秦未嘗吞六國。乃六國
自相吞耳。此為至論。穎濱亦云。秦兵未
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可見六國之
愚。讀之可發一笑。

唐荆川曰。此論甚得天下之勢。○議論精確。筆
鋒古健。不下老泉文法。

余同麓曰。筆順氣雄。如大鵬鼓翼。天風迅發。一
息萬里。信文人之巨手也。

三國論

蘇穎濱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惟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蓋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

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搏也

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

此應上智勇相遇則智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咄咤咤

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湯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為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惟魯足以為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

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

此段言高帝所以制項氏妙處在不

智不勇四字劉昭烈唯不知夫入之勇力用而所以用之之術是以可憐夫入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遠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惟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

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為推魯而不能純欲為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

一勸破方
得其真諦
乃破之

唐荆川曰他
人談論必曰
劉關不遠漢
高祖以第一
今語曰夫古
之英雄惟漢
高祖不可及
也夫較漢高
祖之不可及
也

二蘇文範

是故所爲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
蜀則非地也則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
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
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
奔走於二袁袁術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荆
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
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惟漢高帝
爲不可及也夫有味拾而意
揚升菴曰此篇專以智巧才力立論要看開闔

抑揚法前說不好後略取劉備

李于鱗曰以高帝形先王作骨子轉換處極妙

梁武帝論

蘇頌

論佛老道器
二字一篇主

論字初得步

二蘇文範
卷十七

士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五
帝三王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刑
政道行於其間而民莫知也文武之後雖召公
畢公之賢君子不以爲知道者至春秋之際管
仲晏子子產叔向之徒以仁義忠信成功於天
下然其於道則已遠矣孔子出於周末收文武
之遺而得堯舜之極其稱曰君子上達小人下
達嘗自謂我下學而上達者於其門人惟顏子
曾子庶幾以道許之一時賢者若老子之明道
其所以尊之者至矣史稱孔子既見老子退謂
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
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網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
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雲氣而上天吾
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體道而不嬰於物
孔子至以龍比之然卒不與其斯世也舍禮樂
政刑而欲行道於世孔子固知其難哉東漢以
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與老子相出入皆易所

欲施之於世
欲施之於世

欲施之於世

蘇文範

欲施之於世

謂形而上者而漢世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晉以後略知之矣。好之篤者則欲施之於世。疾之深者則欲絕之於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絕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皆失之矣。秦姚興區區一隅招延縉素。譯經談妙。至者凡數千人。而姚氏之亡曾不旋踵。秦將自稱後秦王。辛子與即位。梁武帝繼之。江南佛辛子泓即位。為劉裕所克。梁武帝繼之。江南佛事。前世所未嘗見。至舍身為奴隸。梁主捨身於同泰寺。羣臣以錢億萬奉贖。求請還宮。乃許。郊廟之祭不薦毛血。父子皆陷於侯景而國隨以亡。侯景攻臺城。陷之。梁主亦復何恨。憂憤成疾。口苦求死。不得。再曰。議者荷荷遂殞。太子綱即位。二年。侯景所弑。觀秦梁之敗。則以佛法為不足賴矣。後魏大武深信崔浩。浩不信佛法。勸帝斥去僧徒。毀經壞寺。既滅佛法。而浩亦以非罪赤族。魏主立天師。夫崔浩不信佛法。曰。何為事此。胡人魏主從浩言。盡誅天下沙門。毀佛像。塔廟。在魏境者無遺。後浩刊國史。其入譏浩暴虐。唐武宗欲求長生。狗道士之私。夷佛滅僧。不期年而以弑崩。議者觀魏唐之禍。則以佛法為不可忤矣。二者皆見其

言其道不可
以治天下欲
絕之於世者
非也

言其道不可
以治天下欲
絕之於世者
非也

蘇文範

言其道不可
以治天下欲
絕之於世者
非也

一偏耳。者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說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古之君子以之治氣養心。其高不可嬰。其潔不可溷。天地神人皆將望而敬之。聖人之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一用此道也。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廢。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絕。侯王無以貞。貴高將恐蹙。道之於物。無所不在。而尚可非乎。雖然。茂君臣廢父子。而以行道於世。其弊必有不可勝言者。誠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刑政。道行於其間。而民不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泯然不見其際。而天下化。不亦周孔之遺意也哉。呂雅山曰。此篇文字。有起伏。有結構。首尾相應。處絕佳。楊升菴曰。梁武帝好佛。猶葉公好龍類。非能逼真者。然震旦自是脉脉起矣。賴濱此論。

欲人遠於道不必泥其教也。夫道豈有異乎哉。熟玩自是醒人。

袁玉蟠曰。佛老之法。可以治氣養心。而不可施之天下國家。蓋佛老之法。主道而離器者也。吾聖人之教。循器而得道也。有天下國家者。欲以佛法槩施之。不亦大謬乎。

隋論

蘇頌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目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為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同者。非有大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壓其衝。楚脇其肩。燕趙伺其北。而

尺取火丁難
而急持之此
秦固敵最
利破

言秦以急持天
下而亡以起隋
今夫隋文之世
其亦見天下之

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
勒慕容垂符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
可勝數至於元氏并吞滅取略已盡矣而南方

未服元氏自分而為周齊周并齊而授之隋隋
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為一彼亦見天下之久
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之眾而恐其失之享天

齊掉其東秦人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壤
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為一秦見其取天下若
此其難也而以為不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
以為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絕天
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
而海內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
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
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弊歟此
言秦以急持天
下而亡以起隋
今夫隋文之世
其亦見天下之
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
勒慕容垂符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
可勝數至於元氏并吞滅取略已盡矣而南方
未服元氏自分而為周齊周并齊而授之隋隋
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為一彼亦見天下之久
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之眾而恐其失之享天
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猜
防不安之心以為舉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
據之懷制為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

說後世事當
以先代歷朝
歷人重而物
輕

妙括簡如素
其妙

三蘇文範
卷七

承諸楚播有
亦

將誅滅略盡而獨死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大故
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
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悲夫
古之聖人脩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為去就者
莫不在我故其視失天下甚輕夫惟視失天下
甚輕故其心舒緩而其為政也寬寬者生於無
憂而慘急者生於無聊耳昔嘗聞之周之興太
王避狄於岐幽之人民扶老攜幼而歸之岐山
之下累累而不絕喪失其舊國而卒以大興及
觀秦隋惟不忍失之而至於亡然後知聖人之
為是寬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
也
楊廉夫曰三千年間取天下最難唯秦與隋秦
取天下於戰國之後隋取天下於周齊
之餘二氏見取之難而守之愈急反以
速亡即其亡之速亦未有如二氏者也
要歸於仁暴之異此論可為有天下者
之龜鑑

楊升菴曰呼吸一篇之氣滔滔不竭而逸態巧構又於自然中現出至妙至妙

唐論

蘇頌

此謀言不可內重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

重則爲內憂外重則爲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

無疆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

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

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

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

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

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

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

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

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

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

楚綿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

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

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

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

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

篇中雖見內外並舉而意實歸宿在外重一邊

此段言不可外重

勢多更有對

二忠乃權臣

外重內重引

王蘇文範

意義前是

意言此一段
無以內外
此言此一段
無以內外
意言此一段
無以內外

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爲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枝也。此二愚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爲內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受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

言外重而不
一勾點出內
重之勢言內
重而不一勾
點出外重之
勢好文法

王蘇文範

意義前是

意言此一段
無以內外
此言此一段
無以內外
意言此一段
無以內外

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牙爪。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隙伺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

卷前案總斷
不見重矣

是立論本意

三蘇文範

唐荆川曰得
失手

讀破病源
人必思明

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

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脇於大臣而不能以自

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

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

者也此段深許太宗立制之善類諸主意而天

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未猥以成敗之遺蹤而

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強兵悍將皆爲天

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審之計

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

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

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

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

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

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

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爲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爲

之一言而震懼自斂不復敢肆其後崔昌遐倚

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

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

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

後世之不用也

謝疊山曰深究利害是大文字

楊升菴曰愚謂今之州郡之兵滿天下竝不得

藉之行伍以折衝禦侮而北自遼陽迄

臨洮延袤五千里僅得戍守之兵以乘

障遊徼於其塞耳然無唐之節度府帶

甲十萬之勢以爲外重故胡人得以蹂

躪我疆場殺戮我人民其於南粵一帶

亦然至於京師所藉兵十餘萬僅足以

供天子之工匠與中官勢人之侵漁而

已又無唐之內設府兵五百以爲居重

馭輕之威是所謂內外無以爲重者也

故四夷數侵歲以爲常而中州卒有一

夫跳梁往往衡越不能遽熄豈非兵政

無以制中外之亂與

錢豐寧曰神爽明透

北狄論

蘇頌

北狄之民其性譬如禽獸便於射獵而習於馳騁生於斥鹵由音音之地長於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雨饑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坡筋力百倍輕死而樂戰故常以勇勝中國至於其所以擁護親戚休養生息畜牛馬長子孫安居伏樂而欲保其首領者蓋無以異於華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瓊裘之民亦以此恐喝中國而奪之利此當今之所謂大患也

卷十七

七

昔者漢武之世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天下震恐其後二十年之間漢兵深入不憚死亡捐命絕幕之北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墮壞人畜疲弊不敢言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有而窮追遠逐雖匈奴之衆亦終有所不安也故夫敵國之盛非鄰國之所深憂也要在休兵養士而集其勇氣使之不憚而已方今天下之勢中國之民優游緩帶不識兵革之勞驕奢怠惰勇氣消耗而戎狄之賂又以百萬爲計轉輸天

劉切

益字精確

劉切

士蘇文範

卷十七

七

下甘言厚禮以滿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聞目習所見以爲生民之命寄於其手故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無復存者矣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蓋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畜也戰而後守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以大憂也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兵於山東小戰則殺將大戰則割地兵之所至天下震慄然諸侯猶帥其罷散之兵合從以擊秦砥礪戰士激發其氣長平之敗趙卒死者四十萬人廉頗收合餘燼北摧栗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故其民觀其上之所爲日進而不挫皆自奮怒以爭死敵其後秦人圍邯鄲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慷慨憤深以爲不可蓋天下之士所爲奮不顧身以抗強虎狼之秦者爲非其君也而使諸侯從而帝之天下尚誰能出身以事非其君哉故魯仲

此言事
者宜為鑑

一編其處

連非徒惜大帝秦之虛名而惜夫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今尊奉夷狄無知之人交歡納幣以為兄弟之國奉之如嬌子不敢一觸其意此適足以壞天下義士之氣而長夷狄豪橫之勢耳。愚以為養兵而自重卓然特立不聽夷狄之妄求以為民望而全吾中國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間天下摧折之志復壯而北狄之勇非吾之所當畏也。

楊升菴曰通篇有意要在鼓中原之氣與北狄

王蘇文範

卷七

五

戰勿憚其勇而徒為奉幣以長其勢也。

王鳳洲曰天驕憑秋高而逞殺氣禦之誠無策

然席中國之勢豈誠無策哉。潁濱以作

氣為戰守之要則哭陰山而寒羶膽者

具是矣靖康以後士氣不伸悲夫豈在

士氣不伸哉。

唐荆川曰宋之困在契丹歲幣子由痛恨故其

言紆徐嫵娜。

狄仁傑

蘇穎濱

母后臨朝據人君之地而私其親有志之士將

欲正之常患不克漢呂后欲王諸呂王陵以高

帝舊約爭之言雖直不見省陵幸而不死亦廢

不用漢高后欲王諸呂問右丞相陵曰高帝

呂氏非唐武后廢廬陵王立豫王豫王雖在位

未嘗省天下事徐敬業為之起兵於外英公李

起兵楊州以匡復廬陵王為辭移檄州縣太后

見檄問誰所為或曰駱賓王太后曰有才如此

而使之流落不偶乎宰相之裴炎爭之於內皆

過也遺人將李考述討之

不旋踵為戮中宗欲以韋玄貞為侍中裴炎固

不可而惜侍中耶炎懼曰我以天下與玄貞何

王立豫王且為皇帝政事決於太后居睿宗於

別何者位尊權重臣下無所奈何勢必至此也

惠帝之亡也陳平聽張辟疆計封王諸呂吕后

安之故平與周勃得執將相之柄以伺其間後

復聽陸賈交歡周勃將相之權不分陳平患諸

復聽陸賈交歡周勃將相之權不分陳平患諸

復聽陸賈交歡周勃將相之權不分陳平患諸

復聽陸賈交歡周勃將相之權不分陳平患諸

復聽陸賈交歡周勃將相之權不分陳平患諸

復聽陸賈交歡周勃將相之權不分陳平患諸

武人未歇唐德一句便令武氏心灰

武氏心灰

武氏心灰

主蘇文範

卷十七

主

軍門行令曰為呂氏有祖為劉氏有祖軍漢王
既立武后革命戕殺天下豪俊志得氣滿以為
武氏有泰山之安矣狄仁傑雖為宰相而未嘗
一言及后欲以三思為太子訪之大臣仁傑乃
曰臣觀天人未歇唐德頃匈奴犯邊陛下使三
思募士逾月不及千人及使廬陵王不決旬得
五萬人今欲立嗣非廬陵不可后怒罷議久之
復召問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
勝無子也意者天以此警陛下耶文皇帝身陷

武氏心灰

武氏心灰

武氏心灰

主蘇文範

卷十七

主

同故老而自復由此觀之陳狄之所以成功者
皆以緩得之也然廬陵既立而張易之昌宗未
去仁傑猶置之不問復授之張宗之俟其惡稔
而後取豈以禍亂之根生於母子之間不如是
則必至於毀傷故耶老氏有言將欲歛之必固
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
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則弱勝強
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公
得之矣

史官助賞罰論

蘇頌演

王叔明曰
中助字助三
字便生活

王叔明曰
二項字以証
天之權本所
不及是將說
父人君北歸
權於史官方
見得三權並
重

三蘇文筆

卷十七

主

主

聖人曰
史官之權與
天與君之權
均此意見
勝於柳宗元
論史官

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聖人以此三權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夫惟天之權而後能壽夭禍福天下之人而使賢者無夭橫窮困之災不賢者無以享其富貴壽考之福然而李路原憲古所謂賢人者也伏於窮閭之下布衣饘粥之不給盜跖莊蹻橫行於天下食人之肝以爲糧而老死於牖下不見兵革之禍季路盜跖二項本如此則是天之權有時而有所不及也故人君用其賞罰之權於天道所不及之間以助天爲治言君助天然而賞罰者又豈能盡天下之是非而賞罰之於一時猶懼其不能明著暴見於萬世之下故若舉而屬之於其臣而名之曰史官言史官蓋史官之權與天與君之權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無遺天下之是非此段發明史官之故荀悅曰每於歲盡舉之尚與天其相並書以助賞罰夫史臣之興其來尚矣其最著者在周曰佚在魯曰克在齊曰南氏在晉曰董狐

援

上蘇頌曰助
賞罰三字步
步四顧三蘇
家學唯此法
最熟是作論
作文妙訣

從子權不治
史官論來

三蘇文筆

卷十七

主

主

楊子卷曰總
錄上詞意謹
嚴見史官之
所以爲重

在楚曰倚相觀其爲人以度其當時之所書必不能盡其助治之意此段叙古之良史獨惜其筆墨不存不獲見其所以助賞罰者以起仲獨仲尼因魯之史官左丘明而得其載籍以作爲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雖其名爲經而其寔史之尤大彰明者也此舉爲史中故齊威晉文有功於王室王賞之以侯伯之爵征伐四國之權而春秋又從而屢進之此所以助乎賞之當於其功也此言春秋助王者之賞吳楚徐越之僭皆得罪於其君也而春秋又從而加之以斥絕損棄不齒之辭此所以助乎罰之當於其罪也此言春秋助王者之罰若夫當時賞罰之所不能及則又爲之明言其狀而使後世嗟歎痛惜之不已嗚呼賢人君子之功烈與夫亂臣賊子罪惡之狀於此皆可以無憂其無聞焉此言春秋助王者賞罰之所不能及是故古者聖人重史官當能及上與上意相應漢之時號曰太史令而其權在丞相之上郡國計吏上計於太史然後以其副上於丞相御史

史官見不可

夫惟知其權之可以助賞罰也故從而尊顯之然則後之史官其可以忽哉

姜鳳阿曰言史官之權與天與君並蓋君之賞

罰可以助上天禍福之所不及而史官

之是非尤以助人君賞罰之所不及中

直指春秋書齊晉吳楚之功過以寔之

曲盡其趣

湯霍林曰以天與君立論可發人才思

三蘇文範

卷十七

主

君術二 案情

蘇頌

臣聞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於天下之情

二 句含 不先明於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

天下之術臣固已略言之矣而又將竊言其情

以下分君子小人二段

今使天子皆得賢人而任之雖可以無憂乎其

為姦然猶有情焉而不可以不知蓋臣聞之人

思

以讓其下進而天子禮焉則以為歡進而不禮

焉則雖逼之而不食其祿力為廉恥之節以高

六條文法有發越

天下若是而天子不知焉而參之以厚利則其

心報然有所不平人有好為厚利者見祿而就

之以優其身見利而取之以豐其家良田大屋

惟其與之則可以致其才如是而天子不知焉

而彊之以名高則其心缺然有所不悅於其中

人惟無好自勝也好自勝而不少柔之則分鬪

而不和人惟無所相惡也也有所相惡而不為少

避之則事其私怒而不求成功素剛則無折之

也素畏則無彊之也彊之則將不勝而折之則

解文說曰
看文字須看
他過接及過
接處只此一
句是也

清州川曰以
虛語實事

論小人參狀
透極

四格律法同
文各義

三蘇文範

卷七

三

謀人者即非
君子

刺遠

小人之心
陰謀以害
善

將不振凡此數者皆所以求用其才而不傷其
心也此語言君子然猶非所以馭天下之姦雄
只此十一字作過接語蓋臣聞之天下之姦雄
其爲心也甚深而其爲迹也甚微將營其東而
形之於西將取其右而擊之於左古之人有欲
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翺翔而聽
其君之所欲爲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自放以
釋天下之權既去其君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
收之故能取其權而其君不之知古之人有爲
之者李林甫是也夫人既獲此權也則思專而
有之專而有之則常恐天下之人從而傾之夫
人惟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固之不暇
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常合天下之爭
天下且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暇及我是故
可以久居而不可去古之人有爲之者亦李林
甫是也世之人君苟無好善之心幸而好善之
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賣之以爲姦何者有好
善之名而不察爲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以

爲不肯以不
肯爲賢極其
中君之巧確
是知此

父子之間何
禍之有雖極
惡善之說亦
獻公嘗問有

三蘇文範

卷七

三

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有可以謂之善者彼知
吾之欲爲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或
有指天下之惡而實之以善古之人有爲之者
石顯是也入之將欲爲此釁也將欲建此事也
必先得於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悅則事不
可以成故古之姦雄劫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
必不能者不可爲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爲
古人之有爲之者驪姬之悅獻公使之老而避
禍是也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初而
求其終聞其聲而惟其形蓋惟能察人於無故
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故也
古者明君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
者豈其能無意於天下也舉而見其情發而中
其病足以愧恥退縮而不敢進此段言小人之
臣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
卿而深察小人之病以絕其進之漸此亦天下
之至明也
楊升菴曰此篇論當察君子小人之情而後可

以御天下。將兩情分疏。刺破無滲漏。文字却從說難化來。而語意無所勦襲。縱橫馳騁。有雲飛水流之態。佳佳。

唐荆川曰此文兼永叔子瞻妙處。天下之至文也。

黃五嶽曰此策文全似韓非子。乃先秦文字也。坡公自謂子由勝於子。其亦有見於此乎。必讀得韓非子熟。乃知此文之佳。



此節言古者以策臣之得而後世猶臣之失

論古今一理

論後世君臣之弊自古筆

此節言古者以策臣之得而後世猶臣之失

君術四 御下以寬

蘇頌

臣聞古者君臣之間。相信如父子。相愛如兄弟。朝廷之中。優游悅懌。欣然相得。而無間。知無所不言。言無所不盡。開心平意。表裏洞達。終身而不見其隙。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出身以事君。委命於上。而無所憂懼。安神定氣。以觀天下之政。蕩然肆志。有所欲為。而上不見忌。其所據者。甚堅而無疑。是以士大夫皆敢進。而擅天下之大功。至於後世。君臣相虞。皆有猜防之憂。君不敢以其誠心。致諸其臣。而臣亦不敢直已以行事。二者相與齟齬。而不相信。上下相顧。總總然而不能以自安。而尚何暇及於天下之利害。故天下之事。每每擾敗。而無所成就。臣竊傷之。而以爲弊。在於防禁之太深。而督責之太急。自古臣至此是夫古之聖人。至嚴而有所至寬。至易而有所至險。第一節夫古之聖人。至嚴而有所至寬。至易而有所至險。此二語。下又之綱。○前只說宜寬。一使天下有所易信。而有所不可測。用之各當其處。而不失節。是以天下畏其嚴。而樂其寬。至於後

遇其過處之
然則然

又論古今一
變然首段是
暗說起中段
是描其害有
虛有實自不
重也

唐荆川曰與
長公書二
策五意同
而後說則移
矣

又思後若能
銘人胸臆

推此知

世之君徒知天下之不可以甚寬也而用之其
君臣之際使其公卿大臣終日憂懼不得安意
肆志以自盡於其上而為畏威徒知天下之不
可甚嚴也而用之其法律之事使其天下之官
吏欺其長上得以苟免取容不畏天子之法而
以為行惠蓋其所以用之之術甚悖而不順者
至於如此夫天下之人上自百官而下至於庶
民其為姦安可窮盡而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乎
其中論其眾寡之勢則天下至眾而天子至寡
論其智詐巧偽之術則天下之眾固必有過於
天子者吾欲臨之以天子之威則彼有畏懼而
不敢言多為之隄防以御其變詐則彼之智將
有以出於隄防之所不能及夫古之聖人至是
以古之聖人推之以至誠而御之以無威容之
以至寬而待之以至易以君子長者之心待天
下之士而不防其為詐談笑議論無所不及以
開其歡心故天下士大夫皆欣然而入於其中
有所愧恥而不忍為欺詐之行力行果斷而無

至其處

非之必行
至陰處

發斷有力

三蘇文範
卷十七

收總大意

憂懼不敢之意其所任用雖其兄弟朋友之親
而不顧徇私之名其所誅戮雖其讎怨此罪之
人而不恤報怨之嫌何者君臣相信之篤此所
謂至嚴而有所至寬者也此一段文之目有
然至大吏縱橫放肆犯法而無忌天下之所指
目律令之所當取則雖天子有所不可輒釋使
之一人而不可解而後天下知有所畏此所謂
至易而有所至險此二段發明所謂至寬至二
者其事不同而相與為用夫是以至寬而天下
無類情靡迤之風至險而君臣無猜防逼迫之
慮夫惟能通其君臣之歡而盡行其刑法之所
禁而後可以及此也是以古之聖人
陶主敬曰此篇言御臣之術在寬不在嚴將古
人得失立論後翻衍收束文字開闔宏
肆條條有則
楊升菴曰熙寧元豐間患在急攻利而御下多
猜疑故子由之說欲以至誠寬和為御
下之道然其文有主客與長公無沮苦

篇同格局。

唐荆川曰古今說兩遍。

錢豐蒙曰防禁之太深。督責之太急。是主意正。

與至嚴而有所至寬者不同。至易而有

所至險。是配說非兩平意。蘇氏伯仲文

多用此法。

蘇文範

卷七

聖

君術五

蘇頌演

臣聞事有若緩而其變甚急者。天下之勢是也。

天下之人。勿而習之。長而成之。相咻而成。風相

比而成。俗縱橫顛倒。紛紛而不知以自定。當此

之時。其上之人。刑之則懼。驅之則聽。其勢若無

能為者。然及其為之。常至於破壞而不可禦。故

夫天子者。觀天下之勢。而制其所向。以定其所

歸者也。此段以水喻天下之勢。言至於激而不

夫天下之人。弛而縱之。拱手而視其所為。則其

勢無所不至。其狀如長江大河。日夜渾渾趨於

下。而不能止。抵曲則激。激而無所洩。則咆哮潰

亂。蕩然而四出。壞隄防。包陵谷。汗漫而無所制。

故善治水者。因其所入而導之。則其勢不至於

激。怒忿湧而不可收。既激矣。又能徐徐而洩之。

則其勢不至於破決。蕩溢而不可止。然天下之

人。常狎其安流。無事之不足畏也。而不為去其

所激。觀其激作。相蹙潰亂。未發之際。而以為不

至於大懼。不能徐洩。其怒是以遂至橫流於中。

立論見勢之

卷七

聖

相激

論水之勢此

盡文思洩湧

且多雅致

下激字妙後

從此生論

亂人情度極

千里之間而不可羈制者

林見素曰欲因風俗之所趨而決之以少平其

勢其後熙寧之激卒如其言如曉然目
觀其事而為之說者真有用之文也

嘉樂齋三蘇文範卷之十七

三蘇文範

卷十七

聖

嘉樂齋三蘇文範卷之十八

成都楊 慎用脩甫原選

公安袁宏道中郎甫參閱

制科記

臣事策一 用聖臣

蘇頌演

文字淵源與
至聖在此焉
讀之可以開
發其見處也
筆力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
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
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
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

三蘇文範

卷十八

十

當李路齊田
常言是如此
一說權臣情
狀

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
所為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
太過也此段是
今夫權臣之所為者重臣之所
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為
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
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已
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權愛悅懌
無所不順而安為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
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為之腹心上愛下順

安字與事字
不可易
韓明道原曲

伊尹周公如是

發明重臣

機好者曰則機臣更

三蘇文範

何等痛切

此

合而為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為。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為之蹶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為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為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為。而羣下有所振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

為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已。而為權臣者亦無所事。天下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為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此二段發明權重臣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為。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為天下言者。雖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諱。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

唐荆川云愈

人主所以不

把教牧臣

引衛太子以

三蘇文範

人未有

發威甚好

以法攝大臣

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為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為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辯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此段言人臣當辯二臣邪正而寬其法禁以養大臣之威。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剪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閉。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為凡為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為之計哉。抑臣聞之。今

世之行于法之
外寬法禁者
所以養大臣
之威也

權臣若曰此
等語有斤兩
足以移世主
之疑心

主蘇文範

卷八

四

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
且以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
大臣亦安敢有所爲于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
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
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
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
時通幾至于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爲怪。
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
損于天下哉。

林見素曰。此篇言天下不可一無重臣。而重臣

與權臣不同迹。而心有邪正。人主當辯

其邪正。而寬其法禁。以養重臣之威。文

字開豁。筆力尤轉活。

李空峒曰。人主把重臣看作權臣。所以畏重臣

而不用。此作分割權臣如彼。重臣如此。

議論精明。筆勢柔緩。人主見之。真足以

聳心動聽。

茅鹿門曰。古人嘗云。文至韓昌黎。詩至杜子美。

古今之能事畢矣。予獨以爲人臣建言
感悟君上。如子由重臣權臣一議。則千
古絕調矣。

卷八

五

此提說用注
當以公加附

臣事策二

蘇頌演

此文學子
則公二字

臣聞仲尼之稱管仲曰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
食沒齒無怨言又讀蜀志其言諸葛孔明遷李
平殛廖立及孔明既死而此二人皆哭泣有至
死者臣每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嗟歎古人之不
可及而竊愍今世之不能也起引管仲孔明夫
為天下國家惟剛者能守其法而公者能以剛
服天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天下者天子之天下也賞罰之柄予奪之事其

主蘇文範

卷十八

六

唐荆川曰此
篇主語處者
從神

出於天子本無敢言者惟其不公故有一人焉
受戮而去雖其當罪而亦勃然有不服之心而
上之人雖其甚公於此而亦畏其不服而不敢
顯然明斥其罪故夫天下之不公足以敗天下
之至剛而天下之不剛亦足以破天下之至公
二者相與並行然後可以深服天下之衆臣嘗
竊悲唐李五代之亂外有執兵強忿之臣威蓋
天下而以其力內脅天子天子不敢輒忤其意
意有所不悅則其上下不能自保當此之時人

惟其不剛所
以不公
不義之臣
之不得又從

主蘇文範

卷十八

七

主務為安身之政不敢以其剛心而守其公事
勢不得不然耳方今海內治安外無諸侯之虞
而內無執政之患然臣竊觀之於政令刑賞之
際尚若有所畏而不敢自必者此其故何也夫
朝廷之臣無罪而留罪而黜此為臣之常也
故其有罪以為當黜則官必削以為不當黜則
無故而置之外地猶為不可也今有罪而推之
於外反從而增其爵秩是將以為賞耶為刑耶
是不可得而知也蓋曰姑以鎮撫其耿耿之意
彼其失為近臣而去也雖賜之千金而猶有所
慊然於其心且天下之罪人而皆欲滿其所懷
則為天子安可以有所刑戮哉此段指當時用
法惟其不剛所
以不公
者一人則必有排而辨之者一人以為黜者之
有所不悅乎其辨之者也而使與之皆黜夫此
二人其罪果誰在乎以其言而黜人亦以其言
而黜之是為黜者報讎耳是以天下雖無強臣
之災而臣下竊揣天子之心皆有所恃而邀之

唐荆川曰前
即有所持而
恣之虎隨下
惟剛者能守
其法一向此
陳見之法也

此其弊始於執之不剛而成於守之不公夫朝
廷之事臣安得知其有所不公者然竊怪每有
所除吏民間莫不切切口語以為此誰人之親
戚故舊而得之者每有所措置亦莫不以為此
誰人之所欲而行之者使上之人凡果如此則
宜乎人之受罪而不服而吾亦不敢以加於人
也詩云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唯仲山
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夫
人唯能不侮鰥寡也而後能不畏強禦臣故曰

惟公者能以剛服天下此其勢然也

卷六

八

惟公者能以剛服天下此其勢然也

三蘇文範

卷六

九

惟公者能以剛服天下此其勢然也

其不公所且夫古之為君者有所大樂而今世
不知也人君之樂非樂夫有天下而樂得與天
下去惡而獎善以快吾志今使天下有不義之
臣誅之不獲又從而尊之尊之不足以為悅而
又從而黜其所怨以慰其盛怒此二事者夫豈
為君之樂哉蓋事有所不可並從而欲不可以
皆得今夫人之有所私愛而不公者是亦人之
所樂焉耳然其為樂有所害於為君之樂是以

反復深明
居者當以至
公之心行至
剛之法

浸要緊話自
得有味

宋結語用寫
仰孔明以應
起此開錢法

不若棄彼而全此也且事之利害有知之而思
不可為者有患不知之而知之則可行者今欲
潔然無私而行吾法之所至有罪而黜黜而無
所始息使天下皆知賞之為賞罰之為罰此非
有所勤苦而難成者而顧患不肯為夫管仲孔
明惟其為之而已矣而反為不剛則當潔然無
私而行之黜罪無所姑息此兩
相為用而深服天下之眾者也
羅景綸曰按此篇議論專以宋真仁來往往言
官指謫執政輒以使相除之出鎮外郡
或反增其爵秩而其言官又不免遷謫
嶺海此皆宋之優禮大臣之過殊不當
於天下之公心故有此論
楊廉夫曰大意言天下惟剛者能守其法惟公
者能以剛服人乃今之賞罰若有所畏
而不能執之剛者皆起於心之不公惟
當如管仲孔明之所為則自有以服天
下之眾矣
出藝衡曰此篇以虛語虛着精神畧援古事專

論時弊以公與剛二字立柱子。構結一篇議論。下等灑落。不墮俗徑。

三蘇文範

卷十一

十一

臣事策三

蘇頌

提議有天下者常求盡其無窮之才

臣聞天下有無窮之才。不叩則不鳴。不觸則不發。是以古之聖人。迎其好善之端。而作其勉強

之氣。洗濯磨淬。日夜不息。凡此將以求盡天下

之無窮也。夫天下譬如大器焉。有器不用而置

謂謂或曰自是子由之文

諸牖下。久則蟲生其中。故善用器者。提攜不去

時。濯而溉之。使之日親於人。而獲盡其力。以無

速敗。有小丈夫。徒知愛其器。而不知所以為愛

也。知措諸地之安。而不知不釋吾手之為不壞

生蘇文範

卷十一

十一

也是以事不得成。而其器速朽。且夫天下之物

人則皆用其形。而不求其神也。神者何也。物之

精華果銳之氣也。精華果銳之氣。其在物也。曄

然而有光。確然而能堅。是氣也。亡則物皆枵然

無所用之。夫是氣也。時叩而存之。則日長而不

衰。置而不知。求則脫去。而不居。是氣也。物莫不

有也。而人為甚。孟子有言曰。人之日夜之所息

與平旦之氣。且晝之所為。有以耗亡之矣。耗之

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夫夜氣者。所謂精華

駱居得筆

過虛無空轉
出一種神氣
之說何等新
越

關綱

主蘇末筆

裝得妙

此言當時雖
不為將宜復
武舉重武臣
以作其氣而
求盡天下之
無邪也正本

果銳之氣也。天下亂則君子有以自養而全之。而天下治則天子養之以求其用。今夫朝廷之精明戰陣之勇力。獄訟之所以能盡其情。而錢穀之所以能治其要。處天下之紛紜而物莫能亂者。皆是氣之所為也。蓋古者英雄之君。惟能叩天下之才而存之。是以所求而必從。所欲而必得。漢武帝唐太宗國富而兵強。所欲如意。而天下之才。用之不見其盡。當其季年。元臣宿將死者大半。而新進之士。亦自足以辦天下。由此觀之。則天下固有無窮之才。而獨患乎上之不用。不觸而使其神弛。沒而不張也。以下方入正意臣竊觀當今之人。治文章。習議論。明會計。聽獄訟。所以為治者。其類莫不備具。而天下所少者。獨將帥武力之臣。往者天下既安。先世老將已死。而西寇作難。當此之時。天下茫然反顧。思得奇才。良將以屬之。兵而終莫可得。其後數年。邊鄙日蹙。兵勢日急。士大夫始漸習兵。而西夏臣服。以至於今。又將有十餘年。而曩之所謂西邊之良

此是本意

專論字是針線是

宋時事如此安得不日趨於弱

主蘇末筆

復武舉重武臣所謂中且獨而地且作以充盡天下之無邪者也

將者亦已略盡矣。天下之人未知誰可任。以為將。此甚可慮也。夫天下之事莫難於用兵。而今世之所畏莫難於為將。責之以難事。強之以其所甚畏。而不作其氣。是以將帥之士若此。不可得也。蓋嘗聞之。善用兵者。雖匹夫之賤。亦莫不養其氣。而後求其用。方其未戰也。使之投石超距。以致其勇。故其後遇敵而不懼。見難而效死。何者。氣盛故也。今天下有大弊三。以天下之治安而薄天下之武臣。以天下之冗官而廢天下之武舉。彼其見天下之安。然則推沮退縮而無自喜之意。今之武臣。其子孫之家。往往轉而從進士矣。故臣欲復武舉。重武臣。而天子時亦親試之以騎射。以觀其能否。而為之賞罰。如唐正觀之故事。雖未足以盡天下之奇才。要以使之知上意之所悅。有以自重而爭盡其力。則夫將帥之士可以漸見矣。

王鳳洲曰。此一篇言求盡天下無窮之才。在重武臣。復武舉。與坡公蓄才用意同。而篇

中神氣之說種種生色

錢文登曰憑虛倚空發出一種神氣之說文中之龍也

卷十

卷十

十

臣事策四

委

蘇頌

臣聞天下之患無常處也。惟見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安而從之。則可久而無憂。有淺丈夫見其生於東也。而盡力於東。以忘其西。見其起於外也。而銳意於外。以忘其中。是以禍生於無常。而變起於不測。莫能救也。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莫不以爲必起於諸侯之太強也。然至武帝之時。七國之餘。日以漸衰。天下坦然。四顧以爲無虞。而陵夷至於元成之間。朝廷之強。臣實制其命。而漢以不祀。世祖顯宗既平天下。以爲世之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強臣矣。而東漢之亡。其禍乃起於宦官。由此觀之。則天下之患。安在其防之哉。人之將死也。或病於太勞。或病於飲酒。天下之人見其死於此也。而曰必無勞力與飲酒。則是不亦拘而害事哉。彼其死也。必有以啓之。是以勞力而能爲災。飲酒而能爲病。而天下之人豈必皆死於此。昔唐李五代之亂。果何在也。海內之兵各隸其將大者數

引

潮州川日論
利害最分明

利害

王壽文範

利與

同中野德一

十萬人而小者不下數萬。撫循鞠養。美衣豐食。同其甘苦。而順其好惡。甚者養以爲子。而授之以其姓。故當是時。軍旅之士。各知其將而不識天子之惠。君有所令。不從而聽。其將而將之。所爲雖有大姦。不義而無所違拒。故其亂也。姦臣擅命。擁兵而不可制。而方其不爲亂也。所攻而必降。所守而必固。良將勁兵。徧於天下。其所摧敗。破滅。足以上快天子鬱鬱之心。而外抗敵國。竊發之難。何者。兵安其將。而樂爲用命也。然今世之人。遂以其亂爲戒。而不收其功。舉天下之兵數百萬。人而不立素將。將兵者無腹心親愛之。兵而士卒亦無附著而欲爲之效命者。故命將之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視其面。夫莫敢仰視。是禍之本也。此其爲禍。非有脅從。駢起之殃。緩則畏而怨之。而有急則無不忍之意。此二者。用兵之深忌。而當今之人。蓋亦已知之矣。然而不敢改者。畏唐季五代之禍也。而臣竊以爲不然。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則必有此害。天

聖賢紆緩

申說一番甚曲折

回護妙

王壽文範

分別起處意

一篇主意

如此則唐五代之亂下足

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變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豈不大利於世。惟其利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我太祖太宗。以爲不可以長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時之安。爲將者。去其兵權。而爲兵者。使不知將。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爲足以變五代豪將之風。而非以爲後世之可長用也。故臣以爲當今之勢。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且夫邀天下之大利。則必有所犯天下之危。欲享大利。而顧其全安。則事不可成。而方今之弊。在乎不欲有所搖撼。而徒得天下之利。不欲有所勞苦。而遂致天下之安。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與人。欲先捐兵。以與人。則先事於擇將。擇將而得之。苟誠知其忠。雖捐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况數萬之兵哉。昔唐之亂。其爲變者。非其所命之將也。而皆其盜賊之人。所不

變而太祖大
宗將權非
後世可長用
也

得已而以爲將者故夫將帥豈必盡疑其爲姦
要以無畏其擇之之勞而遂以破天下之大利
蓋天下之患夫豈必在此也

王守溪曰文字妙處在引事相形段段回掉

唐荆川曰空引

茅鹿門曰此論宋之監五代將權之重而其弊

遂貽以弱而不振今國家邊徼之將

如一有司之按資叙遷而不復有財賦

之恣其出入甲兵之擅其刑殺節鉞所

卷十

大

向少有所出格言官且議其後而朝廷

之削罰隨之矣况郡縣藩臬得以抗撫

臣得以制而御史又得以繩其後愚故

曰古今來將權之輕莫甚於此此所以

疲於虜挫於夷而不能成功

有他主客
蘇頌

臣事策五

養兵

蘇頌

臣聞天下之勇士可使用兵而不可使主兵天

下之智士可使主兵而不可使養兵養兵者君

子之事也故用兵之難而養兵爲尤難何者士

氣之難伏也舉兵而征行三軍之士其心在號

令而其氣在戰息兵而爲營三軍之士其心在

壘壁而其氣在禦陣兵而遇敵三軍之士其心

在白刃而其氣在勝氣之所在者氣之所向也

故兵在外士氣在敵而不在其上不在其上是

主辭文範

卷十

五

故撫之而易悅予之而易足誅之而易定勳之

而易使其上之人御之以勇而驅之以智則自

萬之衆可以無足憂者及夫天下旣安三軍之

士各反其室家美衣甘食優游無爲投石超距

不足以洩其怒而各求其上之所短當此之時

軍士之士團視四顧而始不可忍矣是故久於

不用則其意不欲復戰久於不使則其意不欲

復役夫惟不欲而彊使之與之出戰則不樂而

與之從役則爲亂此必然之勢也夫古者兵出

於農其欲動之尤難然當周之季諸侯之強天下之民日起而操兵齊晉秦楚以其兵車徜徉天下萬里而後反而天下之民不敢言病至於後世平居無事常竭天下以養士卒一旦有急當得其力乃反傲睨邀賞不肯即去夫其平時衣食其上有難而起而鬪死有事而役役而盡力此其勢宜若愈於三代之農夫矣而當今方病其不然此豈非其養之之過歟臣觀天下之兵其數莫如京師之多而士卒之趨起難制

亦莫如京師之甚何者天子在位以仁御兵士不知戰而狃於賞令之稍急則瞋目攘臂而言不遜此其可惡也且京師宗廟禁闈之所在而使不義之徒周環布列於其左右而尚何以爲安臣聞養兵而兵驕戾其責在將方今京師之將所任者誰乎匹夫小人以次當遷而爲之什百之長此其爲名尚未離乎卒伍也而其上之所統獨有三公尉推而上之以至於樞密使如此四大臣者非在行伍部曲之間以日夕訓練

不得其心則雖有法而不能用
唐制凡一兵之項是大臣不可近一項是者又非其人兩項甚散亂可法
主簿文範
卷之十
主
亦此意
今十二國皆本區一文臣
一滿法皆實此意
之者也且夫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今使大臣獨制其上恩義不交而德澤不洽上下不相信特以勢相從而無以義附者則是未可以法治也使朝廷大臣而曲躬偃僕親問疾苦如異時出兵行陣之間此則其勢有所不給矣古者南北軍有監軍御史有護軍諸校各有軍正正丞是以任安胡建之徒忠信守節之士得以出入軍中獲其歡心而後訓之以禮繩之以法有以誅滅而士卒皆服如此而後兵可用也今奈何獨使狼戾之人自相臨御而天子獨以貪暴無知之匹夫爲左右之衛哉臣愚以爲略如漢制設爲諸校使常處軍中旣以撫之且漸誅戮其豪橫而訓之知禮傳曰晉悼公知樂糾之能御以知於政也以爲戎御使訓諸御知義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以爲戎右使訓勇力之士時使故軍中之吏非其近之則不能得其歡心不得其心則雖有法而不能有用有法不能用則士不可以勞苦而兵不可以應

卒有兵不可以應卒而有將不能以使衆此最天下之大患也

茅鹿門曰子由以當時京軍太橫而太尉及樞

密使輩又尊官而與士伍不相親特倣

古者監軍護軍之類以拊循其衆以予

觀之將之所以能拊循其衆者以其權

利所歸權之所在足以生殺人利之所

在足以富貴人然後足以制三軍之命

而惟吾奔走不然權利一輕彼且易與

王蘇文範

卷八

三

少拂其欲則裂眦相向矣觀趙李牧之

禦匈奴可知也區區監軍護軍而欲得

三軍之死力也能乎

袁中郎曰宋中葉益州兵驕數坐此子由此作

情事曲豈深切時弊

臣事策八 或列用人 蘇頌演

此篇時出妙語是衆衆之利也

不氣甚難

論權可以役使人

王蘇文範

卷八

三

不顯

此謂天子之權利能使人效我正是富收之意

臣聞天下惟其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權者天下之所爲去就也利者天下之所爲奔走也能是非可否者之謂權能貧富貴賤者之謂利天子者收天下之權而自執之歟天下之利而親用之者也上段見天子操權而又爲之用意故天下之人上自公卿大夫之尊而下至於閭閻匹夫之賤府吏胥徒僮僕奴妾以次相屬而相役至於疲弊勞苦老死而不去緩急可以使之相救危難可以使之相死蹈白刃赴深谷可使用命而不敢辭何者彼利於人者固役於人也千金之家持其贏餘以旬貸鄰里之貧民薄息緩取而可以彘橫於鄉黨刺客武士爲之效死而莫之能制此權利之所致也臣聞天子者執天下之權而擅四海九州之利爵祿慶賞金玉錢幣此其富非特千金之利也予奪可否刑戮誅滅此其勢非特千金之權也古之人君得天下之權利而專之是故所爲而成

有司制

綱語

謹時樂極
無切之
死勝者
當快也

王蘇文範

下而論
從此終

所欲而就。謀臣猛將。為之盡力。有死而無二。社稷之臣。可使死。宗廟郡縣之臣。可使死。封疆文吏。可使死。其職武吏。可使死。其兵。天下之人。其存心積慮。皆以為當然。是以寇至而不懼。難生而無變。方其平居無事之際。天子衣食而養之。以待天下之事。故有事而死。亦其勢然也。然當今天下之人。食天子之祿。被天子之爵。衣青紫。佩印綬。從吏卒。縱橫赫奕者。常徧天下。一旦有急。皆莫肯死者。此甚可怪也。往年廣南之亂。高反廣南。出入十有二州。而十有二州之官。無一人能死其職者。故子由欲朝廷施不測之恩。破例用人。以作大吏。據城擁兵。賊至而莫敢擊。天下效死之心。盡於此。而莫敢擊。逃遁奔竄。伏於草莽之間。以避兵革之禍。至使蠻夷之人。得以橫行於中原。人民流離。方數千里。幾為丘墟。而無一死戰之吏。國家每歲收天下之士。士之發於饑寒。取官而去者。動以數百為輩。六年之間。考足而無過。則又為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幸而有超羣拔類之才。則公卿大臣又得薦之於天子。而特寵貴之。翱翔朝廷之間。

有司制

以上已指時
事此處無提
釋法解

法之一定其
善及為人所
惡所以權利
不歸於天子

王蘇文範

唐荆川曰
身處用虛語
引其詞文勢
不尋而釋
亦味

不出十年。可以安坐談笑而為兩制。此其為法。尚何所負於天下。而士大夫終莫肯奮而為之。用何也。此段指言時弊。在法。夫明哲之君。以其法邀天下。今天下之人。反以其法邀之。故邀在我。則奔走者人也。邀在人。則奔走者我也。今世之法。夫豈不欲以邀人哉。蒞官六七考。求舉者五六人。凡此皆備具。而無所過失。然後為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夫此豈誠足以邀人哉。為法而不足以邀人。則入將反以吾法而相邀。今之官吏考足而無過。且有舉者。則天子寧有以却之耶。是不得不從而予之矣。如此則是天子之爵祿。非天子之惠。而天下之勢也。士大夫以勢取爵祿。是以舉皆不得其上。凡今天子之權。反而入於下。而天子之利。變而為輕取易得之物矣。蓋臣聞天下有二弊。有法亂之弊。有法弊之弊。法亂則使人紛紛而無所執。法弊則使人牽制而不自得。古之聖人。法亂則以立法救之。而法弊則受之以無法。夫無法者。非縱橫放肆。

如其一定之
法而使之無
定則其法庶
可以盡天下

齊民四曰一
國不可測即
了當蘇氏法
門矣

反復更見
情思益發

三蘇文範

卷六

主

之謂也。上之人投棄規矩而使天下無所執以
邀其君。是之謂無法。今天官史之法其亦無自
舉者與考而已。使一二大臣得詳其才與不才
舉者具而考足。才者與之而不才者置之。雖有
考不足而舉者不具其可與者則亦與之也。凡
皆務與天下爲所不可測。使吏無所執吾法以
邀我。收天子之權利而歸之於上。此段言法既
以無法而爲其所不可測則彼不得
邀我而收惟餘利矣是其救弊主意如此則議
者將以爲蕩然無法則大吏易以爲姦臣聞人
惟不爲姦也。而後任以爲大吏。苟天下之廣而
無一二大臣可信者則國非其國矣。且自唐季
以來世之設法者始皆務以防其大臣。蓋唐之
盛時其所以試天下之士以調天下之選人者
皆無一定之法。而惟有司之爲聽。夫是以下不
得邀其上。而上有以役其下。臣故曰惟有權者
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此不可不深察也。
姜鳳阿曰此策因廣南儂智高反而無一人感
恩效死故發此論。當務爲不可測之恩。

三蘇文範

卷六

主

以救今日之弊。而引唐事以實之。非鑿
空偏見。
李見羅曰大意言欲得士大夫之效用在乎收
權歛利而歸之天子。使吏無所執成法
以邀我。惟是務爲所不可測而已。亦權
時救弊之意。
歸震川曰削去生澀作意之態。信筆寫來。自有
天然意味。
唐荆川曰大體與坡公抑僥倖篇同。收權歛利。
一篇主意。

民政策一 設三老 蘇頌演

此說王道之成在民之自喜而相愛也

論禮後引詩一段伏此

抽諸生意有根柢

三蘇文範

好文章

三蘇文範

臣聞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潔於上而民不免為小人朝廷之間揖讓如禮而民不免為盜賊禮行於上而淫僻邪放之風起於下而不能止此猶未免為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本始於民之自喜而成就於民之相愛而王者之所以求之於民者其處始於力田而其精極於孝悌廉恥之際力田者民之最勞而孝悌廉恥者匹夫匹婦之所不悅彊所最勞而使

卷八

五

五

以喜而相愛而有可以導之教之虞則王道無難成也以下說誤民之術

蘇頌說

沈麟峰曰古之善文而能引詩以相証者劉向諸

三蘇文範

卷八

五

五

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無能然後安於田畝而不去山林饑餓之民皆有盜跖趁趨之心而閭門之內父子交忿而不知反朝廷之上雖有賢人而其教不逮於下是故士大夫之間莫不以為王道之遠而難成也然臣竊觀三代之遺文至於詩而以為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難者夫人之不喜乎此是未得為此之咏也故聖人之為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故曰晏晏爾康爾寧爾遐不作於今之詩也

於老廉廉
除者如此

有轉則志極
既而

深透人情刺
骨之論

亦深透人情

此古語
改而曰
此古人
此古人

者有以自忘其勤盡力者有以輕用其力而狼
戾無親之人有所慕悅而自改其操此非獨於
詩云爾導之使獲其利而教之使知其樂亦如
是也且民之性固於所樂而悅於所利此臣所
以爲王道之無難者也天出上章蓋臣聞之諺民之勢遠
莫如近而近莫如其所與競今行於朝廷之中
而田野之民無遷善之心此豈非其遠而難至
者哉明擇郡縣之吏而謹法律之禁刑者布市
而頑民不悛夫鄉黨之民其視郡縣之吏自以
爲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其用法而袒背受笞
於其前不爲之愧此其勢可以及民之明罪而
不可以及其隱隱此豈非其近而無所與競者
耶惟其里巷親戚之間切之所與同戲而壯之
所與共事此其所與競者也臣愚以謂古者郡
縣有三老此法即今之鄉約用正副者耆夫
之孝悌無過相愛力田不惰者爲民之素所服
者爲之無使治事而使譏誚教誨其民之急情
而無良者而歲時伏臘郡縣須置禮焉以風天

卷六

王

主蘇文華

卷六

王

下使慕悅其事使民皆有愧恥絕強不服之心
今不從民之所與競而教之而從其所素畏夫
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爲伍而何敢求望其萬
一故教天下自所與競者始而王道可以漸至
於下矣
商素菴曰頴濱之文多本六經若此策考之詩
而道其上下相與之際以爲王道之成
末歸之漢人故事三老耆夫之設最得
論治之要
丘瓊山曰余按蘇次公渾博不如乃尊奇幻不
如乃兄而疎暢媚娜有一段煙波則非
諸人所及觀諸策篇大略概見
董中峯曰大意言王道之成也成於民之自喜
而相愛也故聖人重之然其機不在於
上之人而在於下之所與競者從其所
與競而先之王道之成也不難矣立意
婉曲文亦敷裕舉業之利刃也
王浚川曰讀此等文章如看李龍眠白猫愈入

細愈入玄。不忍釋手。

主蘇文範

卷八

三

主

把管商說起
言兵民之分
有由來

民政策四

蘇穎濱

此下言成兵
仍管商之法
而其時不同
不可因循而
莫之變也

主蘇文範
管子一匡九
合縱做數語
好筆力

卷八

三

主

臣聞管子治齊始變周法使兵民異處制國為
二十一鄉其工商之鄉六而士鄉十五制鄙以
為五屬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屬之政國中之士
為兵鄙野之士為農農不知戰而士不知稼各
治其事而食其力兵以衛農農以資兵發兵征
行暴露戰鬪而農夫不知其勤深耕疾耨露體
塗足而兵卒不知其勞當是之時桓公南征伐
楚躋汝漢踰方城望汶山北伐山戎制零支斬
孤竹西攘白狄逾太行渡辟耳之溪九合諸侯
築夷儀城楚丘徜徉四方國無罷弊之民而天
下諸侯往來應接之不暇及秦孝公欲并海內
商鞅為之倡謀使秦人莫不執兵以事戰伐而
不得反顧而為農陰誘六國之民使專力以耕
關中之田而無戰攻守禦之役二者更相為用
而天下卒以不抗何者我能累累出兵不息而
彼不能應我能外戰而內不乏食而彼必不戰
而後食可足此二者管仲商鞅之深謀也

力不勝

仲死其遺謀舊策後世無復能用而獨其分兵

與民之法遂至於今不廢何者其事誠有以便

天下也管商舊謀遺策其立五大夫治其所屬之農誘六國民耕乎關中之地以關

地足也今夫使農夫竭力以關天下之地蘇合

食也其所以衣食天下之武士而免其死亡戰

鬪之患此人之情誰不可者然當今天下之士

與管仲商鞅之時則已大異矣古者霸王在上

倉廩豐實百姓富足地利已盡而民未困乏當

此之時謂之人有餘今天下之田疾耕不能徧

較論古今特

勢地有餘人

三蘇文範

而蓬蒿藜藿實盡其利人不得以為食而禽獸

不足所以當

之所蕃息當是之時謂之地有餘古之聖人人

兵

有餘則務在於使人是以天下之人雖其甚蕃

而舉無廢功

地有餘則務在於闢地是以天下

之地雖其甚寬

而舉無遺力今也海內之田病

於有餘而上之人

務在於使人不已過哉臣觀

京師之兵不下數十百萬

沿邊大郡不下數萬

人天下郡縣千人為輩

而江淮漕運之卒不可

勝計此亦已侈於使人矣

且夫人不足而使

總得有力

之制不為少減是謂逆天而違人昔齊桓之世

人力可謂有餘矣而十五鄉之士不過三萬車

不過八百乘何者懼不能久也方今天下之地

所當厚兵之處不過京師與西邊北邊之郡耳

昔者太祖太宗既平天下四方遠國或數千里

以為遠人險詖未可以盡知其情也故使關中

之士往而屯焉以鎮服其亂心及天下既安四

海一家而因循久遠遂莫之變夫天下之兵莫

如各居其鄉安其水土而習其險易而特病其

不知戰故今世之患患在不教鄉兵而專任屯

戍之士為抗賊之備且天下治平非沿邊之郡

則山林匹夫之盜及其未集而誅之可以無事

於大兵苟其有大盜則其為變故亦非戍兵數

百千人之所能制若其要塞之地不可無備之

處乃當厚其土兵以代之耳聞之古者良將之

用兵不求其多而求其樂戰今之為兵之人夫

豈皆樂乎為兵哉或者饑饉困蹙不能以自存

而或者年少無賴既入而不能以自脫蓋其間

此段突然說

此段突然說

此段突然說

此段突然說

此段突然說

此段突然說

此段突然說

此段突然說

此段突然說

此段突然說

此段突然說

此段突然說

此段突然說

此段突然說

此段突然說

此段突然說

此段突然說

此段突然說

此段突然說

按諸有餘

常有思歸者矣。故臣欲罷其思歸之士以減屯戍之兵。雖使去者大半。臣以為處者猶可以足於事也。蓋古者有餘則使之以寬。而不足者則使之以約。苟必待其有餘而後能辨天下之事。則無為貴智矣。

楊升菴曰此策說古今之勢不一。所以古今之

用法不同。行文把柄全在以古形今。筆

力充大為佳。○大意言今天下之勢。地

有餘而人不足。與管商之時不同。故戍

王蘇文策

卷十

筆

兵太多。每每患不能給。當因戍兵思歸

之志而去之。用土兵以代之。

唐荆川曰翻案用故事。○此篇首尾俱是戍兵

中間咤出土兵一段。甚是跌落。若使他

人為之。則必說了罷戍兵。而後言土兵

之可用。則便成格眼套子矣。

文勢驚可

民政策九

制二

蘇穎濱

臣聞天下有二病。好戰則財竭。而民貧。畏戰則

多辱。而無威。欲民之無貧。則無疾。夫無威。欲君

之無辱。則無望乎財之不竭。此二患者。天下未

嘗兼有也。古之人。君各從其所安。而處其偏。是

以不獲全享其利。而亦未嘗兼受其病者。昔何

奴之於漢。可以見矣。文景之世。天下治安。民至

老死。不知征役之勞。府庫盈溢。其賦於民者。三

十而取一。可謂至盛矣。然而匈奴傲慢。侮至

甚。不遜。輸金繒。納錦繡。天子之至辱也。而文景

不以為意。以求全其民。至於武帝。不忍數世之

忿。盡天下之銳。而攻之。關地千里。斬馘百萬。其

國不服。而斬匈奴之民死者大半。洗餘先帝之

宿恥。而夸大中國之氣。得志滿意。無以加矣。而

內自疲弊。中民之家。大抵皆破。無復千金之戶。

此二者。皆有所就其成功。是以有所忍而不顧。

而智者之論。已謂非中國之長算矣。上三段說

君辱若無辱。而財竭二患。未嘗兼。今者中國之

此處設行

其途切

守文氣前明
破源之中自
有難容俯仰
之態

賂夷廣其宗
大病

三蘇文範

卷八

王

言戰雖上策
而勢不可行
其若石向路
以成功志思
全廿下面

弊在於畏戰。畏戰固多辱矣。而民又不免於貧。無所就其利。而偏被其害。重賦厚歛。以為二邊之賂。國辱而民困。蓋今世之病已極矣。賢人君子。竭其智慮。以求安其民。而民嘗為夷狄之所擾。天子欲使其澤下布四海。而海內常為夷狄之所困。此其弊蓋有原矣。二邊之賂不絕。是以天下之賦歛。雖知其甚重。而不可輕。天下之賦歛甚重。而不可輕。是以天下之民。雖知其甚困。而不可得而安也。故臣於民政之終。而特備論其要云。此段指當時君厚民貧。皆由賂。蓋方今處故下另發難起。亦賂應二病。天下之議。莫不以為二邊之賂不可去也。獨其勇者則曰。寧戰而無賂。戰未必敗。而賂必至於困乏。臣竊以為此古之漢武帝。唐太宗。堅忍而不顧者。足以行之。然亦有所犯天下之至危何者。吾民之不戰久矣。用不戰之民。而待必戰之敵。竊恐世俗之難之也。夫古者霸王之臣。因敗而成功。轉禍而為福。若反覆手之間耳。桓公見脅於曹沫。欲背其盟。管仲因而信之。以相結於

王

三蘇文範

卷八

王

諸侯桓公襲蔡。本以誅少姬之罪。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之不入。而諸侯大服。臣竊韙之。方今二虜之賂。雖有所不得已。而然者。然其勢偶有似夫戰國之際。以謀相傾。而陰相潰者。是故臣欲因而成之。以潛破二虜之國。古語有之曰。將欲取之。必固予之。昔者晉之取虞。越之取吳。冒頓之取東胡。石勒之取王。俊。此四者。皆其予之力也。夫鄰國之患。唯其相忌。而相伺以不敢相易。是以其慮詳密。而難圖。今夫中國之不競。亦已久矣。彼其相視。以為無能為者。非一日也。然猶未肯釋然。而無疑。夫惟釋然而無疑。而後其國可取。今吾猶有所齟齬於其間。彼以吾為猶有不服之心。是以君臣相視。而未敢懈。蓋古之英雄。能忍一朝之恥。而全百世之利。臣以為當今之計。禮之當加恭。待之當加厚。使者之往。無求以言勝之。而其使之來者。亦無求以言犯之。凡皆務以無逆其心。而陰隨其志。使之深樂於吾之賂賂。而意不在我。而吾亦自治於內。蒐

唐之南之
加
中區之利

暗應前二病

王蘇文範

卷末

四十一

八復狀也
結斷之

元覽時作

兵。挾。馬。擇。其。精。銳。而。損。其。數。以。外。見。至。弱。之。形。
而。內。收。至。強。之。實。作。內。政。以。寓。軍。令。凡。皆。務。以。
自。損。吾。強。大。之。勢。而。見。吾。衰。弱。之。狀。使。之。安。然。
無。所。顧。忌。而。益。以。怠。傲。不。過。數。年。彼。日。以。無。備。
而。吾。日。以。充。實。彼。猶。將。以。吾。為。不。足。與。也。而。有。
無。厭。之。求。彼。怠。而。吾。奮。彼。驕。而。吾。怒。及。此。而。與。
之。戰。此。所。謂。敗。中。之。勝。而。弱。中。之。強。者。也。嗟。夫。
方。今。之。事。其。勢。亦。有。二。而。已。矣。能。奮。二。朝。之。勞。
而。盡。力。以。攻。之。則。其。後。可。以。大。安。而。其。始。也。不。
免。有。歲。月。之。勤。能。忍。一。朝。之。辱。而。自。損。以。驕。之。
則。其。後。可。以。驟。勝。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恥。
此。二。策。者。皆。足。以。謀。人。之。國。敗。人。之。兵。而。有。勝。
矣。而。臣。竊。謂。今。世。之。所。安。者。必。其。予。之。而。驕。之。
者。也。嗟。夫。知。能。攻。之。則。以。洗。天。下。之。大。慚。不。能。
攻。之。則。驕。之。而。圖。其。後。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
驕。之。而。拱。手。以。望。其。成。功。者。方。今。每。歲。委。百。萬。
之。資。以。予。人。而。不。能。使。人。無。疑。其。有。不。服。之。心。
罄。竭。四。海。而。其。終。不。能。以。成。事。特。幸。其。一。時。之。

安。而。欲。得。其。間。隙。之。際。以。治。天。下。天。下。安。可。得。
而。治。哉。

謝。豐。山。曰。穎。濱。先。生。嘗。言。作。文。要。使。心。如。旋。牀。
大。事。大。圓。成。小。事。小。圓。轉。每。句。如。珠。圓。
卽。如。此。篇。以。好。戰。畏。戰。交。互。發。意。說。得。
如。此。流。活。曲。折。而。恣。態。自。然。無。一。毫。安。
排。布。置。之。迹。所。謂。心。如。旋。牀。者。乎。真。詞。
人。之。雄。長。也。

康。對。山。曰。契。丹。之。賂。雖。司。馬。公。亦。不。以。為。非。惟。

王蘇文範

卷末

四十二

穎。濱。父。子。兄。弟。言。之。而。此。策。反。覆。論。議。
猶。為。明。且。切。何。一。時。君。臣。不。之。察。耶。

袁。元。峰。曰。當。時。兵。弱。而。不。振。賂。重。而。不。支。所。以。
民。甚。困。而。不。安。此。策。欲。其。因。事。成。計。以。
制。二。虜。以。安。天。下。之。民。文。字。累。千。百。言。
矢。口。而。發。灑。灑。洋。洋。有。戰。國。策。士。之。風。
唐。荆。川。曰。諸。篇。用。故。事。化。腐。為。新。全。在。交。互。形。
容。交。互。形。容。全。在。提。綱。一。兩。句。有。力。此。
篇。與。坡。公。定。軍。制。篇。可。見。大。略。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頌

士與野曰此
蘇頌與老泉
不似山如寫
作去處有皆
是直叙中有
文雅

用孟子太史
公事論此意

知本之論

蘇文範

林次崖曰其
相大若大恩
本與通於百
此二語皆有
在也語耳

引起有注而
更壯健有
家

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
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
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
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
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傑交游故其文疏蕩
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
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
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
所與遊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
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
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
其志氣求見太尉而陳天下之恐遂汨沒故決
然舍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下之廣大過
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壯觀黃河之
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
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
後知天子之巨麗此書本欲見太尉却自嵩華
黃河許多奇聞壯觀說過來

得無一此
類也

王槐野曰文
意直說甚難
惟莊子爲然
大則國策而
已

此意最高亦最險乃自太史公周覽天
下名山大川又燕趙豪傑描寫出來見翰林

意天下之大
觀斯足以激
發其志氣是
血脉相開處

此意最高亦最險乃自太史公周覽天
下名山大川又燕趙豪傑描寫出來見翰林
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辨觀其容貌之秀偉與
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
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
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
叔召虎而轍也末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
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
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
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賢人之光耀聞一
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
矣上面說歐公處分朋更無別人却只一句幹
得轉所謂筆力扛九鼎也前面許多說話只
此一語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
於升斗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
得進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以益治其文且學
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樓迂齋曰胸臆之談筆勢規摹從司馬子長自
叙中來從歐陽公轉韓太尉身上可謂
奇險子由時方十九歲或云老泉代作

楊升菴曰此文一意滾下說到太尉處委曲詳切恍惚深渺言有盡而意無窮韓公深嘉其方弱冠有如此膽氣

林次崖曰議論高奇才氣豪邁是大家數

袁中郎曰穎濱謂文者氣之所形議論極是嘗

觀漢高大風一歌氣魄蓋世為兩漢詞

人之冠項羽垓下之作談者謂一字一

淚令人悽絕二公豈嘗操筆學為文哉

一處得意之極一處失意之極皆氣充

於中見於文而不自知耳

記

齊州閔子祠堂記

蘇穎濱

魯伯虎曰此篇是蘇家理

勝文字

敘事起

或為開答處

皆假托人言

亦是二法

叙至此十分

終

三蘇文範

齊州士大夫

言來餘議論

自諸子仕說

入閔子獨取

要而不虛

不仕之意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

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

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

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耆老相

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

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

不可以緩於是庀工為祠堂且使春秋脩其常

事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儉相有位百年之

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

言者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

無所不仕其子弟之高弟亦咸仕於諸國宰我

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

弟子之仕者亦眾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

子嘗為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

以閔子為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

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為污也而

詞可物

以此爲春秋

之難仕大也

諸子之仕

如東海舟楫

有足恃諸子

之舟楫亦隨

其力之所及

而已畢克取

諸子不仕立

此江河之舟

也

出假得好不

勝矣三子不

能倒諸子大

有手段

只如此結何

等輕者

三蘇文範

卷六

畢

書

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應者曰予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卽之汙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迷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傾觸蛟龍而不警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天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之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志返盍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爲夫子而未能力下顧諸子而以爲不足道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

樓迂齋曰文字有關鎖首尾相結發明理致

楊升菴曰用意清虛筆底圓活其論夫子之仕

諸子之不仕却見道

茅鹿門曰此篇大似李太白袁州學記然李太

三蘇文範

卷十八

畢

五

白尚平正明白。賴賓此記。文字纖巧。唐荆川曰。此記布勢描情處。得呼吸馳驟之法。非爛熟不能爲此等文字。

黃州快哉亭記

蘇軾撰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江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合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間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崗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合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騖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此即其快之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問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王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

蘇軾曰文勢汪洋恣肆見子由

蘇軾見張公非惟快哉傷者思致尤甚

蘇軾文範

卷八

王

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收會稽之餘而自放山林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况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睹其爲快也此引楚襄王陽明日此記從謫居中生意言其爲亭以覽江流其中有以自得而不爲物累者袁玉幡曰此文凡三蘇集中俱不載而此得之於草昧喜不自勝讀之數四愈覺心胸曠達寵辱都忘嘉樂齋三蘇文範卷之十八終

三蘇文範十八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明楊慎編然所取皆近於科舉之文亦不類慎之所爲殆與翰苑瑣瑤均出依託也

李杜詩選十一卷

〔明〕張含輯 楊慎等評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朱墨套印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李太白詩

選五卷杜少陵詩選六卷》提

要

李詩選題辭

南豐曾子固曰李白



白蜀郡人

遊江淮娶雲夢許氏去之齊魯入吳

至長安明皇召為翰林供奉不合去

北抵趙魏燕晉西涉岐邠歷商於至

洛陽遊梁最久復之齊魯南遊淮泗

題辭

再入吳轉金陵上秋浦潯陽卧廬山

永王璘以偽命逼致之璘敗白奔宿

松坐繫潯陽獄宣撫崔渙與御史宋

若思驗治謂其罪薄薦其才不報先

是白嘗識郭子儀於未遇時子儀請

解官贖白罪乃長流夜郎遂泛洞庭

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復如潯陽族人陽冰為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四成都古今記云李白生於彰明縣之青蓮鄉而劉全白李翰林墓碣記以為廣漢人蓋唐代彰明屬廣漢故獨舉郡稱云載考公之自叙

題辭

上裴長史書曰白少長江漢見鄉人相如大誨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又與逸人東巖子隱於岷山之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廣漢太守聞而異之因舉二人有道並不起今按東巖子梓州鹽亭人趙蕤字雲卿

岷山之陽則指匡山杜子美贈詩所謂匡山讀書處其說見晏公類要鄭谷詩所謂雪下文君沽酒市雲藏李白讀書山者也廣漢太守則蘇頲也頲薦疏云趙蕤術數李白文章即其事也公後在淮南寄趙徵君詩云國

題辭

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夕夢子雲宅可證矣五代劉昫修唐書以白為山東人自元稹序杜詩而誤杜詩云汝與山東李白好樂史云李白慕謝安風流自號東山李白杜子美所云乃是東山後人倒讀為山

東元稹之序又由於倒讀杜詩也不
然則太白之詩云學劍來山東又云
我家寄東魯豈自誣乎宋有晁公武
者益浪人也遂信舊唐書及元稹之
誤乃曰太白自敘及詩皆不足信噫
世安有已之族姓已自迷之而傍取

題辭

他證乎新唐書知其誤乃更之為唐
宗室蓋以隴西郡望為標也善乎劉
子玄之言曰作史者為人立傳皆取
舊號施之於今為王氏傳必曰瑯琊
臨沂人為李氏傳必曰隴西成紀人
欲求實錄不亦難乎且人無定所因

地而生生於荆者言皆成楚生於晉
者齒便成黃豈有世歷百年人更七
葉而猶以本國為是此鄉為非則是
孔子里於昌平陰氏家於新野而系
纂微子源承管仲乃為齊宋之人非
曰鄒魯之士可乎宋景文修唐書其

題辭

弊正坐此夫族姓郡國關係亦大矣
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余故詳著而
明辯之以訂史氏之誤姓譜之缺焉
若夫公之詩歌泣鬼神而冠今古奚
容塚哉吾友馬山張子愈光自重習
至白紵與走共為詩者嘗謂余曰李

杜齊名杜公全集外節抄選本凡數十家而李何獨無之乃取公集中膾炙人口者一百六十餘首刻之明詩亭屬慎題辭其端云

成都楊慎書

題辭

六

李詩選目錄

卷一

古風五首

遠別離

公無渡河

蜀道難

梁甫吟

烏夜啼

烏棲曲

將進酒

天馬歌

長相思

前有樽酒行二首

夷則格上白鳩拂舞

李詩選目錄

辭

野田黃雀行

胡無人

登高丘而望遠海

陽春歌

楊叛兒

荊州歌

久別離

白頭吟

司馬將軍歌

長干行二首

白紵辭

鳳笙篇

王階怨

卷二

襄陽曲三首

大堤曲

宮中行樂詞三首

清平調詞

洛陽陌

陌上桑

相逢行

折楊柳

白鼻騮

靜夜思

綠水曲

春思

擣衣篇

長相思

李詩選目錄

二

襄陽歌

江上吟

扶風豪士歌

梁園吟

鳴臯歌送岑徵君

橫江詞六首

金陵歌送別范宣

白雲歌送別劉十六歸山

當塗趙炎少府粉圖山水歌

峨眉山人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

卷三

贈孟浩然

贈郭將軍

口號贈徵君鴻

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

韋太守良宰

江上贈竇長史

贈漢陽輔錄事

經亂後將避地剡中畱贈崔宣城

安陸白兆山桃花崑寄劉侍御綰

淮南臥病書懷寄蜀中趙徵君蕤

李詩選目錄

三

春日獨坐寄鄭明府 寄淮南故人

沙丘城下寄杜甫

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

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

月夜江行寄崔員外宗之

新林浦阻風寄友人 禪房懷友人岑倫

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

寄王漢陽

春日歸山寄孟浩然

江上寄元六林宗

涇溪東郡寄鄭少府諤

三山望金陵寄殷淑

秋日魯郡堯祠亭上宴別杜補闕范侍御

別中都明府兄

夢遊天姥吟留別

金陵酒肆留別

別東林寺僧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渡荆門送別

李詩選目錄

卷四

南陽送客

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

送友人尋越中山水

魯郡堯祠送竇明府薄華還西京

單父東樓秋夜送族弟沈之秦

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

瀟陵行送別

送賀監歸四明應制

送羽林陶府軍

送程劉二侍郎兼獨孤判官越安西幕府

送賀賓客歸越

同王昌齡送族弟襄歸桂陽

送外甥鄭灌從軍三首

送祝八之江東賦得浣沙石

金陵送張十一再遊東吳

送蕭三十一之魯中兼問稚子伯禽

李詩選目錄

送楊山人歸嵩山

送殷叔三首

送陸判官往琵琶峽

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

杭州送裴大澤時赴廬州長史

訓宇文少府見贈桃竹書筒

訓張司馬贈壘

答湖州迦葉司馬問白是何人

訓崔十五見招

東魯門泛舟

携妓登梁王樓霞山孟氏桃園中

侍從遊宿溫泉宮作

陪侍郎叔遊洞庭醉後三首

陪族叔刑部侍郎曄及中書賈舍人至遊洞

庭五首

登峨眉山

登新平樓

卷五

下途歸石門舊居

客中行

李詩選目錄

六

太原早秋

上三峽

早發白帝城

秋下荆門

宿五松山下荀媼家

蘇臺覽古

陪宋中丞武昌夜飲懷古

宿巫山下

謝公亭

魯中都東樓醉起作

夜泊牛渚懷古

清溪半夜聞笛

擬古六首

勞勞亭

題江夏修靜寺

題宛溪館

觀胡人吹笛

宣城見杜鵑花

三五七言

哭宣城善釀紀叟

李詩選目錄

七

李詩選卷一

古風

古風五首

杜甫
秦皇掃六合。虎視何雄哉。飛劍決浮雲。諸侯盡
西來。明斷自天啟。大略駕羣才。收兵鑄金人。由
谷正東開。銘功會稽嶺。騁望瑯琊臺。刑徒七十
萬。起土驪山隈。尚採不死藥。茫然使心哀。連弩
射海魚。長鯨正崔嵬。額鼻象五嶽。揚波噴雲雷。

李詩選卷一

髮鬣蔽青天。何由覩蓬萊。徐市載秦女。樓船幾
時迴。但見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其二

咸陽二三月。官柳黃金枝。綠幘誰家子。賣珠輕
薄兒。日暮醉酒歸。白馬驕且馳。意氣人所仰。冶
遊方及時。子雲不曉事。晚獻長楊辭。賦達身已
老。草玄鬢若絲。投閣良可嘆。但爲此輩嗤。

其三

劉禹錫
白頭吟
昔君諫
書

杜甫
白頭吟
昔君諫
書

杜甫
白頭吟
昔君諫
書

莊周夢胡蝶。胡蝶爲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
悠悠。乃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青門種瓜人。舊
日東陵侯。富貴故如此。營營何所求。

其四

天津三月時。千門桃與李。朝爲斷腸花。暮逐東
流水。前水復後水。古今相續流。新人非舊人。年
年橋上遊。雞鳴海色動。謁帝羅公侯。月落西上
陽。餘輝半城樓。衣冠照雲日。朝下散皇州。鞍馬

李詩選卷一

如飛龍。黃金絡馬頭。行人皆辟易。志氣橫嵩丘。
入門上高堂。列鼎錯珍羞。香風引趙舞。清管隨
齊謳。七十紫鴛鴦。雙雙戲庭幽。行樂爭晝夜。自
言度千秋。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黃犬空嘆
息。綠珠成鬢髩。何如鴟夷子。散髮棹扁舟。

其五

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峰。茲山何峻秀。綵翠如
芙蓉。蕭颯古仙人。了知是赤松。借子一白鹿。自

挾兩青龍含笑凌劍景欣然願相從泣與親友
別欲語再三咽勗君青松心努力保霜雪世路
多險艱白日欺紅顏分手各千里去去何時還
在世復幾時倏如飄風度空聞紫金經白首愁
相誤撫已忽自笑沉吟爲誰故名利徒煎熬安
得開余步終畱赤玉島東上蓬萊路秦帝如我
求蒼蒼但煙霧

古樂府

李詩選卷一

遠別離

蕭士賢曰山在蒼明此山有隱

遠別離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
之浦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日慘
慘兮雲冥冥猩猩啼煙兮鬼嘯雨我縱言之將
何補皇穹竊恐不昭余之忠誠雲憑憑兮欲吼
怒堯舜當之亦禪禹君失臣兮龍爲魚權歸臣
兮鼠變虎或言堯幽囚舜野死九疑聯縣皆相
似重墮孤墳竟何是帝子泣兮綠雲閒隨風波

劉涓子曰卷之
山無人見其面
蓋自來無表之
也

子東陽曰古詩
亦有此意
子東陽曰古詩
亦有此意

去去無還慟哭兮遠望見蒼梧之深山蒼梧山
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

公無渡河

黃河西來夾崑崙咆哮萬里觸龍門波滔天堯
咨嗟大禹理百川兒啼不窺家殺湍湮洪水九
州始蠶麻其害乃去茫然風沙被髮之叟狂而
癡清晨臨流欲奚爲旁人不惜妻止之公無渡
河苦渡之虎可搏河難馮公果溺死流海汨有

李詩選卷一

長鯨白齒若雪山公乎公乎掛胃於其間筮篋
所悲竟不還

蜀道難

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
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
塞通人煙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
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鈎連上有
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黃鶴

漢書地理志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
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
塞通人煙西當太白有鳥道
可以橫絕峨眉巔地崩山摧
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鈎
連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
有衝波逆折之回川黃鶴

子東陽曰古詩
亦有此意
子東陽曰古詩
亦有此意

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盤盤
百步九折縈巖巒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
坐長嘆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巖巖不可攀但
見悲鳥號古木雄飛從雌繞林間又聞子規啼
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
凋朱顏連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飛
湍瀑流爭喧豗砢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如此
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劍閣崢嶸而崔嵬

李詩選卷一

五

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爲狼與豺
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
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
身西望長咨嗟

梁甫吟

長嘯梁甫吟何時見陽春君不見朝歌屠叟辭
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濱寧羞白髮照清水逢時
吐氣思經綸廣張三千六百鈞風期暗與文王

親大賢虎變愚不測當年頗似尋常人君不見

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山東隆準公入門不拜

騁雄辯兩女輟洗來趨風東下齊城七十二指

揮楚漢如旋蓬狂客落魄尚如此何況壯士當

羣雄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傍

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燦晦冥起風

雨間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閭者怒白日不

照吾精誠杞國無事憂天傾狹狹磨牙競人肉

李詩選卷一

六

駒虞不折生草莖手接飛猱搏彫虎側足焦原
未言苦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見我輕鴻毛力
排南山三壯士齊相殺之費二桃吳楚弄兵無
劇孟亞夫哈爾爲徒勞梁甫吟聲正悲張公兩
龍劍神物合有時風雲感會起屠釣大人峴岵
當安之

烏夜啼

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

范德誠曰漢魏詩
多不可勝數以爲
好者其氣象自
不同其對打靈
大雅其有之則
全篇有之不丁
焉若其詩之爲
神而氣自平
情性在而不
古詞異

秦川女碧紗如煙隔窗語停梭
惘然憶遠人獨宿孤房淚如雨

烏棲曲

杜曰風休青詞萬世之詞吳歌以下便覺其有收止之語
今起者以月二句意思微婉又覆韻爲之誤下

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
歡未畢青山欲斷半邊日銀箭金壺漏水多起
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柰樂何

將進酒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倒海不復迴君
李詩選卷一

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
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
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
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進酒君莫停與君歌
一曲請君爲我側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
長醉不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
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謔譔主人何
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

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天馬歌

天馬來出月氏窟背爲虎文龍翼骨嘶青雲振
綠髮蘭筋權奇走滅沒騰崑崙歷西極四足無
一蹶雞鳴刷燕哺秣越神行電邁躡恍惚天馬
呼飛龍趨目明長庚臆雙鳧尾如流星首渴鳥
口噴紅光汗溝珠曾陪時龍躡天衢羈金絡月
照皇都逸氣稜稜凌九區白壁如山誰敢沽回
李詩選卷一

頭笑紫燕但覺爾輩愚天馬奔戀君軒駭躍驚
矯浮雲翻萬里足躑躅遙瞻閭闔門不逢寒風
子誰援逸景孫白雲在青天丘陵遠崔嵬鹽車
上峻坂倒行逆施畏日晚伯樂翦拂中道遺少
盡其力老棄之願逢田子方惻然爲我悲雖有
玉山禾不能療苦饑嚴霜五月凋桂枝伏櫪街
冤摧兩眉請君贖獻穆天子猶堪弄影舞瑤池
長相思

長相思在長安
緒緒秋啼金井
闌微霜淒淒
又曰如絲如粉
而不則

春風東來忽相過
金樽綠酒生微波
落花紛紛
猶覺多
美人欲醉朱顏酡
青軒桃李能幾何
流

鍾伯敬曰不讀此
不識此意

長相思在長安。緒緒秋啼金井闌。微霜淒淒。色寒孤燈不明。思欲絕。卷帷望月空長嘆。美人如花隔雲端。上有青冥之長天。下有淒水之波瀾。天長路遠魂飛苦。夢魂不到關山難。長相思。摧心肝。

前有樽酒行二首

春風東來忽相過。金樽綠酒生微波。落花紛紛。猶覺多。美人欲醉朱顏酡。青軒桃李能幾何。流

光欺人忽蹉跎。君起舞。日西夕。當年意氣不肯平。白髮如絲嘆何益。

其二

琴奏龍門之綠桐。玉壺美酒清若空。催絃拂柱與君飲。看朱成碧顏始紅。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笑春風。舞羅衣。君今不醉將安歸。

夷則格上白鳩拂舞辭

鏗鳴鐘。考朗鼓。歌白鳩。引拂舞。白鳩之白誰與

太白白字實曲

漢上讀曰一本有
但東大城下
方有
李詩選卷一

隣霜衣雪襟。誠可珍。含哺七子能平均。食不噎。性安馴。首農政。鳴陽春。天子刻玉杖。鏤形賜耆人。白鷺之白非純真。外潔其色心匪仁。關五德。無司晨。胡為啄我葭下之紫鱗。鷹鷂鵠鷄食而好殺。鳳凰雖大聖。不願以為臣。

胡無人

嚴風吹霜海草凋。筋幹精堅胡馬驕。漢家戰士三十萬。將軍兼領霍嫖姚。流星白羽腰間插。劍

花秋蓮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關。虜箭如沙射金甲。雲龍風虎盡交回。太白入月敵可摧。敵可摧。旄頭滅。履胡之腸。涉胡血。懸胡青天上。埋胡

紫塞傍。胡無人。漢道昌。

野田黃雀行

遊莫逐炎洲翠。棲莫近吳宮燕。吳宮火起焚巢窠。炎洲逐翠遭網羅。蕭條兩翅蓬蒿下。縱有鷹鷂柰若何。

樂府

獨漈篇

唐詩四古此篇誤為宋而真作獨漈篇

蘇子由曰此詩
不可及

獨漈水中泥。水濁不見月。不見月尚可。水深行人沒。越鳥從南來。胡鷹亦北渡。我欲彎弓向天射。惜其中道失歸路。落葉別樹。飄零隨風。客無所托。悲與此同。羅幃舒卷。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雄劍掛壁。時時龍鳴。不斷岸象。綉澗苦生。國恥未雪。何由成名。神鷹夢澤。不領鴟鵂。為君一擊。鵬搏九天。

登高丘而望遠海

登高丘。望遠海。六盤骨已霜。三山流安在。扶桑半摧折。白日沉光彩。銀臺金闕如夢中。秦皇漢武空相待。精衛費木石。竈竈無所憑。君不見驪山茂陵盡灰滅。牧羊之子來攀登。盜賊劫寶玉。精靈竟何能。窮兵黷武今如此。鼎湖飛龍安可求。

舊曰何遜詩云
日沉光彩上為
吳興月所登

陽春歌

長安白日照春空。綠楊結煙垂衰風。披香殿前花始紅。流芳發色綉戶中。綉戶中。相經過。飛燕皇后輕身舞。紫宮夫人絕世歌。聖君三萬六千日。歲歲年年奈樂何。

楊叛兒

杜牧詩云楊叛兒
杜牧詩云楊叛兒

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何許最關人。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爐中沉香火。雙爐一氣凌紫霞。

火雙爐一氣凌紫霞

荊州歌

白帝城邊足風波。瞿塘五月誰敢過。荊州麥熟繭成蛾。綠絲憶君頭緒多。撥穀飛鳴奈妾何。久別離。

別來幾春未還家。玉窻五見櫻桃花。况有錦字書。開緘使人嗟。至此腸斷彼心絕。雲鬟綠鬢罷梳結。愁如回鴈亂白雪。去年寄書報陽臺。今年

舊曰此篇即曹
白詩云此篇誤
為宋而真作獨
漈篇

寄書重相催。東風芳東風。爲我吹行雲。使西來
待來竟不來。落花寂寂委青苔。

白頭吟

錦水東北流。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樹。雌弄秦
草芳。寧同萬死碎綺翼。不忍雲間兩分張。此時
阿嬌正嬌妬。獨坐長門愁日暮。但願君恩顧。妾
深豈惜黃金買詞賦。相如作賦得黃金。丈夫好
新多異心。一朝將聘茂陵女。文君因贈白頭吟。

李詩選卷一

十三

東流不作西歸水。落花辭條羞故林。兔絲固無
情。隨風任傾倒。誰使女蘿枝而來強繫抱。兩草
猶一心。人心不如草。莫捲龍鬚席。從他生網絲。
且留琥珀枕。或有夢來時。覆水再收豈滿杯。棄
妾已去難重迴。古來得意不相負。祇今惟見青
陵臺。

司馬將軍歌

狂風吹古月。竊弄章華臺。北落明星動光彩。南

征猛將如雲雷。手中電掣倚天劍。直斬長鯨海
水開。我見樓船壯心日。頗似龍驤下三蜀。揚兵
習戰張虎旗。江中白浪如銀屋。身居玉帳臨河
魁。紫髯若戰冠。崔嵬細柳開營。揖天子。始知灞
上爲嬰孩。羌笛橫吹阿鞞迴。向月樓中吹落梅。
將軍自起舞長劍。壯士呼聲動九垓。功成獻凱
見明主。丹青畫像麒麟臺。

長干行二首

李詩選卷一

古

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遶床弄
青梅。同居長千里。兩小無嫌猜。十四爲君婦。羞
顏未嘗開。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迴。十五始展
眉。願同塵與灰。常存抱柱信。豈上望夫臺。十六
君遠行。瞿塘滄瀨堆。五月不可觸。猿聲天上哀。
門前舊行跡。一一生綠苔。苔深不能掃。落葉秋
風早。八月胡蝶黃。雙飛西園草。感此傷妾心。坐
愁紅顏老。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道

韓退之曰太師能也哉

其二

憶妾深閨裏。煙塵不曾識。嫁與長干人。沙頭候
風色。五月南風興。思君下巴陵。八月西風起。想
君發揚子。去來悲如何。見少離別多。湘潭幾日
到。妾夢越風波。昨夜狂風度。吹折江頭樹。森森
暗無邊。行人在何處。北客真王公。朱衣滿江中。
薄暮來投宿。數朝不肯東。好乘浮雲駛。佳期蘭

李詩選卷一

十五

渚東鴛鴦綠浦上，翡翠錦屏中。自憐十五餘顏
色，桃花紅。那作商人婦，愁水復愁風。

白紵辭二首

月寒江清夜沉沉。美人一笑千金。垂羅舞縠。揚哀音。郢中白雪。且莫吟。子夜吳歌。動君心。動君心。冀君賞。願作天池雙鴛鴦。一朝飛去青雲上。

其二

又曰有慈字而皆無
謂素以出入字以
曲字聲意如見所
所微之而不作也
有如此者矣

蕭士奇曰：此書。

吳刀剪彩縫舞衣。明妝麗服奪春暉。揚眉轉袖
若雪飛。傾城獨立世所稀。激楚結風醉忘歸。亭
堂月落燭已微。玉釵掛纓君莫違。

鳳笙篇

仙人十五愛吹笙。學得崑丘彩鳳鳴。始聞鍊氣
食金液。復道朝天赴玉京。玉京迢迢幾千里。鳳
笙去去無窮已。欲嘆離聲發絳唇。更嗟別調流
纖指。此時惜別詎堪聞。此地相看未忍分。重吟

李詩選卷一

夫

真曲和清吹。却奏仙歌響綠雲。綠雲紫氣向函
關訪道應。尋緱氏山。莫學吹笙王子晉。一遇浮
丘斷不還。

玉階怨

王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却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

秋月

[illegible]

李詩選卷二

樂府

襄陽曲三首

襄陽行樂處歌舞白銅鞮江城回淥水花月使人迷

其二

山公醉酒時酩酊高陽下頭上白接離倒着還

騎馬

李詩選卷二

其三

峴山臨漢江水淥沙如雪上有墮淚碑青苔久磨滅

大堤曲

漢水臨襄陽花開大堤暖佳期大堤下淚向南雲滿春風復無情吹我夢魂散不見眼中人天長音信斷

宮中行樂詞三首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巢翡翠金殿鎖鴛鴦選枝隨雕輦徵歌出洞房宮中誰第一飛燕在高陽

其二

盧橘爲秦樹蒲萄出漢宮煙花宜落日絲管醉春風笛奏龍吟水簫鳴鳳下空君王多樂事還與萬方同

其三

寒雪梅中盡春風柳上歸宮鶯嬌欲醉簷燕語還飛遲日明歌席新花豔舞衣晚來移綠仗行樂泥光輝

清平調詞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洛陽陌

白玉誰家郎回車渡天津看花東陌上驚動洛陽人

賜人。

陌上桑

美女渭橋東。春還事蠶作五馬如飛龍。青絲結金絡。不知誰家子。調笑來相諠。妾本秦羅敷。玉顏豔名都。綠條映素手。採桑向城隅。使君且不顧。况復論秋胡。寒螢愛碧草。鳴鳳棲青梧。托心自有處。但怪傍人愚。徒令白日暮。高駕空踟躕。

相逢行

李詩選卷二

胡騎五花馬。謁帝出銀臺。秀色誰家子。雲車珠箔開。金鞭遙指點。玉勒近遲回。夾轂相借問。疑從天上來。蹙入青綺門。當歌共銜杯。銜杯映歌扇。似月雲中見。相見不得親。不如不相見。相見情已深。未語可知心。胡爲守空閨。孤眠愁錦衾。錦衾與羅幃。纏綿會有時。春風正澹蕩。暮雨來何遲。願因三青鳥。更報長相思。光景不待人。須臾髮成絲。當年失行樂。老去徒傷悲。持此道密

意。毋令曠佳期。

折楊柳

垂楊拂綠水。搖艷東風年。花明玉關雪。葉暖金窻煙。美人結長想。對此心淒然。攀條折春色。遠寄龍庭前。

白鼻騮

銀鞍白鼻騮。綠地泥錦。細雨春風花落時。揮鞭直就胡姬飲。

李詩選卷二

靜夜思

牀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山月。低頭思故鄉。

綠水曲

綠水明秋月。南湖採白蘋。荷花嬌欲語。愁殺蕩舟人。

春思

燕草如碧絲。秦桑低綠枝。當君懷歸日。是妾斷

妙吐少烟
愛老成
威

壽衣篇

閨裏佳人年十餘。顰蛾對影恨離居。忽逢江上春歸燕。銜得雲中尺素書。玉手開緘常嘆息。狂夫猶戍交河北。萬里交河水北流。願爲雙燕泛中洲。君邊雲擁青絲騎。妾處苔生紅粉樓。樓上春風日將歇。誰能攬鏡看愁髮。曉吹簫管隨落花。夜擣戎衣向明月。明月高高刻漏長。眞珠簾

李詩選卷二

五、

箔掩蘭堂。橫垂寶幄。同心結。半拂瓊筵。蘇合香。
瓊筵寶幄。連枝錦燈。燭熒熒。照孤寢。有便憑將。
金剪刀。爲君畱下相思枕。摘盡庭蘭。不見君。紅
巾拭淚。生氤氲。明年若更征邊塞。願作陽臺一
段雲。

長相思

日色欲盡花含煙。月明欲素愁不眠。陸游詩曰秋寒二字妙甚
 趙瑟初停鳳凰柱。蜀琴欲奏鴛鴦絃。此曲有意無人傳。願

盤中何如

隨春風寄燕然。憶君迢迢隔青天。昔時橫波目，
今作流淚泉。不信妾腸斷，歸來看取明鏡前。

歌吟

襄陽歌

落日欲沒峴山西。倒著接離花下迷。襄陽小兒
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傍人借問笑何事。笑
殺山翁醉似泥。鷓鴣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
日。一日須傾三百杯。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蒲

李詩選卷二

六

蜀初醢醢。此江若變作春酒。壘麴便築糟丘臺。
千金駿馬換小妾。笑坐雕鞍歌落梅。車傍側掛
一壺酒。鳳笙龍管行相催。咸陽市中嘆黃犬。何
如月下傾金壘。君不見晉朝羊公一片石。龜頭
剝落生莓苔。淚亦不能爲之墮。心亦不能爲之
哀。清風朗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舒
州杓力士鎚。李白與爾同死生。襄王雲雨今安
在。江水東流猿夜聲。

存心金曰華心機

續伯敬曰太白妙
心妙古今月之第
一作日色然藍花
含烟水引寒烟漫
紅綃綉刺成藍寶

其像思之形也

江水吟

木蘭之樵沙棠舟。玉簫金管坐兩頭。美酒樽中
置千斛。載妓隨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黃鶴。海
客無心隨白鷗。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
山丘。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功名
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

扶風豪士歌

洛陽三月飛胡沙。洛陽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
李詩選卷二

波赤血。白骨相撐如亂麻。我亦東奔向吳國。浮
雲四塞道路賒。東方日出啼早鴉。城門人開掃
落花。梧桐楊柳拂金井。來醉扶風豪士家。扶風
豪士天下奇。意氣相傾山可移。作人不倚將軍
勢。飲酒豈願尚書期。雕盤綺食會衆客。吳歌趙
舞香風吹原嘗。春陵六國時閒心。寫意君所知。
堂中各有三千士。明日報恩知是誰。撫長劒。一
揚眉。清水白石何離離。脫吾帽向君笑。飲君酒

梁園吟

爲君吟張良未逐赤松去。橋邊黃石知我心。
我浮黃雲去京關。挂席欲進波連山。天長水濶
厭遠涉。訪古始及平臺間。平臺爲客憂思多。對
酒遂作梁園歌。却憶蓬池阮公詠。因吟綠水揚
洪波。洪波浩蕩迷舊國。路遠西歸安可得。人生
達命豈暇愁。且飲美酒登高樓。平頭奴子搖大
扇。五月不熱疑清秋。玉盤楊梅爲君設。吳鹽如

花皎白雪。持鹽把酒但飲之。莫學夷齊事高潔。
昔人豪貴信陵君。今日耕種信陵墳。荒城虛照
碧山月。古木盡入蒼梧雲。梁王宮闕今安在。枚
馬先歸不相待。舞影歌聲散淥池。空餘汴水東
流海。沉吟此事淚滿衣。黃金買醉未能歸。連呼
五白行六博。分曹賭酒酣馳輝。歌且誦。意方遠。
東山高臥時起來。欲濟蒼生未應晚。

鳴皋歌送岑徵君

伯夷曰賢哉
常可為浩嘆

李詩選卷二

軒兮歷阻折。尋幽居兮越巖嶸。盤白石兮坐素
月。琴松風兮寂萬壑。望不見兮心氛氲。羅冥冥
兮霰紛紛。水橫洞以下淥。波小聲而上聞。虎嘯
谷而生風。龍藏溪而吐雲。寡鶴清淚。饑鼯嘖呻。
魂獨處此幽默兮。愀空山而愁人。雞聚族以爭
食。鳳孤飛而無隣。蝦蟇嘲龍。魚目混珍。嫫母衣
錦。西施負薪。若使巢由桎梏于軒冕兮。亦奚異
乎夔龍蹶躅于風塵。哭何苦而救楚笑何誇。而

定隨機曰絕句一
句一絕乃其本休
其吹句少意多極
四秋而反濃雖始
以著氣格在教外

橫江詞六首

雖以故名无宜訛而是也

其二

海潮南去過尋陽。牛渚由來險馬當。橫江欲渡風波惡。一水牽愁萬里長。

李詩選卷二

其二

橫江西望阻西秦。漢水東連楊子津。白浪如山。那可渡。狂風愁殺峭帆人。

其四

海神來過惡風迴浪打天門石壁開。浙江八月何如此。濤似連山噴雪來。

其五

其五 佳句原背翻感是何等意與下等身即久要讀之令人悲慨

橫江館前津吏迎向余東指海雲生。郎今欲渡

之說代八嘆嘆者
其六
月暈天風霧不開海鯨東蹙百川迴驚波一起
三山動公無渡河歸去來

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禮曰風雨不歸如金鼓渡

其六

月暈天風霧不開海鯨東蹙百川迴驚波一起
三山動公無渡河歸去來

金陵歌送別范宣

石頭巉巖如虎踞。凌波欲過滄江去。鍾山龍盤
走勢來。秀色橫分歷陽樹。四十餘帝三百秋。功
名事跡隨東流。白馬小兒誰家子。秦清之歲來

李詩選卷二

二

關囚。金陵昔時何壯哉。席捲英豪天下來。冠蓋
散爲煙霧盡。金輿玉座成寒灰。扣劍悲吟空咄
嗟。梁陳白骨亂如麻。天子龍沉景陽井。誰歌玉
樹後庭花。此地傷心不能道。目下離離長春草。
送爾長江萬里心。他年來訪南山老。

白雲歌送劉十六歸山

楚山秦山皆白雲。白雲處處長隨君。長隨君。君
入楚山裏。雲亦隨君渡湘水。湘水上。女蘿衣。白

雲堪臥君早歸。

當途趙炎少府粉圖山水歌

峨眉高出西極天。羅浮直與南溟連。名公繹思
揮彩筆。驅山走海置眼前。滿堂空翠如可掃。赤
城霞氣蒼梧煙。洞庭瀟湘意渺綿。三江七澤情
洄沔。驚濤洶湧向何處。孤舟一去迷歸年。征帆
不動亦不旋。飄如隨風落天邊。心搖目斷興難
盡。幾時可到三山巔。西峰崢嶸噴流泉。橫石蹙

李詩選卷二

三

水波潺湲。東厓合沓蔽輕霧。深林雜樹空芊綿。
此中冥昧失晝夜。隱几寂聽無鳴蟬。長松之下
列羽客。對坐不語南昌僊。南昌僊人趙夫子。妙
年歷落青雲士。訟庭無事羅衆賓。杳然如在丹
青裏。五色粉圖安足珍。真僊可以全吾身。若待
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殺人。

峨眉山月歌

白元英曰此是李
白在蜀時二十八
歲中月夜宿山寺
題江清溪三歌
入地者五歌

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

入焉之不得
其意見月老
也

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

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

我在巴東三峽時。西看明月憶峨眉。月出峨眉
照滄海。與人萬里長相隨。黃鶴樓前月華白。此
中忽見峨眉客。峨眉山月還送君。風吹西到長
安陌。長安大道橫九天。峨眉山月照秦川。黃金
獅子乘高座。白玉麈尾談重玄。我似浮雲。帶吳
越君逢聖主遊丹闕。一振高名滿帝都。歸時還
李詩選卷二

弄峨眉月

此詩見日林詩
注。守地知此
言。在古何月
今人唐實難
不有。子詩

乃其人亂者
乃其人亂者
乃其人亂者

魏四松木
將軍豪
將軍豪

李詩選卷三

贈

贈孟浩然

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臥
松雲。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
此揖清芬。

贈郭將軍

將軍少年出武威。入掌銀臺護紫微。平明拂劍
李詩選卷三

朝、天、去、薄、暮、垂、鞭、信、馬、歸、愛、子、臨、風、吹、玉、笛、美、
人、向、月、舞、羅、衣、疇、昔、豪、雄、如、夢、裏、相、逢、且、欲、醉、
春、暉、

口號贈徵君鴻

陶令辭彭澤。梁鴻入會稽。我尋高士傳。君與古
人齊。雲臥畱丹壑。天書降紫泥。不知楊伯起。早
晚向關西。

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



夏韋太守良宰

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仙人撫我頂。結髮受長生。誤逐世間樂。頗窮理亂情。九十六聖君。浮雲挂空名。天地賭一擲。未能忘戰爭。試涉霸王略。將期軒冕榮。時命乃大謬。棄之海上行。學劍翻自哂。爲文竟何成。劍非萬人敵。文竊四海聲。兒戲不足道。五噫出西京。臨當欲去時。慷慨泪沾纓。嘆君倜儻才。標舉冠羣英。開筵引祖帳。慰

李詩選卷三

此遠徂征。鞍馬若浮雲。送余驃騎亭。歌鐘不盡意。白日落昆明。十月到幽州。戈鋌若羅星。君王棄北海。掃地借長鯨。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傾。心知不得語。却欲棲蓬瀛。鬱孤懼天狼。挾矢不敢張。攬涕黃金臺。呼天哭昭王。無人貴駿骨。騷耳空騰驤。樂毅儻再生。于今亦奔亡。蹉跎不得意。驅馬還貴鄉。逢君聽絃歌。肅穆坐華堂。百里獨太古。陶然臥羲皇。徵樂昌樂館。開筵列壺觴。

李詩選卷三

賢豪間青娥。對燭儼成行。醉舞紛綺席。清歌繞飛梁。歡娛未終朝。秩滿歸咸陽。祖道擁萬人。供帳遙相望。一別隔千里。榮枯異炎涼。炎涼幾度改。九土中橫潰。漢甲連胡兵。沙塵暗雲海。草木搖殺氣。星辰無光彩。白骨成丘山。蒼生竟何罪。幽關壯帝居。國命懸哥舒。長戟三十萬。開門納兇渠。公卿如犬羊。忠讜醢與菹。二聖出遊豫。兩京遂丘墟。帝子許專征。秉旄控強楚。節制非桓文。軍師擁熊虎。人心失去就。賊勢騰風雨。惟君固房陵。誠節冠終古。僕臥香鑪頂。食霞漱瑤泉。門開九江轉。枕下五湖連。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旗。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夜郎萬里道。西上令人老。掃蕩六合清。仍爲負霜草。日月無偏照。何由訴蒼昊。良牧稱神明。深仁恤交道。一忝青雲客。三登黃鶴樓。顧慚彌處士。處對鸚

龍曰林邑記云
峽中極險下
峽中極險下
峽中極險下

鴟洲樊山霸氣盡。寥落天地秋。江帶峨眉雪。川
橫三峽流。萬舸此中來。連帆過揚州。送此萬里
目。曠然散我愁。紗窗倚天開。水樹綠如髮。窺日
畏銜山。促酒喜得月。吳娃與越豔。窈窕誇鉛紅。
呼來上雲梯。含笑出簾櫳。對客小垂手。羅衣舞
春風。寶鏡請休息。主人情未極。覽君荆山作。江
鮑堪動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逸興橫素
襟。無時不招尋。朱門擁虎士。列戟何森森。剪鑿

李詩選卷三

四

竹石開。繁流漲清深。登樓坐水閣。吐論多英音。
片辭貴白璧。一諾輕黃金。謂我不愧君。青鳥問
丹心。五色雲間鵲。飛鳴天上來。傳聞赦書至。却
放夜郎回。暖氣變寒谷。炎煙生死灰。君登鳳池
去。忽棄賈生才。禁犬尚吠堯。匈奴笑千秋。中夜
四五歎。常爲大國憂。旌旆夾兩山。黃河當中流。
連雞不得進。飲馬空夷猶。安得羿善射。一箭落
旄頭

李詩選卷三

李詩選卷三

五

江上贈寶長史

漢求季布魯朱家。楚逐伍胥去章華。萬里南遷
夜郎國。三年歸及長風沙。聞道青雲貴公子。錦
帆遊戲西江水。人疑天上坐樓船。水淨霞明兩
重綺。相約相期何大深。棹歌搖艇月中尋。不同
珠履三千客。別欲論交一片心。

贈漢陽輔錄事

鸚鵡洲橫漢陽渡。水引寒煙沒江樹。南浦登樓
不見君。君今罷官在何處。漢口雙魚白錦鱗。令
傳尺素報情人。其中字數何多少。祇見相思秋
復春。

經亂後將避地剡中留贈崔宣城

雙鵝飛洛陽。五馬渡江徼。何意在東門。胡雛更
長嘯。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廟。太白晝經天。顏
陽掩餘照。王城皆蕩覆。世路成奔峭。四海望長
安。嘖眉寡西笑。蒼生疑落葉。白骨空相弔。連兵

揚曰：漢書：詩：漢
碑：後：生：何：而：賦
射：父：太：白：亦：用：其
字：其：其：其：其：其：其
時：則：地：所：謂：自：始
餘：附：有：其：人：者

似雪山破敵誰能料。我垂北溟翼。且學南山豹。

在子賢主人。歡娛每相召。胡床紫玉笛。却坐青

雲叫。楊花滿州城。置酒同臨眺。忽思剡溪去。水

石遠青妙。雪晝天地明。風開湖山貌。悶爲洛生

詠。醉發吳越調。赤霞動金光。日足森海嶠。獨散

萬古意。閑垂一溪釣。猿近天上啼。人移月邊棹。

無以墨綬苦。來求丹砂要。華髮長折腰。將貽陶

公誚

李詩選卷三

寄

安陸白兆山桃花崑寄劉侍御綰

一作：寄桃花崑劉侍御

雲臥三十年。好閒復愛仙。蓬壺雖冥絕。鸞鶴心

悠然。歸來桃花崑。得憩雲窻眠。對嶺人共語。飲

潭猿相連。時昇翠微上。邈若羅浮巔。兩岑抱東

壑。一嶂橫西天。樹雜日易隱。崖傾月難圓。芳草

換野色。飛蘿搖春煙。人遠構石室。遐幽開山田。

獨此林下意。杳無區中緣。永辭霜臺客。千載方

四曰：太白：詩：門
里：得：有：人：也
萬：金：還：思：其：在
此：詩：所：謂：天：地
四：句：皆：寓：其：意
此：詩：有：人：詩：手：最
李：詩：白：所：寄：其
意：西：蜀：人：才：云：前
李：詩：白：所：寄：其
意：人：詩：李：詩：白：所
寄：其：意：見：其

來旋

淮南臥病書懷寄蜀中趙徵君蕤

吳會一浮雲。飄如遠行客。功名莫從就。歲光屢

奔迫。良圖俄棄捐。衰疾乃綿劇。古琴藏虛匣。長

劍挂空壁。楚冠懷鍾儀。越吟比莊舄。國門過天

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夜夢子雲宅。旅情

初結紱。秋氣方寂歷。風入松下清。露出草間白。

故人不可見。幽夢誰與適。寄書西飛鴻。贈爾悵

李詩選卷三

離析

春日獨坐寄鄭明府

鸞麥青青遊子悲。河堤弱柳鬱金枝。長條一拂

春風去。盡日飄揚無定時。我在河南別離久。那

堪坐此對窻牖。情人道來竟不來。何人共醉新

豐酒

寄淮南故人

紅顏悲舊國。青歲歇芳洲。不待金門詔。空持寶

劍遊海雲迷驛道江月隱卿樓復作淮南客因逢桂樹留

沙丘城下寄杜甫

我來竟何事高臥沙丘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

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

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

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

憶昔洛陽董糟丘爲余天津橋南造酒樓黃金白壁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海內賢豪青雲客就中與君心莫逆迴山轉海不作難傾情倒意無所惜我向淮南攀桂枝君留洛北愁夢思不忍別還相隨相隨迢迢訪仙城三十六曲水迴繁一溪初入千花明萬壑度盡松風聲銀鞍

金絡倒平地漢東太守來相迎紫陽之真人邀

我吹玉笙餐霞樓上動仙樂嘈然宛似鸞鳳鳴

袖長管催欲輕舉漢中太守醉起舞手持錦袍

覆我身我醉橫眠枕其股當筵意氣凌九霄星

離雨散不終朝分飛楚關山水遙余旣還山尋

故巢君亦歸家渡渭橋君家嚴君勇貔虎作尹

并州過戎虜五月相呼度太行摧輪不道羊腸

苦行來北涼歲月深感君貴義輕黃金瓊杯綺

食青玉案使我醉飽無歸心時時出向城西曲

晉祠流水如碧玉浮舟弄水簫鼓鳴微波龍鱗

莎草綠興來攜妓恣經過其若楊花似雪何紅

粧欲醉宜斜日百尺清潭寫翠娥翠娥嬋娟初

月輝美人更唱舞羅衣清風吹入空去歌曲

自達行飛雲此時行樂難再遇西遊因獻長楊

賦北闕青雲不可期東山白首還歸去渭橋南

頭一遇君鄴堂之北又離羣問余別恨知多少

落花春暮爭紛紛言亦不可盡情亦不可極呼
兒長跪緘此辭寄君千里遙相憶

月夜江行寄崔員外宗之

飄飄江風起蕭蕭海樹秋登艫美清夜挂席移
輕舟月隨碧山轉水合青天流杳如星河上但
覺雲林幽歸路方浩浩徂川去悠悠徒悲蕙草
歇復聽菱歌愁听曲迷後浦沙明瞰前洲懷君
不可見望遠增離憂

李詩選卷三

新林浦阻風寄友人

湖水定可信天風難與期清晨西北轉薄暮東
南吹以此難挂席佳期益相思海月破圓景菰
蔕生綠池昨日北湖梅花開已滿枝今朝東門
柳夾道垂青絲歲物忽如此我來定幾時紛紛
江上雪草草客中悲明發新林浦空吟謝朓詩

禪房懷友人岑倫

嬋娟羅浮月搖艷桂水雲美人竟獨往而我安

桂水定可信天風難與期清晨西北轉薄暮東南吹以此難挂席佳期益相思海月破圓景菰蔕生綠池昨日北湖梅花開已滿枝今朝東門柳夾道垂青絲歲物忽如此我來定幾時紛紛江上雪草草客中悲明發新林浦空吟謝朓詩

謝朓詩

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

能羣一朝語笑隔萬里權情分沉吟綠霞沒夢
寐羣芳歇歸鴻渡三湘遊子在百粵邊塵染衣
劔白日彫華髮春風變楚關秋聲落吳山草木
結愁緒風沙淒苦顏竭來已永久顏思如循環
飄飄限江裔想像空留滯離憂每醉心別淚徒
盈袂坐愁青天末出望黃雲蔽目極何悠悠梅
花南嶺頭空長減征鳥水濶無還舟寶劔終難
托金囊非易求歸來儻有問桂樹山之幽

李詩選卷三

十

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手持綠玉杖朝別黃
鶴樓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人名山遊廬山
秀出南斗傍屏風九疊雲錦張影落明湖青黛
光金闕前開二峯長銀河倒挂三石梁香爐瀑
布遙相望迴崖沓嶂凌蒼蒼翠影紅霞映朝日
鳥飛不到吳天長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
去不還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好

爲廬山謠興因廬山發閑窺石鏡清我心謝公
行處蒼苔沒久服還丹無世情琴心三疊道初
成遙見仙人綵雲裏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
漫九垓上願接盧敖遊太清

寄王漢陽

南湖秋月白王宰夜相邀錦帳郎官醉羅衣舞
女嬌笛聲喧沔鄂歌曲上雲霄別後空愁我相
思一水遙

春日歸山寄孟浩然

朱經遺塵境青山謁梵筵金繩開覺路寶筏度
迷川嶺樹攢飛拱崑花覆谷泉塔形標海月樓
勢出江煙香氣三天下鍾聲萬壑連荷秋珠已
滿松密蓋初圓鳥聚疑聞法龍參若護禪愧非
流水韻叨入伯牙絃

江上寄元六林宗

霜落江始寒楓葉綠未脫客行悲清秋永路苦

不達滄波渺川汜白日隱天末停棹依林巒驚
猿相叫聒夜分河漢轉起視溟漲濶涼風何蕭
蕭流水鳴活活浦沙淨如洗海月明可掇蘭交
空懷思瓊樹詎解渴勗哉滄洲心歲晚庶不奪
幽賞頗自得興遠與誰豁

涇溪東郡寄鄭少府諤

我遊東亭不見君沙上行將白鷺羣白鷺行時
散飛去又如雪點青山雲欲往涇溪不辭遠龍

李詩選卷三

十三

門蹙波虎轉眼杜鵬花開春已闌歸向陵陽釣
魚晚

三山望金陵寄嚴淑

三山懷謝朓水澹望長安蕪沒河陽縣秋江正
北看盧龍霜氣冷鳩鵲月光寒耿耿憶瓊樹天
涯寄一歡

留別

秋日魯郡堯祠亭上宴別杜補闕范侍御

性同太白天才高
放筆之筆振清風
不可羈縻放轡中
放子淮陰斬將以
淋而仲舒獨步思
貴在巧弄弄弄
開巧弄不事口

范陳使口氣滿
狀而不求其味
可然而不求其
又曰藟藟然以
藟之源也水清
藟之味則其間
顯而明而不顯
失向來之淵藪
而與人接其本
向之腹其力亦
不能其抗勝則
震二句最有力
略平折之文勢

别中都明府兄

吾兄詩酒繼陶君試宰中都天下聞東樓喜奉
連枝會南陌愁爲落葉分城隅綠水明秋月海
上青山隔暮雲取醉不辭留夜月鴈行中斷惜

離羣。

夢遊天姥吟留別

一、別車寄請公

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越人語天姥。雲
霓明滅或可覩。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嶽掩
赤城。天台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我欲
因之夢吳越。一夜飛度鏡湖月。湖月照我影。送
我至剡溪。謝公宿處今尚在。淥水蕩漾清猿啼。
脚著謝公屐。身登青雲梯。半壁見海日。空中聞

當如此也
余謂此山微陽公
有詩云山鳥鳴林
曲寺松樹不勝秋
余謂此非公詩也
果否公是一夜聽
寺鐘見鐘聲中
聞大鐘水白乎聞
諸公於道者耶
按曰微陽公明實
雲云無今連聲語
皆非 付之語後
詩為得也

又曰與諸子一快

天雞千巖萬轉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
龍吟殷巖泉慄深林兮驚層巔雲青青兮欲雨
水澹澹兮生煙列缺霹靂丘巒崩摧洞天石扇
訇然中開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
霓爲衣兮風爲馬雲之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
琴兮鸞回車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動
恍驚起而長嗟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煙霞
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萬事東流水別君去時

卷二

十五

何時還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安
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開心顏

金陵酒肆留別

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使客嘗。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

別東林寺僧

東林送客處。月出白猿啼。笑別廬山遠。何煩過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
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

虎溪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
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

渡荆門送別

渡遠荆門外來從楚國遊山隨平野盡江入大
荒流月下飛天鏡雲生結海樓仍連故鄉水萬

里送行舟

李詩選卷三

十六

李詩選卷四

送

南陽送客

斗酒勿爲薄寸心貴不忘坐惜故人去偏令遊
子傷離顏怨芳草春思結垂楊揮手再三別臨
岐空斷腸

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

仙人東方生浩蕩弄雲海沛然乘天遊獨往失
李詩選卷四

所在魏侯繼大名本家聊攝城卷舒入元化跡
與古賢并十三弄文史揮筆如振綺辯折田巴
生心齊魯連子西涉清洛源頗驚人世喧采秀
臥王屋因窺洞天門竭來遊嵩峰羽客何雙雙
朝携月光子暮宿玉女窻鬼谷上窈窕龍潭下
奔淥東浮汴河水訪我三千里逸興滿吳雲飄
飄浙江汜揮手杭越間章亭望潮還濤卷海門
石雲橫天際山白雪走素車雷奔駭心顏遙聞



韓退之送李元九
九十九年八月
九十九年八月
九十九年八月

會稽美且度耶溪水萬壑與千巘崢嶸鏡湖裏
秀色不可名清輝滿江城人遊月邊去舟在空
中行此中久延佇入剡尋王許笑讀曹娥碑沉
吟黃絹語天台連四明日入向國清五峰轉月
色百里行松聲靈溪谷沿越華頂殊超忽石梁
橫青天側足履半月眷然思永嘉不憚海路賒
掛席歷海嶠迴瞻赤城霞赤城慚微沒孤嶼前
堯兀水續萬古流亭空千霜月緡雲川谷難石

李詩選卷四

門最可觀瀑布掛北斗莫窮此水端噴壁洒素
雪空濛生晝寒却思惡溪去寧懼惡溪惡咆哮
七十灘水石相噴薄路創李北海巘開謝康樂
松風和猿聲搜索連洞壑徑出梅花橋雙溪納
歸潮落帆金華岸赤松若可招沈約八詠樓城
西孤岩堯堯四荒外曠望羣川會雲卷天地
開波連浙西大亂流新安口北指嚴光瀨釣臺
碧雲中逸興蒼嶺對稍稍來吳都徘徊上姑蘇

韓退之送李元九
九十九年八月
九十九年八月
九十九年八月

煙綿橫九疑潏蕩見五湖目極心更遠悲歌但
長吁迴恍楚江濱柳策楊子津身著日本裘昂
藏山風塵五月造我語知非佞人相逢樂無
限水石日在眼徙干五諸侯不致百金產吾友
楊子雲絃歌播清芬雖爲江寧宰好與山公羣
乘輿但一行且知我愛君君來幾何時仙臺應
有朋東窓綠玉樹定長三五枝至今天壇人當
笑爾歸遲我苦惜遠別茫然使心悲黃河若不

李詩選卷四

斷白首長相思

送友人尋越中山水

聞道稽山去偏宜謝客才千巘泉瀉落萬壑樹
繁迴東海橫秦望西陵遠越臺湖清霜鏡曉潏
白雪山來八月校乘筆三吳張翰杯此中多逸
興早晚向天台

魯郡堯祠送寶明府薄華還西京

朝策犁眉謁舉輶力不堪強扶愁疾向何處角

中微服堯祠南。長楊掃地不見日。石門噴作金
沙潭。笑誇故人指絕境。山光水色青於藍。廟中
往往來擊鼓。堯本無心爾何苦。門前長跪雙石
人。有女如花日歌舞。銀鞍繡轂往復迴。簸林蹶
石鳴風雷。速燼空翠時明滅。白鷗歷亂長飛雪。
紅泥亭子赤闌干。碧流環轉青錦湍。深沉百尺
洞海底。那知不有蛟龍蟠。君不見綠珠潭水流
東海。綠珠紅粉沉光彩。綠珠樓下花滿園。今日

李詩選卷四

曾無一枝在。昨夜秋聲聞闔來。洞庭水落騷人
哀。遂將三五少年輩。登高遠望形神開。生前一
笑輕九鼎。魏武何悲銅雀臺。我歌白雲倚窻牖。
爾聞其聲但揮手。長風吹月度海來。遙勸仙人
一杯酒。酒中樂酣宵向分。舉觴酌堯堯。可聞何
不令臯繇擁篲橫八極。直上青天揮浮雲。高陽
小飲真瑣瑣。山公酩酊何如我。竹林七子去道
除。蘭亭雄筆安足誇。堯祠笑殺五湖水。至今懽

悴空荷花。爾來西秦我東越。暫向瀛洲訪金闕。
藍田太白若可期。爲余掃灑石上月。

單父東樓秋夜送族弟沈之秦

爾從咸陽來。問我何勞苦。沐猴而冠不足言。身
騎土牛滯東魯。沈弟欲行疑弟留。孤飛一鴈秦
雲秋。坐來黃葉落四五。北斗已掛西城樓。絲桐
感人絃亦絕。滿堂送君皆惜別。卷簾見月清興
來。疑是山陰夜中雪。明日斗酒別惆悵。清路塵

李詩選卷四

五

遙望長安日。不見長安人。長安宮闕九天上。此
地曾經爲近臣。一朝復一朝。髮白心不改。屈原
憔悴滯江潭。亭伯流離放遼海。折翮翻飛隨轉
蓬。聞弦虛墜下霜空。聖朝久棄青雲士。他日誰
憐張長公。

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

醉別復幾日。登臨徧池臺。何時石門路。重有金
尊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

謝士寶曰。陳頌孫
謂之意深矣。

按。余曰。不。元吉
謝。此。陳頌孫
謂。士寶曰。此。書。者
謂。士寶曰。何。時。一
得。細。重。與。細。細。之。

盡手中杯

瀾陵行送別

送君瀾陵亭。瀾水流浩浩。上有無花之古樹。下有傷心之春草。我向秦人問路岐。云是王粲南登之古道。古道連綿走西京。紫關落日浮雲生。正當今夕斷腸處。黃鵬愁絕不忍聽。

送賀監歸四明應制

久辭榮祿遂初衣。曾向長生說息機。真訣自從

李詩選卷四

茅氏得。恩波應阻洞庭歸。瑤臺含霧星辰滿。仙嶠浮空島嶼微。借問欲栖珠樹鶴。何年却向帝城飛。

送羽林陶將軍

將軍出使擁樓船。江上旌旗拂紫煙。萬里橫戈探虎穴。三杯拔劍舞龍泉。莫道詞人無膽氣。臨行將贈繞朝鞭。

送程劉二侍郎兼獨孤判官赴安西幕府

李白情出無極
詞調蕭瑟

安西幕府多材雄。喧喧唯道三數公。緇衣貂裘明積雪。飛書走檄如飄風。朝辭明主出紫宮。銀鞍送別金城空。天外飛霜下葱海。火旗雲馬生光彩。胡塞清塵幾日歸。漢家草綠遙相待。

送賀賓客歸越

鏡湖流水漾清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

同王昌齡送族弟襄歸桂陽

李詩選卷四

爾家何在瀟湘川。青莎白石長江邊。昨夢江花照江國。幾枝正發東窗前。覺來欲往心悠然。魂隨越鳥飛南天。秦雲連山海相接。桂水橫煙不可涉。送君此去令人愁。風帆茫茫隔河洲。春潭瓊草綠可折。西寄長安明月樓。

送外甥鄭灌從軍三首

六博爭雄好彩來。金盤一擲萬人開。丈夫賭命報天子。當斬胡頭衣錦回。

其二

丈八蛇矛出隴西，彎弧拂劍白猿啼。破胡必用龍韜策，積甲應將熊耳齊。

其三

月蝕西方破敵時，及瓜歸日未應遲。斬胡血變黃河水，梟首當懸白鵲旗。

送祝八之江東賦得浣沙石

西施越溪女，明艷光雲海。未入吳王宮裏時，浣

李詩選卷四

沙古石今猶在。桃李新開映古查，菖蒲猶短出平沙。昔時紅粉照流水，今日青苔覆落花。君去西秦適東越，碧山清江幾超忽。若到天涯思故人，浣沙石上窺明月。

金陵送張十一再遊東吳

張翰黃花句，風流五百年。誰人今繼作，夫子世稱賢。再動遊吳棹，還浮入海船。春光白門柳，霞色赤城天。去國難爲別，思歸各未旋。空餘賈生

淚相顧共悽然

送蕭三十一之魯中兼問稚子伯禽

六月南風吹白沙，吳牛喘月氣成霞。水國蒹葭不可處，時炎道遠無行車。夫子如何涉江路，雲帆嫋嫋金陵去。高堂倚門望伯魚，魯中正是趨庭處。我家寄在沙丘傍，三年不歸空斷腸。君行既識伯禽子，應駕小車騎白羊。

送楊山人歸嵩山

李詩選卷四

我有萬古宅，嵩陽玉女峯。長留一片月，挂在東溪松。爾去掇仙草，暮蒲花紫茸。歲晚或相訪，青天騎白龍。

送殷叔三首

海水不可解，連江夜爲潮。俄然浦嶼闊，岸去酒船遙。惜別耐取醉，鳴榔且長譟。天明爾當去，應便有風飄。

其二

別酒談曰：送人，此詩不註人，道義。

楊曰水自詩天山
三六八二一建
勝又八二一建
勝又八二一建
勝又八二一建
勝又八二一建
勝又八二一建
勝又八二一建
勝又八二一建
勝又八二一建
勝又八二一建

白鷺洲前月天明送客迴青龍山後月早出海
雲來流水無情去征帆逐吹開相看忍別更
進手中杯

其三

痛飲龍筇下燈青月復寒醉歌驚白鷺半夜起
沙灘

送陸判官往琵琶峽

水國秋風夜殊非遠別時長安如夢裏何日是

李詩選卷四

歸期

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

一後詩歸藏卷中卷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
多煩憂長風萬里送秋鴈對此可以酣高樓
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俱懷逸興
壯思飛欲上青天覽日月抽刀斷水水更流舉
杯銷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
扁舟

楊曰謝朓樓之樓
謝朓樓在宣州
謝朓樓在宣州
謝朓樓在宣州
謝朓樓在宣州
謝朓樓在宣州
謝朓樓在宣州
謝朓樓在宣州
謝朓樓在宣州
謝朓樓在宣州

杭州送裴大澤時赴廬州長史

西江天柱遠東越海門深去割辭親戀行憂報
國心好風吹落日流水引長吟五月披裘者應
知不取金

酬答

訓宇文少府見贈桃竹書筒

桃竹書筒綺繡文良工巧妙稱絕羣靈心圓映
三江月彩質疊成五色雲中藏寶訣峨眉去千

李詩選卷四

里提携長憶君

訓張司馬贈墨

上黨碧松煙夷陵丹砂末蘭麝凝珍墨精光乃
堪投黃頭奴子雙彩鬟錦囊養之懷袖間今日
贈余蘭亭去典來灑筆會稽山

答湖州迦葉司馬問白是何人

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馬
何須問金粟如來是後身

集 299—640

南湖秋水夜無煙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
賒月色將船買酒白雲邊
又曰水月靜者身
隱乃如

洞庭湖西秋月輝
又曰水月靜者身
隱乃如

南湖秋水夜無煙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
賒月色將船買酒白雲邊

其三

洛陽才子謫湘川元禮同舟月下仙記得長安
還欲笑不知何處是西天

其四

洞庭湖西秋月輝蕭湘江北早鴻飛醉客滿船
歌白紵不知霜露入秋衣

李詩選卷四

其五

帝子瀟湘去不還空餘秋草洞庭間淡掃明湖
開玉鏡丹青畫出是君山

登覽

登峨眉山

蜀國多仙山峨眉邈難匹周流試登覽絕怪安
可息青冥倚天開彩錯疑畫出冷然紫霞賞果
得錦囊術雲間吟瓊簫石上弄寶瑟平生有微

尚歎笑自此畢煙容如在顏塵累忽相失儻逢
騎羊子携手凌白日

登新平樓

去國登茲樓懷歸傷暮秋天長落日遠水淨寒
波流秦雲起嶺樹胡鴈飛沙洲蒼蒼幾萬里目
極令人愁

李詩選卷四

李詩選卷五

行役

下途歸石門舊居

吳山高越水清握手無言傷別情將欲辭君挂
帆去離魂不散煙郊樹此心鬱悵誰能論有愧
叨承國士恩雲物共傾三月酒歲時同餞五侯
門美君素書常滿案含丹照白霞色爛余嘗學
道窮冥筌夢中往往遊仙山何當脫屣謝時去

李詩選卷五

壺中別有日月天倪仰人間易凋朽鍾峰五雲
在軒牖惜別愁窺玉女窻歸來笑把洪崖手隱
居寺隱居山陶公鍊液棲其間靈神閉氣昔登
攀恬然但覺心緒閑數人不知幾甲子昨夜猶
帶冰霜顏我離雖則歲物改如今了然失所在
別君莫道不盡歡懸知樂客遙相待石門流水
徧桃花我亦曾到秦人家不知何處得雞豕就
中尋見繁桑麻脩然遠與世事間裴鷺駕鶴又

揚口才飲朝見黃
牛藤見黃牛三朝
三暮黃牛如故言
上峽舟行之過也

復遠何必長從七貴遊勞生徒聚萬金產挹君
去長相思雲遊雨散從此辭欲知悵別心易苦
向暮春風楊柳絲

客中行

蘭陵美酒鬱金香玉椀盛來琥珀光但使主人
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

太原早秋

歲落衆芳歇時當大火流霜威出塞早雲色渡

李詩選卷五

河秋夢繞邊城月心飛故國樓思歸若汾水無
日不悠悠

上三峽

體作歌曰三峽中峽中峽

巫山夾青天巴水流若茲巴水忽可盡青天無
到時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
覺鬢成絲

早發白帝城

杜四他上高作名無此詩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

啼不盡輕舟已過萬重山

秋下荆門

霜落荆門江樹空。布帆無恙挂秋風。此行不爲鱸魚膾。自愛名山入剡中。

宿五松山下荀媼家

我宿五松下。寂寥無所歡。田家秋作苦。隣女夜春寒。跪進彫胡飯。月光明素盤。令人慙漂母。三謝不能餐。

李詩選卷五

懷古

蘇臺覽古

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清唱不勝春。只今惟有西江水。曾照吳王宮裏人。

陪宋中丞八昌夜飲懷古

清景南樓夜風流。武昌庾公愛秋月。乘興坐胡床。龍笛吟寒水。天門落曉霜。我心還不淺。懷古辭餘篇。

蘇臺在吳郡西北。今在太湖中。吳王宮。即蘇臺。西江水。即太湖水。吳王宮裏人。即吳王夫差。吳王夫差。吳王夫差。吳王夫差。

宿巫山下

昨夜巫山下。猿聲夢裏長。桃花飛綠水。三月下瞿塘。雨色風吹去。南行拂楚王。高丘懷宋玉。訪古一霑裳。

謝公亭

謝公離別處。風景每生愁。客散青天月。山空碧水流。池花春映日。窻竹夜鳴秋。今古一相接。長歌懷舊遊。

李詩選卷五

閑適

魯中都東樓醉起作

昨日東樓醉。還應倒接籬。阿誰扶上馬。不省更樓時。

夜泊牛渚懷古

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挂帆席。楓葉落紛紛。

清溪半夜聞笛

羌笛梅花引。吳溪隴水情。寒山秋浦月。腸斷玉關聲。

感遇

擬古六首

青天何歷歷。明星如白石。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銀河無鵲橋。非時將安適。閨人理紈素。遊子悲行役。瓶水知冬寒。霜露欺遠客。客似秋葉。李詩選卷五

飛飄飄。不言歸。別後羅帶長。愁寬去時衣。乘月託宵夢。因之寄金微。

其二

高樓入青天。下有白玉堂。明月看欲墮。當窻懸清光。遙夜一美人。羅衣沾秋霜。含情弄素瑟。彈作陌上桑。絃聲何激烈。風卷遶飛梁。行人皆躑躅。棲鳥去迴翔。但寫妾意苦。莫辭此曲傷。願逢同心者。飛作紫鴛鴦。

其三

長繩難繫日。自古共悲辛。黃金高北斗。不惜買陽春。石火無留光。還如世中人。卽事已如夢。後來我誰身。提壺莫辭貧。取酒會四隣。仙人殊悅惚。未若醉中真。

其四

月色不可掃。客愁不可道。玉露生秋衣。流螢飛百草。日月終銷毀。天地同枯槁。蟋蟀啼青松。安李詩選卷五

見此樹老。金丹寧誤俗。昧者難精討。爾非千歲翁。多恨去世早。飲酒入玉壺。藏身以爲寶。

其五

涉江弄秋水。愛此荷花鮮。攀荷弄其珠。蕩漾不成圓。佳期絲雲重。欲贈隔遠天。相思無由見。悵望涼風前。

其六

去去復去去。辭君還憶君。漢水旣殊流。楚山亦

此分人生難稱意。豈得長爲羣。越燕喜海日。燕

鴻思朔雲。別久容華晚。琅玕不能飯。日落知天

昏。夢長覺道遠。望夫登高山。化石竟不返。

題

勞勞亭

天下傷心處。勞勞送客亭。春風知別苦。不遣柳

條青。

李詩選卷五

題江夏修靜寺

我家北海宅。作寺南江濱。空庭無玉樹。高殿坐

幽人。書帶留青草。琴堂幕素塵。平生種桃李。寂

滅不成春。

題宛溪館

吾憐宛溪好。百尺照心明。可謝新安水。千尋見

底清。白沙留月色。綠竹助秋聲。却笑嚴湍上。千

今獨擅名。

觀胡人吹笛

杜曰格韻微遠

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聲。十月吳山曉。梅花落

敬亭愁。聞出塞曲。淚滿逐臣纓。却望長安道。空

懷戀主情。

宣城見杜鵑花

蜀國曾聞子規鳥。宣城還見杜鵑花。一叫一回

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

三五七言

哀傷

秋風清。秋月明。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驚。相思

相見知何日。此時此夜難爲情。

紀叟黃泉裏。還應釀老春。夜臺無曉日。沽酒與

何人。

杜詩選目錄

卷一

遊龍門奉先寺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登兗州城樓

已上人茅齋

房兵曹胡馬

畫鷹

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

夜宴左氏莊

鄭駙馬宴洞中

杜詩選目錄

重題鄭氏東亭

高都護駉馬行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玄都壇七言六韻寄元逸人

樂遊園歌

自絲行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三首

麗人行

重過何氏二首

漢陂行

城西陂泛舟

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晚際遇雨二



首

送裴二虬作尉永嘉

秋雨歎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天育驃騎歌

驄馬行

卷二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哀王孫

曲江三章章五句

杜詩選目錄

對雪

春望

一百五日夜對月

哀江頭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大雲寺贊公房二首 喜達行在所三首

玉華宮

羌村

北征

臘日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宣政殿退朝

紫宸殿退朝小號

晚出左掖

題省中壁

春宿左省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曲江二首

曲江對酒

曲江直雨

初月

九日藍田崔氏莊

至日遺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

杜詩選目錄

三

洗兵馬

不見

新婚別

卷三

佳人

秦州雜詩三首

山寺

寓目

日暮

月夜憶舍弟

夢李白

前出塞九首

後出塞五首

佐還山後寄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成都府

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

狂夫

丈人山

西郊

和裴廸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漫成

寄杜位

卷四

杜詩選目錄

四

寄杜位

送韓十四江東省觀

和裴廸登新津寺寄王侍郎

敬簡王明府

贈花卿

百憂集行

范二員外逸吳十侍御郁特枉駕闕展待聊

寄此作

陪李七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卽日成往來

之人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

花鴨

野望

廣州段功曹到得楊五長史書功曹却歸聊

寄此詩

送段功曹歸廣州

三絕句

短歌行贈王卽司直

海棕行

野望

春日戲題惱郝使君兄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絕句

九日

薄暮

杜詩選目錄

五

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有感

愁作

閬水歌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

滕王亭子

玉臺觀

渡江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倦夜

宿府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十韻得忘

字

至後

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

絕句二首

宴戎州楊使君東樓

杜詩選目錄

六

放船

諸將二首

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

王兵馬使二角鷹

將曉

十二月一日三首

卷五

懷錦水居

子規

水閣朝霽奉簡雲安嚴明府

寄贈王十將軍承俊 八陣圖

白帝城最高樓

憶鄭南垞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

雨

黃草

洞房

宿昔

驪山

秋風

西閣雨望

夜

秋興八首

詠懷古跡五首

鸚鵡

小至

杜詩選目錄

七

閣夜

送王十六判官

不離西閣

江雨有懷鄭典設

雨不絕

晝夢

卽事

卷六

舍弟觀歸藍田迎新婦送示

返照

夔州歌

見螢火

寄韓諫議註

魏將軍歌

日暮

月

曉望

九日二首

暮歸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

簡吳郎司法

秋野

瞿唐兩崖

天池

雨

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行

杜詩選目錄

八

白鳬行

西閣口號呈元二十一

復陰

人日

江梅

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峽久居夔

府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

書堂飲既夜復邀李尚書下馬月下賦絕句

江南逢李龜年

南征

江漢

宴王使君宅題

移居公安山館

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顧八題壁

北風

曉發公安數月愁息此縣

幽人

纜船苦風戲題四韻奉簡鄭十三判官

登岳陽樓

陪裴使君登岳陽樓

杜詩選目錄

九

宿青草湖

宿白沙驛

祠南夕望

歸鴈

野望

清明

衡州送李大夫七丈赴廣州

對雪

小寒食舟中作

杜詩選卷一

遊龍門奉先寺

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陰壑生靈籟，月林散

清影。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欲覺聞晨鐘，令

人發深省。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余亦東蒙客，憐君如

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更想幽期處，還

杜詩選卷一

尋北郭生。入門高興發，侍立小童清。落景聞寒

杵，屯雲對古城。向來吟橘頌，誰欲討蓴羹。不願

論簪笏，悠悠滄海情。

登兗州城樓

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野入

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從來多古意，臨

眺獨躊躇。

已上人茅齋

揚州雜興云天林
柳也杜撰股人耳
足解言來底在否

東君春水歸來紅
蓮白柳之風吹
深處外之草綠
綠不盡之草綠
綠不盡之草綠
綠不盡之草綠
綠不盡之草綠
綠不盡之草綠
綠不盡之草綠
綠不盡之草綠

素練風霜起蒼鷹
畫作殊機身思役
兔側目似
愁胡條鏃光堪
摘軒楹勢可呼
何當擊凡鳥毛
血洒平蕪

已公茅屋下可以賦新詩枕簟入林饒茶瓜留
客進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空忝許詢輩難
酬支遁詞

房兵曹胡馬

胡馬大宛名鋒稜瘦骨成竹批雙耳峻風入四
蹄輕所向無空濶真堪託死生驍騰有如此萬
里可橫行

畫鷹

杜詩選卷一

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

秋水通溝洫城隅集小船晚涼看洗馬森木亂
鳴蟬菱熟經時雨蒲荒八月天晨朝降白露遙
憶舊青氍

夜宴左氏莊

胡馬清云是起
風口雲開曉
天白雲開曉
起漢設

胡馬清云是起
風口雲開曉
天白雲開曉
起漢設

風林纖月落衣露淨琴張暗水流花遶春星帶
草堂檢書燒燭短看劍引杯長詩罷聞吳詠扁
舟意不忘

鄭駙馬宴洞中

主家陰洞細煙霧留客夏簟青琅玕春酒杯濃
琥珀薄水漿枕碧瑤瓊寒悵疑茅堂過江蘆已
入風磴霞雲端自是秦樓壓鄭谷時聞雜佩聲

珊瑚

杜詩選卷一

重題鄭氏東亭

華亭入翠微秋日亂晴暉崩石欹山樹清連曳
水衣紫鱗衝岸躍蒼隼護巢歸向晚尋征路殘
雲傍馬飛

高都護驄馬行

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欵然來向東此馬臨陣
久無敵與人一心成大功功成惠養隨所致飄
飄遠自流沙至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

又曰只如此詩絕

場利腕促蹄高如踏鐵交河幾蹴屑水裂五花
散作雲滿身萬里方看汗流血長安壯兒不敢
騎走過掣電傾城知青絲絡頭爲君老何由却
出橫門道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杜甫詩高遠不可據先

高標跨蒼穹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茲
百憂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龍蛇窟如
出枝撐幽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羲和鞭日
杜詩選卷一

謝曰秦漢家序本
如此通是

日少吳行清秋秦山忽破碎湮渭不可求俯視
但一氣焉能辨皇州迴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
惜哉瑤池飲日晏崑崙丘黃鵠去不息哀鳴何
所投君看隨陽鴈各有稻粱謀

玄都壇七言六韻寄元逸人

公詩注補
長安題

故人昔隱東蒙峰已佩含景蒼精龍故人今居
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屋前太古玄都壇青
石漠漠常風寒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

旂飏知君此計誠長往芝草琅玕日應長鐵
高垂不可攀致身福地何蕭爽

樂遊園歌

樂遊古園萃森爽煙綿碧草萋萋長公子華筵
勢最高秦川對酒平如掌長生木瓢示眞率更
調鞍馬狂歡賞青春波浪芙蓉圍白日雷霆夾
城仗間闔晴開詠蕩蕩曲江翠幕排銀榜拂水
低迴舞袖翻綠雲清切歌聲上却憶年年人醉
杜詩選卷一

白絲行

時只今未醉已先悲數莖白髮那拋得百罰深
杯亦不辭聖朝已知賤士醜一物自荷皇天慈
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

絲絲須長不須白越羅蜀錦金粟尺象牀玉手
亂殷紅萬草千花動凝碧已悲素質隨時染髮
下鳴機色相射美人細意熨帖平裁縫滅盡針
線跡春天衣着爲君舞蛺蝶飛來黃鸝語落絮

詩曰使自...

...

...

...

遊絲亦有情。隨風照日宜。輕舉香汗清。塵汚顏
色開新令。故置何許君。不見才士汲。引難恐懼
棄。拍忍羈旅。

陪鄒廣文遊何將軍山林三首

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名園依綠水。野竹上
青霄。谷口舊相得。濠梁同見招。平生爲幽興。未
惜馬蹄遙。

其二

杜詩選卷一

刺水滄江破。殘山碣石開。綠垂風折笋。紅綻雨
肥梅。銀甲彈箏用。金魚換酒來。興移無灑掃。隨
意坐莓苔。

其三

床上書連屋。階前樹拂雲。將軍不好武。稚子總
能文。醒酒微風入。聽詩靜夜分。綸衣江蘿薜。涼
月白紛紛。

麗人行

...

...

...

...

...

...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
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感
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爲甸葉垂鬢脣。

背後何所見。珠壓腰極穩。稱身就中雲。幕椒房
親賜名。大國號與泰。紫駝之峰出。翠釜水精之
盤行。素鱗犀筋厭。飲久未下鑿刀縷。切空紛綸
黃門飛鞚不動塵。御厨絡繹送八珍。簫鼓哀吟
感鬼神。賓從雜遝實要津。後來鞍馬何逡巡。當
軒下馬入錦茵。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街
紅巾。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

重過何氏二首

落日平臺上。春風吸茗時。石欄斜點筆。桐葉坐
題詩。翡翠鳴衣桁。蜻蜓立釣絲。自今幽興熟。來
往亦無期。

其二

頗怪朝參懶。應航野趣長。雨拋金鎖甲。苔臥綠

文曰尋常賦樂事
則閒雅之詩也
豈不漫然以爲
詩乎然則詩之
如月有明時

集 299—654

舊曰秋風吹之雨
其夕也風吹之雨
不復辨濁涇清渭何當分禾頭生耳黍穗黑農
夫田父無消息城中斗米換衾裯相許寧論兩
相直

秋雨歎

關風伏雨秋紛紛四海八荒同一雲去馬來牛
不復辨濁涇清渭何當分禾頭生耳黍穗黑農
夫田父無消息城中斗米換衾裯相許寧論兩
相直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
與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濶蒼棺事則已此

杜詩選卷一

志常艱豁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取笑同學
翁浩歌彌激烈非無江海志瀟洒送日月生逢
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構厦豈云缺
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顧惟螻蟻輩但自求
其穴胡爲慕大鯨輒擬偃溟渤以茲悟生理獨
恥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爲塵埃沒終愧巢與
由未能易其節沉飲聊自遣放歌頗愁絕歲暮
百草零疾風高岡裂天衢陰崢嶸客子中夜發

新日對見風水

杜詩選卷一

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結凌晨過驪山御榻在
湄嶼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瑤池氣鬱律羽
林相摩戛君臣畱歡娛樂動股膠葛賜浴皆長
纓與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
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篋篋恩實欲邦國活
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
戰慄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中堂有神仙煙
霧蒙玉質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馳蹄
美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
咫尺異惆悵難再述北轅就涇渭官渡又改轍
群水從西下極目高岑兀疑是崆峒來恐觴天
柱折河梁幸未圻枝撐聲窸窣行旅相攀援川
廣不可越老妻既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
顧庶往共飢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吾寧
捨一哀里巷亦嗚咽所愧爲人父無食致夭折
豈知秋禾登貧窶有倉卒生常免租稅名不隸

詩曰用史蹟事入
詩公獨心

詩曰情事入
詩公獨心

征伐撫迹猶酸辛。平人固騷屑。獸思失業徒因
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頑洞不可撥。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開君掃却
赤縣圖。乘興遺畫滄洲趣。畫師亦無數。好手不
可遇。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豈但祁岳與鄭
虔。筆跡遠過楊契丹。得非玄圃裂。無乃瀟湘翻。
惘然坐我天姥下。耳邊已似聞清猿。反思前夜

世詩選卷一

三

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元氣淋漓障猶濕。真
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還雜花遠漁翁。瞑踏孤
舟立。滄浪水深青冥濶。欽岸側。島秋毫末不見。
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劉侯天機精。愛
齒入骨髓。自有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
到能添老樹。巖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
童子。若耶溪雲門寺。吾獨胡爲在泥滓。青鞋布
襪從此始。

詩曰使自咏

天育驃騎歌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今之畫圖無乃是。是何
意態雄且傑。駿尾蕭梢飀風起。毛爲綠縹兩耳
黃。眼有紫焰雙瞳方。矯矯龍性合變化。卓立天
骨森開張。伊昔太僕張景順。考牧攻駒閱清
遂。令大奴字天育。別養驥子憐神俊。當時四十
萬匹馬。張公歎其材盡下。故獨寫真傳世人。見
之座右久更新。年多物化空形影。嗚呼健步無
由聘。如今豈無驥衰與驂驪。驅時無王良伯樂死
即休。

世詩選卷一

三

驃馬行

公九日自馬
事鄭公處而君之命而驃馬也

鄧公馬癖人共知。初得花驄大宛種。夙昔傳聞
思一見。牽來左右神皆竦。雄姿逸態何嶄嶄。顧
影驕嘶自矜寵。隅目青炎夾鏡懸。肉駿磈礧連
錢動。朝來少試華軒下。未覺千金滿高價。赤汗
微生白雪毛。銀鞍却覆香羅帕。卿家舊物公能

取天廐真龍此其亞。晝洗須騰涇渭深。夕趨可
刷幽并夜。吾聞良驥老始成。此馬數年人更驚。
豈有四蹄疾於鳥。不與八駿俱先鳴。時俗造次
那得致。雲霧晦冥方降精。近聞下詔喧都邑。肯
使麒麟地上行。

杜詩選卷一

十四

杜詩選卷二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復得之名譽早。愛客滿堂
盡豪傑。開筵上日思芳。暮安得健步移遠。梅亂
插繁花向晴昊。千里猶殘舊水雪。百壺且試開
懷抱。垂老惡聞戰鼓悲。急觴爲緩憂心。擣少年
努力縱談笑。看我形容已枯槁。座中薛華善醉
歌。歌辭自作風格老。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東
杜詩選卷二

不香以歸故自贈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東山李太白詩云
是也今之人安知
國其字故特正之

揚向太平廣記云
朱保景之乳有白
頭馬數千人建業
重強云白頭馬持
朱者還與吳子美

山李白好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
諸生頗盡新知樂。萬事終傷不自保。氣酣日落
西風來。願吹野水添金杯。如澠之酒常快意。亦
知窮愁安在哉。忽憶雨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
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

哀王孫

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
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金鞭斷折九馬死。骨

正用此字而注不
知引

補曰此詩之憂心
在念之之之之之
情也

補曰謂聞以歌也

肉不待同馳驅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

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已經

百日竄荆棘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隆

準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

保千金軀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為王孫立斯須

昨夜春風吹血腥東來橐駝滿舊都朔方健兒

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竊聞太子已傳位聖

德北服南單于花門勢面請雪恥慎勿出口他

杜詩選卷二

人狙哀哉王孫慎勿疎五陵佳氣無時無

曲江三章章五句

曲江蕭條秋氣高菱荷枯折隨風濤遊子空嗟

垂二毛白石素沙亦相蕩哀鴻獨叫求其曹

其二

卽事非今亦非古長歌激越翰林莽比屋豪華

固難數吾人其作心似灰弟姪何傷淚如雨

其三

補曰詩意故舊

自斷此生休問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

對雪

補曰一時悲然

戰哭多新鬼愁吟獨老翁亂雲低薄暮急雪舞

春望

回風飄棄樽無綠燼存火似紅數州消息斷愁

坐正書空

不及此

春望

一百五日夜對月

補曰詩意不
又曰然而不傷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

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

哀江頭

欲不勝簪

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應

更多此離放紅藥想像嚙青蛾牛女滂愁思秋

期猶渡河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官殿

楊曰黃山谷詩作
一發黃州黃大夫
妻則顯中

楊曰黃山谷詩作
一發黃州黃大夫
妻則顯中

銷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
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輩隨君侍
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
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墮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
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劒閣深去住彼
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
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城北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杜詩選卷二

四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長留
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
寒野陰風景暮蓬萊織女回雲車指點虛無引
歸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
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蔡侯靜者意有
餘清夜置酒臨前除罷琴惆悵月照席幾歲寄
我空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信今何如

大雲寺贊公房二首

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夜深殿突兀風動金
琅璫天黑閉春院地清棲暗芳玉繩回斷絕鐵
鳳森翔翔梵放時出寺鐘殘仍殷牀明朝在沃
野苦見塵沙黃

其二

心在水精域衣霑春雨時洞門盡徐步深院果
幽期到扉開復閉撞鐘齊及茲醍醐長發性飲
食過扶衰把臂有多日開懷無愧辭黃鸝度結

杜詩選卷二

五

構紫鴿下呆愚憑意會所適花邊行自遲湯休
起我病微笑索題詩

喜達行在所三首

西憶岐陽信無人遂却迴眼穿當落日心死著
寒灰霧樹行相引蓮峰望或開所親驚老瘦辛
苦賊中來

其二

愁思胡笳夕淒涼漢苑春生還今日事間道暫

時更聲
又曰此其隨人處
樂耶

劉曰蘇詩中路問
關憂思果自苦不
自悲者一見其狀

劉曰此詩使與
者格即為

又曰年思苦
接開未有自傷
韻未更自傷非處
所及

劉曰當時適
歲之頃清在人
於三百不多見也

時人司隸章初觀南陽氣已新喜心初倒極鳴咽淚沾巾

其三

劉曰此詩精神蘇詩每日既涉極苦處不自保皆可起見
而此亦未易自苦他人無此苦者此苦無窮

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猶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影靜千官裏心蘇七校前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

玉華宮

溪回松風長蒼嵐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杜詩選卷二

壁下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竿秋色正瀟灑美人為黃土况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籍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

羌村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紫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隣人滿牆頭感歎亦歔歔夜闌更秉

燭相對如夢寐

北征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間家室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慙恩私被詔許歸蓬華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踰阡陌人煙眇杜詩選卷二

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郊外入地底涇水中蕩潏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轍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緬思桃源內益歎身世拙坡陀望鄜時谷巖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鳴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

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
遂令半秦民。殘害爲異物。况我墮胡塵。及歸盡
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
泉共幽咽。平生所驕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
啼。垢膩脚不靽。牀前兩小女。補綻繞過膝。海圖
坼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襁褓。
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那無囊中帛。救汝寒
凍慄。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羅列。瘦妻復光瘠。

杜詩選卷二

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爲。曉粧隨手抹。移時施朱
鉛。狼藉畫眉澗。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
競挽鬚。誰能卽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
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至尊尚蒙塵。幾日休
練卒。仰看天色改。旁覺妖氛豁。陰風西北來。慘
澹隨回紇。其王願助順。其俗喜馳突。送兵五千
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爲貴。四方服勇決。所用
皆鷹騰。破敵過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

蜀曰十九年大寒

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銳伺
俱發。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恒碣。昊天積霜露。正
氣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
久。皇綱未宜絕。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姦臣
競菹醢。同惡隨蕩折。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
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
忠烈。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淒涼大同殿。寂
寞白獸闕。都人望翠華。佳氣回金闕。園陵固有

杜詩選卷二

神埽灑。數不闕。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臘日

臘日常年煖。尚遙今年臘。日凍全消。浸陵雪色
還。萱草漏洩春光。有柳條縱酒。欲謀良夜醉。還
家初散紫宸朝。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罍下
九霄。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

鴻白早朝四時何
神聖前名手也
五難為第一

龍蛇動官殿風微燕雀高朝罷香煙攜滿袖詩
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千今有
鳳毛

宣政殿退朝

天門日射黃金勝春殿晴曉赤羽旗官草霏霏
承委佩爐煙細細駐遊絲雲近蓬萊常五色雪
殘鳩鵲亦多時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
每遲

杜詩卷二

紫宸殿退朝口號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飄合殿
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晝漏稀聞高閣報天
顏有喜近臣知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
鳳池

晚出左掖

晝刻傳呼淺春旂簇仗齊退朝花底散歸院柳
邊迷樓雪融城濕宮雲去殿底避人焚諫草騎

劉曰其懷遠大賦
人知也使人知其
美是美其人知也
美亦是人政也

方事其民類此

馬欲雞栖

題省中壁

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雪常陰陰落花遊絲
白日靜鳴鳩乳鶯青春深腐儒衰晚謬通籍退
食遲回違寸心衰職曾無一字補許身愧比雙
南金

春宿左省

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月傍九
杜詩卷二

宵多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
問夜如何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

公在相國製文

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台詔從三殿去碑到百
蠻開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不知滄海上天
遣幾時迴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雀啄江頭楊柳花鳩鵲鵲滿晴沙自知白髮

劉曰老健有補其
非徒藉口時世
風微雨夕

劉曰其懷遠通
動相逐星動數

劉曰大休
又曰其懷遠
又曰其懷遠
又曰其懷遠
又曰其懷遠

詞曰：情懷
又曰：小樂得
是此詞，得此
精神也

詞曰：此
不物也，此
法生也，此
可名古之

詞曰：此
非物也，此
法生也，此
可名古之

非春事。且盡芳樽。戀物華近侍，卽今難浪跡。此
身那得更無家。丈人才力猶強健，豈傍青門學
種瓜。

曲江二首

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
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脣。江上小堂巢翡翠。花
邊高塚臥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
此身。

杜詩選卷二

其二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
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穿花蛺蝶深見點
水蜻蜓款款飛。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
相違。

曲江對酒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精春殿轉霏微。桃花細逐
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縱飲久拚人共棄。懶

朝真與世相違。吏情更覺滄洲遠。老大悲傷未
拂衣。

曲江值雨

城上春雲覆苑牆。江亭晚色靜年芳。林花著雨
燕支落。水荇牽風翠帶長。龍武新軍深駐輦。芙
蓉別殿謾焚香。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
瑟傍。

初月

杜詩選卷二

光細弦欲上。影斜輪未安。微升古塞外。已隱暮
雲端。河漢不改色。關山空自寒。庭前有白露。暗
滿菊花團。

九日藍田崔氏莊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髮
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正冠。藍水遠從千澗落。玉
山高並兩峰寒。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
細看。

詞曰：此詩
極盡悲涼之
意。此詩極
盡悲涼之意。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

首

去歲茲辰捧御床。五更三點入鵷行。欲知趨走
傷心地。正想氤氳滿眼香。無路從容陪語笑。有
時顛倒著衣裳。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
線長。

其二

憶昨逍遙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龍顏。麒麟不動
杜詩選卷二

爐煙上孔雀。徐開扇影還。玉几由來天北極。朱
衣只在殿中間。孤城此日堪腸斷。愁對寒雲雪
滿山。

洗兵馬

公力以收京後詩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報清晝同。河廣傳聞
一葦過。胡危命在破竹中。祗殘鄴城不日得。獨
任朔方無限功。京師皆騎汗血馬。回紇餒肉蒲
萄宮。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崆峒。三年

明口時言二句不
如舊集二句有氣
象有風情

又口事外句殊帶
清餘情

又曰每有後語

又曰此詩別作甚
張海客宋版

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成王功大心轉

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

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為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

東走無復憶鱸魚。南飛竟有安巢鳥。青春復隨

冠冕入紫禁。正耐爐花繞。鵲駕通宵。鳳輦備。鷄

鳴問。寢龍樓曉。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為

侯王。汝等豈知蒙帝力。時來不得誇身強。關中

既留蕭丞相。幕下復用張子房。張公一生江海

杜詩選卷二

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微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

知籌策良。青袍白馬更何有。後漢今周喜再昌。

寸地尺天皆入貢。奇祥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

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甕。隱士休歌紫芝曲。詞

人解撰河清頌。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處處催

春種。淇上健兒歸莫懶。城南思婦愁多夢。安得

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

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

新婚別

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路傍結髮為君妻。席不暖君牀，幕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君今死生地，沉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往，形勢反蒼黃。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

杜詩選卷二

六

劉白蘭中吟詩
不可成

又曰：此詩以詩目
言自學於村間，不
知詩而不知成。

杜詩選卷三

佳人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關中昔喪亂，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婿輕薄兒，新人美如玉。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迴，牽蘿補茅屋。摘花不插髮，采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杜詩選卷三

秦州雜詩三首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遲迴度隴怯，浩蕩及關愁。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西征問烽火，心折此淹留。

其二

秦州城北寺，傳是隗囂宮。苔蘚山門古，丹青野殿空。月明垂葉露，雲逐度溪風。清渭無情極，愁

將獨向東

其三

劉曰妙筆筆目清

莽莽萬重山。孤城山谷間。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屬國歸何晚。樓關斬未還。煙城一長望。衰颯正摧顏。

山寺

劉曰此亦清麗

野寺殘僧少。山園細路高。麝香眠石竹。鸚鵡啄金桃。亂水通人過。懸崖置屋牢。上方垂閣晚。百世許遺香。

里見纖毫

寓目

劉曰此亦清麗

一縣蒲萄熟。秋山苜蓿多。關雲常帶雨。塞水不成河。羌女輕烽燧。胡兒制駱駝。自傷遲暮眼。喪亂飽經過。

日暮

日落風亦起。城頭烏尾訛。黃雲高未動。白水已揚波。羌婦語還哭。胡兒行且歌。將軍別上馬。夜

出擁彫戈

月夜憶舍弟

杜甫詩云月夜憶舍弟

戍鼓斷人行。秋邊一鴈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寄書常不達。况乃未休兵。

夢李白

杜甫詩云夢李白

死別已吞聲。生別長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宛路

杜甫詩云夢李白

遠不可測。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今君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

波浪濶。無使蛟龍得。

前出塞九首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

聲行負戈。

其二

謝曰如親歷其苦
極他於孤往之意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骨肉之恩豈斷男兒死
無時走馬脫轡頭手中挑青絲提下萬仞岡俯
身試褰旂

其三

磨刀鳴咽水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錯
已久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
骨當速朽

其四

世詩選卷三

送徒既有長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
怒嗔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決絕不
復同苦辛

其五

迢迢萬里餘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
盡聞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群我始為奴僕幾
時樹功勲

其六

謝曰眼前所見
事遠近自別
又曰非林泉絕之
味時以可憐

謝曰此其自見
又曰此其自見
又曰此其自見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
擒王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
在多殺傷

其七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層
冰間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
望不可攀

其八

世詩選卷三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劍四五動彼軍爲
我奔虜其名王歸繁頸授轅門潛身備行列一
勝何足論

其九

從軍十年餘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羞
雷同中原有闢爭况在狄與戎丈夫四方志安
可辭固窮

後出塞五首

謝曰千載不絕
淚未乾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代有功業。焉能守
舊丘。召募赴薊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鞍。百
金裝刀頭。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斑白居上
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

其二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
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
嚴夜寂寥。悲歎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

杜詩選卷三

誰恐是霍嫖姚

其三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勲。豈知英雄主。出師亘
長雲。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遂使貔虎士。奮
身勇所聞。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羣。誓開玄冥
北。持以奉吾君。

其四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

笙竿。雲帆轉遼海。梗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
耀與臺軀。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
議。議者死通衢。

其五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
足論。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
驅河洛昏。中夜聞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
免。窮老無兒孫。

杜詩選卷三

佐還山後寄

幾道泉澆圃。交橫落幔坡。葳蕤秋葉少。隱映野
雲多。隔沼連香芰。通林帶女蘿。甚聞霜薤白。重
惠意如何。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歲拾橡栗
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得。手
脚凍皸皮肉死。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爲我

從天來

其二

劉曰一歌喚子
其二家喚其
豈不奇哉
又曰色字下得
好非也人人為
成惆悵而不知其

長鏡長鏡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為命黃精無苗
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
呻女吟四壁靜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閭里為我
色惆悵

其三

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強生別展轉
杜詩選卷三

不相見胡塵暗天道路長東飛駕鵝後鵝鵠安
得送我置汝傍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
收兄骨

其四

有妹有妹在鍾離良人早歿諸孤癡長淮浪高
蛟龍怒十年不見來何時扁舟欲往箭滿眼查
杳南國多旌旂嗚呼四歌兮歌四奏竹林猿為
我啼清晝

其五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颯枯樹濕黃蒿古城
雲不開白狐跳梁黃狐立我生胡為在窮谷中
夜起坐萬感集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
歸故鄉

其六

南有龍兮在山湫古木龍從枝相樛木葉黃落
龍正蟄蝮蛇東來水上遊我行怪此安敢出扳
杜詩選卷三

飢欲斬且復休嗚呼六歌兮歌思遲溪壑為我
迴春姿

其七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饑走荒山道長安
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山中儒生舊相
識但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情終曲仰視
皇天白日速

成都府

驕驕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興忽在天
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見故鄉大江東流去遊
子去日長曾城填華屋季冬樹木蒼屹然名都
會吹簫聞笙簧信美無與適側身望川梁鳥雀
夜各歸中原杳茫茫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
自古有羈旅我何苦哀傷

奉酬李都督表文早春作

力疾坐清曉來詩悲早春轉添愁伴客更覺老
杜詩選卷三

有情情已寄
故入尋更長

隨人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望鄉猶未已四

海尚風塵

狂夫

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風含翠篠
娟娟靜雨裊紅蕖冉冉香厚祿故人書斷絕恒
饑稚子色淒涼欲填溝壑唯踈放自笑狂夫老
更狂

丈人山

望曰蜀人
入寺時當
欲不味僧

自爲青城客不唾青城地爲愛丈人山丹梯近
幽意丈人祠西佳氣濃綠雲擬住最高峯掃除
白髮黃精在君看他時水雪容

西郊

時出碧雞坊西郊向草堂市橋官柳細江路野
梅香傍架齊書帙看題減藥囊無人覺來往疎
懶意何長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

杜詩選卷三

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此時對雪
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
爲看去亂鄉愁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
白頭

漫成

野日荒荒白春流泯泯清蒲蒲隨地有村逕逐
門成只作披衣慣常從漉酒生眼邊無俗物多

望曰蜀人
入寺時當
欲不味僧

望曰亦宛然

望曰亦宛然

此詩先生自注
無恙也誤以無恙
也二句之妙在
字石此四字雖
未復生不能易也
里錄之許未當

病也身輕

杜詩選卷三

上

對曰自勝

杜詩選卷四

寄杜位

近聞寬法離新州。想見歸還尚百憂。逐客離皆
萬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干戈况復塵隨眼。鬢
髮還應雪滿頭。玉壘題書心緒亂。何時更得曲

江遊

送韓十四江東省觀

兵戈不見老萊衣。歎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
杜詩選卷四

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黃牛峽靜灘聲轉。白
馬江寒樹影稀。此別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
同歸

和裴廸登新津寺寄王侍郎

公自注王侍郎為蜀牧

何恨倚山木。吟詩秋葉黃。蟬聲集古寺。鳥影度
寒塘。風物悲遊子。登臨憶侍郎。老夫貪佛日。隨
意宿僧房。

敬簡王明府

華縣郎官宰周南太史公神仙才有數流落意
無窮驥病思偏稱鷹秋怕苦龍看君用高義取
與萬人同

贈花卿

此詩見之寶訓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祇應
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百憂集行

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
世詩選卷四

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迴即今倏忽已五十坐
臥只多少行立強將笑語供主人悲見生涯百
憂集入門依舊四壁空老妻觀我顏色同癡兒
未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

范二員外逸吳十侍御郁特枉駕關展待

聊寄此作

暫往北隣去空閑二妙歸幽棲誠簡略衰白已
光輝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文或不愧重

肯款柴扉

陪李七司馬阜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
來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

伐木爲橋結構同寒裳不涉往來通天寒白鶴
歸華表日落青龍見水中顧我老非題柱客知
君才是濟川功合歡却笑千年事驅石何時到

海東

花鴨

世詩選卷四

花鴨無泥滓塔前每緩行羽毛知獨立黑白太
分明不覺羣心妬休牽衆眼驚稻梁霜汝在作
意莫先鳴

野望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海內風塵
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唯將遲暮供多病未
有涓埃答聖朝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
蕭條

廣州段功曹到得楊五長史書功曹却歸
聊寄此詩

衛青開幕府。楊僕將樓船。漢節梅花外。春城海
水邊。銅梁書遠及。珠浦使將旋。貧病他鄉老。煩
君萬里傳。

送段功曹歸廣州

南海春天外。功曹幾月程。峽雲籠樹小。湖日蕩
船明。交趾丹砂重。韶州白葛輕。幸君因旅客。時
枉詩選卷四

寄錦官城

三絕句

楸樹聲香倚釣磯。新花藥未應飛。不如醉裏
風吹盡。可忍醒時雨打稀。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
落之奇才。豫樟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溟開。
且脫劍佩休徘徊。西得諸侯棹錦水。欲向何門

踞珠履。仲宣樓頭春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眼
中之人吾老矣。

海棕行

左綿公館清江濱。海棕一株高入雲。龍鱗犀甲
相錯落。蒼稜白皮十抱文。自是衆木亂紛紛。海
棕焉知身出羣。移栽北辰不可得。時有西域胡
僧識。

野望

金華山北涪水西。仲冬風日始淒淒。山連越雋
蟠三蜀。水散巴淪下五溪。獨鶴不知何處舞。饑
鳥似欲向人啼。射洪春酒寒仍綠。目極傷神誰
爲攜。

春日戲題惱郝使君兄

使君意氣凌青霄。憶昨歡娛常見招。細馬時鳴
金腰褭。佳人屢出董嬌饒。東流江水西飛燕。可
惜春光不相見。願攜王趙兩紅顏。再騁肌膚如

素練通泉百里近梓州請公一來開我愁舞處
重看花滿面樽前還有錦纏頭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迥添愁含風翠壁
孤雲細背日丹楓萬木稠小院落春寂寂浴
鳬飛鷺晚悠悠諸天合在藤蘿外昏黑應須到
上頭

絕句

杜詩選卷四

江邊踏青罷迴首見旌旂風起春城暮高樓鼓

角悲

九日

去年登高鄴縣北今日重在涪江濱苦遭白髮
不相放羞見黃花無數新世亂辭久爲客路
難悠悠常傍人酒闌却憶十年事腸斷驪山清
路塵

薄暮

此詩見於杜詩集卷四
注云此詩見於杜詩集卷四

此詩見於杜詩集卷四
注云此詩見於杜詩集卷四

江水最深地山雲薄暮時寒花隱亂草宿鳥擇
深枝舊國見何日高秋心苦悲人生不再好
髮白成絲

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浮舟出郡郭別酒寄
江濤良會不復久此生何太勞窮愁但有骨羣
盜尚如毛吾舅惜分手使君寒贈袍沙頭暮黃
鶴失侶亦哀號

杜詩選卷四

有感

幽薊餘蛇豕乾坤尚虎狼諸侯春不貢使者日
相望慎勿吞青海無勞問越裳大君先息戰歸
馬華山陽

愁坐

高齋常見野愁坐更臨門十月山寒重孤城水
氣昏葭萌氏種迥左檐大戎屯終日憂奔走歸
期未敢論

閬水歌

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憐日破
浪花出，更復春從沙際歸。巴童蕩漿歌側過，水
雞銜魚來去飛。閬中勝事可腸斷，閬州城南天
下稀。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

有徑金沙軟，無人碧草芳。野畦連映蝶，江檻俯
驚鷺。日晚煙花亂，風生錦繡香。不須吹急管，衰
杜詩題卷四

老易悲傷

滕王亭子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古牆猶竹色，虛閣自
松聲。鳥雀荒村暮，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入，千
騎把霓旌。

玉臺觀

浩劫因王造，平臺訪古遊。綵雲蕭史註，文字魯
恭畱。宮闕通羣帝，乾坤到十洲。人傳有笙鶴，時

過北山頭

渡江

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舟楫欹斜疾，魚龍偃
臥高。渚花張素錦，汀草亂青袍。戲問垂綸客，悠
悠見汝曹。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

長林偃風色，迴復意猶迷。衫裊翠微潤，馬銜青
草嘶。棧懸斜避石，橋斷却尋溪。何日兵戈盡，飄
杜詩題卷四

飄愧老妻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

竹寒沙碧浣花溪，橋刺藤梢咫尺迷。過客徑須
愁出入，居人不自解東西。青籤藥裹封蛛網，野
店山橋送馬蹄。肯荒庭春草色，先拚一飲醉
如泥。

其二

錦官城西生事微，烏皮兒在還思歸。昔去爲憂

明曰起得時
今古

亂兵入今來已恐鄰人非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甘息機共說總戎雲鳥陣不妨遊子菱荷衣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

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十載人間又見真乘黃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瑪瑙盤婕妤傳詔才人索盤腸將軍拜舞歸輕紈細綺相追飛貴戚

杜詩選卷四

又曰以主人寸
又曰以主人寸
又曰以主人寸
又曰以主人寸

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時郭家獅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編素漠漠開風沙其餘七匹亦殊絕迥若寒空動煙雪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所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視清高氣深穩借問苦心愛者誰後有韋諷前支遁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疋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

明曰起得時
今古

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風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今尚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闔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淡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驕驕氣凋喪將軍畫善蓋有神必逢佳

杜詩選卷四

廿

以日背是遊蹤
魚背名

初四晴
毛賦
果未有

對山下

士亦寫真卽今漂泊于戈際
屢貌尋常行路人
途窮返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
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幕府秋風日夜清
澹雲疎雨過高城
葉心朱實堪時落
階面青苔先自生
復有樓臺銜暮景
不勞鐘鼓報新晴
浣花溪裏花饒笑
肯信吾兼吏隱名

杜詩選卷四

十二

倦夜

竹涼侵臥內野月滿庭隅
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
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
萬事干戈裏空悲清夜徂

揚州王君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
獨宿江城蠟炬殘
永夜角聲悲自語
中天月色好誰看
風塵荏苒音書絕
關塞蕭條行路難
已忍伶俜十年事
強移棲息一

枝安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十韻得

忘字

沱水臨寧座岷山赴此堂
白波吹粉壁青嶂擁雕梁
直訝杉松冷兼疑菱荇香
雪雲虛點綴沙草得微茫
嶺鴈隨毫末川蛇飲練光
霏紅洲藥亂拂黛石蘿長
暗谷非關雨丹楓不爲霜
秋成玄圃外景物洞庭傍
繪事功殊絕幽襟興激昂

對曰此詩向句
畫圖畫堂分明
意之見也
揚州王君
杜詩選卷四

從來謝太傅丘壑道難忘

至後

冬至至後日初長
遠在劔南思洛陽
青袍白馬有何意
金谷銅駝非故鄉
梅花欲開不自覺
棣萼一別永相望
愁極本憑詩遣興
詩成吟詠轉淒涼

對曰清遠白馬
小字年所
有何意本謂公
服元品

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

高浪垂翻屋崩崖欲壓牀
野橋分子細沙岸繞

微茫紅浸珊瑚短青懸薜荔長浮嗟並坐得仙
老輶相將

絕句二首

聞道巴山裏春船正好行都將百年興一望九
江城

其二

謾道春來好狂風大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却釣
魚船

杜詩選卷四

宴戎州楊使君東樓

勝絕驚身老情忘發興奇座從歌妓密樂任主
人爲重碧沽春酒輕紅擎荔枝樓高欲愁思橫
笛去休吹

放船

收帆下急水卷幔逐回灘江市戎戎暗山雲淥
淥寒荒林無徑入獨鳥怪人看已泊城樓底何
曾夜色闌

劉曰戎戎暗山雲淥淥寒荒林無徑入獨鳥怪人看已泊城樓底何曾夜色闌

諸將二首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昨日玉魚
蒙葬地早時金盃出人間見愁汗馬西戎逼曾
閃朱旂北斗關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
愁顏

其二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
嚴僕射共迎中使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
杜詩選卷四

令分明數舉杯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
羣材

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

太常樓船聲噉噉問兵利冠超下牢牧出令奔
飛百艘猛蛟突獸紛騰逃白帝寒城駐錦袍玄
冬示我胡國刀壯士短衣頭虎毛憑軒拔鞘天
爲高翻風轉日木怒號水翼雲淡傷哀猿鐫錯
碧甕鴈鵝膏銛鏑已瑩虛秋濤鬼物撇捩亂坑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盃出人間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旂北斗關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

劉曰龍伯向本不
知有此家此乃一
切而性亦與龍伯
不同又觀色毫
牙語殊佳

劉曰起得此詩
又曰此詩中餘
可謂其家之妙
然則此詩可謂
此詩其地其事
之妙在神助
衣其等

壕蒼水使者捫赤條龍伯國人罷釣鼃丙公迴
首顏色勞分閫救世用賢豪趙公玉立高歌起
攬環結珮相終始萬歲持之護天子得君亂絲
與君理蜀江如線針如水荆岑彈丸心未已賊
臣惡子休干紀魍魎魍魎徒爲耳妖腰亂領敢
欣喜用之不高亦不痺不似長劍須天倚吁嗟
光祿英雄弭大食寶刀聊可比丹青宛轉麒麟
裏光芒六合無泥滓

杜詩選卷四

去

王兵馬使二角鷹

悲臺蕭瑟石龍從哀壑杈枒浩呼洶中有萬里
之長江迴風陷日孤光動角鷹翻倒壯士臂將
軍玉帳軒勇氣二鷹猛腦條徐墜目如愁胡視
天地杉雞竹兔不自惜孩虎野羊俱辟易韞上
鋒稜十二翮將軍勇銳與之敵將軍樹勳起安
西崑崙虞泉入馬蹄白羽曾肉三狡猊敢決豈
不與之齊荆南芮公得將軍亦如角鷹下翔雲

惡鳥飛飛啄金屋安得爾輩開其羣驅出六合
巢驚分

將曉

石城除擊柝鐵鎖欲開關鼓角悲荒塞星河落
曉山巴人常小梗蜀使動無還垂老孤帆色飄
飄犯百蠻

十二月一日三首

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一聲何處
杜詩選卷四

右

送書鴈百丈誰家上瀨船未將梅蕊驚愁眼更
取椒花媚遠天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幾時朝

日邊

其二

寒輕市上山煙碧日滿樓前江霧黃負鹽出井
此溪女打鼓發船何郡郎新亭舉目風景切茂
陵著書消渴長春花不愁不爛熳楚客唯聽棹
相將

其三

卽看燕子入山扉。豈有黃鸝歷翠微。短短桃花臨水岸。輕輕柳絮點人衣。春來準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面稀。他日一杯難強進。重嗟筋力故山違。

杜詩選卷四

大

劉曰此于青山門
點中黃鳥抱書更
有清切

杜詩選卷五

懷錦水居止

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層軒皆面水。老樹飽經霜。雪嶺界天白。錦城曠日黃。惜哉形勝地。回首一茫茫。

子規

峽裏雲安縣。江樓翼瓦齊。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眇眇春風見。蕭蕭夜色淒。客愁那聽此。故

杜詩選卷五

作傍人低

水閣朝霽奉簡雲安嚴明府

東城抱春岑。江閣鄰石面。崔嵬晨雲白。朝旭射芳甸。雨檻臥花叢。風牀展書卷。鉤簾宿鷺起。丸藥流鸞轉。呼婢取酒壺。續兒誦文選。晚交嚴明府。矧此數相見。

寄贈王十將軍承俊

將軍膽氣雄。臂縣兩角弓。纏結青驄馬。出入錦

城中時危未授鉞勢屈難爲功賓客滿堂上何人高義同。

八陣圖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白帝城最高樓

城尖徑仄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峽圻雲霧龍虎睡江清日抱鼉鼉遊扶桑西枝封斷石弱

杜詩選卷五

水東影隨長流杖藜歎世者誰子泣血遶空迴

白頭

憶鄭南班

鄭南伏毒寺瀟灑到江心石影銜珠閣泉聲帶玉琴風杉曾曙倚雲嶠憶春臨萬里蒼茫水龍蛇只自深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

宓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承家節操

謝云半字好者他詩已盡

尚不泯爲政風流今在茲可憐賓客盡傾蓋何處老翁來賦詩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簾疎簾看奕基

雨

峽雲行清曉煙霧相徘徊風吹蒼江去雨灑石壁來淒淒生餘寒殷殷兼出雷自谷變氣候來炎安在哉高鳥濕不下居人門未開楚宮久已滅幽佩爲誰哀侍臣書王夢賦有冠古才冥冥

杜詩選卷五

翠龍駕多自巫山臺

黃草

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秦中驛使無消息蜀道兵戈有是非萬里秋風吹錦水誰家別淚濕羅衣莫愁劍閣終堪據聞道松州已被圍

洞房

洞房環珮冷玉殿起秋風秦地應新月龍池滿

謝曰詩不連而而竟獨至悲慨曠日

舊宮繁舟今夜速清漏往時同萬里黃山北園

陵白露中。

宿昔

宿昔青門裏蓬萊仗數移花驕迎雜樹龍喜出

平池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宮中行樂祕少
有外人知。

驪山

驪山絕望幸花萼罷登臨地下無朝燭人間有
林詩選卷五

賜金鼎湖龍云遠銀海鴈飛深萬歲蓬萊日長
懸舊羽林。

秋風

秋風浙浙吹我衣東流之外西日微天清小城
擣練急石古細路行人稀不知明月爲誰好早
晚孤帆他夜歸會將白髮倚庭樹故園池臺今
是非。

西閣雨望

舊曰人謂大寶
祚而君之德多
主雅言

想曰今本據作
昨前聯有新月
又曰步蟾樓長
夢蟾乃通世
語解字公其不
也古字蟾蟾
存細細如蟾
同說在通中
意則其字後人
耳

樓雨霑雲慢山寒著水城逕添沙面出湍滅石
稜生菊藥淒疎放松林駐速情滂沱朱檻濕萬
慮倚檐楹。

夜

露下天高秋氣清空山獨夜旅魂驚疎燈自照
孤帆宿新月猶懸雙杵鳴南菊再逢人臥病北
書不至鴈無情步檐倚仗看牛斗銀漢遙應接
鳳城。

林詩選卷五

秋興八首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
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
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
暮砧。

其二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
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違伏枕山

樓粉蝶隱悲，知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
秋花

其三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
還泥泥，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
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
輕肥。

其四

聞道長安似奕碁，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
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振，征
西車馬羽書遲。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
所思。

其五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
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
繞龍鱗識聖顏。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鎖點

朝班

其六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花萼夾城
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珠簾繡柱圍黃鶴，錦
纜牙檣起白鷗。迴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
王州。

其七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
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沈雲黑，露
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
漁翁。

其八

錦江春色麗於花，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踏歌聲，
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
但使願無違，
此心誰與負。
低垂

詠懷古跡五首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臺
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羯胡事主終無賴詞
客哀時且未還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
江關

其二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
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
杜詩選卷五

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
今疑

其三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
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閣省識春風面環
佩空歸月夜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
中論

其四

蜀主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
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古廟杉松巢水鶴歲
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長鄰近一體君臣祭
祀同

其五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
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
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
杜詩選卷五

務勞

鸚鵡

鸚鵡含愁思聰明憶別離翠衿渾短盡紅背謾
多知未有開籠日空殘宿舊枝世人憐復損何
用羽毛奇

小至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刺繡五蛟
添弱線次葭六琯動浮灰岸容待臘將舒柳山

劉白此句對看
自是樂步何如

意衝寒欲放梅雲物不殊鄉國異教兒且覆掌
中杯

閣夜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霄五更鼓角
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野哭千家聞戰伐夷
歌幾處起漁樵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
寂寥

送王十六判官

杜詩題卷五

客下荆南盡君今復入舟買薪猶白帝鳴櫓已
沙頭衡霍生春草瀟湘共海浮荒林庾信宅爲
仗主人留

不離西閣

西閣從人別人今亦故亭江雲飄素練石壁斷
空青滄海先迎日銀河倒列星平生耽勝事吁
駭始初經

江雨有懷鄭典設

春雨闌闌塞峽中早晚來自楚王宮亂波分披
已打岸弱雲狼藉不禁風寵光蕙葉與多碧點
注桃花舒小紅谷口子真正憶汝岸高濤滑限
西東

雨不絕

鳴雨旣過漸細微映空搖颺如絲飛階前短草
泥不亂院裏長條風乍稀舞石旋應將乳子行
雲莫自濕仙衣服邊江舸何忽促未得安流逆

杜詩題卷五

浪歸

晝夢

二月饒睡昏昏然不獨夜短晝分眠桃花氣暖
眼自醉春渚日落夢相牽故鄉門巷荆棘底中
原君臣豺虎邊安得務農息戰鬪普天無吏橫
索錢

卽事

暮春三月巫峽長晶晶行雲浮日光雷聲忽送

千峰雨、花氣渾如百和香。黃鸝過水翻迴去，燕子銜泥濕不妨。飛閣卷簾圖畫裏，虛無只少對瀟湘。

引曰詩不杜葛成根更甚

觀云此詩最薄賦狀煉體最嚴

杜詩選卷六

舍弟觀歸藍田迎新婦送示



楚塞難爲路，藍田莫滯留。衣裳判白露，鞍馬信清秋。滿峽重江水，開帆八月舟。此時同一醉，應在仲宣樓。

返照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衰年肺病唯高枕，絕

杜詩選卷六

塞愁時早閉門，不可久留豺虎亂南方。實有未招魂。

夔州歌

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參天長。干戈满地客愁破，雲日如火炎天涼。

見螢火

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疎巧入坐人衣。忽驚屋裏琴書冷，復亂簷前星宿稀。却遶井欄添箇箇，偶

經花藥弄輝輝。滄江白髮愁看汝。來歲如今歸未歸。

寄韓諫議註

今我不樂思岳陽。身欲奮飛病在牀。美人娟娟隔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鴻飛冥冥日月白。青楓葉赤天雨霜。玉京羣帝集北斗。或騎麒麟翳鳳凰。芙蓉旌旗煙霧樂。影動倒景搖瀟湘。星宮之君醉瓊漿。羽人稀少不在傍。似聞昨者赤松樹。詩選卷六

子恐是漢代韓張良。昔隨劉氏定長安。帷幄未收神慘傷。國家成敗吾豈敢。色難腥腐食楓香。周南畱滯古莫惜。南極老人應壽昌。美人胡爲隔秋水。焉得置之貢玉堂。

魏將軍歌

將軍昔著從事衫。鐵馬馳突重兩銜。披堅執銳略西極。崑崙月窟東嶺巖。君門羽林萬猛士。惡若哮虎子所監。五年起家列霜戟。一日過海收

風帆平生流輩徒。蠶蠶長安少年氣。欲盡魂侯骨聳精爽繁華嶽。峯尖見秋隼。星經寶校金盤陀。夜騎天駟。超天河。撓撓榮惑不敢動。翠絙雲旂相蕩摩。吾爲子起歌。都護酒闌。揮劍肝膽露。鈞陳蒼蒼風玄武。萬歲千秋奉明主。臨江節士安足數。

日暮

牛羊下來夕。各已閉紫門。風月自清夜。江山非

故園。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頭白銚明裏。何須花燼繁。

月

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塵匣元開鏡。風簾自上鉤。兔疑鶴髮蟾亦戀。貂裘斟酌姮娥寡。天寒杳九秋。

曉望

白帝更聲盡。勝臺曉色明。高峯寒上日。壘嶺宿

經雲地坼江帆隱天青木葉開荆扉對麋鹿應共爾爲羣

九日二首

重陽獨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臺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殊方日落玄猿哭舊國霜前白鴈來弟妹蕭條各何在干戈衰謝兩相催

其二

杜詩選卷六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苦恨繁霜鬢衰倒新亭濁酒杯

暮歸

霜黃碧梧白鶴棲城上擊柝復烏啼客子入門月皎皎誰家搗練風淒淒南渡桂水闕舟楫北歸秦川多鼓鞀年過半百不稱意明日看雲還

杖藜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

青簾白舫益州來巫峽秋濤天地迴石出倒聽楓葉下櫓搖背指菊花開食趨相府今晨發恐失佳期後命催南極一星朝北斗五雲多處是三台

簡吳郎司法

有客乘舸自忠州遣騎安置瀼西頭古堂本買杜詩選卷六

藉疎豁借汝遷居停宴遊雲石熒熒高葉晚風江颯颯亂帆秋却爲姻婭過逢地許坐曾軒數散愁

秋野

禮樂攻吾短山林引興長掉頭紗帽側曝背竹書光風落收松子天寒割蜜房稀疏小紅翠駐展近微香

瞿唐兩崖

何謂如雲

三峽傳何處。雙崖壯此門。入天猶石色。穿水忽雲根。猿猱鬚髯古。蛟龍窟宅尊。羲和冬馭近。愁畏日車翻。

天池

天池馬不到。嵐壁鳥纔通。百頃青雲杪。曾波白石中。鬱紆騰秀氣。蕭瑟浸寒空。直對巫山出。兼疑夏禹功。魚龍開闢有。菱芡古今同。聞道奔雷黑。初看浴日紅。飄零神女雨。斷續楚王風。欲問杜詩選卷六

支機石。如臨獻寶官。九秋驚鴈序。萬里狎漁翁。更是無人處。誅茅任薄躬。

雨

楚雨石苔滋。京華消息遲。山寒青兕叫。江晚白鷗饑。神女花鈿落。鮫人織杼悲。繁憂不自整。終日灑如絲。

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行 并序

大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州別駕元持

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行序

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行序

杜詩選卷六

宅見臨穎李十二娘舞劍器壯其蔚肢問其所師曰余公孫大娘弟子也開元三載余尚童稚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瀏離頓挫獨出冠時自高頭宜春梨園二伎坊內人洎外供奉曉是舞者聖文神武皇帝初公孫一人而已玉貌繡衣況余白首今茲弟子亦匪盛顏既辨其由來如波瀾莫二撫事慷慨聊爲劍器行昔者吳人張旭善草書書帖數常於鄴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自此草書長進豪蕩感激即公孫可知矣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爲之久低昂燿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羣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絳脣珠袖兩寂寞晚有弟子傳芬芳臨穎

劉去處至孝如
母氏之孝
不

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揚揚。與余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惋傷。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風塵澌洞昏王室。梨園弟子散如煙，女樂餘姿映寒日。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唐石城草蕭瑟。玳筵急管曲復終，樂極哀來月東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繭荒山轉愁疾。

白鳧行

甘詩選卷六

君不見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為白鳧似老翁。故畦遺穗已蕩盡，天寒歲暮波濤中。鱗介腥膻素不識，終日忍飢西復東。魯門鷄鵠亦蹭蹬，聞道如今猶避風。

西閣口號呈元二十一

山木抱雲稠，寒空繞上頭。雲崖纔變石，風幔不依樓。社稷堪流涕，安危在運籌。看君話王室，感動幾銷憂。

蜀四十字自其
不

復陰

方冬合沓玄陰塞，昨日晚晴今日黑。萬里飛蓬映天過，孤城樹羽揚風直。江濤簸岸黃沙走，雲雪埋山蒼兕吼。君不見夔子之國杜陵翁，牙齒半落左耳聾。

人日

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水雪鸛難至，春寒花較遲。雲隨白水落，風振紫山悲。蓬鬢稀疏久，無

甘詩選卷六

九

勞比素絲

江梅

梅蕊臘前破，梅花年後多。絕知春意早，最奈客愁何。雪樹元同色，江風亦自波。故園不可見，巫岫鬱嵯峨。

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峽久居

夔府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

老向巴人裏，今辭楚塞隅。入舟翻不樂，解纜獨

詞五奇險東坡
路微細木出於此
僅曰玉琢金雕耳

詞五

詞曰遠次百味

長吁窄轉深啼。虛隨亂浴。石苔凌几。杖空翠。襟肌膚。疊壁排雷劍。奔泉潑水珠。杳冥藤上下。濃淡樹。榮枯神女峯。娟妙。昭君宅有無。曲。雷明。怨惜夢。盡失歡娛。擺閭。盤渦沸。欹斜激浪輪。風雷纏地脉。冰雪耀天衢。鹿角真。趨險。狼頭如。跋胡。惡灘。寧發色。高臥負微軀。書史全傾。撓。裝。藥。半壓濡。生涯臨臬兀。死地脫斯須。不有平川。決焉知衆壑。趨乾坤。靈漲海。雨露洗春蕪。鷗鳥。壯詩。國。卷六

牽絲颺。龍濯錦。紆落霞。沉綠綺。殘月壞金樞。泥笋苞。初荻沙茸出小蒲。鴈兒爭水馬。燕子逐。檐烏。絕島容煙霧。環州納曉暎。前聞辨陶牧。轉。眄拂宜都。縣郭南。畿好。津亭北。望孤。勞心依。憩。息。朗詠。劃。昭蘇。意。遣。樂。還。笑。衰。迷。賢。與。愚。飄。蕭。將。素。髮。汨。沒。聽。洪。鐘。丘。壑。曾。忘。返。文。章。敢。自。誣。此。生。遭。聖。代。誰。分。哭。窮。途。臥。疾。淹。爲。客。蒙。恩。早。廁。儒。廷。爭。酬。造。化。樸。直。乞。江。湖。灩。澦。險。相。迫。滄。

詞曰水甲外考以
謂其以十甲代
宗夢田無據

詞曰甚得當日之
意

詞曰與宋陳書不
究其詳自誤

詞曰換水用秦人
換事誤林用

浪深可逾。浮名尋已已。頗計却區區。喜近天皇寺。先拔古畫圖。應經帝子渚。同泣舜蒼梧。朝士兼戎服。君王按湛盧。旄頭初偃優。鷄首麗泥塗。甲卒身雖貴。書生道固殊。出塵皆野鶴。歷塊匪。棘駒。伊呂終難降。韓彭不易呼。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回首黎元病。爭權將帥誅。山林託疲。爾未必免崎嶇。

書堂飲既夜復邀李尚書下馬月下賦絕
壯詩。國。卷六

句

湖上林風相與清。殘樽下馬復同傾。久拚野鶴如雙鬢。遮莫隣鷄下五更。

江南逢李龜年

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南征

春岸桃花水雲帆。楓樹林。偷生長。避地適遠更。

詩格通串論建豐
此詩雖水句清遠
然其意後前不連
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片雲天共遠永夜月
同孤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古來存老馬不
必取長途

悲襟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百年歌自苦未
見有知音

江漢

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片雲天共遠永夜月
同孤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古來存老馬不
必取長途

冥王使君宅題

沈愛客霜鬢畱歡上夜關自吟詩送老相勸酒
開顏戎馬今何地御園獨在山江湖墮清月醉
酹任扶還

移居公安山館
南國畫多霧北風天正寒路危行木杪身遠宿
雲端山鬼吹鐙滅厨人語夜闌鷄鳴問前館世
亂敢求安

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願八題壁

神僊中人不昉得顏氏之子才孤標天馬長鳴

揚州律中史古藏
北風破南極朱鳳日威垂洞庭秋欲雪鴻鴈將
安歸十年殺氣盛六合人煙稀吾慕漢初老時
清猶茹芝

北風

待駕馭秋鷹整翮當雲霄君不見東吳顧文學
君不見西漢杜陵老詩家筆勢君不嫌詞翰升
堂爲君掃是日霜風凍七澤烏鬢落照銜赤壁
酒酣耳熱忘頭白感君意氣無所惜一爲歌行
歌主客

曉發公安數月憇息此縣

北城擊柝復欲罷東方明星亦不遲鄰雞野哭
如昨日物色生能幾時舟楫眇然自此去江
湖遠適無前期出門轉眄已陳迹藥餌扶吾躄
所之

幽人

孤雲亦羣遊神物有所歸麟鳳在赤霄何當一

史曰由史實錄見
徐陵曰天上仙人
時中時亦可生
亦亦亦亦

來儀往與惠詢輩中年滄洲期天高無消息棄
我忽若遺內懼非道流幽人見瑕疵淇濤隱語
笑鼓枻蓬萊池崔嵬扶桑日照耀珊瑚枝風帆
倚翠蓋暮把東皇衣燕漱元和津所思煙霞微
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五湖復浩蕩歲暮有
餘悲

纜船苦風戲題四韻奉簡鄭十三判官

東岸朔風疾天寒鷁鵠呼漲沙蘼草樹舞雪渡

江湖吹帽時時落維舟日日孤因聲置驛外爲
覓酒家壚

登岳陽樓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
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
軒涕泗流

陪裴使君登岳陽樓

湖闊兼雲霧樓孤屬晚晴禮加徐孺子詩接謝

劉曰遠近遊漢
已不語

劉曰遠近遊漢
已不語

劉曰遠近遊漢
已不語

宣城雪岸叢梅發春泥百草生敢違漁父問從
此更南征

宿青草湖

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爲名宿槩依農事郵籤報
水程寒水爭倚薄雲月遞微明湖鴈雙雙起人
來故北征

宿白沙驛

外有誰知驛路高

水宿仍餘照人煙復此亭驛邊沙舊白湖外草

新青萬象皆春氣孤槎自客星隨波無限好的
近南溟

祠南夕望

百丈牽江色孤舟泛日斜典來猶杖屨目斷更
雲沙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湖南清絕地萬
古一長嗟

歸鴈

聞道今春鴈南歸自廣州見花辭漲海避雪到

劉曰公人有賜賜
詩云云云

先見別墅實即此
時見花遊雪之遺
也而此二句起承
乃知詩不難改

到口就陶然千
載同原也分爲二

一而前篇連更自
然然也中興也
人之詩本此意
而此二句起承
乃知詩不難改

羅浮是物關兵氣何時免客愁年年霜露隔不
過五湖秋

野望 公自任職是日指有五湖以爲民交趾合濟梁有詩情

納納乾坤大行行郡國遙雲山兼五嶺風壤帶
三苗野樹侵江澗春蒲長雪消扁舟空老去無

補聖明朝

清明

此身飄泊苦西東右臂偏枯半耳聾寂寂繁舟

雙下淚悠悠伏枕左書空十年蹴踘將雛遠萬

里鞦韆習俗同旅鴈度雲歸紫塞家人鑽火用

青楓秦城樓閣煙花裏漢主山河錦繡中風水

春來洞庭澗白蘋愁殺白頭翁

衡州送李大夫七丈赴廣州

斧鉞下青冥樓船過洞庭北風隨爽氣南斗避

文星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王孫丈人行垂

老見飄零

劉白開字相類
中或有或無也

標口語人最宜
王不不不不不
其前不不不不
其後不不不不
其下不不不不
其上不不不不
其左不不不不
其右不不不不
其上不不不不
其下不不不不
其左不不不不
其右不不不不

李處士下
其上不不不不
其下不不不不
其左不不不不
其右不不不不
其上不不不不
其下不不不不
其左不不不不
其右不不不不

對雪

北雪犯長沙胡雲冷萬家隨風且閒葉帶雨不
成花金錯囊垂罄銀壺酒易賒無人竭浮蟻有
待至昏鴉 公自注何遜詩梅落廣陵野春鵲枝相解

小寒食舟中作

佳辰強飲食猶寒隱几蕭條戴鶉冠春水船如
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娟娟戲蝶過閑牕片
片輕鷗下急湍雲白山何萬餘里愁看直北是

長安



李太白詩選五卷杜少陵詩選六卷

內府藏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李白詩選之首有楊慎序辨白里貫出處甚詳末云吾友禺山張子愈光嘗謂余曰李杜齊名杜公全集外節鈔選本凡數十家而李何獨無之乃取公集中膾炙人口者一百六十餘首刻之明詩亭屬慎題詞其端愈光爲永昌舉人張舍之字則是編舍所選也然烏程閔氏所刊朱墨板其卷端評語引及鍾惺梅鼎祚皆明末人舍及慎在嘉靖中何自見之則已非舍之原本矣杜甫詩凡二百四十餘首前後無序跋多載劉辰翁評及慎評其去取殊無別裁蓋閔氏以意鈔錄取配李詩並行耳明末刊板真偽錯雜皆類此不足異也

發賢文軌四卷拾遺一卷

〔清〕戚雄選

福建省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八年戚龍常
熟縣學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發賢文軌

四卷拾遺一卷》提要

發賢文軌
吾觀近時名公所輯金華文統及正學編
援古證今義例森列長篇短帙搜抉無遺
其用心非不勤也但其去取之間時有異
同晚生末學多所未喻他姑未暇深論舉
其大者如王魯齋詩亡辯許白雲七政疑
王子充洛書辯戴九靈夏正辯此皆洞察
群言之淆亂力折千古之是非匪徒騁雄
於筆舌間而已也今也悉從擯棄之列非
惑與夫古今作者各有所長在乎覽者得
其體要斯其長獲表見於世也考之龍川
陳氏素尚事功觀其所上宋孝宗四疏以
及中興酌古諸論識優見卓葉水心吳正
傳輩掇取而表章之宜矣今特以其詆誣
正心數語一切加汰而獨喜其雷同淺近
之作無乃以寸朽而遺棟梁之具乎且君

子不以人廢言古之道也若悅齋唐與政
以帝王經世之學雄視一時其文要亦不
可盡沒其善使至寶有橫棄道側之歎是
數者往來於胷中久矣疑而未釋輒不自
揆暇日盡取諸賢遺集虛心披閱采其尤
傑出者合為一編名曰發賢文軌以致景
仰私淑之意極知僭妄顧以文章吾儒公
共之物義理無窮一得之愚人人得效其
見是用藏諸故篋以俟知言君子相與考
訂而徐商確之固未敢以是編為定本合
乎大公至當之論而可傳焉者也
嘉靖戊戌秋七月後學金華雪厓戚雄書



真文軌目錄

卷之一

潘良貴 其文高古卓然有生氣人人得而誦之

靜勝齋記 谷雷公達書 三戒說

范浚

慎獨齋記 養正齋記 耻說

悔說

呂祖謙 按正學記止收白鹿洞記一篇其佚老堂記
白鹿洞記 重修釣臺記 佚老堂記

陳亮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圖書俱刻後世以多不龍

中興論

允武 韓偓 孔明上 李靖

卷之二

唐仲友 辦傳精練歷出時弊此外猶有同泰道
顏曾論 書王蠋事後 井綱綱領上

井田綱領下 筆說

夏明誠 按折衷有云理明義莊辭全誠勝信知文信
八詠樓賦序 在天地間如福物異瑞不可多見

何恪

訥齋記

時少章

嚴洲二先生祠堂記

何基

繫辭發揮序

王栢

曾齋記

詩亡辨

柳貫

永嘉新學記

退藏山居記

送白彥昭序

金履祥

帝命禹叙洪範九疇

許謙

答或人問

送胡古愚序

七政疑

卷之三

吳師道

上齋記

蘭谿州新學記

胡助

古愚齋記

黃潛

傅氏義田記

方先生詩集序

送曹順甫序

周易集說序

卷之三

吳萊

諸作浩博深遠不能盡錄

不貶季札論

與黃論日夜食

與黃論樂府

玄機賦後題

夏小正注後序

倪氏雜著序

秦秋傳授譜序

宋濂

文辭專取圖初應制諸作以誇多似溢故沃之

洪武正韻序

修禊詩序

詰華皓文

孔子廟堂議

卷之四

王禕

河圖辨

洛書辨

宋景濂文集序

水經序

蘇伯衡

冲靜篇

染說

送徐生序

一心堂記

存古堂記

卷之五

胡翰

井牧

皇初

數學舉要序

羅文質公集序

戴良

所作夏正辨極為詳明論斷精當比之吳淵緒問正如問考存內可莫決者高數倍矣

深衣圖考序

夏正辨

拾遺

馮宿

其體雖多偶儼然句新文工敬鄉錄亦取之故

東峯亭記

陳樵

其文極新穎文章正宗亦收此二篇文終以其

吟所記

昔山樓記

謹按文統引證去取事例其中亦有

者夫釋老虛無惑世碑記之作指為贊那魯三
可也至於兵機政術皆吾儒分內事在昔如李
肝江蘇明允葉水心俱有論著為世所稱述今
乃一切刪去可乎又如吳正傳有云人文俱顯
而錄所不及者不無微意蓋指收取人物而言
也若論其文則雖鄙夫賤士夫何害其為可法
乎又如宗忠簡梅執禮輩忠義有餘功業炳煥
正不必取其尋常應酬之作以蓋其平生可也
今乃備書而強列之亦異乎舉世之所尊尚者
矣

發賢文軌目錄終

發賢文軌

目錄

四

發賢文軌卷之一

潘良貴

靜勝齋記

沉着謹嚴末節尤出人意外

後學成雄選

凡人自平旦而起目視耳聽手執足辨其心念之所經營
雜然無一息暫止及夜而安身可以休矣又有夢馬飛揚
沈墜得喪悲歡與夫恐怖之事往往失聲而泚汗如是汨
沒至若死而不悟者天下皆是也故常為靜者之所憐閔
曹君用晦異時與予同鄉校遊上庠今餘二十年矣屬過
予言曰昔誠有意於功名官既不偶乃得更儒冠為武此
世事之不可必而甚可笑者也頻年不喜事事寄傲僧
闢齋於西廡以目適幸為名之且予一人之身也方其
車秣馬馳逐乎大都通邑何所見而其心如彼今而紙牒
修塵環堵蕭然終日凝默何所見而其心如此是必有靜
於中而勝於外者矣然予觀醉者顛迷錯亂既醒而病病
而悔且言曰終吾之身飲誓弗入於口忽一旦尊俎設於
前歌舞在其側又欣欣起而從之不獨忘其身之戒反
醒者以為安人子懲於前既已靜矣其益進此道視醉
以為鑒哉

答雷公達書

古今論聚書飲酒未有如此精到

論以聚書飲酒為樂此吾人之習氣也然酒不可多飲大
率此物入口則昏過量則病聖人於書獨作誥一篇
十四卦終以濡首為戒禮使人飲酒終日而無

多生於此既作郡尤宜慎也老而讀書不須務博
聖賢立言指歸以洗心礪行則老而益精明士人至晚
年倒行而逆施之者十常八九正為不解讀書爾僕自論
為昏鏡論書為磨鏡藥當用此藥揩磨塵垢使之通明
徹而后已若積藥鏡上而不施揩磨之功反為鏡之累故
知託儒為姦如張禹孔光之徒曾不若庸夫愚婦也公以
謂如何里通書不敢效常人作諛言以孤遠意此狂友
故態也幸一咲丙之

子君子有三戒

說此公平

昔受用廣故言之獨峻屬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
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子

論語

卷之十

子

謂此言如大醫王之治病其鍼砭足以起死人而肉白骨
但方其病時不遇此鍼雖遇之而不受者滔滔皆是也子
少出見紛華而悅及壯好勝而多忿色聞二病纏痼餘二
十年莫覺莫知朋友莫予告也今若矣二病不藥而去獨
志得之心早夜熾然非問舍求田則憂子孫而慮妻妾曰
如是則可以安吾身也如是則可以適吾意也藏得貨財
若干則可以足吾用度得穀粟若干則可以飽吾宗族官
當擇優厚之地祿當為畜積之資橫心所念莫非惟得之
從嗚呼誠可哀也已夫夜之所夢多晝日之為也臨事而
不懼皆平日之所習也今志得之心不戒如此脫遇有
不能辨禮義而受之乎其貪冒無耻為小人之歸歟

少知得之一字痛鍼老者之膏肓非聖人不能言也子既
犯其二戒幸而未死尚可奉其一以周旋自今以始當以
德之不修學之不講關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為憂其餘
流行坎止一切付於自然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失之東隅
收之桑榆尚庶幾其無媿焉

范浚

慎獨齋記

人藏其心至難測也飾冠袿巧進趨騁辭辯誰不欲使人
謂已士君子也然而卒多不免為常人至或陷于大惡者
患在心違其貌而安於自欺夫人之自欺殆非一物曉然
知善之可好而棄弗為是自欺曉然知不善之可惡而姑

論語

卷之十

子

為之是自欺實無是善而貪其名是自欺實有是惡而辭
以過是自欺知有是過而吝不改是自欺實所不知而曰
我知之是自欺色取仁而居之不疑是自欺言浮於行而
不忤是自欺求諸人而無諸已是自欺有諸已而弗諸人
是自欺其餘所謂自欺之目殆未可殫言而遽數也而好
欺者動欲飾詐以欺人殊不知一日之間百念紛起所自
欺者實多而欺人者曾不十一又其欺人者必詭譎不情
則未能欺人而實先自欺也彼好欺者終以弗思而安之
幾何其不陷于大惡耶傳曰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
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
奸然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夫人

心輒形於聲有欲多心輒形於色有悞心目動而
不可辨如此彼小人乃欲拚其不善於君子之前當其念
之不善而思拚之則必有內愧不慚之微情呈露於言意
態度之間自以爲人不知也而不知人已如見其肺腑肝
鳴呼自欺孰甚焉此子之所爲悞而思戒必以慎獨名居
室也夫古之學者皆知慎獨雖用心於幽闇無人之地亦
必誠其意而未嘗自欺故季札解劍係徐君之冢曰始吾
心許之夫夫徐君心欲劍季札心許之此誰得而知之季
子乃不以徐君死背其心嗟夫世之面諛而負諾者非自
欺乎有志於慎獨者不當如季子乎樂正子春之執喪五

孝經文粹

卷之十

四

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其情
夫五日不食而非其情子春其心知之誰得而知之子春
乃以詭僞自訟若有莫大之悔嗟夫世之矯激盜名者非
自欺乎有志於慎獨者不當如子春乎漢第五倫謂人口
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危
夕不眠豈可謂無私乎夫安寢而十往者倫之詐不視子
而不寢者倫之情其用心至微也倫乃自以爲私而顯其
於人無毫髮隱焉有志於慎獨者不當如倫乎宋阮長之
爲中書郎直省夜往隣省誤着履出閣依事自列門下以
聞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遺送曰一生不併開室者
履既過誤又當暮夜長之乃以侮闇室爲甚負固欲自割

有志於慎獨者不當如長之乎歷觀古之學者能慎獨不
自欺其人固亦多矣而予獨以四人稱蓋舉其有會於吾
心者將書諸座右爲旦夕起處之戒庶幾於前所謂自欺
之目可以深思而力去也中庸曰君子戒慎乎所不觀恐
悞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夫不觀不聞所謂獨也不觀則目無與焉不聞則耳無與
焉吾所謂隱微者雖吾耳目猶不得與是獨也是不可須
臾離者也故夫不觀之觀不聞之聞有莫大之聞見存乎
隱微而不可以言言則慎獨之學勉而精之豈惟不自欺
也哉紹興九年六月八日記

養正齋記

孝經文粹

卷之十

五

門銘凡戒古志士所以示微慎善自修也今人平旦出門
牽車逐食營爲百緒暮必歸居以休其身然方動作疲劇
昏睡寤起則凌遽如昨彼其心事操擾冥迷流浪曾不
少自存省是知休其身不知休其心彼旦視一室如傳舍
出而入入而出耳豈復以古人銘戒爲事是大惑也盈川
虞唐佐堯卿從浚游幾十朔矣顧其中淳而外謹不異一
日刻意問學知以領畧爲務歲季謁歸且言平居定省餘
暇立屋貯書以學名之曰養正義取諸易觀釋厥旨使得
持歸旦暮誦服爲不力不逮之警雖卧興其敢忘乎浚曰
子志如是其知門銘凡戒意矣與放心不求而徒休其身
者大異其可無說以遺子夫人生而有知不學則愚愚則

視不明聽不聰思不達雖有知猶無知也既學矣不得正則哆哆則綠目而逐色綠耳而逐聲綠思而逐欲所以禍其生者殆有甚於不學而愚是以君子正之為貴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夫人受命于天正性本具君子保是正性斃而後已謂天全而命之人當全而有之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則可以無愧於天此曾子所以終其身欲得正也且萬物散殊形生氣化未有無正性者石可破不可奪堅丹可磨不可奪赤霜雪大摯松色猶茂風雨晝晦鷄鳴自如物一受其正性且不移奪人其可失正乎仲尼彖易於蒙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於願曰養正則吉夫願咀物養道也而蒙為物稨欲得其

耻說理到之言意味自別

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孟子何大乎耻夫耻入道之端也

人之知非而耻焉者必惕然動乎中赧然見乎色矧然乎四體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覺知之者夫然則無耻則無覺與木石等矣耻之為義顧不大哉孔子以行已有耻為士士宜有耻者也然有是耻心而能克之者千百有一穿窬士之所耻為也而所以耻穿窬之心則不能克焉是於穿窬則耻之於穿窬之類則不耻其於有耻亦寡矣有耻者寡則其無耻亦甚矣可以為士乎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是皆穿窬之心故孔子取之又曰色厲而內荏其猶穿窬之盜又曰情疎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歟孟子亦云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詬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詬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聖賢之於耻

悔說

傳有之曰日悔昨月悔朔至哉古人之善學也夫人非堯舜不能每事盡善誰無過者惟過而悔悔而改則所以為過者亡矣且古人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成湯悔故改過不吝太甲悔故自怨自艾仲尼悔故曰於予與改是顏淵悔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子路悔故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子夏悔故挾杖而拜曾子曾子悔故曰我過矣我過矣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也詩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易曰不遠復無祇悔悔非無過者也求寡過

者也求亦過則終無過矣悔其可已乎然予所謂悔者非必失諸言行而後悔之之為悔也過生於心則心悔之勿復失諸言行而已矣過不知悔命之曰愚悔不能改命之曰復改而憚焉命之曰吝復與吝悔之賊也過益過者也日月之食或既或不既食之所止明即復焉悔而改改而不吝天之道也改過而吝者違天而徇欲者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使成湯改過而吝非化也是故欲寡其過者遵伯玉之悔至於行年六十而六十而化亦由悔而化耳悔而改改而不吝化之道也悔其可已乎

呂祖謙

白鹿洞書院記

平平論而聖賢為事功夫次第整
整有條此是朱呂作文家數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仰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熹行抵陂塘並廬山而東得白鹿洞書院廢址慨然觀其僚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送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書院初於南唐其事至鮮淺太宗於汎掃區宇日不暇給之際獎勸封殖如恐弗及規摹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宮地于寇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者太息庸非吾後之恥哉郡雖貧薄顧不能築屋蔽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續先賢之風聲於方來乎乃屬軍學教授楊君大瀛星子縣令王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其記其成某竊嘗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向寡海內

向平文風日起儒先往往依山山林即間曠以講授大師多

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為尤著天下所謂四

書院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命之祿秩錫之扁榜

所以寵綬之者甚備當是時士皆上質實下新奇敦行義

而不偷守訓故而不鑿雖學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然

甘受和白受采既有進德之地矣慶曆嘉祐之間豪傑並

出講治益精至于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

後三代孔孟之教始終條理於是乎可考熙寧初明道先

生在朝建白學制教養考察寶興之法綱條甚悉不幸王

氏之學方興其議遂格有志之士未嘗不嘆息於斯焉逮

炎再造典刑文憲浸還舊觀闡洛緒言稍出於毀棄剪滅

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力之

實躡等倖節忽近慕遠未能闕程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

高自賢聖之病如是洞之所傳習道之者或鮮矣然則書

院之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盍相與揖先儒淳固慈實之

餘風服大學離經辨志之始教由博而約自下而高以吞

揚熙陵開迪樂育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

於考方志紀人物亦有土者所當謹若李濟之之遺跡固

不得而畧也侯於是役重民之勞賦功已狹率損其舊十

七八力不足而意則有餘矣

重修鈞臺記

由東陽江而下逕新定縣

生邈世不屈耕釣於富春山後人因以名其瀨也孫吳折
 富春為桐廬是瀨亦來屬焉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南
 有嚴子陵釣魚處石上平可坐十人名為釣壇即今紀之
 釣臺也獨兩臺對峙野王所不紀蓋亦摘言之耳明道二
 年范文正公自右司諫守是邦始築屋祠先生而為之記
 瀨之旁白雲源乃唐詩人方處士故廬范文正公之遊釣臺
 也嘗絕江訪其遺跡以其像寘祠之左文正公歿郡人思
 之遂脩食於右坐焉歲祀浸遠此意弗嗣淳熙五年侍郎
 蕭公出鎮道祠下慨然曰國家替用唐武德舊典姓是州
 為嚴則先生之祠乃名教之首顏地若是可乎顧急於民
 瘼未暇也居二年政成化洽以餘錢新之時祖謙病發回
 旁郡公以書見談記其成固辭不可乃復于公曰方王氏
 移國以充武之大志先生之高氣相與共學夫豈區區呻
 吟佔畢之末哉漢官威儀既復薄海內外臣子之責皆塞
 矣亦何必奮臂其間哉沒身丘壑固先生之素志尚也帝
 睦焉有懷俾以形旁求於天下得非在庭諸臣奉令承教
 之不給未有當帝意者邪三聘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勉
 其相助為理所以處先生者不薄矣匪徒屈萬乘之重為
 故人之光寵也先生雖以巢由自命視一世若不足以浼
 之觀其與侯霸尺牘劇切之意見於言外豈於帝倦倦未
 能忘邪浩然而歸使人主有終身瞻望不及之嘆施及後
 世賓友者俊遂為家法士之聞風興起者聖節正操見危

後今項背相望其有益人國與朝夕獻納雲臺之下其
 知其孰多孰少也枝必類本響必報聲使先生微有意於
 微世立名一再傳之後且將為西晉之清虛矣而東京之
 俗久而益厲名檢之外綜理幹畧亦往往高出後世沂其
 流而舉其源則建武之高節孰可訾邪至於節義之弊變
 為亢激特上無建用皇極之君均調消息之耳非造端者
 之過也後先生且千年文正來主斯地祀典始舉曠百世
 而相感者固自不常遇邪今公作校復大葺祠宇以續前
 人之緒繼自今以往沂江上下者款門而心開升堂而容
 肅風清樾濯寒泉哦山高水長之詩政足樂也則公豈專
 為一邦勸哉祠之前則半菴軒其東則客星閣招隱堂斯
 江立表以識路繚山作亭以待憩或因或革而勢位致各
 有思致皆受成於公以非大指所存故不詳列
 佚老庵記前古有舊義有照應有進步佳作也文
 橫山吳君珉治別室之西偏榜以佚老休工歸後斤斧
 聲輟杖立於南榮閒竊語於階者曰某龍繩畦抵粟京
 簪簪掛壁萬貨四湊此吾主人翁所以佚其老也少進至
 於門聞行語於塗者曰豐林邃宇尊姐靜嘉鷗鷺不驚風
 月相答此吾豪長者所以佚其老也又進至於郊聞聚語
 於塾者曰培嗣以學既林既畹秩壹以禮既序既飭此吾
 鄉丈人所以佚其老也他日吳君為子道之乎曰夫三者
 之言何如吳君曰階得吾相塗得吾得吾得吾得吾得吾

而說漫近吾名吾室義其究於此乎予曰未既也畏嶠登
輿身閒心懷厭市樂墮目靜耳喧君雖善自佚踰關以往
肩頰腹枵者踵相接歲或不升庠瘠困憊呻吟交於大遠
對一室之伏樂乎哉君望中望也盡勸相族黨竭力振乏
已責紆通同其佚於是鄉則盡橫山表裏皆君僕老庵也
其視尺椽半席廣狹何若吳君謝曰厚夫子之拓吾境也
顧童奴陷其說於壁間以為券

陳亮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論忠壯可買天日至於保據襄漢其見

臣竊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所會

也衣冠禮樂之所萃也

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

豈天地

之外夷狄邪氣之所可好哉不幸而奸之至於挈中國衣
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繫然豈以是為
可久安而無事也使其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於
一隅凡其志慮之經營一切置中國於度外如元氣偏注
一肢其他肢體往往萎枯而不自覺矣則其所謂一肢者
又何恃而能久存哉天地之正氣鬱過於腥羶而久不得
聘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久係也
東晉自元帝息心於一隅而胡羯鮮卑底卷迭起中國中
國無歲不尋干戈而江左卒亦不得一日寧然淵勒遂無
遺種而愍懷之痛猶有所諉以安也晉之植根本無可言

者而江左諸臣若祖邀周訪陶侃庾翼之徒皆有虎視河
洛之意而桓溫之師西至灊上東至枋頭又於其間修陵
寢於洛陽蓋猶未盡置中國於度外也故劉裕竟能一平
河洛而後晉亡百年之間其事既已如此而天地之正氣
固將有所發泄矣元魏起而承之孝文遂定都洛陽以修
中國之衣冠禮樂而江左衣冠禮樂之舊非復天命人心
之所繫矣是以一天下者卒在西北而不在東南天人之
際豈不甚可畏哉一日之苟安數百年之大禍也恭惟我
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
唐之所未有也堂堂中國而蠢爾虜安坐而據之以二
帝三主之所都而為五十年犬羊之淵數國家之耻不得
雲臣子之憤不得伸天地之正氣不得而發泄也方南渡
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虜俱生卒能以奔敗之
餘而勝百戰之虜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
南方而天下之氣憤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
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讐一切不復關心自非逆亮送
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之為何事也況望其憤中國之腥羶
而相率北向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為遠
而靖康皇帝之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身
不顧志在滅虜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非
以陛下為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
勢而獨勝之隱恐以至於今又十有七年矣昔者秦越之

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為三綱既絕則人道遂為禽獸夷狄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寓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者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讐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當追陛下以有為決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河洛腥羶而天地之正氣抑鬱而不得泄豈以堂堂中國而五十年之間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繫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為甚可畏

韓文公

卷之十

十四

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聚諸侯往往困於陪臣而不自振當此之時雖如魯衛之邦苟能舉大義以正諸侯則天下可以一指麾而定也孔子惓惓斯世而卒莫能用吳越起於蠻夷之小邦而舉兵以臨齊晉如履無人之地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之所甚痛也天地之氣發泄於蠻夷之小邦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於諸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醜虜之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舉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備不虞也語以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苟安也其為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八

今日之指畫方畧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今日之擊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甲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逆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離散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聘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未嘗與虜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聘而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通而朝野之論常如虜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虜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黠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是固不知勢者之論也然使朝野常如虜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為速和以隋其志乎晉楚之戰於郢也樂書以為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為兵所以威下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機皆繫之

韓文公

卷之十

十五

韓文公

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恃
之不可廢故雖成康之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
師者此李沆之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虜和親也况
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情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
警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
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天義而慨然與虜絕也貶損乘輿却
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讐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
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
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
庸之夫不却而自退竊美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
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而致也臣請為

奏

卷之十

七

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為之畧論天下
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為之機伏惟陛下試幸聽之
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而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
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
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
四方次第平藩鎮拱手以趨約東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
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國
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難自管庫徵賦
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常宿重兵以自固
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衛也而共皆天
子之兵財皆天子之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

總攝法今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
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偉功
子夜憂勤於上以禮義廉耻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
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
之基從此而立然夷狄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
何儼然為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混然無別微澶淵一戰
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曆增幣之
事富弼以為朝廷之大耻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夷狄
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夷狄之所
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故必至此故
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

奏

卷之十

七

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
下之英俊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為不虞之備也慶
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夫而其大要則使群臣爭
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
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蝕削之雖
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
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為有合於因革之
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夷狄平視中國之耻
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
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
為強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措以為富也皆

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事矣西北兩邊至使大臣經畫而豪傑耻於爲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征北伐卒至聖意而天下之勢寔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爲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闕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六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爲夷狄侵侮之資尙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夷狄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爲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免變通之理而况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耶事籌辦太平於一隅以爲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讐而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爲強括郡縣之利以爲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早朝宴罷以興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蒞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闕耳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以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畧太宗皇帝已不能盡用臣不敢盡具之紙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况於復故

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幸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爲之畧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也錢塘又吳之一隅也當唐之衰而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以爲重及我宋受命倣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以疑其不可以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言司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宴安而錢塘爲樂國夫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衆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曰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攝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

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雍常雄於東南主
往倚以爲強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
來遂爲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
百年之間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瘠薄
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辰星之相望況至於建炎
紹興之際羣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于今雖南
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
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
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况
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
足爲進取之據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

登賢文苑

卷七

年二

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
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鄴百司庶府皆從
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畧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
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爲虜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
流驚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
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至於相時
弛張以就形勢者有非書之所能盡載也石晉失盧龍一
道以成開運之禍蓋而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
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淵
而丁未戊申之間其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
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

家之事於是一變矣又六十年而丙午丁未歲也靖康之
禍天獨啟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讐之志今
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爾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
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爲之機不可苟安以玩
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常欲求天下豪傑
之士而與之論今日之大計蓋嘗數至行都而人物如林
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志孤矣
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下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
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
之際昭昭然可察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
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痒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

登賢文苑

卷七

年二

父之讐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
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
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
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吐氣以論富強
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
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讐足以對天命篤於人愛足以結
民心而又仁明足以臨照群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
也今乃驅委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
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早陳於前豈惟
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干霄天威
罪當萬死

中興論

臣竊惟海內塗炭四十餘載夫赤子嗷無告不可以不拯國家憑陵之耻不可以不雪陵寢不可以不還輿地不可以不復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獨畏其疆耳韓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強易弱况今虜酋庸懦政令日弛捨戎狄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間日趨怠惰自古夷狄之疆未有四五十年而無變者稽之天時揆之人事當不遠矣不於此時早為之圖縱有他變何以乘之萬一虜人懲創更立令主不然豪傑並起業歸他姓則南北之意方始又况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謝生長於戎豈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為我自生髮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為南朝故地故文帝既得而復失之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賊為忠義狂於其習而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為敵而不自知其為逆過此以往而不能恢復則中原之民烏知我之為誰縱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諭之父祖質產於人子孫不能繼續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陳於官認為故產吾安得言質而復取之則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緩乎陛下以神武之資憂勤側席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於羣議矣然猶患人心之不同天時之未順賢者私憂而竊笑是何也不思所以反其道故也誠反其道則政化行政化行則人心同人心同則天時順天不遠人人不自反耳今宜清中

藝文類聚

卷之十一

三

藝文類聚

卷之十一

三

書之務以立大計重六卿之權以總大綱任賢使能以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風俗減進士以列選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薦舉之實多置臺諫以肅朝綱精擇監司以清郡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制以齊其習立綱目以節其費示先務以斥虛文嚴政條以核名實懲吏奸以明賞罰時簡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數調度總司之贏以佐軍旅之儲擇守令以滋戶口戶口繁則財自阜東將佐以立軍政軍政明而兵自強置大帥以總邊陲委之專而邊陲之利自興任文武以分邊郡付之久而邊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國家之勢來敢言以作天下之氣精間諜以得虜人之情據形勢以動中原之心不出數月紀綱自定此及兩稔內外自實人心自同天時自順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歸何者耳同聽而心同服有所不動一動而敵有聞何者形同趨而勢同利中典之功可躋足而須也夫攻守之道必有奇變形之而敵必從衝之而敵莫救禁之而敵不敢動乖之而敵不知所往故我常專而敵常分敵有窮而我常無窮也夫奇變之道雖本乎人謀而常因乎地形一縱一橫或長或短緩急之相形盈虛之相傾此人謀之所措而奇變之所寓也今東西彌亘綿數千里如長蛇之橫道地形適等無所參錯攻守之道無他奇變今朝廷鑒守江之弊大城兩淮慮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卒守乎故不若為術以乖其所之至誠進取之道必先東舉齊西

秦則大江以南長淮以北固吾腹中物齊秦誠天下之
臂也秦虜人以爲天設之險而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擣
虛形格勢禁之道竊嘗觀天下之大勢夫襄漢者敵人之
所緩今日之所當有事也控引京洛側睨淮蔡包括荆楚
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誠
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謀謨明審者鎮撫荆襄輯和軍民開
布大信不爭小利謹擇守宰省刑薄斂進城要險大建屯
田荆楚奇才劍客自昔稱雄徐行召募以實軍籍民俗馴
悍聽於農隙時講武藝襄陽既爲重鎮而均隨信陽及光
州一切用藝祖委任邊將之法給以州兵而更使自募與以
州賦而縱其自用使之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
情兵雖少而衆建其助官雖輕而重假其權列城相援比
隣相和養銳以俟觸機而發一旦狂虜玩故習常來犯江
淮則荆襄之帥率諸軍進討襲有唐鄧諸州見兵於潁蔡
之間示必截其後因命諸州轉城進築如三受降城法依
異軍故城爲蔡州使唐鄧相距各二百里並桐栢山以爲
固揚兵擣壘增陂深塹招集土豪千家一堡與雜耕之利
爲久駐之基敵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城相
應首尾如一精間諜明斥候諸軍進屯尤黃安隨襄遠之
間南爲諸州之援後依屯田之利朝廷徙都建鄴築行宮
於武昌大駕時一巡幸虜知吾意在京洛則京洛陳許汝
鄭之備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矣東西之勢分則齊秦之

間可乘矣四川之帥親率大軍以持鳳翔之虜別命
出所山以截隴右偏將由子午以窺長安金房開達之
入武關以鎮三輔則秦地可謀矣命山東之歸正者往
豪傑陰爲內應舟師由海道以搗其脊彼方支吾奔走而
大軍兩道並進以搗其背則齊地可謀矣吾雖示形於唐
鄧上蔡而不再謀進坐爲東西形援勢如援臂彼將愈疑
吾之有意京洛特重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專而吾
必得志於齊秦矣撫定齊秦則京洛將安往哉此所謂批
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也就使吾未爲東西之舉彼必不
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亦可謂垂其所之也又使其合
以壓唐蔡則淮西之師起而禁其東金房開達之師起而
禁其西變化形敵多方牽制而權始在我矣然荆襄之師
必得純意於國家而無貪功生事之心者而後付之平居
無事則微開布誠信以攻敵心一旦進取則欲見便擇利
而止以禁敵勢東西之師有功則欲制敵諸將持重不進
以分敵形此非陸抗羊祜之徒孰能爲之夫伐國大事也
昔人以爲譬援小兒之齒必以漸搖撼之一拔得齒必且
損兒今欲竭東南之力成大舉之勢臣恐進取未必得志
得地未必能守邂逅不如意則吾之根本撼矣此豈謀國
萬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間必有奇變臣謹入也何足以
明天下之大計姑疏愚慮之崖略曰中興論陛下財幸
光武以下五論俱祖述老泉權書其中識見多發前

自古中興之盛無出於光武矣奮寡而擊衆舉弱而覆強
起身徒步之中甫十餘年大業以濟算計見效先乎周宣
此雖天命抑亦人謀乎何則有一定之略然後有一定之
功略者不可以倉卒制而功者不可以僥倖成也畧以倉
卒制其略不可久功以僥倖成其功不可繼犯此二患雖
違奇奮聞所當者破而旋得旋失將以濟中興難矣人有
常言先武料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御諸將其中興也
固宜吾則曰此特先武中興之一術也使其中興止在於
此則是其功有時而窮也西都之末莽盜神器群雄並起
相與圖之先武因思漢之民舉大義之師發迹昆陽遂破
尋邑百戰以有天下彼其取亂誅暴或先或後未嘗無一
定之略也何以明之先武自昆陽之勝持節河北鎮慰郡
縣破王郎擊銅馬收復故地凡所以經營河北而取河內
爲之根本也河北平河內服自常情觀之當此之時更始
闇弱可以西取關輔疾據其地俯首東瞰以制天下先武
乃身徇燕趙止命鄧禹乘蒙西征其意豈以冀趙爲可爭
而關輔爲可後哉吾嘗籌之關輔雖形勝之地而隴蜀在
隴西公孫述據巴蜀赤眉羣盜蠡起山東冀述猶虎狼之
據穴也有物以阻其穴則彼不敢騁不然將何所憚赤眉
猶長蛇之螫草也以物而肆其螫則其毒無餘不然將何
所不至先武之未取關輔所以阻冀述之穴而肆赤眉之
螫也故且身徇冀趙使之速定則自河以北民心已一而

吾之根本固矣及赤眉破長安志滿氣溢兵鋒已挫而鄧
禹得乘機以并關中馮異繼之遂破赤眉而長安平洛陽
固而景畀且定齊矣當此之時天下略平冀述雖有覬覦
之心而不得復騁先武定都洛陽命諸將下隴蜀而天下
遂一矣此其有一定之畧而後成一定之功向使冀趙未
平而先武西取關輔則遂與冀述爲敵而赤眉無所騁其
鋒矣與冀述爲敵則欲徇燕趙而彼乘其虛赤眉無所騁
其鋒則已服郡縣而或罹其毒是冀趙未可以卒平關輔
未可以卒守河北河內未可以卒保而天下紛紛將何時
而一也雖料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御諸將顧亦何用
哉吾以是知中興之君略之不定而僥倖於或成則我欲
東而盜據其西我欲前而敵隨其後智謀勇闢無一可者
今夫道路之人僥倖而得千金得之於此則必失之於彼
何者千金不可以常僥倖也千金之子則不然致之有術
取之有方成之有次第不終年而其富百倍此先武所以
爲中興也唐肅宗起兵靈武不能先圖范陽而急取關中
卒使盜據其穴不能盡取河北裂爲藩鎮終唐之世爲大
患者皆藩鎮也此無他不能立一定之畧則不能成一定
之功中興之不終宜哉吾以是知先武之果不可及也且
吾又聞自古服群叛驅英豪者無如漢高帝而先武之行
事有高帝之所未能爲者二焉先武降銅馬封其渠帥降
若未安將有他變此何異於沙上之計乎先武勒仲

單騎扶行示以赤心而降者悉服不必封雍齒而後諸將安也馮異鎮關中人或言其威權太重恐有異志此何異於蕭何之事乎光武不信言者而以其章示異異惶恐稱謝復賜詔慰諭信任愈篤不必繫諸獄而後明其無他也且使後世人君用此術以成功者多矣吾始讀高帝之書至此未嘗不切疑其計之過而末有所處及得光武二術則欣然而笑曰天下之事未嘗無奇術而人不能發之光武發高帝之所未能為而中興之功遠過古人者雖天命抑人謀也

韓信

英雄之士常以多算勝少算而未嘗幸人之無算也敵人無算凡天下之有算者類能勝之豈惟英雄哉故夫以英雄之才而臨無算之敵俛首而取之曾不足以關其思慮而奇謀至計無所自發此非英雄之所幸為也至若敵人去已不遠籌算時出其勢足以迫我吾居其間隨機而應之窘之而愈知贊之而愈新愈出愈奇而沛然常若有餘天下始知英雄之為不可當矣且夫天下必有好強不可制之敵而後天使英雄之士出佐其君以制天下之變以息天下之爭使敵無算則進少有算則遂退而不敢前則是勝負之數未可判而天下之患未可息也是何足以辱英雄之名哉天之所生必不如是也六項氏之患出左以來所未有也故韓信出佐高祖而制之彼其所以謀

項氏者可謂盡矣不以其兵與之角而先下謀以孤其勢故一舉而定三秦再舉而虜魏豹三舉而擒夏說麴引兵遂下井陘李左車說趙將陳餘曰韓信乘勝逐鬪其鋒不可當趙地阻險頗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信必成擒矣餘不飲用信廼一舉而破趙世之議者皆曰使左車之策遂行則信必不敢下井陘下則必為所擒矣嗟夫此何待信之薄哉信而非英雄則可若英雄也則計必不出此矣且趙不破則燕不服燕不服則齊未可平齊未可平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信之用兵古今一人而已今屈於左車之計而不能失劉項之雌雄斯亦何取於信哉故吾謂左車之策從則信亦下井陘趙亦破餘亦擒左車亦就縛諸籌之夫善用兵者未內人於死地今餘與當其前左車之兵絕其後進退不可可謂死地矣內人於死地而求人之不出奇謀智慮國妒是乎且信之精兵已請榮陽而所存者皆非素拊循之兵也特是兵而與人戰猶將有置之死地以死死關而況敵內吾於死地吾何憚而不敢入哉吾以是知信之必下也餘嘗言信兵雖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則知餘兵雖號三十萬其實不過十萬也今分三萬以與左車則餘所統者不過六七萬耳吾既下井陘因留數千人扼險以為後拒以防左車之奇兵廼引兵歷趙壘而陣彼必不肯戰廼命挑關彼又不肯戰廼使解之彼必又不肯

戰何者左車亦嘗教之也邊之二三日密遣數千人間從
伏險戒之曰望趙軍出而逐我即起據其壁要其利分
既定乃使人巡軍大呼曰賊兵敗後不如急歸乃引兵而
入彼必謂吾計已窮士氣已沮而又知左軍奇兵實已斷
後欲使吾腹背受敵始可全勝此雖智者亦必舉軍環我
而况餘貪得忘失之心其然其未已乎彼既舉兵逐我勢
將相迫迫數戰及兵而死地人人死關而吾之伏
兵又起據其壁要其背彼腹背受敵及不知所以為禦
者矣餘圍可以一舉而擒也餘既擒則左車三萬之兵可
以傳呼而潰矣孰謂左車之計果能沮信之兵乎且夫斷
後之兵古之智將固嘗以是而勝也然其勝常出於敵人
之不意今左車之計未行而信已見知之此雖有天下之
至計猶得預為之備而免左車之計乎且善謀者鬼神不
能窺使敵人得窺之則不得為善謀矣推此言之左車之
計可知矣雖然計也雖天下之至計亦一時之良策
也惟信而後可以當之他人則愕然不敢進矣計左車之
為人亦足以為軍中之謀主信欲就之以決疑所以虛心
委已而問之豈真以為獨者之計足以擒我哉司馬遷班
固不達兵機以為信然迺記於傳曰廣武君策不用信使
人間視知之乃敢引兵遂下從遷固之言則信特幸人之
無算者爾彼豈知廣武君之策用而信亦敢下兵哉此殆
可與曉機者道也昔者曹操伐張繡而劉表斷其後操隨

機應之卒敗繡表夫繡不下於餘表不下於左車而操之
用其特信之流亞也以信之流亞猶能敗繡表信獨不能
破餘左車乎從是觀之則吾之說有不妄者矣

薛公

所貴乎謀夫策士者為其能審料敵情以釋人君人憂也
夫人各有心對面相語莫能相測敵人遠在數千里而欲
察其情揣其計之所出此非智者不能為也方敵人勃然
而怒人君四顧惶惑茫無所知措有一人焉奮身而出
言之故為定計使中敵入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言
之者使人君得先為之規畫處置而嚮者之憂一旦釋然
此謀夫策士斯以為可貴也然而人君賞之天下推之後
世又從而信伏之畏其審料之明而不敢議其言之當否
故言雖或過而亦無復有辨之者矣昔者黥布之背漢也
高帝深憂之薛公為三策以料布而謂布必出於下策已
而果然此其智蓋出人數等矣然以吾觀之薛公謂布出
下策則漢無事信矣至言出上策則山東非漢有出中策
則勝負未可知其言不亦過乎吾之意則曰布出下策則
不足敗出中策亦敗出上策亦敗何以言之古之所謂英
雄者非以其耀智勇據形勢如斯而已也此二者特英雄
之末事而仗大義以從天人之望者乃英雄之所由起也
苟天命人心已有所歸而吾乃攘袂而起於干戈紛擾之
後用下背上舉逆犯順其名曰盜雖欲耀智勇據形勢而

倡英雄之資其能濟乎故凡薛公之上中二策皆英雄之資也英雄用之則可有布用之則所以速其亡耳請遂籌之上策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與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夫吳在布後楚在布左以力取之則誠易也復竭力以并齊魯則其力疲矣而民心附漢未必為其用也力取者猶然而欲傳檄燕趙能保其必降乎縱使其迫於勢而降而民心抑又可知矣漢高祖一信臣若周勃之徒持節往慰諭之則燕趙必復為漢用因命勃率趙燕之兵以收齊魯而帝親率關隴韓魏之兵以與布角布力已疲一舉必敗布敗則吳楚可不戰而後也吾以是籌之布出上策亦敗也中策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韓魏魏救倉之粟塞成皋之口夫韓魏天下之中也關隴在其西齊魯在其東燕趙在其北得韓魏而未得齊魯燕趙雖欲擁救倉塞成皋顧亦何用哉漢高祖遣一二能將若曹滕之徒率燕趙齊魯之兵合擊其背彼必反兵自救帝因以關隴蜀漢之兵而夾擊之則布必走布走而韓魏平矣帝於是乘勝引兵急與布角則布亦何足敗哉吾以是籌之布出中策亦敗也薛公者明於料敵而不明於上下之分逆順之理故以英雄之資設為布之三策而不自知其言之過也或曰司馬懿之料公孫淵石勒之料劉曜于謹之料蕭繹果如何哉曰懿以襄城預走為淵之上計謹以席捲渡江為繹之上計皆所以明其甚不足畏也不足畏之敵彼料之既得矣雖勿

諸葛孔明上

論可也至勒之策曜則有足言者矣曜圍洛陽勒將往救因料之曰曜盛兵成皋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夫率兵以攻人頓於堅城之下數月不能拔士氣已沮一旦強援奄至不能扼險以拒之則腹背受敵不敗何待成皋關天下之大險也使曜能留萬人以圍洛陽而身率勁兵以扼成皋則勒必不敢進進則乘高而擊之勝之必矣勒既不獲進則洛陽失援曜因得優游而坐取之此所以為上計也若其沮洛水則勒亦未能進然而勒可設為疑兵而潛兵以渡曜能應之則勝不能則敗此所以為中計也故吾嘗謂曜出上計則洛陽非勒有出中計則勝負未可知施之布則薛公之言過矣

負之數未可判孰若以正而攻智以義而擊勇此孔明之志也而何敢以求近效哉故仲達以姦孔明以忠仲達以私孔明以公仲達以殺孔明以仁仲達以詐孔明以信兵未至而仲達之氣且沮矣八陣列於前四頭八尾觸處為首進無速奔退無遽走突兵不能觸其膺奇不能縶其背伏兵不能衝其脇追兵不能襲其後謀間無所窺詐謀無所用當之則破觸之則靡鋒未交而仲達之能已乖矣夫仲達出奇制勝變化如神天下莫不憚之雖孫權亦以為可憚而仲達亦自負其能也孔明以步卒十餘萬西行千里行行然求與之戰而仲達以勁騎三十萬僅能自守來不敢敵去不敢追賈詡等嘗逼之戰夫兵交即敗不敢

李靖文苑

卷之十

李靖

慰居民彰明漢德然後舉兵而臨關東勢如破竹所攻下關東平則論以信義燕趙可指麾而定矣至五六年而魏明即世齊王踐位上下相疑蕭牆釁起引兵合進可以一舉而覆其巢穴俘其君臣分定州縣安集流亡魏既舉則吳人膽破矣况權之末年猜疑益甚果於殺戮雖陸遜不能自明至十年而遜沒其後步騭朱然全琮之徒復相繼云止權之勇決之氣亦已就衰適庶分爭內不能制於是使蜀漢之師順流而下荆襄之師乘勢而進一軍出夏口一軍出皖城一軍出廣陵吳之群臣無亮敵也攻城略地孰能禦之盡一年之力而吳可舉江東既平天下既一偃武修文彰善瘴惡崇教化移風俗數年之間天下略治

李靖文苑

卷之十

李靖

然後典興禮修正樂斯民復見太平之盛矣且孔明之治蜀王者之治也治者實也禮樂者文也焉有為其實而不能為其文者乎人能捐千金之璧而不能辭遜者天下未之有吾固知其必能與禮樂也不幸而天不相蜀孔明早喪天下猶未能一而况禮樂乎使後世妄儒得各肆所見以議孔明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李靖

兵有正有奇善審敵者然後識正奇之用敵堅則用正敵脆則用奇正以挫之奇以掩之均勝之道也夫計里而行尅日而戰正也非吾之所謂正依險而伏乘間而起奇也非吾之所謂奇奇正之說存乎兵制而已矣正兵節制之

兵也奇兵簡捷之兵也節制之兵其法繁其行密閭閻鉤連曲折相對進無遠奔退無遽走前者闢後者治力後者進前者更休一以當十十以當百詐者不能襲勇者不能突當之則破觸之則摧此所謂正兵而以挂堅敵也簡捷之兵其法畧其行疎號令簡一表裏洞貫進如飈風退如疾雷地險峻則魚貫而前道迂曲則厲行而進以一擊百以百擊萬間者不及知能者不及拒望之則恐遇之則潰此所謂奇兵而以掩脆敵也然而奇兵以簡捷寓節制非廢節制也正兵以節制存簡捷非棄簡捷也唯善治戎者為能制之唯天下奇才為能用之昔者李靖蓋天下之奇才也平突厥以奇兵而太宗問何以討高麗則欲用正兵

此其意曉然可見矣顏利之敵脆敵也奇兵以臨之使之不及拒蘇文之敵堅敵也正兵以臨之則彼無所用其能矣故吾嘗謂諸葛孔明所用之兵無非正靖所用之兵無非奇其亦以時之所遇有難易而敵之所當有堅脆歟諸遂言之東鄰之末英雄之都會也大者爭雄小者固守孔明於是正兵臨之南收孟獲七縱七擒西攻祁山三郡響應一戰而最王雙再出而走郭淮兵退水門張郃追之交鋒而懿師次渭南司馬懿拒之卒不敢決戰其陣堂堂其旗正正此非正兵不能然也隋室之季太宗獨雄之時也大者僅能自守小者至不能有立靖於是奇兵臨之要險設伏而梟冉肇乘水傳焉而破蕭銑輕兵至丹陽而

公祐擒勁騎襲定襄而顏利走出其不意掩其無備此非奇兵不能為也然靖亦嘗一用正兵矣提師西征決策深入大戰數十卒破吐谷渾此豈非正兵歟將以是平高麗而不幸疾亟矣故吾嘗謂自漢以來識奇正之用者孔明與靖而已然非深曉機密孰肯以吾言為信哉嗟夫奇兵之效捷正兵之效迂孔明非不欲用奇也而時之難敵之堅勢有所不可者彼郭淮司馬懿之徒未嘗無詐謀也使吾以奇兵乘之彼亦將設詐以覆我矣故孔明特挫之以正兵欲收功於數年之後而不幸早喪論者見其功之不成遂以為不用奇之罪是所謂不能盡人之詞而欲斷其直也悲夫

唐仲友

金華後學戚雄選

顏曾論

聖人之傳道必以心心學之不明似是而非之說有以惑之也昔者孔門之高第得夫子之心傳者惟顏子與曾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顏子之悟道如此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曾子之悟道如此觀其默會自得於言意之表似非積習之所能致深求其端未有不始於至誠力學者後世之士求其說而不得反流而入於釋以爲道者當超詣頓解徑進於聖人之域相與用心於不可測度之地而學問修爲之功幾於盡廢沒世窮年茫然如捕風捉影卒無分毫之得乃曰吾之學心學也內以欺於已外以欺於人是豈真如顏曾者哉道如都邑學如行人道之不可不學猶適都邑之不可不行也自誠而明知津者也自明而誠問塗者也知津則一矣它岐不能惑也問塗者所以求乎一也吾觀夫子其知津而至者乎吾觀顏曾其問塗而知者乎夫子大聖人也生知之性世無及焉嘗自言其進道之序必自十有五至于七十自志于學至於從心不以知道而廢其學也顏曾之在弟子中其學最爲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顏子之學也吾曰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曾子之學也

華賢文軌

卷之三

十

華賢文軌

卷之三

十

書少游書王蠋事後

二子之悟道豈非問塗而進於知者乎後之學者不爲顏子之服膺而求顏子之不違不爲曾子之三省而求曾子之一唯皆躐等而學不行而求至者也其去道豈不遠哉雖然吾觀孔門若由之果賜之達求之藝宰子之言語游夏之文學雖卓然有得於聖人而皆不造於心傳之秘夫子亦嘗一告子貢而未之達也顏曾退然處於其間若無能爲而獨傳夫子之妙何哉人之本心虛一而靜及觀內融道將安往惟望於物則失其所謂虛惟誘於知則失其所謂靜本心一喪道非我有矣顏之屢空則物不能窒矣曾之睿則知不能誘矣既虛而靜謂之清明一貫之理已存乎中此二子之所以悟道而弟子之所以不及與然則欲求顏曾之悟當自好學始欲求顏曾之學當自寡欲始少游書王蠋事後論甚偉義甚高然未爲知太史公之意者也天下之事其成有所歸其未有所歸所歸易見所因難知推見至隱春秋之法也復齊之功久孰不曰田單太史公以爲是獨功之所歸乃若所因則單之勝以有王王之法章之立而反諸蠋之死也故論單之善兵而反諸蠋之立言法章之立而反諸蠋之死單於是乎不得獨有其功而蠋之死不獨大義之明其功亦莫之先此太史公之意也蠋之事固自附於伯夷者史記數千載而傳以伯夷爲首其益於名教多矣不待以蠋附之而後明附蠋於伯夷人

其義而不知單之功實因於蠲傳單而終之以蠲則義功兼明庶幾為臣者知夫伏節死義不特為區區之忠也是故齊不可無單也尤不可無蠲也單可能也蠲不可能也單以即墨之微敗燕師而禽其將七十餘城一旦盡復齊可無單哉然即墨之守救死之計爾攻救死之兵不可以迫迫則人自為戰故燕并兵於莒而緩即墨及淖齒戕潛王則莒不為齊矣葵不為齊而東攻即墨又不急而坐待其服此樂毅之深謀也毅之力非不足以取兩城其意以為齊無君夫吾固以全制其弊而無事於多殺使王蠲不死法章不立即墨之遺黎無所繫其心單雖智其能獨守此乎蠲死而王立王立而即墨之守固毅之謀沮而單

李贄本義

卷之三

年

之計得施則復齊者蠲乎單乎太史公之書善乎其推本之也太史公書蠲事累數十百言不失一辭正使為蠲傳能加一字乎傳不傳於蠲無加損據事跡實錄附之傳則知蠲深矣太史公傳韓非於老子之後而書蠲於之末則知刑名之學老子實為之復齊之功蠲實唱之皆推見至隱之意歟

井田綱領上

此章王經世之學自井田廢後漸有如此說之明且盡者

井田之制周禮雖存其經雖遠都鄙為法殊塗諸侯之大小不同而內外輕重之法與王畿相似漢儒不加剖析周公之制遂以不彰今別而言之井田之制不夫千畿方千里而各五百里百里為郊二百里為甸二百里

稍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六鄉地居四同在郊六遂如鄉在甸郊之餘地以為場圃宅田賈田士田官田牛田賈田牧田甸之餘地以為公邑稍縣都以為采地鄉遂王所自治公邑之外是為都鄙先王制法重內輕外歸之大同不厚小異大司徒今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族五族為師五師為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然則鄉之授地均以百畝其出兵均以一人其無公田不用丘乘取兵之法明矣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

李贄本義

卷之三

甲

上下出欵法是六鄉之田用夏貢法孟子謂什一使自賦也遂人治野五家為隣五隣為里四里為鄒五鄒為鄙鄙為縣五縣為遂居民出賦大槩同於六鄉所小異者授地有田菜之差而任民均於下劑則家二人而已六鄉地狹人衆故因其地而等其人六遂地廣人稀故輕其役而均其地使地皆足以養人人皆足以給使則不同之同也鄉遂乘法成於族鄒兵車一乘馬四疋甲士三人卒七十人革車一乘牛十二頭卒二十五人鄉遂各七萬五千人攻守自副為兵車革車合三千乘故采邑言方叔率止其車三千此鄉遂之兵制也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

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
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
四縣為都夫九夫為井則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
養公田中田有廬八家各二畝半餘八十畝共治之則私
田百而公田十孟子所謂九一而助其實皆什一也四丘
為甸六十四井而乘馬之法所謂甸有戎馬四疋兵車一
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者也一甸
之賦百人攻守車各一乘司馬法不備言者欲明兵車之
制故止以牛見守車也司馬法又言通十為成成百井三
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若與丘乘驢駘者地兼
溝洫屋蕪三夫車舉守車而以士十人互見攻車也一甸

倍丘乘而牛人掌共兵車之牛校人軍事物馬而頒之實
人戎馬有物賈受於有司者書焉車僕凡師充革車司戈
盾授兵從司馬之法而頒之司常大閱贊司馬頒旗物則
知鄉遂之馬牛車甲兵器旗物皆頒於公非若丘乘之具
於民此先王所以為至公至均者也故夏曰貢商曰助周
曰徹者通貢助而用之夏啓戰甘之野乃召六卿則卿治
鄉軍自禹法如此非周公創意鄉遂用貢其六軍都鄙用
助通王畿出賦萬乘周禮井田之大經不其昭昭乎魯誓
曰魯人三郊三遂所謂成國半天子之軍而宣公稅畝成
公作丘甲則曾郊遂之外用助與丘乘與周同孟子告滕
文公請野九一國中什一亦欲復周家之徹耳言井田者
通乎鄉遂都鄙貢助軍賦之異制則舉而措之天下無難
矣

井田綱領下 條目繁然一覽可識其大端尋
常記誦之學可擬其萬一耶

理民之道地著為本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六尺為步
步百為畝畝百為夫九夫為井井方一里積而計之法備
一同同方百里為提封萬井山川沈丘城邑居園田街
路三分去一以定墾田辨其五物九等十二土壤之名物
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瘠多少為差是謂度地
六鄉自五家為比積至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六遂自鄰至
遂如鄉之數都鄙自八家之井積至千有二十四井為都
鄙皆五畝之宅其半在邑曰室其半在田曰廬析國其

隕順四時以出入是謂居民鄉以上地中地下地辨可
之民遂以田里安氓授地有田業多寡之等都鄙制以室
數而授地如遂載師任土之法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
賈田牧田皆在農夫授田之外農之餘夫亦以口授田如
此士工商家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
田是謂授田遂人治野夫間有遂積至萬夫有川凡五匠
人為溝洫田首之遂積至同間之澮凡四又有稻人掌稼
下地豬防遂列澮之制尤詳是謂溝洫鄉遂用貢稅夫無
公田取以司稼之斂法都鄙用助制公田不稅夫於所食
四之一征其十二諸侯之地公食半侯伯三之一子男四
之一載師自二十而一至二十而五大抵在授田之外是

藝文類聚

卷之七

七

謂稅斂六鄉家以一夫為兵四閭為族卒乘具焉六遂亦
如之都鄙用丘乘之法六十四井而卒乘具千里通率萬
乘六軍近取於鄉而遂貳焉諸侯做王國之制大國三軍
取具郊遂而通率千乘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咸做焉是謂
兵賦鄉以地制征家可任者三等遂以下劑制阡則均之
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
竭作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
與服戎豐年均用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凶禮則無力
政是謂力役丘乘之馬牛車甲備於民鄉遂之馬牛車甲
出於官牛田牧田皆在遠郊鄉遂為戎馬六千而牛三之
國馬足以供軍公馬足以稱賦故惟鄉遂為有牧田是謂

畜牧五畝之宅植墻下以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蒹殖於疆
場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治絲枲臣妾聚斂疏材五十可
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以介眉壽以食農夫魚鱉不勝食
材木不勝用養生送死給足焉是謂蕃殖王親耕后親蠶
以勸農桑自甸師至宗伯徇農者九而王繼以大徇耨穫
亦如之教稼穡掌土化由司徒下迄草人設官非一種穀
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植木用妨五穀力耕數耘
收穫如寇盜之至其巡狩諸侯則以地之荒闢行慶責焉
是謂訓農為之郊望方社雲雩蒸嘗以逆祥除災下至貓
虎防庸使之必報一遇水旱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年不順
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同民樂

藝文類聚

卷之七

七

肇爰社稷涖下來歲終則有始以似以續是謂祈報民力
有餘更予之田餘夫謂之疆予田不耕者使出三夫之粟
謂之屋粟里布夫布夫家之征以懲無業無牲無盛無擲
不帛不衰以耻不勉是謂賞罰歲不常豐故有遺人掌委
積以待施惠旅師聚鋤粟屋粟間粟而用力不常足故
有興鋤利阡轉移執事新阡之至使無征役春省耕而補
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是謂補助中春教振旅以蒐中夏
教茆舍以苗中秋教治兵以獮中冬教大閱以狩皆於農
隙因人之欲竭作以習武事教之坐作進退趨走擊刺之
節流示之禽以觀其不犯命私縱獻猗以明其分守頒獲
各諸長以達其弟順其在諸侯連率比年簡車卒正三年

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是謂治兵比以相保間以相
族黨以相葬相救州鄉以相調相賓鄉田同井出入相友
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道路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是謂
厚俗里有序而鄉有庠入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使民以
暇日修其德行道藝自閭以上月書時考歲終進退司諫
司救巡問觀察以強其進而救其過又使諸侯立學以教
訓其民是謂育材三年大比別異其賢能實以鄉飲獻書
于王遂亦興昨如鄉之制諸侯歲貢其秀異王以射擇其
能不出長入治於是手取之是謂興賢凡先王所以富庶
斯民而加之教至於王德流洽禮樂明備皆由井田出故
總其大要如此

藝文類聚

卷之十

九

筆說

筆以文為戲非大
手筆不能至此

靜女之詩曰貽我彤管彤管有煒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
則削禮曰史載筆博物志乃謂蒙恬造筆非始造也其制
作至恬而始精爾至漢以降乃有寶跗玉匣翠羽黃金隋
珠和璧文犀象齒麟角之飾珍矣於適用則未也善乎王
右軍論之曰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為筆管麗飾則有之然
筆須輕便重則蹟矣又曰有人以綠沉漆竹管及鍍管見
遺錄之多年斯亦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而後為寶也此
深知筆之利病者也漢制天子筆皆以秋兔之毫蓋造筆
當以兔毫為正譬如硯必用石鑑必用銅傳子乃言
之柱秋兔之翰歐陽通用狸毛為筆寢以免毫其亦精

則有鼠鬚狸毛皆人搜奇而用之甚至於髮人鬚而征其
直者真好異之過也晉王隱筆銘云豈其作筆必兔之毫
調利難禿亦有鹿毛此思其上者不可得故思其次者較
諸嶺南用雞羽之屬差勝爾惟羊毫勁健宜於大字用以
撥兔毫作方寸以上書清勁可愛下此則少圓熟矣毛穎
之族中山為望漢時諸郡獻兔毫出鴻都惟趙國毫中用
時人皆言兔毫無優劣管手有巧拙此論固當矣然自江
以南兔毫皆不可用大抵兔生於平原者沙平草軟則毫
長而勁生山林者出入荆棘間則銳而短故不入用無
他故也唐給集賢諸學士歲千五百皮亦止以四郡所貢
者良由此爾古人以筆為鋤耒欲善其事必利其器則筆

藝文類聚

卷之十

十

固不可不擇然古人善書者又以南擇紙筆為工虞世南
以是辨歐褚優劣至如張伯英墨池智永師筆塚所用之
多若此必不暇精擇也然鑒筆亦甚難事柳公權求筆於
諸葛氏卒還其先與者而取常筆况他人乎噫筆之用至
廣大矣用之以斡旋洪鈞陶冶萬類是為化筆用之以結
張閣休鼓舞群動是為掾筆用之以銘範衆言恢弘至道
是為文筆誅姦諛發潛德時則有史筆蕭朝列糾官邪
則有白筆譏疑罪斷詳刑時則有丹筆援筆以馬龜圖則
有烏筆叙馬抽毫以命才子則文賦作焉分金銀斑竹之
以紀述名士則功德文章著焉記久明遠開物成務者
皆之嗒嗒傳千里之恣恣拾我其誰若古大賢以筆端

寸需爲霖雨其次者亦粉澤王化丹青王猷使當時號大手筆又其次作文之士下筆不能自休稠人廣坐援而書牘曾不停綴專意述作者至於門牆藩援悉置紙筆文字一傳使作者心服欲焚棄筆硯嗜書者禿千兔之翰以字畫名其家古人用筆端不苟然也故以符應之著形於夢寐則有點類兆孫氏之祥如椽應大冊之異五色爲藻思之符出爲靈響尚能興懷陵生商古今而論得失也惜乎世說道喪文武異途始有投筆而求封侯恃長鎗大劍而以毛錐子爲安用者是可歎已况乎爲上者既不中書流而爲刀筆吏惡俗且恃以爲富訟之資至號珥筆之民則吾所不取也已大丞相以管城子賜僚屬明窓淨几拂歛

琴賢大軌

卷七

十一

石研松煤寄與手楷先生之門於是乎書

夏明誠

八詠樓賦序

其說已見目錄

余卿自古號佳山水而雙溪爲之冠溪上有樓突然以沈隱侯八詠得名學士大夫陷詩滿壁獨未聞有賦之者去冬友人永嘉葉正則發焉欲和之而未果也方崇之今春自嚴瀨來辱在同舍一見如故相識握手登樓語及正則之賦薄暮罷歸夜半有扣門者余曰必有異亟取火來發緘而視後賦也寥寥數百語正聲迭奏雅什更和讀之如凭手樓之闌而不知吾身之在陋室也昔左太冲之賦三都也移家於京師訪事於張載積思十年而成文又得皇

甫謚劉逵衛瓘之徒從而序釋之遂貴洛陽之帑陸機負一時重名懷欲賦而筆竟輟余獨何人敢自比於大陸邪然崇之賦於半夜之頃不遲以十年之久也貫通胷中洒落帑上而又奚問事於它人也余賤且拙非能張人者而讀是賦者口自膾炙非假謚輩爲之序解也雖然登是樓者知人之擇乎山川而不知山川之擇人知烟雲風景出沒乎山川者之可觀而不知石上之八章自高識遠見者觀之殆類乎簾櫳者之眯目也故願與君言之齊梁之間正道埋沒隱侯居是時卉春稼秋往往得志贍文辭乏器識工於四聲八病之別而三綱九法之大者置而不問懷中之詔至今羞之彼其視國如傳舍視君如奕碁而已之

琴賢大軌

卷七

十一

春春乎台司也則認爲我有而不能頃刻忘焉乎是何不少槩乎吾心者耶出守是邦鬱鬱不樂哦爲八咏以自陶寫解佩被褐之號不誣也顧以是名樓辱矣夫井辱秣陵泉食交廣東陽之山川樓閣而有是羞英雄慷慨之士將必有洗濯而剔尖之者二君子之作無乃有意於斯乎然余又有所甚畏者攻人不難攻已者匪易等臯夔傳稷契人有是志也而彼哉彼哉卒陷乎是見善明而用心剛行矣著而習矣察是以涵養其心於平昔如渴必飲而饑必食故其得時得位而立乎人之本朝會乎膠擾之境而施之盤錯之衝則如干將鏌鋌之擊割愈試而愈利是亦二君子之所素講明者余是邦氓也放懷而登盡興而旋風

清月白樂乎山川之不暇而奚暇乎其它

何恪

訥齋記題外生意

多言近躁訥近嚙嘿槩諸中道均過也通於道者其言如
餓飽之於飲食不可欠余也何給訥之過哉必不得已而
過寧訥無給蓋訥之去重厚為不遠於吾道未甚病也以
其近仁義而敏於行焉爾雖然喋喋捷給如嗇夫利口反
覆如息夫躬輩則給固不如訥使託於訥者如孔光之不
言溫樹周仁之不泄祕戲訥亦何足多哉不則言事曾不
能出口而所立甚偉若周絳侯口吃於劇譚默而好深沉
之思若楊子雲者為幾矣然揆之無擇於語默而語默當

藝文類

卷之十

七

物者又不知相去幾也番易胡侯猶能接於官者良可觀
第病於莫能容忍人有不可其意輒面數之以是為人忌
宦游不偶其外舅程公榜其所居曰訥齋正以疋其病也
余謂古人能立身於無過之地者類知其所不及者勉過
者矯今人則一切諱之所以滋不古人如也今侯頃挫亦
久矣更事且熟夫不患不訥訥且富貴矣余思侯之既富
貴當可言而猶守之以訥則非侯外舅名齋之意也大抵
矯過者敝極於反往往知強矯於彼而不悟顧過於此者
柝子厚賦佩章蓋知矯大剛急耳豈自料其過乃終在於
脂韋哉則公之矯於言者似難膠於訥矣余因為通訥之
說以遺之使歸而鏡諸石以記焉實乾道丙戌四月十二

日侯名鼎字元質程公諱瑞字伯禹余何恪茂恭父也
時少章

嚴州二先生祠堂記代太平王會龍作

淳熙年廣漢張先生為桐廬郡太守而東萊呂先生為郡
文學兩先生皆大儒曠世或有之一時聚此邦為賓主其
流風餘韻藹然被於溪山之間雖時移勢改薄物細故侵
蝕已浹而士食其澤自相枝梧者殆數十年此其豐恩遠
德所宜共尸而祝之者也而祠宇不建神靈散逸無以尊
邦人之視聽後四紀有奇而會龍為尹于茲乃即郡學之
西墜間屋四楹為龕以奉之既成躬率僚吏釋菜成禮士
之縱觀者莫不徘徊咎歎內顧自飭若兩先生之尚存在

藝文類

卷之十

十四

其左右洋洋如也會龍窮惟三代而降上之誤教造士有
登用選擢之利士始以利心應之而理義之實所以陰佐
人心藩引國步者在於私講之師蓋自孔子孟子之時已
然國朝道學鼎盛名師輩出至于江左則兩先生暨新安
朱先生皆以精志全識開闢大學以迪羣心一時論議盈
邑滿都士之有志於道者咸集其門其希進望用之士迺
始入學於是學校為名利之途而諸先生之門為義理之
藪析為二岐夫名利不足以持世則世所攸立舍先生之
門將奚賴哉世故推移前賢閎響而學校固存上之設教
造士豈以為利也而利則在焉勢之所必趨誰得而回之
滔滔汨汨相緣而不已而一世所賴盡委於私講之師是

將置進士之法於度外而登進選擇碩為弇以溺天下也
今天下之士舉祗若惟朝夕所磨切者大抵不過課試之
文夫課試之文豈其毀禮背義而為之蓋亦出於理義之
道顧不當以得失衡慮而遷就其說耳誠於得失之外因
課試之文以講與折微則兩先生之教尚有可得而考者
何至安於不可回之勢而自尼至此嚴雖隘陋其尺寸之
地尚亦有之而揭虔妥靈必取於學校區區之意誠不欲
使學校之說苟以專利而士之好修者必將求於學校之
外也嚴主瘠而民勞善心易生自今以往凡食於學校者
思兩先生而不可見俯而誦其書仰而覲其像知名利之
不足專用舍榮辱盛衰不疑則禮義庶乎其全矣於以永
先生之教導天子之學使世所攸立不徒在於私講之師
不亦郡太守之所當務哉祠經始於某年之某日成於某
年之某日

何基

繫辭發揮序

推說易
理究象

圖書出而易之數顯卦爻畫而易之象明著策設而易之
占立曰數曰象曰占是三者乃聖人作易之大用捨是則
無以為易一以貫之則畫前太極之妙又易道之根源也
在昔伏羲氏繼天立極不過因造化自然之數推卦畫自
然之象攷著策自然之變作為卜筮以告夫後世使人得
以決疑成務而不迷吉凶惟若之塗云爾至文王之繫象

周公之繫爻雖曰因事設教丁寧詳密然又不過即卦象
之所值依卜筮以為訓俾之觀變玩占變而趨吉以為處
已應物之方而不失其是非之正而已然其為書廣大悉
備貫天下之道變通不窮盡事物之理然其於易道之根
源義理之精蘊未始數數言也迨夫世變日下易之為用
浸淫於術數故夫子十翼之作始一以義理言之而不專
求之象數占筮之間是因因循淳樸為教不得不然也然
聖人之書本末不遺而顯微無間極深研幾固以為開物
成務之方洗心藏密亦宜與民同患之志今觀大傳之
篇高極於陰陽變化之理精究於性命道德之微雖其間
述蘊奧未易窺測然而細研之則亦莫非象數之深旨與

繫辭文

卷之十

十

夫占筮之妙用至所謂君子居則觀象玩辭者則又使人
雖平居無事亦得以從容玩擇即無閒靜一之中而自得
天齊戒神明之用推之日用云為有不待列者求卦而占
自顯者其觀義文之易其為教益備焉用益廣焉理益精
耳紫陽子朱子自少玩易盡洗諸儒之曲說而獨得四聖
之本心謂易本為卜筮而作故觀爻象者要當深探占象
之精意而不必強合以外來之義理至夫子大傳雖曰益
天之蘊莫大於易然亦不過窮象數之本原括卦爻之凡
例若其微辭與義則又曲暢旁通因而及之故其言曰周
子通書有云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以
是觀之經文王於占象者畫卦以示之精也大傳詳於義

理者因卦以發之蘊也其說的確簡明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夫始愚讀大傳說卦諸篇見其淵微浩博若無津涯而說者類皆汗漫不精渙散無統及得朱子本義之書沉潛反覆犁然有會於吾心洙泗微旨乃可得而尋繹然其詞尚簡嚴未能盡達也因徧閱文集語錄諸書凡講辯及此者隨章條附于本義之後首尾畢備毫析縷解疑義罔不冰釋標曰朱子繫辭發揮因藏之笥櫝以備遺忘畏齋王君用功程傳項以精本刻梓貯江謂大傳未有善解見愚所編發揮愛之不釋已刊之家塾蓋將融會二先生之書以求經傳之深旨書成復俾基題識其首乃本朱子論易之意楷述梗槩與同謫并焉至若朱子指示所以讀繫傳之要旨已具見於綱領茲不贅叙亦在乎善讀之而已

王柏

繫辭記言之綱

昔者洙泗設教各因其材雖以夫子之道如元氣流行隨其所賦而無不充然或進或止或不惰或自量實在乎人如何耳以子貢之敏悟而一貫之旨猶未能融會至於聞道無疑豁然默契乃在魯鈍之曾子人皆見其質之魯鈍者忽頃悟於一唯之下豈知其篤學力行固非一日之所致乎夫子嘗曰參也魯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夫魯之質非可以得道也而其所以得道者政以氣質雖魯而不安於魯爾今考其學道之方用功之序惜乎見於書者甚

鮮觀戴記所載曾子問一篇其問禮之曲折毫髮無遺則其道問學之功至纖至悉可知矣又觀曾論所記敬手足之言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而后免則其尊德性之功至嚴至密可知矣夫大抵氣質之偏最難變化精微之旨未易頓融而曾子收效反如是之速非其不安於魯而百倍其力能至是與蓋嘗聞之天之生是人也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有是四者根乎其中無有不善此所謂天命之性惟二五交運氣質雜揉不免有剛柔清濁之分昏明純駁之異則其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固存乎其間是氣亦性也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若曾子者可謂能善反而復其降衷秉彝之初者矣僕幼嘗慕諸葛武侯之為人以長嘯自號一日讀論語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懼曰此非所以為進德之助也揆以聖門持敬之道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以致其操存涵養之力誠有所未至也况其氣質之偏心放而不知求久矣年三十有八猶未知學世故沈迷讀書過目輒忘雖所得片言隻字於寤寐俯仰間或已不能追憶孤陋荒疎魯亦甚矣由是不能鈞聲名于祿利是當安於魯也若夫求師取友參伍磨琢由其序以求至于至善精微之地其可以氣質之偏自暴自棄而亦安於魯乎甲午歲晚易其扁曰曾齊竊取古人盤盂有名几杖有戒之義於名齋亦庶乎其遺意焉張子曰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德天性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短而已僕誠不敏深有感於曾子變化之功而三復張子之言書以識之朝夕見於屋壁之間庶有以警其或解云

詩亡辨

其見車紀足徵
千古未大之疑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集註曰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此朱子本程子楊氏之說而趙岐未有此論也二說本甚密以之釋孟子之言妄疑其少疎也蓋自穆王以來政教號令已不及於天下雖宣王修政教於厲幽之間晚已不競平王東遷而周道衰二雅於

藝文類聚

卷之三

九

是不復作矣此程子之言確為至論黍離之詩周大夫之作也以王之大夫而作為是詩歸之於雅宜也然其間周室之傾覆傷宗廟盡為禾黍其辭悲其意怨與稱述先王盛德大業者固不侔矣施述於燕享非所宜奏之於朝會又不可繼之於二雅之正經無是辭也實同於風上情思之作謂之王風可也以其作於大夫也故曰降此楊氏之言包括詳盡然孟子之言實二經始終之要亦義理之所關也若謂夫子止因雅亡而作春秋則雅者自為朝會之樂春秋者自為魯國之史事情淵遠而脈絡不貫且孟子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曰王者之詩亡也凡言詩風雅頌俱在其中非獨以為雅詩也是知迹熄二字包含有味

然後三字承接有序所當涵泳而研究之若視為浮辭而削節擺脫則情間而理迂恐與孟子本意不無少舛也惟河汾王氏窺見此意直以春秋詩書同曰三史其義深矣愚竊意王制有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楚澤之舟穆王回徐方之馭而巡狩絕迹夷王方下堂而見諸侯如敵國矣而政教號令固已不及於天下而諸侯亦豈有陳詩之事哉民風之善惡於是不得而知也宣王復古僅能會諸侯於東都二雅雖中興而諸國之風亦無有也諸國之風既不得而知今見于三百篇之中者又多東遷以後之詩無乃得之於樂工之所傳誦而陳詩之法則不舉久矣至夫子時傳誦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盡著諸國民風之善惡然後因魯史以備載諸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明故詩與春秋體雖異而用則同說春秋者莫先於孟子知春秋者亦莫深於孟子而後世猶有未明其義者愚每讀至此未能釋然乃因為之辨

析貫

永嘉縣新學記

以道器
立說高

温州治永嘉今永嘉為上縣而温州為大府矣府有學縣亦有學猶黨庠遂序之異名而同以化民成俗為義也永嘉舊學在府城東取華蓋山下延祐甲寅燬明年令何君玉作禮殿又三年令王君貢作門廡講堂基構粗立而堅

次堂聖未底厥功越十四年為至順辛未令趙君搭紼
 敬升繼至諗于衆曰縣實有民庶而能教則由教以之道
 而學其器也聖師臨之吾敢不飭於是擇日授圖簡材庀
 物士薦其贏工售其巧凡新作弦誦之齋十六楹間而自
 教及堂門闔窓瑣之當縣飾者庭雷陞祀之當加麗者咸
 考度以致其工像繪合章尊俎應式宿有次舍限有垣墉
 族庖計廩位寘左右觸目具美不陋不奢既釋奠告成君
 復諗曰凡茲學功有賢府侯以為之篋篇有縣長貳以為
 之鍾呂故吾得上下受畫以敦事於其間今庠舍苟完遊
 歌之徒亦稍集矣然則學豈徒器而已乎廼使來請文表
 示學者蓋古者學必有先聖先師之祀自始入學而皮弁
 祭菜學入官而宵雅肄三以夫人性本善而所以磨揉遷
 革卒要其成者猶有待於禮銘樂治之功則示之以敬道
 而責之以為治固必有其人焉耳禮五百家之黨萬二千
 五百家之遂有民斯有學在黨曰庠有黨正以蒞教治在
 遂曰序有遂大夫以明有功正歲之屬民讀法所讀者三
 物之法也三歲之帥吏與昨所與者三物之能也屬之則
 之其人則正與大夫其事則學與教焉而已政何適而非
 教教何適而非道士生斯時見大節踐大義出聞詩禮之
 訓入謹仁讓之習樂其事勸其功人人有尊君親上之心
 故曰官先事士先志夫已仕之事即未仕之志亦各有其
 職焉惟不以政自為政教自為教則興學以範民無非

器之所寓會器而論道是謂誼道吾不謂之道夫趙君
 吾知方薦於自修其為永嘉南期月耳民既樂生士亦趨
 樂君不以為恭而獨汲汲焉惟學之為務又欲徵吾言以
 申警之然則世之尚觀美侈名譽者以為儒者例不知政
 何其謬耶泮宮既作而魯侯之德以明鄉校不毀而子產
 之仁益信吾稔於趙君而溢於辭豈知言哉是役也縣教
 諭信安沈元鼎實終始宣勞法宜牽聯得書書之所以嘉
 善而勸來壹是春秋之義也至順三年其歲壬申春二月
 甲子記

退藏山居記 文法從蒙莊氏
宋而諸葛俱新
 仲和寓屋城中而題其齋退藏山居或者疑其近詆余曰
 是則仲和之志也於是仲和將老著山林樂間曠寧獨無
 是心哉顧其力有所未暇而因以著其志焉者實也其又
 何疑且居水者未必知水居山者未必知山彼窅然深崕
 然高者非水與山也及其内外之分既定榮辱之變俱忘
 則寤寐食息之間見失煙霞之卷舒雲日之吐吞凡其日
 接於吾前者皆足以樂吾之有而不能以病吾之固則居
 水而知水居山而知山以其志之存乎是而不暇乎其
 也今仲和釋鞅乎聲利予奪之塗解膠舂覺夢是非之囿
 方且顛為無所聞於世則夫慨想林巒聽懷巖壑結叢桂
 以行招紉幽蘭而延竚雖不必踐苔蘚樹采榮攬秀而威
 鳳之高翔已與夫鷄鵠之得失遼乎邈哉彼見仲和混

於流俗之中而不知其中之自致乎道固未嘗不充然得而道然樂也仲和得之蒙莊氏蒙莊氏得之周歲史其息深深其智昏昏所謂遊方之外鳥乎退而亦鳥乎藏然則予尚未能知仲和之志况或人哉

送白彥昭序

送諸新而又新

折子謝歸浦易之明年邑之屬鄉興賢巡檢白君彥昭三年宦成矣將以月日代里友吳立夫為哀詩贈錢而虛其首簡授柳子序余蓋未嘗接君而烏乎言立夫曰吾客授馬建山中述彥昭之署居見彥昭恂恂畏謹方業於讀書講聞理道如無所事事者及退迹其實則回溪疊嶺百餘里間雖荒年饑歲民甚困悴一析之驚一麗之警冥無聞

集賢文報

卷之二

三

馬農昨樸隸園君之惠者知君治任有日愕貽吁駭謀為猗行計不可則相顧失色不啻寒之稱裘濟之亡楫以在昭之宜民如是固吾詩之不足而所為請序之意焉耳柳子曰朝廷樹官職張治具不愛土地之入捐而予之以養其良心善性其制纖悉備矣故雖鄉亭游徼逐捕之吏未登命秩亦使之受祿於水衡賦租於鬻夫其任之保民之意既誠既切肯少卑其官哉然則有地與民而淳固易直之風不能勝夫效攘矯虔之習蛟鰐橫而鼉鼠躑躅畢搜弄彌山亘澤曾不足以革其怙侈滅義之心而况挾智自多者以為是鳥足騁若私而罷劣弗堪任又不過苟贏歲月俟終更掉鞅去嗚呼職業之不修功序之不立果誰

咎哉興賢為鄉在浙水東一席地易治耳而賊曹掾歲第得九品官彥昭藉世祿之資初筮得之未足多也然余特嘉其不懈於讀書講聞理道而能坐致宜民之效有合於天子告康子之言因書為序以終承立夫之請以充大彥昭之志而余也獲附於知言之義抑其幸歟

金履祥

帝命禹叙洪範九疇

履祥按洛出書而禹則之叙為九疇疇之取義有三焉一曰並義子王子魯齊曰洛書河圖相表裡故一六二七三八四九皆並位於是九疇之義相比而應一與六相並也係五行於一而係三德於六以天賦之氣有生克清濁之

集賢文報

卷之二

三

殊則人囿于質有剛柔善惡之異也二與七相並也係五事於二而係稽疑於七見於事者有得有失則驗于占者有吉有凶也四與九相並也係五紀於四而福極於九運於天者有經緯離合之不齊則賦于人者有五福六極之或異也三與八相並也係八政於三庶證於八施于政者有善有惡則感于天者有變有常也二曰對義子王子曰一與九相對也係五行於一福極於九天之所賦有善惡厚薄則人之所稟有五福六極也二與六相對也係五事於二三德於六人身皆有當然之則本然之性也剛柔善惡之不同則氣質之性也四與八相對也係五紀於四庶證於八五紀者天道之常經庶證者天道之變化也三與

七相對也係八政於三稽疑於七政有得有失則稱
有凶也箕子所陳五事庶證相為感應則二與八又相對
取義也四六亦然箕子蓋舉一隅以見義也今三縱而一
衡而取義亦燦然矣三曰次第夫洛書之數連比對待縱
橫錯綜然而履一則本之所以始戴九則表之所以終中
五則上下左右錯綜回環而樞紐幹運於中也是亦自然
之序故聖人亦因而次第之係五行於一以見化生人物
之始也五行化生萬物人得其秀最靈而五行之在人者
為五事故五事次之於二焉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物出
矣而所以治之者其以八故八政次之於三焉人事既
繁庶政具舉因時作事則有天時之紀焉故五紀次之於
四焉五行五事八政五紀天人之事備矣聖人成位乎其中
立人極焉故皇極次之於五皇極者固所以順五行敬五
事出入政贊五紀者以一人立極為天下之標準其所以
化民成俗因其氣習而治教之者則有三德焉故三德次
之於六以一人而天下之標準攸係至不輕也其中否吉
凶小則質之神明故稽疑次之於七大則驗之於天地而
五氣四時之運其休其咎有不可掩者夫故庶證次之於
八抑是理也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五福六極各以類
應聖人又即以勸懲斯世焉蓋體天治人之用盡矣故次
之於九終焉箕子陳洪範獨以次言之蓋獨陳其辭不可
以無叙也至於五事敬又哲謀聖而驗諸庶證則於

卷之十

五

五

而舉一隅矣或曰河圖之位圓圍者天也洛書之位方
者地也自一而次數之勾連錯綜以至于九勾連錯綜者
地道之所以固也洛書之數其用深廣聖人叙疇於此未
始數數言也然後世或以推災異或以擬易占八陣太乙
逆甲下至陰陽家者流以推八卦九宮八門黑白向背吉
凶亦各得其末流之一節與抑天地自然之數周乎萬物
固有所不能外也

許謙

答或人問

非謂中全體太極之妙不能分辯親切至此

太極圖之原出於易而其義則有前聖所未發者周子探
大道之精微而筆成此書其所以包括大化原始要終不
過二百餘字蓋亦無長語夫謂之去無極二字而無所損
則不可也太極者孔子明其道之辭無極者周子形容太
極之妙二陸先生適不燭乎此乃以周子加無極字為非
蓋以為太極之上不宜加無極一重而不察無極即所以
贊太極之語周子慮夫讀易者不知太極之義而以太極
為一物故特著無極二字以明之謂無此形而有此理也
以此防民至今猶有以太極為一物者而謂可去之哉朱
子辨之精而曉天下後世者亦至矣此固非後學之所敢
輕議也此外則無可疑可辨者矣非朱陸二子之思慮不
及也太極兩儀之言圖本於易也而兩儀之義則微有不
同然皆非天地之別名也易之兩儀指陰陽奇偶之畫而

卷之十

五

五

言也圖之兩儀指陰陽互根之象而言也易以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圖以一而二而五五而一一而萬者也易以陰陽之消長而該括事物之變化圖明陰陽之流行而推原生物之本根圖固所以輔乎易也惟以兩儀為天地則大不可以易之兩儀為天地則四象八卦非天地所能生以圖之兩儀為天地則五行亦非天地所可生也夫太極理也陰陽氣也天地形也合而言之則形稟是氣而理具於氣中析而言之則形而上形而下不可以無別所謂圖以陽先生於陰與太極生兩儀者異此猶有可論者太極之中本有陰陽其動者為陽靜者為陰生則俱生非可以先後言也

集賢文粹

卷之二

五

一元混淪而二氣肇分譬猶一木析之為二兩半同形何先後之有易之辭簡故惟曰生兩儀圖之言詳故曰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陰陽既有兩端出言下筆必有先後其可同言而並書之手况下文繼之曰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則非先後矣而下文又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乃先言陰而後言陽此周子錯綜其文而陰陽無始之義亦可見矣當以上下文貫穿觀之不可斷章取義也雖然動靜亦不可謂無先後自一氣混沌其初始分須有動處其始也元會運世歲月日時大小不同理則一也其氣之運行皆先陽而後陰一歲之日春夏先而秋冬後春夏陽也一元之運子先而午後子至巳陽也數以一為

陽二為陰一固先於二人以生為陽死為陰生固先於死就謂陽不先於陰乎但未動之前亦只為靜此乃互根之體終不可定以為陽先爾所謂太極之下生陰陽陰陽之下生五行及乎男女成形成萬物化生圖中各有次序則是太極與天地五行相離則又不可也陰陽不可名天地前既已言之矣太極陰陽五行下至於成男女而化生萬物此正推原生萬物之根柢乃發明天地之秘而反以為病何其異耶太極剖判此世俗相承之論非君子之言也太極無形何可剖判其所判者乃一元之氣閉物之後溟濛玄漠至開天之時則輕清者漸澄而為天重濁者漸凝而為地乃可言判爾太極陰陽五行之生非果如母之生子

集賢文粹

卷之二

五

而母子各具其形也太極生陰陽而太極即具陰陽之中陰陽生五行而太極陰陽又具五行之中安能相離也何不即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之言而觀之手所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二氣不待交感而各自生物又不可也此一節自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作一貫說下安得謂不交感而自化生耶成男成女朱子謂此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氣聚成形遂以形化而無窮其精合而有成而所成者則有陰陽之異其具陽之形者乾之道具陰之形者坤之道又合則又生至於無窮皆不出乎男女也待承下問敢以為後

送胡古愚序

推原金華山水勝蹟是分明其論作文亦深自警於學者

東陽婺縣東南山水嘉處自天台赤城蜿蜒盤礴綿延數里亘爲玉山又數十百里峙爲雙峴經野建邑外焉是依山之幽深秀特者水必源於其間稽之郡乘浙江之浸實肇林樾之下經流曼衍過于雙溪城南澄瑩甘美瀾湧湍激不舍晝夜天雨時至頽洞奔放勢可勝萬斛之舟氣之積也厚故其發也鉅終至于不可量也山結水融生物必異靈而爲人亦必有奇俊超邁不規規於流俗者夫良材美箭佳菓旨酒入皆得以爲利士君子之敦詩書修辭蹈禮者籍籍滿耳而余之所見多侈辭宏論凌絕卓越聽其言觀其容發揚蹈厲每恍然自失以余之駑下固不足

李贄文軌

卷之十

手

窺其際夫意山水之鍾而奇俊超邁者殆不必於此歟余固有所待也嘗聞胡君伯仲子姓皆務學深造未能盡交往年過古愚于於市友人蘇世賢指曰此東陽學者胡君也將試仕於金陵類宮今行矣揖而過不暇交一語余重恨之皇慶二年余游金陵而君尚在講席其氣粹溫其儀濟蹠誦其文若詩皆清平古雅余向之有待而欲見者其在古愚乎乎夫聖人之道常道也不出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應事接物之間致其極則中庸而已爾非有絕俗離倫幻視天地埃等世故如老佛氏之所云者其道雖存於方冊而不明於世久矣周程張朱諸子出而闢邪扶正破昏瞽愚秦漢以來千五百年矣英才多矣而有昧

是吾儕生於斯時未必能躋於千五百年之才而獨有見於聖人之道如是其明也幸而生於諸子之後固當平氣

虛心隨而求之階之梯之以達乎上顧實有益於已而止何庸倔強自喜搬奇務新力與作者爭衡又將轆而踐之哉古之立言者誦於口而可以心存存於心而可以身踐而成天下之務則聖人之道也今口誦之而不足明乎心降其心以識之而不可施於事是則老佛之流之說爾爲老佛之說者措之事固不能行於跬步而自理其身庸可弘博精微非可以躁心求也而乃攘袂扼腕作氣決皆售其說而競後息欲以厭今人陵古人則吾未之信也古愚

李贄文軌

卷之十

手

氣和心廣余嘗欲與從容論之而以滿秩解去君采芹藻之英將以道淑諸人者也以余之說評之然歟否歟余非敢爲子勉也子固余所敬也

七政疑

揚文監公尚書私抄云近世劉氏及我唐堯命羲和居四方考天象惟舉分至四中星而知日之所在又言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而知月之所行典文簡古

轉而周髀家有日月實東行而牽西沒之說其論天轉如磨者則非論日月右行者則是自是志天文者轉相祖述以爲定論言日月則五星從可知矣唐一行鑄浑天儀注水激輪一晝夜天西旋一周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

九分度之七晦朔望遲速有準然則二十八宿附天西
循而為經七政錯行而為緯其說為得之而文公傳詩亦
猶是也蔡仲默傳堯典則曰天體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繞地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月麗天亦左
旋日則一日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月則尤遲一
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復有餘分
而與日會合氣盈朔虛而閏生典謨之傳以經文公是正
而公蓋許之矣意以為日者陽之精其健當次於天月陰
精也其行當緩月之行晝夜常過於日十二度有奇是陰
速於陽不若二曜與天皆西轉則於陰陽遲速為順合宜
蓋亦祖橫渠先生之意其說可謂正矣然愚以古說按之
其可疑者有七天體左旋七政右逆則七政皆附著天體
遲速雖順其性而西行則為天之所牽爾然有所倚著各
得循序若七政與天同西行恐錯亂紛雜似泛然無統一
也日君道也月臣道也從東行則合朔後月先行既望則
月在日後及在合朔是月之從日為臣從君為順若西行
則日在月前至望後再合朔必日行後月是君從臣為逆
二也大而一歲陰陽升降小而一月日月合朔此正天地
生物之心而陰陽得於此會合而以造就萬類者也以一
歲之運陰盛乃生意收斂之時而品物流形舉膏壤之間
曷嘗有一息間斷哉其所以於盛陰閉塞之時而生生猶
不息者正以日月之合以繼助元氣之偏也然凡進者陽

也生道也退者陰道也死道也日月東行則月之進
之進西行則月之退又符於日之退三也日月並行
如退日月五星無殊金水在太陽前後率歲一周天為最
遲火次木惟土積重厚之氣夫天體最深故比五星形
最小行最遲而二十八載一周天若七政皆西行則向謂
遲者今反速向謂速者今更遲是金水行最遲故一日即
退一度而一歲周天土行最速常及於天大約二十八日
始不及天一度而二十八歲然後周四也星雖陽精然亦
日之餘也以日之陽次於天且一日不及一度星之陽不
及日遠甚而木十餘日土二十餘日始不及天一度是木
土之精反過於日遠矣五也五星以退留遲疾伏伏疾遲
留退五段推步始以歲星言之大約退九十三日而留二
十三日而遲疾伏共行二百六十餘日而復留而復退是
行常三倍於退而退四倍於留之日然行乃其常而退乃
其變也若西行則行為退退為行是五星進日甚少而退
日何其多六也星家步星伏行最急疾行次急遲行為緩
留則不行退則逆而西此皆以星附著天體而言者也若
七政隨天西行則天自天星自星不可附著天體且附著
則為東行矣然則星家所謂遲疾伏皆為最緩而不及天
所謂留則不可言留乃行而與天同健一日皆能過於太
陽一度至於所謂退乃更速過於天退矣七也由是言之
則古法比泰傳為密文公不可得作而吾師亦已下世無

所質疑姑識于此以俟知者而問焉

吳師道

止齋記

說理精到
文亦古雅

友人某學道隱居有日矣以止名齋識所存也嘗爲文示予且以求益因爲之言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莫不有所止也凡吾几席之內六合之外倫紀之著食息之微錯布橫陳互發而交至者粲然之中有渾然之極焉雜然之中有截然之則焉無方無形主制萬有而天下之勢者息焉者尼漬者慕賢者不能過愚者不敢不及聖人不得而名之而強曰至善不得而形之而借喻於止以爲學者之的也然理一而已一本萬分其分在物其本在心至善爲事

學賢本義

卷之三

章一

物之止而人心又爲至善之止羣動紛綸靜爲之君變化千億唯真夫一往來憧憧不如守中易之艮其背孟夫子之操則存豈非衆理之邪而萬化之根與今吾子求止之道必有考於此矣愚聞之學存要知也行也行不先於知知不易於行冥目而趨不見鵠而張其弧可乎哉必也致格以精之問辨以明之瞭然無疑於天下之故於是居子之齋歛子之形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忘湛乎其若不波之水溫乎其若體物之陽鬼神不能窺其際風雨雷電並至不能喪其守擴然而迎挈然而當於動亦止靜亦止而吾之止者不與之俱亡若是其庶幾於道乎

蘭谿州新學記

詞雅
意新

蘭谿升縣爲州餘三十年任守牧者幾人能有興作神祠之修醫宇之崇官舍亭傳之新咸出意相勝獨學宮在城東因舊制卑陋日就圯不支朝廷右文闡科風厲鼓舞是宜在所急曾無一人顧省者豈所謂知本哉至治元年知州夾谷侯某銳意改作閱學路不足又慮煩民俾士之隸籍者以占自夏徂秋中外告功殿庭門堂齋廬視瞻咸闢川垣夾廡官署庖廩實昉于今嚴嚴翼翼翔湧神捷衆始闢其觀又先作塑繪像造祭器行釋奠未幾去官事遂格繼者中殆弗理今知州崔侯某慨然念不可廢前功於是葺其緒補其闕飾其所未及而州判王君其復贊而督之既考成底績職教事者朱某來請文且謂夾谷能新之於

學賢本義

卷之三

章一

數月之間而六年之後得崔侯乃完始之者未必難終之者爲不易二侯之功其可以巨細論哉是皆宜書也愚既直紀其事而復爲之說曰因廟爲學近制也吾夫子功等天地澤被萬世非壯麗尊嚴罔克稱王居若吾徒之廬因之大焉非幸歟昔之學誠陋夫嘗試登先賢之祠考進士之碑碩儒名公彬彬可稱果係其居哉天下之事後出者必有加於前而俗之趨下者常莫能挽而歸於古安宅廣居人孰無之博厚高明可以自致如使宏其宮而人之心新其室而習之汚則賢州侯之意荒矣故愚願以諭於衆張其遊居周旋仰瞻俯察敬悚振飭思所以稱是而廣越於前人哉

胡助

古愚齋記

世之目無能者曰愚嗟乎愚果若是哉顏子終日不違如愚齊武子其愚不可及楊子又以鬼錯為愚夫如是愚果易得哉傳曰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嗟乎孰知後世固不以直為愚而類以詐為智若漢之汲長孺以直諫不容於時武帝惡其難非所謂古之愚者耶柳宗元文學為阿世務矯詐以釣名非所謂今之愚者耶柳宗元文學為唐名儒而黨於叔文身落南荒悲鳴山水間自以為愚抑為古之愚乎抑為今之愚乎余性質直漫不趨俗好凡世所謂愚者真余若也然好讀古聖賢書因揭所居之齋曰古愚而翰林待制周公景遠為余書焉余欲學顏子之愚則亞聖工夫非造次可到欲學武子之愚則今非可愚之時也若柳子之愚固有所激而不可學者是錯之愚又不善用以及於禍則余豈願學哉乃所願庶幾古之愚黯之類耳觀其正色立朝守節不撓耿然如夏日秋霜不可睥玩千載而下使人興起愚黯者固如是乎余生三十有三年矣惟尚友於古人不求合於當世流俗往往笑其愚而侮之者有焉雖然余豈以是易其心哉益求問學以充此愚益抱耿介以守此愚務乎內不務乎外取其實不取其名雖未敢自謂如古之愚然亦庶幾乎今之愚也恐來者不知所以名齋之意遂書其說於壁

黃潛

傅氏義田記

平順中有義田記

鳥傷之北鄙有義門者里人傅氏之居也傅氏之長曰某過余而言曰家故有田四百畝合族而食五世矣以羣從子姓之蕃衍也歲率用八晦之入食一人而籍其餘可當十人之食以給賓祭百須之費吾懼夫久且弗繼而無以善其後也吾竭吾私焉耳夫蓋得田凡若干晦別儲其入為子本而權其奇贏俟他日更購田以附益焉是不可無告求商使成吾志以惟子也請嗟乎義之名孰從生乎親親仁也因時制宜義也禮之所由起也蓋子聞之古之制禮也為之井田以同其利為之比閭族黨以均其安夫然後教以有急相賙有喜相慶死喪相卹疾病相養猶思其未足以勸親親也於是乎有宗法焉而非會居聚食之謂也服窮于總而同姓殺子袒免是以祖遷於上聖人莫能存也宗易於下聖人莫能止也戚也而日以疏勢也繁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是則疏可使戚也其所因者本也循其勢故教易行達其本故道可久聖人惡有術以強合之哉大雅曰飲之食之君之宗之王者之大政也田制壞宗道廢仁人孝子不得由乎先王之禮之感而各以意行之假區區生養之具以收聖人之所不能合夫亦有取其義云爾也充其義而仁不可勝用也記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在乎勿替引之而已書而歸

之俾刻諸石豈非其所望以扶吾義於百世而弗墜者耶
雅興之實存乎舊記條約之凡具如碑陰茲不書

方先生詩集序

用事功過語工如此
文字不為漢作矣

黍離麥秀其為音之哀以思一也黍離出於周之大夫而
與文王清廟俱傳者雖鼎未遷風雖變猶有所繫也麥秀
出於商之仁人義士而不與倚那長發並存者薄社已屋
風不止於變且莫知所繫也夫既無所繫矣而其辭見於
今卒不泯者豈非所謂民之性先王之澤歟然則先王之
詩固君子所不廢也先生在勝國時未及仕而運去物改
抱其遺經隱于仙華山之陽窮深極密殆與世隔久之稍
出游山東西州遇遺民故老於殘山剩水間往往握手歔

摩賢文報

卷之十

五

歔低徊而不忍去綠情託物發為聲歌凡日用動息居游
合散耳目之所屬靡不有以寓其意而物理之盈虛人事
之通塞至於得失廢興之迹皆可概見故其語多危苦激
切不暇如他文人藻飾穠麗以為工也先生沒其音遂絕
蓋至是而百年之耆舊盡矣先生有友二人曰吳氏善父
曰謝氏皋父素以風節行誼相高而皆前先生死先生二
子擢梓懼時無知先生者不敢輒以遺藁示人柳君道傳
方官于太常自以游先生門最蚤圖其不朽者甚悉既緘
辭銘其墓且探其家藏摘五七言古律詩三百八十篇釐
為九卷屬永嘉尹趙敬叔刻真縣齋以消幸嘗及先生之
門伴來俾為之序夫誦其詩而欲知其人必也尚論其世

先生之盛年不得從周大夫之後晚乃於商之仁人義士
而有志焉不亦悲乎此潛所為掩卷太息而不已也異時
龔公聖子見先生於錢塘覽所賦詩識以二十二言曰由
本論之在人倫不在人事等而上之在天地不在古今言
先生之詩者無以易此矣潛復何云哉先生方氏諱鳳字
韶父婺浦江人年壽卒葬具諸墓銘此不著

送曹順甫序

考論諸子學術有根據
有歸宿非時作可及

曹君順甫與余居同郡且同舉教官予訖不調而順甫用
累考序遷為溫學正其行也會予以督運吏書滿歸自海
塘順甫謂予幸以一言識其別於是距予與順甫同舉時
二十又三年矣劣弱無似不能使其學與日俱進詎有以

摩賢文報

卷之十

五

增益順甫之所未至哉然嘗從鄉先生聞乾淳師友之盛
未始不歎其人物之聚學術之散也蓋發之學陳氏先事
功唐氏尚經制呂氏善性理三家者唯呂氏為得其宗而
獨傳至於人自為書角立競起呂氏終莫能挈而合之也
其在溫則王道甫之慷慨名義嘗合於陳氏矣而其言無
傳焉陳君舉本薛士隆上下古今而和齊斟酌之以綜世
變為說不皆與唐氏合其厘存者亦莫之傳也葉正則推
鄭景望周恭叔以達於程氏若與呂氏同所自出至其根
抵六經折衷諸子剖析泰漢訖于五季凡所論述無一合
於呂氏其傳之久且不廢者直文而已學固弗與焉三代
之聖人遠矣於大道墜裂之餘而能必尊其所聞必行其

所知豈非卓然獨立而不懼者乎是未可以專私蔽錮為其詬病也家鉅淪浹晚後無所依風承響接第以世之所共傳為信遂使散者不可復合不傳者日就泯墜安知紛然不同之中有泯然大同者在耶夫考師友源流之自務合乎聖人之本統以壹諸生之道德學校之重事也故子敢以為順甫告是雖非有以增益順甫之所未至其望於順甫則厚矣他日順甫歸休而與予游於鄉校尚挹其緒論以祛所惑焉

周易集說序

有賈有議
論有照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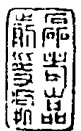
周易集說四十卷纂圖二卷古占法一卷林屋山人俞氏述其為說大抵祖程邵而宗朱古今諸儒之言之善有所弗遺也而其已意亦以附見焉其是非取舍不合於聖人者寡矣蓋古者三易皆掌於大卜四學之教詩書禮樂而已孔子晚乃好易其與七十子之徒難疑吞問固未有以易為言者易在秦猶為卜筮之書漢興言易自田何始何之傳為施孟梁丘其別出為焦贛為費直贛專於陰陽占察之術而直惟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至唐貞觀中又斷然俾學者以王韓為師費氏藉以僅存焦氏又廢矣談者半以為理學近於費數學近於焦而不知河南兩先生之精詣獨得有非漢儒所及知者未可異同異於其間也考亭夫子合兩先生之學以為書七十子之徒所未聞於孔子者三尺之童咸得誦而稱之嗚呼盡之矣余嘗

其書僅百年述作之士不阿以為同則矯以為異其所望於來哲者果若是耶竊嘗聞之善立言者不必出於古不必不出於古也非有異焉則其書可無作也非有同焉則其書亦不能以獨傳也惟夫同不為阿異不為矯斯言之善者也俞氏其有焉是用為之序以著其是非取舍之不謬於聖人者由其學之源委如此讀之者所宜知也

文軌卷之二

卷之二

早



發賢文軌卷之三

吳萊

孔子不貶季札論

春秋本行義而後論

春秋吳子使札來聘。聘者聘也。夷之國也。君稱名而不氏。因其始通禮。蓋未同於中國也。是特楚排秦術一例。而書耳說者曰。春秋責賢者。備吳子使札。春秋不稱其公。子是貶也。然則曷為貶札賢者也。本其辭國以生亂。故聖人特託其來聘而貶之也。是不然。夫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季則札也。父知其賢。兄弟亦知其賢。嘗欲立以為嗣。夫又且約以次。偶而致國。夫然終不肯有其國。豈不曰立嫡者以長。傳國者以賢。苟不

集賢堂

卷之三

一

人道之大倫。以成其父兄之志。誠不若守匹夫之介節。而得其退耕于野之安也。何則。長幼之序。不可紊。君臣之分。不可奸。將已亂也。非生亂也。今則諸樊兄弟已死。夷昧之子僚乃立。吾將奉嗣君之命。而歷聘乎上國。豈料魚劍之變。驟起於肘腋之間哉。聖人固不得以是而豫貶之也。固慮之謀。王僚之弑。且知季札必不受成國於賊手。僅以先君傳授之次第。藉口於國人。雖常人之情。猶得之矣。况聖人乎。說者則曰。太伯奔吳而不返。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繼統而受命。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也。考也是又不然。夫太伯之去。因古公之欲立其弟季歷。嗣位非不辭也。端委治吳而不返。豈可殞周室已成之業哉。若伯也。考則曰。為

集賢堂

卷之三

五

御於商。見殺於文王之世。夫使太伯則季歷不肯承。西伯之任。伯也。考則在武王亦不肯任。天下之責太伯之德。雖在於讓季歷之賢。武王之聖。非皆出於不讓也。父子世常法也。兄弟及則法之。始變也。陽甲盤庚之間。殷以是亂者。九世豈獨季子之辭國。乃生亂哉。說者則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孤竹舍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無及季札之賢者。父兄眷眷焉欲立札。公心也。是又不然。夫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彼此交致其讓。而各盡其心。以故聖人賢之。然季札又何以知其為公心哉。諸樊兄弟欲承父兄之志。使有其國。蓋不於吾魯隱桓之際。觀之手惠公。欲以桓為嫡禮之所不得為也。惠公縱其邪心而為之。隱公又探其邪志而成之。祇以自禍而已。壽夢其惠公也。諸樊兄弟其隱公也。吾見其邪尚何公心是足云哉。且謂季札生亂於辭國。殊不知使有其國。亂益甚矣。說者則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荆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字母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肸書。氏皆以賢而特書也。若仲尼亦賢。季札必依此例。而特書矣。是又不然。夫齊桓召陵之師。楚人未有必盟之意也。而屈完請服。王人救衛之後。王室微矣。而又使子弟主兵。故子突不得有功。季子來歸。則我公請之於齊。而欲以靖魯國。之亂。叔肸之卒。則又或以公弟之貴。而世遂為卿。聖人之待賢者。特

四子以立義豈得與季札例言之哉然則春秋之主於吳之來聘不主於季札之讓國季子之來聘可見也
不可見也吳之始通禮未同於中國吳子之使札是猶
子之使柎秦伯之使術也聖人一是書之至若楚之自
州而國自國之有君有大夫以名氏楚殆盛矣聖人果賢
之手否也今則春秋書之曰札而不稱公子者吳之始通
禮未至於楚之盛故也又況吳子之使聘者一國之事
季札之讓國者一家之事春秋魯史也主於吳之聘我者
耳若季札之辭國生亂非惟聖人不能於是貶之雖聖人
欲於是而稱其讓國之賢亦所不能也要之為此說者公
羊則曰賢季子穀梁則曰善使季子夫季子固賢者也春

與黃明遠第一書論日夜食非論中數萬卷書

項見舉穀梁春秋違失有日夜食之辨及觀劉氏權衡亦
謂春秋據見而錄不應書日夜食何休難之得矣鄭康成
強爲文過耳予嘗考之日月之贏縮有常度則日月之薄
蝕者候之亦且有常聖人之作春秋所以宣明曆數而示
諸人者固不能必日之不夜食也莊之十有八年三月日

食上不著日辰下不稱晦朔是則穀梁求所以解經足以
知日之有夜食鄭君知所以驗日之有夜食以故寧分穀
梁之過而不辭古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世修其業
以攻其術孔子爲春秋之故亦修殷之故曆夫曆春秋之
所重也後之儒者或造家術或用黃帝以來諸曆必先推
考日食以驗春秋何則日之行也有中道月之行也有南
北九行當其晦朔之交或食淺或食深或頻月迭食或曠
歲不食是皆後世善算者所能及也何休難曰春秋書日
食不言月食日者因其無形也故闕其疑何緣以夜食書
乎予嘗推鄭君之說知日之必有夜食言乎前月之晦日
入久矣言乎次月之朔日出而已虧傷蓋天之晝夜以日
之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天之昏明爲節此傳所謂因王
者之朝日而後見日之有虧傷也今而曰一日一夜合爲
一日日始出而虧傷未完是朔食也如或不見其虧傷則
可謂夜食耳夫自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畸者而論之天
平運而舒日月則內轉而縮日一日一夜一周天而在天
爲不及一度若月已不及十三度有畸以日之速用月之
遲退以及之一月之間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
百九十九日月一會是則二十九日少半日也天運之參
差不齊日食之在晝在夜不可以一定論也必以日之始
出則爲晝食日之既沒夜行地下則將不得爲夜食乎徐
逸曰日夜食衆星無光蓋衆星託日以爲光者也世之登

泰山者夜半觀海出日人世之聞聞猶故也於此而謂之食朔可夫晝食未可也又安得不曰夜食乎予嘗近據宋世淳熙十二年九月望太史言月食在夜新曆楊忠輔言月食在晝慶元四年九月朔太史言日食在晝草澤陳大猷言日食且在夜月猶有晝食又况穀梁已有日夜食之傳乎夫曆本春秋之所重者也今而曰孔子從周何嘗考殷曆設考之矣今論語家語禮記中庸皆不見也雖然論語所載詩書禮樂皆嘗討論獨無一語及春秋將謂春秋非孔子作可乎襄之二十有八年書春無冰哀之十有二年書冬十有二月蝻不宜有蝻而有蝻可以有冰而無冰是二者仲尼或指以為司曆之過曾曆差矣則殷曆庸有不考者乎今而又曰杜元凱嘗用劉歆三統曆著春秋長曆亦不曾因推長曆言日夜食雖然元凱長曆晦朔參差甲乙外錯委曲從傳反謂經必有誤是雖未始明言日食之在夜吾以天運考之則必知日之有夜食不敢謂聖經之必無也抑長曆併考古今十曆乃知三統最疎固不肯因而用之以著長曆長曆大槩劉洪乾象曆乾象斗分細故不可通於古殷曆斗分粗故不可通於今爰有是言也庸詎知春秋不用殷曆乎今而又曰日食以來因日之出納為晝夜若日出而已虧傷便是日不來言夜是故旦則驗日初昏則驗星此說善矣

春秋所以宣明曆數而示諸人者將不復以日月薄蝓故而後定也不然則固不能必日之不夜食也嗚呼天文曆數之學不易言矣聖人之占天也有可以度數求者有不可以度數求者而其理固自行乎其間又豈得以吾耳目之所及者而遽定也哉然今日日夜食經文無明文惟見於穀梁子穀梁子嘗學也至漢鄭君信之晉范甯又信之今之世學者主胡氏胡氏亦信之予固不敢以不信也然則吾明遠之所舉云者傳之不信而惟何休劉敞之緒論是徵故又敢始終辨之

與黃明遠第三書論樂府雜記

汪洋洪博不可涯涘

昨出古詩考錄自漢魏以下迄于陳隋上下千有餘年正聲微茫雅韻廢絕未有慨然致力於古學者但所言樂家所採者為樂府不為樂家所採者為古詩遂合樂府古詩為一通以定作詩之法不無疑焉竊意古者樂府之說樂家未必專取其辭特以其聲為主聲之徐者為本疾者為解解者何樂之將微聲必疾猶今所謂闕也漢書云樂家有制氏以雅樂世世在大樂官第能識其鐘鼓鏗鏘而已不能言其義此則豈無其辭乎辭者特聲之寓耳故雖不究其義獨存其聲也漢初因秦推人以制樂韶為文始武為五行房中有壽人壽人後易名安世其辭十有九章乃出於唐山夫人之手文始五行有聲無辭後世又皆變名易服以示不相沿襲其聲實不全殊也及武帝定郊祀立

樂府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作為詩賦又採秦楚代六
國使李延年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如以辭而已矣何
待協哉必其聲與樂家抵牾者多然孝惠二年夏侯寬已
為樂府令則樂府之立又未必始於武帝也豈武帝之世
特為新聲不用舊樂耶自漢世古辭號為樂府沈約樂志
正僧虔技錄則具載其辭後世已不能悉得其詳矣漢魏
以降大樂官一皆賤隸為之魏三祖所作及夫歌章古調
率在江左雖若淫哇綺靡猶或從容間雅有士君子之風
隋文聽之以為華夏正聲當時所有者六十四曲及鞞鐸
巾拂等四舞皆存唐長安中工技漸缺其能合于管絃去
吳音浸遠議者謂宜取之吳人使之傳習開元以後北方

李賀文庫

卷之三

七

歌工僅能歌其一曲耳時俗所知多西京樂其辭
之淪缺未必止存一曲豈其聲之散漫已久不可復知耶
奈何後世擬古之作曾不能倚其聲以造辭而徒欲以其
辭勝齊梁之際一切見之新辭無復古意蓋於唐世又以
古體為今體宮中樂河滿子特五言而四句耳豈果論其
聲耶他若朱鷺雉子班等曲古者以為騁媚下則皆述別
事今返形容二禽之美以為辭果論其聲則已不及乎漢
世兒童巷陌之相和者矣尚何以樂府為哉傳有之與於
詩立於禮成於樂蓋詩之於樂固為一事詩以其辭曰詩
也樂府以其聲言者也今則欲毀樂府而盡其辭曰詩
既不能歌徒與古詩均耳殆不可令樂府亡也

又聞學琴者言琴操多出乎楚漢或有聲無辭其意輒高
遠可喜而有辭者反不逮是則樂家未必專取其辭而特
以其聲為主者又明矣嗟今之言樂府者得無類越人之
歌而楚人之說乎昔者鄂君子皙之泛舟新波之中也榜
枻越人歌之曰濫兮杼草濫兮昌板澤予昌州州錮州馬
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恹恹隨河湖鄂君子皙曰吾
不知越歌子試為我楚說之乃召越譯而楚說之曰今夕
何夕兮寒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
兮不訾詆耻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
枝心說君兮君不知其聲則越其辭則楚楚越之相去也
不遠猶不能辨又況自今距古千有餘年而欲究其孰非
孰是不亦難乎昔唐史臣吳兢有樂府解題近世莆田鄭
樵又為樂府正聲遺教然性愛奇卒無所去取競則列叙
古樂而復引吳均輩新曲均豈可與漢魏比倫哉若樵又
以天時人事鳥獸草木各附其類無時世先後而欲以當
聖人所刪之逸詩是亦無異乎文中子之續詩也今欲一
定作詩之法且以考古自名古樂府之名不可以不存存
之則其辭是也擬之則其聲非也不然吾願以李杜為法
太白有樂府又必摹擬古人已成之辭要之或其聲之有
似者少陵則不聞有樂府矣幸悉以教我毋多讓焉

李賀文庫

卷之三

八

張氏大樂玄機賦論後題
鄭子北遊京師聞太常所用樂本大晟之遺也

不守大樂氏奉其樂器北移燕都燕都喪亂又徙汴蔡
蔡陷沒而東平嚴侯獨得其故樂部人 國初有旨徵樂
東平太常徐公遂典樂向日月山奏觀乞增宮縣登歌文
武二舞今舊工教習以備大祀故今樂戶子孫猶世籍河
汴間僅能肄其鐘鼓鏗鏘不復能究其義矣予因考求前
代議樂自和現以下更六七鉅公而議論莫之有定前日
之宿縣者本謂樂和曾未幾時倏已改鑄或云樂失之清
或云樂過於濁樂工治卒且深厭其爐鑪鼓鑄之勞則或
自取其樂之協特加銅齊以濟之當軒臨試雖以老師宿
儒終不能必悟其銅齊之輕重而徒論其銅律之清濁也
迨夫崇寧之世魏漢津乃以蜀一黥卒為造大晟樂府遂

樂府文輯 卷之三

九

頒其樂書於天下蓋謂古之制樂者惟黃帝夏禹得樂之
正何則聖主之稟賦上與天地陰陽為一體聲則為律身
則為度故夫黃帝夏禹之制樂實自其身而得之臣今請
以聖主中指三節三寸定黃鍾之律中指之徑圍又即據
而定為度量權衡樂以是制則臣將見其合天地之正備
陰陽之和而得夫金石清濁之宜矣當是時惟丞相蔡京
最神其說先鑄帝鼎八鼎復造金石鐘簾雕幾刻鏤蓋極
後世之選已然以崇寧之指尺既長而樂律遂高雖漢津
亦自知之嘗私謂其弟子任宗堯曰樂律高北方玄鼎水
又溢出律高則聲過哀而國亂水溢出則國有變而境土
喪沒是不久矣嗚呼漢津所制豈復有加於和現以下諸

人所論之樂哉然且至今猶未聞有所改作樂
不可以草創苟且而遽定也雖崇寧之樂亦可變矣
古之論樂者一曰古雅樂二曰俗部樂三曰胡部樂古雅
樂更秦亂而廢漢世惟手舞足蹈楚燕代之謳稱協律呂以合
八音之調不復古矣晉宋六代以降南朝之樂多用吳音
北國之樂僅襲夷風及隋平江左魏三祖清商等樂存者
什四世謂為華夏正聲蓋俗樂也至是沛國公卿譯復因
龜茲人白蘇祇婆善胡琵琶而翻七調遂以制樂故今樂
家猶有大石小石大食般涉等調大石等國本在西域而
般涉即是般瞻華言羽聲隋人且以是為大簇羽矣由是
觀之漢世徒以俗樂定雅樂隋氏以來則復悉以胡樂定

樂府文輯 卷之三

十

雅樂唐至玄宗胡部坐俗部立樂工肆樂坐技不通然後
發為立技立技不精然後使教雅樂天下後世卒不復知
有古雅樂之正聲矣自唐歷宋大抵皆然是猶未能究夫
樂律之元而僅拳拳於黍尺指尺之同異及乎大晟樂府
之立吾殆未知其尚有胡俗之雜耶抑果雅樂之正也夫
以雅樂平淡而聲緩胡俗繁碎而聲急今大晟之樂律太
高樂聲急夫當大晟樂書之行教坊色長張保曾制大樂
玄機賦論七音六十律八十四調本不脫乎龜茲白蘇祇
婆之舊正行四十大曲常行小令四部絃管猶或尚循乎
大唐五代黎園法曲之遺此非胡俗之雜行者乎宜雅樂
之未易遽復也然吾就侯之所學嘗謂樂工肆樂先須通

逞強記巧妙斡旋復窮十載曉夜之恩而務暗前人格範
之正固不可以草茅無識而輕議樂又况漢津蜀一點卒
稍窺范景仁司馬君實之議論而且得與夫黃帝夏禹配
食於樂成之廟尚何至今公襲而不變耶於乎誠以世之
通音曉律者或少也夫何天下四方之所尚胡俗伎樂率
多輕儇剽殺嗁嗽縱肆前緩後驟不中音節他則倡優雜
劇類且青紅塗抹子女雜優導淫教嫖不得禁止然以胡
俗之樂音節不中則聲氣淺浮而日趨於薄倡優之伎禁
止不行則風俗流蕩而不知所返此雖小節所繫甚大漢
諺有云宮中好高髻城中高一尺宮中好長袖城中全匹
帛意者朝廷合議先正雅樂然後天下四方悉更胡俗二

樂賢文粹

卷之三

十一

部之不正者悉歸於正而後止殆不可視是為千古之絕
學也然古者律曆二事更相為用太史郭公一嘗定曆誠
曠世所未有予謂宜依古法緹室葭灰隨月候氣天地之
中氣既應則鐘律之中聲當無有不應者要在久而後驗
樂殊不可以草創苟且而遽定也嗚呼宗寧之樂亦可變
矣吾又安得夫伶倫榮授之徒而與之共論樂哉

會稽傅氏夏小正注後序

反覆

夏小正本古書殘缺近會稽傅松卿頗就大戴禮校讐刊
注刻在會稽學宮蓋昔孔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
杞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說者則謂夏時夏小正也聖人
春秋之世每告顏淵以王者百世通行之道首曰行夏

之時殆取其歲時之正政事之善也此豈果謂夏小正之
一書哉周公之時訓呂不韋之月令類若一本於夏小正
而又加詳漢魏以降嘗建讀時令之官凡以夏禹周公之
典世宜守之而不敢有逸故也後世儒者乃欲舉時訓月
令而盡黜之且曰天時之運行有常而王政之設施者無
常起居號令慶賞刑威惟其所值而即行之誠不可以非
時而暫廢苟不即行而輒廢則天下多滯事矣予試論之
天之與人一理與氣而已蓋惟理常為主而氣之所運一
屈一伸一開一闔暑焉而土山焦燥寒焉而川澤凝涇天
之與地相繫根友浮生之物無不薰蒸融液周流交濯而
舉不得地焉理固在是也聖人之所以為人每全其理之

樂賢文粹

卷之三

十一

所賦而又順其氣以行之不敢少逆因時制法授月布政
春夏陽舒而賞慶行秋冬陰慘而刑威作是皆悉本乎天
之一屈一伸一開一闔而固非我有作為於其間萬一有
逆乎此而天道遽為之變一言之發與其律協一事之動
與其欲應春夏洪範家類能言之而後儒欲議其泥者此
猶向謂時訓月令之可盡黜者也嗚呼夏禹周公之典不
幾於遽逸矣乎夫夏后氏之政典嘗曰先時者殺無赦不
及時者殺無赦然所謂先時不及時者豈有他哉春養孤
子秋食耆老每事不敢有違其時者是謂應時成非行
師之期而出師窮冬非肆青之月而肆赦則是一時之所
值有不吝不舉其事者是謂權衡自天道而觀雷霆霜雪

一切各以時至者則理之常不以其時至者則氣或有以激之而理則非常聖人之典亦道其常者而已矣今而曰天時之運行有常而王政之設施者無常起居號令慶賞刑威惟其所值而即行之誠不可以非時而暫廢是徒苟用乎一時之權術而終不得乎王者之經制且夏禹周公之世因時制法按月布政天下亦何常多滯事哉為此說者殆不究乎天人之一致而務欲裂而二之者也然而古者聖人之道每與天地之化相為流通泊然而神明內居宵然而氣化外變是冬而振雷夏而造冰宜若或違於天而天固不能違之此不可以一槩論也自惟聖人知其理之若是而必道其常以垂世立教陽氣一通則鑽燧出火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陰氣一歛則寒室藏冰觀其所以彌綸匡贊節宣調變於天地陰陽之間者豈為無所用其心哉達賢君子治其一身且順天地四時之變調其居處節其飲食禁其嗜欲適其志意一國之政辟之治身則又大夫傳不云乎周歲多燠秦年多寒是特昧乎夏禹周公之典或流於舒縱遲緩或陷於嚴酷刻深而不自覺焉者也由此觀之孔子嘗有取夏時者天時與王政相參王政得天道有應後世儒者乃欲舉時訓月今而盡黜之則先聖人不謂其歲時之不正不謂其政令之善哉嗚呼此亦不得其說矣

石陵先生倪氏雜著序

文凡六段有斷制情神感觀大手筆家法

自東都文獻之餘天下士大夫之學日趨於南以惟皇帝

王霸之略或談道德性命之理彬彬然一時人材學術之盛不可勝紀蓋東萊呂公本其伊洛義理之學且精於史永康陳公同父方與之上下頡頏其議論而獨貴於事功天以國家兵戈離析之久王業偏安人心不固紀綱廢壞風俗蕩焉而失防意將自有的古準今知時識務之士雄豪智勇闔閭穎茂而出於其間或者猶慮其古方新病之不能以救敗也當此之時同父嘗陳征討大計石陵倪先生杜實先後同父草書萬言欲以兵戰自效不下同父然同父因其才力氣峭之豪中陷於罪廢至老纔得高第終以不得馳騁於中原而遂至淪沒先生方自以其學勝亦且不能於鄉里至以罪廢徙筠陽故雖有志焉而終以塞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平樂毅之常生而重恨曹瑜之淹淹待盡也夫自南北分
裂士之學者方守於一隅而高跡之所被者率不能以偏
廬黃河之源出於崑崙黑水之流播於南海而近世地理
之家亦無據依矣相傳摩盡今海內混一重譯萬里黃河
自星宿海發源歷九渡河而後北會於臨洮積石之西黑
水復流其西界而徑趨於滇越之外境若可以燭照而數
計者譬如談天文者每以洛陽居天地之中然而南至北
景北踰鐵勒斗極出沒高下之度殊不可以常度準又豈
得徒游乎義和渾天之器而獨不少究乎周髀勾股之法
哉是故先生與地會元之書茲既不能以復見至於華夷
內外境土微塞之圖則猶未免乎繁差矛盾而未盡善者

華夷圖

卷之三

三

此殆古今祖述編類之一疵也雖然先生之學誠可謂博
而有用者矣當呂公云亡先生貽書同父謂宜力學以紹
呂公後而同父喟然不悅是其一時人材學術之盛卒不
肯俯首以隨人下而欲自表表於世自今觀之前輩若成
淵養俱盡新學小生齒牙不學是以一切隨於黃茅白葦
而欲以爲同竊其殘膏剩馥而不敢有異至其立言稱口
結舌而無所發明臨事則亦玩時惕日偷懦憚事而不足
以赴其鼓舞作興之機者此皆見棄於先生者也藉令先
生之學本之以伊洛之義理而又無貴乎永康之事功則
其所就且將不止於此雖然今之學者尚可及耶吾固未
易以王道霸術之並行而遽少之也初武夷謝翱舉羽嘗

因先生之書選爲一編今始得其全帙號曰維新者
又嘗過其所居則山洞湮塞棟宇傾蕩荒兒牧豎悲歌
踰猶能示其故墟而亦不能詳也况其所著之書耶嗚呼
士無當世之功業而徒務於有言不至于此不極也是又
古今文士著錄藝文者之一歎也悲夫

春秋傳授譜序

此公長於春秋故
其論斷尤精確

春秋之道本於一離爲三家之傳又析而爲數十百家之
學學日夥傳日繁道益散天下後世豈或不有全經乎亦
在其人而已矣自孔子沒七十子言人人殊公穀自謂公
之子夏最先出左氏又謂古學宜立諸老生從史文傳口
說述相授受彼此若矛盾然自是學一變主公羊者何休

華夷圖

卷之三

三

主穀梁者范甯主左氏服虔杜元凱或扞己意或傳采衆
家蓋累數十萬言自是學再變公穀微左氏乃孤行不絕
說者曾不求其於傳遂專意於訓詁江左則元凱河洛則
虞自是學三變間有一二欲考三家之短長列朱墨之同
異力破前代專門之學以求復於先聖人義理之極致咸
曰唐啖趙氏自是學四變嗚呼言春秋者至於四變可以
少定矣子瞻觀漢初傳公羊者先顯自胡毋子都而下得
二十四人次傳穀梁自申培公而下得十五人左氏本於
國師劉歆未立博士故傳之尚少而東漢爲盛東漢以降
學者分散師說離析非徒捨經而任傳甚則背傳而從訓
詁曉曉譁嘩靡然趨下夫學本非不同本非不一而末異

乃若是此其欲抱十二公之遺經悲千古之絕學發明三家之傳而去取之者誰歟然予悉得而譜是者四變之極也四變之極必有能反其初者唐啖趙氏蓋嘗有是志矣繼之者又誰歟古之人不云乎東海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自其此心理而論之古之人有與予同者乎不同者乎同者然乎不同者然乎此其沒世而無聞者多矣顯焉者譜於此也蓋昔唐韋表微曾著九經師授之譜且以譏學者之無師嗚呼人師難逢經師易遇然今經師猶有不可得而遠見者矣則吾是譜之作又豈徒在表微之後乎

宋濂

學際文華

卷之三

七

洪武正韻序

人之生也則有聲聲出而七音具焉所謂七音者牙舌唇齒喉及舌齒各半是也智者察知之分其清濁之倫定為角徵宮商羽以至於半商半徵而天下之音盡在是矣然則音者其韻書之權輿乎夫單出為聲成文為音音則自然協和不假逸強而後成虞廷之曆歌康衢之民謠姑夫暇論至如國風雅頌四詩以位言之則上有王公下逮小夫賤隸莫不有作以入言之其所居有南北東西之殊故所發有剽疾重遲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凡子周詩堪被之絃歌者取其音之協也音之協則詩之諧乎不持此也楚漢以來離騷之辭郊祀之詩其音之諧乎不

諸作易嘗拘於一律亦不過協比其音而已自梁之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為平上去入號曰類譜大抵多吳音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因禮部之掌書舉易名曰禮部韻略遂至毫髮弗敢違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縱有患其不通者以不出於朝廷學者亦未能盡信唯武夷吳棫惠之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逮於近世凡五十家以為補韻新安朱熹據其說以協三百篇之音識者雖或信之而韻之行世者猶自若也嗚呼音韻之備莫踰於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孔子弗之從而雅區區沈約之是信不幾於大惑歟恭惟

學際文華

卷之三

七

乖舛 召詞臣諭之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為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類亦有一韻當析為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如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重刊定之於是翰林侍講學士臣樂韶鳳臣宋濂待制臣王侯修撰臣李叔允編修臣朱右臣趙應臣朱應典簿臣瞿莊臣鄒孟達典籍臣孫貫臣荅祿與權欽遵明詔研精覃思壹以中原雅音為定復恐拘於方言無以達於上下質正於左御史大夫臣汪廣洋右御史大夫臣陳寧御史中丞臣劉基湖廣行省叅知政事臣陶凱凡六騰蒙始克成編其音諧韻協者併之否則析之義同字同而兩見者合之舊避宋諱而不收者補之註釋則一依毛

是父子之舊勅成一十六卷計七十六韻共若干萬言書
奏賜名曰洪武正韻勅臣應為之序臣應為司馬
充有云備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者莫
過於韻所謂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與禮樂刑政之原皆
有於此誠不可不慎也古者之音唯取諧協故無不相
通左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經
緯不交而失立韻之原往往拘礙不相為用宋之有司雖
管端併僅稍異於類譜君子思之當今聖人在上車同
軌而書同文凡禮樂文物或遵往聖赫然上繼唐虞之治
至於韻書亦入宸慮下詔詞臣隨音刊正以洗千古之
陋習荷敷盛哉雖然旋音以七音為均均言韻也有能推
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
所可愧者臣應為等才識闇劣無以上承德音受命震
揚罔知攸措謹拜手稽首序于篇端于以見
聖朝文治大興而音韻之律悉復於古云

桃花澗修禊詩序

浦江縣東行二十六里有峯聳然而葱鬱者玄麓山也山
之西桃花澗水出焉乃至正丙申三月上巳鄭君彥真將
修禊事于澗濱且窮泉石之勝前一夕宿諸賢士大夫殿
明日既出相即向北行以壺觴隨約二里所始得澗流遂
沿澗而入水飭道幾盡肩不得比先後纍纍如魚貫又三
里所夾岬皆梅花山寒花開遲及是始繁倚多髯松入天

藝文類聚

卷之三

九

藝文類聚

卷之三

九

如青雲忽見鮮葩點濕翠間談談欲然可玩又三十步
石人立高可十尺餘面正平可坐而蕭曰鳳蕭臺下有小
泓泓上石壇廣尋丈可釣聞大雪下時四圍皆瑤樹瑤林
益清絕曰釣雪磯西對紫壁俯瞰臺磯間女蘿與陵苔膠
澗之赤紛綠駭曰翠霞屏又六七步奇石怒出下臨小窪
泉冽甚宜飲鶴曰飲鶴川自川導水為蛇行勢前出石壇
下鏘鏘作環佩鳴客有善琴者不樂泉聲之獨清鼓琴與
之爭琴聲與泉聲相和絕可聽又五六步水左右屈盤始
南逝曰五折泉又四十步從山趾斗折入澗底水匯為潭
潭左列石為坐如半月其上危巖峭峙飛泉中瀉遇石角
激之泉怒躍起一二尺細沫散潭中點點成暈真若飛雨
之驟至仰見青天鏡淨始悟為泉曰飛雨洞洞傍皆山峭
石冠其顛遶巖幽邃宜仙人居曰藥珠巖巖邊望見之病登
步之勞無往者還至石壇上各敷榻席夾水而坐呼童拾
斷楸取壺中酒溫之實鬆觴中觴有舟隨波沉浮鴈行十
稍前有中斷者有屬聯者方次第取飲時輕颺東來飈
旋不進甚至逆流而上若相獻酬狀酒三行年最高者命
列觚輸人皆賦詩二首即有不成罰酒三巨觥衆欣然如
約或閉目潛思或拄頰上視霄漢或與連席者耳語不休
或運筆如風雨且書且歌或按紙伏崖石下欲寫後止或
句有未當搔首蹙頰向人或口吻作秋蟲吟或羣聚蘭
奪祿爭先或持卷授鄰坐者觀曲肱看雲而卧皆一一可

盡已而詩舊成杯行無算迫罷歸日已在青松下又明日
鄭君以茲游良驪集所賦詩而屬瀛以序瀛按韓詩內傳
三月上巳擇花水下之時鄭之舊俗於漆有兩水之上招
魂續魄執蘭草以祓除不祥今去之二千載雖特異地殊
而桃花流水則今猶昔也其遠裔能合賢士大夫以修禊
事豈或遺風尚有未泯者哉雖然無以是為也為吾黨者
當追浴沂之風徵法舞雩之咏歎庶幾情與境適樂與道
俱而無愧於孔氏之徒無愧於孔氏之徒然後無愧於七
尺之軀夫可不勗哉瀛既為序其游歷之勝而復申以規
箴如此他若晉人蘭亭之集多尚清虛亦無取焉鄭君名
鉉彥真字也

藝文志

卷之三

三

詰皓華文

龍門生閒居累日弗憚雖深自寬辟卒未能釋去頗聞道
家之言肺神皓華者實主憂因假為問對作詰皓華文文
曰上章困敦在旦之月火雲不移積氣熾熱時龍門生黠
慘弗悅顏面腫噲情神鬱勃頹文九折屢梁雙關首不暇
冠足何能襪其友亡羊先生哀之謂匡山君曰龍門生病
矣為秋所變矣其中楊楊神喪守矣匡山君曰花妖媚武
閭崇惑赤仇鐸投綬荀伯赴溺移昭入幽倒白作黑不道
其遽卒靈靈魄龍門生之所罹殆此疾也邪亡羊先生曰
不然也彼自外入有隙斯至此自內出無罅可過昔者玄
靈錫直黃苞承鈞僂僂者人分為五神守靈威明龍烟育

嬰或喜而眉揚或怒而色頰或恐而湮淪或思而纏各
隸攸司別域異局中有皓華其字虛成西方之英白虎之
精於時為秋孽斂華榮於音為商蕭殺之聲於行為金厭
德維刑於藏為肺百憂所成察之無迹迫之不驚斂爾水
集忽焉雲翳眊眊眊眊眊眊眊眊眊眊眊眊眊眊眊眊
嘗遇河上丈人於龍都之山九陽之庭授我以帝青之錄
示我以赤水之經効召五鬼麾斥三靈動為山合怒為靈
崩即將召皓華而訊之不亦可乎匡山君曰子計誠良矣
亡羊先生乃仗七星之劍曳三辰之旌濯酒于茅牀臂上
升禹步成罡拔髮為兵左叱右顧潛聽于冥涉炊五斗黍
項迴颺怒旋冷氣四興幻陽變陰弄晦閃明勃律婆率如

藝文志

卷之三

三

見其形有嫩一夫素裳影纓衛以刀戟載以輜輶踰蹏而
前嗟謂亡羊先生曰我皓華之神也與夫子人鬼異程曷
召我為亡羊先生曰龍門生之疾爾奈何崇之吾之召爾
非苟然也寓形兩間為生幾何擊石火起流陽電過俄頃
歇滅不樂則邪既有良朋相與嘯歌上下角逐西東宴摩
庭陳笙瑟尊列象犧酣嬉淋漓瀾舞僂僂龜虫失得鳴鳳
少多棄而不辨連恤其他孰不志舒孰不顏酡孰不兜蓬
孰不婆娑爾何使龍門生感感沕沕姘姘娉娉娉娉娉娉
如蝕沈痾爾當據情以對其辭若直吾將爾為式辭或不
能良我劍有鉞皓華聞已頽然怒曰夫子藝周載籍心統
入天在古無上在今無前甞生目底雷捲舌間雄章議

彈髓神者天子宜先天下憂而憂乃欲自樂邪惟昔尼父
任道為宗上畏天命下悲人窮雖不得位唯世是從敢曰
自佚以疲厥躬子幸我聽請竭始終民吾同類緩之匪易
遑遑齊魯棲棲宋衛樹伐蒲園絕糧不繼車轍周環曾莫
少避欲與東周拯我民悴是謂世憂夙夜罔替天下為公
道紀攸繁魚爛已成河決安治傷麟島來嘆鳳不至含瑟
長吁及袂拭涕遂為憂經表我王制是謂道憂唯恐淪墜
夫子法尼父者也宜為二者深憂乃欲自樂耶況今六合
鼎沸矛縱戟橫千里蕭條上絕播畊屍齒如山悲風往還
為見人飛集樹端夫子不為之長慟日欲開口笑樂一
何惑乎亡年先生慨然笑曰爾望吾以聖人之事我病未
能若謂生民遘屯則有肉食者存吾亦何知焉古今一馬
大地一指死生一轍彭殤一軌溟滓無末恆落無始神光
下燭人羣將弭內已若忘外憂自止我額弗感我齒長落
我神孔寧于胥樂只爾固欲反之將有說耶抑罔我也皓
華曰大道陵夷始有冊周放言如雲彌布八丘蛟龍騰驤
搏之無由狎聖侮賢浸思弗收欲齊夫物強名弗憂夫子
取之人將見尤且吾聞之王公弗憂四國不治侯伯弗憂
庶政用隳子男弗憂名毀身隨士庶人弗憂舊害是罹是
憂者群善之原衆德之基修之則安恃之則危故曰生於
憂患死於安樂而君子終身以之夫子奈何樂諸粵自古
初有天皇焉幹運日月轉乾坤乾司執神機主帝權懼

民多欲志因物遷特遭天老命廟五官歸於金德至
患以助人極以拓化原夫子辱我以崇並觀如此尚有
邪亡羊先生曰爾言固善古之聖賢有無憂者夫邪命
樂天者夫有遐世無悶者夫若是彼皆非歟皓華曰夫
柱不可以調瑟刻舟不可以求劍尚矣事雖有常易變
通苟執于一子莫之中憂樂有異時勢不同使古聖賢
于當今其有隱憂又將何如也言既畢化為白氣其長如
虹昏昏蒙蒙歸于太空亡羊先生退謂丘山君曰皓華
辭良直吾敢不敬承以為式於是攢眉入室腹淚欲滴
物傷懷終宵太息

孔子廟堂議

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然則為廟以祀之其可不稍
於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
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生人朝服即
位于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于阼階西面尸出入
主人降立於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齊祝盥
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尸
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為北筵之在西也
尸升筵主人西面立于尸內拜受尸尸辭主人主人西面
奠爵拜皆為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禮制元和二年
幸魯祀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
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

十三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存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為菽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席皆以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搆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與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羶薌蓋求神於陰陽也今用熏鄉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燭盥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為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乘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子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群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為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談及庶幾

諸州但以先師顏子配今也雜真而妄列甚至荀况之言性惡楊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廁其中吾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密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真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淳祐初張居程上後因國子監集講再定張遂居程下顛倒彙論莫此為甚吾又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饗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亦非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津所製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為詳所謂三獻各檢獻後飲福即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准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濱之宗瀛海也猶山嶽之祖崑崙也今乃舛繆若是則其他可知矣禮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然以自安乎雖然此姑言其畧爾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則裸乎雅俗升降則昧乎左右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或者則曰子之言信辨矣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為道統

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皋陶伊尹
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益傳說箕子皆可與享于先王天
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
祖述憲章之任其為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
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不屑於武夫也不識可
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
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
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
之法也奚為而不可也

發賢文軌卷之三

發賢文軌

卷之三

三

發賢文軌卷之四

王律

河圖辨

此等見識論斷豈區區文人孝子所能及此
所以名高一代為國物標排之巨擘歟

金華後學成雄選

河圖出於書契未作之先載籍以來幾千年於此矣而所
以為河圖者其說未明也易係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
則之書顧命曰河圖在東序論語曰河不出圖河圖之名
見於經者如此而其為體則固未始經見也後世儒者因
其體之不經見也顧遂以其私傳臆說互相模擬穿鑿聖
秘凌厲道妙各自以為得其說夫然卒莫有至當之歸於
是河圖者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所以示萬世陰陽造化
之理者乃反視之若神奇怪妄者焉自今觀之為關朗氏
之說者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五十居中洛書
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
是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也為劉牧氏之說者曰一六居
北二七居南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者洛書也戴
九履一左三右七三四為肩六八為足者河圖也是以九
為河圖十為洛書也二氏之說其相反也若此邵子曰圓
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又曰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
肇於此乎方者畫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放於此乎世皆謂
邵子以十為圖而九為書也然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一
六二七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
為圖十為書乎朱子發張文鏡精通邵學者也亦暗以九

為圖十為書而朱子推序其源流以為漢上陳搏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子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既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修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顥程顥程子解易大傳大槩祖劉氏說也及新安朱子始力詆劉氏之非而引大戴禮書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言以證洛書以為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九為洛書十為河圖夫復何疑然而猶曰易範之數誠相表裏又曰安知圖之不為書書之不為圖則朱子尚不能無疑於此也臨邛魏氏則又疑朱子之說以謂朱子始以九圖十書為劉長民託之陳圖南辭而闢之而引邵子為證

此其一也江東榭枋得以為嘗傳河圖於異人其為倣八卦以為體坎離中畫而相交焉乃與方士排坎之術相彷彿此其二也或曰凡與太極圖合者乃河圖也或曰九十二圖皆河圖也由是論之先儒之論河圖其為說甚不同也後世將孰從而孰信之且河圖出於伏羲之世至孔子時數千年矣其間羣聖人未嘗言之孔子固嘗言之夫而不言其所為圖自孔子以來又千餘年亦未嘗有明言之者而自近世關氏劉氏以後乃若是紛紛而莫之統壹焉余聞之師劉歆以八卦為河圖王肅曰河圖八卦也王充亦曰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此其為知河圖者以余論之謂聖人因河圖以為八卦則可謂八卦即河圖則不可係辭明言聖人則之則之云者因之以為之之謂也孔安國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是則聖人實因河圖以畫八卦其可即謂河圖為八卦乎大抵世儒因其體之不經見也故得以肆為異說而莫之顧而亦孰知河圖之體未嘗不見於經也係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朱子釋之曰此天地之數陽奇陰偶即所謂河圖也是河圖固經之所載而見焉者也竊意河之所出者此則其本文謂之本文者自一至十五十五點有如星象故謂之圖也其位以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右四九居左五十居中以生數合成數而分配如此言其

自然之定位也蓋其中五為行母次十為衍子次一二三
四為圖象之位次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二老位於西
二少位於東南數則各以其類交錯於外而八卦定矣
於是伏羲則之而乾坤艮巽坎離震兌之卦畫焉是則聖
人之困河圖以畫八卦苟謂河圖即八卦亦可也或曰審
如斯言則以八卦為河圖固有可徵然謂河之所出者天
一至地十即為其本文無乃涉於怪妄歟曰非然也天地
啓造化之秘以示萬世則其事固非世之數數然者歐陽
子嘗疑河圖洛書為怪妄矣而南豐曾氏非之曰以非所
習見則果於以為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為可盡於耳
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嗚呼曾氏之言固予之所為言也

藝文類聚

卷之四

內

洛書辨

高議論持疑漢唐宋諸家

洛書非洪範也昔箕子之告武王曰我聞在昔鯀陟洪水
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
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初不言洪範
為洛書也孔子之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亦始
以洛書為洪範也蓋分圖書為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合洛
書則自漢儒孔安國劉向歆諸儒始其說以謂河圖洛書
義氏王天下龍馬出河負圖其背其數十遂則其文以畫
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出洛負文其背其數九而圖
而第之以定九疇後世儒者以為九疇帝王之大法而洛
書聖言也遂皆信之而莫或辨其非然孰知河圖洛書

皆伏羲之所以作易而洪範九疇則禹之所有叙而非洛
書也自今觀之以洛書為洪範其不可信者六夫其以河
圖為十者即天一至地十也洛書為九者即初一至次九
也且河圖之十不徒曰自一至十而已天一生水地六成
之水之位在北故一與六皆居北以水生成於其位也地
二生火而天七成之故二與七皆居南以火生成於其位
也以至至東西中之為木金土無不皆然至論其數則一三
五七九凡二十五天數也皆白文為陽為奇二四六八十
凡三十地數也皆黑文而為陰為偶此其陰陽之理奇偶
之數生成之位推而驗之於易無不合者其謂之易宜也
若洛書之為洪範則於義也何居不過以其數之九而已

藝文類聚

卷之四

五

然一以白文而在下者指為五行則五行豈有陽與奇之
義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肩者指為五事則五事豈有陰與
偶之義乎八政皇極稽疑福極鳥在其為陽與奇五紀三
德庶徵鳥在其為陰與偶乎又其為陽與奇之數二十有
五為陰與偶之數二十通為四十有五則其於九疇何取
焉是故陰陽奇偶之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
以為九疇則洛書之為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足矣奚必黑白而縱橫之積為四十五而效河圖
之為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也且河圖洛書所列者數也洪
範所陳者理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
天人之合也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也五紀者天之所

以示乎人也。皇極者，人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人君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之也。是則九疇之自一至九所陳者，三才之至理而聖人所以參贊經綸極而至於天人證應禍福之際，以為治天下之法者也。其義豈在數乎？豈如易之所謂「天一地十者」中含義數必有圖而後明，可以索之無窮，推之不竭乎？漢儒徒見易係以河圖與洛書並言而洛書之數九遂以為九疇耳。審如是，則河圖之數十也，伏義畫卦何為止於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二也。先儒有言：「河圖之自一至十，即洪範之五行而河圖五十有五之數乃九疇之子目。」夫河圖固五行之數而五行特九疇之

耳。先言帝不昇，而後言天錫禹，則可見所謂昇所謂錫者，即九疇所陳三才之至理治天下之大法。初非有物之可驗有迹之可求也。豈曰平水之後，天果錫禹神龜而負夫疇乎？仲虺曰：「天乃錫王勇智。」豈曰天錫公純嘏言聖人之資質天下之上壽，皆天所賦予，豈必是物而後可謂之錫乎？使天果因禹功成錫之神龜，以為瑞如蕭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則箕子所叙直美禹功可矣。奚必以絲功之不成發之乎？此其不可信者五也。夫九疇之綱，禹叙之猶義文之畫卦也。而其目箕子陳之猶孔子作家象之辭以明易也。武王訪之猶訪太公而受丹書也。天以是理錫之禹，禹明其理而著之疇，以垂示萬世為不刊之經。

豈有詭異神奇之事乎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有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此地符又云河龍圖發洛龜書感又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夫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而已豈嘗言龜龍之事乎又烏有所謂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國至謂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誠亦怪妄也矣人神接對手筆繁縟者冠譙之王欽若之天書也豈所以言聖經乎此其不可信者六也然則洛書果何為者也曰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於洪範何與焉群言者亂實諸聖而止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非聖人之言歟吾以聖人之言而斷聖人之經其有弗信者歟劉牧氏嘗言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而河南程

朱子

朱子

朱子

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吾是以知孔安國劉向歆父子班固鄭康成之徒以為河圖授羲洛書錫禹者皆非也或曰河圖之數即所謂天一至地十者固也洛書之數其果何所徵乎曰洛書之數其亦不出於是矣是故朱子於易啓蒙蓋詳言之其言曰河圖以五生數合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中為主而外為客故河圖以生居中而成居外正為君而側為臣故洛書以奇居正而偶居側此朱子之說也而吾以謂洛書之奇偶相對即河圖之數散而未合者也河圖之生成相配即洛書之數合而有屬者

也三者蓋名異而實同也謂之實同者蓋皆本於天一至地十之數謂之名異者河圖之十洛書之九其指各有在也是故自一至五者五行也自六至九者四象也而四象即水火金木也土為分旺故不言老少而五之外無十此洛書所以止於九也論其方位則一為太陽之位九為太陽之數故一與九對也二為少陰之位八為少陰之數故二與八對也三為少陽之位七為少陽之數故三與七對也四為太陰之位六為太陰之數故四與六對也是則以洛書之數而論易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方位之所若合符節雖係辭未嘗明言然即是而推之如指諸掌矣朱子亦嘗言洛書者聖人所以作八卦而復曰九疇並出焉則

朱子

朱子

朱子

猶不能不惑於漢儒經緯表裏之說故也嗚呼事有出於聖經明白可信而後世弗之信而顧信漢儒傳會之說其甚者蓋莫如以洛書為洪範矣吾故曰洛書非洪範也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

宋景濂文集序

文章所以載乎學術者也昔之聖賢其學可謂至矣其於三才萬物之理仁義道德禮樂制度治亂是非顯隱鉅細之際凡天人傳心之妙帝王經世之畧無弗察而通也其真知實踐既有得於內矣於是將以自見而淑諸人也然後托於文章以推其意之所欲言故程子以謂聖賢之言不得已也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闕焉又

謹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為先乎。夫聖人然有之無補無之無關也由是論之所貴文章之有補者非以其明夫理乎理之明不由其理術有素乎然而古今文章作者衆矣未易悉數也姑有吾藝而論之宋南渡後東萊呂氏紹應洛之統以斯道自任其學粹然一出於正說齊唐氏則務為經世之術以明帝王為治之要龍川陳氏又修皇帝王霸之學而以事功為可為其學術不同其見於文章亦各自成其家而香溪范氏所性時氏先後又間出皆博極乎經史為文溫潤縝練復自成一入國朝以來則浦陽柳公為傷黃公並時而作柳公之學博而有要其為文也闊肆而淵厚黃公之學精而能暢其於文也

學賢文集

卷之四

典實而周密遂皆羽翼乎聖學黼黻乎帝猷踵二公而作者為吳正傳氏張子長氏吳立夫氏吳氏深於經張氏長於史而立夫之學尤超卓其文皆可謂善於馳騁者焉然當呂氏唐氏陳氏之並起也新安朱子方集聖賢之大成為道學之宗師於三氏之學極有異同其門人曰勉齋黃氏實以其道傳之北山何氏而魯齋王氏仁山金氏白雲許氏以次相傳有何氏而下皆贅人論者以為朱氏之世適故近時言理學者藝為最盛然為其學者上而性命之微下而訓詁之細講說甚悉其頗見於文章者亦可以驗其學術之所在矣嗚呼尚論吾邦之文章所謂無是言則是理闕焉者固非其是而有之無補無之無關焉者尚

足謂之文乎吾友宋君景濂早受業立夫氏而私淑於吳氏張氏且久遊柳黃二公之門間又因許氏門人以究夫道學之旨其學淵源深而培植厚故其為文富而不侈覈而不繁衡從上下靡不如意其所推述無非以明夫理而未嘗為無補之空言苟即其文以觀其學術則知其足以繼鄉邦之諸賢而自立於不朽者遠矣景濂既不求用於世而世亦未有以用之其於文章尤自愛重不輕以示人以裨辱有同門之雅聞出其所著俾有以序之禕聞朱子序廣漢張子之文謂其不知年數之不足是以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嗚呼不自滿足而勉焉不息者聖賢之為學也自高

學賢文集

卷之四

十一

遠而底於平實則其學之所至豈不較然矣乎禕輒誦是以序景濂之文以致吾區區之意且因以自厲焉

水經序

水經漢桑欽所作藝文志缺弗錄而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酈善長注善長道元字也然皆不著撰人氏名舊唐志乃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為誰但云酈廷四十卷亡其五至新唐志始謂為桑欽作又言一云郭璞作蓋疑之也按前漢書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暉授河南桑欽君長昆氏讀書志謂欽成帝時人也今以其書考之齊永明中張即前漢壽良縣令武所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即狄縣文帝所更名荷不過湖

卽湖陵縣章帝所更名分水過永安卽苑縣順帝所更名則其書非作成帝時若順帝以後人所爲矣又其書言武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謂武侯所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又云江水東逕永安宮南則昭烈托孤於武侯之地也又其言北縣名多曹氏時置南縣名多孫氏時置是又若三國以後人所爲也又云改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五年也又河水北薄骨律鎮城注云亦連果城則後魏所置也此其書又若晉後魏人所爲也意者欽本成帝時人實爲此書及郭鄴二氏爲傳注咸附益之而璞晉人道元後魏人也是故山海經禹益所記也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之名本草神農所述也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秦高真

李贄本韓

卷之四

十一

定臨淄馮翊之稱爾雅作於周公而云張仲孝友蒼頡篇造於李斯而云漢無天下要皆後人所附益非復其本文然則水經爲欽作無疑蓋久而經傳相淆而欽之本文亡矣本文雖亡可不謂爲欽作哉通典謂郭注多疎畧迂怪而已不傳今屬注四十卷固完而舊本往往失於遷就有錯簡金蔡正甫氏嘗作補正三卷而亦不傳今唯屬注舊本猶行而已夫天地之間唯水爲多故水者地之脉絡也大川相間小川相屬而凡郡縣州道瓜列碁布皆因水以別焉地理之書始於禹貢而禹貢之分九州必主山川以定經界誠以山川之形縣巨無易州縣之設更革不常故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不能移也梁州可遷而華陽里

之梁不能遷也此禹貢所以爲萬世不易之書也後世史家主於州縣以爲書州縣更革其書亦遂以廢而不傳以彼之易於不傳則水經之書其果得而廢之歟大抵此書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有七江河在焉而鄴氏注引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一其源委之吐納公路之所經纏絡枝煩條貫千夥搜渠訪澮靡或漏遺總其繁而覽之天下可運於掌矣故自禹貢以後此書最爲近古而不可廢豈亦所謂萬世不易者歟顧世之爲地理學者莫不卽邇而昧遠就簡而憚煩而卒亦紛紜而無所據桑氏之學廢不復講久矣不亦惑哉故予因爲序論以致予意抑予之力豈能重其書覽者考其迹求其故而觀其會通必有能識其要者矣

蘇伯衡

卷之四

十三

蘇伯衡

冲靜篇

金華諸先儒文字惟平仲別是一家數專用技段作主意胡騰開闢照應自首至尾如常

曩余遇隱者金華山中方誦嵇康詩曰冲靜得自然榮華何足爲余問何以則冲靜隱者曰天地之道冲靜而已矣得天地之委和以生得天地之委衷以靈者人也其有不冲靜乎冲者不能不冲靜者不能不靜則亦自內出者滑之自外入者撓之耳出自內者喜也怒也欲也惡也憂也樂也之六者伐冲之斧也入自外者得也喪也利也害也榮也辱也之六者汨靜之泥也之十二者不出不入不入

出則不滑不撓不滑不撓則冲者未有不滑者也青
木有不靜者也而非知道者不能也知道則安乎命任乎
真以其安乎命也故榮辱利害得喪雖極而視之泊
然不知孰為得也孰為喪也孰為利也孰為害也孰為榮
也孰為辱也以其任乎真也故得而不喜也喪而不憂也
利而不欲也害而不惡也榮而不樂也辱而不怒也古之
人之游心于淡合氣于漠槩出于此而已矣惟冲故淡惟
靜故漠淡故與物皆春漠故與物俱息夫是之謂得乎自
然知之者蓋鮮矣而况于蹈之乎斯言也余識之久矣來
平陽識張君子玉子玉年垂六十鬚髮郁然愉愉乎其容
也津津乎其色也揚揚乎其志也休休乎其不知老之至

藝文類聚

卷之四

古

也怪而問之曰子玉非有華構以居也非有膏粱以食也
非有文繡以衣也而休休乎而揚揚乎而津津乎而愉愉
乎意殆有道乎不然則何以能若是也子玉謝曰吾何道
之有思夫大塊賦我以命也猶其賦我以形也長短肥瘠
奸媸黥皙非所謂形乎休咎通塞成敗修短非所謂命乎
命稟于生之初一定而不可易不猶形稟于生之初一成
而不可更乎則吾百歲之中貧與富也貴與賤也休與戚
也吾何容心哉何所用吾智力哉何逃于大塊哉奚不弊
吾精神勞吾肢體利之是殉而名之是驚于朝莫聞哉窮
居野處而吾樂焉桑柘獲牖而吾安焉布衣韋帶而吾適
焉飯糗羹藿而吾甘焉則吾何為而不休休而不揚揚而

不津津而不愉愉而又何道之有余乃始知子玉唯無慕
乎外故無營於時無營于時故無礙於物無礙于物故無
動於中雖不敢自謂知道其幾於知道之為乎而子玉即
燕息之所求記於余余愛重其為人適為誦隱者之言焉
因其所言而求其所未言則於道也幾幾矣

染說

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象草木象
翟象雀以為色取屢取梔取藍取茅蒐以染盧取豕首取
象斗取丹秫取浼水取欄之灰以為材熾之沍之暴之宿
之淫之沃之塗之揮之漬之以為法一入再入三入五入
七入以為候天下染工一也于此有布帛馬眾染工染之

藝文類聚

卷之四

五

其材之分齊同其法之節制同其候之多寡同其色之淺
深明暗枯澤美惡則不同其深而明澤而美者必其工之
善者也其淺而暗枯而惡者必其工之不善者也蓋天下
之技莫不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之妙應于手染
至于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人接于目而愛玩
之乎此惟善工能之非不善工可能也夫工於染者之所
染與不工于染者之所染其色固有間矣然雖工者所染
之布帛與天地四方草木翟雀其色則又有間矣無他天
地四方草木翟雀之色二氣之精華天之所生也天下之
至色也布帛之色假乎物采人之所為也非天下之至色
也學士大夫之於文亦然經之以行刺繡之以用思發之

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入之所同也出于口而書于紙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于中而能使之然于口與手猶善工之工于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詞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不工于染也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而況于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其室者也是故三代以來為文者至多尚論臻其妙者春秋則左丘明戰國則荀況莊周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相如賈誼董仲舒班固劉向楊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翱宋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及吾祖老泉東坡穎濱上下數千百年間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妙難臻故其人雖得之雖然之二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至手妙矣其視六經豈不有逕庭也哉六經者聖人道德之所著非有意於為文天下之至文也猶天地四方草木羣雀之為色也左丘明之徒道德不至而其意皆存於為文非天下之至文也猶布帛之為色也學者知詞氣非六經不足以言文玄非天黃非地黃非東方亦非南方白非西方黑非北方夏非翟緹非雀紅綠非草木不足以言色可不汲汲于道德而惟文辭之孜孜乎天台方希直從太史宋公學為文章其年甚少而其文甚工不惟同門之士未有不推許之以為不可及余每過宋公退即希直讀其所為文未常不擊節而歎其有得于文之妙也今希直將歸其鄉大肆其力於文故因以此勉焉余自為歲徒盡心于

文章垂五十而迄無成不知自勉乃欲勉希直寧不知然希直得余說而及時以道德自任則又何至若余哉此余之所以致愛助於希直也

送徐生繼先還國學序

國子生徐繼先移病歸金華就隱期而愈將往卒業其同舍生何與道樓用章以省親在金華請於縉紳先生賦詩以贈之謂非余莫之叙也相率來謁嗟乎繼先昔生之疾作生父兄之望生愈有甚於生之自望生知之乎今生之疾愈生父兄之為生喜有甚於生之自喜生知之乎生亦知父兄望生之學成有如望生之疾愈乎生亦知父兄喜生之學成有如喜生之疾愈乎惟知父兄之所望與其所以慰父兄之心也而豈自慰云乎生也疾則歸就醫愈則往卒業僕僕爾亟往來而不憚煩者夫豈不以此乎哉嗟乎繼先生之歸也凡可以愈疾者既無所不用矣生之往也凡可以成學者宜無不勉焉如使於凡可愈疾者用之而於凡可成學者不勉焉是知愛其身而不知淑其身則父兄亦將缺望而又何喜乎雖然疾豈徒愈哉故非治以良醫不能愈也醫良矣非飲以良藥亦不能愈也藥良矣非慎起居節飲食致淫邪之去臻元氣之復亦不能愈也則學固可徒成乎哉是故師者醫也邇者藥也氣貫者

邪也德性者元氣也不得賢而不聞至道不變化其氣質不成全其德性而學焉有成者乎今奉天子之命居儒學之館樂育天下之材自司業至博士助教凡十數公余雖不獲盡見之抑不可謂不知之也之十數公者皆德尊望隆業乎堯舜周孔之術深于詩書禮樂之文以生之妙年得與英俊並遊而受業焉則師既賢矣至德不患無聞矣生誠克以愈疾之心而蹶然愛日而自強真知而允蹈持其心養其性去其偏而復于中而學焉有不成者乎學成則德可久業可大名可遂所以慰父兄之心不其至矣乎而生父兄之躍躍為生喜也視今日之喜豈不相千萬乎此亦余所望於生者也誠如是余寧不為生助喜乎嗟乎

藝文志

卷之四

文

繼先尚懋勉之乎

一心堂記

浦江多大族而傳世之久者有黃氏黃氏先基之花橋者見于開元十道志其族散處邑中而邑中之族水閣惟盛水閣之族則逢原兄弟最良逢原之諸父分出久矣至逢原任其家乃謀于諸父復會居而合食焉室廬之異戶者通于一田園之異籍者歸于一財賄之異藏者聚于一什器之異用者司于一奴僕之異主聽于一而以一心名其堂會余歸自南京遺其子宿來謁記惟我仲姑實為逢原之祖母則余於黃氏固姻家也謹不得辭乃記曰三

會一人曰進而俱進曰退而俱退余嘗見之矣一家

藝文志

卷之四

文

曰耕而俱耕曰織而俱織余未嘗數數見焉進而無不也退而無不退也此之謂人無異志夫然故出戰入守相救相助無不至焉不惟可與共生而亦可以共死耕而不肯耕也織而不肯織也此之謂人各有心夫然故借鋤取帶勃蹊闢墻有不免焉且不可與共逸樂而況可與共患難夫三軍衆也踈也一家寡也戚也心之一也雖衆且踈者無弗親也而死生可共焉此同居非難而一心為難也無弗離也而逸樂不可共焉此同居非難而一心為難也有家者知率家人敦行孝弟而不知以心感人心使人以其心為心猶知為之三十六幅而不知攝之以一轂也未見其能親者也嗟乎一心不一心豈惟親踈係焉門祚之盛衰恒必由之周之與也以及三千臣一心商之亡也以億萬臣億萬心家國一適也焉有門祚之盛衰不懸于心之一不一乎而不一心可乎雖然主將之於三軍也三令而五申之而不一者有賞焉有罰焉賞之罰之而不一者有刑戮焉此其所以無不一也一家之中父子爾夫婦爾兄弟爾長幼爾夫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長幼也所謂骨肉也骨肉主恩者也責善也猶恐其賊恩而不可也繩之以政今賞罰刑戮如之何其可也然則將何以一其不一而致其一也傳不云乎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而已矣上允下坤其卦曰萃上巽下坎其卦曰渙而其彖皆曰王假有廟廟莫大乎祭祭莫大乎誠教精氣之

既散者可得而格也是故聖人以聚天下之衆以極天下之盛夫聖人之聚衆而極盛也夫猶有在乎誠而況一家乎而況骨肉乎故家人之象曰風自火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則非誠而何逢原必此之燭矣不然其名堂也不直曰同心顧曰一心何哉入同此心心同此理居斯堂者果能致謹於言行積誠意以相感動則一家猶一人豈特三軍比乎將見恩以相愛文以相接雅睦之風彌久彌盛鄉無間言朝有旌復黃氏且與鄭氏並立于一邑之鄙十餘里之間而浦江為禮義之俗矣不其盛哉不其休哉於戲可不勉哉可不勉哉

存古堂記 集賢吳公卿吳直方也浦江人東之文

集賢堂

集賢堂

集賢堂

故集賢吳公家有存古之堂公薨後十有八年其諸孫惠鄉諸伯衡追記之伯衡素公服之碩德懿範垂於其後焉喜惠鄉之克世其家而又幸附名於其堂乃不復以晚陋辭而為之記曰三皇五帝之世之謂上古夏后殷周之世之謂中古秦漢魏晉隋唐五代宋之謂近古近古去今未遠也而中古則遠矣中古去今未甚遠也而上古則已遠矣軒轅氏之鼎陶唐氏之鬲有虞氏之敦先王垂之弓和之矢此上古物也而猶有存者況於中古乎夏后之璜殷人之爵武丁之卣伯乙之盃楚姬之寶盤仲姑義母之匱崇之簠離之釜此中古物也而猶有存者况於近古乎嗟夫今之世去上古中古如彼其遠也而往往尚存

物者由人之貴之故實之寶之故存之也抑非有勢與力而又有鉅資難欲存之亦烏乎能存夫必勢必力而又必鉅資而後能存存之雖多而何益之有然世之溺焉而惟恐其不存者恒多天下有物生天地之先為人物之祖其古也無以尚之其於人也不可一息缺其存之也不待勢不假力不待資然而世之存焉而惟恐其失之者未嘗多也何哉吾之所謂物者道焉耳矣此天所與我者孟子所謂存於人心而皇王之所由者也古之聖人賢人不存此而聖而賢者未之有也古之愚人不肖人存此而愚而不肖者亦未有之也今之人莫不希古之聖賢顧獨用其心與力於古物間惑亦甚矣夫存其恃勢假力待資者而不

集賢堂

集賢堂

集賢堂

存其不恃勢不假力不待資者不過一好事之豪耳將以稱於天下曰賢者則不可也天所貴乎賢者以其能存皇王之道也存皇王之道則今之人是亦古之人而已矣是則道者豈非至古而至可貴可寶者歟何可以不存之也人惟知離釜崇簠楚盤殷爵夏璜和矢垂弓戈戈虞敦之為古也則存之而不知莫古於皇王之道也故莫之存也苟知皇王之道有古於虞敦戈垂弓和矢夏璜殷爵楚盤崇簠離釜則知世間古物非古而好事者之所存者不足存矣惟好事者之所存者不足存然後皇王之道存於天下是故道之能存也則其家古物雖無一焉不失為古之士道之不能存也則其家古物雖累千百焉不免為今

之人此君子之所有在此而不在彼也惟集賢公起儒生際盛時由上都學正入選而為集賢大學士自將仕郎六轉而為榮祿大夫始終一節為時名臣其平生事業固非伯衡所能知乃若以片言悟時宰使之灼知大義咸親為當務而力佐人主竄權奸存君臣之義安危疑之勢可不謂之賢乎微道之素存則亦何能爾哉公既以之發身又將以貽厥後是以有此堂也豈世俗惟古物以為存以誇示於衆者可得而比乎凡公之子姓誠克守以為訓而存其所存則生乎今之世何患古人之弗若而居斯堂也尚亦無愧哉

胡翰

李寶文

卷之四

三

井牧此篇井地規模亦多取諸齊井田綱領之意而潤色之吁悅齊不可及已後之人求章不淺其也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萬民故天下之利聖人不私諸已亦不以私於人井田之制是也井田者仁政之首也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矣其後二百三十有二年而漢始有名田之議猶古之遺意也又其後六百有三年而元魏始有均田之法猶古之遺制也先王之遺制遺意由秦以來僅一二見又皆行之不遠天下之民益敝敝矣為政者南面以子百姓一夫之饑猶已饑之一夫之寒猶已寒之執無是心也而訖莫之拯焉方漢承秦苛虐之後民新脫去湯火未遑蘇息高帝因而撫之運及光武之世

國家宴安無事宗戚大臣憑藉高貴之執爭取美田宅以爲子孫利益郡邑富商大賈周流天下貨累鉅萬治生產畜牧膏壤十倍上儼封君編戶之民無立錫之地則卑下之爲役爲僕不暇顧其身貧富不均勢所馴至也故董仲舒言於孝武以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抑兼併名田者占田也占田有限是富者不得過制也其後師丹孔光之徒因之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之議者以三十頃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夫占之過矣晉石苞令民男女三人占田百畝丁男女有差或十頃或五十頃無以品蔭其親屬自啓奸端矣民無恒產不能制之專事要束之間而不勞民駭衆生獲井田之利此吾所未喻也殆不過爲兼併之開耳非有資於畝畝細民能無不足之患也故名田雖有古之遺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和中其得君非華夏之主也其得民非歸馬牧牛之時也以魏國之大獨能均其土地審其經術差露田別世業魏人賴之力業相稱北齊後周因而不變隋又因之唐有天下遂定爲口分永業之制而取以租庸調之法口分即露田也露田夫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而率倍之口分八十畝而不倍惟歲易之田倍之永業即世業也夫家受而不還皆二十畝所以課蔣桑麻也民有多寡鄉有寬狹田有盈縮狹鄉之民受田半之爲土商者不給而在寬鄉者給之亦半也老疾寡妻妾給之三

畝四十畝雖不耕不可無養也當戶有益之二十畝雖已
有田不可不優也以此均天下之田貧不得粥富不得煮
猶恨不能守吾法而乃聽民粥永業以葬粥口分以遷是
以小不足而亂大法也何救於散振窮恤貧民獲保息周
典也何惜而不爲之粥而加計永徵之禁抑末耳議者如
宋劉敞又以魏齊周隋享國日淺兵革不息土曠人稀其
田足以給其衆民獲其實唐承平日久丁口滋多官無閒
田給受民不復獲其實徒爲具文不知隋唐之盛丁口相
若耳開皇十二年發使均天下之田狹鄉一夫僅二十畝
隋之給受何加於唐也唐雖承平日久貞觀開元之盛其
人戶猶不及隋何至其田具文無實也敞言過矣但狹鄉
之民多而田不盈永業之田粥而民不固如陸贄所謂時
弊者孰馴致時弊則法亦弊故均田雖有古之遺制不若
井田之善周制九夫爲井井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
丘爲甸甸有洫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都有澮地方百里是
爲一同治都鄙者以之夫間有遠遂有徑十夫有溝溝有
畛百夫有洫洫有涂千夫有澮澮有道萬夫有川川有路
萬夫之地三十二里治鄉遂者以之孟軻氏請野九一而
助國中十一使自賦蓋二法並行遂人匠人多寡異數而
內外相經緯焉王畿之內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六
鄉六遂居之六遂之餘地爲甸地距國中二百里卽公邑
之田天子使吏治之者也甸地之外爲稍地距國中三百

里大夫所食之采地也稍地之外爲縣地卽小都之田距
國中四百里鄉及王子弟之疏者所食之采地也縣地之
外爲疆地卽大都之田距國中五百里及王子弟之親者
所食之采地也此王畿之制井田常居十之六其不爲井
者四郊甸地耳其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則出地貢者亦
三三相任如井田之法八家樹藝一夫稅入於公孟軻氏
所謂皆十一者是也鄉遂之地采五十畝或百畝二百畝
而都鄙之田或不易或一易是亦名異而實同也地有肥
磽爲之井者必有牧以濟之所謂采與易者則皆牧也故
小司徒曰井牧其田野井者其正也牧者其變也井地均
不必牧也井地不均必牧以均之也由是達于天下雖有
山林川澤不可以開方制者以井牧授之以貢助取之諸
侯之國可按而定也楚人東南之要服也爲掩爲司馬度
山林鳩澤數辨京凌表淳鹵數量濠規偃渚町原防牧隰
臯井衍沃量九上之入修千乘之賦況中國之地無山林
川澤之阻無淳鹵量濠之患原濕衍沃衆目千里夏后氏
用之以爲貢商人用之以爲助而周人兼用之以制畿甸
經邦國其法可考者往往存於周官之書其不合者以孟
軻氏爲之權衡豈不較然也哉故嘗以爲井田之法行有
十便民有恒產不事末作知重本一也同井並耕勞逸巧
拙不相負齊民力二也奉生送死有無相贍通貨財不匱
富者無以取贏絕無并四也取以十天下之中正吏無

橫歛五也比其丘甸車車長轂於是乎出有事以足軍實
六也一同之間萬井百廛又有川澮戎馬不得馳突無邊
患七也畎澮之水澇則疏之旱乾則引以溉注少而荒八
也少壯皆土著奸僞不容善心易生以其暇日習詩書俎
豆養老息物成禮俗九也遠近共貫各安其居樂其業尊
君親上長子孫其中不煩刑罰而成政教十也一舉而十
者具夫何煩而不為乎其謂不可為者蓋亦有二焉丘甸
縣都其間萬井為溝洫者又萬計包原隰而為之窮天下
之力傾天下之財非數十年之久不克濟乎成也非大有
為之君不能致其決也此不可者一也中古以降淳厚之
俗薄澆偽之風熾恭儉之化衰功利之習勝經久之慮少

華覽文軌

卷之四

圭

僥倖之敝多以限田抑富強猶有撓之者况使盡棄其私
家之產乎以均田授農民猶有不能周之者又况生齒滋
衆之時乎怨歸於上奸興於下此不可為者二也以予論
之二者何足泥吾事乎古者步百為畝漢人益以二百四
十為畝北齊又益之以三百六十為畝今所用者漢畝步
也今之五十畝古之百畝也漢提封田萬萬頃惟邑居道
路山林川澤不可墾餘三千二百二十九萬頃皆可墾元
始初遣司農勸課定墾田八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三十頃
是時天下之民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戶以田均之計戶
得田六十七畝古之百四十畝也家獲百四十畝耕之六
為不給也加之簡稽則工商食祿之可損者又不知其幾

也雖唐盛時永徽民戶不過三百八十萬至開元七百八
十六萬亦不漠過也以天下之田給天下之民徵之漢唐
則後世寧有不足之患乎田無不足之患則取諸民以與
民天下皆知吾君之不私也天下有如卜式者且將先吾
民而為之孰不響應於下也秦長城之役哀延萬里塹山
堙谷暴兵三十萬而阿房之作督用徒刑者又七十餘萬
郡邑之民發謫徙邊者又歲不休不德甚矣天下怨誹未
聞有一人違者况下令如流水之源固民心之欲也王政
之所本也今先取一鄉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
然後行之一郡取一郡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
然後行之天下天下之制定事便而民悅也亦何異於鄉

華覽文軌

卷之四

圭

御乎是天下之田可井也事不勞者不永逸欲長治久安
而不於此圖之亦苟矣唐太宗嘗讀周官之書至體國經
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慨然嘆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
法三代之治人君負有為之才操可致之勢其時又非難
也封建議而不行井田知而不復君子蓋深為唐惜之吾
聞春氣至則草木生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必有使之
者矣物莫知之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為使之者不至物
無可為上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為用管商之法孰
與先王之制天下皆知其非民利也而齊秦舉國聽之其
故又可知也以先王之制使若管商者為之以紀人事經
利吾知天下之田可限也可均也可井也此無他善

操其所使而已矣忠信之道實爵之柄上之所以使也

皇初

天地之初未始有物也馮馮翼翼由一而二二氣則一睚
睚眦眦由二而三三才則一天下同由之謂道同得之謂
德同善之謂性同靈之謂心道一也人皆由之而有不由
者焉德一也人皆得之而有不得者焉性一也人皆善而
有不善者焉此人也非天也心不能盡性則不能盡德矣
不能盡德則不能盡道矣故雖天也莫與能焉而成能者
聖人也此聖人所以為萬世開太平也鴻荒之世天地草
昧民物雜糅穴居野處雖蚊蟻動之屬不異也而不以
為孽毛食血飲雖驚駭搏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為臊家

孝賢本義

卷之四

五

以羽革草木而不以為野蕪以積薪而不以為薄約以結
繩而不以為愚其民安之免於饑寒而不及於災患斯可
矣五龍燧人彼十有七氏者何氏也九頭攝提彼十紀者
又何紀也其人果聖而世果治也歟宜於此有以變而通
之矣何至委其人於顛蒙倥傯之域累數十萬年於禽犢
而不少拯之豈天生民立君之意乎必不然矣世雖傳之
聖人不言也聖人不言者蓋無稽而慎之也道本於三皇
德著於五帝法備於三王過此以往未之能尚也德固道
也而法亦道也所因者異耳山川之風氣不同五方之民
異俗古今之風氣不侔歷代之治異宜其要皆所以納民
於道也庖犧氏神農氏軒轅氏繼天而王畫卦以開物備

物以致用民利賴之其具不過罔罟耒耜而畋漁農父之

所務也其制不過宮室舟車關市弧矢斧斤而工商武夫
之所能也方其未創之時民固無所措其心思手足之力
矣故必聖人而後為之為之不足必聖人而後繼之因時
變通不變不通也書契之作法之始也衣裳之治德之昭
也其神化而民宜有善而不知天下同歸於道泯乎其跡
矣軒轅之後是為五帝歷少昊高陽高辛而至唐虞唐虞
之帝為堯舜聖聖相承嚳咎咎都俞南面以臨群臣其治猶
黃帝也而政教禮樂悉在天下有皋陶稷契以任之有伯
夷后夔之屬以典之而又以伯禹摠焉雖有洪水之災四
凶之惡不勞而治帝何為哉天下同歸於德雖莫之名焉

孝賢本義

卷之四

五

而煥乎其文矣有虞之後夏后氏承帝執中之傳以功踐
帝之位九土既平九疇既錫彝倫攸叙三年而天下遂於
仁不得賢而與之而其子啓能敬承父道以天下與其子
猶與賢也及殷之身有尾不服于甘之役大戰而後服之
欲如有虞之世不可得矣父子相繼所以止天下之亂是
乃變而通之也夏德既衰商人繼之商德既衰周人繼之
不疑矣無復商人之意矣其順天應人則一也故君臣易
位天下不以為非是亦變而通之也撥亂世而反之正天
下同歸於義義形而法益備矣禹之興也承乎虞而不及
虞者也文王之興承乎商而進乎商者也皆三代之盛也

也其道同其德異者有之其德同其法異者有之其法同其制異者有之存乎其人焉耳存乎其世焉耳消息者候之徵也淳龐者俗之判也理亂者變之象也質文者治之體也損益者制之宜也變通者權之用也神化者用之妙也通乎消息之候審乎淳龐之俗明乎理亂之幾別乎質文之體損益變通合乎神化之妙此聖人之所同也及周之衰王降而為伯伯降而為戰國諸子分裂聖人之道人驚其私智異說倚挈是非臆亂名實世患苦之雖為諸子者亦病焉於是刑名農墨之家崇儉質尚功實而老子貴清淨特葉仁義蔑禮法與天下共反其朴於太古之時意在懲周之弊而非太公至正之道也漢屬其術文景之世

李贄本集

卷之四

三

天下無事最為有效而非二帝三皇之所尚也聖人之道辟之天地明之為日月潤之為雨露變之為風霆為鬼神莫不由天地以成化竅之為山川微之為草木為昆蟲莫不由天地以成體而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易簡而已矣聖人在位大之為朝廷之遜禪父子之繼立變之為征討君臣之革命皆天命所當然重之為郊廟社稷之事公卿大夫賢不肖之黜陟下至閭伍井牧之賦庠序之教關市權衡度量之制刑賞之具禮樂之用皆民生之不可去者也聖人何容之哉亦行其所無事而已矣故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聖人之性天地之性也聖人以其心溥萬物而物無不平以其性盡萬物而物無不成非固誅之也有生

者各一其性有知者各一其心聲氣之同捷於桴鼓念慮之孚堅於金石故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之化如神而人不與知焉聖人之化如天而神不與能焉蕩蕩乎平平乎皇極之道也而非老子者之所謂道也皇極之道立天下之治得矣苟不為皇猶當為帝苟不為帝猶當為王是三王不足四而五帝不足六也

王氏數學舉要序

數何始乎始於古之聖人六章九章蓋太昊軒轅氏所作也其學則古無有也六藝之教在小學八歲之童習之而九數在當時猶一藝耳道術裂於天下百氏之說並興天下之言數者不必本於儒而儒者亦罕究其奧於是

李贄本集

卷之四

三

有國者立於一家之學五曹子孫之科錄在國子雖以之名家可也然議者猶以一曲病之故其學之興也不能如古之恒久其為教也微之於今而不可得方田之法廢則度地不得其要粟米之法廢則交質不通其變以至廩稅積慕則無衰分少廣以御之高深廣遠則無重差勾股以御之閒有名其術者舉一貨一幣一程一度錄銖而乘之銖銖而除之寸寸而乘之寸寸而除之終其書不出乎此學之者終其書不得其術亦惑矣吾不知古所謂五曹九章法者有類焉否也意其不若是也必矣數者天地之紀也萬物之統也惟聖人能舉之聖人達乎天地萬物之情故也

不達乎天地萬物之情以言乎數者則賴有聖人之法有焉耳當小學既廢之後法之存者鮮矣雖世所謂通儒莫之能於是有言之者乃以其不能而病之亦惑矣且百氏之說不適於用君子不病之是雖不當於古豈不愈於百氏之說哉故吾於王氏之書有取焉其言九九奇兩之法較之世所見者約而甚嚴于以均多寡比輕重揆高卑準趨適或盈或朒或正或負紀一衍萬極乎兆京正哉其用不窮其意亦將授之於人非欲人之不知也使數學復興則是書宜不廢吾惜不及見其人而獨得其書以論之其有深於此者吾亦不敢謂其盡於書也吾聞之物生而後有蒙蒙而後有滋莫非數也豈非由其術者然後能

卷之四

卷之四

三

羅文質公文集序

通之哉苟通之雖謂之儒者亦可也而儒者之學則大矣尚論人物者功業易見學術易知而道德為難顏子之不達仁必孔子而後知之有若之似聖人必曾子而後辨之一時之門弟子非不賢也日與之處也猶不能致察於斯而况庸常之人方之聖賢才智相百十也將探其所蘊之精微孰從而得之乎而况世之相去又遠也將極所致之高妙孰從而得之乎揚子雲曰存則人亡則書將必於其書而知之而得之羅文質公之在宋仕不登於朝化不行於國紹興之初言任斯道之重者必屬之先生焉先生受業於龜山楊文靖公因文靖而見伊川程正公則固及

氏之門矣當是時若李願之才器謝良佐之力學張繹之高識尹焞之篤行未嘗不與其進而道南之嘆明道獨於龜山發之及論西銘猶不能無疑伊川以理一分殊喻之通之難明也如此先生聞易於龜山與其聞於伊川者無間則固會而為一矣嘗謂漢唐儒者能自樹立不過注心於外與之游仲尼之門入堯舜之道必不能至此其志為何如哉由是性明行完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有如李延年之善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有如朱晦菴之言其所造又何如哉李願輩未聞有是與之者今欲以其近似而窺測之固學者之所惑也獨不考之先生之遺書乎蓋博古通今務以文章為學者非先生之學也二者不同而俱失

卷之四

卷之四

三

之先生之學靜而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擴而極夫天地其仁淵淵其淵則達天德之妙矣舉而措之行事施於有政則莫非達道之用矣故先生退而隱居而志常存乎天下遭世多故而義不忘乎朝廷其言曰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兼隆又曰人主欲明而不察欲仁而不儒又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又曰名器授之君子則貴授之小人則賤又曰士之立朝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怨嗟類皆切於時弊達於治體其言既足以懲熙寧創法之失其授受之際又足以啓淳熙理學之正觀是集者雖不能盡知先生因文以求義之

求用服亦得其緒餘乎余嘉遠不墜其家學以寡聞陋見論前入之道德其亦過矣仲尼之門顏子交一臂而失之而况其遠者其亦難言矣姑存其大要焉

戴良

深衣圖考序

深衣者何古所以名衣也曷為以深名以其為制之深微故取以名也取其圖直以象天方曲以象地崇之為三才而卑之為三極也然則烏乎服有虞氏深衣以養老諸侯大夫士夕深衣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禮所以辨貴賤決嫌疑何獨於深衣焉一之蓋是衣也可以用之文可以用之武可以用之於擯相可以用之於軍旅而又可以常服

卷一

卷一

卷一

也後世不達乎天子不用於常服此制之所以久失也制既久失則圖考一書雖欲不作烏得而不作或曰記有深衣篇而諸儒論之備矣何有乎圖考圖考之折衷於諸儒其大節有四謂續衽為連續旁縫鈎邊為左右交鈎則以蔡氏之說為當守而楊氏方氏以襟為衽司馬氏以衽為衽呂氏陳氏衣裳各有衽之說皆非也謂方領當循頸而下方折以抱胸則以鄭注孔疏為可從而司馬氏別施一衽映所交領別為一物折之領上與夫交領直領之議皆非也謂辟二寸為總言帶辟之廣再緣四寸為總言帶之結紐則以陸氏之意為可推而注疏家士用單練廣二寸再度繞腰亦四寸之言皆非也嗚呼此圖考之不可以不

作也或曰朱子作家禮亦有圖說可徵矣然彼皆非數朱子之家禮多本司馬氏之家儀司馬氏於前四者之失已不暇詳考而精求是宜家禮之難徵也圖考烏乎祖祖之經也祖之經則諸儒紛紛之議可得而折衷矣古語云諸儒異同稽諸聖眾說混淆折諸經圖考有焉圖考孰作誰注君也汪其姓汝懋其名也序之者誰越人良也

夏正辨

或問曰春秋以周月紀事信乎曰然然則正月非春聖人易冬以為春歟曰不然夏用人正而以建寅為歲首周用天正而以建子為歲首所謂正朔也正朔可改而月數不可改春秋書王正月固周家所頒之正月然猶建寅之月

卷一

卷一

卷一

耳正月非冬亦明矣曰然則傳春秋者曷為多指周正而責乎曰自左氏有周正建子之說諸儒倡而和之同然一辭而夏正周正遂致疑於千載今請歷舉經傳所書以及易書詩禮語孟史鑑百家之說折衷之何如春秋不書常事書有非常則書之以示譏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公羊曰烝冬事也何以書譏亟也穀梁曰烝冬事也春與之志不時也其在丁丑之烝亦曰烝冬事也春夏與之續祀也以正月為春五月為夏豈非建寅建午之月乎桓十四年八月御廩災乙亥管公羊穀梁謂八月而烝時也御廩災甫三日而嘗春秋所以譏也以八月為可嘗豈非建酉之月乎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

免牲穀梁曰四月不時也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所謂四月者豈非建巳之月乎如以為建卯之月則郊為及時何至四卜而免牲乎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說者謂嚴冬不殺氣燠也所謂十二月者豈非建丑之月乎如以為建亥之月則今之十月草木未盡殺猶或有之何為遽書為異乎桓十四年春正月書無冰成元年春二月書無冰襄二十八年春三月又書無冰皆以冰政不舉而書也詩言二之日鑿冰謂十二月取水三之日納千凌陰謂正月藏冰四之日獻羔祭韭謂二月開冰周禮藏冰開冰亦同春秋書無冰而皆在春豈非冰政之不舉乎哀十二年冬書蠶十三年又書蠶皆記異也窮冬沍寒閉蟄已久而螟蝗生焉其為異也大矣左氏乃托夫子答季孫之語歸過於司曆之失閏如宣十五年秋蠶而冬蛭亦謂之失閏可乎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蓋中原地寒種麥宜早故月令仲秋勸種麥曰無或失時是歲以大水之故種麥不以其時或已種而遭溺故曰無麥苗豈謂已熟之麥乎莊二十八年久書大無麥禾則以歲終計其公私所儲而言也不然麥熟在夏禾熟在秋何以書無麥禾於此時乎且左氏主周正者也桓三年傳云四月鄭祭仲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麥之言麥秋之言本非夏正之月乎莊二十五年六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牛注傳云惟正陽之月日有食之乃用弊伐鼓則以是日

正陽之月故經以是為讎夫正陽之月則是月也非夏正之六月乎宣八年十月朔平陽傳曰書時也傳例以水昏正為興作之候若以此十月為夏之八月是時北方之星何由而昏正乎此夏正之見於經與傳者然也考之於易臨卦之彖曰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指觀而言也蓋臨為二陽四陰之卦直十二月觀四陰二陽之卦直八月夫自今年十二月朔明年八月當二陽之浸長豫憂四陰之將盛也是時商正以丑而文王之彖惟從夏正而言也又考之書堯典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建卯之月也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建午之月也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建酉之月也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建子之月也以子月為仲冬則寅月乃孟春也伊訓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太甲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奉嗣王歸于亳此十二月乃商家之歲首而但謂之十二月有以見商家以建丑為歲首初未嘗改十二月為正月也又考之詩小雅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等篇皆夏時也豳風七月一章曰一之日陂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五章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廡周以子月為歲首故十月改歲迎新歲也至於卒歲則猶十二月也又以見周人雖以建子為歲首即未嘗改十一月為正月也又考之二禮周禮大司馬春入學合樂合辨秋頒學合聲媒氏掌萬民之判中春之月令人

男女篇章掌土鼓鼗箛中春書擊土鼓鼗詩以迎之
秋夜迎寒亦如之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蒐
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亦夏
時也康成註天官正月之吉始和曰周之正月註小宰正
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曰夏之正月一歲而有两正月
平周官冬至祀圜丘夏至祀方澤季春出火季秋納火
仲夏斬陰木仲冬斬陽木亦皆夏時也凌人掌水正歲
十二月令斬水獮者云夏正十二月令之季冬也若以爲
周正則十二月乃今之孟冬水始凍而未堅冰可藏乎內
宰仲春詔內外婦始蠶傳者云夏之仲春也若以爲周正
乃今之十二月而可蠶乎又考之語孟嘗點舍瑟一章所
謂暮春者亦可指爲今之正月乎今之正月寒氣猶壯既
非春服之候亦非可浴之時則此暮春非夏之三月乎孟
子曰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按幽詩五穀之中惟禾稻
晚熟十月納禾稼十月穫稻是也七八月之間旱與七八
月之間雨集皆申酉之月秋旱則苗槁蓋指禾稻而言也
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本言修治橋梁必在
冬水涸之時徒杠十一月可成澗水先涸也與梁十一月
乃成河水後涸也趙岐乃以七八月爲夏五六月爲
爲夏九月十二月爲夏十月朱子晚年始悟其非是欲改
註之無及也又考之史秦建亥而史記始舉十一月
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之月也秦建亥而

臘爲十月云十二月者寅月起數固不當改也至三十七
年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
始皇崩九月葬驪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九月
者數月以寅亦未嘗改也司馬公作治鑑於二世元年之
下書曰冬十月戊寅大赦於漢高祖元年之下書曰冬十
月沛公至霸瀾於孝文元年之下書曰冬十月封瑯琊王
澤爲燕王於孝景元年之下書曰冬十月丞相嘉奏立祖
宗廟於孝武元年之下書曰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
極諫之士而親策之元年之下書冬者時不改也書十月
者月不改也此漢因秦正朔以亥月爲歲首即未嘗以冬
爲春以十月爲正月也又考之百家之說屈原離騷經曰
攝提貞于孟陬按天文志攝提星名在龍角之兩傍直斗
柄所指以建十二辰者也寅月曰陬蓋是月孟春昏時龍
角攝提星見在東北隅隨斗柄指寅故以爲名也屈原以
寅月爲孟月則孟子所謂七八月者乃攝提隨斗柄正指
申酉之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者乃攝提隨斗柄正指子
丑之月鄉譽與楚同一正朔故也此夏正之見於易書詩
禮語孟史鑑百家者然也質之於經證之於傳考之於易
書詩禮語孟史鑑百家則春秋所書爲夏正耶爲周正耶
曰然則春秋黜周正而用夏正歟曰不然夏周改正朔而
不改月數周之正月卽夏之正月夏之正月卽唐虞殷商
之正月春首寅歲首寅百王不易之正也何爲其然也

冬而為春非生物之候也以夏而為秋物之方長而未成也
也以秋而為冬歲功未畢欲閉藏而莫可也商周聖人之心
即慮夏聖人之心夫豈變易四時實亂寒暑而曰吾將以是
而親民聽哉汲冢書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我周改正易朔
以垂三統至於敬授人時巡狩承嘗猶自夏焉則建寅之月固
周家之所用也彼謂周家以建子首十一月者左氏之誤謂周
家以子丑寅為春卯辰巳為夏辛未申為秋酉戌亥為冬者孔
安國鄭康成之大誤也且改時易月之論孔孟以前經無明文
自左氏孔鄭諸公迭為之說於是杜預之註左氏何休之註
公羊范甯之註穀梁孔穎達之述正義往往各經信傳踵認承
訛歷千有餘年無有

整頓文軌

卷之四

聖

能正其非者至河南程氏始繼之曰周正月非春也此一
言也真定以破千載之惑矣然又曰假天時以立義猶不輕
於斥左氏之非胡康侯見冬不可以為春遂發明程子之意
謂春秋以夏時冠周月誠如是也則繫年之夏時與紀事之
周月轉相矛盾所謂分至啟閉上有二候下有二律乃與天
氣物化不相應而春秋非上律天時之書矣善乎朱子之言曰
周改歲首而不改月數若從胡氏之說則月與時差兩月聖
人作經恐不若是之紛更斯言豈欺哉曰杜預之於左氏每
委曲遷就無一言之不合說者謂預為左氏之忠臣若吾子
之論直則直矣其在諸儒將不之忠臣乎哉曰正其非以救
其失正所以為忠也若預

者乃左氏之諛臣其於忠乎何有
文軌拾遺

馮宿

蘭溪縣靈隱寺東峯新亭記

東陽實會稽西部之郡蘭溪實東陽西部之邑歲在戊寅
天官署洪君少卿為之宰君之始至則用信待物用勤
集是信故人洽勤故人阜未暮月而其政成後三年夏六
月余過其邑洪君導余以邑之勝實於是乎有東峯亭之
遊皆城之闌半里而近初梯佛刹利之上方而亭在焉松
門蓋空石道如帶足倦累息然後造夫極焉向之池隍館
宇之多旌亭闌闌之喧途遠往來之衆簿書鞅掌之煩
步之際忽焉如失但山嵐颺颺雲我飛軒憑虛澗壑
在下向背殊狀昏明易色指擡青而點黛者問之則曰某
山某岩某林某壑指擡白而曳練者問之則曰某川某渚
其漱其壑其深其廣其目相競飄飄若象外意其幻成余既
訓其私爰究其本先是邑微登攀遊觀之所洪君曾是挈
俸餼二萬經斯營斯因地於山因材於林因工於子來因
時於農隙二何易也崇山濠淼佳境勝槩綿世伏匿一朝
豁然又何能也君在建中興元之間為江南西道節度
王所知時方軍興戢戢壓寇境供億倉卒賦乎人和王實賴
之故御東未大鄭滑節度盧僉羣與君嘗僚每號之曰精
金百煉良驥千里誠然矣然則是邑之理茲亭之勝於君

卷之四

卷之四

聖

之分不為難能夫播芳塵而鼓餘波者非文莫可遂擇
為記刊于石而附諸地志焉

陳櫟

吟所記

吟所遠目樓中室也鹿皮子嘗被酒室中倚闌極望輒攬
筆賦詩投繯囊中得數十篇則又探囊焚去故終歲十無
二至客固以請曰古者閉門累日而成詩子於風雲花燦
應接日不服給而詩益工未嘗有吟詠之色而下筆不自
休其故何也鹿皮子曰山澤之闊徐驅闊視所見無非詩
者是豈僕之詩哉僕攬取之而已耳昔者文與可為美人
却扇之詩歐陽少師見而識之曰人間故有此句與可偶

筆蹟未華

卷之四

三

拾得之蓋歐陽公見之弗取而人取之也陸龜蒙見向所
謂文不復謂自已出則在我已無異於在人世之言詩者
皆曰風落吳江池生春草謝靈運崔信明絕出之詩也嗟
乎此詩出於漢魏之前而二子得之漢魏之後者也二子
能專有之乎子能從我於莽蒼之野外驅馳崔謝之間彼
不得則子得之耳閉門擁被馳心天末豈若徐驅闊視於
天壤之間者哉彼夜分覓句之子猶曰心歸天外雲者非
剗刻以為工則秘之以自耀者也詩在莽蒼之外而身居
帷幔之中不幾於采藤蕪乎秋水駕琴高於本末者乎然
作者欲秘之於前而述者又覘之於後彼李協律方子明
策馬黃髮以出而賈參軍已踰驢出沒於長安落葉之下

自長楊五祚以東昆吾御宿以西漢武帝不能盡蓋屋廊
杜之地以為苑囿池臺詞人墨客取之以為醉吟之地二
三子並驅掉鞅於其間未知詩入誰手而霸陵鄭祭又俳
徊風雪之交此唐山人所以詩思在三百里間陳履常雨
夜饑鶩之聲亦在出門時睽之後者也非有高明之具烏
足以品人之詩乎吾嘗周旋於二百里之間以為醉吟之
地晨出而暮入倦游而返登高遠望則二百里已在吾目
中掃軌杜門日益富而不知者猶以為為工也且詩非我有
工拙竟誰歸耶詩之工拙自雕虫者言之也有天趣者猶
落花之豐艷而有蘭蕙之清夷工出於天拙亦天耳詩人
竟何與焉嗟乎詞之工拙已不足言詩亦何用於世吾將
焚棄筆硯醉卧室中以盡吾齒云耳彼鷗之下灘蝶之過
慢果何預於杜拾遺也哉雖然詩自曹劉沈謝以來藏左
符於丘林山澤嗜土炭者往得之矣今之慕賈生李協律
者能攬轡出門為高臺延閣以臨望是知符矣乎

筆蹟未華

卷之四

三

背山樓記

鹿皮子好山而居室未嘗見山他日作樓池閣之南則水
南諸峯洗然青出於列屋之上者咫尺顧而樂之客曰此
非所以愛山也使損其盈尺而水南之山隱隱馬牛落於
欄楯之下鹿皮子始而怫然惡之終乃大噓曰客之愛山
甚於我而我不知吾不及客遠矣夫玩物者一賞而足有
遺愛之謂也游觀者天下之所樂也而李白杜拾遺之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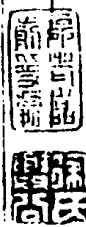
猶有斫月中之桂剗君山翻鵲臨洲者焉此無他愛畫而
心厭之也然則好之篤者厭之兆非吾子之心哉客曰陶
謝所樂何在子獨不聞之乎昔者謝公屐履屐尋
山以求所大樂卒無以償伐山開徑之勞陶徵君斷轅不
出一朝籬下見山則號鳴大詔以爲得天下之甚樂所樂
果何事邪林下之樂當於林下求之彼伐山開徑者曰數
百人自始寧至臨海相與求之弗得而曰在東軒之外徵
君籬落之間此好奇之士所以羣聚相疑而徵君之所得
遂爲千載不傳之眞賞也君之背山而樓者獨有得於徵
君不傳之意而猶曰殺風景云蓋陽阻而陰祕之也北牕
之涼天下之所共也而猶相戒以勿言林下之樂當爲林
下惜之耳徵君豈欺人者哉蓋徵君之居楚也廬山在其
南而徵君日嘯咏於東軒之下褰衣採菊則南山脩然於
江水之上而一見爲之動色非日見之而然也悅而繹之
則徵君之志亦已荒矣謝公驅馳甌越之間自天台鼎湖
青溪天姥皆爲謝氏之前魚矣而又挈挈不得一日休則
朝愛而夕厭之也彼謝公之擾擾焉計其一生山水之間
未嘗有徵君此日之樂而謝公至今未之知也山水之樂
盡在陶氏而徵君未嘗以語人天下亦莫求其好樂之迹
使徵君之言不一出於被酒之餘則背山而樓者亦無從
而得之故世無此樂已八百年而今見之也以八百年而
兩見之奈何悅而繹之以卒敗之邪觀吾子之志好游之

形已具而未有厭之之心者也悅而繹之則厭生厭之則
慕生他日以慕爲出以厭爲入環江南之山盡厭之而後
已欲他日偶見而復樂之其可得乎鹿皮子喟然嘆曰吾
今而後知天下之愛山未有如背山者也顧謂左右曰取
我青鞵而毀之取我布襪而委之山人幾敗吾事客退則
書其說于楸而名其樓曰背山云至治辛酉春三月五日
書記

嘉靖己未冬十一月朔不肖男龍百拜謹刻于常熟
縣學之雙桂堂先君子東遊是集用意頗勤更十數
載始克成編又二十載龍奉教茲土始得携刻之因
時撫事不亦艱哉又龍初意欲與先君子所著雪崖
手稿歸見日抄二書同刻不虞時事不偶中輟嗣嘗
踵成之龍頓首謹識

常熟呂虛舟書

發賢文軌卷之四終



藝文軌四卷拾遺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戚雄編雄字世英金華人正德辛未進士官至

監察御史是編以金華文統去取未當乃取其鄉

先輩潘良貴范浚呂祖謙陳亮唐仲友夏明誠何

恪時少章何基王柏柳貫金履祥許謙吳師道胡

助黃潛吳萊宋濂王禕胡翰戴良馮宿陳樵二十

三人之文薈而錄之大旨謂宗澤梅詢皆以忠義

功業顯不必取其尋常酬應之作又謂唐仲友雖

與朱子爲難而善不可沒持論皆頗切當然所載

文章惟呂祖謙佚老堂記爲本集所無其他亦不

出習見之作也



ZW 21181800584724